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一)

霍布孫著

傅東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讀者編譯

五里丁

萬有文庫

2121.6

1-6 甲

4) 7/189

039160

近代實本主義進化論

(一)

著者 霍爾
譯者 于傳

著者 霍爾 譯者 于傳

譯者序言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這本書是英國人霍布孫著作的，第一版在一八九四年印出，一九〇六年頭次改訂，一九一六年二次改訂，一九二六年三次改訂。現在各國大抵都有譯本，日譯本昨年出版的錯誤很不少，今年有人重行翻譯，現祇譯出第一冊，僅原著七章。譯者在好幾年前快離開美國時曾從事翻譯，回國後辦成都大學時又再繼續，但一共祇譯完四章；今年夏天始將全書一氣譯完。

說到譯者個人翻譯的方法，曾在前譯的『大戰以來的歐洲經濟概況』一書說得明白，是要從信實和通俗兩方面大膽地努力造成一種精當的譯文體裁；換一句話說，就是用通俗的和嚴密地適合文法上規則的詞句，逐字照原文譯下來，同時，力避文言和西文句法的糝入。這樣的譯法，如譯者對原著真十分了解，縱然最初頗感覺吃力，却久後必可獲得若干方式把西文輕巧地照方式排列成中文。

本書譯文既然無句不與文法上規則適合，一切詞類如名詞、動詞、副詞大半是多音字，聯絡詞和介詞也有許多是多音字；那麼，不遠的將來，由採用羅馬字母為我們拼音的字母再進一步把客體改變為主體並將原來的主體驅逐開，使以形式代表意義的我們現在文字演進為以聲音代表意義的我們將來文字時，這個譯本立刻可毫不費事地用將來的文字重行排印起來。

原書初版是在一八九四年印出的，現在已改訂過三次，但有時敘述到事變的過去時間還是從十九世紀末起算的；著者是英國人，書中的「我們」在好些地方都指的是英國一般人；這兩點是要請讀者注意的。因為譯文中譯者附加的註解縱然不少，却這兩點註不勝註；所以在序言上申請讀者自己注意，譯文內完全不附註。

“business”譯成「企業」是因「營業」一般指的是所做生意的多少，不好用來當作產業有機體的一個單位。“machine”或“machinery”譯成「機械」是因“machine”或“machinery”組織上除開器具外還有動力的機構和傳導的機構。這兩名詞在本書上極為重

要，所以特別解說一番。

譯文中，關於人名、地名和其他固有名詞等，除在第一次見時附註原文外，以後縱隔數十頁以上再見，亦不再註原文。譯文中，「因」這個聯絡詞表示原因，「因為」這個聯絡詞表示推論上文所述的原由；「和」這個聯絡詞表示單純的聯絡，「與」這個聯絡詞有時表示對立的聯絡，例如甲和乙與丙和丁間是。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傅子東序於上海

著者的新改訂版序言

在附加到『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新改訂版的第十八章補論中我曾努力於探究並解釋著明的二十世紀開首二十五年間貿易和產業的主要運動。在這章的補論第一部我大半考究大戰前的那些運動，儘管在有些場合我曾列述迄至現時的統計報告。然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使經濟史和普通史皆確然斷裂，資本主義發展的形態、方向、和速度因大戰和牠的政治經濟餘病曾經歷巨大的變遷；這兩件事是很顯明的。那個時期是擾攘、恢復、再適應的時期。在歐洲、非洲、亞洲、太平洋政治疆界和統治的重新分割影響了產業的發達和貿易的路線。

戰中和戰後國家的政策對於產業的相對發達，對於企業的結構皆有重大的反作用；這些政策非常獎進各種合併和聯合，常常變易並頻頻替代競爭制度的。

電力供運輸、產業、家庭用的，牠的新發展不僅使產業的結構發生變化，並還使世界產業區域的相對重要性也發生變化。水力和煤油是被視為經濟力的決定要素。據煤、鐵、外國貿易等等評定

現時經濟力強弱，這多少真切地說明各先進產業國財富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取得的金融上，經濟上新強國的地位。戰後的困難和擾亂使國際金融，有天然富源的後進國的支配及數國中和國際範圍內資本與勞力間的關係方面舊問題成熟，新問題展開。我據事實和數字對這些問題提議了簡單的解決辦法，這是對於不遠的將來的資本主義貢獻一點推測的意見。

一九二六年五月 霍布孫 (J. A. Hobson)

著者的改訂版序言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的這本書的新增版內增補和變更很大，事實上構成了一本新書。這幾章，論述近代產業內集中勢力、產業聯合、托辣斯、加特爾等等的，完全重寫過。本書大大利用英、美兩國的材料，並很注意美國運輸業和製造業方面資本主義的新發展。

第十章上提示出在近代產業中金融業者所佔有地位的分析，並附加南非和美國方面他們最近發展的例證。

第一版關於敘述歷史的起頭幾章內很多的事實都保留着，但還是有夥多訂正和增補，並插入了開首的一章『近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大半根據桑巴特教授 (Professor Sombart) 的大著『近代資本主義論』(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中許多研究的。

就關係大不列顛資本家聯合的材料說，我願意對馬克羅斯特 (W. H. Macrosty) 先生的著作表示我的深厚的感謝，他對事例的蒐集和分析形成惟一最好的知識源泉。就關係托辣斯的

最近美國材料說，我大大利用產產委員會 (Industrial Commission) 的報告及伊利 (Richard Ely) 教授和精克斯 (Jeremiah Jenks) 教授的著作。

一九〇六年十月 霍布孫 (J. A. Hobson)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目錄

第一冊

第一章	近代資本主義的起源	一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主要條件	一
第二節	中世紀財富的貯藏所	二
第三節	地租是初期資本的起源	五
第四節	當作貨幣基礎的財寶	七
第五節	貴族市民和官吏是初期的企業家	九
第六節	殖民地的榨取和強制的勞動的起源	一三

第七節	不列顛無地的無產階級的發生·····	一八
第八節	歐洲大陸上的類似運動·····	二六
第九節	機械利用的緩慢·····	二七
第十節	經濟的惟理主義的精神·····	三一
第十一節	資本主義首在英國發達的原因·····	三四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工具·····	三六
第一節	科學的發明和經濟的指導·····	三六
第二節	資本這個名詞的意義·····	三八
第三節	資本主義中機械的地位·····	三九
第四節	資本主義的金融形態·····	四一
第三章	機械制度前的產業結構·····	四一
第一節	十八世紀初期國際商務的範圍·····	四二

第二節	國際貿易的自然障礙	四七
第三節	政治的偽經濟的經濟的障礙——保護貿易的學說和實行	四八
第四節	國際貿易的性質	五六
第五節	各種產業的規模結構和關係	五七
第六節	地方的專門化規模的狹小	六三
第七節	專門化的產業的性質和條件	六六
第八節	市場的結構	七〇
第九節	混合的農業與製造業	七四
第十節	一種製造業中各生產歷程間的關係	七六
第十一節	家庭企業的結構：近代工業的初期過渡階段	七八
第十二節	集中的產業和工廠制度的起源	八三
第十三節	資本——商業資本主義——的規模和應用的限界	八八

第二冊

第四章 機械產業發達的順序

- 第一節 機械與工具的差別……………一
- 第二節 機械制度對於人類勞動的性質的關係……………七
- 第三節 機械對生產力的貢獻……………一〇
- 第四節 機械產業發達的主要動因……………一四
- 第五節 機械發達中棉織業的重要性……………一六
- 第六節 歷史對於英雄的發明說的攻擊……………二〇
- 第七節 機械制度應用到別的紡織業……………二六
- 第八節 鐵工業發達的順序與紡織業相反……………三三
- 第九節 機械制度和蒸汽動力的一般適用中主要的決定要素……………三八
- 第十節 各國內近代產業方法的發達的順序——自然的人種的政治的經濟

的決定要素……………四三

第五章 近代企業的規模和結構……………七一

第一節 企業結構的發達一般衡量……………七一

第二節 美國大企業和小企業的相對經濟的例證……………七三

第三節 大不列顛德國和法國大企業和小企業的相對經濟的例證……………七九

第四節 運輸業的集中……………八三

第五節 銀行業和保險業……………八四

第六節 分配歷程的集中……………八六

第七節 農業的集中……………八八

第八節 小農場的殘存……………九二

第九節 機械趨勢的概述……………九四

第十節 大企業中生產力的經濟……………九六

第十一節	競爭力的經濟	九八
第十二節	小企業的殘存	一〇〇
第十三節	小血汗企業的羸病的殘存	一〇五
第十四節	相反趨勢的一般的概述	一〇七
第十五節	企業的標準規模	一一〇
第六章	行業和市場的結構	一一五
第一節	企業結構的分化	一一六
第二節	歷程的綜合化	一一七
第三節	平面的和側面的綜合化	一二〇
第四節	各種市場的結構和規模	一二三
第五節	關於擴展市場面積機械是一個直接的動因	一二七
第六節	市場時間領域的擴展	一二七

第七節	市場的相互倚賴	一三〇
第八節	各產業間交感和對立的關係	一三二
第九節	國家的和地方的產業專門化	一三六
第十節	決定產業地方化的勢力	一四〇
第十一節	產業的究極設定的不可能性	一四三
第十二節	地域的和城市的專門化	一四四
第十三節	城市內的專門化	一四九
第三冊		
第七章 資本的聯合		
第一節	近代資本主義下競爭的激烈化	一
第二節	聯合的實驗 卑閱漢的同盟	四
第三節	美國金屬業內的企業同盟	八

第四節	鐵道業和海運業的會議	保險企業同盟	一〇
第五節	市場上的買占		一六
第八章	加特爾和托辣斯		二〇
第一節	鞏固的聯合形式的發達		二〇
第二節	德國加特爾的結構		二一
第三節	托辣斯的經濟性質		二七
第四節	托辣斯的類別和發展		二九
第五節	托辣斯的獨占勢力		三二
第六節	大資本的經濟不是獨占的全部基礎		四〇
第七節	獨占的主要經濟的原始和支持物		四二
第八節	當作托辣斯的養母的關稅		四五
第九節	當作托辣斯的扶持力的鐵道		四七

第十節	運輸與自然供給的富源相聯接·····	五二
第十一節	當作托辣斯的一種基礎的企業天才·····	五五
第十二節	托辣斯的平面和側面的擴張·····	五七
第十三節	助長美國托辣斯的情事·····	六一
第十四節	大不列顛的聯合的起源·····	六二
第十五節	大不列顛的托辣斯·····	六六
第十六節	技術和專門職業內的獨占·····	六九
第十七節	國際的托辣斯·····	七一
第十八節	托辣斯勢力範圍的概述·····	七三
第九章	托辣斯的經濟勢力·····	七七
第一節	托辣斯對較早或較後歷程的勢力·····	七七
第二節	托辣斯對直接競爭的勢力市場的支配·····	八一

第三節 托辣斯對工資和雇傭數量的支配……………八六

第四節 托辣斯對價格的支配……………九二

第五節 獨占價格的理論……………九五

第六節 托辣斯關於各種商品的價格的支配……………九九

第七節 價格支配的一般的概略……………一〇四

第四冊

第十章 金融業者……………一

第一節 近代金融的起源和經濟性質……………一

第二節 投資者與金融業者間的關係……………五

第三節 金融中間人的必要……………一〇

第四節 收益能力是資本化的真實基礎……………一四

第五節 發起人的技術……………一六

第六節	股票市場的操縱……………	二二
第七節	健全的有利企業的支配……………	二六
第八節	當作企業金融的一個要素的銀行放款……………	二九
第九節	美國金融勢力的三角關係……………	三三
第十節	對外國市場的金融壓迫……………	四五
第十一節	從南非證明的金融組織……………	四九
第十一章	機械和產業疲滯……………	六三
第一節	產業疲滯的外部現象……………	六三
第二節	關於生產不足和生產過剩的精確敘述……………	六五
第三節	生產力一般地超過消費的需要以上的證明……………	六六
第四節	價格統計所表明近代機械生產與產業疲滯的關係……………	七四
第五節	在各變化的形式內資本供給過剩體現出來……………	七六

第六節	機械對產業疲滯的經濟關係的概述	八〇
第七節	當作根本弊害的消費不足	八三
第八節	儲蓄的經濟的分析	八七
第九節	儲蓄需要將來的消費增加	九六
第十節	產業有機體內各部份的數量上關係	九八
第十一節	資本和消費內數量上的關係	一〇三
第十二節	社會內儲蓄的經濟上制限	一〇六
第十三節	對個人儲蓄的可能性沒有任何制限——儲蓄中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衝突	一一一
第十四節	資本形式的過剩會驅迫利息降到零點這個反對論不是真確的	一一九
第十五節	在資本的體現物方面存在着的在真實資本方面不存在着的過剩	一二三

第十六節 無節制的機械是產業上變動的源泉……………一二六

第十一章 機械和對勞力的需要……………一二七

第一節 機械對雇工數目的影響決定於需要的伸縮性……………一二七

第二節 機械對重要商品製造業者方面雇傭的直接影響的計量……………一三四

第三節 分離論者的雇傭測量的錯誤……………一三八

第四節 機械的採用對於雇傭規則性的影響……………一四一

第五節 無組織的機械產業對於雇傭規則性的影響……………一四四

第六節 近代產業招致失業的各種形態……………一四八

第七節 一般結論的概要……………一五四

第五冊

第十三章 機械和勞力的性質……………一

第一節 機械替代的勞力種類……………一

第二節	機械進化對肉體勞動的緊張的影響	四
第三節	機械和工作日之長	九
第四節	機械對勞動者的啓發	一二
第五節	機械的平等化的趨勢——個人能力在工作中的地位是從屬的	二一
第十四章	高率工資的經濟	一一五
第一節	低率工資的經濟	二五
第二節	初期學說的修正——博拉塞爵士從笨重的手工勞動搜集的證據	二九
第三節	機械產業內工資時間和生產物	三二
第四節	高工資和短工時經濟的一般適用是難被承認的	四三
第五節	雇傭條件與生產力的相互決定	四九
第六節	勞力的凝聚性和努力的強烈化	五一
第七節	有效消費決定於工人的蓄積精力	五六

第八節	機械發達與享樂標準的關係·····	五七
第九節	高工資的經濟決定於消費·····	六一
第十五章	近代產業對於消費者的勞工的影響·····	六五
第一節	各別的勞動階級從物價的跌落得到好大的利益·····	六五
第二節	增多的分配工作抵消一部份機械生產的經濟·····	六九
第三節	最低的勞動階級從機械生產獲得最小的利益·····	七〇
第十六章	人民的職業·····	七一
第一節	英國國勢調查指明的職業的推移·····	七二
第二節	興隆的製造業與衰落的製造業·····	八〇
第三節	在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典五國方面職業的類似推移·····	八五
第四節	職業推移的一般公例·····	九一
第五節	職業一般推移的說明·····	九四

第六節	職業進化的基本公例·····	九七
第七節	職業對國際貿易的關係·····	九九
第十七章	文明和產業的發達·····	一〇一
第一節	產業結構對牠的環境不完善的適應·····	一〇一
第二節	私人企業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改良·····	一〇三
第三節	產業的自由和透明性無能醫治深沉的產業疾病·····	一〇六
第四節	機械生產的公共統制的開始·····	一〇八
第五節	產業轉化到公營的無競爭狀態·····	一〇九
第六節	進步的集產主義的根據·····	一一二
第七節	集產主義跟隨獨占的途徑·····	一一四
第八節	阻滯發展的事例血汗產業·····	一二五
第九節	小規模產業的真正殘存·····	一一六

第十節	集產主義的自然限界……………	一一九
第十一節	消費上品質的改善是社會進步的條件……………	一二四
第十二節	機械與技術間最高的分工……………	一三一
第十三節	品質上消費制勝報酬漸減的公例……………	一三四
第十四節	藝術解脫物質的制限……………	一三九
第十五節	理智上財富的生產中的機械和藝術……………	一四一
第十六節	改善的消費滅除反社會的競爭……………	一四四
第十七節	理智上生產的經濟……………	一四五
第十八節	生活本身應成爲品質的……………	一四七
第十九節	進步的基礎是個性化……………	一四九
第二十節	生產與消費間有機的關係……………	一五〇
第二十一節	凝結的產業有機體的進步概要……………	一五三

第六冊

第十八章 二十世紀的產業……………一

補論第一部……………一

第一節 大合股企業的發達……………一

第二節 標準企業的規模和結構……………四

第三節 在保持競爭方面最大能率限界的效果……………八

第四節 企業聯合加特爾和托辣斯的新發展……………九

第五節 戰後不列顛的企業聯合……………一一

第六節 不列顛和美國職業的分布……………一四

第七節 工業商業和專門職業中婦女的新地位……………一九

第八節 各國資本主義的基礎產業的相對進展……………二五

第九節 國際貿易的發達……………二八

第十節	資本的輸出	三四
第十一節	美國變成世界的大債權國	三八
第十二節	大戰對於各國經濟力量的影響	四一
第十三節	新電氣時代	四四
補論第二部		五一
第一節	戰時儲備生產力的顯露	五二
第二節	生產和分配歷程中的浪費	五四
第三節	企業的改造問題	五八
第四節	資本與勞力的關係	六一
第五節	基礎產業的社會主義化	六九
第六節	國家關於工資和失業的設施	七三
第七節	國民經濟和樞要產業	七六

第八節 建設的經濟國際主義和牠的問題……………七八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一章 近代資本主義的起源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主要條件

資本主義可以暫且解釋爲一個雇主或雇主團體所設立大規模的企業組織，他們握有蓄積的資金來置備工具和原料品並雇用勞力，以生產日更增多的財富，這種財富構成他們將來的贏利。在任何地方歷史進程中某某重要經濟和精神勢力的聯絡出現時，那麼，資本家的產業就某種形式和規模說是存在的。這些主要的條件——勢力——可以說有五種：

- 第一，財富的生產不是滿足財富所有人的現時需要，以此是儲蓄起來的。
- 第二，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發生；他們不能用自己生產的勞動力，把能自由使用、購買、或

租借的原料製造來謀求獨立的生活；不能爲自己的利益消費或售賣他們所製造的貨物。

第三，產業技術的發達，足使間接的生產方法對於使用器具或機械的有組織的勞動集團供備有利的職業。

第四，有廣大和可進入的市場，與願意且經濟上能夠消費資本家的產業製造品的民衆。

第五，有資本家的精神，或有應用蓄積的財富來以產業的企業組織博取贏利的欲望或能力。

這五個條件固然不是完全獨立的。牠們密切地互相關聯着。一些原因對於一國中一個階級或別的社會集團扶助牠們蓄積財富的，也將大概幫助無產勞動階級的形成。一種人衆能夠創生新需要的，不僅因提供很有利的售賣機會有助於獎勵財富的蓄積，並且還將促進產業技術的發達，這種發達因喚起新需要對消費的公衆有反應的作用。就生產和消費的技術說，這種發達的情勢將培養資本家組織的欲望和能力。

第二節 中世紀財富的貯藏所

資本家的企業所採取的形式據那幾種主要勢力或條件的相對發展有很大的差別。

古代世界與互中世紀一大部份蓄積的財富會使用到海陸軍遠征的事業方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遠征的搶劫當作資本家的企業，那麼，舊日資本主義的領域實質上限於某某公用業或半公用業，如宮殿、廟宇、墳墓、城堡，以及其他為誇耀或防禦所建造的建築物；如道路的修治、河川的疏濬以及其他運輸事業的永久的開發；如為求貴金屬開掘礦山；如與遠隔的地方實行某某種通商，這某某種通商需費巨大並且危險。奴隸或農奴的勞力應用到土地的開拓方面，這也可視為古時的一種資本主義。近代資本主義的最特著的部門，大規模製造業，在古代世界有牠的幾許跡象。

上述資本主義的廣汎的一般發達有主要的五個條件，迄中世紀的末尾這五個條件中沒有一種是存在的，牠們當中兩種無論如何到十八世紀還沒相當地擴大。

我們既已簡單追溯近代世界中那幾種勢力的出現，那麼，必須顯示近代和古代資本主義的差別的特徵，並說明資本家的經濟的迅速發展。

桑巴特(Sombart)精細地研究中世紀財富蓄積的根源，發見五種主要的貯藏所——

(1) 羅馬教皇金庫。金庫中的財富是信徒捐助的，這個金庫在十字軍時最爲饒足。

(2) 騎士階級，騎士階級中居首的是聖墓保護騎士團，騎士團的編制遍那時已知的全世界，從希臘 (Greece) 到葡萄牙 (Portugal)，從西細利 (Sicily) 到蘇格蘭 (Scotland)。

(3) 法蘭西和英格蘭的皇室金庫。

(4) 高級封建貴族。

(5) 重要商業中心城市的資財，這些城市中最大的爲威尼斯 (Venice)，米蘭 (Milan)，納布勒斯 (Naples)，其次爲意大利的波羅壓 (Bologna) 和佛羅連斯 (Florence)，爲巴黎，倫敦，巴斯倫拉 (Barcelona)，塞維耳 (Seville)，列斯奔 (Lisbon)，不魯昔 (Bruges)，耿德 (Ghent)，日後就是安特瓦人 (Antwerp)，呂恩堡 (Nürnberg) 和廓恩 (Köln)。桑巴特的著作，"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Zweites Buch. Zehntes Kap.)。

如果我們研究這些初期蓄積的實際起源，那麼，我們發見須追溯到農業和城市的地租，礦山的開掘，和古代東方財寶的尋得或搶掠。在中世紀國內商務和產業上技藝僅僅不過是「生計」。

的方法，牠們的規模和經營的條件都不能造成相當的蓄積。儘管在中世紀的後期從放款業和殖民地貿易得到多大的贏利，卻是在這兩事件能實行前須有巨大的蓄積，巨大的蓄積是實行這兩事件的主要條件；再者，我們更詳細地分析殖民地貿易和放款業起來，那就發見牠們的贏利的主要源泉是土地上的勞力。

第三節 地租是初期資本的起源

資本主義的歷史基礎就是地租，即超過維持勞動家的必須物以上的土地上勞力生產物；這剩餘額，國王、地主或封建貴族以政治或經濟的勢力奪獲到，他們消費牠或存儲牠皆可。

國王、教會、地主因稅課、通行稅、罰金、地租，甚或因自由的捐輸能夠從土地的耕種抽取較肥饒的農田的剩餘生產物，並抽取以改良的耕種方法所得到加多的生產量中最大部份。租稅和借地 (land tenure) 制度演變來為政治上或經濟上權力者的利益盡量抽取那些自然的剩餘物。雖然，從耕種人抽取多量生產物的權力，儘管牠能使地主或封建貴族握有剩餘財富來供自己和懶惰的從者的消費，卻就牠自身說不能使他們蓄積，因為那樣接受的財富差不多全是易腐爛的貨

物：甚至他們因不徵斂生產物所苛索的強制勞力，大都必然使用在道路、橋梁、建築物等等上面；這些物事，儘管較為有長久的效用，卻是鮮能造成資本主義所必要的那種蓄積。

除開農業的剩餘生產物，還有城市的地租。小城市商人或手藝人儘管在幼稚的生產方式的條件下鮮能從贏利積貯多額財富來變成地方債人，卻是最小城市的發達使城市地皮所有人收取夥多小額地租，這些地租因日漸增漲就變成了重要的財富源泉，封建貴族能從城市土地榨取工業技術上進步的價值，恰若他們能從村地向農民剝削因改良的農業和安定的政府所產生的利益一樣。城市財富的起源就是蓄積的地租（Sombart, Vol. I, p. 291）。

我們研考勃興的城市的初期歷史所記載的事件，那就可以知曉初期資本家從差不多一切事例說都是原始握有城市地皮的家長。地主必然控制街道的修造；也必然建築或控制水車場、鐵作場、市場；也必然置備房屋、貨攤、工作場。城市價值的增加量因世襲的、終身的、或一時的租借契約都歸屬於那些地主；城市土地的售賣和贖回都使領地的貴族收取多額的財富，這些貴族早至十三世紀在意大利和佛蘭德耳（Flanders）取得了『資本家』的地位。

『在時間的進程中終於造成資本家經濟的基礎的，是一種漸漸的、慢慢的且又工人所看不見的勞力耗散』（*Ibid.*, Vol. I, p. 268）。我們應認知的要點是：不問產業的『剩餘贏利』（即超過維持勞工生計的贏利）是農業的，抑或是城市商務或手工業的，卻最初收取贏利的工具是土地所有權。

第四節 當作貨幣基礎的『財寶』

但是我們還應當注意另一種土地上的勞力，這種勞力是有效蓄積的技術條件。鄉村和城市地租如是用貨物給付，那就不能產生資本主義。貴金屬的發見和利用是造成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在握有的資本自身能夠變成贏利的基礎前，據抽取地租的原始權力所收得的必先要『貨幣化』。直到財寶能在西歐獲得並保存後，近代資本主義纔真能有擴大的開始。初期財寶庫是在東方諸國，中世紀初期西方各國與東方舊文明各國交通時，西方的貴金屬東流，償付因地中海東部各國的貿易運輸到歐洲的貨物的價值。日耳曼和『奧地利、匈牙利』儘管產出多量金銀，卻這些金銀由意大利商人之手流入了東方各國。卑然廷（*Byzantine*，即今康士坦丁）帝國崩壞，使意

大利的統治者和商業家掠奪並榨取伊琴 (Hegari) 和亞細亞海岸時，金銀的流向尚未開始轉變，西歐諸國也尚未獲得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貨幣的供給。

經濟史家常誤解貨幣佔有的地位。礦產的發達和貴金屬的大量出產都促進資本主義的興起，因牠們能使貴金屬所有主把以稅課、通行稅、地租等等方法從生產人所抽取的產業剩餘力利用到間接生產方面。農業和其他產業技術必充分地發達時，纔能造成那樣的剩餘財富。社會中有貴金屬的存在，企業家始能發生，始能指導過剩產業力從直接的貨物生產流入間接的貨物生產方面；換些話說，始能指導過剩產業力從消費財富的直接生產流入工業和商業中『資本貨物』的生產方面。這個事件，甚至在很爲文明的國家內縱然發見了金銀，不是一定就會產生的。財富所有主從礦產中得着財富的，大都可以用，並且時常用財富做炫耀的工具，供裝飾的消費。但與這種貴金屬和珍寶的使用相混合的是別一種使用，即視貴金屬和珍寶爲價值的貯藏，這種貯藏時常可使所有主支配別種財富和人們活動力。

財寶貯藏在國王、貴族、城市手中的，最初是打算來供給防禦或侵略的戰費。爲防衛和攻擊都

必須迅速地武裝大隊人衆，配置軍械、船支以及其他昂貴的戰具；大企業的初期形式類似資本家的產業的，就是爲戰勝或搶劫目的設備的水陸遠征隊。國王和意大利城市的初期資金大都爲戰爭籌備着並耗費了。

勞力的剩餘生產物以稅課、通行稅、和地租的形式流入國王、貴族、教會、武士團的掌握中或變成城市基金的，不管消費在奢侈品上或蓄積來做財寶，都不能使資本主義興起。

第五節 貴族市民和官吏是初期的「企業家」

巨額剩餘財富移入企業家手中，企業家謀把這些財富使用到可獲贏利的方面：這事是重要的。企業家階級的主要起源從歷史的記載推究起來似有兩種。

意大利城市內大商業的勃興指明出一種起源——土地貴族進入城市過生活並從事城市的職業。有些土地貴族，當鄉村秩序日益安定，他們又日習於舒適和奢侈的生活時，移居城市中，攜持租金簿並購買城市土地。猶以少年貴族不甚專心於戰鬪事務的，最喜移住城市。土地貴族嗜愛城市生活，這事在意大利和佛勒米昔的各小邦中比在法蘭西和日耳曼發生得更早、更易；巨額金

錢因貴族的地租『錢幣化』聚積在城市中的，很幫助着意大利和佛勒米昔的商號在較早時發展爲商業上的大企業。在英格蘭從十三世紀他起低級貴族生活較易與城市生活相混合，『鄉居騎士的年青兒子謀求城市的老婆、職業和領邑』(Stubbs, 197)。伊利薩伯 (Elizabeth) 時『大部份倫敦學徒來自鄉紳家』(Cunningham,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Vol. I, p. 126, 8 vo., 1903)。土地的利息與貨幣的利息間的分裂尙未開始表現自己出來。在日耳曼，與革斯堡 (Augsburg)、呂恩堡、巴塞耳 (Basel)、廓恩各城市初期商業的繁榮也仰賴類似的原因。不幸地，中世紀後期日耳曼歷史日趨於使土地貴族隔遠城市的和平生活同職業，這很使日耳曼商業、工業的發達落後。

在意大利、佛蘭德耳、日耳曼許多中世紀大企業家從土地貴族轉變而成，收取地租，通行稅和罰金做商務上的資金時；較小的城市地皮所有主，即本來的市民家族，在城市土地未被貴族或教會嚴密地把持的場合，也在城市佔有與貴族同等的地位。這些元來的移住者初時係小農，逐漸擴大他們的地產，並常侵蝕或因協定分割共有地的，造成強有力的地方寡頭政治，掠奪日騰貴的地

價來積聚他們日後在商業中所使用的資本。

除開這些以由地租獲得的蓄積從事商業的貴族或小地主外，還有封建制度下的官吏把持有利的官署來篡取公家的財源，或被委任來徵收稅課和通行稅。不僅尚書、將軍及其他高等官吏的薪俸極為優厚；並且所有一切官吏與公帑的收入和支出有關係的，都可有自由侵吞公家款項的機會。城市中統治的世家，除開收取私自的地租外，又能分得城市基金。皇室和教皇的財寶中，寺觀、城市的地租和贈金中原始蓄積的巨大部份都轉移到企業家的手中，這些企業家就是大公共收入資源的代理人。〔所以斯賓尼（Spini）、斯皮革里亞體（Spigliati）、巴底（Bardi）、塞耳齊（Cerchi）、普耳西（Pulci）、亞而泛尼（Alfani）、較後麥底西（Medici）都變成教皇管轄下的大銀行家。Sombart, Vol. I, p. 251.〕

世俗的和宗教的土地所有人把地產和財務的管理大都委託給事務管理人階級，這個階級是地租徵收人、管家、掌庫、監理，他們都能分得地主的財富。但我們應記著這些公私管理人和經理的進款方式，不問為薪俸、規費、贏利或侵盜，卻地租幾是絕對的蓄積根源。

設使企業家階級握有那樣的蓄積資源，那麼，牠不難把那種「資本」置放在有利的地方。古代資本主義中最重要部門就是「高利放款業」或「放款業」，這關於變易封建財富為城市財富所佔有的地位是很可注目的（*Gombart, Vol. I, p. 255*）。宗教的大地主逼迫得借入金錢到羅馬進獻「信仰時代」所須捐納日更增多的金錢；世俗的貴族受日多的戰爭和建築（這是金錢的兩大用途）費用的壓迫的，日益向意大利、佛蘭德耳、日耳曼的「銀號」借入款項。十字軍使新企業家階級的勢力大形增長，逼迫參加十字軍的軍人借入款項來備辦行裝和旅費，使他們的掌庫和代理人的權力日更增強，並使他們帶歸東方的新奢侈生活的習慣，這種習慣流入後他們更加濫費。在意大利和好些別的地方，貴族的土地所有人因此日更放棄他們的田畝，或因債務日更被抄沒田畝。當文藝復興時代使東方更完全地影響「野蠻的」歐洲，城市開始習於奢侈並操有「社交中心」的勢力時；鄉間的貴族和紳士願意加入新城市生活的，發見自己缺少金錢，逼迫着向城市富人借款。這種傾向在意大利早至十三世紀已開始，在十五世紀達到日耳曼；英國放款業在伊利薩伯統治時（即十六世紀）很發展並很有利，以此不僅誘致大陸資本，且又誘致荷

蘭的亞姆斯德丹 (Amsterdam) 和其他地方的居留民來與倫敦的猶太和朗巴 (Lombard 倫敦富人住的街名——譯者) 銀號相競爭 (Cunningham, Vol. I, p. 324)。

衣服的濫費自身是借貸習慣中重要的原因，借貸習慣造成城市金融的富厚。

第六節 殖民地的榨取和『強制的勞動的起源』

但是資本從地主的所有物變為企業家的所有物的一切形態都不足以充分地說明西歐財富的迅速增加。倘使西歐沒更很廣大地接近貨幣的財寶來造成集中的蓄積，沒有集積各種物質的富源的大機會來發展產業的技術；那麼，近代資本主義決不會有現存的這樣巨大的領域。西歐的礦業沒產出多額貴金屬，牠的農民也沒增加土地的生產量使地租得大增高來供財富蓄積之用，城市中產業技術的生產力也沒使贏利迅速加多。中世歐洲的經濟未曾使夥多無土地的無產人口遭受求贏利者的自由掠奪。近代資本的勞力基礎還未建築起來。

西歐因武力的劫掠、不平等的貿易和強制的勞動，榨取世界上別的地方，這是西歐資本主義的發達的最要條件。『我們欲了解意大利城市所以富厚的緣故，不可不知曉牠們掠奪別的地中

海區域，恰如我們欲了解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格蘭的興旺，不可不知曉牠們以前破壞亞拉伯文明、掠奪亞非利加、蹂躪南亞細亞和南亞細亞島嶼各國，即富饒的東印度羣島（East Indies，包括印度、印度支那、馬來羣島等等）及引嘉（Indes）和亞斯特克（Astecs）各繁盛的國家』（Bombart, Vol. I, p. 326）。

諸意大利共和國最先從事掠奪的事業。當十字軍的終期，這些共和國實質上在敘利亞（Syria）、巴勒斯坦（Palestine）、伊琴海、黑海控制夥多的城市。從第十一世紀起頭，熱洛亞（Genoa）、皮沙（Pisa）、威尼斯三個意大利共和國經濟上獲得亞索弗（Arsuf）、西沙列亞（Caesarea）、亞克耳（Acre）、西頓（Sidon）、太耳（Tyre）等等城市。東羅馬帝國的滅亡，使威爾斯獲得巨大的殖民地的權力，牠的領土八分之三受威爾斯的宰制；熱洛亞，即威爾斯的敵人，也在哀阿尼（Loria）諸島和本土上獲得廣大的領地。小亞細亞和伊琴海諸島饒於天然富源，有衆多文明人民承繼那時西方世界所尚未知曉的熟練產業的技術。意大利各城市未曾僭欲拓殖（就拓殖這字的任何現代意義說）這個廣大的帝國，但不過建立商務中心點在首要城市中並從製造品獲取厚利罷了。牠們

在安體阿齊 (Antioch) 特芮波里 (Tripoli) 土耳其 尋着繁榮的絲業；在亞緬民亞 (Armenia) 找尋着棉業；在敘利亞 找尋着玻璃業和瓷器業；在佛西斯 (Phoenicia) 和別的地方找尋着礦山的經營。牠們的榨取形態像似封建制度的榨取形態；牠們，若爵主樣，用這樣的制度苛取土地，礦山，工業的生產總量中大部份，通常是總量三分之一。這種徵斂方式日後西班牙 曾在亞美利加 採行的，在意大利 的地中海 東部殖民地早已發達了。較後，封建徵斂方式消滅，特權公司繼起，掌握王室或國家的獨占。

初期的『拓殖』關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發生所含有的真正意義就是：牠把多量的熟練奴隸勞力放置在意大利 主人的掌握中，首先造成獲取巨大贏利的機會。不僅各省的財產被抄沒，入於征服人手中；並且大部份居民的境況從舊慣習還是真正奴隸的境況，對男子、婦人、小孩的一切權利和管轄都轉移到新封建主了。意大利 的征服者還在『奴隸貿易』中發見最有利的遺產；這種貿易，卑然廷 人和亞拉伯 人從古代時候已經營牠。意大利 的征服者攜歸夥多被俘的回教徒，用一種賞金制度把奴隸貿易大大擴張；結果麼，例如克列特 (Crete) 人口在他們的統治下從五萬名。

增加到十九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名。

這樣麼，有利貿易的基礎早安置了，這種貿易曾使西歐各國蓄積財富供日後發達國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用。無數奴隸的或名義上自由的『無產階級』首先在近東置放在歐洲國家掌握中。東方的財寶，東方窖藏的黃金和奴隸，東方富饒的織物，東方的香料和其他集中的財富，皆由意大利商人和銀行家之手流入西歐。這種初期經驗的教訓就是：重大的征服利益不在發見並攫取埋藏的財富——儘管這樣的發見和攫取在古代東方帝國是很重要的——實在繼續榨取多量的強制勞動。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很了解這種教訓，認知新發見的土地上真正的富源是土地上的居民。葡萄牙人在墨西哥 (Mexico) 和秘魯 (Peru)，葡萄牙人在東西亞非利加，荷蘭人在馬拉嘉 (Malacca) 爪哇 (Java) 西龍 (Ceylon)，更改進他們所得的初期教訓，以一種奴隸供給的完善組織把他們的經濟統治權建立在『強制』和『奴隸』勞動的堅實基礎上。亞非利加的黑色民族固然關於歐洲殖民地制度的新熱帶的經濟是巨大的貯藏者，這個殖民地制度遍布中美、巴西、西

印度，日後又在北美栽根。十六世紀初期葡萄牙人開始發展那個奴隸貿易，貿易的奴隸很夥多；在什麼時候實際使用的奴隸總數不能說明他們全體究有多少，因為他們總數中包含的生命的浪費極大，並且他們的經濟生命的延續極短。一八三〇年歐洲殖民地實際僅有奴隸二百五十萬；但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紀間累百萬的奴隸輸送到那些殖民地，當做殖民地生產物的「原料品」使用着，這些生產物造成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格蘭商人的富厚。

歐洲各公司從事初期殖民地貿易的，所獲贏利很為夥多；因為奴隸經濟就牠自身說且在一切情形下不是惡劣的。麥芮伐耳 (Merivale) 對於奴隸的有利使用明白地指示出牠的主要條件。『如果人口增加的壓迫使自由民操作業務所得工資不過比自然的最低工資略微多點，如他們在舊的國家內迫得收受這樣工資一樣；那麼，他們的業務是必然比奴隸的業務要更為多生產些，並更為低廉些。這樣麼，奴隸經濟的有利期間，在人口變成很稠密使雇用自由勞力比使用強制勞力還要低廉些的時候，顯然達到牠的最大限度了。』(Merivale, "Lecture on Colonization," Vol. I, pp. 297, 298)

換些話說，迄至十九世紀西歐各國尚沒有無地的勞工的大量供給，無地的勞工的大量供給是巨大而有厚利的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因這種原由，所以殖民地經濟應視為近代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殖民地貿易大半是強迫的，大概可視為一種掩伏的劫掠制度，並從任何意義說都不是平等的貨物交換。貿易的贏利外，還有代表奴隸或強制勞動的『剩餘價值』的產業贏利，及稅課和搶奪的進項。

『殖民地經濟的特殊意義就是牠在真正資本主義的條件完備前，在必要的貨幣的蓄積發生前，在無產階級出現前，在無主的土地消滅前，提供出企業家的贏利』(Sombart, Vol. I, p. 358)。

第七節 不列顛無地的無產階級的發生

在西歐無產民衆日益增多，這是資本家產業的必要條件。無產階級的發達指明出：鄉村人口據農業和借地制的現行樣式增加到土地的養贍力以外，並城市人口增加使人們不能謀求到獨立工匠或手藝人的生活。這個條件，因歐洲各國人口增加緩慢，遲延了許久纔造成功。互中世紀，饑饉、瘟疫、戰爭三者減少了歐洲的人口：那時小孩死亡率是很大的，民衆的壽命也是很短的。儘管沒

有真足信賴的統計供我們的參證，卻我們很可確切地斷言：迄至十八世紀歐洲人口的增加率極為遲緩，甚至在十八世紀間也未大形增長。日耳曼的人口在三十年戰爭後好多時實際上減少了，在十八世紀僅纔復原。法蘭西的人口差不多在十八世紀中葉纔復有在十四世紀上半期的數目，但仍比在路易十四死時的人口數目一千八百萬為少。荷蘭和比利時的人口似乎三世紀間沒有什麼增加。意大利從十六世紀後半期到十八世紀起頭，人口數目也未大增，大減，差不多常是一千一百萬。西班牙的人口在十六、十七兩世紀間非常減少。

英吉利人口在威廉勝王測量書頒布時（一〇八六年——譯者）約計為兩百萬，此後三世紀間似沒有什麼大增加，一三七七年，即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在位的末年，尙未能超過二百五十萬。此後二百二十五年間牠的人口增加是很快的，在伊利薩伯統治英吉利的末年（伊利薩伯統治的期間從一五五八到一六〇三年）約計為五百萬。從此以降牠的人口增加率又低落了，差不多到十八世紀的中葉尙未達到六百萬。（鏗寧漢（Cunningham）審慎地估計從一六八八年以來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人口數目如下表所列。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Vol. III,

p. 935]——

1688..... 5,500,520	G. King, in Davenant Works, Vol. II, p. 184
1700..... 5,475,000	} Statistical Journal, Vol. XLIII. p. 462.
1710..... 5,240,000	
1720..... 5,565,000	
1730..... 5,796,000	
1740..... 6,064,000	
1750..... 6,467,000	
1760..... 6,736,000	
1770..... 7,428,000	
1780..... 7,928,000	
1790..... 8,675,000	

1801.....	8,892,536	} Accounts and Papers, 1852-53, LXXXV-XXXIII.
1811.....	10,114,226	
1821.....	12,000,237	
1831.....	13,896,798	
1841.....	15,914,146	
1851.....	17,927,609	

雖然，僅在有些土地——大部份是未耕種或惡劣地耕種的——上人口的增加自身不足以說明無產階級的形成。恰如我們追溯「資本」的起源到蓄積的地租似的，我們應追溯遷徙的食工資者階級的起源到農業上和產業上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夥多鄉村人衆拋棄早時的地位，即土地的小所有人或權利者的地位，或與幫助他人耕種的田地上贏利有利害關係的勞工地位。農業的改革包含土地的完善利用和進步的經營方法的，是變化的主要工具。在歐洲大陸和大不列顛封建社會的原始農業祇需要些微的「資本」，不能使企業精神有活動的餘地。「土地所有者」

不很關心於苛索貨幣地租或從土地獲得巨大贏利；佃戶、小農和別的農工享有安定的地位和借地權，依據習慣爲自己的生計耕種田畝，分有農產物，並過一種差不多自足的生活。

農產物的貿易使農業經濟中貨幣的用途增加，鼓勵地主和佃戶更精細地、內充地耕種土地來獲得貨幣地租和贏利；這是新關的主要經濟途徑。在圖多（Tudor）朝的時代（從一四八五到一六〇三年）英國政治和社會情形趨於發展農業的時候，佛蘭德耳對於英國羊毛的需要使英國牧地有厚利可獲，使許多共有地和荒廢地變成圈地，並使新土地所有者修造大牧蓄場，新土地所有者取得衰落的封建世家的地產和被查抄的教會行會的土地，用經理人來爲他們收集所謂近代地租。國外羊毛市場，與因倫敦和其他商務中心地的人口增加及某種零星輸出貿易所日益發達的穀物市場，開始使小農和農工變成單獨的食工資者，這種歷程，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圈地盛行時達到最高的速度。這種傾向的主要推動力初時是牧畜的圈地，較後是耕種的圈地。儘管初時的圈地剝奪小農民和農工法律上、習慣上使用土地的權利，造作很多罪惡，並使許多無地的民衆過遊民或流氓的生活，或在城市中尋求居留地；卻是村農和農工似到十八世紀還

在田畝中保留着幾許微末的利益，這種利益的保留使他們與近代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純粹無產階級——這個純粹無產階級是形成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有差別處。十八世紀耕種牧畜兩者在英國同時進步，牠的土地三分之一那時仍是共有地，在共有地制度下耕種方法是腐敗的、浪費的。那時英國土地大部分在耕種自己田地的自由民和租佃些須田地的小農手中，他們不僅在共有地上享有一份利益，並還享有牧場、森林和荒廢地的權利。農民的『傭金工作』一部分是他們做，一部分是農工做；農工如是單身漢，就住在農民家內，如已娶妻，就在農場的茅屋住，並還允給他們一些小權利如餵一支牛等等。再者，在英國許多地方農民分租土地給小佃戶，小佃戶大率從事紡織或其他家庭工業，餘剩的時間在田畝中工作。

圈地和新耕種改變了一切那些情況。穀類用科學方法循環栽植，深深耕種，人造肥料的使用，機械的利用日更增盛——這些事件所包含的資本的支出和企業的經營是小農家力量所不能肩負的。

自由民和其他小土地所有者都不能夠牢守着他們的田畝。圈地所需法律上和其他使費，築

造籬笆及別的修理所需費用，兩者使他們許多都毀滅了；他們關於防護有疑問的法律上或習慣上未確定的權利不能與大地主對抗。市場上發達的投機企業和時常變動的價格都不是他們的財力和智力能應付得下的。他們這種階級中許多因此不能維持獨立的地位，不得不走到城市去加入新產業軍。

小農和其他農工更難保持住習慣上使用土地的任何權利。舊族長制的農業生活內曾保存着贏利分享的性質的要素，但這種生活因新企業的壓力破壞了；補助的物產工資也廢止了，或些微地折算在金錢工資內，金錢工資在十八世紀末葉因救貧法削減到悲慘的水準。

新的『種麥』經濟更使冬天的職業減少。但尤為嚴重的事件就是機器利用後補助工業毀壞了，補助工業關於小農繳納金錢地租會有裨益，甚至並使農工很能不倚靠農民。圈地實行後改良的耕地增多了，農業土地因沿澤的平地和荒地的佔有也增多了，此外農業上尙有其他改良，——這些縱不能說會使勞力需要的總量減少，卻牠們似未使那個總量增加，足以收容迅速增多的鄉村人口；因為在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間鄉村和城市中都發生人口過多的現像，這個現像巨

十九世紀前半期皆極爲彰顯。

新的大農經濟會使大多數鄉村人口在土地上的一切利益和所有權都搖動了的，那時尚未十分內充化，足以把他們當作僅僅食工資者收容在新農業經濟制度中。在別方面，那些勢力足以誘引過多的人口到城市或移住國外的，也尙未能有充分的擴大。拿破崙戰爭暫時阻滯了機械工業的發達，並減少了工業城市中勞力的需要；運輸工具太爲笨拙，運輸費用太爲昂貴，不能使夥多人口移住殖民地或美洲；救貧法和居留法的束縛大大防礙了勞動人口的遷徙。

但是無數農村民衆被奪去土地上任何所有權或借地權的安全的，既然日益增多；那麼，近代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無產階級』當必逐漸產生了。這個階級日更脫離土地上經濟和法律的關係，快上加快地被誘致在新產業制度下的工廠、鑛山、貨棧和城市店鋪裏了。這個階級在那些地方與城市長養的食工資的人口相混合，這類人口代表從十五世紀以來日更被排斥在行會(GUILD)組織外並造成城市無產階級的散匠(journeyman)，城市無產階級中除散匠外日後加入的尙有小店主(Tin-win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hap. VIII) 從大陸來的熟練工人和從愛爾蘭大批移入的不熟練工人，小店主不能抵抗手工藝行會的嚴密壟斷來保持自己的獨立，大陸熟練工人是宗教或政治上的逃難者，愛爾蘭的不熟練工人是在產業革命的初期就來到英國的。

第八節 歐洲大陸上的類似運動

日耳曼產業無產階級顯然有同一的起源。族長制的『農田家庭』也一樣殘存着，在這種『農田家庭』內農工習慣上，法律上分享一小份的土地、牲口和農產物，他們的一部份報酬就是受領收穫物的一份；這種殘存的『農田家庭』終竟毀壞了，這半因一八一一到一六年農田的改良，半因一八四五年謝勒夏 (Schlesien) 法，共有地的圈劃，勞工權利被限制並日漸消滅，以及分享利益的小農民階級繼此轉變為雇傭勞工。在德國如在英國半世紀前樣那同一的強制力也是活躍的——內充的耕種方法日更發達，機械的利用日盛，農業和補助工業中冬天的業務日漸減少。〔夏天工作較多，冬天工作較少，這是因 (A) 耕地加多，牧場減少，特別是餵養的羊子和栽種的亞麻減少；(B) 打穀機替代了用手打穀棒；(C) 森林工作減少 (Sombart, II, 126) 〕

在意大利、法蘭西、比利時、瑞士，事實上遍西歐全境，也可察見那同一的普遍運動，這種運動的發展決定於這樣的條件：人口的增加，地產的大小和農業技術的條件。從十九世紀中葉，比利時的地價迅速高漲，鄉村工業日即衰敗，這破壞了農民借地制度的經濟；同一的情形也發生在中意大利的小農區域和南意大利的大地產區域。在這些國家和法蘭西小管業的盛行，縱然無疑地使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方法採行遲緩並使農村人口緩慢地離棄農田，卻未防礙過多的勞動無產階級常愈移入工業的城市中。在每個地方農田勞動階級被搖動了，早時土地上利益的，不斷地向城市遷徙，並有小農地所有主的孩子追隨着牠去，這些孩子看見舊族長制的『農田家庭』的經濟情況決難維持下去，所以往城市謀求較好的生活和工業生活中較擴大的獨立地位。

第九節 機械利用的緩慢

然而產業技術如尚未大發達，蓄積的財富雖多，出售勞力過活的人口雖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制度也決不能產生。古代甚至中世紀的資本主義呈現出幾個稀有的例子，即巨大的工人組織在單獨的統制下爲雇主的贏利操作以求得工資；但這從一個重要點論來實與近代工業資本

主義有差別處。早時羅馬帝國有偉大的農奴農業，特拉斯(Thrace)或西細利(Sicily)有鑛產，更早些埃及、巴比倫(Babylon)或印度有大建築作業，但牠們所使用的『固定』資本極為微末，那時的固定資本不過包括簡單的器具或比較上不足重輕的『機械』供給雇傭者的資本包括食物和原料品，這些物事は『預先交付』給勞動家的。

初期蓄積的『資本』包括(A)財寶、(B)原料品和食物，或從個別的資本家觀點說祇包括任何一種。

放債人或銀行家貸款給農民和細工，商人交付原料品給工人，收集、購買並在市場售賣他們的製造品；這兩等人的金融資本主義和商業資本主義，著者將要論述，儘管是資本家的組織的進化中重要階段，卻牠們所包含的企業組織根本上與大工廠、鋼鐵廠、鐵道、鑛山、或運輸公司有差別處，這些廠和公司標準地表現近代工業資本主義。

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實際基礎就是牠的『固定』要素的非常複雜結構，固定要素即作場、機械、和無數昂貴工具幫助勞力來促進生產過程的。昂貴機械的經濟和間接或迂迴生產方法的

發達大大促成了製造工業的革命。機械的發見和應用如何緩慢，從古時到十八世紀中葉生產方法的進步如何微小：這是可詫怪的。在認進化爲實質上『偶然變異』(accidental variations)的產物的人們看來，產業機械的發明似乎因緣『機會』，機會使某時代和國家內創造天才者有大成就，使其他時代和國家內的沒有成就。但較科學的歷史觀說明機械發明的緩慢是因助進人類智靈應用到確定的機械進步方向的要素沒有出現，不能助進的要素反發生了。現存的產業階級和牠們的行會組織保固既得的利益和守舊的方法，使中世紀城市不能利用『節有勞力』的機械或施行其他革命的實驗；市場的範圍狹小，半受政治上的束縛，半受自然的限制，這自不能使巨額產物有出售而獲利的機會。在中世紀城市上沒有廣大的『自由』勞動市場；企業組織人的野心和幹練，在教育差不多完全爲輕視有用技術和手藝的階級所獨享的時代，難有機會表現出來；當早時黃金慾和物理研究熱僅使具有『科學』頭腦和理智天才的人們從事於探索『點金術』並討論無窮運動(perpetual motion)的問題時，智靈決不會被『引導』到研求有用技術上細緻的機械進步的卑鄙塗徑去。

那些防礙發明的要素因這種事實更顯然表現出牠們的勢力；這種事實，即中世紀後期就應用過機械的幾個場合說有成功的資本家組織具有頗大的規模的，實際上會發生出來。早時印刷業會表現大資本家企業的集中趨勢，這是因印刷業中置放了夥多『固定』資本。十五世紀末在呂恩堡一個大印刷所有二十四部印刷機和一百名雇工——排字工、印刷工、校對工、裝釘工等等。十四和十五兩世紀在呂恩堡和巴塞耳造紙廠具備了資本家的基礎。在波羅歷早至一三四年有大紡紗廠使用水力，甚至在沒有水力可利用的地方如熱洛亞和其他意大利城市比較上昂貴的紡竿和織機也促成紡織廠的設立，這些廠中雇用的工人很多（Sombart, Vol. I, p. 405）。大資本家的綢緞製造廠曾在悟蒙（Ulm）創立，這個廠的機械織機價值頗巨，佔有廠中重要的地位。就金屬工業中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說器具和機械裝置是顯然重要的原素，在十五世紀上半期熔鐵爐的利用及煤炭和水力使用來運轉煅煉器具等等皆足證明那時金屬工業向近代工業途徑方面進展。

但是運輸困難，市場狹小，無定，使製造工業中機械的發明和資本家企業的完成大為遲緩。上

文所述早時創始的資本家組織僅不過製造昂貴的、經久的、易搬運的貨物，甚至就書籍、鐵貨、絲織物和羊毛織品這般企業說，遠地的消場既然微細，且生產人與消費人間尚有重要的行商和常年市集，這自難鼓勵牠們向前發展。

第十節 經濟的惟理主義的精神

在那樣的情況下企業家的進化，特別是製造上組織智力的應用，必然是遲緩的。資本家精神，即為贏利使用蓄積的財富來促進生產的意向，是怎樣的近代產物：這是難於辨識。早時鼓勵財富的蓄積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動機。國王、貴族、武士、教會為作戰、個人的炫耀、和賞賜或佈施謀求財富。任何堅定的合理動機和方法決不應用到貨幣的獲得並花費方面。財寶由搶劫、苛斂、冒險、迅速地取得並迅速地濫用在『不生產的消費』方面——國王、貴族、武士、教會的生活包含這種不生產的消費，——這指明出中世紀權力階級的精神。甚至因城市生活習於奢侈，貪求貨幣的日更衆多時；工業或貿易可利用來做平常取得貨幣的工具，這個觀念，是慢慢養成的。自由的劫奪，以地租、捐輸或稅課剝削農夫或市民，荒誕的、獲利無多的挖窖和點金冒險，——三者都是早時求財的方式。

僅在較低下和較和平的人們渴欲蓄積財富時，放款和商業始認為是以貨幣的使用獲取貨幣的方法。桑巴特對於從中世紀荒誕的冒險的「貨幣貪求」精神改變為近代商業主義的營謀命名為「經濟的惟理主義」(economic rationalism)。在這種歷程中他以為最重要的原素就是：關於會計術有技術的營業方法的發見並使用，即對產業應用精確的計算法。早時對於近代簿記學有一些貢獻的是皮沙諾 (Leonardo Pisano) 和魯嘉 (Era Luca) 兩人。皮沙諾著的書叫『算數術論』(Liber Abaci) 1101年出版，可以說暗示近代資本主義的開始，這正在威尼斯人侵略康士坦丁時，魯嘉的完備的複式記帳法式就資本主義的會計說很為重要。簿記學是近代工業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牠的發達是一種近代工業的形態；這種發達似在遍商業中惟理的、數理的法式廣遍地應用時，並包含時間和空間的精確計算、契約形式、土地測量、近代權衡方法、城市設計和官廳出納。這種發達把企業合理化，使企業解除變幻和氣運的束縛，並從「贏利謀求」的觀點說使事業具有固定的客觀性質。這種發達最確定地、最直接地助長文藝復興時的產業，因牠著重個人利益本身責任和自由競爭——這同一的精神也曾影響藝術、文學、宗教和政治。

這樣的情形就是近代企業精神的發達中特有的情形，近代企業精神就是「企業家」(entrepreneur)所獨具的性質，企業家近似所謂「經濟人」(economic man)。這樣的人首先在中世紀後期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城市銀行家和商業家階級中出現。我們聽見大耶苛·輔革(the great Jacob Fugger)一段故事：一個與他競爭的富翁因年老願意從企業界退休的，走去會他這個老練的銀行家，提說：「我們兩個休息罷，我們既已從事『謀求贏利』的事業好些年間，且讓與他人一些機會，」他答：「他的意見完全兩樣。他想要繼續從事那種事業直到老死。」

這種精神在那時是簇新的，祇是很少幾個「商業銀行家」所具有的，終竟傳播開來，變成近代產業的靈魂，並使指導階級把牠的較大部分的才智、意志力集中在近代的世界。好戰的貴族、競技家、教士、「有土紳士」模鑄並指導中世紀我們祖宗的情感、思想和行動的，決無謀求「贏利」的意願，也決未因日常的蓄積衝動生產財富。「企業家」的心理和道德鍛鍊為經營近代產業所需要的，就是在對人生能有一種特殊的評價和觀察，這在十四和十五兩世紀較為發達的工業城市中祇很少的人能夠辦得到。到十八世紀「企業家」的性質尚未十分演變成能使他善於利用

新產業情況：〔休蒙 (Hume) 的『文集』 (Essays) 第二卷第五七頁上惟妙惟肖地描寫新『企業家』的面貌：——「如果你給他的職業是可獲厚利的，特別是如果每種特殊的勤奮的使用必能取得贏利，那麼，他的眼中常常祇看見財富，結果，他逐漸養成財富癖並連因看見財富日增可引起的快樂都不知道了。這就是爲什麼貿易增進儉樸，爲什麼商人中慳吝的多，浪費的少，土地所有主反是。』〕到十八世紀在所有先進的工業國中尚沒產生出夥多的人們以巨額資本從事經營商業和製造業並爲贏利雇用大批工人。

第十一節 資本主義首在英國發達的原因

上文簡括地陳說近代資本主義所必須具備的主要條件，這足以使我們明悉爲什麼英國首先採行新產業方法，在歐洲大陸和亞美利加產業革命發生遲滯；因爲上述的那些條件當中最多數條件，在十八世紀中葉大不列顛比任何其他國家皆最爲能美好地完成牠們。

在那時就現存的工業，和商業富源的發達說大不列顛實次於荷蘭。亞當·斯密 (Adam Smith) 說：『從人口數目和土地面積的比率論來荷蘭在歐洲是最富足的國家，歐洲轉運業最大

部分是在牠的掌握中』〔他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 第二編第五章〕荷蘭的資本充盈，所以公私借貸的利率都低；牠的工資標準比英國還要高（原富第一編第九章。）但大不列顛，以土地論比荷蘭廣，以人口論比荷蘭多，並且以握有的資本和控制的殖民地論已漸趕上荷蘭；別的方面，牠最爲適宜於新產業的發達。在英國資本和勞力的絕對數量可利用到新產業的企業方面的，比在任何國家爲多。因農村和城市土地價值的增漲，從殖民地貿易獲得的贏利，以及銀行、釀酒、採礦、織毛業等等大企業的開始，牠所蓄積的資金比任何別國爲巨。在大不列顛勞工階級的數量日益加多，愛爾蘭和歐洲大陸勞工又自由地移入時，較早和較完善的農業制度的改良又驅使夥多的鄉村人口遷徙到新工業中心地方。資本和勞力可利用到新產業方面的既這樣增多，產業技術因牠們的激勵也大爲發達，豐富的煤礦、鐵礦又在國內各處發見，——這些爲新機械經濟造成堅實的物質基礎。

最後，不列顛企業家的心力更敏銳地繼續不斷地集中在研究企業上組織資本和勞力並推廣消場的方法；且又人們在那種企業中能够享受獲取贏利的機會的，比率上較任何別國內能够

享受的人們都要多些。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工具

第一節 科學的發明和經濟的指導

上章所述顯示各種研究資本主義的途徑，但據科學的發明應用到工業技術，據近代「企業家」的方法中所表現經濟指導的新技術，我們能尋求到進化歷程的有效因果律。據這兩種觀點我們可最透澈地研究資本家企業的結構和機能的進化。我們據新科學方法的應用史應精密地研究這些生產歷程的變遷，這些變遷使機械和原動力那類「固定」資本日增重要，這些變遷包含勞動力使用上根本的變遷並間接包含市場結構上和產業社會生活上根本的變遷。我們據另一種觀點應窮究企業經營的原理的變遷，這將使我們更透澈地了解雇主、資本家（包括地主在內）、勞工間轉變的關係和資本家的企業、雇主、資本家、勞工的才智和自發的勤奮協同完成各種生產歷程，資本家的企業是因人們有秩序的活動所產生出一種有機的協作體。後者的研究還將

使我們親切地明悉企業的財政或會計方面，即準確的買賣登記簿，在那種登記簿上一切經濟歷程都以數量的名詞反映着並表明牠們自己。

產業秩序中所謂客觀與主觀形態——這樣的命名並沒重大的錯誤——間顯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要詳盡地研究近代資本主義，那麼，必須繼續從主觀形態考察到客觀形態，或從客觀形態到主觀形態，並繼續注意具體的產業變遷與其所包含心理上趨勢和傾向的變遷間時常的相互作用。新的機械發明或新的化學應用，工廠工業制度替代使用簡單器具的家庭工業制度——這些不僅改變生產方法，且又改變生產力的指導：生產品的數量和性質及產業中所包含勞動力的配置都有變遷。

這種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如把牠簡單化，那必多少犧牲牠的精確，但從初步的研究觀點論來這樣的犧牲是必須的。著者打算把我們主要的研究限於考察近代企業的活動中物質的資本形式從牠的日增的勢力所表現出資本主義的具體發達，祇較概括地論述在資本家統制的影響下企業經營的主觀形態。

第二節 資本這個名詞的意義

政治經濟學家曾以他們形上的智識解釋資本，對於這個名詞應有的意義有極殊異的斷論，忽視這個名詞實際上在環他們的企業世界中所含有明白而很一致的意義。企業界對於資本實有兩種解釋，但牠們彼此都是齊一而貫通的。抽象地說，貨幣或貨幣的支配，常叫做信用的，就是資本。具體地說，資本包括一切附有勞力的可售物。土地或自然除附在牠們上的改良物外都不算在資本內。人力不是物質，也不算在資本內。消費人手中的商品也不算在資本內，因牠已不復在市場出售，即不復再變為可售物。這樣麼，實際上具體的資本形式就是為生產使用的原料品，包括店鋪貨物的完成形式在內；就是各種產業歷程中使用的器具和機械設備裝置，包括貨幣的交易工具在內。具體的企業資本祇是這些物事而已。（馬夏耳 (Marshall) 教授認資本這個名詞使用上加這樣的限制是『誤謬的』，他確切地說：『許多其他物事尙真具有通常歸屬於資本的功用』 (Principles, Bk. II, Chap. IV)。但若我們擴大資本的定義把一切那些『其他物事』都包括在內，那麼，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將遠超越現在我們所辨識的產業範圍之外，並將包括有關於人

類努力和滿足的人生科學和技術全部。如果爲某某研究目的對於產業這個名詞採取現在習用的狹義解釋是方便而合理的，那麼，上述的資本祇限於產業資本論理上是適當的。讀者請參看本書第七章，這第七章關於擬定一個說明產業各部分的名詞較詳地研討使用資本這個名詞的問題。我們既把近代產業現像作爲科學的研究題目，那麼，採用企業家所普遍一致接受的名詞實優於創作新名詞或對於習用的名詞另定一種特殊的意義；這個意義將與別的科學家所定下的意義相差別，並從論理的準確說或比企業界中通用的意義爲劣，如果我們可據過去經驗來判斷牠。

第三節 資本主義中機械的地位

資本主義進化中主要的物質原素就是機械。機械應用到製造、轉運和蒸溜業方面的日益增多並益更複雜，這就是近代產業發展史中重大的特別事實。

所以我們首應注意的是機械的發達和牠對於產業的影響；我們須採用下述的研究方法。首先我們須明白地辨識在新產業勢力開始發生作用前，產業或「產業的有機體」全部的結構和

產業的各構成部分。其次我們應勉力考察新產業勢力的發展公例，新產業勢力應用到產業中各種部門和產業世界中各個部分的公例，並在某某標準的機械工業中證驗新機械、新動力、應用到各種歷程的次序和速度。然後我們更回轉來注意產業的有機體時，應努力窮究這些主要的變遷，這些變遷發生在產業的規模和結構的性質中，在產業世界內各部分的關係中，在形成產業的各行業的關係中，在各行業內各種生產歷程的關係中，在包含一行業或一市場的各企業或單位的關係中，並在包含一個企業的資本和勞力單位的關係中。再後我們須較精密地研察機械和工廠生產中某某重要的特別結果。這種種研究可約分為三類：（A）機械——生產對於資本單位規模的影響，競爭的強度和限度，托辣斯和其他資本的經濟獨占方式的自然形成，因近代生產方法的運用中個人與社會利害關係的違異所發生出產業疲滯和重大的產業混亂。（B）機械對於勞力的影響，雇傭的數量和規律性，工作的性質和報酬。（C）機械對於消費者的產業階級的影響，大工業城市的發達和牠對於社會中物質、智識、道德生活的影響。最後我們應據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純粹勢力與其他社會進步勢力的關係總論牠的純粹勢力，並指明那些似最能增進社會

福利的勢力間的關係，社會福利以普遍承認的性格標準或幸福標準來衡量牠。

第四節 資本主義的金融形態

在近代社會內每種產業活動既然都有相應的貨幣形態並且牠的重要性通常是以貨幣名詞來推算的，那麼，我們據資本主義的貨幣形態研究牠的發達是顯然很利便的。複雜貨幣制度的迅速發達反映在牠的國際和國內性質上和牠的精密的信用結構上的，是近代生產和分配產業中獨具的主要特性，是與機械生產方法的變遷相符合的。產業運動全部，可從金融或貨幣觀點來考究牠。但是學子們以這樣的研究在許多場合縱能說明具體的產業要素的運動，卻因同時從事雙方面的研究，並因須時常從較具體地考察產業現象改變來從較抽象地考察，所必發生的理智上困難，將為他們的聰敏所甚不易排除並將大形減少實質上正確地辨識近代產業中任何一種形態的機會。所以著者關於這種研究大半注重資本主義的具體形態，僅以一章論述晚近金融組織的發達的主要概況和牠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結構同活動中佔有的地位。

第三章 機械制度前的產業結構

第一節 十八世紀初期國際商務的範圍

為幾許明白地辨識機械生產下甚盛的新產業勢力的活動公例，我們首須確知這些勢力所決定影響的「產業有機體」的結構和機能的性質。為明白地了解產業，我們研究產業有機體的結構或機能的性質皆可。如果我們把所命名為一個企業的勞力、資本結合——這個結合是為單一的產業目的在單一的控制下成立的——當作主要細胞或單位，那麼，我們可以考察那個企業的結構和生命，然後進而推求牠關於建立一個市場與其他企業的關係若何，最後推求幾個市場關於組成產業全部的複雜結構地方上、國家上、國際上是怎樣相關係着的。或反過來，我們把產業當作一個總體，一個產業有機體——在任何一定的時候皆存在的——論究牠的各部份間所存在的凝集力的性質和程度，更進而因分解這些部份為牠們的構成要素（constituent elements），親切地辨識產業機能的差別化在各部門內實行的範圍。

就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說這兩種方法雖是同一可採用的，或更嚴格地說牠們的長處和短處是同一相稱的，卻後一種方法是我們較願採用的，因為牠的次序既是從總體研究到各構成的部份，牠自較確定地顯明超國界的脆弱的產業凝集性和綜合性，並能注重這些國家主義和褊狹地方主義的性質，這些性質標識十八世紀初期產業的特點。這樣，我們能較清楚地認識近代產業勢力所造成的事業的性質和範圍，這些勢力是我們的中心的研究對象。

在近代的時侯國家和其他政治疆界都日更不能決定或限制市場和貿易，國家主義就現代經濟科學說以此日更不重要了；但在前一世紀政治對於廣大的商務所具有的最高支配力，因與其他種族和國家勢力協同發展，致使我們精確地分析十八世紀產業時不得不首先顯然注重各國間商務上輕微的互相倚賴性。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對於國外商務與國內貿易比較上重視前者，國外商務關於討論，決定國家政策具有廣大的勢力——這兩者使記述的歷史中國外貿易的真實價值過分張大（亞當·斯密的『原富』第四卷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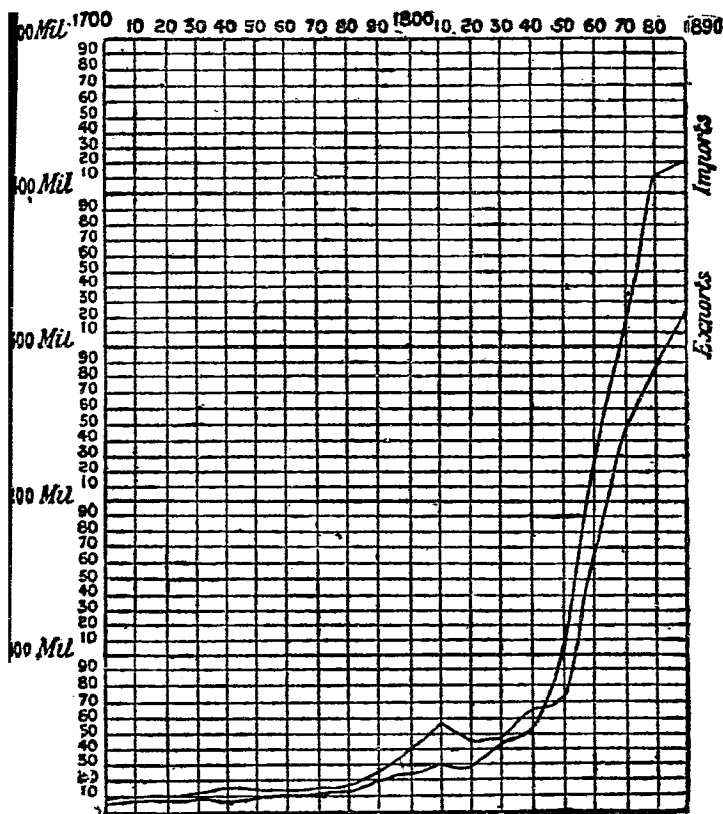
誠然，互中世紀歐洲各國，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英國，因航業和國際貿易的發達

相繼興起；但這種貿易就牠的規模和性質說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從這種貿易最爲發達的那些國家論牠在一國產業總量中祇佔有一極小部份，並大半限於香料、金銀塊、裝飾的衣料、其他美術和奢侈物品。

我們須認知在十八世紀上半期國際貿易仍大大含有那種性質。不僅在幾國中那時國外貿易與產業總量的比率較今日的比率微小異甚，且又這種貿易中所包含的輸出入貨物祇不過極少的生活上必需品或不可無的享樂品。每一國家就牠所消費較重要的物品如主要的食物、布帛、家具和重要的產業器具說都差不多是自給的，生產自己不消費的很少，消費自己不生產的也很少。

一七一二年英國輸出貿易正式地被推算爲六、六四四、一〇三鎊 (Macpherson, "Annals of Commerce," Vol. II, p. 728) 或如斯密在他的『羊毛見聞記』 (Memoirs of Wool) 中所計算遠不足那時國內貿易六分之一。但是這樣的估計過於誇大國外貿易對於國內貿易的關係，因國內貿易中沒有計入統計上未列的家庭內的貨物和業務的生產。此外尚有一種足資教訓的推

算，以爲一七一三年英國人口的消費總計值四千九百萬或五千萬鎊，這個數目內約有四百萬鎊是國外貨物的消費總數。（斯密的『羊毛見聞記』第二冊第七二八頁。這些數目是一個極能幹的企業家約略估計的，牠們比正式的輸出和輸入數目要確實些，但因牠們是繼續據一六九四年的價值標準推算出的，牠們的價值互十八世紀重大地減損了。）一七四〇年輸入額達到六、七〇三、七七八鎊，輸出額達到八、一九七、七八八鎊。一七五〇年輸入額增爲七、七二、三三九鎊，輸出額增爲一、二六、九九〇、八一鎊（Whitworth's "State" quoted, Macpherson, Vol. III, p. 283）又十年後輸入額增爲九、八三二、八〇二鎊，輸出額增爲一四、六九四、九七〇鎊。麥克費孫（Macpherson）的『商業通鑑』（Annals of Commerce）是最詳實的十八世紀外國商業史；他評述國內貿易價值的準確推算數不能得到後，間接提示一種概算數，以爲國內貿易額三十二倍國外貿易額。他斷言：『國內貿易價值超過國外貿易價值遠甚』（Annals, Vol. III, p. 340）。就荷蘭和法蘭西這兩個國外貿易很爲發達的國家說那同一概括的結論自必可以適用。



國外貿易在產業中祇佔有微末的地位，這指明十八世紀初期整個產業有機體應視為衆多自給的，以此同質的國內形體，這些形體因不多幾個和微弱無力的束縛物彼此聯繫一起。迨至那時全國產業中很少專門化，所以世界產業中國家的部份也很少綜合化。

第二節 國際貿易的自然障礙

國際障礙的排除和各國間產業結合力的強厚，既將察知為機械產業發達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那麼，我們必須略述這些障礙的性質及牠們對於國際貿易規模和性質的影響。

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和荷蘭關於改良海港，設置燈塔，擴張海上保險頗有進展(Annals, Vol. III, p. 430. 關於一六一三與一八三二年間輸出和輸入價值的推算，看鏗寧漢的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p. 931, Appendix F.)，卻海運上生命和投資仍難免相當的危險和損失，並且這些『自然』危險外尚有橫行的海盜。航行遲慢，取費極巨，遠隔的國家間貿易品自必限於比較上不易腐壞的貨物，纔能經長時的海程保得住牠們的完好。新鮮食品貿易在現代商務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在那時除沿鄰國海岸外是不能有的。商務上這些自然障礙外我們尚應計算其他

障礙，如現在商務上佔重要地位的很多區域內形勢，富源和需要在那時都很不清楚。新世界僅不過略微地開發，並且在較爲適用的運輸機關發達前新世界中已知的富源也決不能廣大地利用。商船船主裝運貨物在自己的船上由自己擔負危險時，每次航海都是一種各別的投機時，人們很難體認較遠隔的國外貿易的部門所含有的困難、耗費和危險。甚至十九世紀初期製造家通常裝運自己剩餘產品由自己肩任危險，雇用代辦商人，與印度中國或南美洲通商時常須十八個月或兩年後纔能收取由貿易賺來的金錢或掉換的靛青、咖啡、茶等等物品，並常須擔負貨物落棧的費用及時間和海潮加在貨物的損害。

第三節 政治的、偽經濟的、經濟的障礙——保護貿易的學說和實行

除上述的一切障礙外還有許多別種障礙，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偽經濟的，從這兩種障礙表現出國與國的對峙，這兩種障礙即引導各國通商陷入某某逼窄和限定軌道中的政治和產業學說的形成。

兩種經濟學說，就牠們的理論上錯誤說是有差別的，牠們的實際上聯合應用卻使許多人把

牠們混淆一起不能分辨；牠們關於減少十八世紀國際貿易的數量和決定十八世紀國際貿易的性質都運用着支配的勢力。這兩學說，一種論述國內產業的創興和維持，一種關涉輸出入貿易的均衡。貿易均衡學說，與說是一種有意地演進出的學說，勿寧說是一種短見的、理智的假說，這種假說因既得利權的迫切衝動得被實行；牠在一方面主張輸入貿易應限於國內生產無利和不能有利的貨物，應限於供現時製造用的低廉原料品，別一方面主張輸出貿易應以獎勵金和稅課給還金（政府對於貨物徵收的關稅或內地稅，在牠們輸運出口時，如數給還——譯者）制度一般地激勵着。這個學說，法國財政大臣柯爾柏（Colbert）最先嚴格地應用，英國和其他商業國也忠實地做行法國的政策；牠在那時是被認為一種純正的國際貿易學說。

貿易均衡學說以輸出超過輸入貿易數量推算一國與別國通商的利益，這個超過數量使輸出國獲取多量的生金銀。這個學說傳布得很廣，儘管牠的一般實用顯然要毀壞一切國際商務。這個學說較寬泛地解釋起來就是一國輸出貿易總數對輸入貿易總數的有利差額，但較嚴格地解釋——實際上這種解釋極有勢力——就是對於每一特定的國家輸出入貿易差額都應是有利

的。從英國與一外國通商說，輸入價值如多少超過輸出價值，那就是「英國的一種損失。」英國在一七〇二到一七六三年間慎重地以禁止關稅制度與法國斷絕一切貿易，這是因兩重恐懼促成的：一，英國怕對法國的貿易差額是有損的，二，英國怕法國織造品在英國國內市場可與自己的織造品爭勝。在別一面英國獎進對葡萄牙的貿易，因「牠從葡萄牙獲得的有利貿易差額比從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大些。」熱誠的主張這個實際政策者中有一個這樣概述一七一三年盛行的這個政策——「我們容許荷蘭、日耳曼、葡萄牙、意大利的貨物 and 商品輸入我們的國內，在我們國內消費；我們這樣做是很好的，因為我們可期待牠們從我們拿去的貨物價值會比我們從牠們拿來的得多。結果麼，牠們消費我們的貨物，對於我們的地租和勞力給付的數目比我們對於牠們的地租和勞力給付的要大得多。但我們儘可能地拒用法國的貨物 and 商品，因我們消費牠們的貨物將大大防害消費我們自己的貨物，並要削減從我們的消費對於我們的地租和勞力所給付四千二百萬鎊中好大一部份」(Smith, "Memoirs of Wool," Vol. II, p. 113)。這樣麼，我們的政策要把我們輸入貿易限於我們不能生產的外國奢侈品和製造用的原料品，這些奢侈品和原料品

須絕對從這些國家輸入，這些國家我們對牠們的貿易差額不會是有損的；我們的政策還要把我們的輸出貿易向可接受這個政策的國家發展去。每個歐洲國家既大率受類似理想和動機的影響，並對牠們的殖民地和屬土強行類似的政策，許多互相有利的交易被禁止了，通商限於某某狹窄的和人為的徑路中；在別一面，許多物品可由交易從外國較便宜地獲得的，都在本國生產，浪費了國民產業上的能力。

下面的例子可相當地解明爲實施這個政策所通過繁雜的法令。這個例子描叙關於扶助和取締紡織業的詳密政策的變遷——

「爲籌備基金來在國內栽種苧麻和亞麻徵課外國麻布；同時對於從我們殖民地輸入的這些必要物品給予獎勵金，獎勵金在苧麻輸出時收回。外國麻紗的進口稅撤廢。不列顛麻布輸出時得領受獎勵金；政府禁止外國細麻布的輸入，並對於在本國製造細麻布的給予新的激勵——儘管沒有成功——來振興細麻布製造業。靛青、胭脂蟲、蘇木這些染料必需品准許自由輸入」
(Chalmers, "Estimates," p. 148)

英國（半因商務的原由，半因政治的原由）獎勵海運業，精密地制定航運條例，打算爲英國船舶取得英國與輸送貨物到英國或英國殖民地海岸的其他各國間轉運業的獨占權。這個政策有無數較小的計畫補助着牠，這些計畫就是對於殖民地輸出造船材料、柏油、松脂、苧麻、松節油、桅檣和帆桿給予獎勵金，對於國內修造防禦船舶也給予獎勵金。這個海運政策對於保護貿易政策全部給予堅實的根本助力。或者誘起這個政策的動機，是屬於政治的多，屬於產業的少。荷蘭是首先有系統地應用這個方法的，曾莫大地鞏固牠的海上權力。法國也曾追隨荷蘭，儘管成功較遜。無疑地有許多思想清晰的英國人，縱然注意我們嚴格的海運取締所加在商務上損害，卻以爲爲防衛本國和國外屬土置備強有力的海軍所收取的利益遠過這種損害（Cunningham,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Vol. II, p. 292"）。

這種自私和短見的保護政策，在處理愛爾蘭和美洲拓殖地時，達到最嚴厲的情況。愛爾蘭被禁止生產一切可直接或間接與英國產業競爭的製造品，並被逼迫來祇能與英國交易；美洲殖民地被禁止織布、製帽、或造釘，並被逼迫來從英國購買一切所需要供消費用的製造品。

國際通商的自由和發展，因政府對於制限的（祇一定的少數人所能加入為股東的——譯者）特許公司授予殖民地 and 國外貿易的獨占權，更遭遇着阻礙。這種授予獨占權的政策，縱然從獎勵初期商人的冒險說是頗有理由的，卻在十八世紀時牠的實施遠超過那些合度的範圍以外。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是這些特許公司中最有力量、最有成功的公司，但牠的政府把對土耳其、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權授予幾個特許公司，這顯然阻礙了國外貿易的發達。

我們那時國外貿易實可據國家所予獎勵或所加壓迫的程度類別起來。

輸入品可分為四種：

- (1) 保護貿易主義的法律或稅課所禁止的輸入品。
- (2) 准許而徵稅的輸入品。
- (3) 自由輸入品。
- (4) 以獎勵金勸誘的輸入品。

輸出品也可分為四種：

(1) 禁止的輸出品例如羊、羊毛、生牛羊皮、熟牛皮、羊毛線、紡織用具（斯密的『原富』

第四卷第八章）、某某種熟練工人。

(2) 徵稅的輸出品，例如煤炭（同上的著作）。

(3) 自由輸出品。

(4) 以獎勵金或稅課給還金勸誘的輸出品。

這種立法中最多數性質上是反自然而招致損害的，這從政府顯然不能有效地強迫牠們的適用看來完全證明了。特許公司繼續伸訴私自的冒險家侵犯牠們的獨占權，牠們中不祇一個因無能撲滅那不法的競爭失敗了。我們對法國貿易的政策顯應責備，因我們對法國的不法貿易極為發達；儘管這種不法貿易實行起來有種種困難，卻十八世紀牠在我們對外貿易總額中佔有相當的地位。我們不能認明國外和殖民地貿易的相互利益，這就是我們根本的錯誤，從這些錯誤產生了那些限制的政策。鑿寧漢教授關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確當地說：「牠的政策所包含的意義就是每一各別的肢體（殖民地）都應使那個頭（英國）強健，但這些肢體不應相互地使彼此

都強健』(“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Vol II, p. 303)。

我們努力從我們的殖民地獲取利益，我們對於外國還更猛烈地應用同一的方法，視我們從外國得到的每種利益爲這樣的利益，這樣的利益將完全歸於外國人，如果我們不能堅定地、冒險地爲我們自己取得。

雖然，國外通商範圍的狹小還一部份因可視爲純粹經濟的原由。各國民衆中最大多數的生活和經驗極端被制限着；他們是疎落散處的農民衆，慾望和嗜好是鮮少的、簡單的、因襲的、慣常的。習常的消費標準慢慢造成來與地方生產相應合的，對於國外貿易極鮮獎進。再者，爲滿足並供應在英國漸漸流行開來的新嗜好和較殊異的消費，在國內創辦新工業，延用輸入的國外勞工——如果必要——不從國外輸入勞工所生產的物品。這是與當日經濟學說和行爲相應合的。特就英國說，這種辦法實爲便利，因法國政府政治上、宗教上實行壓迫熟練的技術工人，這些工人在十八世紀初期不斷地跑到英國去，在英國創辦的新產業中工作。許多英國製造家因這類工人移入英國取得利益。我們的絲織品、毛織品、麻布、印花布、玻璃、紙、磁器等等產業應特別感謝這樣輸入

的新技術。

那些經濟障礙中尙應計入其他經濟障礙，如國際信用和交換機關未甚發達是。

第四節 國際貿易的性質

這些對於自由國際通商的自然、政治、社會、經濟障礙很足以解明十八世紀「世界產業」的一般結構。

這些障礙從牠們影響國際貿易說不僅決定並嚴格限制國際貿易的數量，且又決定並嚴格限制國際貿易的性質。例如一七三〇年英國輸出貿易實際上限於羊毛織品和其他紡織物，少數革製品、鐵、鉛、銀、金器，以及再輸出的國外產品，如煙葉和印度棉布是。輸入貿易包括酒和酒精，外國食物，如米、糖、咖啡、油、細毛貨，以及若干外國羊毛、苧麻、絲、麻紗，——我們有利的製造業特別需要的材料。如果人們注意各種商品的比率；那麼，概括地說我們國外貿易就是輸出羊毛織品，輸入外國食物，也不是不確實。這兩宗貨物在我們國外貿易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Macpherson, "Annals," Vol. III, pp. 155, 156）。除開羊毛織品和一些金屬品貿易外，革製品在我們一七三〇年輸出貿

易中是惟一堪注目的製造物。那時英國製造業和農業就大體說顯然是供給自己需要的。其他各工業國也與英國相同。荷蘭和法國與英國共握海運業的霸權，牠們的國外貿易，儘管推想爲在那時頗形發達，卻在牠們產業全體中佔有的比率較英國國外貿易的比率不能更要大些。日耳曼、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甚至葡萄牙差不多都是完全自給的。

所以我們據產業有機體的觀點考究那時已知的和相關聯的世界，我們應視牠爲這樣的產業有機體，在這個有機體中各部份的分化和綜合化的歷程僅有細微的發展，這個有機體迄至那時祇包括許多同質而不凝集的國內細胞。

這種同質性固然因各國生產和消費的差異有所削減，這些差異是從各國中氣候、自然產物、國民性和制度、以及產業技術的發達發生出來的。

第五節 各種產業的規模結構和關係

我們據世界產業中國內單位的近似同質性分析那時的英國這樣一個標準產業國所得到科學上的價值，比分析近代的英國所得到的要高些，因爲在近代各國中產業機能的分化作用已

有巨大的進展。

所以我們把英國的產業拿來做特別的研究題目，可以明白地認知各產業部門的規模、結構和關係，如果特別注意到新產業勢力所首先影響的製造業。

但是我們不能很確切地推測以各種工業產品的貨幣價值或以使用在生產牠們上的勞力數量衡量的這些工業的相對重要性。著者已論述過，據英國十八世紀的統計，不能精密地推算全國總收入或國內產業的價值。既然一八〇五年前英國對人口沒實行直接調查，那時人口數目決不能確然知曉；十八世紀的各經濟學家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謀以據住屋的數量所計算的人口數目或以把證據薄弱和不可相信的地方統計概括化斷定人口的發達，結果，他們間沒有任何相近的意見。各種產業的相對的規模和重要性的估計更加難於相信。

然而有兩種這樣的推算：一種略在我們研考的特定時期前；一種在這個時期後一點，可概括地略示工業、農業、製造業、分配業或商業中各大部門的相對重要性。

第一種就是一六八八年革雷哥里·肯 (Gregory King) 的推算。但這個推算祇能視為大略

近似的推算。混合的農業和製造業的數量，把家內消費當做家內生產量，這兩者使製造業的數字極不確實，儘管這些數字是慎重地收集攆來的。一七六九年亞德爾·楊 (Arthur Young) 的推算也應受同一的批評，不過牠的錯誤較為少些。

革雷哥里·肯的一六八八年英國人口的推算

農業階級 (自由管業者、自耕農、農工、戶外用人、小農、貧民)

4,265,000

製造業

240,000

商業

246,000

亞德爾·楊的一七六九年的推算

農業階級 3,600,000

製造階級 3,000,000

商業	700,000	貧民	600,000
專門職業者	200,000	軍人和官吏	500,000

如果我們把地主階級，地主的直接從屬者和懶惰的窮人中相當的部份——這些人，縱然直接的職業標準不能如此分類，卻他們都是以農業的生產物維持他們生活的——加在亞德爾·楊估計的靠農業爲生的人口數量內，那麼，我們相信一七六九年農業的生產力差不多等於製造業和商業全部的生產力，這是很當理的。

我們現轉述製造業中各部門，其中之一毛織業因國外貿易的緣故，有非常的發達，這標明在蒸汽機械制度誕生前英國產業中首先，惟一擴大的專門化。除開羊毛製品外英國製造業全部差不多都是供給國內消費的。在十八世紀的開始，甚至遲到一七七〇年其他製造業中沒有一種就輸出貿易的成分說可與毛織業比較一下。

夏美 (Chalmers) 的估計 (Chalmers, "Estimates," p. 208. 但柏恩斯 (Baines) 的估計略比夏美的小些，看他的 *History of Cotton Manufacture*, p. 112) 在一六九九到一七〇

一年間羊毛製品的輸出價值超過二百五十萬鎊，或約輸出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二；在一七六九到一七七一年間還是約佔總額三分之一，能使「一百五十萬人」有固定或臨時工作做，或如亞德爾·楊所推算製造業雇用的工人佔這個總數的一半。

次於毛織業的有煉鐵業，但牠的規模和重要性遠遜於毛織業。在一七二〇年英國似乎還未能完善地開發牠的鑛山的富源，牠每年所需要供鐵貨製造用的鐵三萬噸中有二萬噸是從外國輸入的（Maepherston, "Annals," Vol. III, p. 140）差不多一切鐵，除開強迫美洲殖民地購買的鐵貨外，都是供國內消費的，美洲殖民地那時被禁止爲自己的使用製造鐵貨。麥克費孫估計在一七二〇年採鐵業、煉鐵業和製鐵貨業雇用了二十萬人（*Ibid* Vol. III, p. 73）。

黃銅和紫銅製造業在一七二〇年約雇用三萬人（*Ibid*. Vol. III, p. 73）。

絲織工業是其他最爲發達和廣大的製造業。但是這個產業須與東印度公司運入的印度棉製物競爭，並又須與輸入的棉布競爭（斯密的『羊毛見聞記』第二冊第一九和四五頁）。一七五〇年在英國約有一萬三千織機，這些織機的產品差不多全供國內的消費。十八世紀上半期棉

織業和麻織業是極小的製造業。這個世紀的起頭麻織業大半在俄羅斯人和日耳曼人掌握中，儘管早至十七世紀末牠已在愛爾蘭開始發展了，並在蘭加州 (Lancashire) 萊色斯特爾州 (Leicestershire) 和約克州 (Yorkshire) 的達爾靈頓 (Darlington) 四境都幾許創興了 (同上第二冊第二七〇頁；還參考 Cunningham,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Vol. II, p. 300)。至於棉織業，甚至在一七六〇年雇用的工人不過四萬名，在一七六四年棉製物輸出額不過羊毛製品輸出價值的二十分之一 (Toynbe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50)。下表指明那時棉製品價值的微小和牠日後可驚地發達的徵象——

國內市場

輸出貿易

1766	鎊 379,241	鎊 220,759	(Postlewayte)
1819-21	13,044,000	15,740,000	(Ellison 註 1)
1829-31	13,351,000	18,074,000	

註 1 Schulze-Gaevernitz, "Der Grossbetrieb," p. 77. 關於十八世紀每年木棉輸入

額的推算數，參考 Cunningham, Vol. II, p. 624。

其他許多小製造業，如玻璃、紙、錫皮等業也已創興，但牠們的生產全供國內的消費並僅雇用少數工人。

第六節 地方的專門化規模的狹小

我們已討論過英國產業的規模和產業中幾個部門，現且轉而分析牠的結構和牠對於各行業的關係；這樣麼，我們將發見同一不完全的有機體發達的表徵，這些表徵是在『世界產業』內發見的，但牠們沒有那樣非常顯著。恰如我們發見每一國大率是自給的一樣，我們發見英國每一地方（除開幾個重要例外）大半為自己的消費從事生產。那時產業的地方的專門化比於今日差得懸遠。基礎的產業如耕種、牧畜，和那些日常貨物如布匹、傢具、柴薪，以及其他必需品，廣布在全國各處。

英國國內貿易儘管比國外貿易進步得多，卻在較遠的地方間國內貿易極為微小。這種情事固然大半因交通和運輸太不便利。

十八世紀對於像現在那樣的通商自由的自然障礙，極爲巨大。這世紀的起頭英國國內主要道路的情況不良，貨物轉運爲時長久，需費昂貴。農產物差不多全供地方的消費，除開從毗接倫敦和其他大市場的各州以人力運到倫敦和這些大市場的牲口和雞外（Defoe "Tour," Vol. II, p. 321），在冬天，甚至環倫敦各地方，因道路惡劣，貿易的進行大受阻礙。十月後趕牛羊到倫敦就不能，常使冬天牛羊的供給成爲獨占業，並牛羊的價格增高（Ibid., Vol. II, p. 370）。關柵路的發達在十八世紀前半期很爲迅速，結果麼，二輪車大大替代了馱貨馬；但甚至這些道路，亞德爾·楊還是以爲「惡劣不堪用」並且距驛路和倫敦四境稍遠交通就極爲困難。「甚至遲到一七五二和一七五四年英國的大路差不多仍如古時的大路樣；在這些年代旅行家離去倫敦附近兩百英里外難看見一條關柵路」（Chalmers, pp. 124, 125）。

商務的要道與其說是陸路，勿寧說是水路，十八世紀早期關於改善一些河川如特倫（Trent）、武斯（Ouse）和麥耳塞（Mersey）的航路通過了許多條例，這一部份爲的是利便內地的貿易，一部份爲的是使里辭（Leeds）、德爾比（Derby）城市能直接從事海上貿易（Defoe, "Tour,"

Vol. III, p. etc.) 並與鄰近的城市如里維坡爾和曼切斯特相聯接。一七五五年開濬第一條運河，十八世紀後半期從新工廠制度的發達說各運河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十八世紀早期儘管這樣努力改良運輸方法，卻顯然最大部份工業是從事生產供給國內消費的物件並很多產品的消場是極爲微細。

資本和勞力的容易移轉，對於地方產業的高度專門化是必要的條件的，被阻礙着，這是因對於有利投資的機會缺乏認識並因法律上的限制有妨止勞力自由使用和移徙的影響。學徒法規規定許多職業內學習期間爲七年（斯密的『原富』的第一冊第七章第二部），居留法律阻礙勞力的移徙——這兩者都應視爲實質上保護的計畫，打算來禁止產業專門化所需要的資本和勞力的集中應用。

英國內最多數地方都是自給的社會，或換些話說來，各部份的機能的專門化極少，全國產業的綜合化亦極少。荷蘭因自然的和人爲的水路交通極爲良好，牠的商務全部聯貫爲一，除牠而外，其餘歐洲國家如法國、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俄國就牠們的產業說仍都是更爲非綜合化的。

第七節 專門化的產業性質和條件

英國有些區域內日益發達的產業專門化的表徵已很顯明，關於這些區域我們必須考察那種專門化的程度和性質。

我們發見羊毛製品、絲製品、棉製品、煉鐵、硬貨和其他製造業內各種部門在某區域內創置起來。但如我們把這種專門化與今日盛行的那種專門化比較起來，我們將察見牠們間有廣大的差別。

第一，那時的專門化遠不及今日的進步。英國毛製品業儘管為討論上便利起見可分為三大區域——第一區東部諸洲，以諾維齊 (Norwich)、哈耳切斯特 (Colchester)、山德維齊 (Sandwich)、侃特爾堡里 (Canterbury)、美德斯登 (Maidstone) 為牠們的主要的中心；第二區西部諸州，有唐頓 (Taunton)、德維熱 (Devizes)、薄拉佛 (Bradford)，在威爾辭 (Wills) 州內；佛若姆 (Frome)、特若博芮姐 (Trowbridge)、斯特勞 (Stroud)、愛克斯特 (Exeter)；第三區在西萊鼎 (West-Riding) 卻實際上差不多分布在德姆斯南的英格蘭全境和一大部份約克州內，且不

說這種產業的生產爲自己消費或爲在市場出售廣布在西摩耳蘭 (Westmoreland) 鏗薄蘭 (Cumberland) 以及英格蘭北境全部。在較宜於畜牧的地方，在較易收集大宗羊毛的地方，毛織物業較爲興旺，且可使得較多的人得到職業；但遍南部各州和最多數的北部各州都有幾種羊毛織品的製造業。德福把西萊鼎的一部份視爲英國製造業中確然專門化的惟一無二的地方，因爲農業縱然在這個地方也多少經營着，卻是主要的製造區仰賴四圍各區供給大宗食物 (Defoe, "Tour," Vol. III, p. 84)

次於毛織業的就是煉鐵業，儘管牠的重要性遠不如毛織業，並且必然分布得無毛織業的廣遍。但一七三七年使用的熔鐵爐五十九個分布在不下十五個州內，煞舍克斯 (Sussex) 革魯舍斯特 (Gloucester) 謝若蒲州 (Shropshire) 約克州和諾深薄爾蘭 (Northumberland) 五州居首 (Scrivener, "History of the Iron Trade")。這樣麼，從事製造金屬貨物的產業比於今日以集中論也相差甚遠。儘管在德福 (Defoe) 的時候謝費爾德 (Sheffield) 和卑閱漢 (Birmingham) 是煉鐵業的大中心，卻是全國消費總額中較大一部份是在散布全國的小作場製成的。

諾廷漢 (Nottingham) 和萊色斯特爾就棉製襪和毛製襪說是開始專門化了，但多量的襪子是在環倫敦四境製成的，並大概在南部各毛織業州內織造的。絲織品更爲專門化，因特別技巧的工人和特別的機械輸入斯皮塔爾斯費爾德 (Spitalfields)、斯脫克頓特 (Stockport)、德耳比和其他幾個城市中。一七二七年在敲文特烈 (Coventry)製絲業是第二等產業 (Defoe, "Tour," Vol. II, p. 323)。

輪匠、鐵匠、木工、車工各種技術職業散布各地，執行建築及車子，和傢具製造的從屬歷程當中許多歷程，這些歷程最大部份現在都是高度集中化的產業。

我們現在研討幾個產業的結構時，將察見那時甚至創置在某某地方區域內的若干產業在這些區域內的集中化遠不能與現在相比擬。

但我們縱然加重地述說產業的地方性的分化極不完全，卻人們不應就誰想在十八世紀英國不過是一個簡單的產業社會，並沒任何多大的專門化。

在十八世紀早期產業專門化的這樣三個條件顯然是存在的——這三個條件常常是主要

的「產業專門化的決定原因」當中三個原因：

(1) 土壤的自然適合——譬如木料既仍差不多全用來燔鐵，鐵廠的設立自須在木料最豐富或水路交通便利使木料容易獲得的地方。所以革魯舍斯特和松麥耳塞(Somerset)的肥沃的草地使毛織業中較精美部門在牠們的區域內能專門化。一個更爲顯著的例子就是南蘭加州的那個例子。蘭加州的自然情況不適宜於農業，所以牠的居民大率在棉織業和毛織業中工作。夥多小河從小山上流向附近的海，這供給盛多的水力，以此使蘭加州成爲初期製造場的誕生地和機械產業的發祥地 (Schulze-Gaevernitz, "Der Groggsbetrieb," p. 52)。謝費爾德州出產磨石的「沙石質」使武器作坊在牠的境內最爲發達；斯達佛特州 (Staffordshire) 出產「燒窖隔火箱」或燒陶器的箱子所需要的厚土，多少使陶器業在牠的境內能專門化。(參考馬夏耳的 "Principles," p. 328。但就斯達佛特州的事例說早時有一種淺木盆製造業，這個製造業需要好木料和傳統的技藝。陶器的技術採用時，在同一地方——這個州——創興的新產業把舊產業驅逐開去，儘管就材料說沒有特定的地方優越點。)

(2) 市場的利便——在倫敦、不列斯脫和其他大城市的四野，農業的專門化比在距大城市較遠和環人口較稀地方的農鄉爲甚，因大城市人口的需要使四野的農業不得不專門化；農村勞工能較易售脫他們的製造物；改良的道路和其他轉運的利便引起在純粹農鄉區域內所不能有的專門化。

(3) 商品的性質——在一切轉運方式都是遲慢的時候，專門化的程度大率係乎貨物的耐久性。從這種觀點看來鐵貨和紡織品比較易腐壞的食物顯然更易「地方專門化」。在轉運困難並需費多的地方，體積大而價值微的商品比體積小，分量輕而價值大的商品生產上較爲不適宜於地方專門化。這樣麼布比較穀物貿易上較爲適宜些（斯密的「原富」第三卷第三章）；煤，除在航運利便的地方外，不能有利地運往遠處售賣（西摩耳蘭的煤不能在紐加塞耳市場競售。原富第一卷第九章第二頁）。

日常消費的商品如食物、柴薪、和屋料從牠們的生產說不能有多大的專門化。

第八節 市場的結構

貨物屬性和運輸方法足以制限國內貿易的性質並決定市場的規模，我們已討論過，現在進而研究市場的結構，即國內商務的機構裏面中心的物象。

術語真正能表明有機地相關聯的企業集團的，是市場，不是產業。英國國內市場是怎樣廣大呢？一個標準的市場是怎樣廣大的一個區域或純粹地方市場呢？

一個大的國內市場就是倫敦。惟倫敦可說是從英國全境收集了各種貨物，惟在倫敦能夠在每年任何那一季買得出各種農業或製造業的產品，這些產品是在英國各個地方生產的或從外國輸入的。倫敦這個大的人口中心地方的貿易流是不間斷的，擴張到英國境內極偏遠的地方。其他大城市如不列斯脫、里辭、諾維齊與毗鄰各州保有密切、固定的關係，但與本國內較遠的地方僅能間接地交換牠們的產品當中最大部份產品。

十八世紀交通的改善，使織物業者（clothiers）和其他首要製造家甚至能把他們的貨物分配許多到本國內極遙遠的地方去，但發賣人是由遲慢而間接的貿易途徑購買他們的貨物，最大部份的購買是須經由倫敦的。

但在倫敦爲一個固定的國內「市場地方」時，國內貿易大率還有每年在斯圖橋（Stour bridge）、文切斯特（Winchester）以及其他交通便利的中心地方開幾週的市集幫助着進行。這些市集當中最重要市集舉行時，大商家和製造家會晤着他們的雇主，並英國各遠隔的地方間種種本國和外國貨物的交易都處理着。這樣麼，英國有一個恆常的自由的國內貿易所，兩個或三個定期的貿易所。但市場最大部份是限在極微小的區域內。

就較有高度發達和專門化的紡織業說某某定時的「市場處所」是創置好了，牠們有廣大的地方的重要性。這些專門化的紡織物的「地方市場」當中最大的市場就是里辭、赫里法克斯（Halifax）、諾維齊和愛克斯特。在這些地方布匹、絨線或縐紗的主要的地方製造家會晤着商人和代辦人，售賣他們的貨物給這些分配貨物的中間人。

然而在各州的城市或較小的人口中心地方的一般「市場處所」處理着最大部份交易。這些處所農業和製造業中最大多數小勞動家攜帶着他們的勞力的產品來出售，購買他們爲消費和爲做他們的手藝所需要的貨物。十八世紀初期僅在較大的城市內有衆多常設的商店，這些

商店內各種貨物在任何時候都能夠買得到。市場城市內每週趕場（現在中國內地很多鄉場是逢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趕場的，這與每週的趕場相同——譯者）時，最多數的人纔有交易的機會，所以趕場是通商的主要媒介物。

說到產業的一般結構我們察見不僅國際的聯繫是鬆懈而非根本的，並且國內的凝集要素與現在存在的那些要素比較起來還是脆弱無力。我們有許多小的地方社會，這些社會與牠們很鄰近的其他社會的關係儘管是頗為緊密，卻與距離遙遠的就大形稀疏了。這些小社會當中最多數工作上、生活上都是自給的，僅從遠隔的認識的生產人得到牠們的享樂品和奢侈品。

貿易最大部份依據小的地方基礎處理着，並貿易者有認識的老（有定的）雇主；市場上貨物供給的數量和牠們的價格比於今日變動要少些。

除農業外投機和變動的要素幾全限於國外貿易方面。資本和勞力是置定在特殊的地方和特殊的企業內。（亞當斯密在這世紀的後期著的書當中幾許過甚地說：「一個商人——這樣的說法很為適當——不必是一個特定的國家的公民。他從什麼地方經營他的貿易，這對他大半無

關重輕，極細微的嫌惡可使他把他的資本和資本所維持的一切商業從這一國搬移到那一國去。』——原富第三卷第四章。）

第九節 混合的農業與製造業

我們現轉述各種產業的結構，發見各種職業彼此間不是截然劃分開的。第一，農業和製造業不僅在同一地方經營着，並還是同一經營着的。這種混合的農業和製造業有幾種方式。

紡織業大率是與農業相混合的。紡績在農業區域中經營着，不過家庭內大半實行分工制。婦女和幼童紡績，男子在農田中操作（Defoe Vol. II, p. 37）。每個婦女和五歲以上的童子從松麥耳塞和西萊鼎的紡織業尋求到全部的工作（Ibid. Vol. II, p. 17）。

這種方法在紡業中比在織業中更普遍地盛行，因為在紡機採用前織業遠比紡業為集中。例如織業內多量的工作在諾維齊城市實行，但織前的歷程（生產歷程，織前的歷程就是紡績——譯者）是在廣闊的區域內分散開的小屋內完成的。然而甚至這些城市工人製造上專門化的程度仍不能及今日一般的程度。他們中很多在農村中有分割地（allotments），餘暇的時候在分割

地上操作；許多還在共有地上有牧畜的權利並餵一些牛羊。這不僅在紡織業是如此的，在其他工業也是相同的。在西博朗威齊（West Bromwich）這個重要的冶金業中心地，冶金工人也仍然務農，把農業當作一種補助的職業（*Annals of Agriculture*, Chap. IV, p. 167）。所以謝費爾德的工匠住在附郭，也有些微土地並在小小的範圍內經營着農業，這一種慣習差不多延存到現在。混合的農業和製造業常據節候採行分工的方式。織業在未集中到城市的地方供給許多人冬天的職業，這些人在夏天是從事農業的。大概說來，我們可把德福所描繪赫里法克斯鄰近的事情視爲可恰好地說明英國製造業地方的形狀。他說：「那個境內的土地分爲若干小圈地，每一圈地有兩英畝到六七英畝那樣，大鮮有更大的，每三四塊土地上有一所房子附屬於牠們——一個相接聯的村子內一間房子距離別一間房子難得有聽不見說話那樣遠——每一間房子有一個張布架，在每一個張布架上有一節布或粗毛布或毛絨布——每一個織布工餵養一匹馬——每一個人大概餵養一條或兩條母牛供他的家庭之用（*Defoe*, Vol. III, pp. 78, 79）。

不僅農業和許多種製造業混攏一起，並且在各種產業內分工和生產歷程的分化也很不發

達。共有地上實行的原始耕種方法在十八世紀初期還是盛行的，不能促進供牧畜用的或生產幾許特種穀物的土地專門化，儘管牠的迅速圈劃造成土地上多大的；和從財富生產的觀點說極有利的變化。每個小的村落從事生產草料、小麥、大麥、燕麥、黃豆，並供辦一個『自給的』社會所需要的其他物件。這件事情的發生，一部份因現行的借地權的制度，一部份因不知曉怎樣利用土壤的特殊性質和位置，一部份因從運輸的困難所產生出自足的經濟。十八世紀日漸過去時，共有地的圈劃、大農田的增加以及新科學和新資本的應用，引起農業土地使用上的迅速分化。但在這世紀的初期除在西萊鼎外，除環羊毛製造業的主要中心地點外，除環倫敦的各州內好些區域——這些區域內土地專門化的程度稍遜一點——外，土地的專門化極爲尠少；倫敦的地位迫使那些區域爲倫敦的有些特種農產品市場實行土地的專門化。

第十節 一種製造業中各生產歷程間的關係

恰如小農業者靠自給的農田過生活的，應執行許多差別的生產歷程一樣；製造家也不限定僅執行單獨一種製造歷程。較粗的製品中大部份是家內生產物，供家內的消費，同一的人餵養供

給羊毛的羊子，也紡羊毛並織羊毛來供家用。那時的鐵匠比現在的鐵匠是更爲很完全的馬蹄鐵製造人，或嵌釘或螺釘製造人；再者每家除開牠的主要的農業和製造業的職務外，還執行許多微細的生產職務如製麵包、釀酒、製乳油、縫衣、洗衣，這些職務最大部份在現在都是特殊的、獨立的職業門類。

從比較上很發達的紡織業和金屬業部門說生產歷程的劃分初看起來比今日還要更爲嚴格些。布業中梳工、紡工、織工、研工執行各種生產歷程，把生羊毛製成毛布，他們彼此因一列中間人互相關繫着，這些中間人對於他們供給工作上所需要的材料，日後收回那個加工的材料，這個加工的材料再拏給他們去加工，使經過又次一種的生產歷程（參考 Burnley, "Wool and Wool-Combing," p. 417）。但是近代機械生產儘管對於我們表示這各種生產歷程聚集在密近的地方執行，有時在同一屋簷下實施並常使用同一的汽力，卻我們發見：各種生產歷程這樣密近的配整的主要目的和結果，就是較確切地收縮每個工人的勞動，並使紡工和織工把他們自己限制到執行紡或織的整個歷程當中一部份方面。這樣麼，我們發見十八世紀初期英國產業在一方面缺

乏產業上著明的分化，別一方面就產業本身說缺乏各種歷程的細緻的分化。

第十一節 家庭企業的結構：近代工業的初期過渡階段

產業單位——企業——的規模和性質繫乎市場的面積和結構。『所以手工業或行會制度是與「城市經濟」結合一起的，家庭或代辦工業制度是與「國家經濟」結合一起的，工廠制度是與世界經濟結合一起的』(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Unwin, p. 10)。

從研究一個企業中資本、勞力和企業指導的配置說下述六點是非常重要的：

- A. 原料的所有權
- B. 工具（和非人力的源泉）的所有權
- C. 工作場的所有權
- D. 勞力
- E. 監督和經營的工作

II 推銷的工作

換些話說，從經理一種產業的企業說，雇主組織，指揮在作場或工廠中用器具製造原料的勞力的應用，並出售這樣作成的產品。那時所有這六種機能，可以由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完成牠們，或可以在種種情況下分派給兩人或三人去完成。製造業的最簡單的形式是這樣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裏面一個產業的家庭，在家長指導下生產或購買原料和器具，用他們自己的勞力在他們自己的家內工作，他們半爲自己的消費，半爲小的地方市場製造商品。

自耕農和小農生產食物、布匹等，供自己消費的，依據我們的觀點不能列入企業單位裏面，他們的經濟實質上是自給的，這個事件我們且不討論；但甚至在十八世紀的英國我們尙發見僅剛從原始式樣分化開去的許多城市和鄉村產業。

『家庭』製造業的最簡單的結構是這樣一種結構，在這種結構裏面我們發見農民製造家購買他自己的原料，他若是紡工，就購買生羊毛或亞麻，是織工，就購買經紗和緯紗，並且和他的家庭工作一起，生產線或布，線或布他拿到地方市場去售賣或售賣給固定的『主東織物業者』或

商人兼營的棉織業在十八世紀的初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經營着的。『織工的工作所是鄉村的茅屋，他在厭倦了呆板的勞動時，能夠從這間茅屋突然跳進他的小花園，用鏟子或鋤頭種植蔬菜。木棉須製成緯線的，有他的年幼的孩子用手指扯剝乾淨，有他的年長的女兒梳牠，紡牠，他的婦人幫助着他的女兒，他自己織綿紗，他的兒子幫助着他』(Ure, 'History of Cotton Manufacture,' Vol. I. p. 224)。

這種經濟的弱點在產品的推銷麻煩而不確定。在這種經濟情況下代表工業資本主義的初期形式的商人插進來陵逼自主的工匠資本家。商人從小生產人取去生產物，對他給付這個生產物的代價，並肩負找尋購買這個生產物的消費人的麻煩、遲滯和危險，消費者購買的價格能使商人獲得贏利；商人對他解除了不甚宜於他執行的職務。

小生產人初時售賣他的產物給專門家的中間人，日後從他們接受『訂貨單』這是一個小階段。但生產人在須購買原料或原料的一部份——通常是這樣的——時，往往發見這樣的購買與售賣差不多一樣麻煩，所以他輕易地被引誘來從取去他的產品的同一商人收受經紗、緯紗或

其他原料

這樣麼，原料品的所有權初時在『獨立的』小工人的手中，日後轉移到有組織的商人或中間人的手中了，這般人（商人或中間人）早至十七世紀在布業中已僭竊『製造家』的稱號。

工人從別人接受『訂貨單』和原料，同時仍保持着處置自己勞力並以自己器具在自己家內或作場工作，這個經濟階段在農鄉英格蘭的紡織業中很流行。

大約在一七五〇年蘭加州棉布業的情況最顯然解明從獨立的織工變爲從屬的織工的過渡形態。

就織工織造上所需要的麻製經紗說，他久已習於從較大的波耳頓 (Bolton) 或曼切斯特 (Manchester) 的『製造家』接受這種經紗；但迄至那時他曾供給自己需要的棉紗，即使用自己家庭紡的紗或自己在鄰近購買的紗。棉紗的供給無定並求其夠用也困難，尋覓這種必需的原料頗爲耗費光陰，——這些情形，在棉貨市場擴大，製棉工作的需要迫切時更爲顯著（Bairne "History, of the County Palatine of Lancashire," Vol. II, p. 413）。這種壓迫，我們將察見，是新

發明應用到紡績業 (T're, "History of Cotton Manufacture," Vol. I, p. 224 etc.) 上面主要的推動力。但是在這兩件事——壓迫與新發明的應用——發生的中間時候，從商人或中間人接受麻製經紗，並收領棉製緯紗，這種行爲，已養成習慣了。這樣，原料品的所有權已完全不在織工的掌握中，儘管他繼續如從前樣做他的家庭手藝 (Dr. Aikin, "History of Manchester," quoted Baines, p. 406) 一七五〇年這種情形已變成產業內平常的狀況。製襪業也證明資本主義的制度更甚地侵襲家庭工業制度。在製襪業裏面不僅商人交出原料品，並且他們還置備「織造架」把織造架租給工人，惟工人仍然是在自己家內工作。

在這種企業組織的階段中外邊人、商人或其他顧客供備原料並收取產品；這種階段決非僅限到鄉村織工方面。牠常可追溯到城市「職業行會」的衰敗中一個階段。例如在製布的歷程變成專門化，織工、研工、紡粗布工、完成工、染工，變成各別的熟練手藝人時，這些相關聯的藝匠中一人或一些人有時經濟上變成強有力，足以造成自己爲其他藝匠的雇主，給他們工作做。所以十三世紀的後期在倫敦許多紡粗布工似乎給織工工作做，同時織工自己裏面也有大主東出現，大主東

把紗授與較窮的主東並雇用研工和染工 (Unwin, pp. 27, 29)。

在商人或製造家把原料品給予工匠時，特以在這個階段被跟隨着器具或機械出租的階段時，工匠顯明地失掉獨立了。在倫敦早至十三世紀大『織工主東』似乎會把織機租給小織工 (Ibid., p. 29)。同樣，在很較後的時期就製襪業說商人把『織造架』和原料品租給工人，惟工人仍然在自己家裏工作 (Cooke Taylor, "Modern Factory System," p. 69)。

第十二節 集中的產業和工廠制度的起源

從『家庭』工業制度轉變到『工廠』工業制度尚須經過兩種別的階梯，一種與『動力』的所有權有關係，另一種與工作場有關係。(A) 雇主所有的超人的動力替代工人的物質力 (體力——譯者)；(B) 工人離去他們的家庭，聚集在資本家管轄的工廠或作場裏面。

儘管這兩階梯迄至汽力時代開始好些時尚未完全經歷過，卻在十八世紀中葉可找得出工廠的例子，這類工廠具備了現代工廠的根本性質，與家庭工業的初期形式並存且又實際上和牠們競爭。

超人的工業動力資本家的所有權在汽力使用前固然是狹隘地限制着的。水力、馬力、風力——風力利用的範圍稍小——都被利用。在大發明前水力對產業執行的重要役務是在利便貨物的運輸方面，在某某補助的製造歷程——如染色是——方面。儘管在十八世紀初期已有夥多水力磨，卻水力磨在製造方面沒佔有重要的地位。自然力數量上狹小地被限制着並嚴格地限制到地方的應用方面，且因機械技術的不進步免不掉巨大的耗費，自不能大大替代或幫助人的筋肉活動。

但機械力的經濟關於集中勞力縱向未達到任何堪注目的程度，卻某某其他顯明的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正開始在一切首要的製造業方面表現牠們自己。誠然，從分工和協作發生的經濟當中有些甚至在原始的產業技術情況下已很有力量，所以亞錫勒 (Ashley) 教授以為如沒立法上的阻礙大製造廠早至十六世紀可變成毛織業中一種重要的甚或支配的形態，這件事，不是不能有的 (Economic History, Vol. II, p. 237)。其實這些初期的集中勢力，在牠們驅使工人羣衆較密近地、較團聚地工作並過活時，開首並沒使他們夥多地聚集在工廠裏面。他們大部份

仍在他們自己屋內工作，儘管爲原料和手藝上用的器具須仰靠某商人或大的「主東製造家」(master-manufacturer)。這種情形就是一七二五年里辭鄰近的產業狀況。『在這個地方的房屋不是如在赫里法克斯的教會區住宅樣一間一間地散布着，但祇分列在村莊內，並且那些房屋裏屬集夥多的人，全鄉有極多的人住居着』(Deffe, "Tour," Vol. III, p. 89)。然而在比較上很爲發達的織物業的門類——在這些門類中最好的織機是比較上貴重的資本形式——上工廠制度的基礎顯然安放好了。在諾維齊、佛若姆、唐頓、德維熱、斯圖橋以及其他織物業中心地方德福發見織造工業很爲集中，富裕的雇主有許多織機。這種工作當中有些是「主東製造家」拿給工人在工人家下做的，別的是在主東的大棚或其他大屋內做的。這種大的有組織的企業，半工廠的，半家庭的，迄至十八世紀末年在重要的英格蘭西部的織物業中仍甚衆多。『英格蘭西部的「主東織物業者」從輸入者購買羊毛，如這羊毛是外國來的，購買剪下的羊毛，如是國內產的，購買後就一切毛製品須經過的各種生產歷程說，他必須雇用各種差別的工人，工人有時在他們自己屋內工作，有時在「主東織物業者」的屋內工作，但他們沒有兼做各種工作的。所以每類工人關於

執行特定的工作都變成很熟練的，一般人也承認他們有卓絕的技能，到後來英格蘭西部的織物是最為馳名』（“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of England,” 1806）。

再講到蘭加州製棉工業，商人因把經紗和緯紗供給織工對於他們操有的支配力，就有些事例說，使有二十或四十個織機的小工廠在那世紀的中期設置起來；這些工廠裏雇用工人做織造的工作。稍後，儘管在汽力使用前好久，卻亞德爾·揚發見一個工廠在達爾靈頓有五十幾個織機，一個工廠在波引頓（Boynon）有一百五十個工人，一個絲廠在謝費爾德有一百五十二個工人。就較發達的紡織業的部門說這種企業結構的變化在十八世紀末可說是大半完成了。改善的交通方法正開始擴張市場的面積，增大的企業使工作能有利地細分；這些企業對工人所需要有效的統制，比能施加在散處的農業製造人的還要甚些。

這樣麼，獨立手藝人的幾種機能因連續的變遷已被剝奪盡了，直到他們僅有他們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他們應拿去售賣給雇主，雇主供備材料、器具和機械工作所並管理他們，雇主有他們

的勞力的產物並推銷這些產物。他們從自由手藝人變成受雇人了。

在資本家的結構的這種發達中固然有各類暫時或持久的停滯情形。小手藝人或別的生產人以自己的器具和機械，有時以自己的動力，在自己的屋內工作，使用自己的勞力或幾個雇工的勞力；他們這等人在許多產業部門裏面還殘存着。

許多種類手藝人早時就直接從消費者接受『訂貨單』和材料。在鄉下織工、磨工、製麵包工、皮匠、縫工、鐵匠大抵從事製造雇主供給的材料。甚至到很晚近的時候在德國、瑞士的許多地方皮匠、縫工、銅匠、有時馬鞍匠、木匠、輪匠還是行走四方的民衆，他們不特製造別人供給的材料，並還在他們的雇主屋內工作。在中世紀需要某種固定的設備和機械如磨坊、鐵爐、織機和烘製麵包所の場合，雇主大率把材料交給工匠，工匠在自己作場製造 (Bücher, "Industrial Evolution, p. 63)。甚至在最進步的國家器具或機械容易搬運，遊方的手藝人仍殘存着——例如銅匠、補鍋匠，以及做婦女工作的成衣匠和女縫工。在較不甚進步的歐洲國家許多工作還在這種情況下執行。『在俄羅斯和南斯拉夫 (Zlaty) 諸國累萬的食工資者，特別是屬於建築業和成衣業的，過一種繼

續遊方的生活，並因旅行頗遠常半年或半年多離家在外】(Bucher, p. 164)。

從商人或別的生產人接受原料品，這件事，通常是破壞獨立企業的第一階段；但這決不是普遍的情形。在許多場合除開原料品的所有權外獨立企業的一切要素都殘存着。就紡織業說，大的資本主義企業從事染色、漂白、印花等等的，殘存上那個階段內，就造船業、金屬和機械製造業說，夥多修理職業也殘存在這種階段內。

此外就食物和飲料業說也是相同的，在中世紀製酒麪人、釀酒人、磨工是窖竈、蒸酒坊、磨坊的所有主；雇主不特帶原料到這些地方去，且又自己在這些地方監督製造，作場的所有主照看自己的機械並供給生產歷程所需要的動力和其他技術上的條件。

第十三節 資本——商業資本主義——的規模和應用的限界

我們把企業視為勞力和資本的結合，察見在機械制度前的時代一種極特殊的性質就是在產業單位內資本對勞力的比率微小。這個事實使『家庭』工業制度下的工人在許多產業裏面能保持着個別企業的所有主的地位。在機械技術不甚發達，器具簡單時，『固定資本』在企業內

的比率微小並是在家內工作的工匠的資力所能措辦的。在器具簡單，製造歷程遲緩時，原料品和其他『流動資本』的數量微小，並也是工人所能置備的。在產業單位內資本與勞力的兩種所有權日漸分離，這件事，我們將發見是機械技術上這樣改進的一種直接和最重要的結果，這樣的改進，因繼續增高企業內資本對勞力的比率，使企業上所需要的資本日更超過那些供給生產中需要與資本協作的勞動力的人們所具有財力之外。

在前世紀的中期有這樣的極少幾個製造業例子，在這樣製造業裏面使用多量的資本，資本對勞力的比率有似現代的比率。在十八世紀代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實是商人，不是製造家。在約翰孫 (Johnson) 發見『英吉利商人是一種新紳士』前好久，德福已注意到在西境織物業中「商賈王」的發生，他說：『大家庭當中許多被認為是那些州（西部各州——譯者）內的紳士家庭的，原從那種真正高貴的製造業孕育出並創立成。』（“Tour”，Vol. II, p. 35）這些富厚的企業家常被叫做『製造家』，儘管他們對於新的或舊的製造家名號都不應當享有。他們既未用自己的手工作，也未有機織並也未監管用機器工作的勞工。上文已表明過，他們是商賈

中間人。織物業是最為發達的產業，牠演進出幾種中間人，在中間人這個名詞裏面包括原料品或製成物的一切收集人和分配人。

(a.) 一類重要的『代辦商』從事向農民購買羊毛，售賣牠給織物業者，並顯似因無顧忌地操縱貿易中正發展的信用制度過當地，殘酷地控制着織物業者。(看斯密的『羊毛見聞記』第二冊第三一一等頁，這關於那些『代辦商』的奸狡策畫有引起興趣的敘述。)

(b.) 織物業者自身大半應視為中間人的——收集人，在機能上類似分配人，就今日倫敦廉賤織物業說他們仍是中間人階級之一 (Booth, "Labour and Life of the People," Vol. I, p. 486, etc.)

(c.) 在布製成後三種中間人階級從事轉輸牠到零賣商——(1) 行商或躉買人，趕大市集或走到里辭赫里法克斯、愛克斯特等處的市場，大批購進，然後用馱貨馬把貨物運送到全國各地零賣商那裏；(2) 中間人，由倫敦代辦商和貨棧主『委託售賣』(Sold on Commission) 代辦商和貨棧主又把貨物賣給店主或輸出商；(3) 商人，直接從事輸出貿易。

除開海運業和運河運輸業（海運業在那世紀的中期變成重要的產業）外沒有巨大的產業與製造業相關聯，製造業裏面有大量資本投入固定的工場設備內。甚至在永久的土地改善中投入的資本——這個資本在農業發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大半是在十八世紀的後期。差不多國內握有多量資本的人祇是那些商人、貿易人或中間人罷了，這般人的資本在任何時都包括大宗原料品或製成的貨物在內。甚至製成品，因金融機關和信用制度的發達未臻完善，不能大量出售。一七五〇年在倫敦不過有十二家銀號（Toynbe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56），至一七五九年英國銀行（Bank of England）尙未發行二十鎊以下的鈔票。

企業內資本的共同所有權（合資公司——譯者）制度和勞力單位的有效結合僅正開始進展。獨有抵押公債、英國銀行和東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紀起頭是真正巨大和安全的投資處的例子。爲企業目的湊集的巨額資本的共同所有權制度，在十八世紀中期前，除爲國外貿易組織的特許公司如東印度公司、哈遜海灣公司（Hudson Bay Company）、土耳其、俄羅斯、東方（Eastland）和亞非利加公司外，沒有多大的進展。保險企業在佐治第一（George I）的統治時變成風行的合

資投機形式。非常的合資企業的勃興在南海公司 (South Sea Company) 的覆敗達到最高度，這件事，顯然明示穩妥的資本家的協作是狹隘地限制着的。甚至合資經營的國外貿易纔僅能有成地維持着，如果把私自冒險家的競爭禁止了。

那時合資尙未能侵入製造業裏面，侵入的最初的例子是一七六四年爲製造細麻布成立的一個公司，有資本十萬鎊 (Cunningham, Vol. II, p. 350)。

在產業革命時代的初期協營資本主義的限制，斯密在他的一篇卓絕的短文中曾指明出來：——『合資公司沒有獨享的特權，似乎還能有成地經營的產業，祇是這類產業，這類產業中的一切活動能夠歸約到叫做常規的方式，或這樣一種同一的方式，不容許有若何變化的。這類產業中第一就是銀行業；第二就是保險業如火災、戰時海上和捕獲保險業是；第三就是修造、維持運河業；第四就是與第三類似的職業，如引水供給大城市是』(『原富』第五卷第一章第三部)。

換些話說，在那時企業可以合資企業經營的祇是這類企業，這類企業內幹練的管理能被歸約到最低限度，這類企業內事業的規模或自然獨占的享有限制或禁止外面的競爭。

1-6
12

039160



Z121.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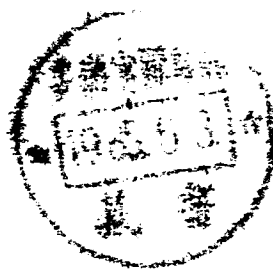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二)

霍布孫著

傅東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冊

編者 蔡元培
工 工

039163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二)

著 孫 布 霍
譯 東 子 傅

譯者世界名著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四章 機械產業發達的順序

第一節 機械與工具的差別

顯然在十八世紀初期有各式產業結構的例子存在，但家庭工業制度就物的幾種形態說可認爲是標準的產業形式。本章目的在研考機械技術內各變化的性質——這些變化使工廠中或大作場中處理的機械產業替代在家內或小工作所處理的手工業，並打算發見這些變化的經濟關係。

如果我們對於這些變化要完全歸納地研究起來，這或須首先敘述發明的全史；這些發明在幾種產業內標識工廠制度的發生和資本家方法的採用。但這樣的研究超出本書範圍之外，並不

嚴正地合於我們科學的目的，我們科學的目的不在敘述產業革命，在我們實行的分析足影響產業變化的記錄，使我們能明白地辨識那些變化的公例。

機械在近代產業進化中是主要的物質動因並佔有中樞的地位，這件事，須我們對於機械是什麼的問題明白答覆。

關於分辨一個機械與僅僅一個器具或手工業的用具，我們應特別注意兩點，即機械結構的複雜和人的活動對於機械的關係。現代機械，就最發達的形式說，如馬克斯所指明，包括三個部份；這三個部份，即發動機構、傳達機構、和器具機或工作機，雖機械上相關聯，卻本質上是各別的。

「發動機構就是運轉機械全部的事物。牠或創生自己的動力，如蒸汽引擎、熱力引擎、電磁機、等等是，或從有些已存在的自然力收受衝動，如水車從水頭、風車從風、等等是。傳達機構組成於節動輪、軸、齒輪、轆轤、箍繩、索、帶、翼輪、以及許多各式聯動輪；牠節制機械的運動，必要時變改運動的方式，例如從直式變為圓式，並區分、分配、運動在各工作機中。機構全部的頭兩部份僅不過是運轉各工作機，因這樣的運轉勞動者被擒獲着、被約束着，如人所欲」(Karl Marx, "Capital," p. 367)。

儘管現代機械制度的發達大半關涉發動的和傳達的機構，卻我們爲明辨機械與器具的差別應當注意工作機。一個器具形式上、動作上，可以是十分簡單，如一把刀、一個針、一把鋸子、一把鉤子、一把斧頭似的；或就牠的構造說可以包含較複雜的理想，就牠的運動說可以包含各類方式，並可以需要人類的高等巧智的運用。這樣的工具或器具就是手織機、輪車、旋轉陶器。人與這些器具有兩重關係。他是手藝人，因他以巧智在被設計的工具的活動範圍內指揮並管理牠們。他還以筋肉的活動供備運用器具的動力。這兩種關係的第一種使器具與機械有區別。器具在脫離開手藝人的直接的和個別的指揮，放置在這樣的機構——這樣的機構以其他器具或機械的器具的預定運轉支配那個器具的活動——內時，就不是一個器具，變成一個機械的部份了。初期機械的經濟利益大半包括在以單獨的發動力在聯合的活動情況下運用衆多相類的器具的經濟裏面。從前的器具在初期機械中佔有樞要的地位，但牠的運轉不復再被人的活動規定着（馬克斯指明，在許多很進化的機械當中原始的器具怎樣地仍殘存着，這件事，他從原始的力織機解釋明白。“Capital,” Vol. II, p. 368）現代很爲進化的機械一般地表明生產歷程的井然的次第，這樣

的歷程的次第使許多單獨的個人或個人的集團以種類不同的器具所一次執行的工作能有機械上的統一。但初期機械的經濟大概是另一種性質的。這種經濟大部份不包含在許多差別的歷程的和諧關係裏面，卻包含在機械的製作物常把同一歷程的範圍和速度增大起來的事實裏面。所以初期紡紗機的主要經濟價值是在牠能使每個紡工運用更加多的紡錘，但他仍以每個紡錘執行他從前以一個紡錘所執行的簡單歷程。然而在別的場合，歷程倍增的要素卻不存在，機械的主要經濟包含在以器具的機械指揮替代密近的和固常的人力指揮所獲得卓絕的技巧、整齊、速度、或動力的經濟裏面。就現代機械說縫紉機闡明後種情形，掃拭機闡明前種情形。

機械的結構本質上要比器具的結構複雜些，因機械應在自身內包括着運用一器具、或聯合地運用許多器具的機械的機關；這些器具從前都是被人力指揮着的。就使用器具說人是直接的動因；就使用工作機說傳達機構是直接的動因，如果各種生產行為的性質未被標示在工作機自身的形式上。人照管機械的，決定機械動作與否，但僅在極狹小的範圍內決定機械怎樣動作。行動的複雜和自我指揮或自動的性質，這兩種機械的特點，實在是同一要素——即人對於工作的變

化的關係，在這工作中他與機械協作——的客觀的和主觀的表現。

爲構成一個機械，應費一些規畫或心智、巧慧、技術、思考，這就是說，生產歷程當中有些不應被人直接指導祇應被別的歷程指導。所以一個機械變成一個複雜的工具，在這個工具內各種歷程中有些是比較上固定的，不是人的活動的直接表現。機械匠以材料營養機器的，可說是幾許控制着最初的歷程的速度和性質，但僅間接地幾許控制着較後的歷程，這些較後的歷程是被牠們構造上的固定的公例節制着的，固定的公例使牠們絕對倚賴較早的歷程。一個機械就牠的工作的性質說大抵不須機械「照看人」的個別的控制，因牠就構造上說是發明人的個別控制和技巧的表現。甚至在此處我們還不能說已得到一種定義，足使我們一切場合精確地分辨機械與器具。我們說一把鏟子是一個器具，不是一個機械，這是不難的；但如一把鉸剪、一根槓杆、一個起重器是器具，並視爲執行單獨的簡單歷程的，不是衆多機體上相關繫的歷程，那麼，我們勢必致以巧慧地排置的等級法把機械全體包括在器具裏面。這種困難固然在凡造作定義時都要遭遇着的。

但以結構的複雜爲標準來分辨器具與機械，這是不容易的；以蒸汽或其他「非人的」發動

力的使用爲標準來分辨器具與機械，這也是很困難的。

極多的現代機械固然使用上不是在聯攏許多器具或連續的生產歷程，——人的生產的巧智密切地使用在這些歷程上——祇是在以別的發動力替代人的筋肉力。但某某器具和某某人力的形式儘管是被機械替代了，卻這些器具通常未聚合在機械內來創生並傳達新動力，所以僅僅討論工人關於創生生產力所佔有殊異的地位，這不能幫助我們分辨機械與器具。一架打字機和一個鋼琴從人的筋肉接受牠們的衝動的，顯然應包括在機械裏面。實在地，這兩物事，像同一種類的其他物事樣，是例外的機械，這不僅因發動力實質上從人的筋肉得到，還因機構的存在理由是在供備人類巧智的運用範圍，不是在毀壞人類的巧智。但高等的巧智可被輸送到鋼琴或打字機的作用的最初歷程，這件事，縱然是真實的；卻這個「器具」發出聲音的或作成文字記號的，不是人的動力直接控制着的。這個器具內，智巧是限到一種初期歷程方面，機構全部應當歸類在機械裏面。如果我們屏棄前述的機械差別點，把機械這個名詞限到從非人的動力的泉源得到動力的機械用具——這個事實通常標示出機械生產的現代形式與初期形式的區別——方面，那麼，

我們實難得到論理上機械的特點。因為我們發見「非人的」動力替代人的動力也不過是程度的問題，並發見儘管現代機械生產的趨勢關於獲得一定的生產量是在減少人的動力到最小限度，卻今日最複雜的傳動蒸汽機不能廢掉人類筋肉活動的有些指導衝動，例如鏟起煤炭到熔爐內就是。

我們論述對於機械這個名詞要下一個確切的定義頗為困難，這不是無意味的，因為這樣的論述足使我們更明白地認識微妙地依等次的進化，這個進化改變現代產業的性質，不是因根本上差別的新生產方法突然替代舊生產方法，祇因種種產業活動內共通的某某要素繼續堅定地發展並某某別的要素相應地繼續衰落。

第二節 機械制度對於人類勞動的性質的關係

機構單位或機械內彼此相關繫的歷程日益增多並日更複雜，照管機械或與機械協作的勞工的技巧和意願對於生產物支配的力量便相應地縮小了（這並不隱指機械自身的機械複雜性有相應的發達，因為如亞當·斯密所說，「一切機械在最初發明時大概就牠們的原理說都是

極端複雜的，並且對機械應執行的每種特定的運動常創造出一個特定的運動原理。後繼的改進家察知這個原理可應用來產生這些運動當中幾種運動，這樣麼機械日漸變成簡單並使用益少的輪和益少的運動原理產生出牠的效果。』——『Moral Sentiments,』 p. 64 quoted Hirst, ‘Adams Smith’。這種情事，可以衡量機械產業的發達。器具或機械製成的每種產品，像產業的產物或商品樣，是人的思想和意志的表現；但在機械生產發展日甚時；發明人的思想和意志，表現在產品裏面的，越更加多，直接的用力人或機械照管人的思想和意志，表現在產品裏面的，越更減少。但我們祇說節省勞力的機械僅以發明人的蓄積和集中的精力替代了被節省的手藝人的勞力，這顯然有遺漏。因為這輕忽了因自然——水、汽、電、等等——力替代人的勞力節省的筋肉的力。就商品生產說節省人力的是發明家的思想和各種機構力及其他物質力的活動。增多的商品——人的勞力應用到牠們上——怎樣廣大地酬報一定的商品生產中勞力的節省，這個更進一步的問題，是要在較後一章內討論。

我們追溯現代機械應用到英國產業的效果，察見兩種昭著的要素，這兩要素我們為某某目

的須分開地討論牠們，這兩要素就是改進的機械器具的發達和超人發動力的進化。

我們說從十八世紀的中期後機械生產的產業盛行，這不是因在那時以前沒有機械，是第一，因複雜的機械應用到差不多一切產業技術方面的從那時起非常迅速地發明出來，第二，因『非人的』發動力在那時纔開始擴大地應用。

這些變化的重大性質的一種緊要的外部效果和表徵是在工廠制度迅速地替代家庭工業制度那個事件中發見着的，那個事件的開始在大發明前已可察見。

機械對於工廠制度的特殊關係包括在這個事實裏面，這個事實就是：在一方面機械的大小、昂貴和複雜，別一方面『非人的』動力的使用，是那些聯合來把勞力從家內工作所趕到大的專門化的工作所——工廠——去的勢力。

『亞克萊特 (Arkwright) 完成的水力機、刷梳引擎、和別的機械所需要的空間比在小屋內能覺得到的要大得多，所需要的動力比人的臂腕能供給的也要大得多。這些機械沉重，還須安放在堅固的牆壁以內，除水力外那時任何已知的動力都不能有利地運轉牠們。再者，細密的分工

伴隨着機械的使用，因此和諧地調整並集中地監察一切生產歷程須要更擴大的協動。』(Cooke Taylor, "History of the Factory System," p. 422) 所以機械生產的發達是頗與現代工廠制度的發達相類同的。

第三節 機械對生產力的貢獻

人以運動物體做他的工作。所以機械僅能以增加他所能支配的發動力幫助着他。

(1) 機構以由槓杆、轆轤、楔、螺旋等等組成的各種機械的製作物使人或自然的力能更有效地應用着。

(2) 機構使人能利用他的身體外各種發動力——風、水、汽、電、化學的作用等等 (Balb-
age, "Economy of Machinery" p. 15)。

這樣麼，因供備新的生產力，因更經濟地應用一切生產力，機構改進了產業的技術。

機構能在兩種情況下增加人的生產能力的範圍。在一定的地點在同一的時候聚集多量的人力是困難的事件，這施加了某某數量上的限制在人身生產效能上。有某某工作數量上超出

任何夥多的人們——用簡單器具做工的，從他們自己的身體提取他們的發動力的——的物質力的限界外，但汽錘能夠執行牠們。其他對人的生產力的限制是從人力的繼續性有缺點和人力指導的支配有缺點發生出來的。這種困難——即對於同一的運動保持着牠的微細、均勻、正確的壓力，或毫釐不差的重複——與說是一種純粹數量的限制，不如說是品質上的限制。機構的卓特的正確性和整齊性，使人不能獨做或不能完善地做的某種工作能以完成。印刷機的工作是人所不能完成的。機構會改善某某羊毛製品的組織和品質（Burnley, "Wool and Wool-combing," p. 417）；晚近磨機的進步使麵粉等等品質改善了。機構還能做人的指頭所不能做的工作，因這些工作太細緻、太精妙，如用人的手執行，那便需要非常的巧智。時間的經濟，巴柏哲（Babbage）列為單獨一種經濟項目的（Babbage, p. 6），是應當包括在剛論述的經濟裏面。某某製造歷程——例如染色——能以較高的速度完成，這是因機構下能有的生產力的卓特的集中和繼續性發生出來的。一切從迅速的運輸發生的利益都應歸屬於同一的原因。

機械工作的繼續性和正確性還反映在某某權度經濟上。『自我計量』（self-registering）

的能力，或可屬於一切機構的，每日利用益廣的，執行這樣幾種職務，這樣的職務總括說來就是使我們確知繼續前進的事件。在『自我節制』（self-regulation）的能力應用到『自我計量』方面時，力和認識的新經濟在某某界限內又發生出來了。但機構還能計量並節制人力的耗費。巴柏哲甚善地說：——『我們從機構得到的最奇特的利益之一就是在機構供備防止人的忽略、懶惰、或欺詐的禁制物裏面』（Ibid, p. 39）機械對人的這種支配有某某結果，這些結果屬於機械經濟的另一種形態（參看本書三四〇頁）。

這些就是從機械生產所發生經濟的一切改進的泉源。機構中一切改進應用到產業技術方面的，所以都取得下列的形式之一：——

（1）機構的改進或再整理使自然的或人的生產力更完善地利用着。改進能使一個工人照管更多的紡錘或能使同一的引擎在同一的汽鍋壓力下轉動更多的輪子，這就屬於這一類的改進。

（2）力的泉源的經濟。這些經濟分爲四項：——

1. 較賤的力替代較貴的人力。婦女或幼童的勞力替代男工的勞力。

2. 機械力替代人力。最多數大的改進具有機械的「節省勞力」性質的，應放在這一項裏面。

3. 燃料或蒸汽的經濟。例如鋼鐵業中熱衝風的採用和生煤替代焦煤(Scrivener, "History of the Iron Trade," pp. 296, 297)

4. 新機械發動力替代從同一的或差別的勢力的蓄積得到的舊機械發動力——例如汽力替代水力，自然煤汽替代蒸汽。

(3) 機構的應用擴大。新產業技術，因科學的發明創生的和因機構實用的，為利用廢棄副產物發生出來。「廢棄副產物」包括(a)自然材料，牠的用處從前未被證明，沒有機械是不能利用的——例如泥土裏面的硝酸鹽和其他廢棄的產物；(b)製造歷程中的殘餘物，這些殘餘物是視為「無用物」直到一些未想到的用處發見時。這種經濟的最顯著例子在許多產業中都可發見着。在機構上或力的應用上許多大的新發明間的那些時候，主要的改進當中許多屬於這類。煤膠從前拋擲到河中使河流污穢或與煤混合當燃料燒的，現在是「用來製造美好染料，

一些最有價值的藥品，以及有三百倍蔗糖甜的糖質和滅除病菌的最好消毒藥的原料品。』『新染色材料從舊日無用的材料煤膠得來的，根本改革了染色和印花布的大產業全部』（Sir Lyon Playfair, North American Review, Nov. 1892.）燃料的經濟和利用廢物的經濟大抵因生產的規模日益增大纔得到的，增大的生產規模是與機械產業的發達相伴隨的。許多廢物在牠們存在的數量很爲巨大時纔會被利用。

第四節 機械產業發達的主要動因

我們如果在歷史上追溯數種產業中現代資本家的經濟的發展，我們將察見牠們大概應分爲三個時代：——

1. 初期機械發明時代，標識工廠制度替代家庭工業制度的。
2. 製造業中新發動力的進化。蒸汽應用到製造歷程上面。
3. 蒸汽運轉機關的進化，和牠對於產業的關係。

恰若這三個時代實際上不是釐然各有界限似的，在機構與發動力的發達間和製造業的改

進與運輸業的改進間有密切的經濟關係存在着。但爲了解機構發達史中可辨識的參差的性質，我們必須各別地研討這些要素，必須從牠們彼此間歷史和經濟關係推究牠們。因這個目的我們要考察兩個重要產業，即英國的紡織業和鋼鐵業，這爲的是在牠們的進步的主要階段裏面我們可以追溯出現代機構進化的公例。

紡織業中這樣的研究特別容易完成。這個工業是英國製造業中最興盛、最流行的產業；十八世紀初期，從現代機構進化的觀點說，牠是幾種產業中最顯明的例子。大發明中最早的大發明會應用到這個產業的幾個部門上面。產業發達中這種創始是被保持着的，所以最進步的現代工廠可在紡織業中找尋到。再者，這種產業中，特別是蘭加州棉織業中，某某部門有人切實地注意過，慎重地記述過，這使我們在這種產業中比在任何別的產業中能更很精確地追溯新產業勢力的實用。舒耳泗·革維尼特 (Schulze-Gaevernitz) 在他的精深的著作裏面關於棉織業說——『英國棉織業不特是最老的工業，且就各種方面說還是這樣的現代產業，這樣的現代產業在現代產業方法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上面最清楚地顯明這些方法的特點』(“Der Grosbetrieb,” p. 85)。

著者爲論述那些要素，揀選鋼鐵業，因牠與「蒸汽推動力機構應用到數種產業」這件事有密切的關聯。從一種意義說鋼鐵業是現代最根本的產業，因牠供備偉大的現代經濟勢力的物質環境。再者，我們可從頭追溯鋼鐵製造業的發達，因爲，如上所述，產業革命前鋼鐵業在英國商務中祇佔有不足重輕的地位。

最後，如果我們研究鋼鐵業與紡織業的發達間的關係，我們將容易認知在現代產業的日更發達之綜合作用下數種製造業的相互作用的性質（棉業和鋼鐵業在英國輸出貿易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應把牠們當作標準的世界產業特別地討論一下。一九〇三年英國輸出品價值爲二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鎊，棉製品佔七二，〇〇〇，〇〇〇鎊，鋼、鐵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鎊。）

第五節 機械發達中棉織業的重要性

我們研考應用到紡織業的發明的順序，應首先注意棉織業，這個工業起初很小，限於蘭加州的一個地方，並迄至一七六八年靠麻紗把布製好。

羊毛製造業內，在十八世紀上半期，如我們所察見，雇用了很許多工人，這個工業在英國商務

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製絲業，因靈巧的法國工人跑到英國，忽然興盛，第一個有精緻機構的現代工廠就是龍伯（Lombe）為繅絲設置的工廠。然而在十八世紀重要的紡織發明最大多數，或首先應用到棉織業，常常過許多年後纔移到羊毛、毛線和其他紡織業；或為毛織業發明的，但應用到毛織業無成效，應用到棉織業纔有成效（Cunningham, Chap. II. p. 450）。

儘管發明的天才的起源和應用大抵與已知的公例不相涉，可以暫時歸屬於「偶然」，卻是就產業的競爭說有某某原由使棉織業中發明特易。毛織業分布很廣，棉織業集中在南蘭加州和斯達佛特州，所以後者比較上能夠迅速地採行新方法和新發見。再者，棉織業創始較後，設置在不重要的村莊和城市裏面；官廳的規程和習慣在毛織業中心地方極有勢力並嚴重地阻礙新產業方法的採行的，所以未曾影響到牠（Schulze-Gaevernitz, "Der Grossbetrieb," p. 34）甚至在蘭加州內官廳監察員控制曼切斯特、羅齊德耳（Roehdale）、薄拉克奔文（Blackburn）卑（Bury）四巴（蘭加州管轄的——譯者）的毛織業（Ure, "The Cotton Manufacture," p. 187）。

棉織業從起頭就避免了一切這些障礙。現在蘭加州企業上具有的巧黠和幹練的性質或者是前百年間偉大的產業發達的原因，又或是這種發達的結果。

再者，甚至在偉大的發明開始前人們已認識，棉織物與毛織物自由競爭時能夠容易比毛織物賣得賤些，並奪取毛織物在一般消費中佔有的地位。這種認識使發明家有發大財的希望，發明家應用機構，可除去這些歷程——棉紗應經過的——的有些中數目有限的良工加在生產上的限制。

一種發明激起另一種發明，所以新方法的應用是累積的。這就紡織兩種主要歷程中交互的發明說特為彰顯。

約翰·開 (John Kay) 發明的飛梭使一個織工在一天能夠做的工作量增為兩倍，在這件事之前，我們發見紡工對於織工供給夠用的紗很為困難。這個飛梭似會應用到蘭加州木棉製造業和約克州羊毛製造業。在飛梭普遍地被使用後，紡織業對於紡工的需要顯然更加迫切，「中間人織物業者」的最巧妙的組織不能供給出夠用的紡紗數量。這種經濟形勢使人們日更注意紡

紗機的實驗，所以我們發見在紡錘機 (Jenny) 和水力機 (water-frame) 發明前許多天才者像卑芮的約翰·開、槐亞特 (Wyatt)、寶龍 (Paul) 及其他別人為改進紡績實驗出許多『專利發明物』。哈革瑞維 (Hargreaves)、亞克萊特、克朗卜頓 (Crompton) 的各大發明能使紡追上織並超過織前，大概在一七九〇年蒸汽開始應用到許多紡紗廠時，毛、棉布製造業中有制限的歷程是織，不是紡了。

巨紡績大改進的期間織的迫切情勢，特別激勵嘉特萊特 (Cartwright)、霍若克 (Hor-rocks) 和其他別人完成力織機首先應用到毛織業，繼後到棉織業上面這件事。迄至十九世紀開始後蒸汽力因許多小的改進已完善地被應用時，紡織的技術尙未完全達到一致的情勢。完備的工廠中梳、紡、織（甚至染和磨光）幾種歷程在同一屋蓋下並彼此間相合地實行着；這標識從家庭工業的初期形式完全過渡到新工業形式這件事，在家庭工業的初期形式下家人在同一屋蓋下用簡單的器具執行幾種歷程。（現代經濟促進工廠或企業把許多歷程——例如製棉工業和製羊毛工業中紡、織或染——專門化。但這大半應用到紡織業的主要部門。說到較小的部門，如

棉線，在英國和美國，牠的趨勢仍是把一切差別的歷程聚集在一個屋蓋下執行。）

第六節 歷史對於「英雄的」發明說的攻擊

這些紡織發明的歷史很足以駁倒「英雄的」發明說——這就是說一種觀念突然從一個天才者的腦筋中發現出來，並造成產業內迅速的革命。各種影響極大的發明，如紡錘機、水力機、精紡機、力織機，大概說來，沒有一種可歸屬於單獨一個人的努力或才能；每種發明就牠的成功形式說都由許多相繼的發見累積得來的；在很多場合成功的發明不過是許多類似的企圖中略優良的存者。「現在我們使用的紡織可說是約八百個發明的混合物。現在梳機是約六十個專利發明物的混合者。」（註一）這是最多數發明的歷史。產業情事的壓力使許多人的心思集中在求理解某個惟一的困難中心點，時代的共通智識使許多人得到類似的解決：一個解決比較上略微能適應那些事實或「抓住幸運的機緣」的，結局，得到勝利，發明家，搗母或在有些場合強盜都被尊稱為偉大的發明天才者。這些理由如果忽視，自會誤解產業上發明的史錄，以為這樣的勢力的進展可引起反常的、激變的、現像，這樣的勢力就牠的內部的急迫說遠比就外部的表現說合乎常軌。

一種偉大的產業上發明的初期許多增積者（在成功的發明前有許多小的發明增積着——譯者）沒記載在歷史上，因牠們不能得到報償（不能有利地被採用——譯者）；最後的增積者達到報償點的，收取一切名利，儘管初期的企圖（增積者——譯者）比最後的實質上是一樣重要或更重要些，儘管從初期的企圖所表現的發明天才比最後的是一樣高或更高些。

註一 土木技師霍哲 (P. R. Hodge) 一八五七年在上院委員會證明的。

在日耳曼紡車在前好久時已用來紡麻，這個紡車事實上就是『鶉鳥紡機』(throstle) 的前導者 (Karmarch, "Technologie," Vol. II. p. 844, quoted Schulze Gaevernitz, p. 30) 並且早至一五七九年據說在丹斯革 (Danzig) 織機曾發見過。

發明力不是什麼意外的或神祕的物事。『必要』是發明力的母親，這不過是說發明力沿抵抗最小的道路前進。人們像約翰·開、哈革瑞維、亞克萊特、嘉特萊特，以他們的聰明和勤勉應付當前發生的各種困難。差不多一切偉大的紡織發明人都是實行家，他們裏面最多數是工匠，諳練他們的技藝內細微事件，繼續觀面着須得排除的一些確定的困難，即觀面着值得作成的一些特定

的經濟。他們熟思具體的事實，試驗一種物事後，又試驗另一種，從別些實行家作成的實驗和失敗中得到知識，並改進這些實驗，最後獲着一些方法，足征服確定的障礙，並收取特定的經濟。我們如果把任何確定的發明拿來細密地考究一下，那麼，在差不多每種場合都將看見發明因初期許多微小的增積者逐漸進展，最後纔完成可實用。所謂真正的科學家與這些大發明卻鮮有關係。在偉大的紡織發明家裏面，祇加特萊特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Brentano, *Über die Ursachen der heutigen sozialen Not*, "Der Grossbetrieb", p. 30）。在紡織因粗惡的梳毛方法毀損牠的效能時，李是（Leech）和亞克萊特從事應用普通知識和經驗所提示的改進；在嘉特萊特的力織機已有效地應用到毛織業時，霍若克恰正想出使這個力織機能有利地應用到棉織業的那些改進。

這樣在有幾種重要歷程的特定的產業內，一種歷程中的改進使牠勝過別些歷程的，激起別些歷程中的發明；每種歷程依次使發明的天才者集中心力把牠與最發達的歷程配合起來。既然較後的發明，因有新智識和新勢力幫助牠們，常勝過較早的發明，所以我們在幾種歷程中發見着某種振動公例（Law of oscillation），這個振動因『跑在前面』的最進步的歷程所常常使用

的刺激物維持着進步。這件事並沒有任何的神祕在裏面。如果一種歷程發達落後，那麼，每種增積的發明的努力有成功地應用到這種歷程上比應用到較前進的歷程當中任何一種要有益些。所以這樣的運動遵循着日常經濟動機造作的普通『供求公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因飛梭的發明使織有利，天才者的心思日更集中在紡的歷程，紡錘機就演進成功；紡錘機紡經紗有缺點，這又演進出水力機，水力機始解除麻製經紗對於棉織業的束縛；較精細和平勻的紗的需要激起精紡機的發明。紡機中這些顯著的改進和牠們微小的增附者（增附的發明——譯者）使紡勝過織，激起連續的發明聚合成力織機的。力織機比較上效用極微，直到因霍若克和其他的人們的努力梳刷和塗膠的初期歷程達到機械發達的水準時。迄至一八四一年在主要歷程的發達中尚未達到一種平衡的情形。所以主要歷程中每種顯著的機械進步使發明家日更集中心力在較小的從屬的歷程——漂、染、印花等等——上。甚至現在，特別是在美國，縱然人們非常努力於排除包含在棉織業的準備階段——軋綿——內的困難，軋綿的初期歷程尚未能與其他歷程進步上相配合。

下表是指明，據生棉的消費所衡量的棉織業的發達對於紡織機械的主要改進的關係。

輸入的棉花 磅 發明等等

1730 1,545,472 1730 槐亞特的軋棉機（一七三八年得到特許專利權。）

1738 約翰·開紗飛梭。

1741 1,645,031 1748 寶龍的梳機（直到李是亞克萊特武德（Wood）在一七七二到

七四年把牠改進後纔有效用。）

1764 3,870,302 1764 哈革瑞維的紡錘機（一七七〇年特許專利）僅應用到緯紗。

1764 洋布印花在蘭加州採行。

1768 亞克萊特完成槐亞特的紡架機（一七六九年特許專利，）解除麻

製經紗加在製棉業的束縛。

1771 }
到 } 4,764,589 1771 萊特紡紗廠在克朗佛特（Cromford）建立。
1775 }

1775 亞克萊特獲得梳、抽、扭紡機特許專利權。

1779 克朗卜頓的精紡機完成（聯合紡錘機和水力機，生產出更細、更勻的紗。）

1781 5,198,775

1785 18,400,384 1785 嘉特萊特的力織機。

瓦特（Watt）和布耳頓（Boulton）的製棉廠用的最初的引擎。

1792 34,907,497 1792 惠特勒（Whitney）的鋸輪軋棉機。

1813 51,000,000 1813 霍若克的刷擦機。

1830 261,200,000 『鵜鳥紡機』（幾獨在英格蘭使用來紡經紗。）

1832 287,800,000 1832 羅卑特（Robert）的自動精紡機完成。

1841 489,900,000 1841 褒魯佛（Bullough）的改進的力織機。旋轉紡機（大率在美國使用，最近纔在蘭加州採用。）

從這個表看來棉織業的歷史顯然頗可確切地劃分為四個時期。

- (1) 槐亞特、寶龍等等實驗的發明的準備時代，這個時代迄至一七七〇年。
- (2) 從一七七〇（差不多）到一七九二年，這是偉大的機械發明的時代。
- (3) 從一七九二到一八三〇年，蒸汽力應用到製造業，及偉大的發明改進。
- (4) 一八三〇年以來，蒸汽運轉機關對於產業的影響（一八三〇年利物浦（Liverpool）和曼切斯特的鐵道開業）。

在這幾個時代內那幾種產業勢力反映在日擴大的棉織業的規模上，我們如果衡量牠們（產業勢力——譯者）的活動，那麼，將能認明偉大的產業運動的累積性並頗確切地看清機械發明和新發動力的進步的相對重要性。

第七節 機械制度應用到別的紡織業

棉織業的歷史從牠的主要綱目說也就是其他紡織業的歷史。我們統計上不能同一地衡量產業革命時代中羊毛業的發達；但在一方面棉織業中應用的紡織發明當中許多發明既然也迅

速地被應用到毛織業，別一方面棉織業中應用的蒸汽力和蒸汽運轉機關既然也被應用到羊毛業，那麼，毛織業的發達大要也可同一地劃分爲四個時代。輸入羊毛數衡量羊毛業的發達不能像輸入木棉數衡量棉織業的發達那樣準確，因國內生產的羊毛沒有記錄，但下面列的從國外和殖民地輸入英國的羊毛頗足說明我們羊毛製造業的發達。

輸入英國的羊毛的統計

磅

磅

1766	1,926,000	1830	32,306,000
1771	1,829,000	1840	49,436,000
1780	323,000	1850	74,326,000
1790	2,582,000	1860	151,218,000
1800	8,609,000	1870	263,250,000
1810	10,914,000	1880	463,309,000

1820 9,775,000 1890 685,340,110

1902 647,204,376

絲織業內機械制度的勢力，因有特別影響牠的幾種緣由，較難認清。在複雜的機構有效地應用到紡織業的任何其他部門（除開絲織業外）前許多年，龍伯以他的才幹和作爲已採用牠來繅絲，卻絲織業未能如所期待那樣發達起來，並且偉大的機械發明的相繼增積者遲慢地、輕微地應用到絲織業上去。這是有好些特別的原因，牠們中有些是與那個商品（絲製品）的固有價值相關聯的，別的與社會對絲織業的束縛相關聯的。

絲織業中許多歷程原本細緻，絲製品的銷場變幻無常，絲製品因生產費昂貴成爲奢侈物並特別易受嗜愛和風尚遷移的影響——這些使許多較精美的絲織物成爲美術的手工業的產品，或使絲織業中機構應用的範圍遠比棉織業和毛織業中的範圍爲小。

再者，一七六五年絲製品嚴格地被禁止輸入後，生絲和繅絲皆徵課重稅，這在偉大的機械發明的時代使生產費用增大，銷場受限制，結果，絲製品的消費不能有若何顯著的擴大，並且很不

能抵抗比較上新起的、猛進的、棉織業的競爭；棉織業在十九世紀初期採用顏色印花後能够在許多市場內競勝絲織業。

在早時織機已有效地應用到較粗的絲織業上面，但因「纜絲」的進步遲慢這個絲織業的發展大形阻滯，在一八二六年取消加在輸入的絲上的稅課後纜絲廠的數目還是太少，很不能供給織工的需要（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 219）。隨後纜絲廠中的改進，甲喀德（Jaegaurd）和較後其他改進者的靈巧織機的應用，使最近五十年間絲織業中許多部門大為擴張。

但下列的從一七六五到一八四四年生絲和纜絲消費的統計指明出在偉大的發明和蒸汽發動機關的應用的時代英國絲織業的發展是如何微小，如何參差，並指明出生絲和纜絲的稅課是如何嚴酷地壓在這個製造業的部門上。

平均輸入量（註一）

磅

磅

1765	715,000	1823	2,468,121
1766		1824	4,011,048 (註11)
1767		1825	3,604,058
1785	881,000	1826	2,253,513
1786		1827	4,213,153
1787		1828	4,547,812
1801	1,110,000	1829	2,892,201
到		1830	4,693,517
1812		1831	4,312,330
1814	2,119,974	1832	4,373,247
1815	1,475,389	1833	4,761,543
1816	1,038,334	1834	4,522,451
1817	1,686,659	1835	5,788,458
1818	1,922,987	1836	6,058,423
1819	1,848,553	1837	4,598,859

1820 2, 027, 635 1838 4, 790, 256

1821 2, 329, 808 1839 4, 665, 944

1822 2, 441, 563 1840 4, 819, 262

註1 Selected from Porter, p. 218

註二 一八二四年赫斯克孫 (Huskisson) 採用自由貿易的原則，減少生絲和纜絲的稅額，一八二五和一八二六年更相當地減少這個稅額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454, etc.)。但英國絲製品的保護維持着到一八六〇年的法蘭西條約時。

就亞麻業說對愛耳蘭業——愛爾蘭業（麻織業——譯者）受獎勵金的扶持並被授給不列顛市場的獨占權，自然遲慢地採用新生產方法——的人爲的獎勵，和英國產業的不安定情況——這是因木綿業的強固的競爭——兩者防阻新機械方法的早時採用。儘管亞當·斯密視亞麻業爲一種有希望的產業，卻牠仍然在幼稚的狀態中。到十八世紀末亞麻紡績廠尚未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設置，到一八三〇年後力織機的織造尙未採用，但更後許久在愛爾蘭始大規模採用紡

績機來充分供給織機。

我們察見，木綿業的初期實驗的時代沒產生出對這個產業的體積的顯著影響。在一七〇〇與一七五〇年間製造業是在停滯的狀態中（Dre,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Vol. I. p. 223）。羊毛製造業，大半因飛梭的激勵，顯明出相當的發展。一七七〇到九〇年木綿生產大形增加，這可衡量沒新動力援助的機械發明的勢力。蒸汽力的使用的效果因法蘭西戰爭的緊急未能即行充分表現出來。儘管一八〇〇年標識木棉和羊毛製造業的繼續大發展的初步，卻差不多到一八一七年新動力在產業的大中心地方普遍地設備時，國民的努力回轉到和平的技術方面時，新勢力尙未開始充分表現牠們自己的力量。一八四〇年以降的時期標識因新動力應用到交通專業方面，以此原料品——特別是木棉——的低廉，及爲原料品的購買和製造品的售賣開闢新市場，發生的商業革命的結果。這個生產費的減少和製造的需要的增加，兩者對紡織業的影響是可以初期英國鐵道的開通和汽船運輸的最初創設後出現的迅疾的進展速度來衡量的。

第八節 鐵工業發達的順序與紡織業相反

紡織業的發達，特別是木棉業的發達，是因新機械的發明纔出現的。機械，因新動力，增高速度並成爲有效的。但鐵工業的發達顯現出相反的順序。新動力的發見就是首先使鐵工業變成重要產業的勢力。機械的發明應用來生產鋼鐵的，被新動力的要求激勵起來。

在一七四〇年獲得充分木料的供給有困難，企圖利用粗煤又復失敗，這使鐵工業極爲不振。據斯克李文勤爾 (Scrivener) 的意見，那時「鐵工業似乎衰落得不堪，被人們輕視了」 (Scrivener, "History of the Iron Trade," p. 56)。

鐵工業從這種衰落情況與旺起來的初步可以粗煤的使用增加和木炭的使用減少來測定。鐵工業的進步如下所分期地指明：——

(1) 瓦特的初期改良應用到一七六九年特許專利的紐侃門 (Newcomen) 的引擎，跟着燒木炭的熔礦爐的平均出產量增大。一七五〇年的平均產額爲二百九十四噸，一七八八年增加到五百五十五噸。

(2) 焦煤替代木炭，這是與熔礦的改良方法同時發生出來的，結果麼，燒焦煤的熔鑛爐的平均產額在一七八八年爲九百零三噸。這個時期還有柯特 (Cort) 關於攪鍊和滾壓的發明 (一七八三到八四年特許專利的)，這些發明把條鐵的生產革命化。

(3) 一七八八到九〇年瓦特的二重動力引擎的採用。一七九六年粗鐵的生產兩倍一七八八年的，每個熔鑛爐的平均產額增加到一千零四十八噸。

(4) 一八二九年熱衝風熔鑛法替代冷衝風熔鑛法，結果麼，每噸銑鐵的生產所節省的煤達到兩噸十八擔。

(5) 一八三三年生煤替代焦煤，結果麼，每噸銑鐵的生產所費的煤更從五噸三擔零二分之一減少到兩噸五擔零四分之一。

這些就是關於確立英國鐵工業的主要事件。下表指明從一七四〇到一八四〇年英國的鐵生產的發達：

年次 熔鐵爐數

平均出產噸數

總出產噸數

1740	59	294	17,350
1788	77	909 焦煤 } 545 木炭 }	61,300
1796	121	1048	125,079
1806	133	1546	258,206
2825	364 (使用中261)	2228	703,184
1888	365 (使用中277)	2530	
1839	378	3592	1,347,790

在這個場合我們察見，產業發達的有效原因，與說是改良的機械勿寧說是動力的經濟；或更適當地說來，我們察見，動力的經濟發生在機械改良的幾個階段前，並激勵這些階段的實現。

焦煤替代木炭和蒸汽力的應用，不僅大大增加這個產業的體積，且又材料上影響牠的地方。煞舍克斯和革魯舍斯特，在木材是動力的源泉時，是主要的產鐵州中的兩州；在一七九六年獲得煤炭的利便是主要決定素時，衰落得不為人重視了。一七九六年斯達佛、約克州、南威爾斯和沙

洛蒲 (Salop) 四個區域變成重要的產鐵州了；這是值得注目的事件。

熱衝風法的發見和生煤對焦煤的代用與鐵道企業的開始同時出現，這標識機械時代的產業的新相互倚賴性。

鐵變成了建立了每種機械產業的基礎。金屬製造業在十八世紀很為微弱，但在十九世紀有空前的發達，並變成非常重要的產業。

機械對金屬業的適用在十九世紀會引起的發明天才者的產物，與十八世紀紡織發明是一樣顯著的。

「就紡織製造業說最先需要新動力的是改良的機械；就金屬製造業說使機械必須改進的是新動力……對於一切近代的目的，舊的手工器械是顯然陳腐不適用了。這個需要（適合近代目的的需要——譯者）的直接結果就是許多超絕的人們如博萊德勒 (Brindley)、斯米頓 (Smeaton)、摩德斯勒 (Maudsley)、克勒孟辭 (Clements)、博拉瑪 (Bramah)、納斯密什 (Nasmyth) 等等專心致志來供給精緻的、有配稱能力的、機構使新動力在這個機構上活動

並與這個機構協動；牠的最後的結果就是較大的器具製造和引擎製造工場內及金屬製造廠本部內採用了近代工廠制度。『這樣麼，逐漸發生了——如哲望斯（Jevons）所說——機械器具勞動的制度，即鐵手替代人手，沒有這個鐵手機械和引擎決不能在牠們的現在完全狀況下運用着』（Cooke Taylor, “Modern Factory System,” p. 164; 並還參攷 Karl Marx, “Capital,” p. 381）。

在機械發達的後期機械製造工業中的改進有累積的重要性。偉大發明與摩德斯勒和納斯密什相關聯的，因梢塞麥爾（Bessemer，英國人發明了一種鍊鋼法）法鋼價減低，及各種階段——用這種種階段機械關於機械製造替代了人手——三者都對於從事生產直接供人使用的商品的每種機械產業有間接而又迅速、重要的影響。為產業目的支出的勞力的經濟，需要發明的天才和企業心日更大的部份被指導到關於機械的構造以機械無限地替代手工的技術方面，較小部份被指導到在從事直接滿足一些人類欲望的各製造業的細密歷程中完成製造機械的比較上不重要的工作方面。

我們一般地攷察紡織業和鐵工業內新產業方法的發達，將必看見近代產業進化中有迥異尋常的活動的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七八〇年到一七九五年，在這時期因蒸汽力有效地應用到機械產業，初期發明的果實達到成熟的狀況。第二個時期是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五年，在這時期產業因歐洲戰後復活，更廣大利用新發明並在蒸汽運輸機械的新激勵下擴張了。第三個時期是一八五六年到（大約）一八六六年，在這時期以機械構造機械已成爲產業上決定的法則。

第九節 機械制度和蒸汽動力的一般適用中主要的決定要素

我們記憶着製造業的幾種歷程中新的特殊機械形式的發明怎樣與新原動力的應用同時前進時，我們將發見自己很不能夠衡量產業因這個新發明進步若干，因這個新原動力進步若干。但近代產業全體既然那樣地被安放在煤和鐵的新基礎上，那麼，顯然各聯繫物結合這些產業如紡織業和鋼鐵業的，應繼續變成更緊密，更堅實。在較早的時候各產業的相互倚賴性輕微而間接，任何特定產業的進步差不多全從特殊的熟練或特殊機械發明的應用兩者的改進得來的。十八

世紀的初期在這些特殊的發明形式中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活動顯現出來。我們如要舉例來證明，祇須提說德耳比的龍伯（Lombe）絲廠，亞當·斯密所稱道的造針廠，蘇荷（Soho）布耳頓鐵器工廠，和著名的魏哲烏德（Wedgwood）的發見。但因這些特殊的改良所引起的一切增大的生產力，與因蒸汽動力和使這個動力能一般適用的機械發明——兩者標識一七九〇年到一八四〇年的時代——所得到的增大的生產力比較起來，那就微乎其微了。幾個特殊的產業因這個蒸汽動力的發見有更密切的結合，並尋求出牠們從前所缺乏的礦業、鐵工業、引擎製造業的技術中一個共同基礎。

從這些說明看來各種產業受近代產業方法的支配的次第，大率係乎牠們是否容易應用蒸汽力推動的機械及容易的程度若何而定。下面所述就是一個產業的主要特性當中有些特性，這些特性決定牠成爲機械產業的進步的順序、範圍和速度——

(a) 『結構的規模和複雜性』——幾個主要紡織製造業的重要性，牠們當中有些是高度集中的並放置在工廠制度下，這個事實，及富裕和聰明雇主的支配——三者都是這些主要原

因中的原因，這些主要原因能使新機械和新動力在那些製造業中比在較小、較分散、較不甚發達的產業中更迅速地、更有效地適用着。

(b) 『需要量和需要質的固定性』——常規的工作是機械生產的特殊能力。在對某種類貨物有穩定的需要的場合，機械制度能有利地適用着。在風尚變動無定的場合，或在消費者的個人嗜好為有力的要素的場合，機械制度不能那般容易地應用着。紡織業中有許多部門，機械制度未能有成功地侵入裏面去。許多製帶的工作、繡花、某某精緻的織造，仍然是以人力從事；這或借助於複雜的機械，或不借助皆行。就裁縫、製靴和其他織物業中較精巧的部門說，需要的個人性質——即不規則性的要素——限制機械的使用。類同的原因在某場合，如在縫紉機的使用的場合，保留着人的動力，使與複雜的機械協動並支配這個複雜的機械。

需要的齊一性是『標準化』的第一要件，這個標準化能使一個歷程被機械來執行。在許多產業內機械的方法會有大進展，但完全的標準化還是不能實行的。關於船舶標準化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就我們關於建築橋梁、鐵道引擎、和定置引擎 (stationary engine) 所已達到的標準

化的程度說，是有疑問的。近代汽船和一個橋梁或蒸汽機關都是複雜的活動體，但前者的複雜遠過後者；並且那個標準化縱然可遠比今日在某部份的建造的場合實行的更廣大地被適用着，卻無疑地除開據記錄的標準和在保險費的低率下建造的船舶的事例外現在實際的標準化未

在建造船身和船舶機構的場合一般地盛行（Chapman, "Foreign Competition," p. 106）。

（c）『原料和生產歷程的齊一性』——勞動的原料中固有的不規則性阻礙機械的應用。因這種理由農業歷程中，特別是直接關涉土地上工作的那些歷程中，會遲遲應用蒸汽動力；甚至在蒸汽力推動的機械被適用的農業歷程中牠們這些機械的經濟，與手的勞動比較起來，如在製造歷程中機械的經濟顯著。蒸汽和其他超人的動力，在獲得煤炭和其他礦物的場合比在處理離去土地的物事的場合，要更遲遲地，益少效能地，被應用着。關於製造建築骨架（building-structures）、鐵道車輛、駁船、船舶、家俱等等，齊一性豐富的鋼鐵替代齊一性缺乏的木料，這種機械生產的一大進步。

（d）『有價的屬性的持久性』——迅速腐壞物的生產必然是限於地方的，必然是供目

前消費的；這種生產需要多量的人的勞力，經濟上機械不能替代，或大部份補助，這個人的勞力。屠戶和製餅師的工作會遲遲地轉變為機械制度下的工作。在屠宰業在某程度內變成一種機械產業的場合，直接的原因實是減少肉品腐壞性的保存方法的發見。就其他食物業說也是這般樣的。近代運輸方法的利便獨能使食物業逐漸轉移在機械制度的支配下。到很晚近的時候餅乾和細緻的烘焙物還是純粹地方的、手工的、生產物。

(e) 『產業中包含的勞動的容易性或簡單性』——在夥多適宜於工作的低廉勞力能被得到的場合，特別是在婦女和幼童大半被雇用的產業中，機械的發達普通較為遲慢。這個條件常與(d)或(c)結聯來把一種產業阻止在『家庭的』部類中。衆多本質上『不規則的』工作需要某種手工的細緻，但因牠的範圍的狹小是容易找到做手的，並且牠祇略微需要智力或筋力；所以牠還是阻止在機械生產的範圍外。重要的產業包括這種性質的幾個歷程的，會較遲慢地轉變為工廠制度的完全形式下的產業。這些理論可以說明到一八三〇年後木棉業和羊毛業中力織機尚緩緩地進步。織襪架更延長地抵抗機械制度，並且在絲製造業的幾個歷程中手工

仍占重要的地位。甚至現時在布耳頓這個工廠制度的中心地方還有幾個過時的殘存者代表舊式手工織造法（Schulze-Gaevernitz, p. 140）。

（b）熟練的技藝——運用或整治材料的高度技巧，即手藝中灌入的技術的要素，使手藝能勝過最精巧的機械，或勝過經濟上能與手藝競爭的機械。在有些金屬業中，在陶磁業和玻璃製造業中，有許多歷程不能捨棄人的熟練。再者，在這些製造業中因特殊的發明所得到的進步比因普通機械和原動力的採用所得到的要大些；普通機械和原動力大半不能利用到這些製造業的最重要歷程上面。

第十節 各國內近代產業方法的發達的順序——自然的、人種的、政治的、經濟的、決
定要素

新產業勢力最先應用到南蘭加州的木棉紡績，迅速地擠進其他紡織製造業的部門，然後較徐徐地變革英國機械、鐵器和其他重要製造業的產業方法，並轉而侵入歐洲大陸西部和亞美利加（到大約一八四〇年工廠製造業的方法尚未廣大地擴張到各雜種工業，尚未開始迅速地從

市場上驅逐手製品，這些手製品每個社會迄至那時大率拿牠們來供給自己。到大約一八五〇年在美國經營的一般製造業大部份，似乎大概用家庭、或各個的所有者的勞力，加上徒弟的幫助，在作場或家庭內處理着。〕〔“Twelfth Census,” Vol. III, p. 53〕，毀滅舊的家庭工業，在每個文明國內樹立蒸汽力推動的機械的統治權。各要素決定各國內這個新運動的順序和速度的，夥多而複雜。關於研攷機械發達的次第，我們應記着各個國家在大發明時代的開始沒從同一出發點前進。在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已確立商業上某種霸權。從牠的革命（一六八八年——譯者）後牠的殖民地屬土的發達和牠的海上政策的兇猛而有成功的性質使牠能够凌駕荷蘭。儘管，如我們所察見，十八世紀最進步的商業國所經營的國外貿易的實際數量比較牠們的國內貿易極爲微小，卻是英國紡織業的輸出貿易進展極速，所以這個輸出貿易關於激勵這些紡織業中新機械的方法並間接激勵鐵工業和造船業的發達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七二九年從果登堡（Gothenburg）輸出的瑞典鐵極大部份都是運往英國供造船之用（Yeats, “The Growth and Vicissitudes of Commerce,” p. 284）在十七世紀末年革雷哥里·肯據勞動的生產力判斷

各產業國的高下，把英國、荷蘭、和法國擺在前列（他推算一六八八年英國每人平均收入爲七鎊十八先令；荷蘭，八鎊一先令四辨士；法國，六鎊——○ ♣）。但這樣的推算只有些微的價值。意大利和日耳曼關於實用製造技術僅略遜牠們三國，儘管牠們的海軍力的優越和國外的屬土使牠們取得商業上的霸權。一七六〇年英國關於外國商務鞏固了牠自己的地位，牠的羊毛業是世界上最大、最發達的產業。但就關涉製造業的技術的範圍說那時在英國沒有這樣的優越性，足以證明牠在十九世紀初期所握地位的期望是合乎事理的。在紡織業的許多部門內，特別是在紡絲和染色內，在陶瓷、印刷和其他製造業內，大陸上表現出的發明天才和技巧要比在英國的高些；從因推果說來，爲什麼英國應這般顯著地凌駕牠的競爭者，這似乎沒有理由可說。

主要原因決定各國內近代產業方法的發達的順序的，可類別爲自然的、政治的、經濟的。

(a) 「自然的」

(1) 「各國的構成和位置」——大不列顛的島國性質，關於充分地獲得使牠的人口對製造業專門化的製造原料和外國食物的自然利便性，夥多和各種樣容易進入的消納牠的製造

品的市場——這三者給予牠莫大的利益。除這個外，還有溫和的氣候，河川（或運河）的優良的國內交通，並且各區域間沒有山岳的障礙。這些利益在蒸汽運輸前比較上很爲重要，但牠們關於利便英國有效的蒸汽運輸的創興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廣長的海岸和良美的港灣也很能指導近代產業的進路，牠們給予英國、荷蘭、法國、這樣一種利益，這種利益近代機械制度的平準化（這就是說機械制度使有那種自然利便的與沒有的在產業上能有同等的發達——譯者）趨勢現尙未能把牠充分抵消。日耳曼到晚近時進步尙形遲慢而俄羅斯的進步更加遲慢，這因國內和國外自由交通的天然障礙比因能引證的任何其他單獨原由爲多。土壤的固有富源，農業土地的性質，煤、鐵及其他機械和動力生產的必要物接近牠們的大量供給地——這三者是被列爲進步的重要決定素。特別是法蘭西機械的發達，因牠的自然製造區域——卽煤、鐵彼此接近，容易一起得到牠們的供給的區域——遲遲發見，被妨害着。日耳曼和美國機械發達的遲慢也是因這個原故。在十八世紀末年英國鐵工業迅速進展時，法國鐵工業是十分無足重輕的產業，並且在十九世紀初期牠的進步還是極微小。（註一）

註一 一八一〇年總生產額爲 140,000 噸

一八一八年 “ 114,000 ”

一八二四年 “ 164,000 ”

(Scrivenor, "History of the Iron Trade," p. 153)

(2) 『人種和民族的性質』——人種的氣質，與氣候和土壤有密切關係的，對於產業有強大的指導影響。肌肉力和忍耐力，在溫和氣候中產生的均平的持久的勤奮的；物質安樂的熱烈欲求，激勵發明和企業的；獲取慾，和外表的愛好；勤勉、誠實、和有秩序協作的道德性能；一切這些都是決定各國關於採用新產業方法的能力和傾向的主要要素。英吉利人的技能中的道德性質關於確保英國產業上的霸權明白地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列顛商標被認爲優良品的保證，但別國的生產物人們卻以猜疑心來觀察，這個猜疑心據對牠們生產物比較劣下的經驗看來是合乎道理的』（Yeats, "Growth and Vicissitudes of Commerce," p. 285）。文化較高的國家會因這種文明這樣地獲得利益，並擴大牠們與文化較低的國家間相隔絕的距離。英國、法國、德國、荷

關、和美國就財富和產業方法說現時與西班牙和俄羅斯相去之遠比百年前還更甚得多。

(d) 『政治的』——政術關於決定產業進步的順序和速度佔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各區域領有包含各種樣物質富源的殖民地和其他政治的附屬地的，如英、法、荷蘭和西班牙，從產業的發達說來都得到很大的利益，但英國所得獨多，其他三國較遜。這幾國爲創興國內製造業殘暴地剝削牠們的殖民地，這使牠們能對新生產方法首先被適用到的那些產業更廣大地、更安全地專門化。甚至在北美殖民地解除英國的束縛後（美國獨立後——譯者），英國曾對牠們的萌芽的製造業所應用的壓迫政策還使牠能保持着爲牠的製造品那樣地創立的市場當中一大部份。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併吞許多領土，這使牠獨占許多最好的購入原料和賣出製品的市場。爲牠的紡織物和金屬品這樣地創造的大需要，不特足以激勵新發明，並還使牠能利用許多新改良，這些改良僅在有安全和擴大市場的大產業的場合能够有利地被應用着。

但最重要的要素決定英國首先發達產業的命運的，就是正在新機械和新動力開始有效地被應用到新產業制度時，歐洲大陸政治的情形極爲擾亂。克朗卜頓的精紡機，嘉特萊特的力織機，

瓦特的引擎，正變革英國的產業時，牠的大陸競爭者把牠們的精神集中到戰爭和政治革命方面。那時美國和瑞典是惟一足注目的商業國，因中立，從歐洲的戰亂得到直接的大利。然而英國，儘管牠流了許多血，消耗了夥多金錢（因對拿破崙作戰——譯者），卻在新動力的策勵下遠絕地凌駕產業上與牠競爭的那些國家。儘管牠爲免脫敵國的侵略不得不給付重大的代價，卻牠因此在近代機械生產的競爭場確保首先出發的優勢。到一八二〇年牠掌握着這個競爭場了。就歐洲貿易說牠實際上獨占了迅速發展的綿織業。這個獨占，因殘很地實用來維持高價使贏利率增大，來減低工資率到饑餓點，在民衆非常和差不多普遍穹乏的時代造成棉業王迅速發大財的機會。到和平確立後紡織和其他工廠纔在大陸上開始表現自己，並且過了許多年後牠們纔能與英國有力地競爭起來。瑞士是大陸上第一個敏活地採用新方法的國家。牠因水力的供給豐富，產業發達自易，並且牠的人民比別國人民更專心於採用工廠制度（Schulze-Gaevernitz, "Der Grossbetrieb," p. 48）。法國產業的發達較遲，儘管牠實施了強固的保護制度，因這個制度牠努於排除英國棉織物——這沒有很大的成功。一八二〇與一八三〇年間英國木棉業中價格和贏利率降

落，這顯然標識英國的獨占毀壞在亞爾薩斯（Alsace）的低廉勞力和美國的低廉原料前，這些勞力和原料那時已結合在有新機械的工廠組織中。（註一）在這個最進步的產業中，世界競爭因配分並平準化經濟的利益，在千數殊別的產業中都有作用的，首先顯然表現牠自己出來；一八三六年伍爾發見大陸各國和美國能與英國有效地競爭迄至那時完全屬於英國的市場。

註一 Ellison, "History of the Cotton Trade," 這個著作列載着下面足引起興會的表（棉紗，四十紮一磅）——

	1779	1784	1798	1812	1830	1882
售賣價格	先零辨士	先零辨士	先零辨士	先零辨士	先零辨士	先零辨士
	16 0	10 11	7 6	2 6	1 2½	0 10½
棉花費用（18英兩）	2 0	2 0	3 4	1 6	0 7½	0 7½
資本和勞力	14 0	8 11	4 2	1 0	4½	0 3½

（c）『經濟的條件』——英國農業的變革，大農場的發達，驅逐衆多英國農夫跑入城市去，並對新機械供給多量低廉的勞力。

這種運動因我們借地權制度的弊病被促進了。在法國和德國農業勞工在他們的土地上有較強固的利害關係和財產權，他們不如英國農工那樣輕易地離開農村走進工廠去。但在英國勞動家沒有財產權在土地上，改良的農業方法和實施的救貧法聯結來鼓勵大地主和大農掃除鄉村地方中一切過剩的人口，並加速農工移入城市的運動。城市中這些人口非常繁殖，繁殖的速度是迄至那時未曾聽見過的。在從一七七〇到一八〇〇年的三十年間英格蘭和威爾斯人口的增加爲一，九五九，五九〇或百分之二十七又十分之一，在從一八〇〇到一八三〇年的三十年間爲五，〇二四，二〇七，或百分之五十六又五分之三（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 13. 但十八世紀的數字不值得相信。第一次人口調查是在一八〇一年）城市大量低廉勞力的供給使蘭加州和約克州的工廠能異常迅速地發達。歐洲大陸各國因拿破崙戰爭疲憊耗竭，並遍布着政治的擾攘和不安定的情勢，這曾妨害了牠們對英國的有效競爭許多年；牠們就熟練、智識和市場的佔有說都比英國落後。美國在革命（獨立戰爭——譯者）後興起的製造業曾有相當的進展；但廣大的新土地面積的獲取和開闢與因此得到的原料生產的莫大便利，阻礙了這些製造業

的發達速度直到十九世紀初期後許多年。事實上，到大約一八四五年木棉製造業在美國尙未能迅速地大進展。在這年前的二十年間牠的進步極屬輕微，但在一八四五與一八五〇年間牠會有極堅實的且又極穩定的——在對棉花收穫量的變動核減後極穩定的——發達（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531）。

另一種扶助英國的大經濟利益就是：牠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都更甚地破壞舊產業秩序和牠的（舊產業秩序的——譯者）行會、牠的細密的限制、以及保守的方法。個人的自由、財產的安全、工作和生活自由——怎樣、或在何處、工作和生活，一照人們所喜愛——這三者在英國存在着的程度之高是法國革命前歐洲大陸上所未曾聞見過的。下文關於十八世紀德國木棉業情況的敘述足以表明對產業方法改良的障礙：——「每一事件須照成例做去。紡織須受公家的監督，棉紗由官吏收集。織布特權是行會的團體所獨享的。生產方法是嚴格地被指揮着；監督官行使統治權。織布有缺點，檢驗出，施加懲罰。再者，棉製品的販賣權是商賈行會的團體所獨享的。『主東織工』地位的取得差不多有取得官職的意味。除開其他資格外還有一個正式考試的條件。販賣也

是在嚴重的監督下；且長期間販賣的價格都是固定的，各販賣人的最大販賣額也正式地被規定着。販賣者須把他的貨物出售給織工，因織工會對他保證輸出貿易的獨占』（*Seulze-Gaevernitz, "Der Grossbetrieb," p. 34*）。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機械產業自不能有若何的進步。除開在羊毛業的場合外，英國在一七七〇年前已大部份毀壞舊式的統制。特別是木棉業做這種運動的先鋒的，因新近發生並設置在行會的城市外，決沒遭受那樣的束縛，所以牠遠比舊產業爲更容易地順應新制度。再者，在法國和在日耳曼的各小朝廷存在着的無數煩苛地方稅課和規程，在英國是沒有的。儘管這些愚笨的，和有害的規則大部份久已在日耳曼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掃滅盡淨；卻牠們對產業所施加的阻礙的影響，與仍殘存着的廣大的國家保護制度，使木綿業發達落後，所以德國的木棉業現仍遠不及英國。（在一八八二年德國紡織業的百分之四十二仍在家屋或家庭作場處理着，僅百分之三十八在雇用五十人以上的工廠內經營着。織工用手織機工作的仍比用力織機的爲多；並且力織機很不發達，使手織機仍在許多製品中得保持着自己的地位。編造、製帶和其他較小的紡織業大抵仍

是家庭工業。——[“Social Peace,” p. 113.] 一八八五年在英國每個紡紗廠或織布廠平均雇用一百九十一名職工，但一八八二年在德國每個紡紗廠平均『僅不過雇用十名。』——[Brenano, “Hour, Wages, and Production,” p. 64.]

下表指明十九世紀中葉前不多幾年英國在木棉製造業中佔有怎樣實在的主要地位。
一八四六年製棉廠使用的錘數（註一）

錘數

英格蘭和威爾斯	15,554,619
蘇格蘭	1,727,871
愛爾蘭	215,503
奧地利和意大利	1,500,000
法國	3,500,000
比利時	420,000

瑞士 650,000

俄羅斯 7,585,000

美國 3,500,000

關稅同盟各國(普魯士等) 815,000

35,467,993

註一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515.

這表的必然的不準確數如果我們相當地核算後；那麼，我們推想在十九世紀中葉大不列顛爲文明世界執行一半的紡績工作，還是合乎事理的。

最後，英國的國家貿易政策會顯然促進牠的機械發達。牠的初期保護制度，因擴大牠的轉運貿易並增加牠的殖民地的屬土，會安放好一個與世界上遠隔的地方實行巨大的複雜通商的基礎，儘管這個制度在一時使我們的歐洲商業蒙受損傷。無疑地我們因這個保護政策的進行犧牲了別的利益，但人們應一般地承認「英國的產業不會進展得這般迅速，如無保護政策的實施」(Toynbe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79.) 但恰如我們以保護政策振興我們的製造產

業似的，我們無疑地以自由貿易政策——最初以撤廢對製造業和機械製造的原料的關稅，嗣後繼續以許可食物的自由輸入，這個撤廢和許可對於一國決欲把製造業專門化是第一必要的條件——保持鞏固，這些振興的製造業。我們的主要競爭者，法蘭西，因採行兩重的保護政策把牠自己的產業上地位削弱了，這個政策就是一方面拒絕外國製造品輸入牠的市場，別一方面又對機械生產的基本構成素，外國煤和鐵的輸入仍然征課重稅。這樣的國民，——他們的技巧勤勉和自然富源可使他們對英國製造業者成爲可怕的競爭者，——所採行的這個保護政策，大爲妨礙推進舊的、人口稠密的、國家對製造業專門化的經濟勢力的活動，並以此阻滯近代機械生產的一般發達。但保護關稅縱然顯明地在這方面發生作用，却要決定牠的影響的範圍，那是不可能的一個資源豐富的大國，儘管實行了一種保護政策，對製造業還是能大大地專門化。高率工資的壓迫，關於激勵精妙的機械制度的採用，比任何別的經濟勢力都要有功效些（很精緻的美國鐘表製造的機械工業就是高率工資影響的一個顯著例子。Schulze-Gaevernitz, "Social Peace," p. 125）就紡織業和鋼鐵業說在美國看見的工廠發達的例子比在英國看見的還要更顯著些。經線和捲

線的某某歷程在美國是用機械來執行的，在英國仍是用手的勞動來執行的（Schoenhof, "Economy of High Wages," p. 279）。製鎖業和造釘業，在南斯達佛特州和沃舍斯特州使用了許多婦女，在美國是用機械較經濟地被經營着的（Ibid., pp. 225, 226）。再者，美國工人的熟練較大和他們的生活標準高，使他們能照管較多的機械。法國工廠內一個鐵工照管兩部機械，照管三部的絕少；在蘭加州女織工照管四部，在麻色鳩賽辭（Massachusetts）通常六部織機，有時八部（Schulze-Gaevernitz, p. 66 (note)）但這個六部制織機和八部制織機，織的速度較低。）這樣麼，我們察見各國的特點和情況，地理上的位置和物質富源，種性的要素，政治和產業制度，熟籌的經濟政策，尤要者與發明天才的勃興並時出現的軍事、政治、事變之影響一切的性質，——決定新產業勢力的作用的順序。新產業沿抵抗力較弱的各種途徑向前進展，這些勢力聯結來決定這種種途徑。

這般多樣式的勢力，如要精確地計量，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約略比較地陳述世界上各主要文明國所達到的近代產業發達的水準，似乎也是學子所希望的。我們既抱持這個目的，那就應選

定物質進步的某某標準，即礦業的主要部門，鋼鐵業，和紡織業的最重要的部門。至於運輸業有鐵道和海運統計最完善地代表着。但就一國真正的產業發達說，消費比生產實際上是更足資教訓的；所以我們加列計量主要產業國消費的某某重要商品的比較數字。最後，我們選定商務部最近正式公佈的職業比較統計。添附的各表和圖是在指明（1）各主要產業國內產業和消費的某某主要部門的比較的發達；（2）某某全國產業的絕對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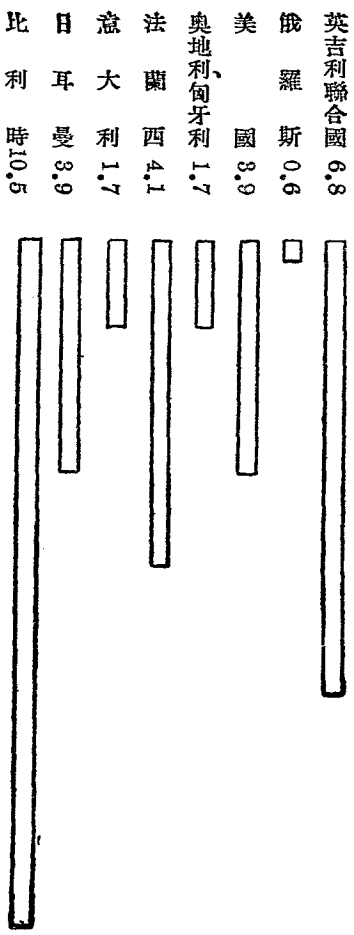
各國人口每人生產和消費比較表（註一）

	輸 出	鐵 路	鋼	小 麥	生 鐵	煤	生 棉
英吉利聯合國	鎊 6.8	(每萬人哩數) 5.28	(每人生產噸數) 0.12	(每人消費磅數) 350	(每人消費噸數) 0.18	(每人消費噸數) 3.89	(每人消費捆數) 39
俄 羅 斯	0.6	—	0.014	145	0.02	0.15	3
美 國	3.9	25.52	0.17	274	0.20	3.30	26
奧 地 利	1.7	4.66	0.03	223	0.03	0.40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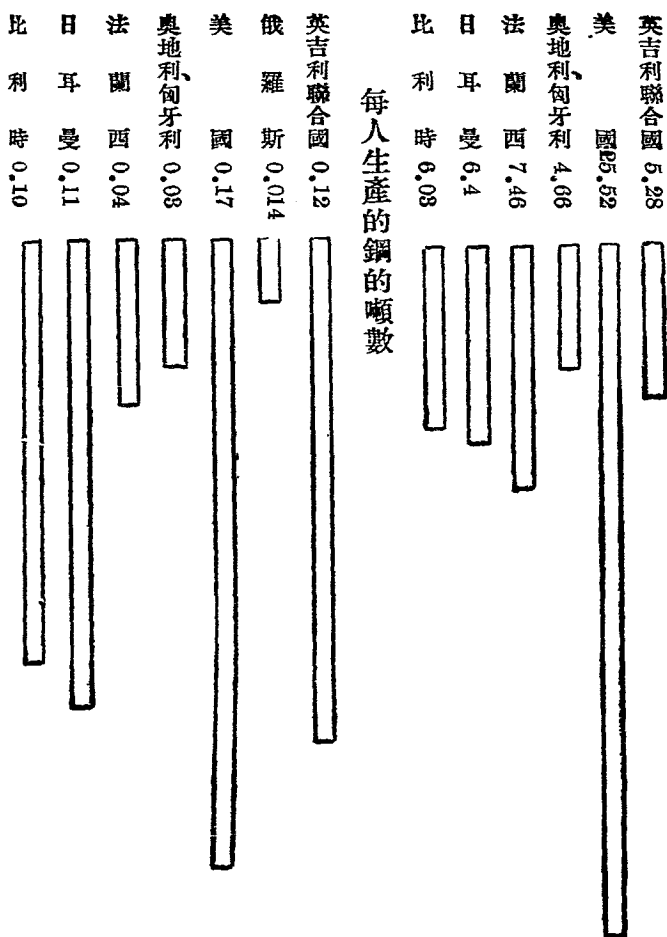
法蘭西	4.1	7.46	0.04	473	0.06	1.15	10
意大利	1.7	—	—	283	—	0.15	9
日耳曼	3.9	6.4	0.11	200	0.14	2.70	18
比利時	10.5	6.03	0.10	418	0.13	2.79	11

註一 Selected from Table in Cd. 1761, XXVIII.

各國人口每人生產和消費比較表
每人輸出物, 家庭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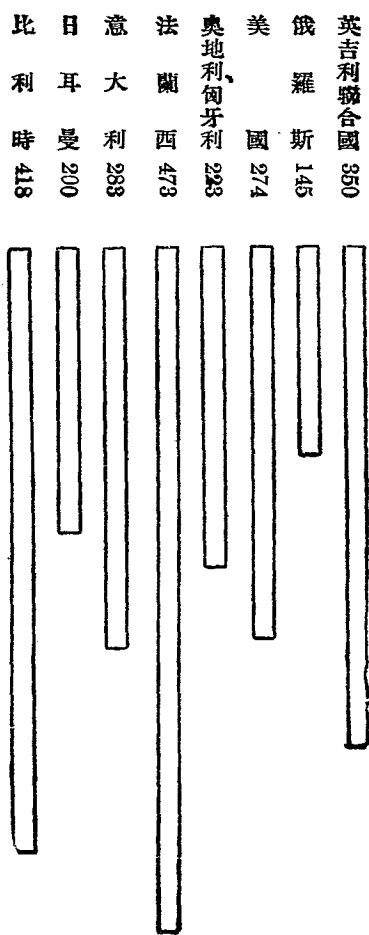


每萬人鐵路哩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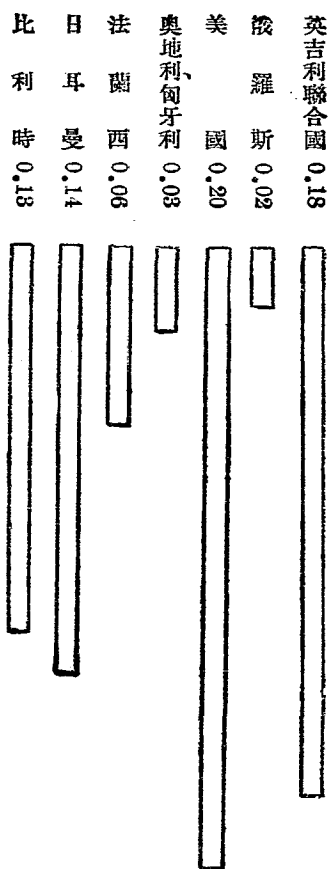


每人生產的鋼的噸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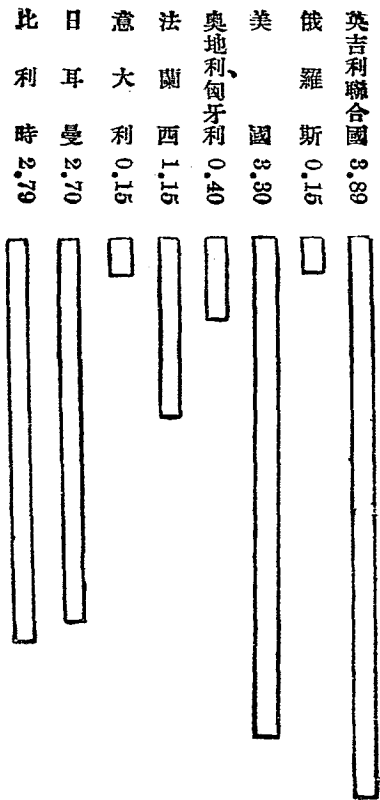
每人消費的小麥磅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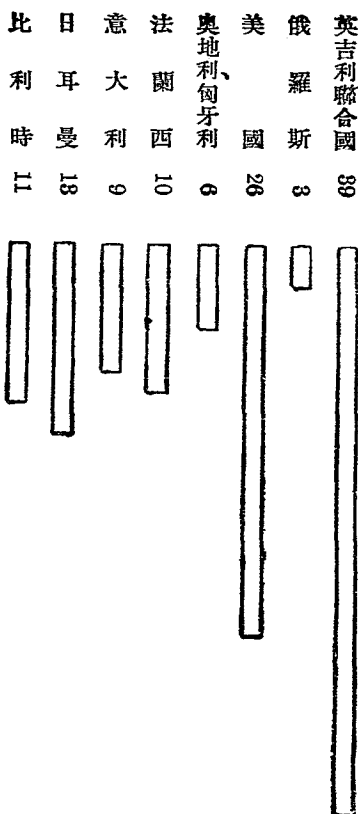
每人消費的生鐵噸數



每人消費的煤炭噸數



每人消費生棉磅數



職業表 (註一) (以一千起算)

	棉業	羊毛業	鑛業	鋼鐵機械製造業	皮革業	紙業	玻璃業	磚瓦陶器業	化學工業	人口 (以一千起算)
大不列顛 1901	606	252	872 (19)3	1,198	384	74	33	133	58	41,455
美國 1900	331	135	5,8註一 (19)2	1,150	329	72	61	122	141	77,647

日耳曼1895	255	262	609 (1902)	1,115	555	85	58	223	97	57,086
法蘭西1896	187	214	181 (1902)	573	323	52	39	80	43	38,962
俄羅斯1897	380	151	377 (1900)	432	37	47	36	88	32	135,000
荷蘭1899	23	8	—	62	40	4	3	7	3	5,263
比利時1896	20	23	136 (1902)	119	58	9	23	25	12	6,800
瑞典1901	26	4	—	35	9	7	1	7	4	3,335
奧地利1900	111	53	74 (1902)	370	238	17	41	70	13 (1890)	26,151
瑞典1901	11	11	—	60	6	14	6	70	9	—
意大利1901	171	78	63 (1902)	324	407	20	8	18	16	32,475
日本1902	72	11	—	33 (不實)	—	7	—	37	—	44,710
印度1903	178	3	—	—	—	5	—	—	—	—

註一 Compiled from Memorandum XVII in Cd. 2337

註二 祇煤一宗。

世界煤炭生產的增加(註一)

	產煤量每年平均的增加；二千磅的短噸(以一千起算)				一九〇〇年實際的總量	增 加 百 分 率			
	1870	1880	1889	1900		1870	1889	1890	1890
美 國	3,468	8,623	11,191	269,683	94	121	71		
大不列顛	4,092	8,880	4,879	252,208	83	24	24		
日耳曼(註二)	2,767	3,322	6,641	164,805	74	51	67		
法 蘭 西	682	741	806	36,812	47	35	28		
奧 地 利	711	1,401	1,269	48,011	77	86	42		
比 利 時	352	384	340	25,856	23	21	15		
俄 羅 斯	283	306	1,117	17,799	385	85	168		
日 本	—	292	526	8,187	—	—	180		
西 班 牙	—	1,336	134	2,947	—	—	120		
意 大 利	9	26	11	530	137	170	27		
印 度	1,000(註三)	144	244	6,583	—	144	189		
加 拿 大	1,425(註三)	143	312	5,322	—	119	71		

新南威爾斯	67	179	274	6,168	69	109	80
新 錫 蘭	386(註二)	38	51	1,225	—	142	72
昆 斯 蘭	4	31	18	557	160	488	47
其他各國	176	389	422	4,082	—	121	8

註一 “British Industries under Free Trade” (edited Harold Cox), p. 351, Fisher Unwin.

註二 包含木煤。

註三 一八九〇年的生產總量；這對那十年間沒有增加。
(新錫蘭, New Zealand; 昆斯蘭, Queensland)。

煤——一九〇〇年生產的噸數——

大不列顛……252,000,000

美 國 270,000,000

日耳曼	165,000,000
法蘭西	37,000,000
奧地利	43,000,000
比利時	26,000,000
日本	8,000,000

鋼——一九〇一年生產的噸數

大不列顛……	4,904,000
美國	13,474,000
日耳曼	6,394,000
法蘭西	1,425,000
奧地利	1,500,000
比利時	653,000

造船——魯易船舶登錄簿 (Lloyd's Register Book) 上記載的一九〇〇年建造的百噸和百噸以上的船舶噸數

英吉利聯合國	1,459,407
美國	297,831
日耳曼	211,850
法蘭西	101,318
奧地利	14,945
比利時和荷蘭	39,793
日本	13,335

主海運國的商船力

以一百萬噸起算 (汽船帆船噸數在內)

年	英吉利 聯合國	大不列顛 屬地	日耳曼	美國	法蘭西	諾威	意大利	日本
1860	3.6	0.7	—	1.6	0.7	0.3	—	—
1860	4.6	1.0	—	2.5	1.0	0.5	—	—
1870	5.7	1.4	0.9	1.5	1.1	1.0	1.0	—
1880	6.6	1.9	1.2	1.3	0.9	1.5	1.0	0.1
1890	8.0	1.7	1.4	0.9	0.9	1.7	0.8	0.1
1900	9.3	1.4	1.9	0.8	1.0	1.5	0.9	0.8
1901	9.6	1.5	2.1	0.9	1.1	1.5	1.0	0.9
1902	10.0	1.5	—	0.9	—	—	—	—

一九〇一年主要國商業汽船噸數

英吉利聯合國……………7,617,793

大不列顛屬地 571,836

日耳曼 1,506,659

美	國	429,722
法	蘭	546,541
諾	威	531,142
意	大	424,711
日	本	583,067

[Chiozza-Money, "Elements of the Fiscal Question," pp. 166, 167.]

第五章 近代企業的規模和結構

第一節 企業結構的發達一般衡量

近代產業內企業單位一般地趨於日漸擴大，在這些企業單位中資本比較上重於勞力，這些企業單位因各種產業協定或合併趨於排去競爭；這個企業單位的擴大趨勢，我們能夠怎樣窮源竟委地敘述呢？

就產業的某某範圍說我們可以統計證明企業單位日漸擴大，資本日增重要，以及一種產業中企業數目日益減少。

美國第十二屆國勢調查關於製造業的比較概況最能證明那種趨勢。據這個概況我們可以比較近幾十年間製造業的發達的一般條件，及製造業的部門的和地方的分業。儘管在一方面計算的方式有某某變遷，別一方面精確的攷核是不無困難，兩者都影響了數目的正確（一八九〇年與一九〇〇年國勢調查間的比較比一八八〇年與一八九〇年國勢調查間的比較更為準確，這就資本說特別是這樣的。一九〇〇年雇工數目是用新方法來計算的，這使兩種國勢調查間的平均數有幾許差異。再者，一八九〇年『監工和工頭』包括在『食工資者』中，一九〇〇年把他們剔除開去了；却因牠們引起的錯誤皆不大，不致使一般的調查結果喪去真實性。

年份	工場數目	資本	食工資者數目	產品價值
一九〇〇	五二、一九一	九、八三、八三四、三〇〇	五、三〇六、一四三	一三、〇〇〇、一四九、一五九
一八九〇	三五、四〇五	六、五二五、〇五〇、七五九	四、一五一、五三三	九、三七二、三七八、八四三

一八八〇

二五三、八五二

二七九〇、二七二、六〇六

二、七三三、五五五

五、三六九、五七九、一九一

從這個表看來，美國企業的平均規模就資本和勞力說都擴大了；資本要素比勞力要素發展得更快，但產品的價值就每個企業單位說儘管也增大了（一八八〇年與一九〇〇年間製造工場總數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一·八，但產品價值的總額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二·二），却僅能與勞力的加多並比，遠不及資本的加多。

從這個表看來在美國製造工業中資本也顯然未曾迅速地集中起來。我們記憶着產業聯合的發展會使少數巨大的企業控制許多製造業中大部份市場，但我們也應承認各個獨立工場數目增多，這個增多兩倍美國人口的增多（一八九〇到一九〇〇年美國人口增多百分之二十七，製造企業百分之四十四·一；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美國人口增多百分之二十四·九，製造企業百分之四十），並顯然證明小製造工場的加多。

第二節 美國大企業和小企業的相對經濟的例證

如果我們從製造業的全部分析轉而研究這些部類的製造業，如紡織、食物、鐵、鋼、和金屬產業，

皮革、紙、和印刷、化學製品、和車輛產業是，在這些產業中資本家的方法最有進展；那麼，我們仍然發見，在每個企業內資本總數頗為增大及勞力總量也幾許增大時，工場數目的增加無論如何比人口的增加是一樣快（除開皮革業外），但產品價值的增加，縱然比企業數目的增加是大幾許，却在每一個這些部類的產業中都不能與資本的增加並比。

在這些非常昭著地資本家的產業中，小作場仍能穩固地殘存着並發展開來，成爲一種反資本集中的趨勢：這類例證，是很多的。紡織業中機械產業的資本家的方法應用最早，但牠們顯然表現出那些交錯的趨勢，如下面統計所指明：——

年份	工場數目	資本	工人數目	產品價值
1900	33,042	1,366,604,062	1,039,910	2,273,680,877
1890	16,847	1,008,006,362	824,222	1,636,197,191
1880	14,137	594,932,734	710,492	1,171,165,335

如果我們不拿美國全境來研究，祇攷查牠的大西洋地帶北部，——在這個區域內製造業最

爲發達；那麼，那些趨勢也沒顯著的差異。

年份	工場數目	資本	工人數目	產品價值
一九〇〇	一〇四、二六五	五、二九九、七三五、〇七六	二、七二二、二二七	六、四九六、〇五、七七四
一九〇〇	一六二、七九六	三、五四八、二六八、五五三	二、三二七、七三六	四、八九六、七四三、六五〇
一九〇〇	一一二、六八〇	一、七一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六九二、〇二六	三、一〇六、〇五三、五八〇
一九〇〇	二九、一八〇	八三三、三六四、二六七	四九六、四八八	一、〇三五、一九、九六九
一九〇〇	二六、九三三	六三〇、〇三三、三四一	四四七、二七〇	八八八、一六〇、四〇三
一九〇〇	一四、三三二	三〇三、八〇六、一八五	三三二、二五五	六三二、三三、二八四

我們如使把研究的範圍更爲縮小，祇攷查製造業最發達的一邦麻色鳩養辭；那麼，我們仍然發見，每個企業單位內縱然資本大爲增多，却工場數目也一樣增多，工場數目事實上比人口數目增得快些，並表現出每個企業單位中產品的平均價值較爲少些。

最後，如果我們承認亞金孫（Mr. Edward Atkinson）分析那個國勢調查的結果關係馬塞鳩賽邦內幾個標準製造業如紡織業和靴鞋業的，那麼，我們可以衡量大工場和小工場的相對地位，這個衡量確然表示大工場的經濟地位不及小工場，就資本和勞力的經濟說小工場皆比大工場為優越。

紡織業和靴鞋業

工場數目	集合的		個別的	
	二、〇七六	二、〇七六	四、二〇三	四、二〇三
機器和器具（每個工場）	六、四〇〇	六、四〇〇	四、二〇〇	四、二〇〇
工人平均數	一八六	一八六	一〇・三七	一〇・三七
平均所得數	三九三	三九三	五〇三	五〇三
每人平均產額	一、五二六	一、五二六	二、五〇〇	二、五〇〇

如果把美國製造業全部拿來分析，那麼，似乎確然可證明大工廠替代小工場和家庭工業的一般趨勢不是一往直前、順利無阻的。

就許多特殊產業或產業中許多部門說，大工場的經濟公例無疑地是顯然能適用的。但在紡織業和製靴業中，如在許多別種產業中樣，儘管工廠制度十分發展，却這個制度僅能適用到那些產業中某某部門，至於許多最佳和最壞的工作仍讓小作場和個別的工人去做，最佳的工作包含在特殊訂製品或完成的歷程中，在這類訂製品或歷程中都需要個人的熟練和謹細，最壞的工作包含低等、呆板的工作，這些工作是被『剝削的』勞力執行的，因此從牠們製造出的產品售賣起來比工廠產品要賤些。

如果我們從這樣的產業研究轉而攷察那些完全的工廠產業，那麼，我們可充分地證明大規模生產的優越經濟。一種標準的美國機械產業，農具製造業，可拿來做一個說明的例子。在這個產業內資本和勞力增加，產品的價值也相應的增多，但工場數目日更減少。

農具業

年份	工場數目	資本	工人數目	產品價值
1900	215	1,577,707.91	56,652	101,107,812

一八九〇	九一〇	一四五、三三三、九九七	三八、八三七	八一、二七一、六五三
一八八〇	一、九四三	六二、一〇九、六六八	三九、五九〇	六五、六四〇、四九六

就差不多一切關於鋼、鐵、金屬、機械製造工業說也有顯著的同一趨勢；工場數目並無多大的增加，有時且形減少，但資本和產品比以前多得多。

鋼鐵工業的例子可單獨充分地解釋那種趨勢。

鋼、鐵業

年份	工場數目	資 本	工人數目	產品價值
一九〇〇	六六八	五七三、三九一、六六三	三三、四九〇	八〇三、九六五、二七三
一八九〇	六四五	三七二、六七八、〇一八	一四八、七二五	四三〇、九五四、三四八
一八八〇	一、〇〇五	三三〇、九七一、八八四	一四〇、九七九	二九六、五五七、六八五

差不多一切金屬樂器、刀劍、活字鑄造、鐵器、特殊的鋼鐵製品、珍寶、音樂器具、縫紉機、武器、船舶建造等等產業都遵循大量生產的經濟公例；其他產業也很可遵循這個經濟公例的，有靴和鞋

(工廠產品)、磚和瓦、各種車輛、化學製品、鐘、桶、皮革、馬鞍、啤酒、紙和木漿、陶器、肥皂和燭、紙煙、傘等等。

第三節 大不列顛德國和法國大企業和小企業的相對經濟的例證

在大不列顛，儘管那些有條理的可引用的證據沒有像在美國那樣那麼多，却有許多種類的證據足以指明同一的勢力在重要產業中也進展着。就基本的紡織業和金屬業，及製粉、釀酒、化學製品、皮革、玻璃、陶器、紙和其他機械產業說，一個單獨的作場規模或一個企業的規模正擴大時，企業中資本要素的發展超越勞力要素。在家庭的紡織製造業下器具的價值通常僅與幾個月的工資相等。一八四五年麥克古諾 (McCulloch) 推算在設備完善的英國製棉廠中固定資本達到約一個職工的兩年工資數目 (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 216.)。一八九〇年馬夏爾 (Marshall) 教授指明作場中資本總計約為二百鎊，或在設備完善的紡紗廠中工作的一個男子，或一個女人，或一個幼童的五年工資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p. 282.)

在標準的近代產業——棉織業——中一個工廠的資本額實際上有增加，如下列的一八五〇年與一八八五年間一個工廠內置備的紡錘和織機平均增加的概算數所指明，但這些數字沒計入機械速度和能率的增加——

年份	紡錘	織機
一八五〇	一〇、八五六	一五五
一八八五	一五、三三七	二二三

這些統計不能十分代表事實，因為牠們包括許多舊式製棉廠，在這些廠內紡和織是在一起做的。舒耳酒·革維尼特 (Dr. Schulze-Gavernitz) 把阿耳德漢 (Oldham) 區內很專門化的紡紗廠拿來做例子（在一八九二年），說明每個廠平均有六萬五千個紡錘，最大的廠有十八萬五千個。在北蘭加州 (North Lancashire) 每廠平均有力織機六百個，最大的廠有四千五百個。

在不列顛如在別國樣，合股企業的發達使企業規模的擴大比個人作場規模的擴大遠為快

些

釀酒業在前兩世代間差不多已完全變爲「公司」企業，這顯明出非常集中的趨勢。

下列的數字表明五〇年後普通釀酒家，或售酒者——爲人們所命名——的數目：——

一八五〇 四、三〇〇

一八六〇 三九、九四八

一八七〇 三三、六八二

一八九〇 三三、三四六

一九〇〇 一一、三六四

一九〇〇 六、四四七

一九五三 五、六九二

德國釀酒業也顯明類似的集中趨勢，釀酒坊數目在一八七二年有一千四百個，一八八五年減少到一千零五十個，但在這個期間酒的產額大爲增多（參考 Ely, "Monopoly and Trusts",

p. 188)。

德國一八八二和一八九五年產業的國勢調查表的比較統計顯明出製造業中那些廣大的趨勢，較大的企業發達得較快，小的企業却也未趨於消滅，反佔有人口的漸增的部分。

在那個期間德國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十三·五，但小、中、大三種工場的比較增加率是如下表所列：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增加的百分數
小工場（一名到五名工人）	二、四七、九五〇	三、〇五、三二八	二四·三
中等規模的工場			
（六名到十名工人）	五〇〇、〇七九	八三三、四九九	六六·六
大工場（十名到五十名工人）	八九六、三三〇	二、六二〇、八四九	八二·八

在法國沒有衡量那些近代趨勢的數字可供我們引證，但一八九六年的產業的國勢調查表明就一般製造業說『大產業』沒有任何多大的進展。總共五七五、五三一一個工場內有四六一、三

五四個，或全數五分之四，所用的雇工不過三名，大工場有雇工五百名以上的總計不過四百四十六所。

職業的主要三部門內工人的分配率如下：——

	農業內百分率	工業的百分率	商業內百分率
一名到四名工人	九三·〇九	八五·〇三	九〇·〇〇
五名到五十名工人	七·八九	一三·六六	九·八二
五十名到五百名工人	〇·〇三	一·三二	〇·一六
五百名工人以上	——	〇·〇六	——
	$\frac{100}{\quad}$	$\frac{100}{\quad}$	$\frac{100}{\quad}$

第四節 運輸業的集中

然而我們不應在製造業內，祇應在運輸業內，尋求機械制度集中勢力的最昭著的結果。火車替代載貨車和驛馬車，汽船替代帆船：這表明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最偉大的進展。『一條汽船的成

本或者等於那些船工十年或十年以上的勞力價值，英格蘭和威爾斯鐵道業中投入的資本約九萬萬鎊，這等於鐵道上四十萬名雇工約二十年的勞力價值』〔Marshall (2nd), p. 283〕
一切私營鐵道，用汽力或電力的，都是合股企業；一切海運業，除開沿岸和河川貿易比率上日更減少的情況不計外，曾採行同一標準的資本家的形式：這個事實證明那類產業的集中趨勢。

第五節 銀行業和保險業的集中

就企業內集中勢力有最強大、最普遍的作用說，次於運輸業的為金融業，金融這個名詞包括銀行和保險，股票買賣，證券買賣，以及每種放款在內。

這些貨幣企業實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牠們最先採行合股企業的方式，牠們的活動區域已進為國際的，牠們當中資本的擴張遠在勞力之上，而且在牠們的活動上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優勢通常比在任何其他企業的活動上為大。

遍企業世界精妙的信用制度的流行與改進的交通機械制度有密切的關係，近代金融全部可以視為建置在機械的基礎上。近代企業的最大部份交易都是以信用的形成和流動處理着的，

就信用的形成和流動說大金融企業享有昭著的利益。惟大金融企業能夠為政府和產業公司從事金融上廣大的活動；儘管因詳細的地方或職業見聞小放款人和小質貸號可以殘存着，却牠們具有的金融上獨立能力常漸減少，結果麼，牠們變成有些大金融公司的代辦或支店。

柏哲浩（Bagehot）在一世代前寫下一本書，已重視那個趨勢：『大銀行常趨於變為更大，小銀行常趨於變為更小。』從他寫下這書以後，大不列顛私家銀行因大合股銀行的發展大都消滅了，大銀行的支行遍大列顛都設立起來。一八七五年不列顛各銀行內存款概數為三萬萬五千萬鎊，一九〇三年為八萬萬五千九百萬鎊，這在二十七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七（“British Industries,” p. 91）。一八五八年與一九〇三年間銀行營業所的數目從二〇〇八處增多到六五九二處，這全因支行的添設。蘇格蘭是首先善用銀行的利便的，牠表現出銀行業中最緊密的集中趨勢。一八八三年牠有十個銀行，這十個銀行有九百十二個支行；一八九六年牠們有一千零十五個支行。在英格蘭銀行合併正迅速地消滅私家銀行。巴克勒銀行（Barclay's Bank）曾吸收二十四個別的銀行企業，帕爾（Parr）銀行也吸收那麼多，勞易（Lloyd）銀行一收三十八個

別的銀號。

保險企業內類似的集中到處都可察見。就這種企業說大資本顯然在經濟上比小資本優越得多。美國人壽保險營業所的數目在前二十五年間堅定地減少了，但少數的營業所執行了非常增多的營業事務。一八七三年人壽保險營業所爲五十六個，收入約美金一一八，三九六，五〇二元；一八九七年營業所爲三十五個，收入約三〇一，二六八，一七九元。

第六節 分配歷程的集中

商業內集中的勢力比較不容易辨認；但就躉賣業說無疑地分配企業的增大的部份正轉移到大規模、和益更發展的商店掌握中。特別是在問題中的貨物是原料品或未完成製品的場合，遍躉賣業的相當範圍個別的商業舞台被排除開了。製造家，或以普通的契約方法直接從生產人購買原料品；或如在果醬製造家自有果樹栽種地或鐵工廠自有炭坑的場合，樣置辦自己的生產設備。就其他許多事例說，如在最多數專利品或包裝品和大部份織物企業の場合，生產人直接供給零賣人；或在某某製靴工廠、炭坑等等的場合，生產人從事全部躉賣業和零售業的分配。今日工

廠對零售人直接供給最多數日常用的製造品。躉賣商在還留存着在一個顯明的分配階段中的場合，常是一個外國生產品的輸入者或食物和其他易腐壞的國內生產品，的收集者。這樣的事業日更帶着投機的性質，更廣大地包含信用的要素並就許多事例說變成金融的附屬物。這些方面的企業的成功仰靠大資本；各國內商業階級的巨增加證明企業的實蹟的數量，但這個增加並不是雇主的數目增加，實是事務員、代理人、商事旅行者，等等的增多。

合股企業對零售業的實用也進展得極速。巨大的販賣店趨於變成「百貨商店」如瓊特勒（Whiteley）和巴克爾（Barker）販賣店的，或含蓋廣大的需要範圍如麥蒲耳（Maple）或斯派朋德（Spier & Pond）販賣店的，在大城市勃興起來，把零售業的比率上日增的部份拿起過去。其他更專門化的公司，如在雜貨和食糧業、牛乳、飲食店、魚和野獸肉業中的，由夥多的支店擴展牠們的事業。就這些事例當中有些說，零售公司以進入農作和製造業的生產歷程鞏固牠們自己；更常常地，製造業者，如在靴鞋、珍寶和烟草業中的，自身開設零售店或由「特約」店活動着。（這就是說因特約店把他們的製品零消開去——譯者。）

第七節 農業的集中

資本主義的集中勢力被應用到農業的，對於牠們如要一般地測量，那是極難做到的。

但在農業機械極充分地被應用着的國家，如美國是，農場的規模和價值在機械最能廣大地被利用的農業中那些部門的場合增大了，這些農場的資本價值和生產物的價值比農場上使用勞力還更迅速地增加：這是可明白地證實的。

最近關於美國農業刊行的一篇精細的專論（“The Influence of Farm Machinery on Production and Labour,” by H. W. Quaintance, Nov., 1904）表明：在北部中央各州很為專心從事於田園作物——關於這些作物的栽植機械最為發達，農場（祇包括改良的土地）的規模在這些州內因此相當地增大了，在一八八〇到九〇年的十年間增大到百分之二十六·四，在一八八〇到一九〇〇年的二十年間增大到百分之四十一·八。在美國其他區域，或者如在南大西洋岸和南部中央各州，因耕作地的分割黑人農業大為增加；或者如在北大西洋岸和西方諸部，市場園藝和果樹園的產品造成重要而發展的形態：在這些地方，因機械農場面積增大的趨

勢，是全部或一部份被形成小農作的勢力抵消了。

但這些抵消的趨勢儘管阻止美國全部改良的普通農田的面積增大（農田「包括未改良的土地」的實際規模表明從一八八〇年後與前幾十年間的減少比較起來有顯著的增加），却一個美國農田的資本價值和牠的每英畝的生產物價值有相當地迅速的增加。下表指明出這種發展，及美國農業全體因機械變成這樣一種形式，在這樣的形式中資本日佔重要地位，勞力相對地佔有不甚重要的地位——（註一）

	標準價	一八八〇	一九〇〇
全農場財產的平均價值	三、五二五	100	二一六·二
農場（土地及改良）的平均價值	二、八三五	100	一八五·六
農具和機械的平均價值	一三六	100	一五三·九
自耕農種植者和監理者	八六、八〇〇	100	二二七·四
農業勞工	三、五二、七六五	100	一七三·六

註一 勞力重要性的減少，下列的國勢調查數字更顯明地指示出——

	1900	1905	1910
農業勞工	六二,四八	三五,八九	三五二,五五
自耕農、種植者和監理者	一,〇五,二二七	一,〇九二,八六七	八二六,八〇〇
	一,六六八,六五五	一,四五二,七六一	一,二八一,三六五

在一八八〇到一九〇〇年的時期被雇、或倚賴、階級增加百分之七十三·六，雇主、或獨立、階級僅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四：這個事實，對於集中歷程的發達是強有力的確實證據。

農業中許多改良儘管是因良好的耕種方法；却肥料的使用、灌溉、改進的輪種、良好的種籽、等等，物事當中最多數，與近代機械的使用有密切的關繫；近代機械應視為資本主義的標準的動力（Quintance, p. 20）。

下表包括關於生產機械最廣大地被使用着的作物所完成的經濟的一種計算，這個計算是以男子勞動時間的單位表示出來的——

單位 號數	產出穀物的名稱和數量,及工 作的敘述	生產年		工 作 時 間	
		人 力	機 械	人 力	機 械
I.				時	分
三	大麥三〇詒(每英畝)大麥	一八二九—三〇	一八九五—九六	六三	三五〇
九	玉麥四〇詒(每英畝)剥皮的 高玉麥華留置田中……	一八五五	一八九四	三八	四五〇
一〇	棉花用人力獲七五〇磅用機 械獲二〇〇(每英畝)磅種棉花	一八四一	一八九五	一六七	四八〇
一二	乾草收穫一頓(每畝)享摩餐 (人名, Timothy) 乾草	一八五〇	一八九五	二一	五〇
一三	燕麥四〇詒(每英畝)燕麥	一八三〇	一八九三	六六	一五〇
一六	蕃薯二二〇詒(每英畝)蕃薯	一八六六	一八九五	一〇八	五五〇
一七	米二、六四〇磅(每英畝)糙 米	一八七〇	一八九五	六二	五〇
一八	黑麥二五詒(每英畝)黑麥	一八四七—四八	一八九四—九五	六二	五八・九
二六	小麥二〇詒(每英畝)小麥	一八二九—三〇	一八九五—九六	六一	五〇
				三	一九・二

從這表指明出的勞動能率的增進頗有差別,就黑麥說爲百分之一五〇,就小麥說爲百分之

二二四四；一切牠們的生產力平均增加率約為百分之五〇〇（Quaintance, p. 23）。

第八節 小農場的殘存

但機械制度的集中勢力在某某種農業中儘管很為強大，使以價值單位和生產力單位計量的農田的平均規模增大；却小農場在每個地方並不因此趨於消滅。除開北部中央區域外每個區域內每個農場的改良土地面積的減少無論如何表明美國農業內的資本主義沒普遍地包含着大農田的意味。事實上科學的和內充的耕種顯與僅僅機械的耕種有區別的，在每個地方都助長小農田，儘管這在許多場合都包含着每畝使用的資本有增加這個意味在內。土地的均等形態和性質，土地也不很肥或就市場說也未位置得很好，足使園藝栽培獲取利益，但還是充分良好並接近市場值得用機械耕種——這些就是最為利便大農場的條件。美好的水菓、花草、家禽和其他農作物需要細微的注意和熟練的，牠們的市場相對地比重要農作物和普通牲畜的市場若何變成更為重要，助長大農田的勢力甚或助長農業的大資本主義的勢力或將若何減少。實際上儘管在農業工作的差不多每一部門中機械和其他勞力——節有的發明的使用範圍日更擴大，這並未

包含着小的、獨立的、自耕農的絕滅這個意味。儘管大穀物農場或牧場用機械和雇傭勞動經營的，發展得極爲迅速，足使農業全部「平均趨勢」向這方面推進，却這與小自耕農的大發達十分相符合。

最近比利時的證據有趣地顯明農業中對立的趨勢。在一方面大地產的數目和牠們包括的全國土地面積全部的比率都增大了，在別一面極小地產的數目和比率增大得更速：介在牠們兩者間的中等規模的地產減少了。（E. Vandevelde, "Modern Socialism," p. 204）但這些小耕作地據說不是小農的農場，是產業無產階級耕種的片段的土地，產業無產階級耕種這些片段的土地來補助自己的生計，或替換地做着夏天的農業勞動和冬天的工資勞動，或在城市中每日勞動後在耕種的分劃地上工作。

機械制度，在像比利時這樣的人口稠密的小國內近代運輸方法很爲發達的場合，對大規模與中等規模的農場比較上有利於前者的時候，牠驅逐小農日更跑到城市的產業中去找生活。這個運動，網德爾維（M. Vandevelde）約述如下：——「最顯明不可爭辯的事實就是農業的內

充化的進展，機械使用的發達——一句話說來，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比較起來（即與給付筋肉勞動的資本比較起來）增加了；農業日漸工業化了；耕種的土地轉變為牧場了；我們看見的農業的工業——釀酒、製糖、苦苣製造、果汁製造等等——的增多；因這種變革鄉村的人口愈更分裂為兩種顯著的階級。你們在那些地方看見有一個無產階級組成於農業勞工的日更增大，他們是最少數；看見工業勞工，他們每天出去在任何地方工作；看見叫做半農業和半工業的勞工，某某時期在製糖工廠工作，別的時期做收穫的事務，冬天跑到炭坑作工，春天仍回到田圃中作工。〔Modern Socialism, p. 213.〕

第九節 機械趨勢的概述

這樣地機械和動力的經濟在產業的許多領域內十分顯然發生作用——

（1）來增大各個『生產設備』和『工場』的規模使用資本和勞力的大協動單位以生產巨額『出產物』。

（2）來對於資本和勞力兩者比較上增大前者的規模和重要性。

(3) 來作成資本和勞力的大分化和專門化，使企業單位日更增加複雜性。

在重要製造業中對於同一生產品有大的、規則的、需要存在着，而原料和方法也最爲能標準化；在這樣的場合機械的經濟那便最爲發達。在運輸業中蒸汽和電氣動力被利用着，運輸業的巨大的、漸增的、部份屬於這同一的經濟。遍礦業的大部份和農業的某某部份同一的趨勢，進展縱然較遜，却一樣發生作用。躉賣業，除開在牠包含着大量商品的物質上處理這個意味的範圍外，不易被放置在機械經濟的集中勢力下，零賣業也極少利用機械的方法。

但這個僅僅機械的經濟不能充分地解釋資本主義的集中趨勢。單個的「生產設備」之規模、複雜性和資本主義性質的增大所以能被表現出來，這是因一個近代紡織工廠或麵粉工廠的費用和生產力與牠所排除的幼稚工廠比較起來日漸增大，或因近代鐵道列車或汽船的轉運能力與幼稚的舟車比較起來優越得多。資本主義的真正經濟單位不是「生產設備」的技術單位，是「企業」的產業單位和金融單位。

除開幾個例證外，僅僅機械的經濟不能充分地說明企業的大發達。在這個機械經濟上放置

着許多其他對大企業有利的工業、商業和金融的經濟。在這些經濟發生作用的場合，我們發見以共通的支配和所有權被聯結的，並被經營着如一單個企業的，許多技術上完全的生產設備或工場；再者這些經濟若何發生作用，這些生產設備或工場也若何被聯結着，被經營着。

許多商業、金融、甚至零賣分配企業的巨大而漸增的規模充分地顯明出，機械經濟對於資本主義的集中趨勢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不僅巨大的企業缺乏這個機械經濟的基礎的，勃興起來；並且如我們所察見，在有些製造業中相當複雜的機械生產設備造成小企業的基礎。

所以在一方面以機械效能的研究從事分析大企業的經濟是很重要的，却在別一面我們祇應視這個機械經濟為利便大企業的種種經濟的複雜性中一個要素。我們現在必須正式述說這些要素和與牠們對立的其他對小企業的維持及增加有利的要素。

第十節 大企業中生產力的經濟

許多勢力運行着來促進資本把自身大量地結集起來，及因此企業單位增大——這兩者就牠們與市場上競爭性質中實現的變化和獨占的確立的關聯說須得特別研究一下。種種使大企

業勝過小企業的經濟可分爲兩部類——生產力的經濟和競爭力的經濟。

第一部類就是那些經濟因再分工的增加和生產精力的能率增加發生出來的，並從全生產社會的觀點說表現關於生產一定的商品數量人類精力的排洩量的純節省的。這些經濟包含：——

(A) 因原料大量地購買、運輸與小量地購買、運輸比較起來所節省的努力，及因製造品或其他貨物大量地售賣、運輸所完成的相應的節省。這個項目下還包含着購入原料和售出完成品的。新市場的發見並開拓，及每種使產業中有利競爭和協作的範圍增大的物事。

(B) 最好的近代機械的採用。許多昂貴的機械，在使用來幫助生產着能找尋到相當堅實市場的大出產量時，纔能『節省勞力』。從經濟上變成可被利用說來，關於節省勞力所已知的或可發見的發明正待候着生產規模的增大或牠們可排除的勞動工資的升騰的數量上可視爲無限多。這些發明當中有些，在生產規模每次增大時，從『無利益』的部類轉變爲『有利益』的部類並表現出在社會的勞力節省中純生產的收益。

(C) 細小或補助歷程在同一建築物下或在與主要歷程有密切的有機結合的場所下的

執行、修繕的特別作場的設立、貯藏的各種經濟，這些都是在大規模生產中纔發生出來的。

(D) 各種經濟總括在因經營、監督、事務和其他非筋肉工作的能率增進產生出的勞力節省中的，這樣的增進是在普通構成的企業的規模增大後纔會發生的。這些常是與(B)有密切的關聯，例如在事務工作因打字機或電話交通的使用經濟化的場合，並常與(C)也有密切的關聯，例如因設置夥多的和利便的分配中心。

(E) 空閒的經濟。大企業能關於生產工作和貯藏有利地使用一定的土地面積，這常是大的實際經濟，這種經濟財政上可以地租在建設費中佔有的較小部份來計量的。在零售業中貨物的外表的「陳列」、貯藏、和迴旋地最爲重要，這是利便大「商店」的主要要素之一。

(F) 廢棄產物的利用，這是大規模生產中最重要的實際經濟之一。

(G) 試行機械和產業組織中新實驗的能力。

第十一節 競爭力的經濟

競爭力的經濟這個部類包括大企業關於與小企業競爭享有的那些利益，因這些利益大金

業能奪取小企業的生意，或沒在任何方法中增加社會的純生產性，而能獲得高率贏利。這個部類包含——

(1) 廣告、旅行、地方代理店的大部份經濟，和誇示、招徠的優越性，這些都是大企業纔能夠具有的。在很多場合，這個廣告和自我推薦的極大部份從產業和社會的觀點說，都決非經濟，但單表現出對一個工場的利益和對其他工場的相抵的損失。在不少的場合，一種「交易」可因別的交易或消費者遭受損失獲得利益，例如在無用或有有害的藥物因欺哄公眾的堅持的自我讚揚方法得到消場時。

(2) 大企業力能獲得並維持機械或製造方法中某種特許權或產業秘密的完全使用，這種特許權或產業秘密在其他情勢下將移入別的公司手中，或將變成企業內公共財產。這個事件——特許權和秘密的獲得並維持——沒表現出任何公共經濟，並且有時表現出一種公共損害。但假使那樣的進步因企業家的熟練和果敢纔產生出來，並且不會被利用着，如對他的企業沒有確保惟一的使用權利；那麼，這種經濟屬於生產的部類。

(3) 大企業因握持地方的雇傭全部或一部份的獨占關於抑壓工資具有優越的能力，大企業關於以低價購入原料或向消費者求索比在自由競爭的壓力下流行的價格要高些的價格也具有優越的能力——這些祇表現出可使大企業獲得高率贏利的個別的企業經濟。

大公司通常享受的良好的信用機會應視為一種殊別的經濟。這種經濟一部份是生產上的利益，因牠包含着企業活動的擴展的大利便性，一部份是競爭上的利益，因牠關於購買和售賣的歷程給與大自由並關於排除困難給與大力量。

這個特殊的經濟固然對金融企業是最為重要，次對大商務企業；但在採鑛和製造企業中牠也佔有相當的地位，『投機』要素在牠們這些企業的活動中是若何固有的，牠也若何佔有相當的地位。

第十二節 小企業的殘存

遍工業、商業和其他事業的廣大範圍，如我們所察見，有小企業殘存着；這個殘存一部份可追溯到那些主要的集中趨勢當中有些不存在，一部份到積極對小企業形式有利的相反趨勢的作

用方面。

我們對於機械的有效應用論述牠的物理的、經濟的、制限時，我們已指明小企業的某某經濟。(1) 在原料的性質或處理原料方法的性質是極不規則的場合，這個不規則性使機械的充分應用和常規的工作不可能。這個不規則性的種類或程度可以是使企業的成功須大部份依靠職工的熟練、才能、性質或依靠機會，這樣麼，防阻了機械或任何種「常規的」經濟的應用。原料的不規則性，如果關繫着低廉的生產物，那就不足以消滅大企業的純經濟，儘管牠妨害機械方法的充分應用。獸皮的樣式、組織、等等的非規則性不能阻止鞣皮業成爲大企業的工業；果實的非規則樣式和品質不能保留着「罐頭」業和「果汁」業爲小企業。但寶石的斲磨、鑲嵌、裁縫業或衣服製造業、鐘錶製造業、及其他許多有關涉良好品質的昂貴材料之揀選和精細處理的奢侈品產業，內大多數技術的階段都趨於留存着爲小企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掘金，對沖積層的洗澱金仍使用個人採掘法，「板開特」(banket) 金纔是由大公司採掘。

這個原則的最大應用固然在農業中。小農場趨於殘存着，是以(A) 土壤種籽、氣候、等等的

不規則性爲準，是以因此農業歷程中必要的熟練和精細的注意之廣大爲準，是以在（B）這樣的條件下生產的、植物的、動物的、生產物之絕對的市場價值爲準。

新式的大機械農場生產大量單一農作物並應用機械方法的，可以不顧慮土壤等等的細微的不規則性；因類似的理由大畜牧場甚或果樹園也能這般樣地獲取利益。但關於生產美味的、昂貴的植物和果實，或關於餵養最佳的鳥和獸，個人的熟練和與會這個要素却是非常重要的，普通足以勝過大生產的一切經濟。

（2）在消費者的個性因滿足特殊欲望的需要反映在產業上的時候，「技術」的經濟替代了「常規的」經濟或「機械的」經濟。這個勢力大率使材料的差別性變成重要的物事，並喚起處理這些材料的熟練。但甚至在材料的完全的標準化和規則性存在着的場合，消費者對恰正適合個人嗜好或口味的貨物的需要包含着熟練的技術，並阻止機械或常規的方法的使用。這個不必然包含着小企業執行這樣程序（因合於個人嗜好必要的生產程序等等——譯者）的意味在內。一個大陶磁公司，爲刺激並供給高級顧客的精美的需要，常雇用許多意匠家和熟練的工

匠；恰如大成衣商店可以設置特別訂貨部和「裝飾」品部似的。在生產的最後歷程的熟練造成一個商品的費用和用途的主要要素的場合，特別是在熟練的出產接近嚴正的個人勞務的性質時，小企業單位趨於殘存着。儘管照相術的通常工作可移轉到大公司手中去執行，却技術的工作仍留存在獨立技術家的掌握中。在倫敦鐘表製造業、馬鞍製造業、家具製造業的大部份還是留存在小企業的掌握中。甚至在問題中的事件不是消費者的「特殊」需要，祇是生產者的「特殊」需要時，小企業常保持着自己的地位，例如在卑閱漢小金屬業當中許多就是。

機構的標準化縱然使許多修繕工作不必仰靠熟練的造機工和鍛冶工，並且許多大企業也設置自己的修繕工場，却這個根本上不規則的工作造成大製造中心地方內許多小獨立作場的基礎。儘管建築業和印刷業大體是大資本家的企業，却散工建築師、木匠、鉛匠和印刷工仍多數存在着來做特殊和緊急的工作。

零賣業中，如我們所察見，個人與「顧客」的關係的存留，最後生產歷程對零賣分配技術的結聯，有時單單接近（顧客的接近——譯者）的重要性，三者都足以使小商店主保持自己的地位。

生產的努力爲生產和分配關於專門職業、美術及娛樂和人身勞務的物質財富與非物質財富活動着的，自然很爲不易放置在資本主義的集中勢力下。儘管就一種意義說我們大學內法律學、醫學、神學、教育學的課業可視爲大資本家的企業——即製造並分配法律、醫學、宗教和其他勞務的『工廠設備』——並且律師界、教會、醫師會等等同業組織，又限制專門職業者關於『執行業務』的自由；却這些事實實際上沒損傷普通宣教師或醫師的『企業』上獨立性。大資本家的結構的趨勢，儘管在教授、法律、醫術、特別是牙科等等職業中可辨識出，却沒包含這些專門職業的任何一大部份並且祇在中庸範圍內達到最大限度的經濟。娛樂的技術中大資本主義在必然需要大量的資本支出和高度的企業經營組織的有些部門之上建築了強固的基礎。或者集中勢力最強的理智的技術或職業就是新聞業，儘管日增的多數未對任何特定新聞紙有密切關係的小訪員幫助着新聞的大資本主義的機構。

農業、機械業、鑛業、零賣業、美術和專門職業中一切這些小企業因包含的材料或方法的某某特點殘存着，這些特點使在大企業的常規的經濟下不能有效地喚起、支配、並應用的那些熟練、注

意、判斷和性質的人格性成爲重要的物事。除開關於生產並分配某某高等物質財富和非物質財富小企業取得的那些固有益外，尙有真正技術家或工匠的獨立精神，這種精神甚至在這樣太致常規的工作如木作、製靴或零售店經營中常常是很堅強，足引導人做一個小獨立生產人，甘願經營一個不牢靠的無厚利的企業，不肯變成資本主義的機械中一個單單的輪齒。

第十三節 小血汗企業的羸病的殘存

我們應區別這些真正小企業單位的經濟的殘存與小血汗作場和血汗的家內產業的許多形式，這些形式在產業地獄內每個地方都可找尋到。這樣小血汗企業的特質，就是在低率工資、低率地租、衛生和其他產業上制限的規避的條件下以再分的勞力實行劣等常規的貨物的生產，這些條件使這個生產式樣比用機械或用被適當供備和被適當保護的人間勞力在工廠中實行的生產式樣要低廉些。血汗作場的生產物當中許多包括劣等或賤造貨物，這些貨物除開供給最貧階級的「需要」外不會製造出的，最貧階級因對這些血汗產業供給低廉而乏效能的勞力之一經濟的「痼疾者」禁錮在貧困中；這些生產物當中許多在別種情形下是會用機器在工廠中

製造出的，工廠中工資較高，工時較短，一切雇傭條件都較好些。這件事情，舉例證明起來，如血汗作場的大多數衣和靴製造就是。其餘的血汗業，儘管單純而非高度熟練的，因細目的某某不規則性——例如造花、拔毛、打包等等——却免除機械的完全應用；但都可變成牠們所隸屬的大產業的從屬部門。這些血汗業縱然正當地被叫做小企業的羸病的殘存者，叫做「寄生的」發達者，牠們却是資本主義的現在階段的自然產物；因為一切經濟上扶持這些「低等有機體」者——即夥多剩餘的低度熟練的「失業者」的存在，和高率地租形成對血汗作場的粗劣產品的經濟和市場的主要要素的——能被追溯到資本家的勢力的未被統制的活動方面。

如果從輿論和立法行動表明的健全社會政策逐漸發達，那麼，這些不健全的發展可以從產業的社會排逐開去。關於這個滅絕血汗業的工作，經濟的辦法還比慈善或衛生的辦法有效力些；在英國和美國，特別是在成衣業中機械最近曾有巨大進步的場合，這些不健全的殘存者對小企業的健全殘存者的比率或者逐漸低減了。同時，相當數量的低廉勞力有若干時可被利用，這些寄生的產業特別是在那些產業中也將若干時繼續重新出現，那些產業，季節和好尚使牠們具有不

規則性，那些產業內血汗作場的一種經濟存在節省工廠中因巨相當期間機械全然停止活動或半被使用所引起的浪費裏面。

第十四節 相反趨勢的一般的概述

但我們如把血汗產業棄置弗論，我們關於形成大小企業的向心力與離心力的相對的強勢應下什麼一般的結論呢？

運輸業就是這樣的產業部門，在這個部門內大資本家的企業最為盛行，在這個部門內漸增的集中趨勢最為普遍。在一切先進的產業國中鐵道、汽船、導管、電報、電話事業對人、貨、消息的轉運已移在大公司的支配下：例如電氣或煤油曳引車愈益替代馬匹來執行城市和鄉村中從屬的運輸業務，運輸業的更進的機械化促成大公司替代小運搬人和個人的商人。再者，運輸業的相對重要性，如使用的資本量和勞力量所指明，正迅速而普遍地發展。在採取產業中鑛山業差不多全然變成大資本家的企業，在一方面機械使用的漸增，別一方面法人財政的發達，都促進大公司企業併吞這個產業部門。農業中小企業的殘存事實在小所有權或安定的借地權有勢力的任何地方，

都廣布着並持續着。但小借地權（管業——譯者）的永續性益更仰靠某某自己的要素的擯棄，或在別種情況下仰靠大協作或法人的企業的方法對小農的經濟的結合。在丹麥、瑞士、比利時、愛爾蘭、乳酪及其他收集和製造方法的協作，機械使用、推銷、相互信用和教育的協作是視爲對小借地權人的維持所必不可少的要件。沒這種協作，小借地權人或佃農的經濟力量必被轉運公司、商業中間人和金貸業者消滅，並且終竟他們會被大農場制度排除或變成剛述的資本家階級的任何一種的單單從屬者。

漁業在相當的範圍內仍繼續是小規模形式的產業，儘管蒸汽漁船和大漁商日漸把牠放置在大資本主義的支配下。

製造業從事食物、衣服、房屋及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製造歷程的，大多數都已，或正、轉移爲大資本家的企業。這些重要製造業使用的資本比率上日漸增大，但除在進步較遜的國家外牠們使用的勞力比率上也漸形增大。這些重要製造業外尚有許多製造工業仍然是小企業；並且因機械和其他科學的應用大機械產業縱然繼續排除舊式手工業，而新產業又自始就從

資本主義的地點興起，却夥多新的不規則和須要高度熟練的產業還發生起來，使用大量的勞力。大製造企業中使用的勞力比率上日漸增大，或製造工業的非常的一般擴展跟隨着機械的「節省勞力」經濟，使一切被「節省」的勞力都受雇用：這個事情是決不能證明的（關於這點參看第十一章）。

壟賣商業中集中勢力是強固的，但小販賣人在大多數國家內仍殘存着並甚至還添加，儘管他們的經濟獨立因倚賴大製造的或「供給的」公司在許多產業中都顛覆了。我們如記憶着零賣公司的發達，牠們有許多支店和各種樣的「特約」店，那麼，我們就可知道使用的大部份的資本和勞力似乎或者正移置在大資本主義的支配下。

我們察見銀行業、保險業和別的金融企業是特別適應集中勢力的活動的。文官的技術、專門職業和勞務的產業據牠們（文官的技術、專門職業和勞務的產業——譯者）提供的雇傭比例有非常迅速的發展，但這些產業中的小企業仍極廣大地保持着自己地位。然而公用業中使用的資本和勞力的增加應計入大企業這方面。

從上文所述說來我們的結論就是——

(1) 近代社會內比例上漸增的財富(貨物和業務)總量在巨大而擴展的企業中被生產出來。

(2) 這個集中的趨勢關於生產並轉運構成人民生活必需品和主要享樂品的貨物是特別有作用的。

(3) 從財富的生產總額說資本與勞力比較起來，佔有漸增重要的地位。

(4) 資本的漸增的重要性從物質財富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形式的生產說是最為巨大。

(5) 大規模擴展的企業形式中雇傭的使用人數目比率上或者日漸增大，儘管集中的勢力的強大就勞力的事例說比就資本的事例說要較遜些。

第十五節 企業的標準規模

但大多數歷程和產業常常被放置在促進大企業單位的集中勢力的支配下，却人們不能說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在生產或運輸的任何部門內都是無限制的。

我們轉而講說公認的經濟公式，我們知道在任何一種產業內報酬漸增的公例都不能永遠地、絕對地。壓倒報酬漸減的公例。任何國家內，在產業發達的任何一定條件下，就每種產業說都有一定的企業規模，在這個規模內最高純經濟被達到，超過這個規模這個純經濟不能再加高，如牠沒被獨占的法律基礎或自然基礎扶持着。

許多製造歷程達到高度機械的發達，在這些歷程中最高經濟立會到達，最低廉的生產單位以噸、呷或其他標準代表相對地小的一年生產量；即單單機械和分工的利益立會耗竭。這個個個的生產設備的規模的限度是一般地被承認的。固然除開製造歷程的那些經濟外別的經濟如購買和售賣、地租、建設費、管理、廣告等等經濟算入時，這樣一種企業的有利規模可相當地增大起來。但這些經濟的總量不能避免報酬漸減的公例。就機械的生產說，就企業的經營說，都存在着一個最高發達點。（一個大的英國內地製造城市中一個有經驗的會計師寫給我一封信說：——

「這些企業我若干年間與有關涉，曾有組織地大大增加牠們的出產，使我很不能規定出這一個一般的法則，即經常費就牠與出產的關係說比例上減少了，在我據這些企業所能判斷的範圍

內我私心以爲那些經常費增加了。我想：有一定的規模（許多企業內會迅速到達的），在這個規模內一切生產的事物都是最低廉的：生產物繼續增加時，經常費將必略微相對地增加，因純粹的規模必須一切事件都照規則執行，必須設置獨立的部門，必須創立對一般事務的參驗和計算的複雜制度，這個趨於抵消因規模得到的利益，並事實上不僅抵消而已。且有不可看見的損失，因直接責任的廢除發生的，這個損失我想計算起來應不在小。』

遍產業中一切企業可視爲都趨於形成現時產生最高經濟的『標準的容積』。

這種發達的最後限界，據最近一個經濟學家（Professor S. J. Chapman,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p. 169）所敘述，就是下列幾種機能：

- (1) 配置的內部複雜性。
- (2) 出產物的品質的重要性。
- (3) 使用機械的昂貴。
- (4) 對於所接觸市場的仰靠的外部關係。

(5) 對出產物的需要的穩定性。

(6) 產業方法或其他的固定性質。

(7) 因大規模生產獲得的各種經濟的範圍（最後，這個經濟不是與其餘分離開的，但似乎）
乎是總述牠們）。

然而我們如更詳密地攷察上所指述大企業的經濟限界，那麼，我們將認知牠們（限界——譯者）最後視乎報酬漸減公例而定，這個公例不僅適用到機構方面，並還適用到企業的經營方面。儘管我們還應知曉對於仰靠利用劣等或高價原料或動力資源的必然性的大生產經濟有最後的限界，却這除在極少的場合外不是實際的限界。同樣地，儘管在機械的精密性和分工之上設置的實際限界可以決定個個的生產設備的最大規模，却這並不限制企業的規模，一個企業可以包含多數這樣的生產設備並趨於增加這些生產設備在企業統制的純經濟因此被促進時。這個事實既然是這般樣的，那麼，從供給經濟的觀點看來，對一個企業的發達所施加的惟一實質的限界關涉着統制力的適用；換些話說來，支配和經營的能力應視為構成企業單位的衆要素當中的

一個固定要素。我們發見許多需要高度熟練的產業中小企業形式殘存的主要原因就是負責的有關繫的勞工或雇主的直接細密注意的必要。企業的任何擴展，如包含着這種支配的委託和常規方法的採用，那就會有害地反映在工作的性質上。產業如很受常規的方法，那麼，『主管者的眼目』的經濟比較上就不重要；經營的能力最大部份就使用在組織和支配的一般行動上，對詳密經營的獨斷權能委託給部門的經理、稽查和監督。但關於經營或指導的心思常有或種限界存在着：每度的擴展引致大混雜，經營的機關變成更煩擾，並必然因不完全的調整、順序錯亂、軋轢和其他阻礙惹起大浪費。

近代企業的金融經濟引入細分工到經營裏面，把利害、責任和支配劃分給多數經理、總經理和多數領薪雇員時，政策和密切協動的困難往往增甚，致使超過多數經營心思替代一個經營心思的利益。在若干種類的企業中，合股公司與個人商號競爭顯然不能有成功，這個事實，就是金融經濟限界的明白證據。所以在一方面個人能力的差別，特別是關於組織的大政策和部屬的選擇顯明出的，使企業規模的最高限度能有大伸縮的餘地，在別一面却企業中實常有一個『標準的

容積」存在着，這個標準容積每類企業皆趨於遵循，這個標準容積生產出供給的最低廉單位。

然而每個企業發達到最低廉生產的限界的趨勢都被需要方面的另一種趨勢制限着。競爭產業中企業數目逐漸增多，因此總出產量也繼續增大時，售賣價格的低落可防止住這些企業中任何企業達到生產出供給的很低廉單位的「標準容積」。換些話說來，企業規模的直接決定要素將是純贏利的最高限度，這個限度將係乎供給的益漸低廉對需要的伸縮性的關係而定。

單一企業與單一生產設備顯有區別，單一企業內資本和勞力集中的真正限界大部份不是技術生產的緣由，實是經營和市場的緣由。所以最高智能消耗在企業生活的，大部份是使用到包含企業組織和金融的經營方法的實驗和發明，這有兩重目的，即實現供給費用的大經濟和獨占或支配市場來防止這些利益（供給費用的大經濟——譯者）因生產者的競爭移入消費者手中的大經濟。

第六章 行業和市場的結構

第一節 企業結構的分化

在產業中企業單位的規模增大，牠的（企業單位——譯者）結構的複雜性也一般地增大。這個增大的複雜性是一部份因企業單位內分化的進程，一部份因綜合化的進程，由綜合化的進程從前形成各分立的企業的生產活動變成單一企業的部門。

因近代企業的規模增大和技術進步資本和勞力的區分或企業的分化日漸加甚，這是容易認明的。一個近代製靴工廠中約有六十種差別的歷程。在近代麵粉廠的精緻機構內小麥通過約二十個各異的階段，如去埃、簸、磨碎等等。美國機製鐘錶據說是三百七十種殊別的工作的產物。現代紡織業工廠中關於棉或絲的紡織有十二種不同的歷程，整理或完成（這是兩種歷程——譯者）的新改良或精製常常還應加在牠們（十二種歷程——譯者）上面。

因市場擴大需要的變化增甚——這包含貨物的大小、好壞和特質的大變化——這種情事繼續促進那個分化的進程。特殊種類的貨物應為澳大利亞（Australia）、埃及（Egypt）或卑爾麻（Burma）製造好。中國或波斯（Persia）的新顧客堅欲牠們的織物或鐵貨照舊的熟習

的樣式造成或包捆，這些樣式的用處和便益久已消滅了。因競爭的激烈，須不斷地從事新方面貨物的實驗來與新開市場的嗜好相接觸或排擠掉競爭者的生意。

這個企業內部的分化，有兩重綜合化的進程伴隨着牠，這兩重綜合化進程包含執行主要生產歷程的企業吸收各種小的或從屬的歷程，並包含商業或製造業的企業擴展來經營以前在牠們（商業和製造業——譯者）的企業活動限界外新貨物的生產和售賣。

第二節 歷程的綜合化

每種產業都與多數別的產業相關聯着，這些多數別的產業從事前於、後於、或從屬於、那個產業（每種產業——譯者）自身所與關涉的活動的種種歷程。這創作這樣共同利害關係的結實紐帶，這個共同利害關係形成綜合化的基礎。這樣相關繫的一序列企業歷程中有最強組織和最大發達的歷程屢屢趨於併吞其他歷程。所以一個近代煉鋼廠常有自己的熔鑛所，自己的原鑛和煤炭的供給，以及自己的搬運原料的鐵道和汽船。可或果醬製造廠有自己的果樹園。在別的場合批發商或零售商經營這類發端的事業，例如英國批發協作社設立織布廠和製靴廠，並用自己

船舶輸入各種雜貨；或例如零售商店，像瓊特勒商店樣，從自己的農場供給果實和乳酪製品。一條鐵道，如倫敦、西北鐵道，時常擴展，差不多成爲完全自給的，用自己的原料製造路軌、車輛、等等，並製造差不多爲牠的業務所需要的一切物件，甚至牠的跛足的雇員使用的木腿都在其內。

紡織業中綜合化的情勢更爲異常顯明。羊毛製造業中揀選、消毒、梳刷、的初步歷程和紡織、研染、完成、的主要歷程當中每種歷程在有一個時期是被交給一個各別的和獨立的勞工集團去做，牠們（一切這些歷程——譯者）現在常是同時在一個單一的工廠中執行「但織物業和毛線業中許多消毒和梳刷工作是由大商店如立斯特（Lister）商店像各別地委託給別的作場去做（參考 Burnley, p. 417）在德國『完成』的歷程還是留存着爲一個獨立的企業歷程（參考 Chapman, "Foreign Competition," p. 197）]但這個綜合化常被一種分化的趨勢限制着或抵消着，這個分化的趨勢很爲強固，使一種特殊的歷程分離開去，並把牠設置爲單獨的企業。所以在約克州羊毛業內，一方面常在同一建築物下紡織，別一面梳和研常是分開的，『完成』也常是各別地被執行的。在蘭加州木棉業內也看見同一矛盾的趨勢：一切歷程上至紡績，都常常是

結合一起；絞有時是分開的；紡和織有時結合一堆，有時沒有；染色有時是在紡和製造的同一經營下執行，有時交給染工去做。棉布印花形成一種各別的企業。（Chapman,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p. 165.）

事實上遍紡織和金屬製造業中我們看見企業分化的一個兩樣的進程的顯明徵象，即在一面牠（企業分化——譯者）反對這一方向的綜合化的進程，別一面又幫助那一方向的綜合化的發展。在羊毛業中，品質的差別如是顯著，那就發生非常的專門化，許多企業限定自己祇生產特定種類的貨物，並合併一切包含在這個專門產業裏面的各種歷程。這個品質專門化，與牠反對的就是在『研』或『完成』企業中顯示的各歷程的專門化，這兩個企業為衆多專門化的工場工作。木棉業，如我們所將察見，因工場的地方分化及粗紗和各種階段、式樣的製造業在類似的形式下發展着。

近代自行車業最明白地顯示出這兩種工廠間的鬭爭中兩種趨勢的對立，這兩種工廠當中一種就是技術上完全的工廠，製造特定式樣自行車的全部機械，另一種就是限定到單一部份的

生產方面，適宜於生產許多式樣自行車的構造（或結構——譯者）。

就關涉小的從屬歷程的範圍說，在一切大製造業中綜合化都很顯著。在需要巨大而規則的任何場合，包捆、印刷、製函等等都趨於在廠內建築物下執行；至於造機場、木工場、化學實驗室等都是大近代工廠的附屬物。

這樣麼許多小規模、比較上簡單的、企業單位代表一種商品的生產和分配中各種階段的，常把自身團結在大規模、複雜的、企業單位裏面。

第三節 平面的和側面的綜合化

儘管在許多產業內，如我們所察見，一個企業把自己限定到協助生產單獨一種商品的許多歷程方面，關於製造的性質有專門化的趨勢；卻在別的產業內，製造家或商業家擴充他們所經營商品的數目，綜合化不僅平面地且又側面地進行着。這常在原料或製造方法的一些共通性聯結兩個差別的商品的場合發現出來。所以一個餅乾製造廠如亨特勒·帕麥耳（Messrs. Huntley & Palmer）製造廠，擴大牠的活動直到牠兼併許多種其他食品時；一個鐘錶製造企業經營電

氣或治療用具。

零售業內這個綜合化的趨勢也廣大地發生作用。近代食品店售賣罐頭肉、糕餅、酒、茶器和聖誕節卡片；服裝店售賣各種裝飾品；文具店、油商和磁器店經售日漸增多的雜色商品種類，正謀進展來取得『萬商』的地位。『大商店』和百貨店表示出零售業內這種運動（趨勢——譯者）的最高發展點，這是復返到鄉村中原始的『一般貨物店』（general shop）的擴大和複雜形式。『在有些製造業中，例如在木棉企業中，也看得見一種類似地復返到普通的原始式樣的趨勢。』織工的小屋有粗拙的「鷓鴣造經線具」、手梳毛器、手紡車和不完全的織機，這是蒸汽織機工廠的縮影』（Guest,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p. 47.）但在英國如在別的國家樣，分化的趨勢有時很為有力量：一方面流行品商店專一出售特種手套、帽子、雪茄、或毛貨，別一面製造公司或販賣公司開設夥多支店來出售單獨一種商品如鐘錶、自行車、襯衫、已成衣服、咖啡、等等。我們向產業界注意，就看見企業單位在分化和綜合化的壓力下變化牠的形式，有時在廣大的活動範圍進行着，有時在狹小的活動範圍進行着。恰如在商業和製造業內我們察見那些趨勢

似的，我們在銀行業和金融業內也一樣察見那些趨勢。一個近代銀行添加了與牠的初期機能相異的放款和貼現的種種歷程，近代證券經紀關於他貼現的證券種類趨於繼續變成愈益高度專門化的。

遍廣大的企業經營範圍內所以存在着企業結構日增複雜的強固趨勢，但這個趨勢甚至在昭著的資本主義的區域內顯然不是一般地實際上可被適用的。規模的增大，甚至在新方向的工作沒有採行的場合，一般地包含着更大的分工和其他分化的增加。如果一個增大的企業在一方面擴充牠的生產物種類，在別一面採行迄至那時獨立的各種前行歷程或從屬歷程；那麼，牠可容易達到這樣一個複雜的階段，這個階段引入從不完善的集中支配發生的浪費和順序錯亂的大危險。所以我們應斷言，說到每類企業，恰如在任何一定時候存在着一種最高能率的標準規模似的，也在任何一定時候存在着的一種複雜性的標準程度。

複雜性的增加與規模的增加一般地並時出現：在資本主義的勢力促進常規的貨物和勞務據大規模生產的場合，我們發見企業單位更是異質的，更是高度綜合化的，這一部份因發生從內

部的分化，一部份因採行外部的新方向企業的活動。

第四節 各種市場的結構和規模

我們從企業單位的論述進而研討市場或直接競爭的企業集團，即這個產業中的大單位，那我們就看見類似的變化會發生出來。關於考察這些變化，應明白地認知市場與行業間的關係。兩個人或人們的集團在不同的地方從事類似的生產歷程，這就是說屬於同一的行業，僅僅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行業或一定種類的生產單位的集合體，僅在各生產單位為從事牠們的行業購買原料、器具和勞力並售賣牠們生產的物品彼此競爭的範圍內，取得產業單位的地位。中國中部的棉製品的織工與蘭加州的織工屬於同一的行業，他們（中國的織工——譯者）用與法、德的家庭工業內仍流行的相類似的器具做他們的手藝；但在他們與蘭加州織工間可存在着的競爭是很間接，很微小，人們關於考究產業結構可把牠忽略了。惟在一個市場的競爭中各個企業相遇合並極密切地相關繫着。一種行業內可有幾個市場，這幾個市場的聯結是遠隔而間接的。市場就是多數直接競爭的企業。』經濟學家所謂市場這個專名不是指的任何一定的

買賣物品的市場處所，僅是指的這樣的任何區域全部，在這樣的區域內買主和賣客彼此間自由交接，使同一貨物的價格趨於容易地、迅速地均等。』(Cournot, '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 quot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384.)

所以單一的競爭價格是一個市場的根本形態和試驗條件。各企業密切地彼此相關繫着，他們售賣和購買的價格因而是同一的，或僅因某某地方的利益和不利的原因，或據這些利益和不利條件的差別；這樣的企業就是一個單一市場的構成份子。貨幣市場遍世界中都是一個單一的市場。貨幣的價格在倫敦、羅馬 (Rome)、黎阿·德·讓列洛 (Riode Janeiro) 間可有差別，但這個差別是與某某危險的殊異相應合的。單一價格的趨勢是存在着的，或換些話來說明這個事件，在世界上一百鎊的貨幣代表同一一百鎊——譯者——的商品的任何地方，對於這個商品的使用應給付同一一百鎊——譯者——的價格，商品的貨幣價值的任何差別將準確地反映在價格的殊異上。

交易的絕對自由不是設立一個共同市場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市場關稅及其他利益和利益可把競爭者放置在不平等的立腳地上。再者，爲形成一個市場的部份來幫助決定價格，一個企業不必實際上進入競爭的區域。局外者的潛勢的競爭威脅常使價格保持到這樣一個水準，這個水準，價格將升騰超過牠之上，如果當局者不相信這樣的升騰會引起局外者實際的、有力的競爭。英國迄至最近在某某東方國家內獨占棉製品的市場，但敵對的法商或德商的競爭上可能性和幾個英吉利公司的直接競爭決定牠售賣這些棉製品的價格。就某某商品說市場與行業有同一的界域，這就是說，我們有一個世界市場。這個事例如貨幣形式當中許多形式就是，貨幣是財富中最抽象的形式，並最是高度競爭的。

股票交易所證券和貴金屬的交易者在世界上一切大商業中心地方實際地、不斷地、相競爭着。其他重要商品，價值巨大、耐久、易搬運，如珍寶、小麥、木棉和羊毛製品，實際上都有一個單一的市場。

這個世界市場表示出，因運輸和交換的近代機關，即鐵道、汽船、新聞紙、電報以及用這些物質

力的幫助創立並維持的信用制度，形成的牠的最完全的擴展。

各種商品的市場區域因牠們這些商品的性質不同而有差別，最大區域如股票交易所證券的世界市場，最小區域如少數昆鄰農民競賣過熟的梅子或「去脂乳」的小市場。主要條件決定市場面積的大小的，就是——

(A) 『需要的範圍』——貨物，需要極廣大或普遍，同時又耐久，如貨幣、毛織物、小麥，在極廣大的面積上競爭着。貨物，特為適合一個特定地方或少數個人的團體的使用或口味的，祇有一個狹小的市場。這個事例如特別裁翦的衣裳和做這些衣裳的許多種織物就是。某某種類地形記的書籍，牠們的市場祇限定到一州的區劃內，但有些書籍的市場是一個世界市場。

(B) 『搬移性』——甚至在需要遠不是普遍的場合，市場面積可以是極廣大，如果高昂的價值貯藏在小分量內。煙草和價值巨的葡萄酒和烈酒就是這個部類的例子。普通磚瓦的市場是地方的，但波特蘭 (Portland) 的大理石市場是全國的。

(C) 『耐久性』——耐久的貨物和能容易地以近代迅速運輸方法轉運的貨物都有廣

大的市場。易損壞的貨物如許多果實和菜蔬，因這些原由祇有狹小的市場。

第五節 關於擴展市場面積機械是一個直接的動因

近代機械制度在差不多一切場合都增大市場的規模。競爭的空間領域，特別是對於較耐久的貨物種類，莫大地擴展了。大率助成這個擴展的就是運輸——貨和消息的運輸——的機械。低廉、迅速、穩妥、可計算的旅行縮小了對競爭上目的的空間。關於生產方法、市場、以及價格和產業的變化迅速、可靠的報告之方法的改進，實際上消滅了距離的要素。

製造和運輸的機械有這樣水準化的趨勢，這個趨勢直接促進競爭區域的擴大。知識的傳播既使產業世界的每一部份與其餘的部份更密切地相關繫着，製造的最新和最好方法那就更迅速地、更有效地、被採用起來。這樣麼，這些生產愈少倚靠工人的熟練，益多仰賴機械的性質的，在牠們裏面每種使機械取得優越性的變化，趨於「均等化」各國生產的原費並因此促進有效的競爭。

第六節 市場時間領域的擴展

近代生產方法還造成市場的時間領域的大擴張。競爭覆被着廣大的時間和空間範圍。生產決不僅被現時需要的數量和性質支配着，但日更仰靠將來消費的計算。企業家的腦力大部份專用在預測市場的將來情況，機械和工人的勞動大部份專用在供給將來的貨物來適應計算的需要。這個時間市場的擴大或投機生產的發展，一部份是製造業和運輸業中改進的機械設備的原因，一部份是這些設備的結果。在新機械制度下生產力的倍增就有利價格說曾在產業的許多部門內遠超越現在知悉的消費的要求以外，同時，在市場的擴大方面的知識的增加使這樣的計算基礎確立起來，這個基礎引導製造家利用他們的剩餘生產力來準備適應將來的欲望。人體的勞動僅略微受自然力的幫助並用簡單器具執行的，如果限制着產業的時候，生產精力的生產量決難超越消費貨物的現在需要以外。

但機械制度會改變一切這個事件。近代產業國的人們能够生產的消費品，遠超過因有消費牠們（這些消費品——譯者）的能力的人們願意行使這個能力所消費的消費品以上。所以在關涉現在消費貨物的生產的範圍內過剩生產力的限界不斷地增大。這個生產力的過剩是保存着

的。這個過剩僅能因被貯蓄在這些物質形式內保存着，這些物質形式不是須要來供直接消費之用，祇來幫助增高將來消費品可被生產的率度。爲對這些新保存形式造作投置地，必須在從土地上移去原料的最初採取歷程與把這個原料的生產品放入消費者手中的最後或零賣歷程間插入不斷地增多的機械歷程。精緻的、高價的、新機構被應用了；特殊的作場，用機械製造這個新機構的，再用其他機構製造這些機械的，被設置了；信用機關擴大了，代理和代表制度發展了，新廣告術採用了。這樣麼對於機械生產的過剩精力供給出一個不斷地擴大的投資範圍。這個變化通常叫做「生產益更迂迴。」（但我們應記着，「迂迴的」生產方法的應用，祇能以消費的繼續增加經濟上辯明爲合理的。在關涉着一定數量的消費的範圍內「迂迴」方法的結果是要減少幫助生產這個數量的資本數量。）衆多的「級」插入生產的「梯」。但是生產的機構中這個增大的複雜性不是重要性的中心點。我們應認知這個變化就是這樣一個變化，這樣的變化實質上是商業的投機性質的增大。生產的「迂迴」方法指的是，專用在製造「將來貨物」的生產力，與專用在製造「現在貨物」的生產力比較起來，比例上繼續地增大。將來的貨物，生產設備、機械、商品的原

料，實質上是『或然的貨物』(contingent goods)。牠們有價值或無價值大半係乎未發生的條件而定；牠們的社會效用和奠基在社會效用的價值全然係乎那些未知的人們的將來財力和欲望而定，那些人們是被預期着要購買並消費因這些將來貨物的存在和作用產生的商品。

實際的時間在商品的採取階段與最後零賣階段間逝去的，在新產業方法下可不長遠並且在許多場合都短得很。南加洛里納(South Carolina)生棉現時比一百五十年前更迅速地製造成棉織物爲人們穿在身上。但我們如算入包含在置辦種種形式的複雜設備和機械裏面的時間要素，——這些設備和機械的效用全然存在於促進這些棉貨的生產中，這些設備和機械在產業組織中的地位也仰靠這些棉貨；那麼，我們將察知『迂迴』方法指的是市場內投機或時間要素的大擴展。〔奔姆·保爾克教授(Professor Pöhm Bawerk)表明生產時間的增加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的重要特點。參考“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第七節 市場的相互倚賴

行業與市場的相互倚賴性增加，在牠們兩者間存在着愈益密切的相互關係，一種影響這個

（行業或市場——譯者）的運動把自己傳達到那個（市場或行業——譯者）的速度增高——這三者都是近代產業的其他顯著的特點。這個倚賴性大部份就是從前在微弱的和遠絕的相互關係中的行業與市場間增多的構造上結合之一。往時，農業是一種重要的基礎產業，並因運輸制度的陋劣牠（農業——譯者）供給的重要聯絡和單位是地方的，不是全國的或國際的。煤業和鋼鐵業從事於供備機構和蒸汽動力、機械製造業，以及運輸業的原料的，牠們兩個是一切產業——包括農業在內——的共通營養者和節制者。牠們形成一種與人體營養組織相應合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機能上活動的迅疾或弛緩都直接地、急速地、傳達到各部份。這些基礎產業中物價、能率、或生產規則性的任何變動都火速地、自動地、反映在從事各種商品生產和分配的各種產業上。採礦業和金屬業，造船業和鐵道業，益更被認明為供給近代產業發展上的真正準繩和檢驗器；牠們的勞力內愈增大的部份變為一切消費貨物的生產中的成分。

除開若干特定行業對於這些大產業的共通倚賴所包含產業的一般綜合化或統一化外，尚有別的勢力也從事於綜合化若干行業集團。我們曾研討過的生產的「迂迴」方法就是這些勢

力當中最重要之勢力。這個資本家的制度不僅把多數行業和歷程當做一個單一的複雜企業放在單一資本的支配下；並且在就關涉經營和所有權的範圍說仍然各自獨立的各企業、各行業、各市場間，設定密切一致的產業生活和利害關係。

第八節 各產業間交感的和對立的關係

如果我們考察構成我們重要的生產的產業當中一種產業的資本和勞力總量，我們將發見這個產業是在四種差別的方法下面與多數其他產業相關繫着的。

(1) 一種產業有直接與牠並立的多數產業——即從事生產同一消費貨物的較早或較後歷程的產業。所以靴製造業是與皮革輸入業、熟皮業、靴輸出業和靴零售業並立地相關係着的。生產的共通流由這幾種歷程流動，縱然從經營和所有權的觀點看來這幾種歷程可以沒有什麼關聯，卻在牠們間存在着一種密切一致的產業上利害關係和一種商業生活的敏感的相互關係。

(2) 每種重要的製造業有多數與牠們有從屬關係的產業，儘管在有些場合因從屬的產業有許多其他與牠們（從屬的產業——譯者）有類似的關係，牠們（從屬的產業——譯者）

自身可以是巨大而重要的產業。在大紡織中心地方我們發見，多數小規模產業，如鉋工、鋸工、轉轆工、整理工、鍛冶工各業是，從事變更並修繕紡織工廠的設備和機械的不規則工作。一切重要製造業，特別是那些地域上密集的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般樣的。

在從事生產任何產品的主要部份的那些製造業與供給比較上瑣屑和本質上從屬的部份的小規模產業間，也存在着幾許類似的關係。鈕扣、毛線帶、羽毛和其他裝飾或修飾要素的製造業，對於主要紡織業和成衣業的關係，可以視為從屬的。同樣地，壁紙或粉壁料的製造業對於建築業的關係，靴油製造業對於靴製造業的關係，也都是從屬的。這些從屬業，按照牠們供給的從屬要素性質上是多少必不可缺的與主要業多少密切地相關係着，並被主要業的情況多少強大地影響着。毛皮業和羽毛業仰賴流行的直接勢力遠比仰賴成衣業的主要部門的價格或性質的任何變化為甚。但任何原因相當地影響白糖的價格的，對於果醬製造業將有巨大而直接的影響；錫的價格因蒙鏗勒（M' Kinley）關稅升高必使芝加哥（Chicago）罐頭製造業者和輸出業者重大地惶恐。

(3) 在大「動」脈的產業之一如採煤、鐵道運輸或機械製造與一個特定的製造業間的關係可視為補助的。煤炭價格、鐵道運費等等變為貨物價格的成分並影響產業中贏利的條件——牠們兩者的範圍測定這個補助的結合之緊密程度。熔鑛業或蒸汽運輸業中，甚至陶磁業中，煤炭佔有的地位都極重要；牠與牠們的關係與說是補助的結合，勿寧說是主要的結合——即煤炭業與採鑛業應列為同等的。但在熱力不是製造業的直接動因，祇需要來供給蒸汽力場合，如在紡織工廠的場合，這個結合可說是補助的。

(4) 在有些產業間的關係，在牠們生產的商品適合密切相關繫的嗜好或是消費上融和地相關繫的一類商品的各分子這個意義上，是「交感的」。說到食物，麵包、黃油、乾酪間存在着一些關係；白糖和鹽對於大多數消費或也有一種關係。這些關係當中有些，在這個商品矯正那個商品的缺陷或兩個的聯合將提高牠一個一個分開地消費所得到的滿足或利益這個意義上，是自然的關係。在別的場合這個結合，如酒與煙間的結合，是慣習的。人們遊戲的嗜尚使許多產業間發生強有力的交感的關係。至於文學、美術和其他嗜尚也是這般樣的，這些嗜尚因牠們對幾種產

業引起同時的需要——這個同時的需要據或種比例被牠們的欲求的融和滿足決定着——使這些產業成爲有交感關係的產業集團。（看 Patten's "Economies of a Dynamic Society"）這書對於那些融和的關係從消費和生產的觀點說有完備而足稱許的論究。（這四種關係標識各產業間同一的利害關係。

有時這個關係是各產業的分立或競爭的一種關係。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各殊的商品可供給同一作用的場合，各產業因直接的競爭相關繫着。油、煤氣、電氣都是作燈用時，就是這種關係的一個熟知的例子。許多產業生產類似的，但性質上遠不是一致的，商品的，也極親切地感覺這種關係。各種食物，縱然滿足的種類和程度有差別，卻可以生產同一實質的、效果的，牠們間的競爭，如魚與肉間、各種菜蔬與飲料間的競爭，能使我们認知這種關係的一些混雜性。說到衣服，我們看見各織物間利害關係的對立，這個對立會引起大產業的變遷。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木棉業的勃興，木棉業因較早地應用新機械制勝毛織物，因染色和印花歷程的早時優越性制勝絲織物。（參考 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p. 177—206.）所以最近的年間各種飲料、茶——在稍遜的

程度——與可的競爭，在關涉英國消費的範圍內，實際上也損害咖啡業的發達。在這樣的競爭者存在着的場合，一種勢力扶持或壓抑一個產業的競爭者的，與一種勢力直接影響（一個產業——譯者）牠自己的，都可以同一強固地、直接地、影響着這個產業。

第九節 國家的和地方的產業專門化

在與各殊的地方相關繫着的各種行業與市場間存在着多數強固地建築的構造上結合的發展，這件事，包含着遍我們產業社會有交通工具的大組織存在着的意味。這些交通工具結聯各殊的市場和企業並使最遠隔的消費者階級相關係着，我們據牠們的類目和複雜性的增加能夠測定產業有機體的進化。近代產業生活流流過這些交通路——交通工具，流的速、長和規則性是與早時商業的弱、短和痙攣性相比照的。這個分配的機能上活動的進步，斯賓塞爾（Spencer）這樣地表明出來——「在英國早時大市集，一年舉行一次和不止一次的，形成主要的分配方法，保持着重要地位直到十七世紀，在這個時候，不僅村落並且小城市沒商店的，都是由從那些市集收得物品的行商不規則地供給牠們。人口增多，產業中心地增大，交通工具改良時，地方的供給愈為

容易；並且時常開的市場愈更能完成不時開的市集的目的。日後在主要的地方爲着主要商品市場自身增多了，在有些場合有每日開的市場。最後發生了一種常設的分配法，每早晨每個城市都有食物運入；每日牛乳的運入尙不止一次。從各地方間人和貨的移動是私有的、遲慢的、不時的。這個時期到一點鐘走四英里的公共車輛開始幾天一次開行這個時期，進而到這些車輛的開行所隔天數縮短並且速度又增高這個時期，在這個時期牠們（這些車輛——譯者）經歷的路線擴張了，最後到我們自己這個時期，在這個時期沿各鐵道路線每日以全速力開行比較上次數很多的十二回快車，——這個變化對於我們充分地表示社會流通怎樣從弱的、緩慢的、不規則的運動進步到快的、規則的、強有力的運動。（“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 i. p. 500, 3rd edit.）

產業有機體的各部份內機能的分化一部份表現在某某產業的地方化裏面。恰如在個人和個人集團間分工日更發展似的，競爭區域的擴張使地方專門化的範圍日更增大。

約略說來，西歐和東美在製造業方面專門化，從美國西北各州，從俄羅斯，波羅的（Baltic）各省，澳大利亞，埃及，印度，等等獲得食物供給的大部份，從美國南部，南美，印度，等等獲得製造業的

原料；後者各國的農業和其他採取技術也相應地專門化。如果我們單拿歐洲來說，我們看見某某大特徵標識出波羅的貿易、黑海（Black Sea）貿易、丹紐博（Danube）貿易、諾威和白海（White Sea）貿易的。所以亞細亞貿易也分劃為某某多少確定的地域部份，如地中海東部貿易、紅海（Red Sea）貿易、印度、海峽殖民地、東印度、中國貿易等等。世界全部貿易為商業目的這樣地分劃了。〔參考 Dr. Yeats, "The Golden Gates of Trade," 這關於國家的（英國的——譯者）貿易區劃有詳盡的敘述〕。儘管這些貿易區劃原來是因運輸的原由，不是因生產性質的原由作成的；卻地理、氣候、的要素和其他決定便宜的運輸線的自然要素對於生產的性質被認明為有重大的關係，並且運輸的便宜自身幫助着大體決定世界各部份從事的事業種類。

一個世界市場為日更夥多的商品建立起來，這件事，正非常迅速地變革地球上產業面部。現在這在發達較高的歐洲國家內不是很為顯明，因歐洲各國在半世紀間對歐洲市場的溫和的自由競爭的影響下既已在產業專門化的相當安定的狀況中把自己樹立起來。但在新世界，在現時迅速受製造和運輸機械的侵入的較古的國家，專門化的進程有迅速的發展。

世界的知識進步，交通便利，資本流動巨大地增甚，勞力流動也相當增甚——這四者忙忙地從事於據某某非常有力的自然條件分配世界的生產。那些前一百五十年間在英國有作用的產業勢力，從南部和東部各州吸取人口和產業，把牠們大部份集中在蘭加州、西萊鼎、斯達佛特州及環諾深薄爾蘭（Northumbria）和南威爾斯炭坑地，並將各城市、各地方、紡織業的或種單獨部門、金屬業以及因牠們（城市和地方）的土壤、位置或其他自然利益能够興辦的產業專門化——牠們這些產業勢力現正開始把牠們支配的領域伸展到已知的和住人的地球表面全部上去。

亞洲一大部份，南非和中非，澳大利亞，南美都受歐洲商業國的支配，都被汽船、鐵道、電報開通，並都被造成爲對漸增的資本之自由容受所，這些資本不能在近本國的地方尋求到安全有利的投資途徑；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些勢力就牠們的直接和有利的影響說好久時限定到西歐和美國的一小部份土地上的，快要爲產業的目的處分世界面積全部。這個有效競爭區域的巨大擴張正開始使產業在世界市場基礎上專門化，產業從前是在國家或地方市場的限定的基礎上被專門化的。所以在英國機械產業的初期專門化僅略受外部競爭的影響時，大變化就發生了。我們紡織

業和金屬業的一部份，在競爭區域是一個國家區域時（外國紡織業對英國的競爭，縱然在關涉發達較高的機械織造物的範圍內是比較上近代的，卻就手製貨物說在十九世紀初期已痛切地感覺着。舒耳細·革維尼時指明出一八二〇年手織機工人的工資和職業的衰落，因新機械的原由，因外國競爭的原由多。"Der Grosbetrieb", p. 41），自然設定在蘭加州、約克州和斯達佛特州的地域內；但因相當的自由競爭樹立在世界產業基礎上，牠們（紡織業和金屬業的一部份——譯者）似乎或要移到印度、德國或別的地方去。一個地方所受競爭的區域有擴展，牠的（地方——譯者）專門化的性質必然發生變遷。一片英國土地，在市場是一個集中在州市的一個地方市場時使用來種植農作物的，在競爭樹立在全國的基礎上時變成一個小工廠城市；這片土地還可以變為退休的巨富的投機者的別墅，如果在世界競爭的壓力下那塊地上發達的製造業，人們認明在孟買（Bombay）或南京能更經濟地經營着，在孟買或南京每個勞動力單位能夠以最廉的價格購取，或原料運輸上可得到略微的節省。

第十節 決定產業地方化的勢力

假設地球表面全體就牠的一切部份說在運輸設施上有均等的發達，成爲一個單一的市場或競爭區域，那麼，產業如何位置着，這個問題；或換些話說來，「一個世界的社會內產業把獲得據現時價值推算的產業上的財富當做牠的主要目的，理想上牠應如何配列，這個問題；——固然是不能有任何很確實的答覆的一個問題。但既然這個理想表示近代產業進步的鵠的，這值得我們注意在自由的世界競爭下產業位置的主要決定素。這些勢力（主要決定勢——譯者）可分爲三類，牠們在許多地方都是互相關係着的。」

（1）第一類可叫做氣候的勢力，候氣的主要影響就是天文學上的位置，表面的輪郭，有力的風、海洋的流，等等。氣候的地帶有牠們自己的植物和動物；這些動植物爲農業和牧畜的生產物，爲製造業的原料，爲勞力者的營養物，在牠們這些變成產業的部份的範圍內，氣候的地帶是產業位置的自然決定素。就植物的產品說氣候的地帶極明白地表現出牠們的影響。「北帶有苔、石耳、虎耳草、漿果、燕麥、大麥和黑麥，這些特殊的植物；中帶有豌豆、豆、菜根、葎草、燕麥、大麥、黑麥和小麥；這個地帶特有的廣大的牧場，葎草原、大麥田，還特有啤酒和黃油地域。溫中帶，或「酒和油」的地域，以

生產葡萄、橄欖、橘、檸檬、柑、石榴、茶、小麥、玉麥和米著稱；次熱帶，以生產棗、無花果、葡萄、甘蔗、小麥和玉麥著稱；熱帶以生產咖啡、可可果、可可、西米、棕、無花果、矢根粉、和香料著稱；赤道帶以生產香蕉、甘蔗、可可果、等等著稱。』（Yeats, "The Golden Gates of Trades," p. 12. Philip & Son.）

（2）第二類是地理的、地質的、影響。一國的形勢和位置，空間上牠對於別國的關係，土壤和土中的性質，以及牠的水力供給，縱然這些與氣候的影響是密切地聯繫着的，卻都有獨立的關係。土壤對農作物供給無機物的食料的，牠的性質對於產業的原料有重要的關係。土地的形勢和位置，特別是牠的海岸形狀，有社交和氣候的意義，支配在產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與他國的交通，」人民的移徙和文化三者。

（3）第三類的勢力大半是被上述的兩類影響決定的，代表任何一定時期的國民性質，原始種族特性的發生，食物的供給，產業發達的速度和方向，人口的密度，以及決定勞動能率的其他種種原因。這些自然的和人類的勢力在世界競爭中的作用使各種產業這樣地設置在各別的地方，結果麼，每種產業都生產出勞動之最大的純生產結果。

第十一節 產業的究極設定的不可能性

但這個世界競爭，縱然實施上可以變成自由的，卻決不能使產業的活動究極地、固定地、配置在世界上幾處地方。除開一切政治和其他非經濟的動機不計外，尙有三種原由使產業不能這樣地方上被設定着。

第一，自然，關於把土壤的無機物的財富和牠（財富——譯者）所贍養的動植物作成消費的，不能再供給——不能再供給恰正的相等物——的，商品，蒙受着妨害和實際的損失。煤層的採掘，森林的斫伐反映在原始的氣候影響上的，就是這個妨害的例子。

第二，產業技術日有進步；新科學的發明適用到產業上的，層出不窮。沒有任何理由足使人們相信人類的知識能夠達到任何終極點：就自然的富源說，就人類智巧的發展能力說，都是無限的。最後，人類生活繼續着，生活的技術必繼續變化，並且每種變化改易附屬在各種消費形式上，以此又附屬在從事供給各差別效用的產業歷程上的價值。新欲望激勵新技術，新技術改變生產的產業的配置，使地球上新的部份有價值。那些新物質欲望須要新種類原料加工後來得到滿足

的，縱然忽視，卻某某種遊戲的興會日增，優美風景的賞玩對新鮮空氣的價值加高——這些正開始愈益顯著地影響世界上很進步的國家中某某種的人口和產業的土地位置。

第十二節 地域的和城市的專門化

同一的公例和同一的限制關於決定各國或大區域專門化的性質和程度有作用的，我們也察見牠們適用到小地域、城市和街衢上面。產業從事生產需要廣大的有價值、經久的物質物的，是地方上專門化的；產業從事生產笨重、易毀滅的、非物質物或需要微細的貨物的，是非專門化的。英國國內交通最爲發達，國內競爭最爲自由、最爲猛烈，牠的重要產業當中幾種表示出最進步的專門化。南蘭加州木棉紡績的集中就是一個例子，人們對於這個例子的充分意義常不認識。從初期南蘭加州就是產業的主要中心地，但牠現在遠比一百年前爲集中。紡績中最有價值的發明當中幾種在德耳比州、諾廷漢、卑閱漢和蘇格蘭首被應用。那時蘇格蘭的織物業與蘭加州的織物業密接地相競爭。現時蘇格蘭產業是限定到某某特殊製造物方面。不管製造業的發達如何廣大，卻牠所覆被的地方區域甚至比前世紀（十八世紀——譯者）還狹小些。在南加州境內生產的實際

面積在極南縮小到約二十五平方英里，同時利物浦和曼切斯特兩大城市更完全地專門化——利物浦是木棉市場，曼切斯特是棉紗和綿布市場。

再者，蘭加州境內木棉業各部門的地方化還更顯著。不特紡織一起經營的舊廠因分工衰落了，並且紡織這兩歷程大都在各殊的地域執行着，紡的歷程在貼近曼切斯特週圍的城市，織的歷程在較遠隔的北部地帶。這個專門化尙不僅限定到這種方面。紡還照紗的性質粗細再分。阿耳德漢地域，包含亞昔頓（Ashton）、米德耳頓（Middleton）和曼切斯特南的其他城市在內，大率限定到中等（粗細間的——譯者）番號物方面。波耳頓（Bolton）、柯爾勒（Chorley）、蒲勒、斯頓和其他北部城市從事生產細的番號物。至於織布，分工甚至更爲繁雜，每個城市或地域對或種特殊的貨物範圍都專門化。〔參考舒耳泗·革維尼時對這個問題全部的精細研究（“Der Grossbetrieb,” pp. 98,99 etc.）還參考 Holm in “British Industries,” edited by Professor W. J. Ashley〕再者，我們應記着工廠制度替代家庭工業制度，工廠平均規模繼續擴大，這兩件事，指明出重要的積累的集中。所以木棉業事實上並沒覆被着在牠的規模祇現時百分之

一的時候所覆被的那樣大的地方區域。其他紡織業的主要部門和金屬業也是這般樣的。城市和地域嚴密地專門化，不僅在製造業爲然。商業因製造業和運輸業的機構巨大地發達，這必須某某城市爲純粹商業目的變成專門化。倫敦、利物浦、革納斯果（Glasgow）、赫耳（Hull）愈專注意堆放和轉運的機能（歷程——譯者）。曼切斯特自身迅速地失掉製造業的性質，差不多絕對專注意輸入和輸出貿易。鐵道業爲牠自己造作幾個大城市，如克留（Crewe）、德耳比、諾曼頓（Normanton）、斯文登（Swindon）、哈第弗（Cardiff）是在英國機械發達已圓滿時創造成的一個新礦業中心地的先兆的事例。

然而大城市的機能的專門化在兩種情況下被限制着。一個重要產業的強固的地方組織必須有多數次要的或補助的產業環着牠結集起來。在大紡織業城市內我們看見紡織機械的製造業和從屬的材料的製造業。曼切斯特的機械製造業，供給鄰近的紡織業城市，是曼切斯特的最重要產業之一。里辭就毛織業說，與曼切斯特類似。這個情形就是英國木棉業的發達勝過歐洲大陸的原故之一。僅在大陸中心地當中的亞爾薩斯，商業的集中纔很爲進步，能創生一個地方的機械

產業專門從事製造木棉業機械的。德國仍大半仰靠英國供給機械。(Schulze-Gaevernitz, p. 100.) 說到並立的各產業也是這般樣的；主要的歷程，縱未結合在同一企業內，卻地方上密切地圍集着的，在牠們（主要的歷程——譯者）裏面存在着的一種利益。這樣麼我們看見染色業和成衣業的各種部門大半設置在大紡織業城市如里辭、博拉德佛（Bradford）、曼切斯特、波耳頓等裏面。所以地方專門化的單位顯然不是單獨一個行業，但是多數密切關聯着的、並立的、倚賴的和轉成的行業。（轉成的行業如成衣業是，原來的行業就是織物業——譯者）

環男子尋求雇傭的一些大產業週圍興起了許多寄生的小產業，這些小產業因低廉的夥多婦孺勞力的供給激勵起來。在金屬業和機械業的城市如卑閱漢、達德勒（Dudley）、瓦爾沙（Walsall），在迪恩河上紐哈塞耳（Newcastle upon Tyne）和其他造船城市重要產業全雇用男子，紡織工廠也就設立起來。至於在大紡織業中心地的鄰近各種鑛山村落和農業村落也是這般樣的。中部各州內，在低廉的婦女勞力能得到的鄉村，在工人獨立性因強固的鄉土觀念和有效職工組合團體的能力薄弱被制限着的鄉村，設置紡織工廠的趨勢日益進展。紡織工作既日漸

移入婦女手中（註一），那將牠作成一種寄生產業的這個趨勢或要發生出更強大的作用，這種寄生的產業因在男工有勢力並工資很高的地方能以低廉工資得到婦女的勞力興旺起來。

註一 下表（“General Report of Census,” p. 68）指明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主要紡織業內雇用人員每一千名中婦女的比率。

	一八六一	一八七一	一八八一	一八九一	一九〇一
木棉	五六七	五九八	六二〇	六〇九	六二八
羊毛和毛線	四六一	五二三	五六一	五五七	五八二
絲	六四二	六七六	六九一	六六七	七〇二
苧麻、黃麻、等等	二六五	三四四	三七四	三九三	四九二
襪	四六八	四六八	五三三	六二九	七一三
帶	八二九	八二六	七四三	六二五	六五三

第十三節 城市內的專門化

城市內某某地域的專門化，縱然遠不如中世紀城市內的謹嚴，卻在產業的大中心地內極為顯著。自然的原因常決定這個地方的分化，例如河畔的產業，郊外燒瓦業和市廛園藝業就是。環每個大城市的中央停車場的週圍，為工作和生活的便宜，設置着許多與轉運業相關聯的產業。每種貿易、市場或交換都是吸引力的中心。所以證券經紀、銀行和一般金融企業環國立證券交易所密接地圍集着。馬克街（Mark Lane）和明深街（Mincing Lane）是穀物和茶的買賣中心。就一切不直接從事零賣分配的城市產業說在這種集羣內都存在着某某顯明的經濟和便宜。代理人、行商、收集者和其他的人們與一個行業中多數企業有售賣或購買的關係的，關於與地域上離遠本店的工場講生意起來感覺種種不便，所以一個地域一次被認為是一個產業中心時，每個新競爭者益更必須移住在那個地域。城市愈大，這個產業集中的勢力愈強。所以在無行會或城市規

程束縛着的倫敦，我們看見最多數躉賣企業和一些零賣企業強固地地方化。但就零賣業說經濟的利益不很是普遍的。零賣商品既然大率供家庭的消費，各個家庭既然又是廣大地分散開的，那麼，挨近顧客和離遠交易上競爭者的便宜自屢屢是非常有力的動機。商店出售麵包、肉品、魚、菓子、糧食和其他時常而很少少地購買的物品的，商店出售低廉的日常消費的物品如煙草、婦女帽子、文具的，商店一般地出售婦女購買來供家庭使用的物品的——三者都是廣大地散布着的。在別一面，物品是很稀少而昂貴的，購買者大半要比較牠們的價格和性質，並推想上願意爲這個目的特別走很遠的路程；那麼，在零賣業中集中的趨勢也是有力量的。所以我們看見馬車、鋼琴、自行車、重量的傢具、珍寶、舊書、毛皮以及其他高價的成衣店和婦女帽子店一起聚集在一個特別的街上或鄰近地帶。

零賣業中有效競爭有時須要企業的集中，有時須要企業的分散。但零賣業中最特著的近代運動就是集中和分散趨勢的一種結合，並且是關繫着企業單位的擴大，這個擴大的趨勢我們看見在產業中任何處都進展着。大分配公司有多數地方支店習常地走到消費者的家庭詢問訂貨

的，是零售業的最高組織的形式。就一切規則的，一般的消費的部門說，這個運動是向着固常地接門挨戶供給的方面前進。城市內富裕階級已習於在這樣的方法下面購買一切較易腐壞的貨物，和許多其他家庭消費的物品；貨物的郵寄和運送日增便利，又使他們能夠用價格表的方法從大本店購買個人嗜愛和好尚的原素，沒摻入裏面的一切其他消費品。這個習慣擴大到小城市的中產階級方面，所以小的、分布的、零售企業愈益仰靠對勞工階級需要的供給，和這樣享樂品、奢侈品的供給，這些享樂品和奢侈品可以適合資產階級的不甚規則的和不易測定的嗜尚。恰如我們在城市內有水和煤氣的不斷的和自動的供給——這種供給替代了仰靠多數個個的購買行為的間斷的供給——似的，消費者的一切常規的欲望似乎會要如此供給着。

機械的發明可以應用來增加分配的利便和減低分配的費用到怎樣遠大的程度，這是很難說的。自動的分配火柴和糖果的機械應用到許多常規的消費形式方面。在比較的大規模商店內許多種節省勞力的機械業已實用着。蒸汽力或電氣力愈廣大地適用到地方運輸業，從單獨的大中心分配貨物的零售業自會在這個方面有迅速的進展，類似製造業中所發現的機械替代人力

這個事件也將在分配業中出現。在公衆的大部份欲望成爲規則的與他們的消費數量上成爲可測定的範圍內，機械，特別是在大城市內，將無疑地實行分配的勞動；大城市在便於機械分配的方面下面吸收大部份的消費公衆。機械每次新侵入分配業的領域時，機械產業的特徵即企業的體積擴大，市場的範圍增廣，對其他產業的關係的複雜性加甚，地方的活動的專門化增強，可明白地辨識出來。

這樣麼各種產業部門內，在同一經濟力的壓迫下，規模有擴張，結構和機能的活動日增複雜，並且在企業市場和在形成世界產業的相關的行業與市場總體內高度分化的各部份益更融合。那些經濟力造成增大的規模、異種性和融合性（我關於自由應用斯賓塞耳的進化公式到近代產業上面沒把『決定性』的條件包括在裏面，精密的思考表示這個決定性的條件沒有未包括在異種性和融合性下的任何性質）的，牠們所由能有作用的物質工具就是應用到製造業和運輸業的機械制度。再者機械對採取業和分配業的每次新侵入使同一的結構上和機能上特徵在那些歷程（採取和分配歷程——譯者）內更爲顯著。

039163



7121.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三)

霍布孫著

傅東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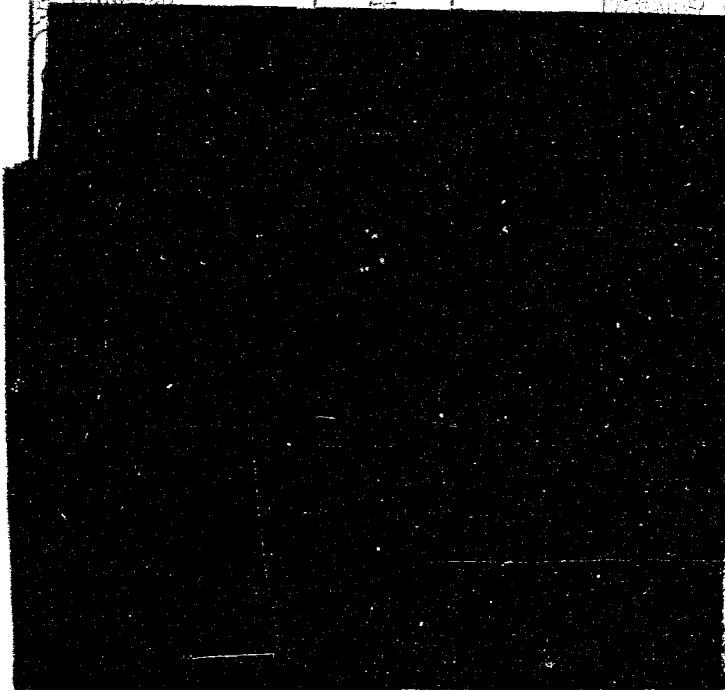
五十七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編者 孫 君

下 冊 下



039165

論化進義主本資代近

(三)

著孫希桂
譯東子德

著名界世譯廣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七章 資本的聯合

第一節 近代資本主義下競爭的激烈化

在資本主義的集中勢力發生作用的產業內，企業單位的規模和複雜性增大，使形成同一市場的各企業間的關係發生變化。企業的標準規模增大，市場也相應地擴展時，競爭者的總數可仍如前那麼多，競爭者的競爭條件可仍如舊沒有變化。但就資本家的產業的大多數部門說，市場繼續地擴展沒有有力企業的規模繼續地增大那樣快，結果市場內有力競爭者的數目趨於減少。較少的大競爭者間的競爭仍如從前較多的小競爭者間的競爭那樣『自由』時，市場結構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一切生產的經濟如前樣趨於在商品價格低落的情況下移入消費者的手中。不

僅這樣，且又競爭公司不能保持私人的個人經濟的利益，如使牠的競爭者具有重要相等的其他私自經濟。假設甲和乙是兩密接地相競爭的公司，甲有一部特別的機械能爲牠取得超過通常產業贏利以上百分之二的利益，乙因低廉勞力的供給也享有相等的利益；那麼，這兩類私人的利益必因競爭抵消，在價格低落的情況下移入消費公衆的錢袋內。

有種種理由可使人們相信競爭者數目減少，競爭者的規模增大時，競爭愈益猛烈。在舊日企業狀況下習慣握有相當的權威；個人的要素關於決定貨物的性質和信實佔有重要地位；購買者沒這般嚴密地比較價格；競爭者沒絕對被數字（價格的高下——譯者）指導着，他們沒有「組織地」逼別人減低價格，他們沒以大部份時間、思想和金錢專心來籌謀奪取別人的顧客（在某古式的行業內仍殘存着這樣的商店，這些商店做生意不用正式的文書契約，並是言不二價的，也不逼別人減低價格。這個個人的要素和這些習慣的顧慮因新企業的發生差不多全然消滅了；大規模生產的純利益愈增加，企業者日更注意競爭的直接工作。所以我們看見恰正在這樣的產業內最兇猛、最無顧慮的競爭表現自己出來，這樣的產業有最高度的組織，最進步的機械，並組成

於最大單位的資本。機械和牠的至大的生產過剩的趨勢在這個競爭中佔有究竟怎樣重要的地位，留待後面討論。在此處我們證明企業規模的增大未曾減少競爭，曾把競爭激烈化這個事實就可以了。大機械產業中產業的變動最深刻地感覺着；小企業當着產業疲滯和消沉的潮流站不住脚，或迫而相提攜來圖自保。在紡織業、金屬業、運輸業、海運業、機械製造業內，和在那些需要多數昂貴的生產設備的小規模製造業如釀酒業、化學製品業內，資本的借入、合股企業的組織、和每種資本協動的形式有最迅速的進展。小資本聯攏來構成單一的大資本，小企業被大企業併吞——這事的第一要義就是努力於避免小規模生產在近代產業變動的潮流中遭遇的危險和災難。但既然一切競爭者都向同一的方向進行，自沒有一個制服了別一個。巨大的競爭者同有某某共通的經濟，牠們應更專注競爭的事務；生產的經濟一部份在兇猛競爭的軋轢中喪盡，一部份在價格低落的情況下移入消費者的手中。這樣麼競爭者努力以大生產的經濟謀安全和高率贏利，這因競爭進程日增激烈是徒勞而沒有效驗的。每個大公司都覺得牠自己能够經營的事業大過牠已經握有的以上，都比昆鄰售出價爲低直到價格的降落使弱小競爭者沉淪，使強大競爭者的贏利削

減到僅僅收支相當的限度。

第二節 聯合的實驗 卑閱漢的同盟

在幾個大企業關於以有利的價格規則地售脫牠們的生產物全部發見困難日增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下那樣地創生的激烈競爭迫使競爭者尋求或種相互的協定來緩和鬪爭的兇猛。

這些協定首在以決定價格表的方法約束比他人售賣廉賤的行動，並以制限生產量，如是必要、可行，約束這樣的行動；各公司沒有停止競爭，但努力於對牠們競爭的條件加以限制。說到這件事，固然不是新創的；就地方的產業說，特別是就貨物未直接售賣給消費者的產業說，價格決不是由『自由』競爭決定的；因地方售賣人間的勾串『行會』和『法定賣價』的規程常得成立來維持貨物的價格。就大資本家的產業的事例說購原料、賣製品的市場的必要機構，穀物或棉花交易所，鐵道或銀行公司的清算所，為獲得迅速而確實的共同產業利害的消息所成立的必要組織，工資局和其他處理勞動的機關的發展，——一切這些形成能利用來制限競爭的一種組合基礎。最初的階段是一種非正式的協定，首在一個特定地方的競爭公司間發動，漸次擴大將這個

產業全部包括在裏面或包括足實施對價格的必要統制的一大部份（這個產業全部的一大部份——譯者）。這是在近年間不列顛製煉鋼鐵業、機械製造業中標準的運動。

一八九八年一個代表的產業雜誌的記事，正確地報告那些產業情況。『關於鐵軌、船鐵板、汽罐、棒鐵和我國鋼鐵業的其他部門的價格我們現時有實行中的協定和了解，因這些協定和了解高價相當地好好維持着，價格的降落也大半防止住了。』（“Iron and Coal Trades Review,” quoted *Macrosty*, p. 184.）

不列顛金屬業、紡織業，其他重要製造業和商業的產業界發生的其他聯合及併合的計畫中，這些以非正式的協定制限價格的實驗到處都很盛行。牠們的成功或失敗大要係乎兩個條件——第一條件，幾個大競爭公司支配這個產業全部的比率；第二條件，關於供給的市場的情況。幾個巨大的企業，例如不列顛金屬業和引擎製造業的很多部門內各大企業，宰制着市場；多數小公司的存在大部份在支配純粹的地方企業時，那就勿須妨止有效物價表的保持。在別一面，因生產設備的大改善或需要的大衰減市場上供給過多，這可以容易使那樣的『協定』終竟不能成立並

引起祕密地甚或公開地廉賤售賣。

生產力和需要量的迅速變動是近代市場的特徵，這些變動使競爭公司的協定難能得到保障，如使這些協定上沒附加對於違犯協定條件的有效保證或懲罰辦法。爲着使維持有利價格的協定可長久有實效，這些協定上必須附加限制出產或比例地分配「訂貨」的條款，這是人們所認明的。採礦和製造企業中「生產額」的限制是幾個國家內有力協定的基礎。但在英國現尙鮮用這種維持價格的方法。例如最近在蘭加州木棉業內，競爭公司一致認可工作時間縮短時，這個政策的採行不是爲維持價格，祇是來處理因材料的供給不足所發生的一時的緊急事件。儘管在南威斯煤炭業中不止提議一次要制限生產量並分配「訂貨」給各個炭坑，却這些方面的任何實驗會沒試行過。

但一方面不列顛重要製造業當中很多正實驗「非正式的協定」，別一方面多數小規模產業，特別是金屬產業，正尋求一種堅實的組合基礎。「卑閱漢同盟」就是這樣的一種聯合的名號，這個聯合一八九〇年在鐵製床架業內發動，繼被中部各州金屬製造業的各小部門採行，日後又

被西萊鼎的染料業和第二流的幾個別的產業採行。這個同盟的最初基礎就是雇主組合會員的一個正式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就是採用「成本計算」的科學法則，對真實成本附加贏利協定的部份，並以此得到每個組合會員都應遵守的一個價格表。這個計劃的新奇部份就是聯合的擴大，把勞動家包括在內。雇主組合與職工組合締結同盟，簽了一個正式協定，據這個協定每個雇主應只雇用職工組合會員，職工組合應只對雇主組合會員的雇主供給工人。在對現行工資的某種程度的永久附加的基礎上設定了一個滑準工資法，據這個滑準工資法將來的工資照贏利的直接比率增高並低落。這個計劃全部因一個勞資爭議調解局確立起來，這個調解局有同數的雇主和工人的代表，並規定必要時得執行公平的仲裁職務。如果一個雇主突然脫離那個同盟或違背盟約，那麼，這個調解局就「誘出」他的工人。同盟外競爭者，「以佈置良好的、謹細的、明斷的、有組織的、賤賣方法去應付他，直到他被迫退避或投降時。」鬭爭基金籌集來料理這樣事件，並再加上「返還金」制度（返還金制度就是據一定的折頭在已付的貨價內扣除的數目返還顧客——譯者）來使顧客與局外製造者分離開去。

數年間這個計畫在鐵製床架業和其他幾個產業中有成功：價格增高了，贏利加多了，工資外還有巨額特別償金分配工人。但高度贏利終竟過度緊張同盟的經濟力，組合內不忠實的會員開始以虛偽的發票或祕密的委託實行賤賣，同時外部的競爭開始形成非常可怕的勢力。因這樣的腐壞，一九〇〇年鐵製床架同盟就崩潰了，牠的仿效者當中很多也在牠的崩潰前或在後相繼破裂了。

第三節 美國金屬業內的「企業同盟」

這種實驗足以表明各組合間關於出售價格的正式協定甚至不能維持着，如這個組合對各公司的生產量沒有多少直接的支配力，如不能容易地偵察出協定的違犯，並適當地懲罰這個違犯者。許多關於美國產業的企業同盟的有趣實驗顯然趨於發見並證明出維持這樣協定的最好方法。

「製造業者欲組成企業同盟的，常創立非法人的組織，如柏塞麥爾鋼鐵組合，鑽石商家組合或鋼軌組合。一切製造業者都贊同維持這個組合所決定的價格表並據此制限他們的生產量。每

個製造家被許可依據他的生產設備上的能力和利益，僅僅生產（或售賣）全部生產量的一定百分率。爲防止違反這個協定的行動，每個製造家須存放一筆款項在這個組合內，組合對這筆存款是可以沒收的。』〔W. E. Belcher in an article on 'Industrial P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 1904) 下面的細評也是從這個論文採拾來的。〕

專門的會計師聘請了：對於生產超過被許可的比率以上的公司科以罰金，對於生產不足這個比率的給予相應的特別償金。下年生產的價格和分派額本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先行協定。市場的地域上劃分也常實行。通常，以第一步決定同一的工廠價格，以繼後附加從工廠到售賣地的運費，來協定地方的價格。

與這一般的樣式相殊異的幾種樣式現時也存在着。『有幾種企業同盟會省去比率分派的形式，對一切製造業課一種稅。』另一種計畫就是聯合販賣代理者的方法。聯合的各公司一致贊同使用一個單獨的當事者做牠們的惟一販賣代理人，這個當事者各別地和牠們當中每個商訂契約，但規定出一種同一的販賣價格。』另一種企業同盟就是根據着對物品的製造不可缺的專

賣特許權。專賣特許權者以同一的特許權使用費出租特許使用權給一切請求人。他還制限每個公司生產的攤分額，超過這個攤分額，特許權使用費迅速地增加。(Consolidated Seedless Raisin Co. 和 National Harrow Co. 都是這類的「企業同盟」)

美國鋼鐵業內這樣的企業同盟蜂巢般成立起來。鑛石在採掘時由組合料理着，組合主張規定價格並限制出產。在銑鐵製造業中組合協定鑄鑪經營者間的價格。鋼棒業在一八九六年締結企業同盟，一九〇〇年以後又重行締結；重材料業如鋼軌、錨桿、角鐵、鐵條等等，輕材料業如鏈鎖、繫釘、鐵管、裝管，都一般地締結企業同盟。

這些企業同盟當中，可被認為有堅固組織的，只是不多幾個——如果真是有的。牠們時常的崩壞，柏爾齊 (W. E. Belcher) 以為是初期過於貪求提高價格的企圖所招致的自然結果。牠們成立的主要原由就是因這個事實，即牠們像英國的「同盟」樣表現從事資本主義的產業的製造家努力於獲得一種獨占贏利的範圍，同時沒放棄他們的各個企業的獨立所有權和支配權。

第四節 鐵道業和海運業的會議 保險企業同盟

水陸運輸業的大發達的資本主義會進而採用比上述的製造業者的那些協定更持久而有希望的調節或制限競爭的協定方法。在大不列顛和美國兩個大國鐵道是委諸「私人企業」去經營，鐵道公司因蒙受劇烈競爭的危險，創設對貨物和旅客運輸的共通運費率制度。在大不列顛這些調節「競爭」的競爭是被公認的；在美國是非法的，但還是一樣有實際的作用。英國的制限競爭方法就是「會議」，主要的會議有兩個——「英吉利·蘇格蘭運費率會議」(The English and Scotch Traffic Rates Conference) 和「諾曼頓會議」(The Normanton Conference)。「英吉利·蘇格蘭運費率會議由英吉利的和蘇格蘭一切公司的代表（他們通常是主要貨物管理員）組織成的，他們對於各種交通線所執行的在英格蘭的各地方與蘇格蘭的各地方間商品運輸事務有利害關係。這些代表一月開會一次，處理關於制定新運費率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或關於更改一個以上的公司所能執行運輸事務的各競爭地點的現行運費率所發生的一切問題。諾曼頓會議原被設立來統制某一地域的運輸費率，在這個地域內從前的會議舉行於諾曼頓，諾曼頓是這個地域內便當的中心地點；諾曼頓會議設立後逐漸擴張牠的範圍，結果麼，到現在牠是由

英格蘭境內差不多每個多少重要的公司的代表組織成的，並支配差不多英吉利·蘇格蘭會議所未處理的各競爭運費率全部。』(Sir G. Findlay, "The Working and Management of an English Railway," p. 265.)

運費率的確定，這個計畫，有時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計畫補足牠，這個進一步的計畫使那個協定（確定運費率的協定——譯者）形成爲很近似上述的產業的企業同盟。這個計畫就是所謂『比例的運輸分配。』假設在兩個城市或地域間有一定的客貨須運送，假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鐵道公司，每個公司自己都有能够競運那些客貨的運送路線那麼，從一切路線運送的客貨全部得到的收入額全作爲共同基金，每個公司應分有這個基金全部的一定比例數，——這樣一個協定，就成立起來了。……比例數是常據過去實際上各公司所得的標準配定的，但關於商決協定的條件適當地計量到任何這樣的有望利益，這些利益可使一個公司得以要求比牠在過去所獲取的要大些的比例數。』(Findlay, p. 267.)

在美國各競爭鐵道公司間一切積極的運費率協定都是非法的，這樣制限（運費率協定的

制限——譯者）的機關是更爲非正式的，一般人所看不見的；但無疑地牠們繼續採行過運費率的制定，甚至利用過競爭鐵道間的企業同盟。（運費共同計算——譯者）

『人們說在這樣一種狀況存在着的場合，例如在從芝加哥、聖路易（St. Louis）及類似的各地點運輸穀物到大西洋沿岸的多數路線當中每一路線在同一天子恰正對運費率增加同一數目的場合，那些公司間沒有任何協定存着：這簡直是廢話。運輸業者通常也不否認行動上有這樣的協商，但他們堅謂這個協商尙未進到非法協定那個地步。』（Report of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for 1903, p. 15.）

會議這個名詞還使用來指明這樣的組織，因這個組織各競爭海運公司維持一定的運費率並阻止局外者侵入牠們的行業。一個會議就是航行上往來特殊海路的汽船的主要航路間關於對客貨運輸徵取一定的『公道』運費率的協定。這樣的協定，在一切或幾乎一切有定期航路的汽船公司都加入這個會議的條件下，纔能够有效果。因爲會議用『返還金』制度把牠的權力直接施加在運貨者之上，這個制度的作用，一部份如一種賄賂樣，一部份如一種恐嚇樣，引誘運貨者

絕對與會議的參加員做來往。這個制度顯然創始於中國貿易，下面的通告說明早至一八八四年牠的活動——

『這些輸出商關於從中國運送茶和一般貨物到歐洲（不包括地中海和黑海口岸在內）專找半島和東方汽船航運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s），海上通信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 Company's），大洋汽船公司（Ocean Steamship Company's），革倫哈塞耳解爾貝恩各航路公司（Glen, Castle, Shire, and Ben lines）以及阿帕克和寧州汽船（Steamships Opack and Ninchow）的，對於他們我們願意承認返還所收運費百分之五〇。』一八八五年這個同一的會議發布的另一個通告，說「公司在中國任何口岸或香港找會議外的汽船運貨到倫敦的，不得分有在這樣行爲會被實施的六個整月期間的返還金，儘管這個公司在別的場合會絕對擁護過本會議內的航路公司。」（Quoted Macrosty, p. 157.）這個方法的目的和效果就是以協定的運費率由會議內航路公司捆運貨物，並阻止「不定期」汽船或帆船照會議的運費率或以削減的運費率收回或奪取運輸生意。

各航路汽船公司通常除運費率外在這樣的協商下徵收加一的「運送費」，這個協商就是在一定的時期（例如六個月）後牠們對於未找「會議外」汽船運貨的運貨人返還這個加一的「運送費」。

既然大洋航路是國際的大道，這樣的會議自然擴張到一個單獨的國家限界以外，英、法、德、荷、蘭和美國公司都加入這個組織，這個組織會從遠東的運輸業擴張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西印度、澳大利亞、北美和南美的運輸業。就強固的會議說那樣創立的「獨占」不單單仰賴返還金制度，還仰賴郵政局和其他公家補助金，以及使牠們制勝會議外的公司的碼頭利便。

這個限制競爭的方法實質上與鐵道公司採用的是同一的，這個情事 P 和 O 公司委員長承認過，他說：——「如果沒有各海運公司的一個「會議」決定的劃一運費率，那麼，經營運輸企業要獲利益是不可能的。這些會議類似英吉利聯合國各鐵道公司間存在着的協定。各鐵道在同一地點間行車時徵取同一的運費率，儘管牠們在速度、列車設備和一般利便方面相競爭。這恰正是汽船公司所實行的。」（Annual meeting, quoted Macrosty, p. 158.）

在保險企業的某某部門內，特別是在不列顛火災保險內，競爭是最嚴厲地被限制着，企業的獨立性削減到最低限度。這個行業全部（保險業全體——譯者）是在極少數公司的掌握中，牠們制定一類嚴格的保險費率，對於已證明的違犯加以嚴重的懲罰，並協定共分每個公司接受到的生意，把這個生意據一定的比率分配給各公司。這個再投資的制度，是原打算來把危險均等化，但也一樣地利用來把生意均等化，各公司間的競爭因此實質上限於收保險費和事務管理的經濟方面。各公司對保險人提出的價格只有一種，儘管各公司的主事者無疑地利用對政策形式和支付辦法的輕微變化來為他們的公司獲得首先經營一筆生意的便益。

第五節 市場上的「買占」

上所討論的一切制限競爭的聯合形式在或點或者在或種程度內未能形成為各聯合組業間的完全併合或利害一致的聯合。

我們現在應進而考究這些事例，就這些事例說競爭的制限進展為吸收迄至那時各獨立企業或使牠們有利的利害關係成爲一致的併合。這樣的併合或一致，為單獨企業的突然「打擊」

或連續「打擊」(打擊指買占等等行動——譯者)的目的,可以是一時的,在這樣的場合任何經濟上或法律上組織的混合沒有發生;或者這樣的併合或一致可以是永久的,包含着幾個企業的經濟的,和有時法律的實體的消滅這個意義在裏面。

通常競爭企業的一時聯合爲「操縱市場」或「買占」供給品使價格升騰,獲取獨占的贏利,這是近代買賣企業內常見的現象,我們勿庸詳爲敘述。這樣「買占」的實行通常是在這樣的運輸或商業上階段——由這個階段或種商品從農場、鑛山或工場跑到躉賣或零賣市場——獲得全部供給的支配,或很大部份供給的支配,來宰制售賣的價格。

標準的買占就是在生產市場的一種上面的這個金融上的運動,因這個運動小麥或棉花收穫物或其他重要的食物或原料的供給在一時被投機業者壟斷着,投機業者以獨占供給希冀逼在一定時期應交付那個商品若干數量的商人或其他投機業者向他們以很高的價格購買那個商品。

下述的小麥買占可拿來做一個例證——

「一個人要造成小麥的買占的，首先收買供給的可利用的全部小麥或獲得這個全部小麥的支配，或儘可能地收買將近全部的數量或獲得這個數量的支配。此外他以買進『將來』的小麥辦法或以與承諾在將來某時期對他交付小麥的人們訂立契約的辦法收買超過事實上在市場範圍內能有的數量以上。固然他想安然以低廉的價格獲得大部份的小麥；但在他認定小麥全部的供給差不多在他的掌握中後，他就散布消息，說市場上發生了一種買占，並公然出日漸升高的價格儘可能地收買一切小麥直到他把價格升高到足使他滿意時。現在那些人會和他訂約在這個時候交付小麥的，就把自己的命運放在他的掌握中了。他們必從他以他所欲索的任何高價購買小麥並買即時即行交付來履行他們和他訂立的契約。同時麵粉廠應繼續活動着，廠主必須以高價購入小麥；結果，廠主以高價賣出麵粉給製麵包者，製麵包者增高麵包的價格。這就是窮乏人家的飢餓者所說的買占悲劇的最後一幕。」（固然買占者實際上不須有貨物在手；獨占的要件不是有貨物在手，是在支配貨物。）

金融家組織的那些買占最多數都是短期間的交易，但有時很類似上文所述「產業的企業

同盟』的一種較爲久長的『聯合』也試行組織過。這個方法的一個例子就是『銅辛笛加』(Copper Syndicate)這個銅辛笛加在某時期叫做『金屬產業協會』(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Commerciale de Métaux)。牠的簡短的歷史就是：一個法國資本家的團體，大多數不是鑛山或金屬所有人，祇不過是單純的投機者，籌集若干金錢做共同基金，打算買占錫的供給。在完成這個計畫前他們轉而在銅市場大做投機生意。一八八七年他們與各國最大的產銅公司訂立契約，協定在下三年間以協定的價格購買一切出產的銅，此外允付一種臨時償金等於從售賣這個產品所得贏利之半。一八八八年那個辛笛加要求主要的採礦公司把這個契約延長爲十二年，還和牠們協定制限銅的產量。在某種時期他們把持住那個市場，銅價相當地提高。但這個買占一部份因不能使契約完成將出產量減少，一部份因無力支應當時的債務，在一八八九年崩潰了，人爲的升騰的物價遂低落了。

其他較持久的『買占』或『聯合』不是局外投機業者組成的，是商人和製造業者組成的，更爲近似上文所述產業的企業同盟。例如這個馳名的芝加哥『四大牧畜聯合』因這個聯合亞

摩、斯威佛特、莫理、韓猛、Messrs. Armour, Swift, Morris, Hammond) 四人控制着美國大部份地域內家畜業和肉類業，規定對農民給付的家畜價格和消費者對牛肉給付的零賣價格。

這些初期在所有權和利益關係上獨立的各公司間一時或局部聯合的實驗，儘管是現時相當廣大的紛擾要素，却把牠們當作資本主義的組合的形式看來牠們沒有任何多大或永久的重
要性。

第八章 加特爾和托辣斯

第一節 鞏固的聯合形式的發達

上章所述一切「協定」、「同盟」、「聯合」、「企業同盟」和「買占」的經濟目的，是在某種形式或程度的「獨占」供給物的所有者協定一種售賣的價格並不以此賤賣相競爭。在謀得市場的長期支配的最多數場合，各企業間的協定意在對生產量加上或種制限，這包含着對各企業的行爲以「聯合」實行某種程度的支配。

從經濟結構和機能的觀點說這些「聯合」與托辣斯的完全併合間的差別，就售價的操縱和企業統制上獨立性的喪失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法律上牠們間的差別卻無疑地是巨大的，因為托辣斯一般地取得公認的法人團體的形式（儘管特殊形式的合法性可以是有爭論的），局部或一時的聯合差不多就每一種例子說都是在法律外的或實際上非法的。

在我們剛論述的非正式聯合與「托辣斯」或其他完全的併合間一種中間的企業組織就是在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其他大陸歐洲各國內發見的「加特爾」。儘管牠們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很早的荷蘭和日耳曼的產業史，卻牠們的現在形態和重要性是十分近代的。各企業採用加特爾的，擴張產業的企業同盟的觀念，把自己組織成公共的公司來規定均一的售價並制限出產量，但沒能直接支配組合的各企業或均一的贏利率。

第二節 德國加特爾的結構

德國和奧地利煤炭業、焦煤業、銑鐵業、鋼鐵業以及金屬製品業內那些加特爾是有最良組織的加特爾。偏尼昔·威斯特費尼亞（Rhenish Westphalia）省內魯爾（Ruhr）的重要煤炭加

特爾最好地說明加特爾的組織和加特爾的運用方法。

那個地方的鑛山所有人組織一個販賣公司（有名義上的資本，資本的股份在他們手中），這個公司是打算來做他們的惟一售賣代理人。這個公司或辛笛加在法定的形式下組織為一個營利法人（*Actiengesellschaft*）。這個法人的正當地被委定的執理事（*Vorstand*）被授與權力來與鑛山所有人個別地訂立契約，必得在關於價格和支付的某某協定下向他們買去，並售脫鑛山的出產物，他們也得除開指定在採鑛工作中供自己使用，供私的使用和純粹為地方的供給的某某部份煤炭、焦煤等等外將一切煤炭、焦煤等等售賣給這個辛笛加。

鑛山所有人還與這個辛笛加或他們彼此間協定來組成一種組織或組合（*Versammlung*），為的是設置一個代表會議來規定一般的標準價格，規定關於維持販賣辛笛加的捐金，規定違犯協定的罰金等等，並來商定其他計畫以便實施共同的政策。但是這個組合的最重要的機能就是指派委員來決定『分派額』——即對每個鑛山准許的生產比率。

販賣辛笛加的委員，這樣從這個組合接受一般的規定，關於（a）各個鑛山的比例生產額

和（b）一般的標準價格的，更進而適用並施行共同的政策——（1）買賣辛笛加的鑛山所生產煤炭、焦煤和磚瓦；（2）規定在競爭市場和非競爭市場內實際的售價價格；（3）對組合提議供辛笛加開支的捐金；（4）檢查各個鑛山的賬簿；（5）提議對違犯協定的罰金。

這個多少複雜化的機構的結果是在設置一個共同販賣代理人 and 一個單一的最低價格，並規定一般的和各個的生產額。最低售價就是辛笛加從鑛山所有人買煤的價格。辛笛加在競爭地域賣煤時，賣價或會低到這個最低價格的地步。在非競爭地方賣價常在這個最低價格以上，在這樣的場合剩餘的價格普通是，縱然不常常是，付還給供給煤炭的鑛山。

辛笛加自身的活動不是在做一個取得贏利的公司，所有牠的開支都是從鑛山所有人抽收的捐金來應付的；牠不過是多數謀求贏利的鑛山所有人的售賣工具，鑛山所有人兢兢於維持高價並制限出產。就辛笛加說對資本的利息沒有任何企業同盟存在着，對均一的贏利率甚或對給付各鑛主的均一價格都沒有任何保證。（這個魯爾加特爾的說明是從瓦爾克爾（Francis Walker）的德國煤業中「獨占的」聯合這個有價值的論文（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04）

摘錄下來的。」

加特爾的弱點顯有兩種。第一，某某生產家拒絕加入辛笛加，寧願保持自己的自由並實行這樣的政策，即或在辛笛加強有力的場合以比辛笛加獲得的價格還要高些的價格出售，或在辛笛加弱無力的場合以比辛笛加出售的價格要低些的價格賤賣。第二，弱小的鑛山所有人或製造家訴說（生產額）分派率被規定得使他們與強大的生產家比較起來不能有利益。

但是根本的缺陷顯然在對加特爾的各份子不能保證繼續的事業這個事實方面。為應付或消滅這個缺陷一個審慎的輸出政策形成為加特爾的活動的一部份。

「我們看見鐵鑛加特爾的協定規定每個製鐵所被許可生產的熟鐵數量，但「在契約內這些產品沒有計算，這些產品就是直接輸出到外國，或因售賣給製造所（例如各貨車或機關車的製造家）輸出到外國，就是被牠們為輸出使用着。」這個性質的協定的結果，似乎是對輸出貿易，多少不問那些貨物在外國能出售的價格如何，給予了某種刺戟。但「加特爾努力於避免生產量超過國內市場的需要；因此實際上牠不是要獎勵輸出貿易——這個輸出貿易所得的贏利率比

國內貿易爲低，甚或有一種損失。』(Grünzel, "Über Kartelle," p. 217, quoted, Cd. 1761, p. 328) 最多數加特爾，縱甚不欲以極低贏利率獎勵輸出貿易，顯然時常迫而採用這個方法使牠們的鑛山和工作繼續進行。牠們不僅在低廉價格的條件下認可並組織輸出貿易，還在許多場合用補助金的方法獎勵輸出貿易。實在地輸出貿易的發達是採鑛企業間組合的最初理由之一(Walker, p. 209)。德國已製品和半製品的輸出貿易的近代發達大半是加特爾政策的直接結果。在一方面加特爾願意規定出產和價格，不獎勵無大利益的輸出貿易；別一方面近代製造業中生產過剩的趨勢很爲強大，結果麼，實際上常不能絕對把生產量限制到被規定的國內市場的需要方面，或種國外販路被許可着或被獎勵着作爲對這個事例的緊急時一種讓步。

在最近的年間煤炭和鐵鑛辛笛加曾採行一般的補助金或額外獎金(即一定價格以上的獎金——譯者)制度，這個補助金或額外獎金不是給予原料輸出人，是給予煤爲主要生產成本一部份的貨物的輸出人。早到一八八二年威斯特費尼亞和錫梗蘭(Siegeland)的鐵公司顯然對某某許多輾鐵工場(rollingmills)給予價格返還金(Walker p. 220)但採鑛業和冶金

業內常規的補助金制度，似乎約在一八九一年已創行了 (Raffalovich, p. 23)。時間往前去，這個加特爾輸出政策採取了一種高度組織的形態，在一九〇二年倫尼昔·威斯特費尼亞的煤炭、焦煤、銑鐵、『半製』鐵和煉鋼業在杜塞爾多佛 (Düsseldorf) 設立了一個『輸出清算所』 (Clearing House for Export) 來處理輸出貿易的額外獎金 (Cd. 1761, p. 313)。這個輸出清算所被授權力來決定對各種貨物的補助金，下表就是決定的一九〇二年最後三月間補助金的數目：

煤炭每噸.....	1.50 m.
生鐵 (煤炭補助金除外) 每噸.....	2.50 m.
半製機械 (包含煤鐵補助金在內) 每噸.....	10.00 m.

在一方面這個加特爾制度顯然在煤炭、鐵和金屬業中最為卓越，在別一面德國和奧地利 加特爾曾經營砂糖、石油、燃絲、棉花、毛線和羊毛線，很多種化學製品，其他多數雜色物品如鉛筆、紙、塞門德土、磁器、玻璃、熟皮、樹膠品、電氣用具且在外 (Cd. 1761, p. 358)。

從德國近世產業時代的初期以來德國加特爾在各種產業內都實在有非常迅速的進展。一

八七〇年在德國僅存在着五個辛笛加，但一八九七年就增加成三百四十五個，實質上覆被着商業和製造業的全部範圍。最近數年間辛笛加的聯合會減少牠們的數目，增大牠們的有效權力。

第三節 托辣斯的經濟性質

儘管加特爾類別上常被歸入托辣斯的一起，卻就經濟的結構和機能說牠們兩者間存在着一種頗大的差別。托辣斯這個美國名詞此處採用來做敘述一種產業內資本的合併的最適當的用語，這種產業是大而強固足以在相當的範圍內支配着牠所交易物品的供給和售賣價格。

多數「所有上」各自獨立的企業加入的加特爾和產業的企業同盟，從生產和價格的統制說，都尚未完全形成爲包含在托辣斯內的利害關係的有機合併。在支配市場的產業組織內的統一性是托辣斯的主要形態，這個形態因供給物全部或大部份的真實所有權被授與給托辣斯是那樣的獨占相一致的。

這個定義比「托辣斯」的某某普通使用上的意義不僅狹小並又廣大些。例如在美國這個名詞常是被應用到任何大營利法人方面，特別是這個法人是多數正式獨立企業的合併組織成

的。現在在差不多資本主義的企業的每種範圍內，特別是在銀行、鐵道和其他運輸業，及採礦和金屬製造業內，強大企業合併，並吸收弱小企業，這件事，在每一個進步的產業社會都迅速地進行着。但爲現在的目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來把這些合併或聯合與其他大公司或私企業分別開，如果牠們（合併或聯合——譯者）的結構沒有對牠們給與實質的獨占勢力的目的和結果。

如使一個企業具有這個獨占的勢力，那麼，牠是否因多數相匹敵的競爭者的合併，或因強大公司強制地吸收弱小公司或因在產業的一種新部門內單獨的新營利法人或私營企業的創立而形成着，這是不相干的。

我們從經濟上研討獨占時，除非在「托辣斯」這個名詞對於各競爭企業間「產業的企業同盟」或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定之不安定和薄弱無力給與重要確證的範圍內，還更不注意到「托辣斯」的特殊的法律上原始和意義。煤油、砂糖、威斯克（酒名）和其他產業內競爭者，關於出產和價格，用未完全把他們各個的股本委交給被信託團體使有權絕對支配他們的企業經營的任何方法，無能獲得誠信和有效的協動——這大約可以指明出加特爾企業同盟和其他

「協定」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向着更高、更完全的組織方面的發達中過渡的形態。（威斯克托辣斯最適切地證明出從企業同盟的脆弱形式向前的發達。巨許多年各相競爭的釀酒者間成立了協定，有時規定出產，有時對搗碎的小麥的數量抽收捐金來補助輸出貿易，使有利價格因國內市場的壓力減輕得以維持住。這些企業同盟正繼續崩潰；這樣的協定不能維持，托辣斯的組織因而發生。參考 Jenks, "The Trust Problem" p. 108.)

第四節 托辣斯的類別和發展

我們現在論述的托辣斯包含資本的一切聯合，這些聯合是當作企業單位被運用着並實質上支配着市場。聯合的形式可類別爲下面四種：——

(1) 『本來的托辣斯』在這種托辣斯內各個聯合的企業股本全部或大部份交付給被信託人，被信託人行使完全的支配並發行股票給各個所有主，各個所有主在有些場合保留着對他們工廠的估定價格的範圍內抵押權。

美孚煤油托辣斯 (Standard Oil Trust) 的原始形式就是絕對地委交股本給被信託人的

主要例子，惠斯克托辣斯就是條件地委交股本給被信託人的主要例子。

(2) 『本來的托辣斯』外的結合，在這種結合內實際的經營上統一是被獲得着，但形式的獨立還保留着。

這個結合，例如在一個鐵道公司出賃或租入其他鐵路時，可以是一種暫時的協定，即有時在其他方面的企業內採行的政策。

這個結合又或是永久的協定，例如在一個鐵道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收買到足支配別的營利法人的股份數目，把別的法人當作牠的單一組織的部份經營着。

一個獨立的營利法人如果為獲得足支配一個法人或多數競爭公司的股份數目的目的組織成來把牠們當作一個單一的組織經營着，那麼，牠就是所謂『持股托辣斯』(holding trust)或『票決托辣斯』(voting trust)，這樣托辣斯的經濟形式很近似『本來的托辣斯』，儘管牠的合法或違法的狀態是少相異的。

一個公司或幾個公司的多數股東把他們股份的投票權委交給一個被信託團體，或被信託

公司，使牠有權據從前決定的或種一般的政策執行這個或這些公司的事務。

個個的股東於是可以在他們看來似是最好的情況下，抵押或售賣或轉讓他們的股份，但投票權仍留存在被信託人的掌握中。（就是說被信託人仍握有多數股權。——譯者）這樣一個『票決托辣斯』的目的固然是保持着股東爲任何一種理由提出的政策的繼續施行。在有些場合多數原來法人的股東或以爲，把特定期間的一切所得專用來改善財產，不用來給付紅利，是很適合的辦法。如多數股東變易無定，這樣的政策或不能繼續施行，因他們當中許多或願意收受每年的紅利。但如股份縱能轉讓，投票權仍在少數人手中，那麼，這個政策能巨一定期間繼續地被實施起來。』(Jenks, "The Trust Problem," pp. 115, 116.)

持股托辣斯的最著名例子，就是有名的北方證券公司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 爲把足支配四大鐵道公司的股份數目放置在共同的掌握中來抑止競爭並把牠們當作單一的組織運用着而設立起來的。鐵道公司中這種形式的托辣斯的合法性實際上是有問題的，但近代金融的發達使以集中的支配統一許多股份所有權的方法日增重要。

(3) 併合，併合內各競爭企業的一種完全的『融合』被產生出來，例如在紐約中央、哈遜鐵道公司 (New York Central and Hudson Railroad) 的併合，或英國聯合、哈塞耳汽船公司 (The Union and the Castle Steamship Lines) 的併合內。

這個完全併合的進程，或因同等競爭者的協定或因強大競爭者的威壓手段和強制的吸收發生出的，固然都是在每方面的大產業內資本集中的最普遍的進程。在這樣的併合建立起一種獨占基礎的場合，牠是在此處使用的托辣斯這個名詞的意義的限界內應列入『托辣斯』一起，或者製造業、運輸業和金融業內多數有力『獨占』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

(4) 爲這種目的創立的新公司對多數競爭企業的合併。美國鋼鐵營利法人和大西洋汽船聯合，就是這樣設立的托辣斯的兩個顯著例子。(這種分類法嚴密地依據風·赫耳 (von Halle) 的『托辣斯』第三章上的分析。)

第五節 托辣斯的獨占勢力

這些聯合的方法當中許多被採行着，爲的是獲得運用的經濟或制止決死的競爭，不是打算

來行使任何實質的獨占勢力。儘管這樣的聯合常被類別爲托辣斯，卻牠們被當作經濟的實在體看來根本上與其他非聯合的產物的大公司沒有差別，並且我們關於研究在此處視爲與獨占相一致的托辣斯勿庸注意到牠們。

托辣斯的獨占勢力固然完全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沒有托辣斯是遍牠的市場全部之惟一供給的源泉；沒有托辣斯是無有制限牠對價格的支配的實際的或潛勢的競爭。

托辣斯和聯合的表錄，被打算來表明美國或其他國家產業總量當中有好大一部份已確然從競爭階段轉變到個人獨占階段的，不可相信爲可做精確計量的源泉，儘管牠們是可利用來指明出在幾種產業部門內集中的資本主義的進展程度。從這個觀點說來我們應得注意一八九九年『紐約商業雜誌』（New York Journal of Commerce）刊布的那年存在中的三百五十個托辣斯和聯合的表錄。

大美國營利法人（大都是以聯合組織成的）實際上支配着蒸汽和電力的水陸運輸業全部，銀行業、保險業和一般金融業、水、煤氣、等等的地方的供給，此外還支配着地方和全國電報、電話

組織，採礦和灌溉業，書報出版業，城市內大多數躉賣和零售的分配業，大的又或許漸增的土地和農業所有權；並且完全地支配着戲場和其他許多娛樂業，此外還支配着差不多一切從事對人民供給根本必需品和享樂品的大製造業。

一九〇〇年美國國勢調查報告提示的產業聯合的概要有趣地指明出最易促成『聯合』的發達的製造業的門類。

產業集團	聯合的數目		資	本食工資者
	生產設備的數目	數目		
1 鋼鐵和牠們的生產物	四〇	四四七	三四一、七七九、九五四	一四五、六〇九
2 食料和類似的產品	二〇	二八二	二四七、九四四、六七五	三三、一六五
3 化學製品和類似的產品	一五	二五〇	一七六、五一二、八三五	二八、四〇一
4 鐵鋼以外的金屬	一一	八九	一一八、五一九、四〇一	二〇、五二二
5 飲料	二八	二一九	一一八、四五九、一五八	七、六二四

6 車輛	六	六五	八五、九六五、六八三	三四、四二二
7 煙草	四	四一	一六、一九一、八一八	一七、六六一
8 紡織物	八	七二	九二、四六八、六〇六	三七、七二三
9 熟皮等等	五	一〇〇	六二、七三七、〇一一	九、八九八
10 紙和印刷業	七	一一六	五九、二七一、六九一	一六、七〇六
11 粘土玻璃等等	一五	一八〇	四六、八七八、九二八	二〇、二九四
12 木材等等	八	六一	二四、四七〇、二八一	一〇、七七八
雜物	一六	一一八	四五、四〇八、八六九	一七、二四三
總數	一八五	二、〇四〇	四三六、六二五、九一〇	四〇〇、〇四六

下面列記大營利法人——即有額面資本一千萬金元以上的——在一九〇〇年製造或售賣的物品：——肥料、糖、蘿蔔糖、磚瓦、真鍮、自行車、鐵道貨車、棉花油、電熱用具、魚（裝包的）、窗玻璃、

煤氣和電燈器物，獸皮和熟皮冰，亞麻仁油，石版製作品，縫紉機，麥麩，學校設備品，船舶，絲線，惠斯克，銅線，鋼帶，砂糖（甘蔗糖），線，錫板，煙草，羊毛織品，書寫紙，銅，鯤煙草，螺釘和螺旋釘套，硼砂，木材，藥劑品，皮酒和淡麥酒（下列各城市中有釀酒所的聯合：芝加哥，舊金山，彼辭堡（Pittsburg）波斯頓（Boston）克里維蘭（Cleveland）和山達斯基（Sandusky）巴爾體摩（Baltimore）米爾渥基（Milwaukee）和芝加哥）煤和鐵（考洛拉多和滕勒塞（Colorado and Tennessee）的產業），電車燈具，鋼鐵車，塞門德土，壓榨煙草，棉紗，火柴，電氣船，蓄電池，陰溝管，化學製品，一般電氣用具，葡萄糖，花崗石工藝品，古巴煙草，紙（新聞和印刷用的），銀板，無煙火藥和轟炸藥，蒸汽抽水筒，「布爾奔」，「惠斯克」（肯達基釀酒所），鐵（蘇比利爾湖（Lake Superior）鑛山），木材質，硬餅，餅乾和麵包物料，炭精，絨氈，盜油和打印物，白鉛，鹽，螺旋，澱粉，鉛管，壁紙，松木，旅客用升降機，玻璃板，印布，鐵和鋼，烘焙用粉，樹膠貨物，煤，窗框和小門，麵粉，石油和石油的副產物，惠斯克，繩和細絲，鋼桿，鋼軌，牛肉，煤和鐵，紙袋，打字機，水果，製靴機械，銑鐵管，染料桶，麵粉，膠水，熟皮，樹膠，長短靴，油漆，寫字用紙，等等。

這種種營利法人能在如何程度內，在如何市場領域內，且如何長的時期，行使獨占的勢力，這是不能大概決定的。牠們當中很多或者握有幾許獨占的勢力，但很少獲得美孚煤油、托辣斯或砂糖、托辣斯且長久的時期所握有的大而持久的支配力。如果在一切這些市場內單獨一個法人（比方說）統制着出產額百分之八十，那麼，競爭對於消費的公衆給與的保證實質上就消滅了。爲對價格的有效支配施加制限所必須的百分數，固然會因經營的商品種類和市場的種種條件有不同處而有差異，但我們可以確實地說上述那些法人當中最多數所行使獨占勢力的程度和範圍尚遠不及剛論述的標準例證所行使獨占勢力的程度和範圍那樣廣大。

說到當作獨占工具的單獨的大營利法人，我們實沒有證據來表明這些產業的法人甚至在美國曾發達得很強有力足以除在少數商品的場合外且任何相當期間制限生產量或提高物價。『在許多最重要方面的產業內各聯合會能支配國家的生產大部份。在別的產業內，儘管各聯合支配的全部出產的比率沒有這樣大，卻仍存在着有極大資本的組織。在農產物的栽植或分配業內這樣的聯合縱然不是不著名——例如聯合水果公司——卻仍是很稀少的。在一方面，不僅

在百貨店業內，並還在各方面的各大公司的組合例如克拉蒲林（H. B. Claplin）組織的聯合內，有向商務的產業聯合的端緒發生起來；在別方面卻我們的最大部份商務事業是比較上小規模商店所握有，所經營的。許多製造業，例如成衣業、婦女服裝業、婦女帽子業、小器具業、特種電氣業、家屋設備材料業、紡織業、和多數其他物品業實質上不在聯合的支配下。木棉製造業或者是沒有大規模的聯合存在着的最重要的產業。——（“Report of 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Vol XIX. p. 604.）如果我們把產業的企業同盟和別的聯合加在這些托辣斯一起，那麼，由產業的聯合行使的持久的獨占沒影響如何衆多的商品。產業的托辣斯，如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統制的結實工具，迄至現時那還祇有微弱的發達。零賣業內地方的聯合十八九更大地，更廣遍地，影響着消費者給付的價格。

除開幾個例外美國資本主義的「獨占」的確實勢力不特授與給產業的托辣斯，並且如我們將察見，還委交給運輸和金融的營利法人，給在特許權或其他特權下經營地方事業的營利法人。產業的托辣斯對於攪亂價格所握有的勢力總量是無疑地有相當的強大，但在關涉着牠們經

營的大量商品的範圍內牠們抬高價格的力量迄至這時是弱小的，不規則的且又倏忽存在着的。僅僅製造業者的一種聯合即使在他們獲得關稅保護的國內市場內是否能夠維持着有力獨占，這很是一個疑問。製造業或產業的托辣斯的真實力量，如果不普遍是，必通常是，從牠所與有關涉的非製造歷程那裏得來的。

所以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產業的營利法人大率因從前各競爭公司的聯合產生出的，在每個地方都從事於試行制限生產量並抬高價格來謀取高度贏利；卻僅少數這些法人能够在這些方面維持着有成功的進行。

甚至在這個運動進展得最速的美國，現在的階段，與說是完成的階段，勿寧說是多種實驗的一個階段。價格的某種程度的制限無疑地在最多數重要產業內是有效果，但這大概是各競爭公司間一時的協定的結果，不能說因可叫做托辣斯的任何單獨營利法人的指揮所致。

在『營利法人』、『聯合』或托辣斯有最強大作用的美國，經濟的活動範圍是在製造歷程的區域以外，並且在製造業的托辣斯有力的地方這個托辣斯的勢力常是從那些非製造業的源

泉得來的。

第六節 大資本的經濟不是獨占的全部基礎

我們研究在美國和別的地方有成功的托辣斯的起源和支持力時，沒看見任何這樣的托辣斯，在這個托辣斯內資本集中的經濟無論如何在一國或國際市場上確立製造業的獨占。

這個論點是有理論上和實際上重要性的一個論點。大規模的經濟，如我們所察見，在機械生產的最大部份領域內都有作用；並且經驗似乎證明這個事實，即這種經濟在各殊的產業內進展到各殊的高點，在每種產業內樹立最大形式的企業；如果這個最大限度超過了，企業經營的某某浪費和其他不利益將超越大規模生產的技術上的經濟。但在任何產業內大規模生產的純經濟繼續進展到、或超過、大企業能夠供給全部市場的高點，那麼，獨占顯然能夠單在這種經濟上建立起來。產業社會內經濟進化的單純的和廣行的教義奠基在這種趨勢的廣大或普遍作用的假說上。這個普遍的作用，因與改善的運輸工具和售賣的機構同時發生的市場的擴大，實被弄得很不能有效力。但爲什麼一個地方、國家、甚或一個世界、市場的獨占，在特殊的製造產業內大規模生

產的進步的經濟竭盡以前，未被得到，這是沒有『自明的』理由。在地方市場內這個事例常是一個大人物除規模（生產規模——譯者）外沒具有別的優越力的，能够破滅小競爭者並絕對在牠（規模——譯者）的限界內樹立一種獨占；儘管甚至在這樣的場合，個人的才幹或精力是成功的一個要素，這件是常有爭論的。

然而在我們論究國家或世界市場時，這個事例更容或是：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在足以取得獨占的企業規模被達到前，將被竭盡。在一方面我們不能證明強固的國家托辣斯不能從有通常企業能力的人運用着的單單大規模生產的經濟組織起來；在別一面却我們沒看見有任何大產業托辣斯立腳在單單這種經濟上。

如果獨立腳在集中資本的經濟上的有力托辣斯的任何實例存在着；那麼，這種托辣斯，必是在金融業的範圍內，不是在普通產業的範圍內找尋得到的，因為近代資本主義的根本勢力在銀行業、保險業和一般金融業纔發見着；金融業內單單信用的規模顯然可使有利企業的競爭者或商業上有利戰略的指揮者獲得無限大的累積利益。

第七節 獨占的主要經濟的原始和支持物

如果我們考察托辣斯的實際起源和結構，那麼，我們將常常看見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是被或種更確實的獨占基礎支持着。

這些支持物可暫類別〔獨占的更完全、更科學的分類在伊利 (Ely) 的 (“Monopoly and Trust,” Chap. II) 可尋得到〕爲下面五種：——

- (1) 接近原料的優越性。
- (2) 對運輸和分配手段的優越支配力。
- (3) 因專利特許權、商標、特殊歷程關於生產和推銷獲得的特別利益。
- (4) 公共、特許權、特許狀、或其他授與獨占或制限競爭的特權。
- (5) 關稅立法。

如果我們反覆地考究這些支持物時，我們將察見牠們在每種場合不是互相排斥的。例如接近原料和鐵道運輸的優越性一部份歸屬於公共特許權，關稅立法也授與市場的特別利益。

但說到我們的目的，這個分類也就適合了。任何美國托辣斯，產業的或其他的，似乎沒有沒這些支持物的一種或多種的。產業生活的狀況是非常交錯地聯繫着，人們不易確定附屬於這些支持物的相對重要性。

許多獨占顯然從包含在第三和第四兩類中的利益獲得着牠們的力量。特殊的發明因專利特許權或秘密得到的，對於排字機或電氣機構或化學用品的製造公司，可以是單一的十分的獨占基礎。

在砂糖托辣斯的發展中，赫文麥耳和斯蒲勒克爾 (Havenmeyer and Spreckel) 的精煉所大半因有對牠們保證生產經濟的專賣特許權獲得早時的卓越地位。說到哈勒哲鋼鐵公司 (Carnegie Steel Company) 和其他企業在牠們的產業內獲得一種重要的地位，足使牠們對設備劣下的各企業強行聯合，也是這般樣的。

版權可對新聞或其他出版企業給與類似的獨占勢力。商標的使用權證明聲譽的，大率奠基在這些生產的特別利益上。在某方面的製造業——例如引擎製造業、化學製品業、科學用具業、

農業機械業——內一切最馳名的公司把有些專利特許權或其他秘密的生產方法安置在企業的資本價值中，並且最多數有成功的托辣斯當中許多都享有這類利益。

其他營利法人握有從各種特權的法律上准許得到的獨占勢力，這些准許把對有利市場的排他的權利給與牠們。地方事業的特權屬於水、電、街車和其他公司的，都歸入這一類。這些公司在純粹地方的獨占基礎上組織成的，併合為國家甚或國際的營利法人，經營電力牽引或電話事業；這個併合就是晚近資本主義的一種重要發展。美國鐵道和電報公司，大不列顛鐵道公司從官許的特權獲得牠們在無競爭運輸的廣大領域上所行使的獨占勢力的大部份，其餘的部份是因路線的自然利益得到的，這些利益歸屬土地的私有權。在美國競爭的鐵道公司日更併合為少數「運費共分」的大組織，這是托辣斯問題的最非常困難的形態。特權對鐵道公司給與的莫大的土地讓渡極明白地顯示出牠們掌握的獨占勢力的公共性質。

在公共政策影響或扶持的獨占中還應包括因對販賣某某商品自由施加一般的制限產生出的對有效競爭的抑制作用。英國和——在較遜的程度內——別的國釀酒業顯示出這樣強大

營利法人的發達的最彰著實例，這些法人奠基在公共權力者施加的對售酒人數目的制限上，享有從地方競爭者的制限或實際消滅得到的獨占贏利。

許多國家內銀行組織，從發行鈔票的特殊權利的意義或政府對有限數目的銀行所授與特別援助的享有的意義說，包含公家賜給的獨占要素在內。

第八節 當作托辣斯的養母的關稅

公共政策對托辣斯供獻的最一般的扶持力是從關稅的保護制度得來的。我們難於決定關稅事實上在什麼限度內是『托辣斯的母親』。有些托辣斯直接因被設置來扶持牠們的關稅壁壘，產生出來。數年前『紐約良協會』(New York Reform Club)的機關雜誌列記因保護關稅成立的一百個製造業托辣斯的實例(參看 von Halle, p. 50)。但這個表錄包括除關稅外享有其他經濟或公共援助的許多物品如電氣供給物、鋼軌、無煙煤、學校書籍、棉籽油等在內。

然而我們應記憶着，產業的集中，在關稅關於創立托辣斯能有作用前，應當已經有很大的進展。美國自身是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域；在這個區域內有力競爭者的數目，因其他勢力的活動，

如不業已是很小，那麼，併合爲一個單獨的營利法人來在保護關稅區域的界限內抬高價格，這個理想，將不能實行。保護關稅的存在或取得保護關稅的可能性，兩者關於引誘已支配大部份國內市場的一個企業或衆多企業來與競爭者成立聯合或合併競爭者，都確然有力量。〔風·赫爾以一八九〇年因豫想麥金萊條例 (McKinley Act, 卽一種保護關稅——譯者) 準備的大繩索聯合 (Cordage Combination) 的擴張來說明這個例子。〕但保護關稅，僅能在因造成獨占的其他勢力國家規模的有效聯合的各條件業已充分具備的場合，創立或助長托辣斯。大概說來，我們把關稅當作托辣斯養母，比當作生母要妥當些。關稅，因營養托辣斯使消費者受損失，因保護牠們使外國競爭者不能侵入牠們的國內市場，使牠們能以維持着牠們的獨占，並使獨占更爲有利。(註一) 同類的助力也還授與給產業的企業同盟和組織上未十分成爲完全的托辣斯的其他聯合。大規模生產的純經濟，與專利特許權、鐵道的援助和對原料近接的優越性三者的扶持力分立開來的，或者在某某場合足以增大規模並制限有力企業的數目，使關稅的扶持力成爲托辣斯的最後決定者。

註一 精克斯教授 (Professor J. W. Jenks, "The Trust Problem", 40-41) 不以

爲關稅的廢除從許多事例說會恢復競爭。

「不問產業仰賴關稅或否，關稅的廢除必然在托辣斯自身不存在前破毀牠的競爭者。但在任何一種場合（仰賴或不仰賴關稅——譯者）消費者在當時無疑地要享有低廉價格的利益。」

「從許多事例說關稅的廢除，因使外國人的競爭增強，也真會使國際聯合組織成。」

但是一個國際托辣斯的形成和維持不是「單純的」進程，甚至如美孚煤油托辣斯所證明：有成功的實驗極爲稀少，並且是限於小產業或這些產業方面，在這些產業內原料的最好的富源非常少，因此能被買占。

第九節 當作托辣斯的扶持力的鐵道

大標準的美國托辣斯的實際歷史似乎指明出接近運輸設備和原料供給的優越性是對持久的托辣斯的最重要扶持物。在規模上和市場支配上第一等的「獨占」或托辣斯當中 美孚煤

油托辣斯，無煙煤托辣斯，美國鋼鐵營利法人是顯著出來為最能代表這類的托辣斯。就每個事例說聯合的起源可追溯到運輸的特別利便和對原料供給的最好富源的支配方面。

美孚煤油公司初期建置在因與經過油田區域的鐵道公司訂立協定獲得的非法返還金的基礎上，這件事，是一般人都知曉的。哈勒哲鋼鐵公司（現在鋼鐵托辣斯的核心）因與彭雪凡尼亞鐵道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訂立類似的優惠運費率的協定成立起來，這縱然不如美孚煤油公司馳名，却一樣有重大的意義。七個橫越煤礦地方的鐵道公司組織的利益同盟絕對統制着無煙煤業，這屬於產業上同一種類的事實。就這些事例的每種事例說由鐵道運輸行使的支配力，有接近原料供給的優越性在側面防衛着牠。如果初時油田沒集中在阿海阿州的有限的地帶，散布在美國各地方，那麼，因運輸得到的獨占就不能組織起來。無煙煤供給的狹隘限制對於經營這些煤礦的嚴密組織是決不可缺少。鋼鐵托辣斯的基礎力量，牠的持久不變的條件是存在蘇比利爾湖礦石的支配和處理及輸送礦石的利便裏面。

固然強有力的製造業托辣斯不常常一定要握有並經營原料的最好供給；儘管如我們所將

察見，獲得這些富源的直接支配通常是健全的托辣斯政策。但托辣斯對鐵道、汽船或導管運輸工具的充分有力的統制通常能使自己充分支配着國內或輸入的供給物來控制市場。美孚煤油托辣斯沒開始獲得任何數量的油田的直接所有權直到牠的事業有很大的進展時，牠能夠在自己的條件下從生產者買入原油，並仍在多大的範圍內維持着這個政策。一樣地，鋼鐵托辣斯，在牠獲得鐵礦的最豐饒富源的直接所有權前，業已存在着。

在美國托辣斯對產業的組織上支配內中心的要素是鐵道的勢力，鐵道宰制着礦業和農業內供給的最豐饒的自然富源並運送原料到製造業的中心地和製成的產品到國家的各大市場。在美國鐵道是遍全國主要地方的惟一有力公道，是東部與西部間惟一交通工具。在關涉着國內貿易的範圍內，米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和在一年的一部份時期北方相連系的各湖，對於各鐵道統制從西部和中央各州到人口稠密的東部的穀物和肉類運輸，對於把東北各州的製造品分配到美洲大陸全部，對於把礦區的煤、鐵和其他礦物運送到製造業的中心地方，都加上一種阻礙。

在鐵道發達的初期很多小獨立鐵道公司爲運輸事業彼此相競爭。『各鐵道組織發達時，各種協定都被利用着，最初就是運費率的協定，繼後由一八七〇到一八八七年的運費共同盟變化爲一八八七到一八九七和一八九八年的運輸組合，最後發展到利害共同團體的高點，北方證券公司就是這種發展的最顯著的例子。』(Professor Meyer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Report," 1904 p. 112.)

在關涉着最重要的運輸事業即中央西部與東部各州間的運輸事業的範圍內，這種集中業已有很大的進展，那些集團（鐵道公司的集團——譯者）就牠們的組織說是很鞏固的，統制着差不多一切在芝加哥與海岸間的鐵道，並從芝加哥伸展牠們的各支線使通過那些有大礦山和大農業的各州，這些州在最近的將來必然要變成美國產業和人口很盛的地方。

我們研討近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形態時，把鐵道與其他企業經營結合在一起的聯繫力的實際性質將顯現出來。現在我們祇須指明出許多這些鐵道公司握有統制，並有時經營礦山、製鐵所、灌溉事業、運河、簸穀物機、家畜場和其他這樣的許多種企業，這些企業與鐵道企業沒有任何根本上

的關聯，並且牠們（鐵道公司——譯者）的特許權的條件常禁止牠們參與這些企業。但更爲重要的事件就是間接的協定和常常秘密的協定，因這些協定鐵道公司必得要幫助體系上與牠們不相關聯的托辣斯及聯合運輸的特別利便就是主要幫助工具；這些利便，伊利教授類別爲下面六種：

『(a) 一般的利便，例如對這個競爭者比對那個競爭者更迅速地供給貨車；(b) 被幫助的水上落貨者的貨物直接運到，其他水上落貨者的貨物遲徊運到；(c) 對這個人給與的終點站口的利便比對那個人給與的更佳勝些；(d) 在各種載運的方式間——例如油槽車與鐵桶間，鐵道、汽船與導管運輸間——維持着這樣的關係，使有些人取得別的人沒享有的利益的；(e) 運送貨物的分類被規定並被變更來使受幫助者得到便益；(f) 設定差別使地理上的區劃助長落貨者階級的利益。』(Ely,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p. 210.)

在托辣斯與鐵道公司間包括在一種協定或一種相互有的協商內的企業上共同利害關係，足使托辣斯因誘引鐵道公司以一切這些種種差別待遇形式援助着牠，能以保護並利用牠從規

模（大規模——譯者）和從對市場或原料的優越支配力得到的任何其他利益。

第十節 運輸與自然供給的富源相聯接

鐵道運輸關於形成——特別是在美國——產業上的獨占取得的重要性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我們窮究產業的原料從最初採取的產業（農業等——譯者）流下，經過各種製造和交易歷程，——這些歷程賦與牠們（原料——譯者）形式並把牠們放置在消費者的掌握中；那麼，我們將發見在很多場合這個生產流在運輸階段最爲狹小。原料的生產人是衆多而散布開的，他們的產品在競爭存在着的場合會趨於流入多數競爭的製造業者手中，這些競爭的製造業者依次使製成品流入許多躉賣商和零賣商的手中。但從最初生產人收集並搬運原料、煤、穀物、棉花、牲畜給製造業者或到躉賣市場，這些歷程，使生產流奔入狹小的運輸河道中，在這樣的河道中通常並必然抑制着的競爭能容易被滅除。所以多數製造家、商業家或賭博的生產者因鐵道組織的工具能最有效地創立出產和市場的獨占及支配。在鐵道公司不欲或不能創立獨占的時候，例如在牠們對於無煙煤不能這般樣的時候，牠們容易與獨立的營利法人或企業同盟締結有利的契約，把

附屬在運輸階段的獨占勢力放置在這個法人或同盟的掌握中。

亞摩斯威佛特、莫理、韓猛組織的家畜托辣斯，以這樣的勢力武裝起來，能夠規定他們對於除這個托辣斯外找不到其他買主的農夫給付的家畜價格，並能夠規定消費者要給付的肉類價格。運費率的差別及其他運輸和終點站口的利便，因鐵道公司的偏私引起的，是鐵道公司運用的實際經濟力。

在別的國家例如在德國或英國鐵道的要因不像在美國那樣有宰制力；特殊運費率或利便或因政治的影響（國營鐵道包含在裏面）或因私人的協定得到的，形成托辣斯或其他大資本組織的主要經濟。在鐵道公司對於大量貨物的長距離載運允諾適用低廉運費率的場合，這樣的差別，縱然有時是不合法的，不能視為不合理，因為低廉運費率與低廉運送費相照應；小量貨物的短距離載運為什麼應要求與大量貨物的長距離載運相同的運費率，與任何零賣價格為什麼應與躉賣價格一樣低廉，都是無理由可說的。

但在如普通一般，不問載運距離的經濟的理由或超出這些理由以外，返還金或其他特殊的

利便許與給落貨者的場合，鐵道公司確然是獨占的創造者。

然而獨占的運輸要因不能奏十分的效果，如使牠沒有與或種原料供給的或種自然制限或商品市場的或種自然制限相關聯着。

假設原料在許多地方都可以得到並且品質相等，那麼，牠的製造或不會很集中並且生產品的流在運輸階段不會很狹隘。小麥甚或棉花的持久的買占遠比無煙煤甚或煤油的買占艱難得多。別一方面，在最良、最易得到的材料供給是在地域方面狹隘地被限定着的場合，有力獨占縱無鐵道運輸也可創立起來。

例如美國紙托辣斯在一個時候統制着紙的價格的，牠的生存仰靠牠關於水力和木材地域握有的獨占，這些地域的位置很好，可利用來使紙的生產費低廉。

美國托辣斯的實際扶持者可這樣地總述起來：鐵道運費率的統制，煤、鐵和其他自然供給物的有限富源的統制，專利特許權的統制，以關稅抑制世界競爭的保護，最後牠們能使對牠們的財產的市價課稅的比率比小企業肩負的為小。（E. W. Bemis, "American Econ. Association

Report," 1904, p. 121.)

第十一節 當作托辣斯的一種基礎的企業天才

我們尚須承認其他一種可能有的托辣斯的起源和扶持力。我們曾察見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經濟促成每種產業內這樣企業的建立，這個企業的規模表示出最大規模的經濟。但關於決定這個企業的『通常』限制我們應承認經營的經濟也是最重大的要因。在一定程限的規模和複雜性達到後浪費就隨中心的企業統制的缺乏而發生了。但一個有非常精力和才幹的企業家間或出現，他的精神可使大規模經營的經濟遠超出常例以外，因採行卓絕的識見或精密的組織使報酬漸減公例停止適用，這個公例在別的情形下防遏企業擴大到通常限界以外。

在大規模生產的通常經濟，在企業已發展到需要來確立國家的托辣斯或獨占的這個規模前，就竭盡了的場合，這種稀有的企業才能或足以增大企業規模到那種需要的水準。在比較上很少幾個人得到機會來發揮、訓練並運用對十分廣大的活動範圍內企業組織的天賦才能的場合，人們間或可以尋到一個企業家具有遠勝過他的競爭者的才能，他能撲滅他們並在他們的廢址

上建築獨占：這像似能有的。

托辣斯可從天賦才能的獨占發生出來與可從原料或其他必要物的獨占發生出來一樣，這
個見解，亞當教授 (Professor H. C. Adams) 說明如下：——

「過去百年間產業變化的一種考察證明出：產業在牠的機械方面比在管理和經營方面發
達得更迅速，並且關於如何究極地說明雜選的競爭這個短語——這個短語在我看來似乎暗示
現時產業上疾病的頗確切的診斷——企業上天才的缺乏握持着重要的地位……在產業勢力
的集中可追溯到企業才能的供給缺乏方面的範圍內，人們不能期望得到對托辣斯弊病的任何
永久的救濟直到最高程度的企業上知識變成實業界一般的所有物時。這種托辣斯可視為企業
上遠識、企業上才幹、企業上勇敢的買占。(壟斷——譯者) (American Econ. Ass., 1904, p. 104)

人們應確實地認知稀有的企業才能使標準的最大企業規模的概念具有多大的伸縮性，並
就事實說一個有成功的托辣斯大半仰仗牠的主要組織人的經營上和競爭上天才。但沒有人能
證明托辣斯的形成單獨倚賴企業上才幹：就每個事例說其他扶持力的一種或多種都存在着。

(這就是每種托辣斯的形成仰靠企業上才幹的，實在尚仰靠其他別的扶持力。——譯者)(註一)

註一 在企業天才是有成功的托辣斯的一種要因的範圍內，企業天才就是會引起不安定的一種要素。因為在美國『世傳的統制』縱然遠不如在英國那樣常見，却揀選和訓練一個適當的後繼的才能人不能視為大托辣斯創造者備具的一種平常的部分。

關於企業成功的個人要因參看夏蒲曼 (S. J. Chapman) 教授的有興味的論評，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p. 170。

第十二節 托辣斯的平面和側面的擴張

我們現在轉而論述托辣斯的結構，將據前述的分析察見出托辣斯的機能的擴張。我們一般地考究大近代企業時，看見這個企業在長的方面擴張來包括前期和後期的歷程，在橫的方面擴張來附加新種類的生產物和副產物到牠的原始的生產方面上。

托辣斯謀取得並鞏固牠的獨占的，因特別勢力的緣故被迫而同樣地擴張牠的結構。托辣斯，以組織製造業的特殊歷程開端，自然被驅而謀在一方面統制或握有牠的主要原料的市場，在別

方面統制或握有出售牠的製造品的市場。托辣斯經濟的通常方法就是不特要獲得優越的運輸便利，還要實際上獲得最良的供給富源；就是在直接把牠的貨物供給零售商店，零售商店是在牠的統制下並被協定約束着來以規定的價格惟一地售賣牠的貨物的。托辣斯既然就自己的車輛、石油槽、或導管、船舶或小貨船組織原料和製成品的運輸，遂再進而握有並統制生產和分配歷程的全部連鎖。此外而外牠還一般地統制補助主要事業的製造或其他歷程，握有煤炭或電氣供給，並製造機械和必須使一個托辣斯成爲自給的其他機械設備。托辣斯的橫的發展一部份採取新生產物和副產物的形式，一部份採取對別種生產物獲得利益的形式，這些生產物在其他情形下因與托辣斯的產品相競爭會制限牠的獨占。美孚煤油托辣斯對於煤汽公司的吸收，各種鐵道公司對於各運河的獲得兩者都能說明這個最後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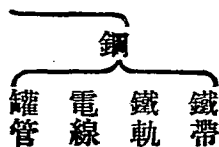
一個托辣斯的核心是一種單獨製造歷程的，牠採取的標準形式使牠與包含一切這些歷程的產業內一個完全的部分有同一境界，這些歷程都直接或間接幫助着供給消費者對一定種類的商品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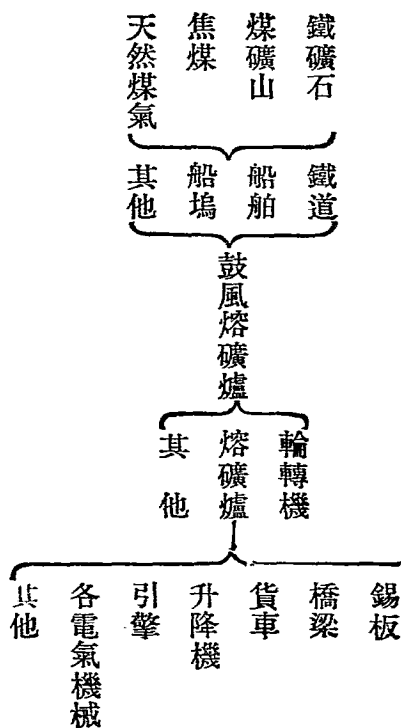
這個事件，在美國鋼鐵法人的特許狀的一個條文內列舉的事物最透澈地把牠說明，這些事物就是：——橋梁、船舶、小艇、引擎、車輛和其他設備，鐵道、船塢、造船臺、升降機、給水工場、煤汽工場、發電廠、懸橋、運河和其他水道，以及任何其他運輸工具，一切這些東西的建設，販賣並在其他情形下處置，或維持並運用。

上數的產業當中最多數是補助或附屬於那個法人的最後目的，即以鋼鐵為主要原料的各種商品的生產或販賣。

這個托辣斯的擴張的兩重歷程可這樣地說明：——

美國鋼鐵托辣斯





這個法人所有的財產正式地在一般情況下記述如下：——「鼓風熔礦爐七十八個，有每年製造銑鐵六百五十萬噸以上的能力，或一九〇〇年美國銑鐵產額總量一半的能力；製鋼所一百四十九個，和完成機械裝置場六個，包括鐵條製造廠、標準鋼鐵和鐵板製造廠在內，有每年約九百萬噸製成的材料的能力；焦煤爐一萬八千三百個；約蘇比利爾湖地帶的鐵礦山百分之七十，在一九〇〇年生產了一千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九百噸鐵礦石；煤炭地七萬零八百三十英畝，焦煤地帶

內的地面約三萬英畝，湖水大船一百二十五個，等等。

第十三節 助長美國托辣斯的情事

爲什麼獨占的托辣斯或結實聯合在美國比在英國和其他國家更爲異常卓絕，這是有四個主要的理由。第一：在美國當作經濟要因的鐵道比在其他國家更爲重要，並且能夠對於採鑛業、製造業或商業方面的聯合給與更大的助力。第二：關稅，因對美國生產人保固國內市場，使在美國的有利聯合比在商品自由輸入的國家更容易成立。再者，在任何歐洲實行保護貿易的國家內大製造業者對於關稅政策沒有如在美國內大製造業者樣獲得絕對的支配。第三：企業者對於政策的不正的控制，在美國比在歐洲的任何大產業國要強有力些，使得美國大鐵道和企業法人能獲着市和州的特許權及其他有利的特權，能因免罰蹂躪許多法律，能避免應繳納給公家的稅款。第四：企業經營上全國精力的大吸收，才幹選擇的大領域，發展機會的大平等，美國企業家的熱烈和勇敢的氣質，再配上對歐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阻礙他們「論理的」進化的法律上或習慣上束縛當中許多束縛的免除，——這些會使這種形式的產業上、金融上「猛進者」演化出來，這種形式

的猛進者具有比在歐洲所發見的更大的理想，更敏捷，及更無顧忌的實現這些理想的手段。

第十四節 大不列顛的聯合的起源

但托辣斯在這種優美的空氣內規模上、數量上、縱然日日更發展，卻那些獨美國具有的條件當中沒有一種對於托辣斯的形成是必不可缺少的。

我們看見在大不列顛的金屬和其他製造業的許多部門內各聯合，結構上不如托辣斯的緊嚴。但實存在着並能對物價實行一種相當的支配，儘管牠們沒從關稅或鐵道得到任何助力。

事實上在不列顛存在着巨大企業的許多實例，這些企業因併合而組織成的，在特殊種類或階級的貨物的國內和國外市場中佔有很大、很堅固的地位，牠們如在美國必確然列入托辣斯一起。牠們所享有的「獨占」或優越的競爭勢力在很多場合大半是因聲譽或號牌主顧上的利益，這個聲譽或號牌主顧上的利益一部份奠基在專利特許權和祕密的方法上，在經營和技藝的長時的熟練上，或換句話說來在「工作的特性」上。就這些事例當中許多事例說對於有成功的經營所必要的事業規模，因能誘致併合並阻止新競爭的任何容易的興起，包含着巨大的資本。鐵、鋼、

引擎製造業內晚近併合供給出多數這樣公司的實例，這些公司，縱然決非免脫競爭，卻在某市場區域內享有一種實際上的獨占並對某某種政府或私人的契約也享有一種實際上的獨占。

這樣一類併合中有棉花機械業的阿耳德漢（地名）蒲拉辭公司（*Platts*），引擎和造船業的愛耳斯威克公司（*Elswick Works*）〔包含亞姆闖公司（*Armstrong's*）輝特渥斯公司（*Whitworth's*）等等在內〕，螺旋業的萊特耳佛耳德公司（*Nettel folds*）〔與革斯特·鏗恩公司（*Guest Keen & Co.*）和其他公司合併的〕，鐵甲板業的威克爾公司（*Vicker and Co.*）〔吸收馬克塞姆·諾登費耳特、海軍建築和武器公司（*Maxim, Nordenfeldt, the Naval Construction and Armament Co.*）等等〕。

這些英吉利公司如美國托辣斯樣日更趨於以獲得最好的可利用的原料富源並以把牠們的業務從可售貨物的製造擴張到預備的歷程方面鞏固牠們自己。

所以，例如萊特耳佛耳德公司合併從前吸收道勒斯鐵公司（*Dowlais Iron Company*）的螺釘螺旋特許公司（*Patent Nut and Bolt Company*），包含採炭所、西班牙的鐵鑛山

鼓風熔鐵爐、製鋼廠、軋鐵工場等等在內 (Macrosky, p. 186)。同樣地，大約約翰·博朗公司 (John Brown & Co.)、鐵甲板和其他船舶裝置的製造業者也獲得採鑛所和鐵鑛山。〔現在的現像使我們預想鋼鐵業不久要完全被比較上少數大企業單位統制着——這些大企業單位就是亞姆斯蘭·坎麥耳 (Cammell)、約翰·博朗公司、威克爾·革斯特·鏗恩·委爾德耳公司 (Weardale Co.)、南德爾漢公司 (South Durham Co.)，這個公司獨有資本總額約二千一百萬鎊，)和其他別的公司在這樣一種組織下如在最標準的種類的托辣斯下樣競爭可以完全滅除。〕——Macrosky, 'Econ. Journal, Sept. 1902]

在某某場合原料的專利特許權或支配權對於『成本』或市場的統制是決定的要因，合併就近似一種極強有力的獨占形式，這個形式應與真正托辣斯列在一起。這例如化學製品業的博倫勒爾·孟德公司 (Brunner, Mond & Co.)，在化學製品業內特殊的發明和科學的熟練是成功的主要要素；例如波拉克斯合併公司 (Borax Consolidated)，這個公司根本仰靠對一切重要鑛山和原料富源的握有。

就很多不列顛的事例說一個公司不僅因生產的低廉並因價格的支配握有市場上很強固的地位足使牠獲取異常的高度贏利，這個地位奠基在專利特許權、商標、對原料接近的優越性上，在運輸手段上，或在與政府或與某種其他獨占締結的特別契約上。非常的企業才幹對於充分利用這些獨占基礎通常是必不可缺少的。各競爭企業的併合和大規模的資本可以是成功的條件，但不是在一切場合都是必不可缺少的：這樣獨占的特點寧可說是奠基在形式上或品質上無對的獨特商品上的特殊市場的創立。

鄧祿普空氣輪帶公司 (The Dunlop Pneumatic Tyre Company) 亨特勒·帕麥耳餅乾公司 (Huntley & Palmer's Biscuit Company) 麻克米倫出版公司 (Macmillan's Publishing Company) (最近合併了本特勒公司 Bentley's) 哈德伯里可可公司 (Cadbury's Cocoa) 泰晤士新聞社 (The Times) 就是這樣的公司的例子，這些公司享有特殊的市場，牠們出售的商品，與說同競爭公司生產的同一商品相競爭勿寧說與殊別種類或等級的商品相競爭。市場的高度殊異化就是這些獨占的差別贏利的主要原因。鐵道書籍販賣所的斯密父子公司

(Messrs W. H. Smith & Sons) 的『獨占』南非貿易的聯哈塞耳汽船公司 (Union-Castle Line) 的『獨占』或小武器契約的金諾克公司 (Messrs. Kynoch) 都奠基在使局外者競爭不能有作用的特殊企業協定上。

在一切這樣的場合對於獨占有相當嚴厲的限制存在着。別種的輪帶繼續與鄧祿普相競爭；書籍和其他印刷物可不在斯密的販賣所，而在鐵道車站外去購買，任何政府不會對金諾克公司給與優惠，如果這個公司的供給物的價格太過高昂及其他類此的。

第十五節 大不列顛的托辣斯

儘管這些企業當中許多實質上是『托辣斯』，卻大不列顛的托辣斯這個名詞通常是指明這樣的某某併合，這些併合為滅除競爭和支配市場的公然目的組織起來。

最早的例子就是鹽聯合 (Salt Union)，在一八八八年組織的，有股票資本三百萬(鎊)，債票資本一百萬；和聯合的炭酸公司，在一八九一年組織的，有股票資本六百萬，債票資本一百五十萬。兩者都欲因支配供給的富源並因優良的生產方法創立獨占。牠們被外國的競爭破毀了。(參考

	股份和借入資本		普通股 的股份	聯合的 公司	產業的 比率	通常紅利額					
	元	本 現在資本 (1902)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The Salt Union	4,200,000	2,400,000	$\frac{9}{10}$	數目 61	—	無	無	無	無	無	
United Alkali	8,420,550	8,420,000	—	51	—	無	無	無	無	無	
J. & P. Coats	5,500,000	10,000,000	—	5	—	20	30	40	50	20	
W. Cory & Son (coal)	2,500,000	2,650,000	全部	8	60	7	7	7 $\frac{1}{2}$	11	15	10
English Sewing Cotton	2,250,000	3,000,000	$\frac{1}{4}$	15	—	—	無	8 $\frac{1}{4}$	7 $\frac{1}{2}$	3 $\frac{1}{4}$	無
Fine Cotton Spinners, etc.	4,000,000	6,650,000	$\frac{1}{3}$	31	—	—	—	8	8	9	8
British Dyewoods and Chemicals	570,000	570,000	—	4	—	—	—	2	3	無	
Bradford Dyers	3,000,000	4,225,000	$\frac{1}{3}$	22	90	—	—	8-13-11	9	7	
Aberdeen Comb	300,000	300,000	$\frac{1}{3}$ & def.	3	90	—	—	6	4	4	
Rickett, Cockerell & Co. (coal)	900,000	900,000	全部	2	—	—	—	—	12	6	
Yorkshire Indigo Dyers	450,000	468,000	$\frac{1}{2}$	11	—	—	—	—	8	8	8
Bradford Coal Association	199,000	249,000	全部	8	90	—	—	—	8	8	5
British Oil and Cakes Mills	1,750,000	1,750,000	$\frac{1}{2}$	17	60	—	—	—	7	無	6
Yorkshire Wool Combers	1,931,800	1,956,800	全部	38	—	—	—	—	無	無	
Barry, Ostlere & Shepherd	984,000	984,000	全部	3	—	—	—	—	7 $\frac{1}{2}$	6	2 $\frac{1}{2}$
United Indigo and Chemicals	240,000	240,000	$\frac{1}{3}$	8	—	—	—	—	6	4	
Textile Machinery Association	290,000	290,000	全部	7	90	—	—	—	無	無	
Calico Printer's Association	8,200,000	8,226,000	$\frac{2}{3}$	47	85	—	—	—	無	無	
Wall Paper Manufacturers	4,141,000	4,141,000	全部	31	98	—	—	—	8	8	
British Cotton and Wool Dyers	1,820,000	1,492,480	$\frac{37}{120}$	46	85	—	—	—	—	無	無
Yorkshire Dyeware, etc.	226,000	294,000	全部	5	—	—	—	—	—	無	
Bleacher's Association	6,750,000	6,791,000	全部	53	—	—	—	—	—	無	3
Portland Cement Manufacturers	6,439,000	6,349,000	全部	30	75	—	—	—	—	無	
Rivet Bolt, and Nut Co.	550,000	550,000	全部	15	—	—	—	—	—	6	
United Velvet Cutters	140,000	140,000	全部	5	—	—	—	—	—	—	
Extract Wool and Merino	270,000	270,000	—	7	—	—	—	—	—	6	
J. & J. Baldwin	752,000	752,000	$\frac{3}{10}$	5	—	—	—	—	—	7	
Leeds Worsted Dyers	226,000	226,000	$\frac{9}{10}$	10	—	—	—	—	—	6	6
Imperial Tobacco Co.	14,518,000	14,510,000	全部	13	—	—	—	—	—	—	—

Hubbard, Econ. Journal, Ap. 1902.)

紡織製造業是良美的不列顛托辣斯實驗場，但歷史迄至現時證明出實驗的失敗多於成功。這些托辣斯當中最鞏固的，最繼續有成功的，就是撚絲業的可辭 (Messrs. Coats) 托辣斯。

可辭家兩人在與他們的競爭者克拉克公司 (Clarke & Co.) 憂德威克公司 (Chadwick & Co.) 和哲姆士·博洛克公司 (James Brook & Co.) 締結企業同盟或組織販賣聯合後，在一八九〇年與這三個公司合併。不久以後牠們大投資在英吉利縫綿公司 (English Sewing Cotton Co.) 和美國撚絲公司 (American Thread Co.) 內，並在一八九九年收買一個比利時公司。這個連續的合併使牠們不僅在大不列顛和美國，並還遍全世界，爲撚絲業的支配者。

一八九八年組織的博拉德佛染色組合 (Dyer's Association) 團結約百分之九十的博拉德佛染色業，會有相當的成功。

約克州的梳毛機組合 (Woolcomber's Association, 一八九九年組織的) 精綿紡績機和撚合機組合 (Fine Cotton Spinner's and Doupler's Association, 一八九八年組織的) 洋

布印花機組合 (Calico Printer's Association, 1899年組織的) 不列顛木棉和羊毛染色組合 (British Cotton and Wool Dyer's Association, 1900年組織的) 聯合綿絨裁剪師組合 (United Velvet Cutter's Association, 1900年組織的) 這五個組合顯然是完全沒有成功；但幾個其他紡織業的實驗迄至現時尚未十分被證明出結果來。

麥克羅斯特 (Macrosty) 提示的不列顛托辣斯的精密分析 (Econ. Jour., Sept. 1902 見下列表錄) 指明出僅僅少數這種聯合形式的實驗是有成功。說到這少數幾個有成功的實驗，我們察見差不多一切就商品說都不是易與有力的外國競爭的鋒銳相接觸的；可辭和克拉克是國際的，並支配世界市場；煤業中有三個，煤業中外國競爭是不能實行的；此外還有一個或兩個，如壁紙製造業者，是供給國民所嗜愛、所必要的物品的。

不列顛產業托辣斯這個表錄上尚應附加很多釀酒公司。事實上，釀酒業是最『托辣斯化』的不列顛產業：這個產業的最大部份是被各大公司統制着的，這些大公司大半是因聯合及競爭者的吸收組織成，牠們享有廣大區域內實質的獨占。這些飲料業的托辣斯的立脚地與其他產業

的聯合的立脚地有差別，牠們從這些營業特許狀的地方的獨占得到強大的勢力，這些特許狀是給與牠們所有的、所供給酒類的、酒店。

運輸業，特別是電氣和其他新式的搬運和交通工具的應用，顯明出最強固的獨占形式當中有些獨占形式。我們的鐵道組織，一部份是奠基在運費率的相互協定上的一個「企業同盟」，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顯明出爲壓制競爭成立的併合的幾個實例；同時在國內廣大地域上某某鐵道公司握有這種運費率的支配，這種支配是容易大形濫用的。就運輸業的其他部門說國家電話公司和電氣牽引公司是這樣強有力的企業的實例，這些企業掌握着一個十分發達的托辣斯的獨特勢力當中許多獨特勢力。

第十六節 技術和專門職業內的獨占

在運輸業、製造業、採礦業、分配業和金融業的各種不同的部門內我們追溯有組織的競爭制限的發展，從這些競爭制限的發展產生出買占、企業同盟、托辣斯或其他獨占形式。各必要品在工業和商業活動的通常領域外，較切適地說來屬於智識和技術的範圍的，從牠們的供給說同樣的

趨勢有時是活躍着的。美國和——在增大的範圍內——英國的戲劇場呈現出托辣斯統制的最顯著的實例。在最多數美國城市和許多英國城市內戲劇的普通「需要者」不能不以獨占者索取的價格或在獨占者所規定的其他條件下購買佛諾曼 (Mr. Froman) 所欲售賣的戲劇的扮演：俳優也只能因佛諾曼的工具（戲場——譯者）在公衆面前表演他們的伎藝。

新聞印刷業，以這個事情的性質說在許多場合都是地方的獨占，現在顯露出向形成「托辣斯」方面進展的彰明的趨勢，這些托辣斯要在廣大的領域內支配新聞的販賣和輿論的操縱。在大不列顛赫爾姆斯渥爾 (Messrs. Harnsworth) 和皮爾孫 (Messrs. Pearson) 兩個公司業已獲得許多大城市的新聞紙業；並正為生產的經濟和市場的獨占擴充牠們財產的數量，刊行「同時的新聞」在一切大人口中心地發賣，這些新聞一部份包括普通消息和從一個單獨的中心規定的「社論政策」，一部份包括地方消息和加在地方消息上的政策。〔赫爾姆斯渥爾 (Alfred Harnsworth) 在一九〇一年一月號 (North American Review) 上的有趣的論說敘述這種「托辣斯的經濟。」〕

在出版物的另一部門——教科書的供給——美國書籍公司 (American Book Company) 應得列入強有力的托辣斯例子內，這個托辣斯（這個公司——譯者）的主要力量從用美國政治上習見的方法支配國家學校制度得來的。

一個教會構成特種宗教職務的惟一供給的，有信奉者的繳納的金錢維持着牠，在如何樣大的範圍內能夠把牠當作一種企業法人，這無疑地是顯有爭論。但從以判然「獨占」的價格供給出版物和其他業務之基督教科學教會的高度集中組織和周密企業協定說我們得到一個用這些方法活動的近代精神的托辣斯例子，這些方法儘管無疑地類似羅馬天主教和其他有力的教會所常使用的方法，卻就牠們的形式說是更露骨的「獨占主義的。」

第十七節 國際的托辣斯

此處我們還應注意「托辣斯」運動中其他很重大的一點。儘管關稅及其他國家法律和習慣趨於把資本主義的結構限定在國家的限界內，卻堅強的勢力促進企業的國際主義，並且國際的托辣斯業已在競爭場上。

這個國際主義採取各種型式。有時牠包含着這樣托辣斯對外國市場的支配意義，這個托辣斯的生產上行動是在牠所由發生的單一的國家內處理着；儘管附屬的公司可以在外國註冊，例如美孚煤油公司有牠的英美附屬物或藥劑業的褒魯弗·威爾鑿姆公司（Burroughs & Welcome）。在別の場合有爲組織一個國際托辣斯發生的各國內各公司的一個併合，儘管此處國家公司的形式也常被保留着。上述的可辭和克拉克撚絲托辣斯，諾伯耳轟炸物托辣斯（Nobel Dynamite Trust，在蘇格蘭、德國和別的地方有附屬的公司），大西洋汽船托辣斯（Atlantic Shipping Trust），就是這類托辣斯的最大的例子。勒維爾兄弟（『日光』肥皂）公司（Lever Brothers）對美國博洛克公司（Brooke & Co.，『猿猴商標』）的合併，這個新公司（合併——譯者）還在德國和瑞士創設工廠，美國斯脫公司（American Star Company）對博利安·麥也火柴公司（Bryant & May's Match Company）的合併，兩者都是立腳在一種國際基礎上有限獨占的實例。

大西洋汽船托辣斯及美國和大不列顛的電力牽引企業內金融利益（有金融上利害關係

的公司——譯者）的聯合就是托辣斯運動中國際主義趨勢的最大實例。

最大的提議主張擴大國際競爭的托辣斯原理的，就是一九〇四年鋼鐵業提出的那個提議，在這個時候美國鋼鐵托辣斯與主要的不列顛、德國、比利時、法國生產人間爲制限鋼軌的出產成立的臨時協定（一九〇五年夏天實行的）在主要歐洲各國間這個協定的基礎就是對每個國家分派規定的生產比率；不列顛工場生產百分之五十三又小數五，德國百分之二十八又小數八十三，比利時百分之十七又小數六十七。法國在一種多少相異的基礎上參加這個協定，牠的第一年協定的生產比率就是附加在不列顛、日耳曼、比利時生產總計一百單位上的四，又小數八，第二年，五，又小數八，第三年，六，又小數四。然後每個國家把牠分得的生產額分派給牠的構成的公司。所有大的不列顛公司都參加了這個協定，這個協定，如是有成功地被實施着，似乎或可支配差不多世界鋼鐵生產全數。

第十八節 托辣斯勢力範圍的概述

在各種產業範圍內被發見存在着的企業同盟、托辣斯和各種地方、國家、或國際的聯合內廣

大地流行的資本集中，似乎與小企業殘存的多數證據相矛盾。但這個矛盾不過是外表的。在產業的全部領域內，如果每種職形式都被包括着，小企業的總數和小企業中使用的工人數目的比率都沒有衰減；但是許多種小企業的經濟獨立是被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侵害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在差不多每個生產流內把自己居在流的狹隘處，對於運輸物徵課通行稅在牠達到消費者的時候。（這就是說這個資本主義支配着一種最重要的商品生產歷程，在這個商品經由各種生產階段達到消費者的時候獨能獲得獨占的利益。——譯者）

農業中有多數小生產人殘存着；但有成功的近代農業既然必須使用多額資本並獲取市場的大機會。小農夫那就愈益依靠金貸業公司和鐵道公司。製造業中小技術者，鉛管敷設零工或其他『建築』零工，謝費爾德磨工或卑閱漢小真鎗鑄造者，家庭縫工，或細木工，縱然殘存着很多，卻日更密切地附著製造業者或契約者的大公司，這些大公司接受他們的作物，並常以『信用』援助他們。在很多成衣業和其他產業內小『血汗』企業的獨立固然不過名義上而已。說到商務上的營業，也很是相同的：這些營業當中最多數是『代理』營業，『代理』營業在躉賣業和零賣業

中都使商人或店主結連着他們所爲做生意的大製造業、採鑛業、海運業、或商業公司。零賣業中『小包』貨物出售的巨大發達和『特約』販賣店制度的普遍擴充說明這些從屬者的發達。

同一的影響透入美術和文藝界，並還甚至透入專門職業；衆多新聞訪員附著一家或兩家新聞社，衆多著作家爲出版業者或辛笛加執筆，美術家惟一的售賣機會就是美術店；俳優、音樂家、醫生、教師、甚至牧師由中間人的手謀得偶然的够糊口的生活。

所以集中資本主義勢力的範圍決非限定到資本主義活躍的直接區域。物質的或非物質的財富用長期的許多生產和分配歷程被創造出來並爲售賣達到消費者的手，在這些歷程當中通常有包含高度資本主義組織的或種歷程。在這樣的場合，縱然每種別的歷程存在小競爭企業的領域內，卻獨占者的統制可以壓迫一切其他歷程並向最後的消費者徵課非常重的稅，如在各歷程的總連鎖是在獨占的範圍內被支配着的情形下徵課的重稅樣。這樣的勢力，搬運公司或統制躉賣市場的徒黨可以，並常是，把牠行使在小農夫或漁人上並在消費的公衆上；這樣的勢力可以在少數大企業能聯合的製造歷程中出現，這樣的勢力在生產物市場上一種買占可時時篡奪到。

或在一切較早的生產和交易階段內自由競爭後小賣商黨徒可抬高地方的價格來取得獨占的贏利。在每個地方『競爭制度』都蜂巢般被運用某種形式或程度的『獨占』——即在某種市場上表示出能在範圍內索取他所要的價格的獨一販賣者的態度——的各聯合交互地錯綜着。

『自由競爭』是否被生產和商業歷程當中幾種或單單一種內的獨占『掠奪』了（掠奪在自由競爭下消費者所能得到的利益——譯者）一個強固的『聯合』緊結獨一必要的歷程的，能在商品的生產和售賣價格上行使的支配與六個經營較早和較後歷程的各別的公司在同一生產的連續中行使的支配相同。

事實上在單獨一個生產階段內例如在煤油的運輸或砂糖的精煉內發生出一個強有力

的企業同盟或托辣斯，因欲以在最狹隘地點的吸取併吞獨占的全部贏利，防止着這個產業內任何其他歷程方面生產人或分配人的獨立聯合。儘管如我們所已察見，在特殊方面一個產業的『組織』趨於擴大到較早和較後歷程的組織方面並擴大到附屬和競爭歷程的支配方面；卻這個有效的競爭停止尚不能說已實現在一般產業領域的如何多大部份內。在這許多市場內酷烈

競爭的殘存一部份證明資本主義「組織」的新技術的根本情況。但這個酷烈競爭的殘存一部份是因有「買占同盟」、「企業同盟」或別的聯合行使的統制，牠們這些同盟或聯合不直接支配較早的歷程，但強迫這些歷程從事殊死的競爭，爲的是牠們可以低廉地購買，昂貴地售賣。所以在一方面我們產業制度的大部份仍繼續是競爭的，在別方面資本主義聯合的勢力的領域日漸擴大，競爭對消費者給與的有力保護日漸減少。

第九章 托辣斯的經濟勢力

第一節 托辣斯對較早或較後歷程的勢力

我們還應研究一個「獨占」在一個產業社會的各部門上所握有實際的經濟勢力。儘管托辣斯可以拿來當作資本的獨占的標準形式，卻牠所握有的經濟勢力是在各別的程度內共通於其他一切較弱或較暫的聯合形式及因握有或種專利特許權、交易上的秘密或其他經濟利益支配一種市場的私人企業。獨占的勢力就其與這些種類——在這些種類的利害關係上獨占的勢

力有作用——的關係說可分列爲四個項目——(a)從事一種較早或較後生產歷程的各企業公司，(b)實際的或潛在的競爭者或企業的敵對者，(c)托辣斯或其他獨占的使用人，(d)消費的公衆。

(a)獨占所握有的勢力置放在運輸階段上或在各製造或貿易階段的一個階段上來『壓迫』較早(較早的歷程——譯者)或組織較遜的生產人的，美國鐵道公司及簸穀公司(Elevator Companies)和家畜托辣斯對於農人的處置會說明牠。美孚煤油托辣斯，如我們所察見，迄至最近寧願讓油田和榨出原油機械留存在無所屬的各個人或各公司的掌握中，相信牠能因處在最大的原油購買人的地位支配價格。這個公司對於原油給付的價格從一八七〇年的九、又小數十九分(美金一元爲一百分——譯者)跌落到一八八一年的二又小數三分——在這個時候托辣斯就組織成了——並從一八八一到一八九〇年差不多齊一的低下價格水準是保持着的，——這兩者證明了這個公司嚴厲地支配着煤油生產人；因爲掘鑿煤油田和榨出煤油的機械縱然在這個期間有改進，卻這些生產的經濟究不能充分說明這個跌落。事實上，公司與煤油

生產人商業上談判的方法，如自己的律師爲辯護這個托辣斯所敘述，確實地證明出牠對於那種境勢的支配：——『在煤油生產人掘開一個油田時，他就通知導管公司（托辣斯的一個部門）導管便立即安放著來接聯他的油田。煤油，在需要的任何時候，從油田的油槽汲出，輸送到公司的大貯蓄油槽，並且所有人欲保藏着許久，就爲他保藏着許久。對於這個煤油給與一個證明書，這個證明書在任何時候都可變換成現金；煤油出售時，就在傳送的導管路線上任何站口交付到購買人的手中。』（S. C. T. Dodd, "The Forum" May, 1892.）砂糖托辣斯在同樣的情況下支配着生糖的市場。這個支配力不僅在生糖的生產人上行使着。牠還擴大來決定從這個托辣斯購入精製砂糖的躉賣砂糖商要售給他們顧客的價格。（"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Journal*, p. 86.）

壁紙製造業者的托辣斯與販賣人締結協定，十年間後者不得購買外國壁紙。

在煤油企業內美孚煤油公司採用對零賣人實行最嚴厲的獨占手段的辦法。一個煤油商企圖與公司的競爭者講生意的，這個托辣斯（公司——譯者）代理人就走近他，告知如他不停止

他的『自由』購買，一個地方的商店要開設以比他低廉的價格出售煤油。（參考 Lloyd,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p. 259, 並參考 Tarbell,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Trust."）

在別の場合一種返還金制度類似在航運會議內流行的，是被實施着。例如在美國捲煙業和酒精業內，托辣斯給與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七的返還金給這些顧客，這些顧客能證明在一定的期間內他們絕對祇向這個托辣斯購入他們的供給物。（von Halle, p. 77.）

這個獨占勢不僅力擴大到較早和較後的商品生產和分配歷程內價格的支配。這個獨占勢力在機械使用最廣的製造業內取得的最有權威的形式，是對專利特許權者，甚至對機械製造業的一種統制。在一個強有力的托辣斯存在着的場合，新發明的專利特許權者祇能售賣給托辣斯並且祇能以托辣斯允出的價格售脫。甚至有控告美孚煤油托辣斯和其他強有力的獨占的，說牠們習於對任何得到特許權或沒得到的新發明不給付償金就私用這個新發明，相信自己的勢力足以使這樣的行為避免法律上的後累。事實上有很結實的理由使人們相信因這些法人當中有些被置放在不負責任的地位，這些法人就無顧忌地爲這樣的目的使用牠們的巨大財富。

第二節 托辣斯對直接競爭的勢力市場的支配

(b) 既然一個托辣斯的主要目的是在以有利的價格出售生產物，而且價格是被供給與需要間的數量關係直接決定着的，那麼，這個托辣斯關於限制供給的數量能獲得可能有地十分勢力，這對牠是顯然有利益的。對生產額控制着非常巨大的部份實在是一個托辣斯的真正存上必不可缺少的要件。在英國企業中的普通格言就是產業的百分之七十的最小限度對於合併的成功是必不可缺少的，並且就強固的托辣斯的差不多每個實例說這個比率遠比百分之七十為大，例如壁紙製造業者宣稱支配着產業的百分之九十八。儘管在一八九九年改組的美孚煤油公司只宣稱約生產精製油的全國總生產量百分之六十五，卻牠對東部和中央西部市場的比例上支配遠比這個數目為大，同時赫維麥耳 (Havemeyer) 在一八九七年證明美國砂糖精製公司正供給全國總消費額百分之九十。在一個多數鋼鐵製品業內單獨的一個聯合支配着總生產額百分之七十五乃至百分之八十，並且在有些方面還比這個數目為大。(“Report of Industrial

Commission,” Vol. XIX. p. 604)

托辣斯爲完成這種統制實施一個兩重的政策。托辣斯要收買盡這些敵對的企業，這些企業牠認爲能夠爲托辣斯的目的有利地被經營着。牠要逼迫這些企業的所有人出售，出售的價格是不會對企業的價值有任何準確的關係，是要決定於這個企業因拒絕加入托辣斯能惹起的困難的大小。如果這個競爭的公司是處在強固的地位，那麼，這個托辣斯祇能以長期地削減價格的手段迫使牠出售，這個手段是要招致多大的損失的。對於這樣一個企業，是要給付高度價格的。用那個手段基礎鞏固的托辣斯或辛笛加會把較大並設備較好的企業全部放置在牠們的支配下，這些企業在別種情況下可以競爭削弱這個托辣斯或辛笛加的統制。一個較小的企業或一個重要的敵對者執拗地抵抗托辣斯的，這個托辣斯以自己手中的種種武器攻擊牠們，牠們會因較強固的敵對者（托辣斯——譯者）的殘忍勢力被消滅。最普通的消滅較小企業的方法就是削減價格到贏利邊際以下，就是運用大資本掌握中的優越制裁力使競爭者倒斃。這個滅絕商敵的方法不僅使用來對抗實際上存在着的敵人，例如在一個鐵道公司爲奪取敵對路線的運輸生意削減運費率到成本價格以下的場合，並還一樣使用來對抗局外資本的潛在的競爭。在因運費率低落

到僅不過名稱上的價格，與熱鼓耳德公司 (Jay Gould) 的從紐約到費勒德耳費亞 (Philadelphia) 電報線路相競爭的兩三次企圖失敗後，這個恐怖的武器的兇惡名聲足以遏止此後的競爭企圖。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組織鞏固的托辣斯能夠安穩地保障一定的投資範圍，以此縮小任何局外者資本的使用區域。這樣殘忍勢力的使用有時被叫做「不公平」的競爭，並視為與通常產業上的競爭多少有差別。但這樣的差別說法純然是錯的。托辣斯關於那樣撲滅競爭者祇不過利用我們所察見附著——與小規模企業相比較的——大規模企業的那些經濟。牠的行爲，縱然從弱小競爭者的觀點說來可似乎是壓迫的，卻祇不過是常常在近代資本的進化中有作用的那些勢力的實用。在一個競爭的產業社會內沒有根據可以把一個托辣斯關於使用牠的規模和制裁力的行動與任何普通製造業者或商店主的行動分別開來，這個製造業者或商店主努力比牠們的敵人做較大、較有利的生意。每個競爭者都充分、毫不猶豫地、使用規模、生產上熟練、市場的曉悉、惹人注目的價格表和牠所有的廣告方法的一切經濟利益。在多數頗相同等的企業間存在着一種競爭的時候，消費的公衆可因這種競爭在或種範圍內獲得利益：這是十分真確的，所以一個

托辣斯的有效設立的普通結果單單是因對消費者抬高價格使牠的所有人能獲取較高的贏利。但這並未造成競爭方式中的一種差別，使競爭在這個場合應得叫做『公平』。在別の場合叫做『不公平』。

這樣的商事契約如上所述在美孚煤油公司與鐵道公司間的——據這個契約爲優待這個公司差別的運費率被實行着——縱然是惡辣的、非法的、卻是否『不公平』這是一個疑問。就這個名詞（商事契約——譯者）的通常意義說牠是鐵道公司與煤油公司間的一種『自由』契約，並且法律如不對一種特殊技術點干涉着，那這個契約，縱有差別的性質，也可公開地維持着。甚至說到柏克爾（Baker）敘述的差別的殘酷行爲也是這般樣的，他說：——『鐵道車彈機製造業者間的一個聯合謀欲撲滅一個獨立競爭者的，不僅與美國鋼鐵組合（American Steel Association）協定要這個獨立公司對每噸鋼比聯合內各聯合員多付美金十元，並還爲下述的用途籌集一種基金：在這個獨立公司對車彈機的契約提出售價時，托辣斯的組合員之一被公認來提出要遭損失的低廉售價，這個損失由這個基金補償。在這樣的情況下競爭公司是會被驅逐到企業

圈外 (Baker, "Monopolies and the People," p. 85.) 這樣的事例僅僅在牠們的複雜性方面與比一個企業競爭者較低廉地售賣的簡單方法是相差別的。這些戰略當中許多固然是卑劣、惡辣、或者不法的；但究其極牠們與從事密接的商業戰爭的最多數企業一般實用的戰略，與說是種類上有差別，勿寧說祇程度上有差別而已。如果牠們是『不公平』那麼，這是僅從強者對弱者的一切壓制都『不公平』的意義說是如此的；這樣一種裁斷無疑地從任何道德觀點說，在產業上競爭未限定到生產的競爭的優越方面的範圍內，把產業上競爭全體都定了罪。

托辣斯或獨占在與競爭資本交手時對運用的惟一勢力，應得列入獨立的醜惡範疇內的，就是使用金錢來誘惑立法機關通過保護關稅，給與特許權或使用權，或許可其他特權足使一個獨占公司制勝競爭者，獲得契約，阻止局外者的競爭並為托辣斯創造者的利益勒索消費的公衆的。在這個項目下我們還可計入托辣斯對司法行政的干涉——這種說法不是顯然沒有充分理由的——托辣斯用金錢買取法律上干涉的免除，或最後賄買法院的判決。

我們論究的範圍，不是要如何確實地證明對於這個題目的多少判然的辯說；但關於絨布買

占同盟 (Tweed Ring)、美孚煤油公司、無煙煤托辣斯和別的辛笛加的某某批露的事件，足引起人相信尤無忌憚的資本家爲追求他們企業上的利益左右審判機關和立法議會。托辣斯對政黨捐助基金來謀影響關稅和立法使助長牠們的利益並因捐助基金得到這樣地影響關稅和立法的結果，這種托辣斯的方法，縱然是一般人相信的事件，卻是難於證明出來。但是赫維麥爾在國會委員會前承認砂糖托辣斯在共和黨的各州內對共和黨會捐助黨金，在民主黨的各州內對民主黨會捐助黨金，來與每個州內支配的政治勢力保持親善的關係。(參考 Jenks, "The Trust Problem," p. 192.)

第三節 托辣斯對工資和雇傭數量的支配

(c) 對產業內使用的資本和市場的多少完全的統制含有對那個產業內使用的勞動的絕大勢力。競爭存續時，雇工或雇工集團能够獲得着在或種程度內被各別雇主的鬭爭利益決定的工資和其他雇傭條件。但在僅有托辣斯這個雇主時，求雇傭的工人除了接受他的雇主提出的條件外沒有任何取捨選擇的地步。他的惟一的第二條路就是拋棄他的職業上特殊技能，加入時

時澎漲的不熟練的勞動市場。這以特別的強制力適用到工廠雇工，這些雇工因在或種狹小的機械運轉範圍內不間斷地從事工作會得到多大的技能。大概說來，在一個很精巧的近代工廠內，普通雇工比任何別的工人較為不易不遭損失就能把他的勞動力移轉到另一種工作方面去使用（參考本書第十五章）。最強固的托辣斯當中許多，如我們所察見，恰正在這些製造業內發生出來。美孚煤油公司或鋼鐵托辣斯是牠們的雇工的所有主正如牠們是牠們的工場和機械的所有主一樣，近代勞動者變成非常馴服於固定資本，在這個固定資本下勞動者操作着。各種經濟伴隨着托辣斯的經營的，能使托辣斯給付比市場工資要高些的工資。這是被主張爲托辣斯的利益之一。固然說到強固的托辣斯給付高率工資的能力，是不會有疑問的。但沒有權力能夠強逼托辣斯給付高率工資；如果有人說勞動者的利益形成這樣動機的一部份，這個動機引起衆多敏捷的企業家獲得獨占，那麼，他就是純然虛偽不可相信的。大資本對小資本所握有的，托辣斯所卓絕地握有的，特殊經濟之一，就是與牠的雇工締結有利契約的勢力。

強固的托辣斯當中很少幾個會承認以採用『贏利共分』的小要素或以勸誘雇工把他們

的儲蓄投入法人的股份中使雇工離遠普遍的『勞動運動』的利益。一小份獨占贏利這樣被花費的，買得產業的和平並使一般社會相信托辣斯的贏利不是專使少數幾個人發財的，是使多數人都有資財的。有人以或種理由辯說，美孚煤油托辣斯、鋼鐵托辣斯和幾個別的托辣斯是用充分的知識被經營着，牠們承認對負責任的和高度熟練的雇工給與『高率工資的經濟。』但在無煙煤鑛業（Roberts, "Anthracite Coal Industry"）和其他鞏固地『托辣斯化』的產業內熟練較差的工人間一般的工資和其他勞動條件證明一般勞動階級從產業上獨占的經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

但托辣斯對雇工的實際所有權包含在獨占的地位的，決不能充分計量托辣斯行使在勞動上的壓迫勢力。既然托辣斯價格所以維持着的方法是生產的制限，那麼，托辣斯的利益常是在加入托辣斯的公司的固定資本大部份放置一邊不用。『在競爭變成非常兇猛，市場上貨物的供給常是過多，一切貨物都不能以有利價格出售時；競爭的公司，為繼續營業起見（固然在完全自由的競爭下許多公司都要倒閉，）必須抑制牠們的生產。一個普通企業同盟準備以每個公司用剛

提示的兩種方法之一進行着。一個較強固的組織像托辣斯樣，因在一方面選擇最好的公司，用這些公司的十分能力（生產能力——譯者）繼續地經營牠們，在別方面關閉其他公司或出售牠們並使用這樣地騰出的資本到別的方面，顯然要造成大節省。』(J. W. Jenks, "Tru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Journal*, Vol. II, p. 80.) 惠斯克托辣斯呈現出這種經濟的一個顯著例子。當惠斯克酒業在一個產業的企業同盟的散漫組織下經營着的時候，每個組成員的釀酒工場在牠們十分能力下被使用着，第一年只使用牠們從前的生產力百分之四十，次一年甚至只百分之二十八。但在八十個釀酒工場都加入一個托辣斯的嚴密形式裏面時，一切釀酒工場，除開十二個位置最好並設備最善的外，在下一年都關閉了。這十二個釀酒工場用十分的能力進行着，牠們的生產總量是與從前被經營着的八十個釀酒工場的生產總量一樣大。(Jenks, "The Trust Problem," p. 34.) 在一八九四年的初期哈勒哲與六個其他鋼鐵製造業者聯合，使鋼鐵生產總額百分之六十五被放置在他的統制下，對局外者給付巨額資金使牠們關閉他們的釀酒工場。(von Halle, p. 62.) 同一的政策曾被木棉油托辣斯 (Cotton Oil Trust) 砂糖托

辣斯、和樹膠托辣斯 (Rubber Trust) 採用着 (von Halle, pp. 66, 108.) 事實上一切大托辣斯都會仿效牠們，完全關閉弱小的公司，只經營着強大的公司，以此完成資本和努力的節省。(J. W. Jenks, "The Trust Problem," p. 33)

我們從這個地方看見一個托辣斯運用牠的制限生產的經濟勢力。這個勢力，如我們下面所將察見，不僅限於關閉劣下的工場使同一的生產總額可因較有力的生產設備的充分運用獲得着。在生產過剩發現着的場合，減少生產就是托辣斯的利益。托辣斯既有這樣的目的，必會突然關閉一個地方內半數工場、半數作場、半數昇降機。這些關閉的生產設備的所有主從托辣斯收取他們的利益，恰若這些生產設備被使用着似的。但這些作場的勞動，突然而且在對這個妨害無賠償的情況下，就被節省着——這就是說雇工被奪去對惟一的材料種類和生產設備種類的業務，這些業務，雇工熟練的努力是可適用到上面去的。這些大托辣斯當中每個托辣斯的形成的一種結果或許就是把數千工人解雇，並放置他們在失業的階級中或產業的某種其他部門內，在這個部門內他們從前的熟練是祇有極少的用處，並且他們的工資是因此減少了。這個努力的節省不是

限定到生產的歷程方面。在美國鋼鐵和電線公司（現在是大鋼鐵托辣斯的一個部門）組織時，兩百個販賣人被解雇。惠斯克聯合的初期經濟當中一種經濟就是二百個「旅行者」（traveller，招攬生意的旅行者——譯者）解任。從上述的在托辣斯下生產組織中變遷說來，這些變遷對勞動的影響或似乎不是減少純雇傭量，但是對少數工人給與充分的、規則的、雇傭，不對許多工人給與部分的、不規則的、雇傭，並且勞動者把他們當作一個總體看來似乎或因此獲得利益。一種產業上的運動以少數人的規則的雇傭替代多數人的不規則的雇傭的，祇在這樣的範圍內是一種進步的運動。但我們首應留意着就這種運動說雇傭量常是純減少，不是以五十名工人的全時間的雇傭替代一百名工人的半時間的雇傭，但只是以三十名工人的全時間的雇傭替代一百名工人的半時間的雇傭罷了。因為不僅關於同一的生產額勞動上有一種純節省，這是絕對使用最良設備和最良位置的工廠的結果；並且托辣斯既然為制限出產並以此抬高價格而存在着，那麼，企業的生產總額或將減少，不然，牠的增加率也會比在公然競爭下為低。托辣斯的主要經濟事實上將從勞動雇傭的純減少產生出來。托辣斯如愈益強固並吸收市場上供給總量的日漸增大的部份，那

麼，勞動雇傭的減少照例會繼續下去。固然，如果托辣斯所認為最有利的價格標準是在引起消費的大增加並以此容許機械生產的擴張，那麼，勞動雇傭總量可以維持着，甚或竟致增加。但是，如我們下面所將察見，就托辣斯的性質說這樣的結果是沒有任何根據來做保證的。產業的整理權放置在一獨占公司的掌握中，這件事的普通結果就是對這個公司給與了這樣一種權力——這種權力的運用是在完成公司的利益，就是縮小產業的範圍，就是變更產業的「區域性」，就是放棄某某部門並繼續進行其他部門，就是以機械替代手工，對於這些雇工的幸福毫不注意，這些雇工曾與從前使用的固定資本相結合過。除此而外我們考慮到托辣斯因免除其他雇主的競爭（勞動雇傭的競爭——譯者）能從人爲的供給過剩的勞動市場選擇牠的工人，因之牠幾有絕對的威權來規定工資和工作時間，來用物品給付工資，並一般地來支配雇傭條件和生活狀況的時候；我們就能了解勞動階級對於在大西洋兩岸上那些大獨占的發達表示的惑疑和反抗的情感。

第四節 托辣斯對價格的支配

(d) 那些人承認托辣斯本質上是一種獨占並能夠因牠的地位以高率的價格出售商品

的，有時又斷言托辣斯的利益不是在保持着高率的價格並事實上托辣斯會一般地減低價格。

既然獨占勢力的直接證驗是存在牠對價格的支配裏面，那麼，我們應很注意這些價格的問題。但就在我們謀求確述這些事實時，許多困難都立刻呈現出來。實在地，我們能夠容易察知在托辣斯組織前和在後『托辣斯化』的商品及這些商品的主要原料價格上的變動。這樣麼，我們能夠確知事實上托辣斯是否會減低價格，或托辣斯會抬高價格到什麼程度。我們因比較原料和製成品的曲線能夠驗知——儘管是非極精確的驗知——這個邊際是增高或減低：如果這個邊際增高了，我們可一般地斷言托辣斯是因對消費者抬高價格謀取獨占的贏利，這個價格的抬高不必是要到從前的水準以上，但只是在這樣的水準以上，這樣的水準就是價格要沉落到托辣斯設使托辣斯被迫來祇獲取通常的贏利率，精克斯教授在他的『產業委任論』(Industrial Commission)上從這個觀點最精細地研究這個問題。他考察砂糖托辣斯後，斷言『砂糖聯合無疑地會握有威力來爲自己在相當的限界內決定砂糖的價格在有競爭或沒有時應減低或應提高，儘管在有競爭時牠會決定寧可減低價格來驅逐牠的敵對者，不願冒險放任牠們使因牠的高率價

格漸次奪取牠的市場。在托辣斯組織以後過去的十二年當中九年間，生砂糖與精製砂糖間的邊際會相當地比托辣斯組織前三年間的邊際高些（但我們不能從這個說法就斷言贏利的邊際『相應地』升高了，因為『原料的價格如是增高，爲着使贏利可以是同一而不變，原料的價格與製成品的價格間這個邊際應一般地增高』p. 133），並比在三年間有激烈的競爭時高些』（Jenks, p. 139.）惠斯克托辣斯關於操縱價格成功較遜，因爲『惠斯克的聯合既差不多澈始澈終圖謀獲得過高的贏利，所以只能在短期間抬高價格並增大贏利。』（Idem, p. 149.）

美孚煤油托辣斯的努力概述如下：『一八八二年美孚煤油托辣斯成立。從那時以來，互八八年或九年的期間，這個邊際顯然祇略微減低。從一八九一到一八九八年，這個邊際似乎曾堅定地將近或剛剛比從前八年或九年間低下一分。但最小邊際的期間似乎是一八九三和一八九四年的兩年。在最後兩年間（即一八九八到一九〇〇年）不僅關於精製煤油的價格，並還關於原油與精製油間這個邊際，都有決然的增高。』（Jenks, pp. 143-4.）這個較大的邊際並未包含着贏利的相應加大的意義，因應記入精製費用的添加。

錫板業的價格表顯明聯合的立即結果就是升高這個邊際，這樣得到增大的贏利日後因製造費用的減少愈益加多。(Jenks, p. 163.) 同一的一般結果也隨着鋼鐵和電線公司（現在合併在鋼鐵托辣斯裏面）的組織發生出來。『這些邊際與生產價格從聯合時間起迅速地增加了。』

第五節 獨占價格的理論

但這樣的研究縱然可以用來說明托辣斯對價格的支配——托辣斯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得價格的支配——却不能使我們計量消費者的價格內「獨占」的要素或添加給托辣斯的超過通常企業上贏利率的純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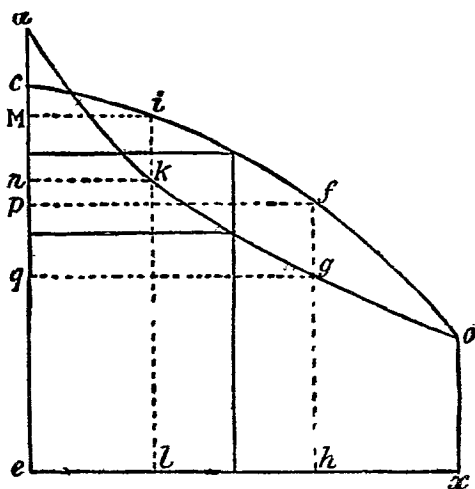
托辣斯的利益可以不特在對消費者減低價格，並且甚至在減低牠的原料價格與製成品價格間的邊際；更有進者，托辣斯絕對統制牠的市場時，牠的利益可以在減低牠的總生產額每個單位的生產成本與販賣價格間的邊際。這個減低的贏利邊際仍還可以包括一種獨占的要素，這個獨占的要素在全生產量被考慮到的時候代表這個獨占能夠給與的最大的贏利總額。

我們惟從演繹地討論這個問題的方面可以顯然證明出托辣斯握有與消費的公眾利益相

反的對價格的勢力。

一個托辣斯或任何其他企業握有對市場上需要的任何種貨物的完全獨占勢力的，會竭盡心力來規定出能從企業上生產最大純益的價格。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將生產出怎樣多的物品並提供來售賣怎樣多的物品？」這個問題的回答視乎這兩組的計算間的關係而定，第一組關係生產費，第二組關係消費者方面的需要的伸縮性。

說到生產費方面，制限或擴充他的生產的趨勢固然係乎他的企業在怎樣的程限內遵循着報酬漸減的公例，報酬不變的公例，或報酬漸增的公例而定——換些話說來，係乎他的企業規模內最大能率的限度而定。生產日更擴大，全生產量每個單位的費用日更減少時，獨占者將趨於擴張他的生產額。但他會因考慮到這個問題的需要方面抑止這種趨勢。如他生產微小的數量，他得以高價出售，如他供給較大的數量，他祇能以低價出售。設使這個物品供給強烈的、廣遍感着的、需要，或刺激那些要購買較早增加的供給物的人們間增加的消費欲望，那麼，供給的大增加可以引起價格的比較上小跌落。在別一面，如果這個物品在消費的公衆上祇有微弱的基礎，祇滿足特殊



的少數小的、淺薄的、嗜尚，祇因牠的稀少引致需要者的珍貴，或就公眾的愛好說容易被或種別的商品替代；那麼，大生產量惟能以大削減的價格售脫。這兩種學術上有差別的理由間（需要與供給間——譯者）這個關係決定獨占者對價格的實際勢力。在一方面生產費的低落驅使獨占者

增加他的出產，在別方面他的出產的售價的低落也驅使他限制他的出產。實際上最大生產量，即會對他給與最大贏利總額的生產和售賣的生產量，必顯然係乎那兩種價格運動的相對步調而定。

上面的圖以幾何學上的方式說明這兩種勢力（需要與供給——譯者）的作用，並對一個大要遵循報酬漸增公例的企業指示出競爭價格的決定與獨占價格的決定間的差別性。

『這個圖上曲線（從 Ely and Wicker's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84 採取來的，只略微改變一下）a o 是拿來代表生產成本的變動，以此是叫做供給曲線；曲線 c o 代表「需要的狀態」；同樣地叫做需要曲線。o x 這條線代表在競爭狀態下的價格。垂直線 f h 和 i l 代表這些價格，這些價格會被需要決定着。如果獨占者把供給限制到 e h 或 e l。g h 和 k l 這兩條線代表生產這些各種數量的每個單位的總成本。平行四邊形 g h q e 和 k l n e 代表各種數量的總成本，平行四邊形 f h p e 和 i l m e 代表從販賣得到的總收益。所以較小的平行四邊形 f g p q 和 i k m n 代表純收益，因牠們與減去代表總成本的平行四邊形的代表總收益的平行四邊形相等。如果這兩條曲線的性質弄明白了，那麼，就可數學的公式決定最大的純收益的平行四邊形會擺在什麼地方，並能以此決定獨占價格會是什麼價格。」

從這個圖我們可以看出獨占的價格，在牠被決定的任何點，即在 f h 或別的點，必常是比競爭者的價格 o x 要高些。但我們細細思考時，我們覺得因表示供給費和需要伸縮性的兩個曲線偶然相合，獨占價格與競爭價格也可以相合。換些話說來，擴大的生產的經濟可以是非常巨大，縮

小的消費的經濟可以是非常微小，因此獨占者的利益在以這樣一種價格出售極大數量的物品，這樣的價格不特不比競爭的價格爲高，還要比競爭的價格小些。如果我們所謂競爭價格就是這樣的市場價格，這樣的市場價格會是一般的，設使這個市場不是被獨占支配着，是被幾個大競爭企業占有着；那麼，托辣斯的利益很會是在把販賣價格規定在這個點以下。（競爭價格以下——譯者）因爲競爭費，一個獨占假設可以節省下來的，關於決定一個競爭價格應得計量着：一個托辣斯的利益可以是在規定出這樣一種價格，這種價格從托辣斯的獨占的確立說代表對消費公衆的或種確實的利益。在那些勢力（就是擴大的生產的經濟很大，縮小的消費的經濟很小，等等勢力——譯者）的壓迫下這樣的實際事例或者會發生出來，從這樣的實際事例說一般公衆在獨占下享有的價格比在競爭下或在某種散漫的聯合形式下流行的價格還要低下些。

第六節 托辣斯關於各種商品的價格的支配

我們參考托辣斯關於形成獨占的支配物的各種商品的價格統制時，托辣斯對於價格的統制的真正危險就現出來了。

(a) 一種商品所滿足的迫切需要足使獨占者索取高度的價格。在一個社會仰賴單獨一種商品來生活的場合，例如在中國人仰賴米來生活的場合，獨占者能以高價出售這樣的一種供給物全部，這種供給物全部沒有超過必須來維持全人口生存的數量以上。所以對小麥或米的獨占者在饑荒時能以非常高昂的價格出售多量的供給物。但在供給量很為巨大足使每個人都能滿足生存上最迫切的需要後，任何更多的供給所滿足的迫切需要迅速地降落了，因為在饑荒的需要與因飲食的快樂引起的需要間沒有任何的比較性存在着。

所以生活必要品的獨占比任何其他獨占皆更為危險，因前種獨占不僅把人民的生命放置在私的商人的掌握中，並且這樣的獨占者的利益常是在制限滿足最必要的生活上需要的供給物。

次於這種必要品的就是所謂『慣習的必要品』，這種必要品因習慣的作用會牢固地植入日常生活中當作享樂標準的完成上必不可少的一部份物事。這個享樂標準固然因社會內各階級不相齊同而有差別，長靴現在可視為英國社會內差不多一切階級的一種『慣習必要品』，獨

占者或能相當地抬高長靴的價格不致使消費大形減少，然而半世紀前長靴尚未牢固地被設定爲最大部份勞動階級的享樂標準的部份時，獨占者抬高價格的勢力是很爲微弱。

我們從供給的迫切欲望的論究下移到迫切程度漸減的欲望的論究時，我們發見享樂品和奢侈品形成愈少數的人們生活標準的部份，並且牠們因本來只滿足較微弱的需要愈容易受價格增漲的影響。

(b) 密切地與上述這個問題相關係着並在每一點都和這個問題相混雜的，就是以另一種商品替代獨占的商品的可能性的問題。這個可能性在每個地方都緩和附著商品上的需要的迫切性。甚至在我們日常仰賴來作食料、住屋、衣服的商品內祇有很少幾種——設使有任何這類商品——我們不能並且不會決然不用，如果牠們的價格騰貴得很高。不間斷的競爭在爭謀滿足特殊種類的需要的各別商品間前進不息的，不能因牠們當中一種的獨占就被滅除。這或者就是美孚煤油價格低廉的主要說明。煤油當作一種發光物的，與煤氣、蠟燭和電氣相競爭；如使這個獨占沒在橫的方面擴張來把這些和其他任何可能的發光物包括在內，那麼，托辣斯的價格不能單

被對人爲發光物的需要的迫切決定着。儘管人爲發光物對於近代社會甚至或比甘蔗糖對於近代社會還更重要，卻砂糖托辣斯可比煤油托辣斯有更強固的獨占，並能更大地抬高價格，因甘蔗糖的替代品如蜜糖和蘿蔔糖與砂糖的競爭不如煤氣、蠟燭和電氣與煤油的競爭那樣有力量些。

鐵道獨占的勢力決定於牠們的交通任務是怎樣不可缺少和更代的運輸方法是怎樣沒有開創。然而牠們有時算錯牠們勢力的大小，英國高度的鐵道運費率最近在各地方招致道路和運河的貨物運輸的代用，這些貨物不須要急速的運送。所以在別的場合海路運輸也引起其他運輸工具的代用。

反面的事件，即以獨占品替代其他消費品並因此獲得廣大市場的可能性，也對於價格有爲重要的影響。關於燒飯和某某其他作用煤油替代煤炭的可能性或者對於煤油價格的低廉有不小的關係。托辣斯常在一時候保持着低廉價格來把牠的物品較賤地出售以此驅逐競爭的物品，這樣的競爭密切地類似一種物品的生產人與同一物品的競爭生產人的競爭，天然煤氣在彼辭堡的鄰近發見時，牠的價格很爲低下足以誘引大多數工廠和私人住屋中止用煤來燒煤氣。在

昂貴的煤氣用具裝置妥貼和使用煤氣的習慣已確立後，煤氣公司並不事前通告就着手抬高價格約到百分之百。我們從必需品的論究進而考察高級的奢侈品時；在滿足同一屬性的嗜好的各別商品間甚或在使一種消費的嗜好或習尚改變為另一種消費的嗜好或習尚的各別商品間的競爭，是非常錯綜着，並相當地削弱托辣斯對價格的支配。

一個公司握有特種螺旋鑽的專賣權的，牠的勢力不僅被其他螺旋鑽的競爭且還被螺旋柱和其他種種保護瓶內盛品的創作物厲害地限定着。所以對獨占的物事捨棄不用的能力形成獨占價格的一種實際限界，儘管這種能力沒阻止獨占者苛索較競爭價格很為高昂的價格，致抽取一切這個「邊際消費者的地租」。（邊際消費者在競爭價格下所得到性質上與經濟學所謂地租相同的收益——譯者）

（c）最後，其他生產人的現存的或潛在的競爭也影響獨占的價格。在價格和贏利很高的場合，托辣斯容易引起任何殘存的獨立公司的更有力的競爭並容易促成新競爭者的組織。這個外部資本加入競爭的能力固然因各產業不相同而有差別。在關稅保護着獨占的場合，從外部發

生的新競爭的可能性是低減了。在某種天然的利益或絕對握有的某種特殊利便，例如採鑛業或鐵道業內的，與獨占相關聯的場合，在同等條件下的，局外者的直接競爭是被阻止着。在大資本的聯合和有能力的經營對於競爭生產人的成功的可能性是必不可缺少的場合，獨占的勢力比在小資本能在相當的平等條件下生產並競爭的場合要強固些。如果獨占是與個人的材性和特殊的見聞機會密切地相聯繫着，例如在銀行業的場合，那麼，外部資本最難與這個獨占爭勝。

第七節 價格支配的一般的概略

這些論究表明托辣斯或其他獨占對價格的勢力被這樣的多數錯雜勢力決定着，這些勢力照供給量的增加或減少以程度各異的壓力彼此互為影響着。但托辣斯能索取的價格是常常超過競爭價格以上，並且大概說來牠的利益是在索取這樣的高價。普通一個托辣斯或其他獨占的利益就是對於那些奢侈的商品或滿足迫切較遜和變動很大的嗜好的那些商品維持着低廉的價格標準，就是在獨占的物品是不易有可利用的替代物的生活上通常享樂品或根本必要品的場合維持着高率價格。

039165



4121.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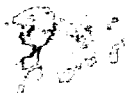
(四)

霍布孫著

傅子東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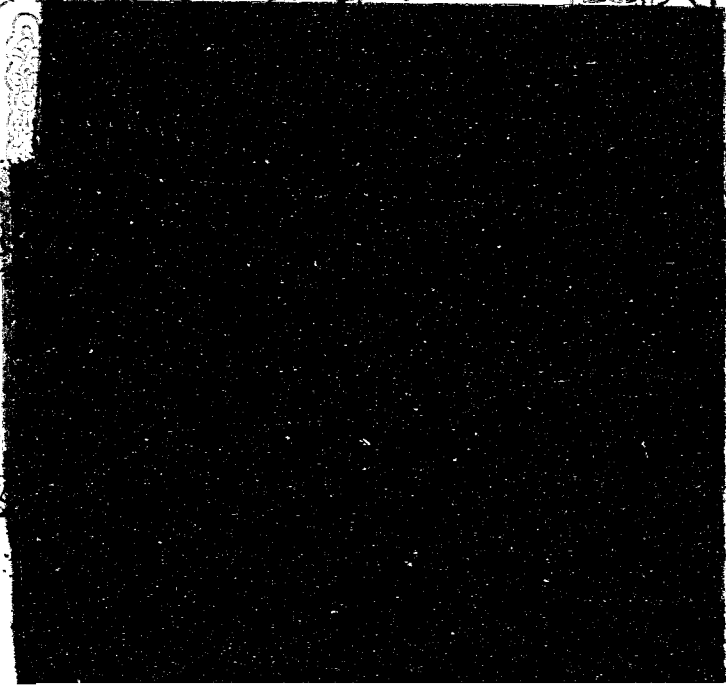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卷

五
王



039166

近代實本主義進化論

(四)

霍布森著
陳序平譯

商務印書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十章 金融業者

第一節 近代金融的起源和經濟性質

近代資本主義的結構趨於使金融業者時時增大他掌握的勢力，他是運用產業社會的貨幣機構的人們。他對於大企業常常是一個必要的人物：在古代和中世紀的世界金融業者以多量的金錢支應國王、大貴族或大僧侶的緊急需要，供給海陸軍遠征的費用，並助長需要商業資本的企業的大組織。小金融業者，充當放高利債或貸金業者的，牠們的生活時時都仰靠農民、工匠及小產業階級的不幸和非常事變。但迄至近代產業方法的發達需要資本巨大地、自由地、各種樣地、注入生產事業的許多脈路內時，金融業者尙未能從事於取得他現在在我們經濟組織中佔有的權威。

地位。在產業結構的發展中我們曾追溯的每種重要階段都促進金融家階級與較一般的資本家階級分離開來，並使牠握有對產業進程的更大、更有利的支配。

產業歷程精密地分化成各種獨立的企業，一長列的直接幫助每種商品生產的各別企業聯續一起，這一系列中每個份子與這許多從屬的或補助的企業——牠們每個企業自身是另一列分立地有秩序的歷程中一份子——間有一種關係存在着，分歧最大的製造業或商業各歷程因機械力的某種共通源泉或某種運輸工具的使用相互倚賴着，地方市場擴大為國家和世界市場——這個擴大使從前各獨立的自給的產業組織形成爲統一體，——總攬說來，這樣一種產業組織的經營，包含着一個微妙的、錯雜的、調整機構在內。爲使這樣一種組織可適當地、經濟地、經營着，必須有一個自動的器具來在產業力缺乏的場合適用經濟的刺激並創造生產力，來在產業力過多的場合相應地適用壓迫的抑制；產業力應在或種一般的形式內由全組織被分配來「變質」爲在必要的場合的特種生產力。

近代產業的發展上必然性在兩種重要點下反映在經濟結構上——第一企業單位的結構

內產生出根本的變化，第二『金錢上專門家階級發生出來，這些專門家的業務就是對組織之利害關係的策略上的支配』(Veble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 29)。

新製造和商務企業的迅疾興起需要資本的自由流動，這種自由流動是舊企業結構所不易得到的。舊設的私營企業謀求擴張：人們有敏銳智慧的，能擒獲着機會『從庸流中』拔起來，他們需要資本的使用；鐵道業、採礦業、等等內新企業形式需要的多額資本超出個人的金融所能供給以外。所以必須改建企業在協營資本的基礎上，這些資本從不可數計的私人財富抽取來，由大企業經營的能幹指導者把牠們聚合成廣大的體積並為有利的產業把牠們使用着。財富從新產業方法廣遍地增加起來，這使遠比從前多的人們能實行私的儲蓄：大規模生產的經濟阻止他們自己創設企業在他們那樣支配着的小額資本上，同時對商業上消息的改良方法大為擴張安全投資的領域，日更趨於把資本從牠的所有人的面前和直接支配離遠開去，並把資本放置在為使用牠對牠的所有人給付利息的大企業的掌握中。

所以在資本主義產業的一切範圍內合股企業顯然迅速地替代私人經營的企業。在新的

投資階級祇能以小的一定利率放債或抵押貸款，或因他們既不能有效地監視，又不能容易地取回的投資，肩負『無限責任』，決無第三種安置資金的辦法時；協營資本的發達比較上是緩慢的。但在『有限責任』確立在結實的法律基礎上時（有限責任的確立在不列顛是因維多利亞（Vict.）朝十八年和十九年（一八五五年）的法令第一百三十三章，這些法令在維多利亞朝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一八六二年）合併在第八十九章內，）這個運動變成極為迅疾，極為廣遍。這個新資本主義的結構首先應用到公債方面，然後應用到鐵道、海運、採礦和銀行企業方面；關於公用物的供給『公司』或公用業的發展莫大地增甚；最後一切種類和一切規模的產業公司都擴張起來——這三者會把近代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性質革命化。不可數計的美國或大不列顛公民都是在文明或半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內土地、鐵道、礦產、工廠、市政的生產設備和公家歲入的『部分所有者』。這件事情原來的含義就是把這些國家內大部分人民的政治利害的關係從經濟利害的關係分離開來；政治上他們是有這樣限定的一種勢力和利害領域的單獨一國的份子，經濟上他們是在時時伸展的範圍內的世界人。以什麼重要的方法這個經濟的國際主義模鑄世

界政治這是很顯明的，國民間交錯的所有權對於一般的和平政策的發達是最爲非常實在的保障。經濟的國際主義是政治的國際主義的先驅者和模鑄者，這個國際主義以共同的郵政組織、官營或半官營鐵道組織、船舶航路、銀行業和電報業，及對外國投資的公共保護的愈漸實行開始。各別的國民間交錯所有權的最早的起頭，事實上是國家軋轢的根原甚或常是戰爭的根原，在這樣的場合陷入拒絕償還的危險中或在別種情形下被『惡政府』損害的外國投資所有人在自己的國家內握有很大的政治勢力足以利用公家的資財和強力來保安或增殖他們在外國的利益。但廣大的通常趨勢是向着將反映各國民間日漸發展的經濟上『利害共同體』之政治上『利害共同體』方面前進。

第二節 投資者與金融業家間的關係

但是經濟利害共同性的昭著結果被各別的國家內金融業家的某某團體利害嚴重地阻止着，這些團體利害與國際投資者的較穩固的利益不一致並常與這些利益相反對。

如果我們要研究今日的產業組織，那麼，我們必須明白地理解金融業家在近代資本主義中

佔有的地位及金融業家與投資者間利害的融合及差異。

近代金融業家可視為合股公司的產物（此外還有一種金融上的『主要根』——即國家借貸的發達，這種發達在有些最大的歐洲金融公司的企業中甚或比合股企業執行更重要的職務。最富厚的諾齊耳次（Rothschilds）家和富厚稍遜的公司如巴林（Baring）、韓博洛（Hambro）、斯登恩（Stern）和哥深（Goschen）各公司專門從事發行、買賣、並操縱金融上表現近代政治運動的那些公債。這個最古的有利的金融範圍，因歐洲遠東、和南美的戰爭、軍備和生產企業上一般支出的增加，莫大地擴充了。這個金融範圍縱然非常重要，却牠遠超過我們的研究領域外，我們祇能略徵論及，指示牠對私的資本主義的反動而已），並且因對近代企業結構的這個形式之『自然史』的研究能最透澈地被了解着。所謂一個『公司』就是：多數人有若干不能在別種情形下有利地使用的資本的，合意『在贏虧共負的基礎上措集』他們的資本，來形成大資本足以有利地使用到他們所選擇的某種企業上；他們選舉董事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來對這個企業行使一般的支配，這個支配他們在股東大會開會時可把牠撤消；董事會任命經理，經理指揮實際的產業

歷程；最高、最後的統制常在股東團體的掌握內，企業的動機就是從他們的資本收取最大的贏利。

這個公司學說，當作法律上實在體的公司的正式結構反映着牠。但大多數公司的實際起源和經營是極不相同的。實際的企業家抱持着可叫做「收益觀念」的。這個「觀念」可在這樣的實際企業中有一個堅實的具體基礎，這個實際企業他爲自己經營着，且以爲牠能在一種形式內「被放置在市場上活動着」來誘引投資家並使他從實際企業生活引退享有獨立的大收入，或仍然支配着在掌握中的很爲夥多的資本，以此他能大大增進他的財產的純價值。不然，這個「收益觀念」可存在一個新製造歷程的某種專利特許權內，某種新供給富源的利用內，某種新市場的開闢內，最後或在因「企業同盟」或併合將實現生產成本的經濟或市場的統制之某種新企業組織內。

不管這個觀念的基礎是什麼，企業家却祇注意投資市場內牠的可售性。爲把牠作成市場上可出賣的商品，他必須依靠一般金融業家的助力，這些金融業家是「可售觀念」的買賣人並能用這樣的方法把牠放置在市場上，這個方法就是誘引投資的公衆購買的方法。這樣一種

「發起人」有時自己是一個大資本家，或與某大銀行業或金融業公司有密切的企業結合，這個銀行業或金融業公司準備以「認銷」股票「後援」這個發起人的計畫。如果這個計畫是「健全的」——即或立刻可出售或產業上可當作一種生利的投資而有贏利可獲的；那麼，這個「發起人」將出售一部份股票，並在把這個計畫（即股票——譯者）放置在公開的市場上以前自己將保持着一部份。

創始的佈置，有爲自己謀取這樣贏利中可能的最大部份的「售計畫人」和「發起人」的欲求把牠支配着，這些贏利或從出售股票給投資的公衆，或從確實有利的企業的發展——如果這個計畫對伸長的產業程途最爲適合——產生出來。設使打算把這個公司做一種取得贏利的專業來經營着，那麼，售計畫人和他們的金融後援者普通要保留着大部份股票資本足以使他們支配企業的運用。在美國關於建立或再建立爲有利經營組織的公司，發起人集團通常把一切或差不多一切普通股份保留在他們的手中，讓一般公衆單單參加來做抵押權設定者。在英國普通的政策就是對公衆售出大部份普通股，及優先股和債票，並信賴以個人的大部份股權作後援的

董事的名聲，來施行董事會的政策。這就是最多數不列顛鐵道、銀行或釀酒公司內的事例——即廣遍的股份所有權，有董事對畀予他們支配權的投票力的充分統制相伴隨着。

所以形式上合股公司是一個有選舉的責任政府的經濟民主政治，却在最多數場合都是一個嚴密的寡頭政治：公衆的金錢上扶持力是需要的，但他們的指導是不需要的。分布的所有權有集中統制的，是公司的特著的形態；理論上投資者選定董事會董事，董事會選定董事長，董事執行投資者的意志，但實際的進程是遠相反背。董事長，或某個大「發起人資本家」的指派者，被給與這個地位，一個或兩個金融上或名義上的，扶持者被委任來做同僚董事：這個小集團指定董事會的其餘董事，並在股東大會時強制地選出他們這些董事；他們既握持着企業的創辦權，自能指導政策，關於一切重要事件保留着專制的勢力，對股東傳布適宜於公開的，隱匿不適宜於公開的，並——差不多在每個場合都有效地——阻撓強項的少數甚或多數股東質問他們的行爲或改變董事會的構成的企圖。

產業上權宜辦法——如不是必然的——深深考慮時，關於企業的統制有力的寡頭政治似

乎必須維持着，儘管同時使用的資本的所有權須廣遠地分布開來；這個集中資本的權宜辦法形成金融勢力的合理基礎，這個勢力，我們將要察見，是往往大為濫用並危險地亂用着。

第三節 金融中間人的必要

這個近代企業的「公司」結構現時實質上握有採礦業、運輸業、銀行業和大製造業內資本主義的全部領域的，會使金融上的方法和利害問題發生出來，這些方法和利害問題須要更深一層的研究。

關於研究近代金融與近代具體的產業間的關係第一特著點就是普通投資者的形態。投資者被兩種動機中一種——即持有股票或股份來從牠們代表的企業的有利經營獲取收入的欲求，或在牠們騰貴時出售並因「機謀」(coup)這樣使他的資本有增加的欲求——鼓舞起來。這兩種動機常在同一人中和關於同種股票結合一起；有些投資者為握持股份而購買，有些為售賣而購買，並且大多數從事某種特別企業或其他職業的人們時常半為謀取較高的利息，半為造成有利的「機謀」轉換他們的投資。還有種種人們，捨棄或種特殊職業，實質上專一從事這些多少

有投機形態的投資，決不組織任何金融上的業務，祇由經紀人在股票市場上活動着。

極大部份富裕階級握有若干財產或曾儲蓄若干資金的，從事把牠們投置在這樣的企業裏面，這些企業的性质他們不能真正知曉，這些企業的活動他們的股東地位不能重大地左右着。爲擴張舊產業和創立新產業需要的新資本大率從這般中小投資家階級吸取來的，這些階級絕鮮知曉金融組織的實際活動並且不能以牠們產業上的行爲支配這個組織。這些人實際上是一個大資本家的雇傭階級 (proletariat, 即無產階級——譯者)，他們對於金融運用家所有的關係密近地類似勞動的雇傭階級對於雇主階級所有的關係。普通的投資者，即小資本家，設使他要從這個資本的握有得到利益，必出售他的資本的使用給一種企業計畫的某組織人；恰若勞動家，如果要從勞力的握有得到利益，必出售他的勞力的使用給一種計畫的某組織人似的。既然他的資本顯然在產業的實際運用上必須與勞動力協作，那麼，似乎他自然要把資本的使用直接出售給「企業的計畫者」或企業的經營者，即同一的購買勞動力的人。這是在企業的較單純的狀態下所出現的事例——「資本所有人雇主」爲經營他的企業私自借入金錢或得到貸款。但從較發

達的企業形式說「資本融通」變成與企業經營的機能分離的一種機能，並轉移到各別的發起人、銀行家、經理人和其他金融業者階級方面去了。這些階級就是投資者與企業的計畫者和現實產業的組織人間的「中間人」。他們從不可數計的源泉收集社會上擱置未用的資本並由各種投資的道路支配着這類資本。這樣的人們就是叫做「金錢」或流動資本的生意人，資本的個人人者所有者應把這個金錢或資本放置在他們的掌握中，如果他願意使用牠。他能爲牠的使用得到的「條件」和牠實際上被投入的用途的經濟性質，大半被金融組織的規則加在他之上，恰若各種勞動雇傭的條件被雇主的規程和習慣及產業的特別緊急直接加在勞動者上似的。這個貯藏的「資本」大部份任何時都，在一種流動的形式中，由銀行家及股票和票據經紀人握有着，支配着，牠們扶持着企業內買賣行爲所由實施的信用總量。這個貯藏的資本中其餘部份投放在股票、債票和抵押權內，牠們的所有人收取（或有權收取）這些代表對某某具體企業形式的資本價值和這些形式的「所得」分配之請求權的臨時證券。

甚至從在最安全的基礎上經營小企業的最單純的形式說投機的要素也存在着。企業擴充

的機會，或新設備或機械採用的機會，都引誘企業家從鄰居借入儲款；不然或種不可預料的不幸驅使他暫時借債來渡過危急；總之，他爲謀取增大的贏利，或爲把因大打擊遭受可使他破產的損失分布在較長的時期，來借入款項。在這兩種場合都有危險，在這兩種場合他都對放債人給與保證，把他的財產上的一種抵押權或其他質權交付給放債人；在這兩種場合他憑「信用」做生意，買賣一部份不屬於自己、實屬於他的債權人的貨物。

近代大企業的顯著特徵就是這種非常的和偶然的行爲變成普遍的永久的，就是大的複雜的金融機關爲運用這個大企業存在着。信用，當公司企業開始時，就在資本化的形式內參入公司的企業的結構；信用以票據貼現、銀行貸款和其他一時的放款的方法參入企業的機能上活動。

這個組織全部就是一種賭賽；但這實在不是盲目的賭博，實是這樣的投機，在這個投機中遠識和機會執行各種樣重要的職務。從單純企業家的借債說，這個企業家用他的技能和幸運作賭注來在一定的期間內生產充分的貨物數量並以充分的高價出售這些貨物，以此他能對於借款償付本息，同時爲自己取得一種贏利。在這個場合借債者和放債者都顯然注視到對有利售賣的

可能性的這個「投機。」

就這個事例說這是真實的，就近代「信用」的更精密的投機組織說也是一樣真實的。全部「信用」組織的金融基礎就是「收益能力」的估價，即以能生出贏利的價格率和超過成本的邊際（從售價減去成本的剩餘額——譯者）出貨在市場上的實際企業機構的能力；信用組織的缺陷或謬誤統統歸屬於這個「收益能力」的誤算或表示失實。

第四節 收益能力是資本化的真實基礎

就真實的公司企業說，儘管資本化的形式是把一種各別的价值歸屬到有形的財產，如土地、建築物、機械、原料等等及無形的財產如專利特許權和「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的上面，却財產的真正評價是要根據收益能力的設使——如常常所發現——有形的財產照生產費和回復費評定價值，那麼，無形的財產祇能以牠們的純生產力評定價值，牠們的純生產力祇能以把一切在「被分派來作有形財產的原費或回復費的」以外估定的將來收益的資本價值歸屬於牠們來估定價值。牌號主顧上利益事實上是普通利用來擴大資本化到資本化的收益能力的限界或在

這個限界以外的有伸縮性的財產。

收益能力的確實估價所以是設立公司時誠信的金融的主要保障物。收益能力的評價既半根據過去通常收益的正確的保險會計師的計算，半根據將來有利企業的擴張的或然性，那麼，大半因後者致收益能力的評價上大部份不確實。一個穩健的金融學家，關於——甚至在過去收益適當地被計算着的場合——把過去收益拿來當作將來收益的計算基礎，要考慮到有力競爭者掌握中的新生產方法的或然性，以此酌減現在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和專利特許權的價值。別一方面，在一個公司創設的目的是在確立一個企業同盟或托辣斯或其他「獨占」的場合，這個支配市場和抬高價格的勢力應算作收益能力內一個要素。

一個大公司，縱然金融上審慎地被處理着，却顯然不問牠的推定的收益能力大半決定於市場的支配，或決定於組織、專賣特許權、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等等，甚或決定於改善的生產經濟，從牠的現在價值說是很投機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在階段，新起的國家迅速地加入競爭生產的範圍，產業的技術這樣疾遽地變化，新市場因交通的發達和欲望的膨漲不斷地勃興起來；在這樣的

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這個投機的主要要素或者日漸增大，以此愈難多少正確地預計收益能力。一個精良地設置的企業，有最好機械裝置的昂貴設備和優美的名聲的，往往任何時都被有新機械的競爭者打敗，並不得不『拋棄』牠的有價值的生產設備或望見牠的收益能力徐徐喪盡，使牠的有形和無形財產一律成無價值的物事。印度的飢荒，因使牠的棉花或原料的價格被抬高及這個棉花和原料的供給受限制，可重大地減低他的贏利的邊際，煤工罷工可停止他的動力的源泉，中國的內亂或阿根廷的革命可毀壞他的市場；因他做買賣的市場的數量和種類激增，不可預計的危險也激增起來。儘管這些危險中有些危險據把一個人的雞蛋放置在幾個筐子內（即把一個人的財產投置在幾個企業內——譯者）的學理可被抵消，却純結果是使得將來收益能力更難計算。事實上大半因這些危險種類和數量日漸增加，發生了所謂保險業的那個近代金融業的一大部門，保險業以折算並配分某特殊危險如火災的損失、海上的損失、雇工的欺騙、等等在或種程度內剋制着將來收益上這個漸增的不可預計性。

第五節 發起人的技術

發起人和金融業者，在創辦並成立一個公司時，他們的健全、和有用、職務的限界現在是十分昭著的。他們的職務包括在正確地在保險會計師和其他的基礎上計算這個企業的將來收益能力裏面，在把這個企業在這些基礎上資本化裏面，在分配股票和債票裏面，在把牠們在最利便投資公衆的形式內推出到市場上的裏面，對這些投資公衆他們報知投入金錢的企業的真實性質。售賣人或公司或他們兩者對這樣金融上創設和發起的工作所給與協定和認許的手續費率及對「證券認銷」所給與其外的手續費，會是最為遵循合理的企業方法之發起人和金融業者的利益。把一個企業放置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這個企業能支配更多的經營資本和更多的銀行信用——這件工作使這個企業增大競爭的能率並甚至在有些場合提高產業上的能率，這件工作因這樣的職務是應得給與報酬的。

但發起人和金融業者關於創辦公司的實際活動及增添給他們的利益的性質，通常不限定在這些範圍內。一個公司的售賣人、發起人、和證券認銷人不是不自然地首先計算他們個人方面、團體方面、能從這個企業的計畫得到怎麼大的利益，或換些話說來計算他們能留給投資公衆——

——投資公衆的資本是他們所欲吸得的——怎樣小的利益。如我們所察見，最多數公司的創立動機是他們的贏利，不是投資者股份的利益。

他們可在以各殊的方法收取這些贏利。他們因過高地評定合併企業內種種設備、專利特許權和（特別是）牌號主顧上的利益（註一）及其他無形財產的收益能力的價值，可把公司的資本價值腫脹到最大限度，他們把他們所能隱藏的較多可售的股票分配在他們間作售賣人股份，發起人股份和其他報酬，並關於這個資本化以目下可售性的報價替代將來的收益能力。在他們關於提高他們對於勤勞分派給自己或以通常的應募方法取得的股票的目的下市場價值能够有成效的範圍內，他們的利益是在市場的膨脹的資本化有力地暴露前售脫這些股票在市場上。

註一 這個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大概是企業競爭者的各種關係上所有的特殊利益的資本化，並除開爲競爭企業的目的外大部分是沒有用處的。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大部份不能有總計的產業上效果。企業競爭者的關係上所有的特殊利益在競爭者在這樣的程度內合併一起時消滅了，在這個程度內競爭者與同一部類的企業內敵對的競賣人停止競爭了。合併的

關係上所有的這個死滅的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總量（這個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從事物的性質說祇能有想像的總量）外，還應加上屬於新法人的在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增大的方面的一些物事。（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126—7.）

（但在牌號主顧上的利益以「信用」這個名詞說明的範圍內，這個合併可創造出一種比合併單位之消失牌號主顧上的利益更大的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的價值。新法人的信用可比各舊法人的加攏的信用要大些。這個維博倫（Veblen）承認（p. 168 note, —J. A. H.）

多數「浮沫」公司的創始，甚至多數家族企業和聯合之較為實在的創始，都根本上因金融的發起人的這樣欲望發動的，這樣的欲望就是要用這種榨取的方法挖盡公司的全部價值，這個榨取方法要使那個腫脹的軀體在受騙的投資者掌握中萎縮到瘠瘦無利的形狀。發起人草擬計畫書和「造作市場」的技術是專用來完成產生一時隆盛的惟一目的。不適當的會計術誤列組成法人的企業的價值和過去贏利，專門工程師、化學家，等等被雇用來對公司獲得的礦山、機構，和其他設備的生產和收益能力過當地估定價值；有名的企業家（在大不列顛）政客和有爵位的人物

被誘致來做董事；企業的光明和確實希望用美妙的文學上技巧顯示出來，每種現在的缺陷和將來的危險都週密地隱藏着；這個提議（誘引投資者所表示的一切——譯者）的魔力因全頁廣告上的誇耀倏忽地在輕信的公衆的眼簾前閃爍着，投資公衆的任何躊躇或狐疑都因市場的造作壓抑着，市場的造作就是發起人以在市場上串騙的交易操縱價格直到投資者被誘惑來購買時。這些金融技術的動機和效果就是在普通資本公司或投資公衆方面造作錯誤的信心，這個錯誤的信心在水漲的股票的一時隆盛中表現出自己來。

這固然未概盡（特別是）在一個併合或一個托辣斯的創立是公司的宗旨的場合發起人的機能。在這個場合有廣大的範圍存在着來實施一種準備性質的策略上行動；競爭的公司，應以恫喝、陰謀、威嚇、賄賂和實際的「排除」方法的廣大使用在利於托辣斯創立人的條件下把牠們合併攏來。強固的企業，在執拗地對抗時，常能從參加的允諾獲得非常巨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關於公司的過當資本化的一個大要素，〔大西洋汽船聯合（Atlantic Shipping Combine）證明這點〕。但這個形式的過當資本化，或在股份過多的場合公司的收益能力的陳述，會是比較上無害

的（對發起人無效用的），如過當評價的歷程沒有隱藏起來。在這個過當資本化發現時，如果發起人以高價出售股票，那麼，這個企業固然是一種有組織的欺騙的企業，即對無知的消閒公眾出售贗造或攙假的貨物的專門商家的一種企業。（簡單地說來，我們假想『發起人』在最初把他們的股份售脫在人為的騰貴市場上後，就脫離了這個公司。但他們常常很不是這樣的；他們對於一般的股份保留着充分的支配力，足使他們在公司失敗、清算後承受改造的任務，在改造的期間他們能够排除局外者的殘存的利益，並在有利地持有股份的狀況下獲得改造公司的真實財產，或再玩售脫騰貴的股份在新造的市場上的把戲。）

這種股份募集的欺詐方法，是職業發起人（以發起公司的組織為職業的人們——譯者）的太普通的行為，同時，設立公司的贏利不是限定到這個源泉方面。即使在售賣人讓出他們股份的很大部份的場合，他們所抽取的贏利也並沒包含欺騙投資公眾或使投資公眾蒙受損失的這個事實。在公司的新形式，與舊的一個企業或多數企業比較起來，表現出生產、推銷和信用方面確實的經濟的場合，這個創始設定了這樣一種實際的利益基金，這個基金，售賣人或發起人

在對公衆出售真正生利證券的股份時能够把牠拿到手中。在一個家族企業爲個人的便利原由轉變爲公共公司的場合，這個創始常是在誠信的狀態下實施着，售賣人因新企業形式優勝舊企業形式從握有或出售的股份獲得相當的贏利。但在近代企業生活中發起人能在法律範圍內得到額外的大利益的場合，這件事是一般地實行着的並爲謀取這種利益樹立了這樣的發起職業。所以近代公司大部份是職業發起人着手創辦的，職業發起人根本上不關心表示公司結構的技術上進步的利益，但只注意從人工製造出的股份可售性獲得到的利益。

第六節 股票市場的操縱

但多數金融業者或貨幣商不是大要從事於創辦公司，但是大都從事於在市場上做股票和債票生意來獲取贏利。在這樣的場合，例如在創辦公司的場合，企業倚靠效用或生產力的真實基礎。這個效用存在以諳練的遠識指導產業資本流入最有效益的產業軌道的裏面。因爲股票和債票的起落，在牠們是自然發現出來並奠基於確實的企業情報上的範圍內，就是金融機構對這種種具體資本數量的創造的指導，這種種資本是需要來在各種產業的最有效的運用方面與

勞力協作。股票經紀、票據經紀、銀行家和其他金融業者做股票和債票生意，收買或出賣牠們，對牠們貼現或以牠們作抵押貸出款項的，他們這些人的真正有用的技能存在對工業上和商業上事實的親切曉悉裏面，這些事實對於他們所經營的證券給與價值——換些話說來，他們的真正有用的技能存在對各種產業及產業內活動着的特殊企業的相對強盛和衰弱的曉悉裏面。他們的機能就是刺激並指導信用從失敗的產業流入興盛的產業，從無利益和組織惡劣的企業流入有利益和組織良好的企業；就是刺激並指導實際產業力因信用從失敗的產業流入興盛的產業，從無利益和組織惡劣的企業流入有利益和組織良好的企業。這種種金融業者的社會機能所以就是幫助着來把資本投入最需要的地方。這種工作的執行不僅需要對事實的廣博的和確切的明悉，並還需要關於判斷將來產業上運動的或然進程所具備的高遠的綜合力和創作想像力。貨幣市場，既處理可售貨物的最移動、最變化和最可分割的形式，實是從牠的結構說來一切市場中最複雜、同時最統一的市場；並且容許高度特殊化的秩序。經紀人或金融業者集團專一注意特殊的股票種類，股票的類別一部份是地方的——例如南非鑛山公司或美國鐵道公司的股票是。

這種金融的『合法』企業就是以價格運動的正確記載和計算運用分配資本的機構。計算的限界既然是極狹隘，機會或投機的要素在任何個人的活動被關涉着的範圍內必參入來做企業的必然成分。但在一方面最多數消閒投資者的盲昧使他們的投資轉變為單單的賭博行為，別一方面專門金融業者原本不是賭徒。這個金融業者離去『合法的』金融時，他根本上不是要來賭博，但是要操縱價格使幫助他的計算。他不單單預言價格變動，祇專努力於創造價格變動。如果他能够以任何方法引起並節制任何種類證券價格的變動，那麼，他能够以最低價格買入，以最高價格賣出，這顯然是有利的方法；如果他能够巨或種時期裁定一種股票，使股票價值隨他的意思高漲、跌落，那麼，他可以能够從一般的投資公衆擷取比公司創辦時的任何獨一機謀 (con) 所能獲得的多額金錢還要多的金錢。任何金融業者集團擁有巨大的充足財源的，可以擒捏緊一種股票，或利用牠來以誘騙愚蠢的投資公衆高價買入和低價售出的預先協定的價格運動吸取他們的資金，或買占這種股票以強迫『局外不知的』其他金融業者為履行他們的契約以獨占價格購入來擷取這類金融業者。但金融業者自身是一個公司的發起人或董事並保留大部份股票

的，能很有利地玩這個賺錢的把戲。他們不在公司創辦時把公司過當資本化並不以「出脫」股票的單獨行為離去公司，他們可保留着他們的股份，利用牠們來做所比譬地叫做股票交易所內的「投機」，這個投機實際上就是一種交迭的「價格的壟斷和疲滯」。他們既能首先迅速得到影響價格運動的消息，這就佔有最大的便益；這個便益外，他們還可由印刷物操縱輿論；最後，他們的金融地位和價格運動的支配能使他們比局外者更有效地把市價升高並跌落。一個本質上不健全的企業握有不可計算或變動無定的財產的，最爲利便於這樣的活動。近代金融業內這個標準的例證就是南非特許公司（South African Chartered Company），這個公司是有非常龐大和漂浮無定的可能性的一種奇絕的投機冒險，是非常適宜於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哀訴（即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說話也可誘引投資公衆——譯者），以此牠的狡黠的組織人能够籌畫並實行廣大內的價格運動。『局內與聞的』金融業家享有的利益，在惹米孫（Jameson）劫掠前和在後洛德（Rhodes）柏特（Bat）路得（Rudd）和在南非金融內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對特許股持有的記錄貼切地說明牠們。

金融業家經營變動股票的把戲時，他們的活動類似賭博表的管理；從他們的觀點說這實是一種企業，從顧客的觀點說這却是一種賭博，在通常的情況下，巨長久的期間對於他們是很少危險——他們必勝，與他們博的消閒者必敗。

第七節 健全的有利企業的支配

諳練的金融業者以成立公司的「投機」企業和對股票交易所設定妙計獲得大利益的，如果保有任何「保守的本性」，那麼，他必願意在金融世界握持着或種實質的、有利的利害關係，和地產內或規則的有利企業內相當的投資額；這樣的「所有」證實他的信用，昇予他社會地位和名望，並因此幫助着他的投機活動，且不計在被打倒的事變發生時向對他供給一個安全的退後地步。所以近代金融界的人物不使用他的一切資力在投機企業中，也不覺得他的利益在把變動性分布到每種投資形式方面。在他的事業中他享有特別的好機會來實行或發見奠基在豐饒的天然富源或其他保護的支持物上的真正有利投資。美孚煤油托辣斯或東蘭德金礦公司，(Rand Mines) 或德·比爾公司 (De Beers) 的董事不用這樣的股票賭博，也不在任何時放棄這

些有利企業的支配；他們僅以從這些「獨占」所得到的過剩利益和從他們良好指導的投機所累積的贏利做投機的生意。

所以金融業者階級，與大多數資本家或消閒投資者有區別的，把決定和指導最生產的資本流之合法的、有用的、機能接合到這三種取得私自利益的方法上，這三種方法中每種都是敗壞並誤用牠的真實機能。

金融業者，籌備並發起不奠基在產業或金融活動的經濟上祇奠基在一種人工所造成騰貴的股份可售性上的公司，使一般的資本浪費，因他們對公司獲得過剩的應募額並把這個過剩額轉放在他們自己錢袋裏面，以此把不安穩性分布到在別種場合健全的企業方面，毀壞這些企業的信用並妨害牠們的生產活動。固然這個浪費外，還有因成立在企業界沒有實際基礎的「浮沫」公司所引起的損害；這些罪惡的冒險的廣布不僅浪費資本，並且因攪亂公共的信心更進而妨礙資本容易地、自然地、流遍產業有機體。

爲籌畫買占或實行協商的妙計創造或惹起價格的變動，就是在金融的社會機構上施加更

甚的有害的擾亂；這是偽造這個價值的自動記錄器，這個記錄器是特別被打算來決定資本的最生產的應用的。

最後，最有利的自然獨占形式和其他反常的繁榮企業之創設，合併及最高統制增加強力和結實性到新金融上寡頭政治方面，這個強力和結實性能使這個寡頭政治更牢固地扼制着資本的雇傭階級咽喉，資本的雇傭階級以此愈益離遠安全的投資，被趕逐到這些金融界支配者所設立的投機股票和債票的『賭博地獄』裏面。

金融機構指導資本流的，對牠的微妙調節所施加的衆多和巨大妨害，包含着其他間接的重要結果的意味在裏面。這些妨害分布脆弱性和不規則性到資本主義的新秩序下生產和商業的實際歷程方面。公司的股票在公司創辦時太過珍視，日後是要大跌落或要被爲私自的金融上目的抬高並降低股票價格的賭博者所玩弄着，這樣的公司結局是不安穩的；實際流入這個公司的資本，因在源頭就遭劫奪是不够充分擴張這個公司的；但由『成本』的節省或其他不健全的企業金融謀取巨大贏利來『維持市場』（維持股票在市場上的價格——譯者）的企圖，又使這

個公司陷入困難裏面並迫牠要求給付更多的資本，以此削弱牠的一般信用，同時特別的緊急逼使牠向銀行家求貸款和其他通融。

第八節 當作企業金融的一個要素的銀行放款

從金融觀點看來，大規生產的經濟全部，特別是合股企業的經濟全部，可以單獨一句話說明白，即牠們是擴大的信用。但不僅這個信用是在對股票和債票的應募的形式內從投資公衆收取來，並且這樣創出的資本還是一種更富伸縮性的信用的基礎，這種信用是需要來實際上經營近代企業的。一個企業，爲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應保有最迅速的營業流轉和最巨大的營業數量。這一個實際營業率（流轉——譯者）和實際營業量的擴張包含在某某時候大量「貨幣」的使用的意義在裏面，這個大量貨幣是遠超過公司實際上所有的貨幣量；公司所必要購買的是多過牠能以現金給付的，牠必當從別的地方獲得購買力。牠不得不時常增加牠的債務並拿票據向金融業者貼現。換些話說來牠必須仰賴銀行的信用，把牠的有形和無形的實際資本當作附加抵押品來取得非常大量信用的使用。儘管牠對這個銀行的信用必要給付利息和貼現率，卻在這樣得到

的增大的營業量產生出超過對銀行的「信用」所給付利率之贏利邊際的範圍內，使用這個信用是顯然有利的。任何公司充分使用這個信用的支配力的，既然優勝不這樣使用這個信用的其他公司，那麼，在競爭企業內對信用充分使用的刺激力是變成昭著的。維博倫教授說（p. 39）『在近代情況下任何個那個競爭者不能有利地經營着企業，如他沒習於仰賴信用。如未習於仰賴信用，在投資中不能得到一種「合理的」報酬。』

但在企業通常在信用使用到極度的基礎上經營着的場合，任何非常事件都惹起困難。除開一切產業都多少要遭受的從自然事變、政治變化、勞動衝突，等等所發生的危險不算外，金融業者在股票和生產市場上的活動如我們考慮到；那麼，我們明知，各企業使用牠們最高限度的信用的，愈益變成仰賴「銀行」和金融公司。即使企業沒在資本主義者最完全形式內發展着，銀行信用的時常仰靠這件事卻也在近代企業的經營內佔有重要地位，並且我們明白地看見在一切「資本主義的」產業內個人企業或「未記錄」（股票未在證券交易所的證券表上記錄過，即沒有市價——譯者）的公司，因股票不能自由流通在容易條件下得不到銀行信用，從完成擴張產業

的一切目的說都處在很不利地位。

從別方面考察這個事情，我們看清對企業公司的票據貼現和一時貸款形成銀行營業的日漸增大的部份。在票據經紀形成一種特殊階級做較妥當的票據種類的生意的地方，例如在倫敦這個地方，銀行對於他們大率融通資金。近代銀行的大而有利的營業日更大半包括在出售短片『信用』給企業公司的裏面。競爭的公司必須購買這種信用，牠須得給付的價格可不像似不合理的。

銀行放款制度是正當地視為合股公司的金融上結構的一種自然附屬物，即在資本可最生產地被使用的地方和時候關於應用資本的一種金融組織的一部份。銀行放款的健全運用擴大能得這樣放款的公司的實際企業活動，並且『在其他事物不變的情況下』一個適當地指導着的公司既然比一個不適當地指導着的公司較容易地得到這樣的信用，這個銀行放款的純結果就是增高產業組織的一般能率。（維博倫教授顯以為產業生產力的任何相當的純增加沒從復用的這樣使用發生出來。『這些信用僅不過是營業資本，牠們膨漲以價格等等計算的營業量，但

牠們沒直接膨漲產業量，因牠們沒附加到產業的物質生產設備總量上，或改變使用的各歷程的性質，或增高產業經營的能率的程度』（p. 29）但這個說法僅依據他顯然造作的這個假定是正確的，這個假定就是一個不適當的經營者與一個適當的能同等地接近這樣的信用。確然，這不是實際的事例。銀行信用趨於放置更多的實際產業力在較適當的經營者的掌握中，並以此「增高產業經營的能率的程度。」

如果我們充分地說明銀行關於對公司融通資金執行的兩重任務——第一牠們做發起人和證券認銷人，常常又做投資公衆未消化的股份大部份的持有人，第二做貸款和對票據貼現的貨幣商；那麼，人們可以看清近代銀行家的企業大半是一般金融業者的企業，並看清銀行廣大地運用資本主義的產業內金融上的宰制力。

在一切企業社會內銀行用途的普遍使銀行家握有未投資的儲蓄和未立即使用的其他金錢的一切邊際（就是極大量的這些儲蓄和金錢——譯者）。這種存放的基金供備銀行關於成立公司和對公司融通資金供給的「信用」。不特銀行股分公司發起的合法及不合法的贏利，並

且在產業公司與特殊銀行間存在着的錯雜關係能使這些銀行在許多場合從對信用給付的價格搾取產業公司，儘管有這些別的事例存在着，從這些事例說一個銀行，因以抵當公司的股票或債票資本或由過多的貸款深深地牽累到這個公司裏面，自身被公司搾取。然而弱小的公司因過度資本化，不適當的經營，或不幸需求暫時幫助的，變成銀行的證券奴隸，這個銀行不僅能夠爲牠的助力勒索極高的代價，並還能在任何時以強制公司清算握持公司所包有的真正有價值的財產。輕忽的或不誠實的公司創辦，在事業的開頭就削弱金融上的結構，迫使大部份近代企業爲「信用」給付銀行家重稅，這個信用據迫切的比例索取高度的代價。

我們這樣簡截地研究資本主義的金融，已能明悉：第一，複雜的金融機構對於近代產業的微妙調整是必不可缺少的；第二爲私自贏利運用着的這個機構常能因惹起產業上的擾攘和不調整取得極大的贏利。

第九節 美國金融勢力的三角關係

信用愈益變成近代企業的主要勢力，支配信用的階級也愈益變成強有力並爲自己取得產

業的產物中更大的部份做牠的「收益」。然而「信用」如任聽在大多數銀行家和金融業者的自由競爭下存在着，那麼，這個支配並沒含有「優勝競爭力」的意味。我們爲了解金融的勢力，所以應更深切一點考究牠的結構。在任何其他企業的活動中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優勢都沒有如在金融企業的活動中那樣顯著；在任何其他企業的活動中促進企業集中的勢力都沒有如在金融企業的活動中那樣彰明。如果在銀行業、保險業和其他金融業內有對「報酬漸增公例」的任何限界存在着，那麼，這個限界是不易辨識清楚的。公私金融的大活動，公債或大產業聯合債票的發行，債票和股票市場上大運動的籌畫並實行，——這些事件僅能迅疾地、祕密地、被處理着，迅疾和祕密是第一等巨大的金融企業爲得到安全和成功所必須要的物事。獨大企業能够站定脚跟來抵禦對全國的一般信用的大變動，或能够仗恃牠們的政治勢力來在真正緊急事變的場合獲得政府的援助。這樣麼，金融業者的大部份最有利企業決不會蒙受有力的競爭，並且牠們爲自己的職務收受的價格是「獨占的」價格，這兩件事，自然發生出來：牠們最有利的企業或是牠們創始的組織的，是牠們要爲牠索取「這個企業所產出的利益」或是這樣的企業，這樣的企業的規模和

細緻阻礙遇到的契約商訂，或是貨幣貸借，在這種貸借中可乘借款請求人的緊迫需要謀取利益。儘管沒有這類的統計可得到手，卻「金融」的贏利決然形成產業上時時增大的「稅課」。這個稅課和牠所代表的支配力或者集中在少數幾個人的手中。儘管資本的廣布的所有權使大多數人都能些微地朋分金融的贏利，卻小投資者的利益因上述公司設立的方法應用到銀行和金融公司方面祇保持到最小限度。資本家的雇傭階級在金融企業的純利益中所分得的部份，與金融界的大王所分得的比較起來，是極爲微小。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經濟情況最爲助長金融的迅疾成熟，我們察見小金融業者集團在使我們能真知近代資本主義的這個最重要產物的意義的狀態下實際上支配着最大部份的集中「信用」。在紐約少數銀行和金融公司的協商行爲能惹起在一八九三年掃蕩全美國的產業恐慌和疲滯，這是現在更鞏固地、更嚴密地、組織的一種勢力的初期表現。

我們研究美國大金融業家的起源和他們的進程時，可察見出金融勢力的三種主要源泉，鐵道公司、產業托辣斯和銀行業；這三種經濟機能的支配所由掌握在同一的少數人手中的同盟，就

是對這個新勢力的性質之一種足資教訓的證據。鐵道王和大產業托辣斯創造人因經濟的必要被引入一般的金融界。在一方面美國鐵道公司對農業、灌溉、鑛山、城市發展行使的支配會引導鐵道經營者發起多少倚靠鐵道的一切企業計畫；別一方面最多數鐵道的迂迴的金融史曾逼使鐵道經營者時時仰賴一般的金融機關。托辣斯的有利經營根本上仰靠出產的限制，出產的限制含有資本使用的限制的意義在裏面。所以一個托辣斯創造者「假定上」（從假設的理論說來——譯者）不能爲他所獲得的高度贏利，以擴張自己企業的生產設備和活動資本，尋求到繼續的充分用途。這樣一種政策顯然是自殺的。他應在自己企業外爲他的贏利找尋有利投資的範圍。如果他自己從事——有時他實在這樣從事——於組織與自己企業相關繫的其他產業托辣斯，那麼，他的成功又產生出必須另尋使用途徑的新贏利。所以從運輸業或製造業的範圍內特殊獨占發生的贏利論理上必迫而進入較一般的金融界。這些贏利形成巨大的和日增的自由資本的基金，這個基金自然與銀行家握持的自由基金結合一起並且用我們上述的方法活動着來施加一般的金融支配在企業上，這個支配能使金融階級提取一般財富的大部份。所以托辣斯創造人如洛

	銀 行	托 辣 斯	保 險	安 全 存 款 和 保 證	鐵 道	電 報	電 話
Alexander, J. W.	三	二	一	一			
Babcock, S. D.	二	四	三	—	三	—	一
Baker, Geo. F.	二	六	七	三	二	八	—
Belmont, August	六	六	五	三	一	〇	—
Cannan, H. W.	一	二	—	一	二	七	—
Cox, C. F.	—	—	—	—	一	二	六
Depew, C. M.	一	四	—	一	三	五	三
Fish, Stuyvesant	三	一	—	—	—	三	—
Gary, E. H.	二	—	—	—	—	六	—
Gould, Geo. J.	一	—	—	—	二	二	三
Harriman, E. H.	三	二	—	—	一	二	五
Hyde, J. H.	五	四	—	—	四	六	—
Lamont, D. S.	一	二	—	—	—	二	—
Morgan, J. P.	—	—	—	—	—	二	—
Rockefeller, Wm.	六	—	—	—	—	九	—
Rossiter, E. V.	二	—	—	—	—	三	—
Sage, Russel	二	—	—	—	—	—	六
Schwab, C. M.	—	—	—	—	—	五	—
Stillman, J.	一〇	六	六	二	二	—	—
Twombly, H. Mck.	—	二	—	—	—	二	八
Vanderbilt, W. K.	—	—	—	—	—	五	〇

From the "Directory of Directors for New York," 1902.)

或者我們可採取美孚煤油公司，這個惟一大托辣斯的事例，考察牠所形成的必要的結合。自過去五年間美孚煤油托辣斯每年賺得紅利額平均五千四百萬金元，或約對牠的『資本化』百分之五十。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或者由洛基費勒 (John D. Rockefeller) 取到手，百分之九由小支配集團獲得着。達柏耳 (Miss Tarbell) 說，想一想拿着這四千五百萬金元的一大部份在手中，應當如何處置呢。這是應投資在企業內。但煤油業不需要這筆資金。然而對於牠的一切投機尚有許多保留地。這筆資金總之應放進別的產業裏面。自然，所尋求的企業是要與煤油相聯的。這些企業會是煤氣，我們看見美孚煤油公司關係人堅定地取得美國煤氣業這些企業，會是鐵道公司，因為一切產業都仰靠運輸，再者，鐵道公司是油類產物的大消費人之一，應拿穩這個公司做牠的購買者。我們看見美孚煤油公司的董事在差不多一切美國大鐵道——紐約中央 (New York) 紐約紐赫芬 (New Haven) 及赫德佛耳 (Hartford) 芝加哥 米爾渥基和聖保羅 (Milwaukee and St. Paul) 聯太平洋 (Union Pacific) 北太平洋 (N. Pacific) 德拉瓦 (Delaware) 拉克望納和西部 (Lackawanna and Western) 米蘇里太平洋 (Missouri Pacific) 米蘇里

肯薩斯和德克薩斯 (Kansas and Texas) 波斯頓和麥恩 (Boston and Maine) 各大鐵道、及別的小鐵道——公司內都做董事。這些資金會要侵入銅業內；我們看見銅業內的合併計畫。這些資金會要侵入鋼鐵業；我們看見洛基費勒持有很多銅鐵托辣斯的股票。這些資金會要侵入銀行業；我們看見國民城市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及在紐約市和波斯頓與牠相聯合的組織，遍全國分布着的像無限長的鏈鎖樣的金融機關。(“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Trust,” Maclure, Oct. 1904.)

大金融組織——美孚煤油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四大」鐵道聯合 (Big Four Railroad Combine) 是牠的主要的產業上動脈——的中央神經節就是國民城市銀行和與牠相聯繫的各團體。國民城市銀行是美孚煤油公司的被創造者和直接的金融機關，四個國民城市銀行的董事（一九〇五年）做『紐約人壽』大保險公司 (The Great Insurance Company, The “New York Life”) 董事會的董事長、副董事長和被信託人；這個副董事長是紐約「互助人壽保險公司」 (Mutual Life) 的被信託人，另一個（董事長）是管理愛葵達博信託公司 (Equitable Trust

Co.) 和麥侃特耳信託公司 (Mercantile Trust) 的，麥侃特耳信託公司大部份是愛葵達博信託公司所有的。

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八個被信託人和愛葵達博人壽保險公司的兩個被信託人是美國抵押和信託公司 (United States Mortgage and Trust Co.) 的董事；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長，美孚煤油公司和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職員洛哲耳及麥侃特耳信託公司和愛葵達博信託公司的職員赫里曼 (E. H. Harriman) 是革蘭特信託公司 (Guaranty Trust) 的董事。這一羣人壽保險公司，所有的財產或者在美國人壽保險公司全體共有的財產半數以上，由牠們的董事會和牠們的投資與多數貿易銀行和信託公司相聯結，代表小集團從一個共通的中央統制着的一個巨大的『信用』的利害共同體，並一時被指導着來造成鋼鐵或船舶公司的聯合，一時又被指導着來擴張鐵道組織，一時又被指導着來大大經營合併的銅公司。美國資本主義內各勢力的三角關係以鐵道併合、產業托辣斯和銀行團來代表的，日更趨於取得純粹金融勢力的形式；許多信用被使用到這個經濟組織的任何部份方面，在這個組織內信用是需要來強行產業上的聯合，來對鐵

山業或鐵道公司的『機謀』供給資金，或來擊滅對牠（三角關係——譯者）的『勢力範圍內一個企業的或種威脅的侵攻。牠（三角勢力——譯者）最近實用的主要壓迫趨于鞏固牠對美國鐵道組織的把持，因牠確切地視鐵道組織為獲得對美國自然富源和產業的永久統制的最良方法。

上述的金融的利害共同體固然距達到完全的境地還遠（註一）就許多點說來，牠代表一種臨時的和非正式的同盟，並不代表一種合併。再者，這個『信用體』（信用的利害共同體——譯者）為許多共通目的被洛基費勒和摩爾干指揮着的，常常在瓦爾街（Wall Street，紐約一個街名，多數大資本家住在那條街上——譯者），在立法機關、在法庭、與牠所必須相打的其他信用同盟接觸着。在鐵道、銀行和產業世界，也是一樣；聯合的精神在許多地方湧現出來，進入別種企業內謀求擴張的金融上形式裏面，在這些別種企業內這些形式要碰着對抗者。儘管上述的金融聯合在產業運輸和金融的某某範圍內是極為強有力，卻牠在別的範圍內遭遇到頑強的抵抗；甚至在牠的構成的公司內有許多利害相反的趨勢存在着，並且其他信用勢力的鞏固的臨時聯合有時能

爲或種具體的攻擊目的組織起來。

註一 一九〇一年“Economist”的美國通信員 (Quoted Raffalovich, p. 143) 列示五個金融家——洛基費勤、赫里曼、摩爾干、網德比爾和古爾德他們共有八萬萬金元的財產，他們及與他們相聯合的從鐵道業、銀行業和工業的企業內使用的資本總額一百七十萬萬金元支配着投置在這些企業裏面的八十萬萬金元。他對於他們和他們投置的資本分列如下：

以百萬金元起算

	鐵道公司	銀行	產業托辣斯	總計
美孚煤油公司、古耳德、赫里曼	一、九九七	八五	七四六	二、八二八
摩爾干	一、六九一	一二二	一、六七七	三、四九〇
網德比爾	七五三	一二	一〇	七七五
彭雪凡尼亞鐵道	八七〇	—	三〇	九〇〇
	五、三一—	二一九	二、四六三	七、九九三

這個粗略的計算上附著的主要意義就是托辣斯經濟中這幾種企業的相對重要性。從一九〇一年後這些團體（上述的個人是代表團體的——譯者）愈很密切地相聯繫，儘管尙未
在十分融合的情態下活動着。

『一九〇〇年國勢調查的概要』（“Summary of the Census, 1900,” p. 329）上所列的產業托辣斯的資本數目比上面這個數目小得多，因那時鋼鐵托辣斯尙未組織成。

如果對產業體的主要動脈之一未穩固地支配着，那麼，就不能在大產業社會的金融機構上實行最高的統制。甚至煤油這樣重要商品的嚴密的獨占尙不是十分適當的最高統制的基礎；鋼鐵的嚴密的獨占也一樣不能形成十分絕對的支配權。獨主要幹路的鐵道組織的支配是獲得十分金融霸權的惟一可實行的方法；這個以支配鐵道獲得金融霸權的目的，最多數强有力的美國金融業者團體都顯然期望達到。在美國經濟的進化中最緊迫的爭點就是關於鐵道公司的戰鬥。但這個戰鬥的主要和最後目的不是獲得在運輸業上勒索重利的勢力，但祇在得到一個十分堅固的支點足使他們運用金融霸權的槓杆。

第十節 對外國市場的金融壓迫

我們還應注意資本主義集中的別種形態。我們曾指明過，一個托辣斯或別種聯合在「托辣斯化」的產業內不能尋求到設置牠的贏利的處所；牠應當在那個產業外去尋求。這些贏利，如我們所察見，移入一般金融範圍，並從這個地方被引導來形成其他托辣斯和大企業，來對牠們供給資金。這樣麼，集中及合併的進程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盛行着的那些產業範圍內急速地前行着。但如單獨一個托辣斯不能有益地吸收牠的贏利，那麼，一集團托辣斯也是不能這樣吸收着。所以這個運動像似使投資範圍日更被限制着。這樣麼，關於在現在獨占領域外獲得市場發生了一種日漸增大的自然壓力，例如拿美國來說關於在國家的關稅保護的市場外獲得市場發生了這樣的壓力。這種壓力的效果，在美國托辣斯的經濟政策內，即從牠們要求對牠們的貨物和投資的更大的國外出路說，已經是能被人們看得清楚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出路，那麼，托辣斯的運動最後就是自殺的，每年所取得愈日加多的贏利不能投放在托辣斯的機構內，不能尋求到任何其他有利的用途。這個「自由」資本或趨於移入要進攻托辣斯的企業的掌握中，或必當尋求到外部的

使用。這個壓力在大製造業的法人內業已被感覺着；或種救濟方法就是援助輸出貿易，就是尋找在電氣和其他企業的領域內的國外投資，在這些領域內無關稅的助力牠們能最有效地推進。惡的劣經營着的、資金供備過多的、大西洋汽船聯合就是一種初期和粗陋的企圖來完成托辣斯進化論理上所需要的新政策的實施。

同一經濟的必要充滿着甚大的重要性的，牠的另一種說明就是美國政治上擴張的新公共政策。經濟的「主要根」，即一切近代帝國主義擴展的主要指導動機，就是資本主義產業索求市場的壓力，即第一索求投資市場，第二索求國內產業的剩餘生產物的市場的壓力。在資本集中很為進展的場合，並在嚴厲的保護制度盛行着的場合，這種壓力是必然極為強大。不特托辣斯和其他製造業對國內市場限制牠們的出產的，更迫切地需要國外市場，並且牠們還更熱心地謀取保護的市場，這樣市場的取得是僅能以擴大政治支配的領域而成就的。這個取得根本上說明美國對外政策的最近變化，美國對西班牙戰爭、斐律賓（Philippine）吞併、巴拿馬（Panama）政策和門羅主義對南美各國的新適用，都是牠最近對外政策有改變的例證。南美是需要來作托辣斯

「贏利」的投資和剩餘的托辣斯產品的優惠市場；如果這些國家遲早能够放置在美國支配下的關稅同盟中，那麼，金融的活動範圍就顯著地增大了。中國，當作鐵道企業和一般產業發達的領域看來，已經開始朦朧地、廣大地、影映在遠識的美國企業家的眼簾內；美國棉織物和其他貨物的貿易在中國日漸增漲，這將是關於美國投資領域的擴大的次要事件。金融大王控制美國的政治運命的，將指揮外交的壓力和武裝的勢力，並將指導為政治的支配實行的領土奪取。強大和巨費的美國海軍現在開始建造的，足以偶然地對造船業和金屬業提供出有利契約；牠的真正意義和用處是在推進金融資本家的經濟「必要」對於國民施加的侵略的政治政策。

我們應明白地理解，這個擴大市場領域的連續壓力不是一切有組織的產業形式的必然關聯物。如果競爭是被具有一種真正協作性質的這些聯合替代着，在這些聯合內進步的經濟的利益益全部或以工資的形式移交工人，或以紅利的形式移交投資者的大團體；那麼，國內市場上需要的擴展將非常偉大，足使集中資本的生產力能充分地被使用着，並且「自我蓄積」的巨額贏利在新信用和需求國外使用中表現出已的，將不會發生出來。從創設金融的活動或產業上的運用

中取得的托辣斯及聯合之『獨占』贏利是形成自我蓄積的信用的堆聚基金的，金融階級對這些信用的握持必然引起美國產業內商品需要的減少和資本使用之相應的限制。在阻止對國內市場獨占的一切干涉之高度保護關稅的掩護下因獎勵輸出貿易在某範圍內能够發見着救濟的辦法。但托辣斯適應着國內束縛的有利市場的需求的，要在穩定貿易的有利基礎上調整世界市場上牠們的自由競爭方法，那是極端困難的。再者，這樣一種擴張方法僅能適用到某某製造業托辣斯方面；鐵道、金融上和其他托辣斯的所有主應當爲他們的贏利日更索求國外的投資處所。爲他們的贏利索求新投資範圍的『必要』日漸增大，這就是金融組織的大困難事，並威脅地表示着要宰制美國將來的經濟和政治事件。

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經濟在活躍的形態下表現出共通於一切先進產業國的金融的趨勢。資本從大不列顛、德國、奧地利、法國、等等廣大地、輕易地、流入南非或澳大利亞的礦山內，流入埃及的公債或南美各共和國的不甚可靠的證券內，這證明出這樣的一般壓力，這個壓力因金融機構的各種發達和專門金融業者階級對這個機構的有利支配日漸增強。這個金融的世界化在有限

的範圍內是地球上各國間進展的物質和道德聯絡的自然和通常結果。但這個世界化在多大的範圍內從國內市場的限制發生出來，這個限制從這樣的意義說應叫做人為的限制，這個意義就是產業和金融的托辣斯企業同盟及其他聯合因從生產總量取去非常大的「贏利」數量超過牠們能為更增大的贏利使用在這些或其他國內投資範圍內以上時時迫而探尋更廣大的投資領域並使用一切牠們金融上、政治上、的勢力來以能最好地完成牠們的目的的和平或強制方法發達國外市場。在每種場合金融業者都是這個壓力的工具或媒介物：投資者儲蓄的澎漲流不斷地下注於金融業者所支配的銀行和金融組織內；他為使這個流在對他最為有利的狀況下向前流去，應尋求或造成新投資的領域。

第十一節 從南非證明的金融組織

資本主義金融的最簡潔的說明包括在南非的最近歷史裏面。南非是一個貧窮的、人煙稀疏的、地方，在幾年間曾表現出兩個很集中的自然財寶形式，即金博勒（Kimberley）的金鑽石鑛和蘭德（Rand）的金鑛脈。金鑽石鑛的最經濟的經營含有巨費的生產設備和被助長的大資本家

的意味在裏面，同時有利售賣又包含出產的制限使這個奢侈品的價格得以升高的意義在裏面，這個奢侈品的價值大率決定於供給的制限。一八八七年各企業的合併有極廣大的進展，洛德——洛斯齊耳德家 (Messrs. Rothschild) 對他供給資金——能够向巴納脫 (Baratto) 提出一種併合，這種併合使德·比爾公司完全握有並支配生產的礦山業。這個金剛石採掘業托辣斯，支配着極為非常重要的世界供給的源泉，以推銷歷程的完全組織鞏固着自己，使德·比爾公司的董事實質上規定全部供給量，制限生產額並據最高純贏利的計算決定價格（儘管在特蘭斯發爾 (Transvaal) 最近發見的礦山生產上是獨立組織成的，並否認與德·比爾公司有一切關聯，卻關於金剛石的買賣有一種完備的有效協定維持着，這是不能有任何疑問的），最高純贏利額在一九〇四年達到三百萬金鎊。

德·比爾公司的有利經營形成婆截弗斯特魯姆 (Potchefstroom) 和威特蘭德 (Witwatersrand) 區域內初期投機的採掘金礦公司的金融核心，並且在一八八一到九〇年間的初期十分富足的蘭德的巒岩層 (banket reef) 顯露出來的時候，德·比爾公司的金融業家支配着維恩爾。

柏特公司 (Wernher, Beit & Co.) 和南非合併的採金地 (Consolidated Goldfields of South Africa) ——洛德路得和洛斯齊耳德 ——的兩個聯和團體中最有價值的鑛山大部份。採金的情況，縱然利於大資本主義的方法，卻未能使各企業照德·比爾公司的式樣實行嚴密的併合。第一關於制限出產沒有任何的『必要』，金融業家的利益在鼓勵能報償或形成公司設立的基礎的採礦業的擴張；第二，新採金地的規模和在許多地方鑛脈的顯露促進世界金融業者的許多集團的侵入，他們確立多少相衝突的利害關係。這些集團當中少數人，大半是猶太籍，擠進特蘭斯發爾的金融的內部團體；但大體說來德·比爾公司的集團終始保持着首領的地位；有利的表面的和低深的鑛山當中最多數都放置在牠們的統制下，並且股票市場上最能誘惑投資者的新成立企業都由牠們操縱着。再者，南非特許公司的龐大的投機掠奪就是德·比爾公司的金融的苗裔，並侵入金剛石和黃金大王的金融特權所扶持的投資市場。

然而南非金融的最特著的形態就是金融業者巧慧地利用政治機關來關於改善並經營投資事業幫助他們。實際的土地，金博勒、蘭生德、洛德雪亞 (Rhodesia)，形成爲產業和投機掠奪的物

質基礎的，在每一場合從牠們的獲得說都含有一種非經濟勢力的混合物的應用意味在裏面，例如金博勒事件的法律上險詐，在洛德雪亞以武裝勢力固握着的『探掘權』的欺騙，以及在特蘭斯發爾以戰爭相隨的賄賂和外交壓迫。金融業者在他們的事業進程中隨處都運用『政治手腕』和國家的壓迫工具；他們的事業進程就是爲金剛石業獲得特別的法制，促進鐵道的利便，以及獲得租稅的免除在他們要求好望角政府（Cape Government）的權力時；特許公司的成立和爲內地的變亂對牠的財產實施的『保護』，包含帝國勢力的意味在裏面；在特蘭斯發爾，克魯哲爾（Kruger）政府的治理使他們不斷地干涉這國的內政，索求礦山探掘權和其他特權，籌謀劫奪並最後組織這樣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是爲他們的利益並以使不列顛政府擔負莫大支出的明白詭謀而實施着的。在新的不安定的國家內金融業者時時需要政治上的助力；他需要政治上的支配來完成他的金融上的活動，並且這個支配他是能够得到手的。一小集團的人們掌握德·比爾公司和蘭德公司的金融的，他們的權力在南非的政治範圍內是實質上絕對的；他們對這國公私金融的支配足使他們毀滅任何反對他們利益的政治策畫；他們能够支配金錢所能在一個窮

國內做的一切事件如選舉代表、影響官吏以及獲取法令是爲體認這個防遏有力反對的充分勢力，我們應記憶着，不特那個國家全體所有的惟一確實的財富源泉，採礦業，是在他們的支配下，而且公私鐵道和電報公司、銀行和保險企業、炭坑和鐵礦灌溉，以及需要資本的一切其他製造和農務事業在各口岸及在金博勒和約翰勒斯堡（Johannesburg）的貿易利益的成功或失敗都決定於他們。一切這些產業不僅經濟上仰靠這礦山，並且礦山所有主供給牠們的資本，任命牠們的職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會沒存在着一個這樣集中的資本主義形式如南非採礦公司的金融勢力所代表的那個形式，而且在任何別的地方一切金融勢力也沒有像這個金融勢力樣如此完全地實現統制政策的要求並強行這樣的要求。國土的新開闢，鞏固的既得利益的任何初期進展皆不存在，兩者使從一切歐洲國家跑到那處的這些金融業者能够比在別的地方更論理地發達純粹金融的潛伏勢力；非常急速的金融上掠奪的可能性誘引許多金融界最高的才智者到那處去，這些才智者知曉怎樣使金融適應特殊的環境，並明瞭怎樣在他們的產業領域內立刻運用人種和經濟的矛盾及這樣的大不列顛愛國的情操，這些情操是需要來爲他們的投資事業獲得着必須

完成這個事業的政治和軍事援助。他們的戰略是偉大而巧妙的。他們認知他們金融上活動和政治上附屬物之成功決定於南非和大不列顛輿論和公共情感，所以他們收買了南非新聞業的主要報館，補助非洲和大不列顛的政黨，並在教會和慈善團體內創立道德的宣傳計畫。他們因這樣地引起公眾對南非『發展』的衆多興趣和信賴創造出助長投資的一種空氣；他們因玩弄恐懼心、疑惑心和情感的熱烈製造出反映在股票市場上的公共心理的振動；他們因集中地行使一切他們的道德和理智勢力創作出一種大禍變，從這個禍變的廢墟他們顯現出比以前任何時都更牢固地把握着那個國家和牠的政府的實在富源，這個把握含有更有利地操縱着股票市場的意味。

南非金融的緊急關於地域上具體的情事包含着一種金融上支配的意味在裏面，在這種支配內各種要素或性格可以辨識出來。從獲取金融的物質基礎說來冒險的探求者和『謀取探掘權的浮浪者』階級的任務是必不可缺少的；路得·惹米孫·馬鳩爾（Maguire）甚至洛德自身都應歸入這一階級的人們內，儘管洛德的政治上和金融上才具使他應得別種的稱譽。然而對南非金融結構的主要建築工作是因有一個『純粹金融業家』集團到那裏去纔完成的，他們中許多

最初都是金博勒的金剛石商人，在金剛石和黃金產地以及較後在洛德雪亞，發見建置和經營礦山財產的無限機會。這種階級內柏辭（Beils）巴納脫亞爾布斯（Albus）雷曼（Neumanns）愛克（Eckstein）可以拿來做主要的人物：這個階級的較能幹、較有成功的份子當中最多數都是猶太人，他們原本從歐洲大陸移來，儘管他們容易地熱誠地同化於不列顛情操的環境，這個環境助成他們的金融計畫。單單因冒險精神引來的少數不列顛貴族甚至被許可加入內部的金融團體，這個事件，不僅對於發起書的普通目的是有價值的，並且對於為洛德雪亞的泡沫公司建造政治及『社會』支持物的緩慢和精細工作也是有價值的。所以我們察見一些人像亞柏爾康公（Duke of Abercorn）、革勒伯（Earl Grey）、爵士赫里（Lord Harris）都肩承南非金融中實際的任務。這些不列顛勢力的要素關於有效地運用大的『信任詭謀』（使投資公衆相信的詭謀——譯者）是必要的，金融機關的大支配者能十分承諾若干裝飾場面的人物加入，但他們當中祇很少幾個被許可參與實際的經營。

洛德本質上是具有冒險家和金融業者這個頭兩種性格的人，因他的政治上天才能夠使根

本上是股票市場上的活動的冒險行爲一時被假託爲含有政治意味的行動，他佔有的支配的社會地位在一個時期掩蔽着那三種各別性格的協合。他的沒滅使人們清楚地看見南非金融的實際結構及在約翰勒斯堡、金博勒、倫敦的小集團鑛山所有主和商人對於這個結構的指導。他們的『組織』的有利經營跟隨着在我們主要的分析中較充分地陳述出來的那些方向。這個組織的支配人爲自己保持着金剛石和金產地內最堅實、最有利的財產的所有權和紅利。普通投資者不能購買到德·比爾公司或最好的蘭德低深礦山公司的普通股。在那些公司內存在着贏利的第一源泉，即在經過他們手中的許多企業裏面精細地挑選出的果實。其他股票或債票關聯着較貧弱、較不牢靠的企業的，並且牠們的價值因較富變動性是更容易巧慧地操縱着的；牠們是被利用來誘引投資或賭博的公衆，但專門的『賭場開設者』剝取賭桌上的贏利。最後，還有一樣重要的公司成立的週期收穫（公司過若干時設立一個，設立一個就有一種收穫——譯者）在這個場合高度組織的資金供備上的炫耀足使公司發起人從公衆的輕信中挖取大利，公衆的輕信是在產業繁榮的時期供給增多的儲金時詭詐地被煽動起來，被刺激起來。如果我們能表明出各主要公

南 非 公 司 董 事

	金 剛 石 +	金	特 許 公 司
Albu, S.	—	一四	—
Albu, L.	—	一〇	—
*Beit, A.	— (de B.)	二	—
*Eckstein, F.	—	二	—
English, R.	3 (de B.)	—	—
English, F. A.	— (P.)	—	—
Farrar, Sir G.	—	八	—
Farrar, S. H.	—	一	—
Goldie, H.	—	二〇	—
Harris, Lord	—	—	—
Hamilton, J. J.	—	四	—
Jameson, L. S.	—	一	—
Joel, S. B.	— (de B.)	七	—
Maguire, J. R.	—	—	—
Meyer, C.	— (de B.)	—	—
Michell, Sir L. L.	— (de B.)	—	—
Mosenthal, H.	二 (de B.)	一	—
*Neumann, S.	— (P.)	一三	—
*Philips, L.	—	九	—
Reyersbach, L.	— (P.)	三	—
Robinson, J. B.	—	一五	—
*Rube, C.	—	三七	—
Rudd, C. D.	—	三	—
*Wernher, J. C.	— (de B.)	二	—

*維恩爾、柏特(大商)或蘭德礦山公司董事

+de = 合併的德比爾公司 (de Beer Consolidated); P. = 第一金剛石公司

下面的事實幫助我們了解表中提示的合併的性質。維恩爾、柏特、愛克斯頓、斐里蒲 (Philip)、魯博 (Rube) 都是倫敦和約翰勒斯堡一個「貿易」公司的份子。他們當中兩個，維恩爾和柏特，是德·比爾公司的終身統制人。他們還是蘭德鑛山公司的董事，與雷曼組成這個公司的倫敦委員會。但雷曼還是第一（在特蘭斯發爾）金剛石公司 倫敦委員會的委員，與其他三個董事——其中一個就是佛·亞·恩吉利 (F. A. English)——一同列席那個委員會。佛·亞·恩吉利不是德·比爾公司的董事，但里·恩吉利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這樣麼在這兩個（獨立）金剛石集團的關係是相當地昭明的。維恩爾、柏特公司的董事中沒有一名是「合併的採金地公司」(Consolidated Goldfields)的董事，但合併的採金地公司的一個董事馬鳩爾與德·比爾公司的董事柏特和米齊耳 (L. L. Michell) 同為特許公司的董事。他們與法拉爾集團的關係也是一樣顯著的：喬·法拉爾 (G. Farrar) 是重要的 H. F. 公司的董事，斯·顯·法拉爾與柏特和雷曼同為這個公司的倫敦委員會委員。喬·法拉爾和斯·顯·法拉爾及維恩爾、柏特公司的斐里蒲和蘭德鑛山公司的佛·德芮克 (F. Drake) 共做東蘭德鑛山興業公司 (E. Rand Proprietary Mines) 的董事。沙·斯·哥

爾德曼 (C. S. Goldmann) 和雷爾斯巴克 (A. Reyersbach) 與亞爾布斯共為亞爾布集團 (西蘭德合併的鑛山公司) 的董事。前二人與斐里蒲斯哥爾德曼和兩法拉爾同為東蘭德鑛山興業公司的董事。後一人是第一金剛石公司的董事。德·比爾公司的麥爾 (C. Meyer) 是哥爾時公司 (Goltz & Co.) 的董事。德·比爾公司的約爾 (S. B. Joel) 是巴納脫兄弟 (大商) 商號的一份子。

我們據這些相關係的各系統能够察知在一切主要金鑛集團間及在金和金剛石與特許公司的投機金融間存在着一種經營上嚴密的聯合，並看見鐵道銀行、炭坑、電報、探鑛公司及新聞業是這個中心的集團的附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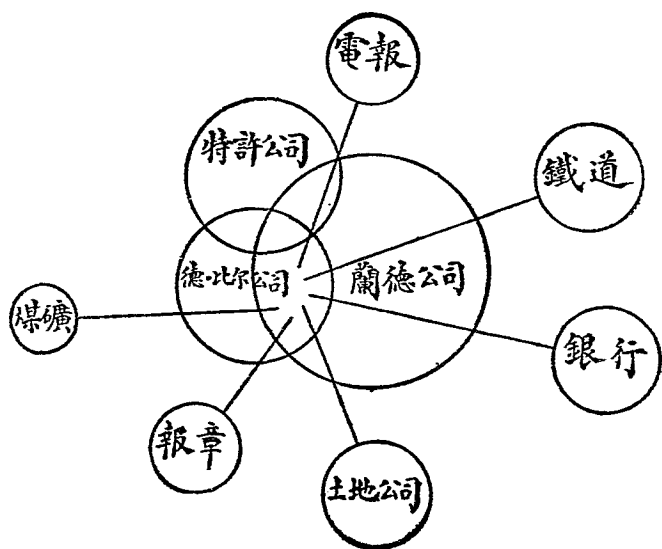
南非金融的小內部聯合可從五個最標準的公司的董事人員這樣地指明出來——

柏特……	德比爾	第一	蘭德鑛山	探金地	特許公司
	一	—	一	—	一

維恩爾……	—		—		—	
雷曼……		—	—			
米齊耳……	—				—	—
馬鳩爾……				—	—	—
惹米孫……	—					—

此外有愛克斯頓、爵士赫里、或者喬·法拉爾，他們各個是最重要公司當中幾個公司董事長。我們很可以說這個小集團的人們掌握着支配南非的金融上、產業上和政治上運命的勢力。每個重要的企業都是被這些人和與他們有密切的企業上聯合者直接地經營着的。除開爵士赫里（合併的採金地公司的）馬鳩爾、喬·法拉爾三人外一切人都是德·比爾和維恩爾、伯特兩個公司的人。我們參照前表可以看出這個同一的小集團直接支配銀行、鐵道、電報和煤礦並能由他們統制的金融和信託公司支配許多其他公司。最有勢力的報館當中最多數都是在他們的掌握

中。下面粗略的圖正確地描繪出這個形勢。



第十一章 機械和產業疲滯

第一節 產業疲滯的外部現像

所叫做產業疲滯的病狀的主要徵候就是躉賣價格的一般低落，和相隨的零售價格的稍小的低落。產業疲滯的最後原因不管可以是什麼物事，每回價格低落的直接和當前原因必是照以前價格需要與供給不能同等進展。那些人有貨物出售的，能够以他們從前所取得的價格出售一切他們的貨物時，他們不會減低價格。所以任何價格低落的直接有力原因是照以前價格供給過剩的一種現實情況。極小量的供給過剩將使一個企業或全市場內的價格低落，如各企業間的競爭是劇烈的。設若這樣的價格低落迅速地激勵需要，使供給過剩的現像消滅，需要率與供給率在較低的價格水準成爲均等的，那麼，這個情況普通是被稱爲一種『供給過剩的趨勢』。但我們應記憶着這個情況嚴格說來不是一種『趨勢』，但是一種使價格減低的現實上存在的供給過剩量。

在這樣造成的任何價格的低落迅速地激勵起一種相應的需要增加的場合，價格隨着就穩

定了，並且在較低的價格下存在着一種充分的健全的生產現象。

所以價格一般地比五年或十年以前爲低，這個單獨的事實，不是產業疲滯的任何證據。疲滯的產業不單指低落的價格，並且指弛緩的生產：所已生產的超過以最低的有利價格所能出售的數量以上，市場充斥着堆積的貨物，但現時又正生產的在以現存的生產工具所能生產的數量以下。在疲滯的期間，觀面着我們的事實就是表面上生產力的過剩。如果這個過剩僅是勞力，那麼，這可以似是而非地被說明爲因機械對勞力的代換。因爲人們容認採用節省勞力或幫助勞力的機械的最初和當前結果可以是對勞力的需要的減少，即使把製造和修理機械的勞力及分配可出售的增多的生產品的勞力計算到。產業組織中其他一般的經濟所伴隨着的多數新式機械的同時應用可像似說明爲什麼一時期在一國的一切或最多數主要產業內會有一般的勞力過剩現象存在着。這樣的勞力過剩會從『最初效果』的累積活動產生出來。在機械對貨物低廉化的影響有時間來關於刺激消費運用牠們的充分自然的勞力時，一時被代換的勞力會再充分地被利用着；巨那一時，儲蓄的和貯藏在固定資本形式內的過去勞力，會做許多在別種情況下現在人間的

勞力可要做的工作。但在產業的疲滯情況下過剩的資本形式和勞力形式都一樣存在着，這個事實，是可以把那樣的說明完全否定着。在產業疲滯的場合同時存在着生產中兩個原素的過剩現象。勞動家或沒有工作做或不規則地被雇用着，工場和工廠都關閉了或縮短開工的時間，煤和金屬的出產減少了，並且生產縱然弛緩，市場上仍是充斥着不能以對貨物所有人給與最小贏利的價格尋求到買主的未售貨物。此外，在農業、採礦業等等抽取的產業的場合，還有對從前有利地使用着的土地的生產上使用的排除。

第二節 關於生產不足和生產過剩的精確敘述

生產過剩和生產不足這個對偶術語，據一個人視生產為一種狀態或一種歷程，可正確地適用到產業的這種情況上面。疲滯中產業的狀態是生產過剩的狀態——產業體充斥着沒為消費十分迅速提取出的貨物。這個過多損傷了產業體，產業體的機能上活動也弄衰弱了。這樣惹起的產業停滯是正確地被稱為生產不足。

英國經濟學家一般地說，生產過剩的狀態，即資本和勞力過剩的狀態，儘管同時在一兩種

或好幾種產業內發現出來，却不能是一般地適用着的。他們辯論地說着，在一種產業內使用的資本和勞力太多，那麼，在別種產業內使用的必然過少，所以同時不會存在着一般的生產過剩狀態。如果一般的生產過剩不指的是每單獨一個產業被供給着過多的資本，但指的是在那個場合存在着的一種純供給過剩狀態，——即使考慮到在這些產業內過多和在那些產業內過少的情事；那麼，英國經濟學家的這種斷論，不是合於真實的事實，或英國外經濟學家泰斗所言。

第三節 生產力一般地超過消費的需要以上的證明

如果一種產業的疲滯指的是資本和勞力的應用錯誤，使有些產業內應用的過多，別的產業內應用的過少；那麼，在許多場合價格要增高，在許多場合價格也一樣要低落，並且容認的疲滯徵候，即在一切或差不多一切重要產業內同時的價格低落，不會發現出來。最精細地研究疲滯產業現象的學子一致以為這個狀態是資本形式的一般過剩或純過剩。他們還一致認近代機械的莫大發達為這個生產力一般地超過必須維持現時消費的那個生產力以上的體現。

蒲內費爾爵士 (Lord Playfair) 關於這個問題說，「國家或因戰爭被殘破或留存着享有

和平、國家或因保護貿易的障礙孤立着或在自由貿易下處理這些產業，國家或有豐富的產業原料或必須從別國輸入這些原料，這些問題，都無關係；在一切這些殊異的情況下世界上使用機械的國家在同一方面感覺到十五年的疲滯，儘管疲滯的程度有強弱的不同。』他的結論是『生產中所使用機械的改良增加商品的供給到世界目前的需要以上』(“Contemporary Review,” March, 1883)。他爲辯護這個主張引述大陸作家如風·斯塔德尼峙 (A. von Staudnitz)、皮爾麥日 (Piermez)、尤爾斯·達克爾峙 (Jules Duckerts)、納維內耶 (Laveleye)、特拉生斯特爾 (Trasenster)、安勒克 (Annecke) 和 恩革耳 (Engle) 的議論。在美國加洛耳·萊特 (Carroll Wright)、大衛·威爾斯 (Davis Wells) 和 亞金孫 (Atkinson) 最擁護這個說法，以爲這是產業疲滯的惟一說明。加洛耳·德萊特 (Carroll D. Wright)、華盛頓勞動局長，著重地斷言這個事實。『在所關涉的國家（英國、美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的工廠和職工都考慮到的範圍內實存在着一種積極的和著實的生產過剩，並且動力機械如果沒有採用，這個生產過剩不會在比所包含的各國和仰靠牠們的那些國的消費力——需要——還要大些的率度下存在着；換些話說來，動力機

械的生產過剩論理上產生出用這樣機械的助力製造的貨物的生產過剩，並且這個生產過剩代表爲繁榮起見大半仰靠機械產業的那些國家的情況。』(“Report on Industrial Depressions,” Washington, 1886.) 英國「貿易和工業疲滯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同樣地承認生產力的過剩與資本和勞力的應用上僅僅的計算錯誤顯有區別。多數派的報告上對「生產過剩」下的定義就是：「在需要不充分活潑足以對生產人維持着有利價格時商品的生產甚或存在的生產能力。」這個報告確述「這樣一種生產過剩是最近年間產業進程中最爲顯著的形態之一，這個事實可以部份地說明我們現在所遭受的產業疲滯……」(Report, pars. 61-66.) 少數派的報告還更加甚地着重「組織的生產過剩」辯說「商品的需要不是照從前的率度增加着的，我們生產的能力因此超過國內和輸出方面的需要，再者這個生產能力能因更充分地使用現在一部份閑攔的勞力和器具在短時期相當地增大起來」(Report, par. 106.) 博倫達諾說，德國的加特爾好像「準備着一個安全傘足使生產過剩的羅難者能安全地下落到堅實的基礎上。」

威爾斯 (D. A. Wells) 關於產業的幾種部門內生產的機械過剩供給出很多的消息，他視

機械爲產業疲滯的直接原因，這樣的機械在下列的三方面有作用——（1）生產能力的增大，（2）分配方法的改良，（3）豐富的新原料供給的顯露。所以生產比消費更迅速地發展。僅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能够說明最近十二年或十五年間世界商業及使用的夥多物品和工具供給之增加率，遠比世界人口或人口的當前消費能力的並時增加率爲速。』(“Contemporary Review,” July, 1887.)

紡織業內的初期發明，蒸汽力對製造業和交通業的一般應用，兩者在過去百年間產業革命中曾執行敏活的任務。但我們應記憶着：發明的大勢力業已耗盡自己，我們已達到生產力的發展中僅有小增進的時代，這個議論，距真實很遙遠。反之，最近一世代在差不多一切主要的產業技術內，在原料的新供給的顯露中，在產業組織的改善中，有多數發見指示出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在美國這種進步最爲顯著，估計一八八六年前十五年或二十年間，製造業總數如計算一起，以筋肉勞動的代換測量的機械生產力的增加數達到三分之一以上。許多製造業內蒸汽運轉機械和工廠制度的採用都屬於這個世代。在製靴業內的機械勞動替代人手勞動，表明有些種類的貨物增加

百分之八十，其他種類的貨物增加百分之五十。在絲製造業內增加百分之五十，家用製品製造業內有些歷程方面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在許多小的歷程如製板、錫罐、壁紙、肥皂、漆皮、等方面改進的機械生產，就每個勞動者計量起來是有從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三百或以上的增加，然而這些增加，決不是限定到人類筋肉和技能從前執行的歷程中動力的擴張方面。在基本的產業內增加的機械能率還更為顯著。農具製造業內這個增加計算來是從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七十，機械和機械製造業內是從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四十，『金屬和金屬財貨的生產內設立已久的工場，證明出機械會使人間勞力減少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製棉廠內生產力的增加遠比這個增加為大。從一八七〇到一八八四年在大不列顛銑铁的製造增高百分之一百三十一，在世界上其餘的國家增高百分之二百三十七。（“Contemporary Review,” March, 1888）『造船業內相對的勞力替代推算為約四或五對一的比率——即在一定時期今日因機械的使用能够執行用舊日的手工方法能够執行的勞動數量四倍或五倍。』（“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Labour,” Washington, 1886, pp. 80 to 88.）

在英國機械生產力的增加，從一八五〇到一八八五年的期間約略地被估定爲百分之四十；這個估計數，沒有任何理由足以推斷牠是過高。在造船業內較確實的統計是可得手的，牠的進步甚至更爲大些。人間勞動在一八八四年需要來執行一定數量的工作的，與在一八七〇年的比較起來，牠的減少率計算不在百分之七十以下，這大半因蒸汽起重機、穀物昇舉機（升降機）的引入和應用增大及關於操舵、升帆、起錨、吸水、下貨蒸汽力的使用。（D. A. Wells, "Contemporary Review," August, 1887.）在船舶建造業內莫大的經濟也發現着。在一八八三年建築一隻船需費二萬四千鎊，現時能以一萬四千鎊的用費修造好。就船舶的行使說因複式引擎的採用得到的燃料的經濟是極爲巨大。現時海上輸送一噸小麥每英哩尙不要一個法盡（一個法盡等於一個辨士四分之一——譯者）。陸上輸送亦然，燃料的經濟會使載運費大減。『從最近在倫敦和西北部鐵道上的一種實驗說複式機關車載運一噸貨物每英哩祇須燃燒二兩煤』（蒲內費爾爵士在一八八八年三月號 "Contemporary Review," 上關於最近運輸業和製造業的經濟會有許多有趣味的解說。）因蒸汽發動機，因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航路替代舊的好望角航

路航行加速，這莫大地促進了通商。這個航路的整理計算起來實際上毀壞了兩百萬噸船舶。電氣傳達消息的大利便消滅了從前商業狀況所需要的堆棧的廣大組織。這些根本的運輸業的經濟，深深地影響英國的商業和製造業全部，並關於以低減生產費和激勵生產的增加造成價格的一般跌落，不是沒執行重要的任務。

運輸機械的過剩生產，特別是鐵道的過剩生產，當作近代產業疲滯的一種直接原因看來，是執行過重要的任務。近代產業疲滯以一八七三年開頭，一八七八年達到最高點，牠的起源被解說是在——特別是美國和德國——鐵道建築上使用的資本的過度固定化方面，這些鐵道當中許多鐵道在敷設好的時候，也沒有人民來乘坐，也沒有貨物來載運；是在德國在大陸上主張牠的霸權後的狂暴投機方面；是在誇揚的軍備方面，軍備製造業那時從生產的產業中提取非常巨大的勞動數量，並過度重視歐洲各大國納稅人的力量；是在一切歐洲國家的主要產業內生產過剩方面】（“Statistic,” 1879, quoted Bowley, “England’s Foreig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50.）

鮑勒 (Bowley) 指出：十九世紀大鐵道興隆當中每個興隆後，例如約在一八四七年的英國、一八五七和一八七三年前的美國、一八七八的印度、一八七三年的大陸各國，大鐵道興隆後，崩潰都極爲猛烈；因爲建築鐵道的原料是以過高的價格買進的；建築中每週工資是非常高昂；沒有報酬得到手直到全部計畫完成時，這個計畫或者須經許多年纔可告成。」

這個莫大的鐵道企業指示出運輸資本形式的生產過剩和相應的當時消費的節約。換些話說來，英國、德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部份「儲蓄」投置在這些新鐵道中的，是不能生殖的；經濟上牠們不是需要來援助運輸事業，牠們中許多，如牠們的股票的現行價格所證明，留存着差不多毫無用處。如有時有人所提示，在大努力於興辦這樣的偉大企業後，一種崩潰在經濟上是必然的：這個說話，是不真確的。如果一八七三年資本和勞力，在這些大企業內尋求到完全用途時以前的期間，獲得的大收入和高工資，曾充分地使用來增加對商品和提高的消費標準的需要，那麼，麼長久擱置無用的新運輸機械當中許多會需要來幫助貨物的生產以維持提高的消費標準。這個議論固然假定愚昧或欺騙沒引起對投資的錯誤指導。但沒有證據足以說明一八六九到七二年投置

在鐵道企業內的巨額資金能够找尋到更安全、或更有利的投資途徑。所以在經濟上需要來經營生產事業以供給現時穩定的慾望的一切資本會被獲得後，氾濫的「儲蓄」流入投機的公司發起人手中。這樣的儲蓄不是被轉變為安全和有用的投資形式，牠們是決不應企圖作成的「儲蓄」，因為如結果所證明，牠們在商業的必要上沒有經濟的正當理由。

第四節 價格統計所表明近代機械生產與產業疲滯的關係

近代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與產業的疲滯間直接的因果關係，從各別的產業國家的種種產業部門內各變動的一種比較，明白地顯現出來。近代機械和近代貿易方法既有愈高的發達並且愈一般地被應用着，產業的變動所以愈益深刻，愈益持久。大率從事於為大製造國生產食物和原料的較落後的國家間一種比較有時被引述來辯護「高度演進的產業較為穩定」這個議論。但是哲芬 (Giffen) 關於辯說在生產原料的國家內產業的疲滯，比在製造業的國家內常更為兇惡，縱然無疑地是確當不錯 ("Essays in Finance," Vol. I, p. 137, etc.)，却這僅就這些原料生產國說是真實的，這些國為輸出生產原料，並且牠們的貿易以此決定於遠隔的市場上商品需要的變

動，但牠們對於這些市場的運動是很不能計算到或支配着。氣候、疾病和其他自然原因的不規則性，應是農業生產力的變動的一種固常原因。但那些非製造業的國家，絕少仰靠與製造業的國家的通商並大率是自足自給的，必然要保持着很多種類的農業，很多種類的其他原始的產業，並因此比對單獨一種穀物或其他產業較專門化的國家少受或種氣候或其他災害的支配。落後的國家因與先進的產業國通商嚴重地造成的專門化使牠專於生產棉花、或小麥、或羊、或酒，使牠屈服在遠隔和全然不可算定的市場上變動的需要下，張大了自然對牠的生產力加上的不規則性。在高度演進的產業國內不規則的消費和未統制的生產惹起的變動，以恐怖的勢力這樣地反映在產業世界內有較原始的秩序的部份上（在落後的產業國上——譯者）。所以近代機械產業的特徵把自己印刻在以原料營養這個產業的國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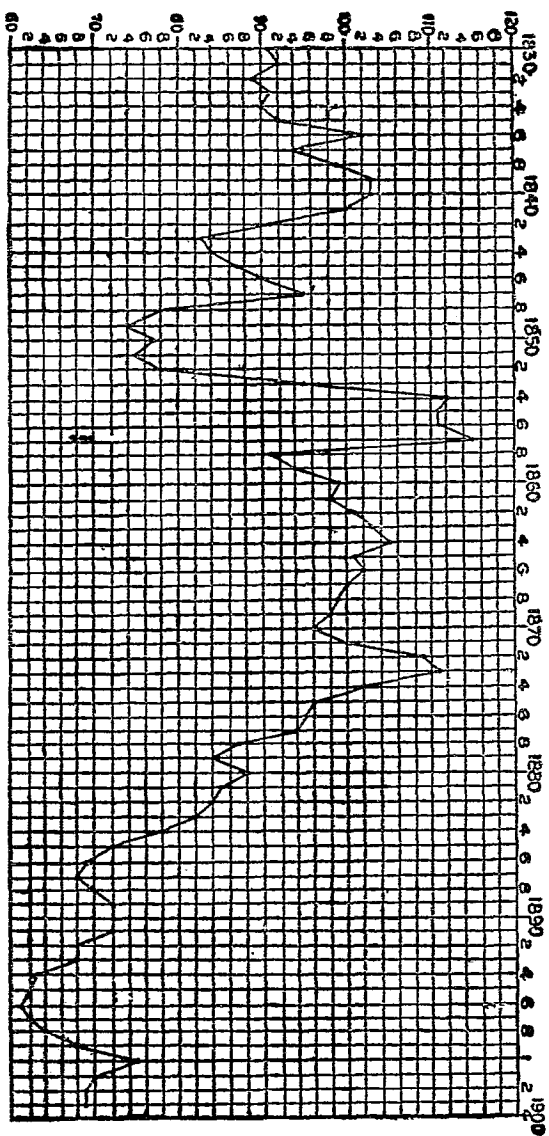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轉而考究較高度演進的社會內——在這些社會內統計供給出較正確的報告——各種產業部門，那麼，我們可很顯明地證實：在關涉着世界市場的範圍內，機械生產和高度組織被應用到的產業內那個變動是極爲急激。躉賣價格變化的一種調查指明出最速、最大的變動是

在織物和礦物材料的價格中發見着的，這些織物和礦物的材料形成我們主要製造業的基礎。如果我們把食物全部的價格變化和穀物價格變化與織物和礦物的價格變化比較起來，那麼，我們將察見特別是在最近三十年間織物和礦物的價格變化是較爲疾速，較爲彰顯。（看下面各圖。）

第五節 在各變化的形式內資本的供給過剩體現出來

我們應明白地了解我們所考究的真正充塞，供給過剩，大率不構成於經機械向前到達消費者的未製或完成狀態下的商品。經濟的診斷有時對於這點混淆不清，認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好像是繼續製造出無限多的貨物超過可能的消費以上。這個診斷是深深地誤解病痛。這個經濟病僅僅在牠的初期階段採取這樣的形式。任何產業內機械的生產力據有利的價格超過需要時，原料爲向前到達消費者所經過的一列歷程轉瞬間變成以供給過剩充塞着的。然而這個充塞不必是極廣大，並不長久繼續增甚。在這些過多的貨物的生產繼續時，縱然牠們的充塞增大，却產業病的最險惡形態尚未顯現出；贏利這時極低，或者企業在虧折的狀況下經營着，但工廠、作場、鑛山、鐵道等等仍積極地活動着；工資這時可是被減少了，但仍有夥多的雇傭（工作——譯者）這個貨

一般商品的平均價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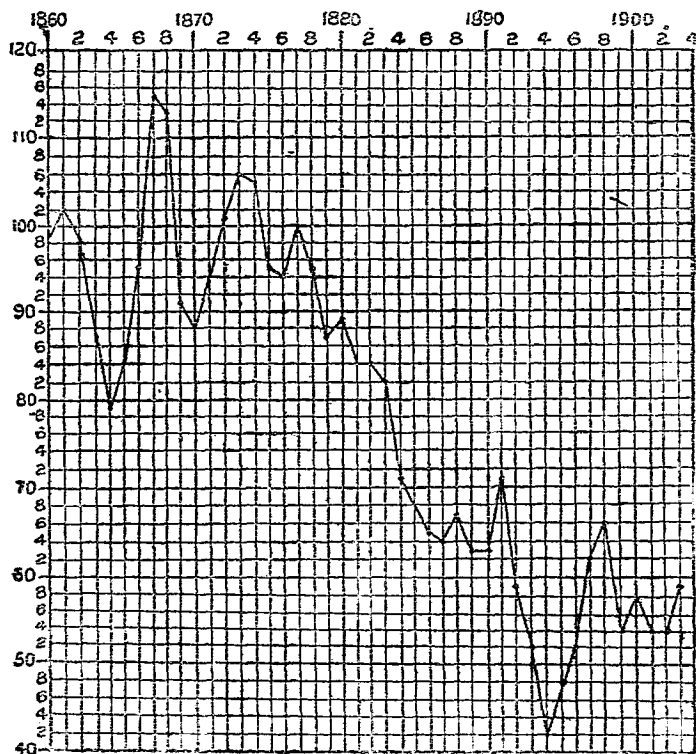


物的充塞阻害產業機械的車輪的運轉，減緩生產率時；弱小的製造業者不能向銀行獲得信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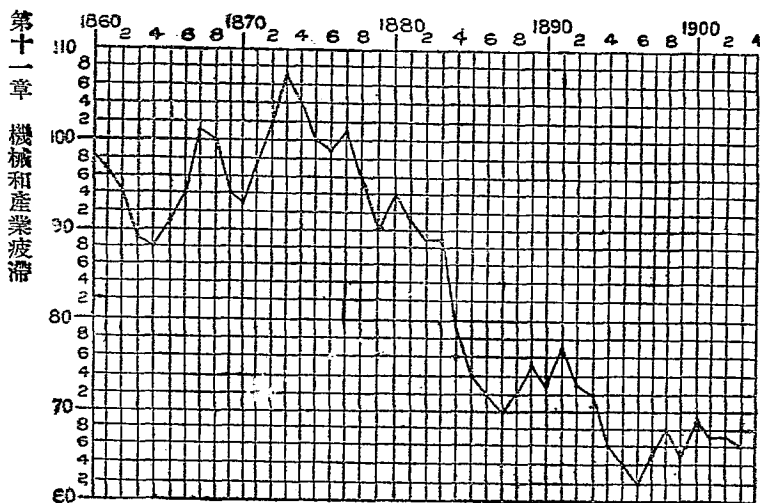
能履行他們的契約，並且崩潰時；強大的公司逼而關閉牠們的工場當中有
 些工場，關閉生產力較差的礦山，縮短工作時間，節省各種形式的勞動時；產業的疲滯纔真取得最持久，最險惡的形態。這樣的情況不是增大的貨物充塞的情況；現存的充塞繼續障礙通商的道路並阻止更多的生產，但沒表示

麥 價

四



一般食物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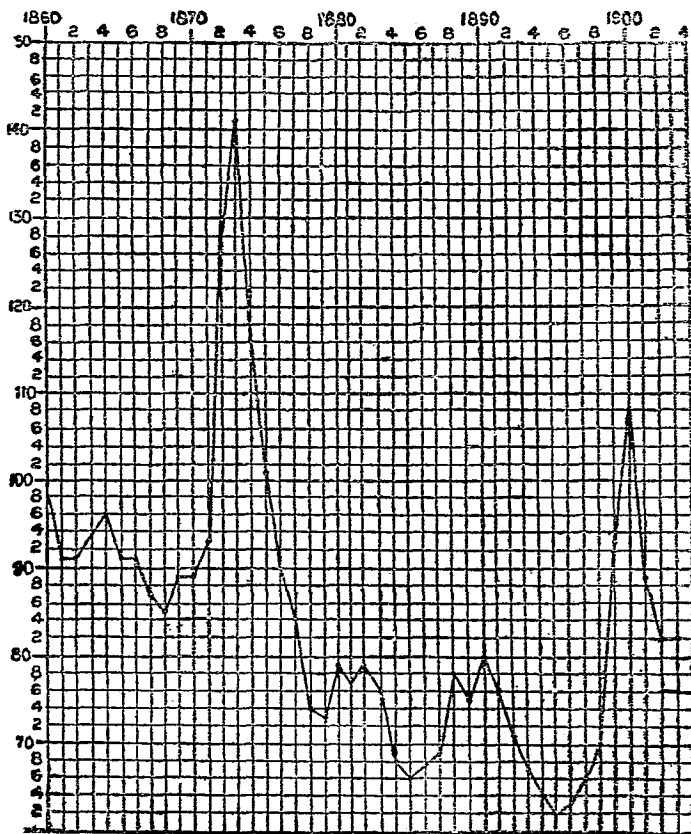
出供給過剩的真正詭難。這時真正的過剩在擱置的機械，關閉的工廠，鑛山停止採掘，船舶和鐵道車輛無所使用等等形態下表現出自已。補助的資本顯示出供給過剩的財貨的堆積，這些資本的擱置又指明出大多數勞動家強制地解雇。機械，被製造並被打算來增加生產的貨物的出產的，與消費的發展比較起來曾過速地增多了。這個機械沒繼續十分使用着，大部份不需要來幫助着生產出能尋找到市場的消費品的數量，並應當必然地擱置不用；這個機械的大部份代表一定數量的無用資本形式，即供給過剩，並且牠的未用的生產

力代表不可比較的多量潛在的貨物供給過剩。經濟的勢力活動着，禁止這個過多的機械繼續使用；如果蔑視這些勢力，把這個機械使用起來，如果這個機械的所有人能够保持牠活動着；那麼，對牠製造出的貨物沒有市場存在着，並且這些貨物也要增漲供給過剩量。

第六節 機械對產業疲滯的經濟關係的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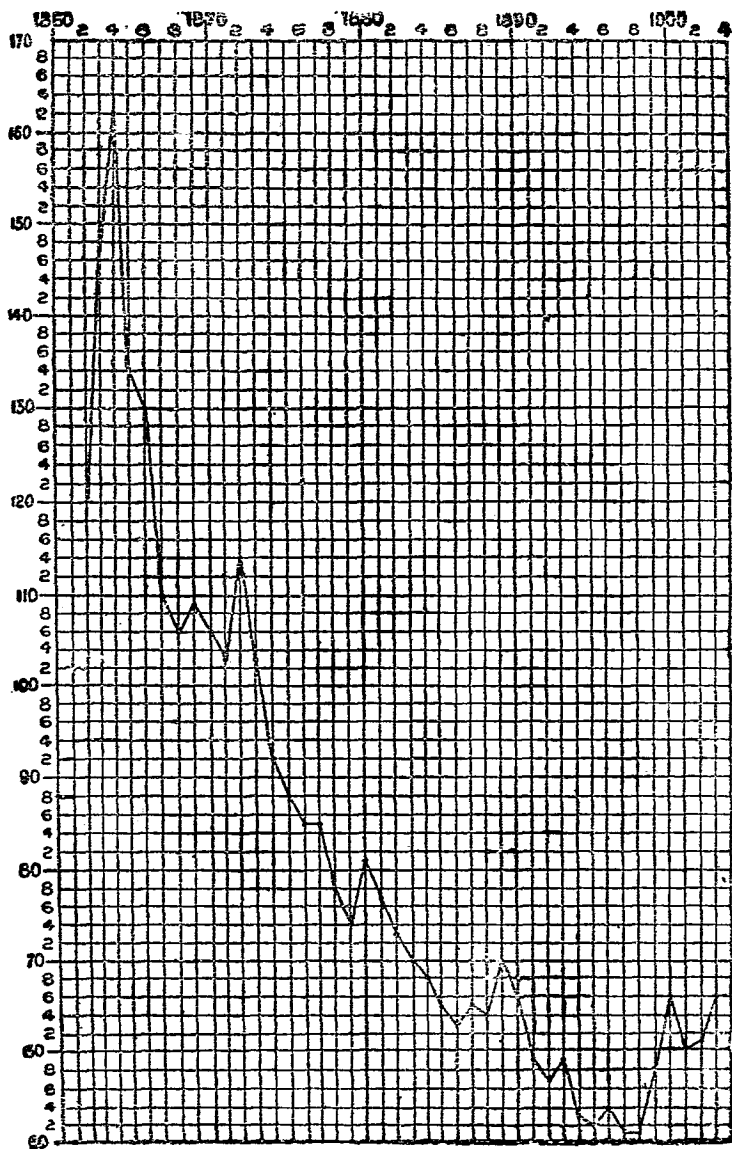
近代機械對商業疲滯的一般關係敘述如下——改良的製造和運輸機械能使愈益多量的原料更迅速地、更低廉地、經過生產的各種歷程。事實上消費者沒有這般迅速地增加他們的消費，也並沒增加到相等的程度。所以生產貨物的向前流去在一個或幾個製造階段中，或在商人的手內，甚或在零賣店裏面，被防遏住。這個生產流的充塞自動地阻止着生產，奪去大量機械和大量勞動的一切用處。價格跌落必然引起的貨幣收入的一般減少，沒因相應的（與價格跌落相應——譯者）販賣擴張得到補償，誘致消費的縮小。在疲滯的產業情況下，市場繼續以未售的貨物被充塞時，僅僅適合疲滯社會的縮減消費的現時生產數量是被維持着的。在商業上潮流轉向前，現時生產甚至低落到現時消費水準以下，以此讓充塞機械的夥多貨物漸次走入消費的路道中。在使

礦 產 品 價



價格低下的
 充塞滅除後，
 價格開始上
 升，需要在產
 業的每個部
 份都愈要現
 出一種活氣，
 並且我們看
 見產業恢復
 的通常徵象。

織物價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四

八十二

這是紛擾的期間，商業世界內顯露出的大現像的一種確切敘述。在這個疾病是極兇險，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活動極萎靡時，我們看見因一定數量的供給過剩的壓力引起的機能的生產不足情態，並還看見相應的消費不足情態。

第七節 當作根本弊害的消費不足

這樣，機械是被述說為產業上病患的有力原因，但這個真正的責任沒放置在新機械發明人或製造業者的肩頭上，祇是在消費者的肩頭上。

產業疲滯的根本弊害就是消費不足。如果一定數量的資本和勞力同時在一切或最多數產業內擱置不用，那麼，為什麼牠們留存着不使用，其惟一可能有的原因就是對於牠們能以協作生產的貨物現時不需要。

英國經濟學家，其中最多數從斯愛（J. B. Say）那時以後否認人們在產業疲滯中看見存在着的一般供給過剩的狀況之可能性，他們喜歡臆斷：一般供給過剩的事件不會存在着，因每個生產的人創造出相應的消費力。他們主張：機械或任何資本形式都不會是太多，如果有與牠們協作

的勞力存在着；這個被說是過剩的機械，設使被使用着，那麼，某個人將有消費所生產的任何什麼的權力，並且我們既知道人類的慾望是不會有鑿足的，所生產的決不會是太多。這個粗疏和淺薄的議論，從亞當斯密和麥克苦樂（McCulloch）的著述有廣大流傳的，在他們後的經濟學家，不幸毫不考究牠是否與產業上事實相符合，就囿囿地對牠信從。既然一切商務都最後被分解為商品對商品的交換，那麼，每種生產增加指明出相應的消費能力的增加。既然在每個社會內存在着許多未滿足的慾望，那麼，關於每種能生產出的物事也必同等地存在着消費的欲求。但在「供給過剩是不能有的」這個假說內包含着錯誤，是臆斷消費的能力和消費的欲求在同一人中必然並存着。

如果因機械的增大的使用棉織物充斥着；那麼，在一方面紡績者和製造業者有能力來消費所生產的，別一方面在俄羅斯或倫敦東部，——甚至在曼切斯特——一羣困餓、衣服襤褸的人們可以有要消費這些貨物的欲求。但這後一種人既然不是那些紡績者和製造業者所願意消費或持有的任何物事之所有主，那麼，商品對商品的交換不會發生。但有人要說，如果蘭加州生產人願

意消費任何物事，那麼，那些生產這個願欲的物品的人們將有能力並或者有欲求來消費更多的棉織物，或無論如何有欲求來消費其他既有能力又有欲求來消費棉織物的人們所生產的某種物品。這樣麼，有人又要說，商品對商品的迂回交換必然發生出來。這個答覆在「蘭加州生產人願意消費他們所生產貨物的等價物」這個假定上是真確的。但我們且推想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人類慾望既然沒有壓足，每個有消費能力的人必願意消費，這個回答，是不適當的。消費的欲求，爲着關於穩定地維持着產業能有作用，應是要「現時」消費的欲求，要繼續不斷地消費的欲求，要在與消費能力相應合的程度內消費的欲求。

我們且拿蘭加州的產業做一個實證的事例。顯然，如果紡織者、製造業者和他們的職工增加自己的棉製品消費量，使與每次出產增加相應合，那麼，在蘭加州產業內資本和勞力不會是過多的。

但他們設使不這樣做；那麼，他們祇能因勸誘別人增加自己的棉製品消費量，維持着他們資本和勞力的使用。他們怎能這樣做呢？如果蘭加州雇主和職工，不欲消費更多的棉製品，願消費並

實際上消費更多的鐵貨、家屋、酒類等等；那麼，這些物品的增大的消費，因使牠們價格的升高，以此刺激牠們的生產並把更大的易中權分配在從事生產這些鐵貨、家屋、酒類等等物品的資本家和職工間，能使這些資本家和職工消費更多的棉製品，並且他們如願意這樣做，他們有力的需要將維持住蘭加州產業內使用的新資本和新勞力。

但是蘭加州資本家和職工如不採取這種行徑，既不欲消費棉製品也不欲消費其他物品，祇單單『儲蓄』着，設置着更多的工場，並準備着生產更多的棉紗和棉布；那麼，他們轉瞬間就會發見他們企圖實行必不能實行的事件。他們的新資本及與新資本相結合的新勞力能被使用着，如果他們或別人將增加棉製品的消費量。他們自己在假定上不這樣做，並且這些從事創設新工場等等的資本家和職工即使承諾這樣做，這也不過延長那個困難，如果我們不以爲新工場會繼續設立與修建這些工場的人們關於需求更多的棉製品會繼續使用他們的贏利和工資全部——這樣繼續的使用是不合事理的。總之，棉業資本家和職工僅能實行這種儲蓄並準備使用增大的資本和勞力，如果那些從事設置並運用新工場的人們關於需求更多的棉製品會耗去他們一切

的收入，或其他的人們要減少他們迄至那時所儲蓄的收入的部分並要使用這個收入來增大他們對棉製品的需要。

如果同一的動機，引誘蘭加州資本家和工人不肯以生產的增加率增加他們現在的消費的，是一般地有作用；那麼，資本和勞力顯然會擱置着無所使用，因那些能够消費自己所生產的人們不願意消費，祇願意延遲消費——即儲蓄。

第八節 「儲蓄」的經濟的分析

經濟學作家很少注意「儲蓄」的進程。哲望斯顯然主張多餘的食物和其他必需的消費品，不問牠們是在誰的手中，都構成一定時期一個社會內惟一真正的資本基礎。雪德維克 (Stickswick) 也主張一切「儲蓄」首先是「食料」。從下面的例子看來這不是實際的事例：——一個自給的人每日爲自己每日的消費生產一定數量的食物等等，這個數量以數字十代表牠。假設其中之五是必要的消費，其餘的五是過剩的消費。這個人，以原始工具操作的，發見一個會大促進他的生產的器具，但需四日的勞動纔可把牠做成。在這樣的場合有可選擇的三種方法擺在他的面前。

他關於生產他的從前極端必需的消費部份五，可用去他的工作日一半，將其餘一半專用來做這個新器具，八日可做成。或者他可以增長他的工作日四分之一，以這個額外的時間做他的新器具，十六日可做成。或者最後，他可以繼續如從前樣生產消費的貨物，但祇消費一半，保存其他一半，直到八日他有一種貯蓄足使他繼續專心做新器具四日。如果他採用第一種方法，那麼，他單單改變了他的生產的性質，以工作日的一部份生產將來的貨物，不生產現時消費的貨物。如果採用第二種方法，那麼，他以額外的勞力創造將來的貨物。如果採用第三種方法，那麼，儲蓄或新「資本」纔採取食物作牠的最初形態。在同樣的方法下面一個社會謀採用需要新設備的較「迂迴的」生產方法或謀把一系列新的生產歷程放置在產業的領域內來滿足或種新慾望的，可以「儲蓄」食物等等，或以一時改變牠的生產的性質，或以額外的勞動完成牠的目的。所以新資本，從個人的觀點或社會的觀點說來，都可以採取食物或任何別的物质形式作牠的最初形態。

既然「儲蓄」不必一定要採取食物或任何可立即消費的物品的形態；那麼，亞當斯密和彌勒（J. S. Mill）是顯然錯誤了，在他們差不多以同一的術語主張「每年所儲蓄的就是如每年

所耗用的樣規則地被消費着，並差不多還在同一的時間被消費着；但這是被另一類的人們消費着。』〔原富，p. 1491, McCulloch.〕『每種生產的事物都是被消費的；所儲蓄的就是被說是所耗用的，並且儲蓄與耗用是十分同樣迅速。』〔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 Chap. V, Sec. 6.〕所儲蓄的是必然被消費的，並且如所耗用的樣迅速地被消費着的時候。儲蓄與耗用的對語表示這些作家和信從他們的最多數英國經濟學家都被欺蒙着了，因他們視『儲蓄』與貨幣有干係，沒充分根究把貨幣存放在銀行的金融形態。

我們如果更精密地分析儲蓄，那麼，我們將察見：除在上文所舉例證中簡單場合之一而外，即在『儲蓄』包含防止可消費的貨物供現時消費的意味的場合而外，在一個複雜的產業社會內，每種儲蓄的行爲有創造根本上不能供現時消費的資本形式——即將來的或生產的貨物——或使這樣資本形式被創造出來的意義。

一個產業社會中每個份子取得當作這樣價值的市場上同等物的貨幣收入，這樣價值是他所有的生產之必要物，土地、資本、勞力、創造的貨物和勞務中的價值。說到當作收入被給付的每一

金鎊，有同等數量的物質或非物質財富業已創造出來。

假設甲是生產的一種必要物的所有主，每週被給付十鎊，每年取得五百鎊的收入。在每次收受十鎊前，他曾使這樣一種數量的財富發生出來，這個財富，如是物質的貨物，仍會或不會存在着，如是勞務，那就業被消費。顯然，甲每週可以消費值十鎊的貨物和勞務，沒影響着公共財富的一般情況。但甲每週祇決定消費值五鎊的貨物和勞務，把其餘五鎊存放在銀行裏面。這個值五鎊的貨物和勞務，甲可以消費但不肯消費的，成爲什麼形態呢？牠們在甲有代表牠們的「儲蓄」的貨幣的債權時必然繼續存在着呢；如果這樣，那是在什麼形態下呢？換些話說來，在貨幣收入被說是儲蓄着的時候，商業世界內實際上出現了什麼，在甲把當作「儲蓄」的收入一部份存放在銀行裏面的金融上事實的背後站着什麼產業上事實呢？

對於這個問題可有幾種回答。

(1) 乙、浪蕩的土地或資本所有人，願意生活超出收入以上，會以他的財產作抵押，向銀行借入甲所每次存放的五鎊。在這樣的場合乙耗用甲所可耗用的；乙的財產（或者是從前的儲蓄移

轉到甲的手中。從個人方面說甲完成了有形財產所代表的一種「儲蓄」，但從社會方面說沒有任何實際的或表面的儲蓄會發生出來。

(2) 丙、一個欺騙的公司發起人，可因虛構事實握得甲儲蓄的貨幣，並可為自己的享受耗用這宗貨幣，消費甲可以消費的貨物和勞務並對甲給與表示甲的儲蓄的「紙」股票。在這個場合從個人方面說甲沒完成任何的儲蓄。

從社會的觀點說也沒有任何實際儲蓄（甲沒消費，丙消費了）存在着，但在「股票」有市場價格時，一種外表的儲蓄是存在着的。甲貸出金錢給政府來耗用在戰爭上，這樣完成的「儲蓄」也屬於那個範疇。從社會的觀點說沒有什麼儲蓄存在着（如這個戰爭不被推想為要產生出富或抵押物的財產），但甲的紙債票代表他個人的儲蓄。甲所「儲蓄」的恰正與這個社會在牠的團體能力方面所耗用的相均衡，甲在社會的財產上取得一種抵當權。（羅卑爾晟（Robertson）的“Fallaey of Saving”上關於「紙儲蓄」的性質有精透的分析。Sorenschein.）

(3) 丁和戊，製造業者或貿易者，從事生產甲習於在着手儲蓄前以他的五鎊購買的奢侈品，

發見他們每週的進項減少並降落到金融上困厄的地位，把他們的生產設備和股票抵押給甲，借入甲的儲蓄來繼續他們的企業活動。在他們因甲的金錢援助能夠繼續生產時，假設那個社會的其他份子的儲蓄與耗用間關係留存着沒有改變，那麼，他們所生產的就是供給過剩，不需要來供給現時的消費。這個供給過剩就是甲的『儲蓄』的物質上表現。在關涉着實際資本的範圍內實際資本沒因甲的儲蓄行為有任何增加，較切適地說來還有減少；因為甲的行為既使社會方面奢侈品的消費有純的減少，在生產奢侈品各種歷程內所使用的資本的『價值』在社會上必然低落，沒各種價值的任何其他增大補償着牠。但因甲的儲蓄有新的資本形式存在着，這些形式具備了資本的外表，儘管實際上是『供給過剩』。這些空虛的形式表現甲的儲蓄。固然，甲因充分認知那些事實，對丁和戊貸與數目祇限於他們抵押的資本的實際價值。當這個最高點（據那個資本的實際價值貸與的數目——譯者。）達到時，丁和戊不能再得到任何借款，他們的股票和生產設備就移轉到甲的手中。從社會的觀點說甲的行為會使資本的多數物質形式創造出來，這些形式在社會的生產與消費間現存的關係繼續着的時候祇不過是供給過剩罷了。

(4) 甲可以在擔保的條件下移轉他的每週五鎊給己。己以購買獲得甲所不肯消費的貨物，並可以使用牠們（或別種物質形式的同等物）做更多的生產的資本。如果己能用這筆資本幫助着生產出這樣的貨物，對這些貨物有增大的消費存在着，這些貨物或引起並滿足某種新慾望，那麼，甲的行爲從社會觀點說會產生出「儲蓄」——即實際資本會有增加；資本的形式在別種情況下被說是供給過剩的，因一般消費的增加具有經濟的活氣。甲棄卻的貨物和勞務，是否能夠變成有效資本，這個疑問，沒有實際困難從牠發生出來。甲所棄卻的物事是奢侈的消費物品和勞務。甲用下述的方法能變更牠們使成爲有效資本——他打算此後僅消費他的收入一半，慎重地使用其餘一半即構成他的收入的生產必要物來把額外的生產設備和機械等等投置在或種產業內。他自己這樣做或勸誘己這樣做，是沒有差別的；這是會要做的。在這種情況下，甲因創立新的有用資本形式，能夠實現他的儲蓄目的，假設一般的消費有增加。從社會的觀點說來，這些就是甲的儲蓄之四種可能有的結果——

(1) 沒有。

(2) 虛假的或「紙面上」的儲蓄。

(3) 資本形式的供給過剩。

(4) 實際資本的增加。

所以每種行為從社會觀點說在近代產業社會是儲蓄行為並不僅是從這個人移轉到那個人的「耗用」的，顯然含有這樣一種貨物形式的生產的意義在裏面，這種形式就牠的性質和地位說，不能供現時的消費。

「儲蓄」的這樣分析證明了彌勒所說的兩重錯誤，他說，「每種生產的事物都是被消費的，所儲蓄的就是被說是耗用的；並且儲蓄與耗用是十分同樣迅速。」第一，因表明出「儲蓄」從社會的觀點說一般指的是生產不能供現時消費的或種物事，這證實即使所「儲蓄」的是被消費的，這不是如所被耗用的樣那般迅速地被消費着。彌勒似乎以為所「儲蓄」的必然是食物、衣服和所叫做完成品，因「儲蓄」在他看來不是一種歷程，祇單是不肯購買的一種消極行為。一個會「儲蓄」的人，因支配着他可轉讓給勞動家做真實工資的多餘的食物等等，像似推想一個儲蓄

的社會在這種形式內有牠的儲蓄。我們察見這不是實際的事例。甚至在原始的社會內多餘的食物是儲蓄可採取的最初形式的場合，這個食物不會即在牠可利用來供消費的時候就被消費，這還是屬於儲蓄的行爲。總之，彌勒的見解就是儲蓄應必然指的是更多的食物、衣服、等等的一種貯藏，這些貯藏的物事終竟沒貯藏着，但移轉給別人去消費。彌勒沒察見一個從與個人觀點對立的社會觀點說儲蓄的人，必然生產出他和任何別人都立刻消費的或種物事——即蒸汽引擎、革片、店舖貨物。一種『儲蓄』僅僅是從甲移轉到乙的耗用的，從甲和乙所隸屬的社會的觀點說，顯然不是儲蓄。如果甲被說是儲蓄的，對製造在別種情況下不會製造出來的機械的乙給付工資，那麼，在這個機械被製造時或種物事是被儲蓄着，在被製造前卻是沒儲蓄着。

儘管彌勒在他的著作第一卷第五章不像似視增大的生產設備、機械、等等爲『儲蓄』，但較切適地說來不像似視爲儲蓄可被交換的一些物事(Chap. V. § 5.)，卻儲蓄的更通常的經濟見解，把儲蓄的部份在生產設備和原料等等內體現出來，並以爲這些物事在製成品內的耗用爲一種『消費』。但儘管就產業的慣例說棉紗、等等在被耗用時是被消費着；卻關於機械不是這般樣

的，任何企業家也不容認他的『資本』因機械的損耗被消費了，並按期被『儲蓄』替換着。資本的特殊物質上體現物的損耗，是被『一種從產業或經濟的意義說不是儲蓄的歷程』自動地修復着。製造業者決不認在現存生產設備的維持上所使費的爲『儲蓄』；他只把投置在增多的生產設備中的使費算爲『儲蓄』。經濟學家應明白地認知資本和儲蓄的這個企業形態與牠們的科學的形態還是相符合的。所以我們察見『儲蓄』是絕對適用到這樣增大的生產設備和生產貨物的生產方面，這樣的生產日後要生產出增大的消費品作物，如果社會正願意消費牠們。『儲蓄』是延遲的消費——即不是適宜於現在直接消費的商品生產，是將來貨物的生產即牠們的種種生產階段內原料、機械和生產設備的生產。

第九節 儲蓄需要將來的消費增加

事實上有兩種判然各別的動機誘引個人繼續消費，一種就是消費的欲求，另一種就是儲蓄的欲求——即延遲消費。後一種的欲求也可說是真正包含着一種在未定的將來時期消費儲蓄的結果的欲求，但牠們（儲蓄物——譯者）的生產的動機在現時是一種減少社會現在消費量

和增加延期的消費量的欲求。

這個理由就是對於彌勒的這個惟一語句的解答，這個語句有時被人們利用來完全駁斥一種現存的供給過剩狀態的議論。「這個錯誤是在沒察知：一切有一種等價物來給與的人們，儘管「可」充分地被供備着他們所願欲的每種可想像到的物品；卻他們繼續對生產有所添加，這個事實，證明這樣的供備不是實際的事例。」(Bk. III, Chap. XIV, § 3.) 在這樣的場合或消費所生產的或消費牠的等價物的現時欲求被推定為能引起個人生產的惟一動機。人們繼續生產，這個事實，視為這樣的證據，即他們沒「充分地被供備他們所願欲的每種可想像到的物品。」如果這種說法是真實的，那麼，這將是對供給過剩這個觀念的一個最後的、決定的、駁斥。但儲蓄如指的是延期的消費，並且儲蓄的欲求和消費的欲求如是生產的「真實原因」，那麼，繼續的生產這個事實，沒證明出這樣的生產應當被需要來供給為消費所欲求的物品。最後，某一個人將承諾消費所生產的，這個信念，支持着「一個儲蓄人」的繼續的生產；但如我們刻下所將察見，一個競爭的生產人相信他能為他的貨物獲得一個市場，這即便有事實證明為確當時也不能保證全產業

內不會有生產過剩的事實發生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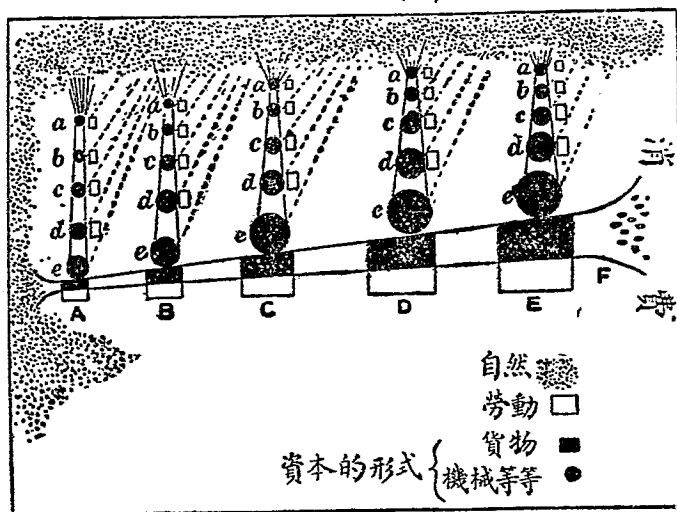
所以那些在現時有消費能力的人們，如果願意延遲他們的消費，那麼，他們會不肯需要消費的貨物，並會使生產貨物過剩的現象發生出來。

第十節 產業有機體內各部份的數量上關係

下圖可用來更明白地指示出消費和儲蓄的數量上不協調，這個不協調構成消費不足，並在機械和生產貨物的過多中顯現出自己來。

A. B. C. D. E. 各點代表五種階段，從自然獲得的原料由這些階段向前達到消費者的效用的地點。這五個階段代表生產中五個主要的歷程——抽取歷程、運輸歷程、製造歷程、躉賣歷程和零賣歷程。在▷點抽取的原料，小麥、皮、鐵、木材、棉花等等，從地球上各種地方得到的，大量地收集在牠們經受種種性質上和形式上的變化的地方；然後牠們被躉賣商人和零賣商人分配起來，這些商人把牠們移轉給把牠們作麪包、靴、鐵瓶、椅子、汗衫消費的人們。抽取、運輸、製造、分配的階段固然可再分為許多複雜的歷程，例如應用到更精妙地製造的商品的歷史方面那些歷程。但在生產

生產的機構



歷程內每點必位置着一定數量的生產設備和機械，被打算來幫助着在消費的道路上朝前一步推進生產的貨物。在圖上 A. B. C. D. E. 各點繪畫的黑圈表明這個固定資本。但每個機械或工廠建築物或堆棧自身，是這樣的一列階段的最後產物，這列階段構成與生產的主要徑路所指明的那個歷程相類似的一種歷程。機械和生產設備，構成於從自然界抽取的原料的，是被與 A. B. C. D. E. 各點相應的多數生產階段製造成固定資本的完全形式，配置在牠們能對生產的

主流給與適當的動力的處所。在生產設備和機械的生產中每個生產階段需要其他生產設備和機械參入來幫助牠的進行。這些從屬的固定資本形式當中每種形式位置在 a. b. c. d. e 各點的，固然自身有與那些主要形式相類似的歷史。我們在此處無須表明這樣暗示出的產業機構的十分複雜性，因這會引起混淆並不對我們的討論有所裨益。我們認知在 A. B. C. D. E 各點和在垂直線上的 a. b. c. d. e 五點的每一點位置着一定數量的固定資本形式，這些形式在推進從 A 到 B 的數量，從 B 到 C 的數量，以及其他同樣的行程的工作歷程中逐漸損耗；這就足够了。如果我們轉而論述 B 這個點，在這點貨物從生產的機構流入以提取牠們的「效用或利便」毀滅牠們的消費者手中；那麼，我們將在貨物從產業機構流出的狀況中發見這個機構全部的活動的動力和節制者。

我們現單拿製靴業這個產業做說明的例子。消費者在零售商店購買的並在 B 這個點從機構中取出的多數長靴和靴，決定零賣人從躉賣商需求並取去靴的率度，假設——為簡單化起見——一切商店主都由中間商人的媒介與製造業者做交易。如果零賣人在一定的時期售賣的數

目增加了，那麼，他們對商人增大他們的需求；如果售賣的數目降低了，那麼，他們就減少他們的需
求。零賣商人在通常狀況下存積的貨物數量會被消費者的需要規定着。（但小零賣商的存貨不
會在一切場合與一切種類貨物的總售賣量有比例的變動。一個小商店主，爲保持他的信用和維
繫他的顧客起見常須存積少量的需求稀少的各種樣貨物。如果他幾許較迅速地售出牠們，他也
不在任何特定的時候必然增添他的現貨。）這樣麼，靴子從D到B的流動和任何一定時在B點的
的靴子數量被消費者的需要決定着——這就是說被消費的數量和速度決定着。如果因計算錯
誤，很多的靴子滯留在零賣商店裏面，超過必須滿足現時消費的數量以上，又或從D到B的流動
比從B的流出爲速；那麼，這個超過被類別爲這些資本形式的一種供給過剩。恰正如消費者的需
要決定滯留在B和從D流出到B的靴子數量似的，零賣商人的需要決定在任何時候構成在B
點的商人存積品的靴子數量，並決定這些商人對在C點的製造業者發出的訂貨單的數目和大
小。同樣的，說到更前的生產歷程；熟皮從「製革業者」的流動和存積的熟皮數量也一樣被製造
業者的需要決定着；獸皮和木皮的運輸和對這些製革材料的需要也被製革業者的需要決定着。

所以在 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存積的數量，和牠們從這點進展到那點的速率在每個場合都決定於次一階段需要的數量。所以靴子的生產中任何時在每點存積的生產貨物的數量及在每點執行的工作數量和給與的雇傭數量，被靴子的消費數量決定着。如果我們知道任何社會內消費者在一定的時候要購買若干靴子，並還知道在生產的各點產業技術的狀況；那麼，我們將能確切地察知靴子的生產中在每點必需怎樣多的存積量和怎樣多的補助資本。在任何一定的時候 E 這點指明的消費流，決定在 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經濟上需要的每種存積品和生產設備的數量。凡所適用到製靴業方面的，也適用到一般的產業方面。假設一個社會內消費率或消費量為若干，那麼，我們就可以確切地決定在現存的產業狀況下需要來維持這個消費品的流動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任何存積量超過這個數目的，顯然是浪費的資本形式或供給過剩。所以，這三點是 A. B. C. D. E 各點的數量上節制者。（E 這點一樣地決定在從每個垂直線下降的 a. b. c. d. 各點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因為在這幾點的每點對機械和生產設備的生產的需要是從在 A. B. C. D. E 各點的需要發生出來的。所以貨物上流到這些水道內，儘管牠們的流動較為緩慢

「因在主要的水道中僅貨物流出，固定資本經受較慢的『損耗』」，卻同等地被在 \rightarrow 點的消费決定着，並同等地從在 \rightarrow 點的消费發生出來。機構的全部動力在 \rightarrow 點產生出來，並且在零賣店櫃台上所給付金錢的流，在牠從 \rightarrow 點向 \rightarrow 點逆行而前時，供給在每點的必要刺激，驅使貨物前進到牠們的行程上次一階段。這個說明的正確性，不因近代產業的投機性質有所損傷。投機的商業家或製造業者，可在D點或O點設置企業，並準備存積物和機械來開始經營；但他們如沒靚面或創造消費者的增大的需要，那麼，他們的資本是無效用的，不然，他們對於這個企業的經營如有成功，那麼，這犧牲了這個產業內其他經營者，並且他們的資本，因其他經營者的資本消失效用，被造成為生產的。

第十一節 資本和消費內數量上關係

此處所主張的真理，即在A. B. C. D. E各差別點個別地需要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與集合地需要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間存在着一種正確的數量關係，及在每點經濟上有效用的數量（存積和生產設備的數量——譯者）被現時消費的數量決定着，會像似自明的。但這個真理

縱然決沒明白地被否認過，卻從這個真理的認識引出的重要結果被關繫資本的幾個概念和辭句遮蒙着並迷暗着，這些概念和辭句是許多英國經濟學家所認可的。

這些錯誤當中主要錯誤，就是製造資本這個名詞的定義來排斥經濟手段的生產貨物和機械與經濟目的的消費貨物間明白的區別。在一個資本的定義，包含任何種類的消費貨物的，被採用的時候；有兩個結果發生出來。第一結果就是在商業心理方面有不可整理的混亂；因為在商業上每種物事形成商業公司的存積物或生產設備的，都是資本，任何物事沒形成這樣的存積物或生產設備的部份的，都不是資本。第二結果就是把生產的勞動者所有的食物或任何其他消費的貨物包括在資本裏面，拋棄了當作經濟目的和生產代換的消費的觀念。

如果我們信從奔姆·保爾克和奧地利派經濟學家，斷然排斥把勞動者的消費品包括在資本內的主張（Böhm-Bawerk,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p. 67. 關於英國經濟學家間意見上的衝突，看附錄第一。柯薩 [Cossa] 責難把勞工的消費品包括在資本裏面的議論，以為這是『英國經濟學家著聞地獨有的錯誤概念的那些著名混淆之一』["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p. 360] 那麼，我們就有這樣一個資本概念，這個概念立刻與商業家的普遍概念相一致，並使我們明悉資本與消費間的重大關係。我們現在看見，產業機構中在每點的存積物和生產設備的形式，的資本從牠對消費這個經濟目的的貢獻得到牠的用處和價值，並牠的數量決定於消費的數量。我們會察見對商品的需要是在每個產業階段的資本數量的真實和準確決定者。所以這個需要是財富總量的決定者，財富能活動着做任何一定時產業社會內有用的資本形式。存積物和生產設備，構成在 A. B. C. D. E 各點的物質的資本形式的，牠們的總量應在產業的一種適當地被配置的狀態下對各點所指示的消費有一種正確的數量關係。如果各點增大，那麼，在 A. B. C. D. E 各點的資本形式的數量可個別地、集合地、增大；如果各點減少，那麼，在每點的有用的資本形式也要減少。既然我們會察見儲蓄的惟一目的從社會觀點說是在把新資本形式放置在 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上，那麼，有用儲蓄的數量顯然被消費率限制着，或顯然金融上被『耗用』量限制着。在一個社會的一般生產力有一種改善的場合，僅這個增大的生產力之一定的部份能經濟地被適用到『儲蓄』方面；一個適當的部份應拿來增大耗用並一般地提高消費。

第十二節 社會內儲蓄的經濟上限制

這個說法，除開這樣的一些人外，是難得有爭論的，這些人仍信從彌勒，主張除開所必需支持勞動者的能率而外現時生產全部能够被『儲蓄』着，這樣一種學說，甚至彌勒僅能以容認從一種儲蓄的企圖發生出的增大的儲蓄會採取該勞動者所消費的奢侈品的形態——這就是說決不會是『儲蓄』但祇是從一個階級的『耗用』轉移為另一個階級的『耗用』——維持牠的！時的虛浮價值。（“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k. I. Chap. V, § 3; 又參看 Bk. III, Chap. XIV. § 3.）如果資本是限於商業上的資本，『儲蓄』是限於這些資本形式的設置；那麼，沒有人會否認一個社會內，在一定的時候所能有效地實行的『儲蓄』數量決定於消費的實行率，或否認這樣儲蓄的任何暫時的增加必是因將來消費率的相應的增加被說是正當的。（我們應注意將來消費數量的增加不必然補償儲蓄和耗用的均衡的一種攪亂，因為『將來』所得的增大率』必須為補償起見被耗用着。）

這是會一般地被承認着。但有一些人，仍反對『生產制限並決定消費恰若消費制限並決定

生產」這個理論，並且又似乎主張現在儲蓄的任何增加及因此發生的積存物和生產設備的增加有一種經濟勢力來強迫將來消費的相應的升高，這個相應的升高將證明儲蓄是正當的。他們這樣地辯說，抵觸了這個事實，即使用機械的國家內在平常的產業狀況下存在着的機械和勞力超過能充分地被使用着的範圍以外，並僅僅在每個十年間很短的時期內近代機械的全部生產力能夠充分地被使用着，儘管這樣的「放血」日漸增甚，這樣的放血是過剩的儲蓄因泡沫公司的詭詐所容易遭受的（這就是說公衆投資者的過剩儲蓄投入泡沫公司的，因股票跌落或變成廢紙，減少了或消失了——譯者），在這樣的放血狀況下受欺者完成的「儲蓄」被欺騙者的「耗用」抵消了。他們忽視「所謂增大的儲蓄刺激起增大的消費的能力沒發生作用」這個事實，仍主張「儲蓄」不能是過多的，因近代產業的趨勢是使生產在牠的方法上日更「迂迴」，以此對資本形式的時時增大的數量供備可被使用的範圍。

在近代機械下我們看見這些直接和從屬歷程的數目時有增加，這些歷程是與推進任何種類的商品達到完成的狀態相關聯着的。生產的勞力和資本當中愈大的部份不僅被使用在直接

的水平線上，並還使用在代表從屬機械的製造的各垂直線上。日多的儲蓄可保存在以機械製造機械的形態內，可保存在以這些被製造的機械製造別一些機械的形態內；所以「儲蓄」將在消費中產生出果實的期間可無限地擴展。

在港灣的建築中，在土地的灌溉中，在科學器械的創造中，及有永續性質和間接效用的其他事業的建設內貯存的勞力和設定的資本當中有些，不可以巨幾世紀在消費的貨物內表現出來。（這就是說那些資本和勞力當中有些可巨幾世紀仍保存着。——譯者）假設承認這個說法，那就可質問，任何限制能被加在現時「儲蓄」和牠在各資本形式內的存積呢，如果那些形式在對十分遠隔的未來有適當考慮的狀況下被選擇出來？這個質問的答覆就是僅在兩種條件下無限大的現時「儲蓄」量能被證明為正當的。第一條件就是這個儲蓄內無限制的部份能存積在實際上不可毀壞的形式裏面；第二條件就是我們現在的遠識能使我們預測在遠隔的未來將盛行的生產和消費方法。事實上這兩種條件當中沒有一種存在着。在我們熟知的最爲持久的資本形式裏面，例如在鐵道路線、船塢、灌溉和土地改良的持久的形式裏面，縱然我們存積着許多現時

「儲蓄」，卻這個儲蓄的大部份會被浪費着，如果牠被預定來補助的消費長時期延遲着。（我們應記憶着許多有效用和可供享樂的物品應在牠們終結的歷程內爲當前的消費被生產出來。可毀滅物的「儲蓄」是限定到在牠們的生產中使用的較持久的機械形式的儲蓄方面，或在很少幾個場合限定到原料的貯存方面。所以被叫做「個人勞務」的生產工作的大部份不能先時預定。這些對儲蓄的可能性的制限是重要的。爲下一世代人們的利益實行的任何現在犧牲數量，都不能使他們過一種奢侈的懶惰生活。）再者我們不能多少確切地預知這樣「儲蓄」的全體價值在一世代過去前不因產業方法的變化致於消滅。

現時「儲蓄」從社會觀點說被證明爲正當的，牠的數量是嚴格地被限制着。我們不能預測我們的第二十世代子孫的需要或那時會盛行的產業方法；我們甚至不能知曉是否會有一個第二十世代；在延期的消費中因一切物質的財富形式的可毀滅性，或因除那些想要使用牠們的人們外其他別人對牠們的除去，有某某不可避免的大浪費。再者，我們不相信我們的子孫有過剩財富的享受，不相應地努力從事生產，這是一件好事；我們也不相信我們盡力操作，不有貼近的相應

的享樂，這是一件好事。個人生活的限界正當地要求着個人勤勞的大部份應在個人的生活內產生出效果來。

所以實際的限制施加在這樣儲蓄的數量上，這樣儲蓄因努力與享樂間隔的擴大能有效地被實行着。如正當的期間超過了，危險和浪費那就太大。納斯金（Ruskin）所引證的園藝的類似說是一個健全的理論。（Ruskin, Unto this Last, p. 145）園藝師以適當的留心和蓄的接續犧牲可擴大生產出的莖的長度和花的體積。他可以被說是能無限地這樣做下去，但他如是聰明，他就會知道：不說較早的滿足單位的犧牲，祇是這樣擴大的增甚的危險，也在這個延緩上施加了一種合理的制限。「儲蓄」的部份可以並現是應用來設立晚生果實的財富形式的，不僅因產業技術的各殊發達而有差別，並還因種族的遠識和道德性質而有差別。我們文明的式類既有進步，對複雜奢侈品的需要和供給這些奢侈品的技術也有進步，那麼，「迂迴」的生產方法會愈衆多；對未來世代的人們的注視既有增進，那麼，更多的資本將被投資在為他們產生果實的形式裏面。但現時在任何社會中對於能被應用到這些目的方面的「儲蓄」數量都有一種合理的和必

然的制限存在着。

第二，我們發見：事實上過剩的「儲蓄」超過所被需要來為幫助着滿足現時消費準備必須的資本形式以上，不是被更「迂迴的生產方法」吸收來準備遠隔的將來的消費。這個儲蓄中許多都被使用來增加這些資本形式的數目，這些形式的「存在理由」就是在滿足現時或最近的將來的欲望。紡紗廠、造紙廠、釀酒廠、鐵工場的增加，還比現時消費的發展為速。這個生產機械的增加事實上不能強迫消費相應地增加，使這些新機械形式和現時能運用這些形式的勞動充分地被使用着。

第十三節 對個人儲蓄的可能性沒有任何限制——儲蓄中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衝突

所以人們說生產率決定消費率恰若消費率決定生產率，是不正確的。資本和勞動的現時生產力，建立了一個最高度的限界在現時消費上，但生產力的增加不能充分地發展牠的勢力，使消費有相應地增加。恰如在一个特殊的產業內，例如蘭加州製棉業內，過剩的儲蓄可被應用來設置

這些不能有效地被使用着的工場和機械——因關於牠們的出產物沒有市場——似的，在一般的產業內也是這樣的。人們說蘭加州的產業內資本的膨脹因一種錯誤指導發生出來，這個錯誤指導含有在產業的或種別的部門內資本缺乏的意義在裏面：這是不確實的。在產業的一個疲滯期間產業的每種其他重要部門表現出生產設備過剩，存積物供給過剩，以及勞動雇傭的缺少和不規則三者的同一徵候，儘管這些徵候的程度是不相同的。爲什麼產業界不應時時有這樣一般的不調節，這是沒有任何自明的理由。

人們普遍地承認因愚昧和計算錯誤，過多的新資本常流入某某產業內或某某產業的集團內，過少的新資本流入別的產業內或別的產業集團內；有些產業充塞着新資本，有些又缺乏。一切經濟學家容認暫時的生產過剩是在某某產業範圍內這樣地被招致出來，別的範圍內資本因此沒充分地被投入。他們一樣容認在各種職業間這個資本的錯誤分配包含生產力的純浪費：這是不良的生產經濟。但是在一定的時期從資本應用方面的錯誤指導發生出的這個浪費，如果被容認爲一種自然的事實；那麼，預期不在一組產業與別組產業間，但在一個時期與別一個時期間，資

本的一般錯誤指導可以出現，爲什麼是不合理的？換些話說來，預期儲蓄和投資階級全體關於在一定的期間經濟上能被產業有機體吸收的新資本數量可以受欺騙，是不合理的呢？他們既會這樣受欺騙，不可以被引導着時時努力於在產業的實際狀態下設置超過必要以上的大量新資本在有效事業中來爲將來要發生的消費增加率準備着呢？同一的不完全的知識，同一的短淺的識見，引起一種地方的錯誤指導的，也會引起一時的資本錯誤指導：關於在一個特定的時候經濟上可願欲的儲蓄總量，一些錯誤會發生出來。

『耗用』總量與『儲蓄』總量間實際上存在着的數量上關係沒建立在直接的、精確地被計量的、利己心的任何這樣基礎上，這個基礎會用來保持着恆常的正當均衡，在每個時候喚起恰正經濟上必須促進產業的發展并供備更大的消費的實際需要的儲蓄量。

反之，每個『儲蓄者』的利益在把他的儲蓄放置在他能尋求到的最有利的投資方面，並且他通常意識地努力於尋求這種投資時；他將從他的收入中儲蓄怎樣大一部份，這個質問不是在許多場合都形成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如果每一個人在儲蓄時以銳利的眼光考察他要得到的利

率，利率升騰時增加他的儲蓄，降落時減少儲蓄；那麼，關於我們所察見發現的儲蓄過剩和因此生產過剩，會有一種正當的有效經濟制限存在着。但事實上大多數儲蓄都是一種自動的歷程，以這個歷程超過必須維持習常的階級消費標準以上的過剩的收入部份儲蓄牠們自己。富厚階級的儲蓄當中許多都屬於這類性質。甚至就富厚較遜的階級的儲蓄說其中許多也是並沒注意到利率就被實行着；並且若干種類的儲蓄目的在獲得將來一定量的收入的，實際上被利率的低落刺激着。

這樣麼在關涉着一般收入的範圍內，關於儲蓄對耗用的比率，沒有自動的制限存在着。在某分配的狀況下，富者過剩收入的自動的自我蓄積在儲蓄的總量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樣的狀況下豫期用過剩資本充塞着產業的一種傾向會常出現，這是合理的。我們考究產業的有機體時，看見『儲蓄』對『耗用』的關係的不調整，僅能在一方面傾斜着。如果拿產業社會全體來考察，供給現時消費的儲蓄那就不會是過少；因為要消費率， $\frac{C}{P}$ 的增加比現時生產率的增加為速是不可能的；商店貨物購買的任何增加以提高價格並使更多的貨幣下流到生產的各途徑刺激且

緊張生產的活力，並且現存的生產機械如是不够，那麼，牠就供給一個增加「儲蓄」的動力。在任
何場合一個社會的消費不能比生產爲速。一個個人因用他的資本過生活（耗用他的資本，不生
產或儲蓄任何物事來替代牠——譯者）能够這樣做；一國因以牠的資本過生活，向別國日大借
債，把牠的將來財富抵押給別國，也能一時這樣做。但一個產業社會全體決不能以牠的資本過生
活，並從消費這個名詞的確實意義說決不能「耗用過多。」這個說明需要單獨一種制限。儘管一
個社會決不能以「耗用」把牠的資本罄盡，並不能增大牠的「耗用。」如沒在同時增大牠的眞
實資本（這不必然包含新儲蓄的激勵意味在裏面。對現存的資本形式畀予更充分的活力，會使
以貨幣計算的眞實資本數量增大起來。工場和機械，縱然體現儲蓄卻沒現時或將來的用處的，沒
有任何價值並沒增加眞實的資本）；卻一個進步的社會一時減少她的消費到通常的比率下來
充分利用將在未來增大的消費方面被證明爲正當的產業技術中新發見，這是無疑地將對牠有
利益。

眞實地，既有這個必然的制限，一個社會在耗用方面不能有所越過。但那個均衡（生產與消

費的均衡——譯者）可在另一方面傾斜着。一個社會可「儲蓄過多」這就是說牠可以設置多量的生產機械並供備多量的貨物，超過必須維持現時或將來的消費以上。一個社會組成於非常衆多的個人，這些個人對於彼此間的行爲、欲求和意向是沒有任何親切認識的，這樣一個社會有什麼能禁止牠不作成一種錯誤計算將使他們在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和在產業的一切或最多數部門內置放大量的資本形式超過需要以上呢？

有人說在社會利益與個人的利己心間存在着的融合性將禁止這個錯誤計算，或換些話說來，各個人將發見他們如果企圖不適當地增加資本的總量超過從社會的消費觀點說是對社會有利益以上，那麼，他們這樣做是得不到報償的。這個說法是靠得住的嗎？

一個個人全然爲自己而行動，資本置放在他的器具和他的粗製品或未完成的商品裏面的，決不會不當地增加這些物事。一個適當地統制着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決不會加添牠的機械的存積數或增大牠的原料或未製成品的數量，致使有一些機械置放着不使用或半使用，或使一些貨物不必要地充滿堆棧房屋並牠們的品質日漸損壞。但個人利益上的競爭參入時，這樣的保證就

不存在了。

在社會，如是生產手段的惟一所有人，設置新工廠和新機械不能有利的場合，個人這樣做可得到利益。

够多的資本業已投資在一種產業內來照有利的價格充分供給一切現時的需要，這個認識，不能阻止新資本的投置，如果新投資者有理由來相信他們的資本能被利用來替換別人所有的若干現有的資本。設使新來者能以優越的企業上幹練、有效的廣告、對雇工的賤削及其他方法奪得迄至那時在其他公司掌握中的營業一部份；那麼，他設置新工廠，以必要的機械供備這些工廠，並開始製造的歷程，是會得到利益。我們假設一例，譬如自行車工場，業已設置的，已超過能充分供給社會消費的數目以上。但若一個自稱的製造業者以爲自己能够從別的製造業者奪取很多的顧客，那麼，他將開始他的企業，製作新機械，儘管他的生產方法和他生產的貨物，不比其他製造業者的爲優良。這是一樣真實的，說到每個生產階段。在批發或零售分配業內業已設立的堆棧和店舖足以充分供給現時的需要，這個事實，不能阻止任何一人投入新儲蓄在新堆棧或新店舖的開

辦方面，如果這個人相信他能從別人以前握有的營業數量奪取大部份到他自己的手中。在一個地區內兩個食品商店可十分足以供給鄰近的需要，並保證充分的競爭。但如一個第三者，因非常誘惑的店面或貨物的仿單或摻混方面優越的幹練，能奪取充分的顧客到自己手中，那麼，他在店舖裏備辦生產的裝置和存積品是將獲得報償的，儘管在一方面這個產業和在別方面這個社會從他的行動不能得到任何利益。

事實上有許多證據表明個人增加生產的機械是可獲取利益，即使不能合理地期望着這個機械能有利地使用着。蘭加州產業會在這種情況下被充塞着工場和機械，這是企業家的一致宣言。因延遲消費的願望過為強烈，巨大的貨幣數量，不能找尋到安全的有利投資途徑。在這樣的場合公司發起人的機會就來到了。他以外表妥善的欺僞意見書斂集金錢；與他共事的有營造者和建築技師，他們欲締結設立工廠的契約；有各種公司，牠們關於製造和供給機械有利害關係；有汽罐製造者，和各種裝具製造者；有律師團體，他們的勞務是被需要來把這個公司安放在妥當的法律基礎上或確立這個公司的信用。一切這般人，和許多其他階級的人們的利益，是在把新資本

形式投置在生產領域內，絕對不問一個產業的情況和社會的消費是否多少必需牠們。

第十四節 資本形式的過剩會驅逐利息降到零點這個反對論不是真確的

這些作業含有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間一種衝突的，滲透一切近代商業，但在這些企業內更爲盛行，在這些企業內複雜的機械執行非常重大的任務或虛偽的廣告術對局外者給與更大的有效加入機會。

在每個或一切這些場合個人的利益是在把新儲蓄投置在這些商業的部門中新資本形式裏面，這些部門內充足的資本業已存在着來幫助供給對消費貨物的現時需要。個人利己心經濟上阻止供給過剩，這是與真實狀況相隔甚遠；在生產各點 A. B. C. D. E. 的每點並同時在一切或大多數產業內能存在着過剩的資本形式超過足製造出每點的生產量以上，這也是與真實狀況相隔甚遠。在產業疲滯時泡沫公司的自動的發生和每種輕率的或詐欺的投資，證明每種正當職業的道路對於資本已閉塞着，證明現時儲蓄率超過在產業上是健全而必須的以上。這些泡沫公司僅僅是產業體上的瘤，這些瘤證明產業體的血液循環不活潑，不健全；這些公司是病態的「儲

蓄」上努力的結果，這個儲蓄在社會方面是不須尋求投資的途徑並是不應當發生出的。在這些「泡沫」公司之一崩潰時，愚昧的人緘默地以為那些投資在這個公司的人們都是蠢笨的，他們可以尋求並發見更好的投資途徑。但我們略一考究時，我們就明悉在這個公司發生時對外部的公衆開放的任何安全有利投資途徑都沒存在着，每種健全的企業形式業已充分地被供給着資本。

初看起來，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及第一等鐵道和其他股票顯然是公開的投資途徑，泡沫公司內的投資者的愚蠢顯然是不選擇安全的利息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寧願選擇危險的利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但這個辯論又復返到不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見解方面去了。任何個人的投資者有新儲蓄的，都無疑地可公開購買祇有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利息的穩妥債票；但這樣穩妥地被投資的資本總額既不會有增加，那麼，這種購買行為會單單含有同等數量的別人資本的替換意義在裏面。如乙不出售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甲就不能買入這種公債；所以甲和乙隸屬的社會不能投資新儲蓄在這種公債裏面。那些沉淪在泡沫公司裏的人們如果多少廣遍地努力把他們的儲蓄投入第一等投資途徑內，那麼，惟一的結果顯然會是這些投資的真實利益更大減。

少遠在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以下。同一的結果也顯然會發生出來，如果法律多少有效地干涉這類公司的發起人。但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和其他第一等投資在這些時候沒有漲價，這個事實，證明不健全的企業的發起人勸服了個人的投資者相信他們的成功機會不會比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爲小。從許多事例說投資者可聰明地實行選擇有很大贏利的小機會，因他對於獲得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利息覺得不能十分適合他的需求。因爲我們應記憶着：因够多的銀行和建築會社業已存在着，新銀行和新建築會社是不必需要的，——這個認識，沒使人們以爲新冒險的企業的成功是不可能，或必然是不能有的事件。

所以儲蓄過剩不能發生，因以睜開的眼睛實行的最壞的投資應必生產出比以投資在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裏所能得到的要多些的利益，這個反對論，不是真確的。惟是在這樣的假定上牠會是真確的，這個假定就是：資本是絕對流動的，妥當的投資數量是可無限地擴大的，新資本形式在任何場合都不能排除或毀滅舊資本形式的用處。但這個，我們曾察見，不是實際的事例。如果一切資本形式內競爭的絕對流動性存在着，那麼，新投資的利息在零點以上，這個事實，將證明資

本形式不會過剩。資本似有這樣的流動性，在人們從抽象的金融觀點觀察牠的時候。一個人會「儲蓄」的，顯然在銀行債權的形式內握有他的「儲金」，或顯然握有他能够在他所選擇的任何企業內投入的其他資金。但如我們所察見，真實的「儲金」代表他的生產的努力和他的「忍欲」(abstinence)的，必然在若干物質形式內體現出來，並且以此喪失這樣的流動性，這個流動性顯然附着這些儲蓄在牠在銀行的貨幣內被反映出來時。

第十五節 在資本的體現物方面存在着的在真實資本方面不存在着的過剩

產業疲滯的患害，或超過消費所加限界外的資本形式的過甚發展，大半直接地，但也間接地，被追溯到機械生產的發達中個人利益的自由活動方面。發明的本質上不規則性，公衆嗜尚的變動，市場的人爲的制限，三者都能使個別的資本家以損害社會得到利益。社會內個人的份子的利益這樣增附，這不能造成社會的利益。個人利益與公衆利益間一切這些方式的衝突，都從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的複雜性引導出牠們的勢力來。

機械的無節制的發展對於從專一地努力把社會的生產力中過大的一部份作成爲「儲蓄」

形式發生出來的產業疲滯應負最重大的責任，關於這件事情有兩點應明白地被理解着。

第一，過剩地被生產的是資本的形式，不是真實的資本。假設在蘭加州有五百個紡紗廠，但三百個已足生產所需要的數量；那麼，毀壞兩百個紡紗廠，毫不會減少真實資本的數量。假設兩百個紡紗廠被焚燬了，個別的工廠所有主遭受損失；但這個損失，如以貨幣計算起來，會因其他工廠的貨幣價值增高得到補償。紡紗廠中真實資本的數量決定於對這樣資本形式的使用的需要——這就是說，決定於棉製品的消費。如果三百個紡紗廠足夠執行供給一切製造業者所需要的棉紗的工作，那麼，五百個紡紗廠的價值是不比三百個爲大；假設五百個紡紗廠平等地配分這個產業，那麼，這單單指示出真實資本不集中在充分地被使用的三百個廠裏面，稀薄地分布在五百個紡紗廠裏面，這五百個廠，如要不生產出過多的貨物，祇可做一半多點的時間的工作。

我們再轉而考察這個圖



知道 r (現時消費率) 決定能有效地被使用在 a. b. c. d. e 各點上的資本的真實生產力的

數量。產業技術的狀況包含工資率和其他勞動市場的狀況在裏面的，決定怎樣多的資本形式（工場、堆棧、鐵工場、原料等等）在任何一定的時候對體現這個資本（真實資本——譯者）是社會上必要的。但縱有一種經濟勢力來強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這些資本形式存在着，卻沒有力量來阻止個人利益的壓力使實際存在的資本形式不超過這個最小限度，並使在 *S. D. C. P. O.* 各點設備的資本形式不比必要的資本形式為多。

第二，生產過剩或生產的一般充斥，僅不過是真實患害的外部狀態或徵候。這個真實患害是消費不足或儲蓄過剩。這兩者彼此互相包含着。在任何一定的年歲一個社會的真實收入是分劃為兩部份，一部分就是被生產並被消費的，一部份是被生產但不被消費的——即被儲蓄的。這兩部份的適當的經濟均衡如有任何攪亂，那麼，一部份必過剩，別一部份必有缺乏。所以一切消費不足都含有儲蓄過剩的意味在裏面。這個儲蓄過剩在這樣過剩的機械和貨物內被體現出來，這個過剩就是超過經濟上被需要來幫助着維持現時消費的機械和貨物數量以上。但我們應記憶着這個儲蓄過剩是不用設置在產業內的新工場、新機械、等等的數量來計算的。在產業機構一次完

全被充塞着的時候，儲蓄過剩仍可繼續進展下去，但將被現有資本形式的累進的「使用不足」表示出來，即被造成產業疲滯的資本和勞力形式的「不使用」表示出來。

增大的儲蓄數量對於供備從人口增殖或任何其他原因所發生消費的被期望的增加是必要的。這樣增大的儲蓄，固然不是儲蓄過剩。在任何時候所儲蓄的社會收入的比率和絕對數量可適合地被增加着，如果在不遠的將來時期當時的收入的增长的比率要被消費着。設使在一個進步的社會內，爲着用經濟的最小限度的資本「形式」維持現行的消費標準，「儲蓄」對消費的比例是二對一〇；那麼，在任何一定的年歲，爲適應儲蓄對消費的比例會降低到一對一的將來狀況，儲蓄對消費的比例可增高到三對九。這樣增大的儲蓄將不是儲蓄過剩；這個儲蓄被體現出的資本形式將不與以前存在的資本形式相競，爭使市場價格降落各種努力，採取爲將來的使用實行的土壤的恆久改良的形式和美好建築物、船塢、鐵道、等等的修造的形式，可對一個社會供備出巨若干年間可增大牠的儲蓄比例的機會。但這樣的儲蓄必應被增大的將來消費繼續着，這個消費沒有相應的儲蓄附著牠。我們能無限地繼續增大我們儲蓄對消費的比例，僅被生活的實

際必要物的限界束縛着（即除開供給我們必要的生活外一切都可儲蓄起來——譯者），這個觀念，就是把生產代消費來安放在人生鵠的的位置上的一種幻想。

第十六節 無節制的機械是產業上變動的原泉

機械會把消費不足或儲蓄過剩強烈化，因牠會增大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間衝突的機會。機械產業內競爭既極活潑，個人以消滅別人的舊「儲蓄」有效地利用他的新「儲蓄」的機會那便繼續增多；產業全部的日大的部份既屈服在機械的統治下，這個產業轉置自會增盛地發生出來；弱小公司用舊機械保持自己地位的鬭爭，改良的機械爲牠的增多的產品尋求市場的努力，兩者將繼續益頻頻地生產出過剩的貨物，因此對生產力的抑制，企業的崩潰，大量勞力的突然解雇，換一句話說來，產業疲滯的患害的一切徵候，將隨增大的惡毒顯現出來。

我們應明白地認知這個攪亂是因在這樣一個競爭的產業社會內個人利益的真正衝突引起來的，這個社會內改良的機械和生產方法之習常、廣大、和十分不可計量的效果一時對這個競爭者集團，一時又對那個競爭者集團，畀予鬭爭中暫時的利益。從前有人相信這個奮發的競爭，這

個個人利益的自由衝突能够創生出融和來；相信每個個人對自己各別的利益的堅執和聰智的
追求形成產業秩序的一種確實的基礎，並使社會生產力最有效果地、最有裨益地、被配置着。

而今這顯然不是實際的事例，並且這個失敗顯然大率不能歸咎於各個人對他們各自利益
可最好地被促進的方法之不完全理解，祇是因被授與各個人或個人集團的這個勢力，這個勢力
就是自己獲取從改良的生產方法發生的利益而不注視到其他個人或社會全體的既得利益的
勢力。

第十二章 機械和對勞力的需要

第一節 機械對雇工數目的影響決定於「需要的伸縮性」

我們討論機械對勞工的經濟地位的直接影響時，應分辨牠對下列四者的影響——（1）雇
用的工人數目；（2）雇傭的規則性；（3）勞動的熟練、繼續、緊張和其他性質；（4）勞動的報酬。這些
影響儘管在複雜的交互作用中密切地相關聯着，卻分開論究牠們是要方便些。

『機械對雇工數目的影響』——動機，誘引資本主義的雇主把或將以做勞力從前做的工，作節省勞力的，或以使勞力愈有效能幫助勞力的，機械導入產業裏面的，就是一種減少生產費用的欲求。一個新機械或替換舊機械，或執行從前不用機械單用手的勞力執行的產業歷程。

在前一種場合企業家會計算到，關於製造，維持並運轉新機械來生產一定的產品所支付出的費用將比包含在舊機械的使用裏面的相應的費用爲小。假設製造和運轉新機械的勞力所得到的報酬率不比牠替換的勞力所得到的爲小，假設從每個機械的價格所得到的工資和贏利比例上是同一的，那麼；所成就的生產費的減少必然關於一定的生產量指示出勞力的純替換。既然製造新機械的熟練勞力所得到的報酬或會比製造舊機械的熟練勞力所得到的爲大，既然因新發明從價格得到的贏利比例上大於因舊發明得到的「我們可拿這個與這樣利率的降落的可塑性相對照，以這個利率製造業者能够借借入資本來設置改良的機械。如果一種經濟能在這樣的方面被產生出，那麼，因機械的採用實現出的勞力的替換可以不這般巨大——這就是說，一個製造業者能有利地採用一個僅『節省』小量金錢的新機械，設若他能够因以低下的利率借入

資本實行這個新機械的採用。參考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nd edit., pp. 569, 570.) 那麼，勞力的實際替換，通常比兩種機械的貨幣價格間的差別所表現的爲大。再者，既然從一個舊製造業的公司事例說應算入廢棄現有機械的一種數量的費用，那麼，新機械對舊機械的代用將一般地指示出勞力的多大的替換。

同樣地，在機械最初接受一個新歷程的執行時，製造和運轉這個機械的費用，與以手的勞動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的費用比較起來，將含有雇傭的一種純減少意味在裏面，如果其他情事不變。新機械被採用，這個事實，證明關於一定的生產額雇傭有一種純減少，因爲在其他情況下（即除雇傭的純減少的情況外——譯者）任何經濟不會產生出來。

機械所畀予的雇傭量比所奪去的爲大，機械的廣汎的和終結的效果不是減少對勞力的需要——這樣一種說明是一般地被造作的，牠的意義究竟是若何？

普通的答覆就是：在生產費用中節省勞力的機械所完成的經濟將由生產者的競爭在較低的價格尺標內被反映出來，而且這個價格的降落將刺激消費。有人主張既然價格的降落會刺激

消費，那麼，生產量應大大地增加。如果我們再把爲製造機械來幫助擴大的生產所花費的勞力，爲維持和運轉這個機械所花費的勞力，及爲運送和分配這個擴大的生產所花費的勞力，三者加着一起；那麼，我們將發見無論如何在新產業狀況下所需要的勞力，與在舊產業狀況下所需要的是不一樣多。這就是流行的家常辯論。

下述的例子從一個能幹的經濟學作家的書上抽出來的，是風行一世的這個辯論的一個佳妙例子——

「機械的初時採用事實上可在一時替換並減少勞力的雇傭量，可或從在別種情況下不能得到另一種雇傭的人們手中奪去他們的勞力，並全然創造出對另一勞動者階級的需要；但這個機械如從十個人奪去勞力，那牠就爲一千人供備出勞力。牠怎樣活動呢？一碼洋布，用手製造需費兩個先令，用機械製造可祇費四辨士。一碼兩先令，很少的人買牠；一碼四辨士，夥多的人都喜歡用牠。廉價獎進消費；迄至那時僅上流階級使用的這個物品，現在我們看見勞動階級也都使用了。需要增大，生產也一樣增大，並還增大到這樣的程度，結果麼，現時在洋布的生產方面使用的勞工數

目據一定數量的洋布的比例縱然可是莫大地減少了，卻爲製造現在使用的累百萬碼洋布所需要的勞工數目總量大大超過在全部工作沒任何的機械幫助被執行時所從事生產的勞工數目總量以上。』(Leone Levi, "Work and Pay," p. 28.)

這個特定的例子，我們在察閱製棉業的統計時將發見一些理由來斷言牠是特別不幸的例子；我們現在轉而論究一般的事例，必觀察到經濟學的理论極端地反對這個「先驗的」樂觀主義。無論如何，在一個時期生產的一種經濟可不減低價格而增大贏利，這個可能有的結果，我們爲論究的便利起見且不注意到牠，那麼，我們將明白地察見這個辯論的全部價值決定於物價的降落關於刺激增大的消費的效果。現在價格的一定的降落將強制消費增大到怎樣程度，這個問題，我們在討論獨占的價格時，曾發見牠包含對每個事例的特殊情形的極端複雜的認識和人類動機的精密的計算在裏面。每種物事，都決定於「需要的伸縮性」；並且我們對於這個理論，即推斷在一個特定的產業內因機械生產引起的價格的一定的降落將刺激起消費的巨大的增加使與從前被雇用的一樣多的人們或比從前的要多些的人們都得到雇傭，不能證明爲正當的。反之，如

果兩組不同的商品的價格有同樣漸進的降落，那麼，關於刺激消費會有非常不同的結果發生出來。一種製造品的價格減少百分之五十可使消費增加三倍或四倍那樣多，但別種製造品的價格減少百分之五十祇能使消費增加百分之二十。在前者的場合會使生產費和價格降落的機械的最後結果或將是對勞力的需要總量的相當增加，在後者的場合將是一種純替換。所以人們不能『先驗地』辯說特殊的機械採用的最後效果必是對勞力的需要的增大，並辯說機械替換的勞力將直接或間接被吸收着來助進機械引起的增大的生產。有人說：蒸汽鎚的使用替換了以前需要的十人當中九人，一個人用近代機械生產出的瓶子有從前六個人生產出的那樣多，在長靴和短靴製造業內一個人能做五個人通常做的工作，『在農具製造業內六百個人現在做的工作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要二千一百四十五個人纔能做完，以此替換了一千五百十五個人，』以及其他等等。〔一八八年職工組合大會主席夏弗脫(Shaftee)的說明參考(Carroll D. Wright, "Report on Industrial Depressions," Washington, 1886, pp. 80-90.)〕總之在這些場合當中有些我們將發見，從這樣的替換發生的價格的降落會引起需要的巨大增加，使比從前還要多

的人數直接在這些產業內從事工作；在別の場合，這不是實際的事例。

下面引述的一八八五年在『產業報酬會議』(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的一段演說最有力地批評勒安·勒維 (Leone Levi) 的主張：

「五十年前織絨毯的工人用手拋梭每週製就四十五碼乃至五十碼，每碼所得報酬爲九辨士乃至一先令；但現在一個女子照看一個蒸汽織機，每日能製就六十碼她的雇主對她的勞力所給與的報酬每碼不到一個半辨士。現在這個女工用物的織機能做八個男子從前做的工作。從這個事變發生的問題就是這些男子現在怎樣被雇用着呢？在一個成衣店裏他看見一個女工使用縫紉機，就問雇主，這個縫紉機給他（雇主）節省怎樣的男工的勞力。雇主答道，牠給他節省十二個男工的勞力。他又問「這十二個男工現在做什麼呢？」雇主又答道，「這些男工或者會在一種新產業內遠比從前在我這裏好好地被雇用着。」他又問，「在什麼新產業內呢？」但這個雇主除開照相術外不能指出任何新產業；最後雇主又說他們或者在製造新縫紉機業內能找尋到雇傭。此後不久他被邀請參觀美利堅囑禽縫紉機製造廠 (American Singer Sewing Machine

與這個雇主店裏有的完全一樣的那些縫紉機。於是他便詢問管理人，「一個男工製造這樣一部縫紉機需時好久呢？」這個管理人回答道，他不能講，因一部機械不是一個人製造的；他們製造的方法比這個方法（一個人製造一部機械——譯者）便捷得多——關於製造一部機械使用的男工在三十名以上；但他說「如果他們要製造這個特殊種類的機械，那麼，他們以他們的雇傭中每人每四日半的工作可製造出一部。」但有一部機械，附添着一個女工，能做十二個人差不多巨十年間的工作，這個機械的所有主感覺着「方這十二個男工會被使用來製造另一部機械，別一方這些人中每人四日半的工作足以製造能替換其他十二個男工的另一部機械。」

從類似上述的事例說固然我們應記憶着，在直接、間接、從事助進一種產業的各類製造歷程中雇傭量的減少不能決定地證明機械會引起勞力的純減少。如果生產額增大了，那麼，在抽取、運輸和種種分配歷程中的雇傭量可補償製造貨物和機械中雇傭量的減少。

第二節 機械對重要商品製造業者方面雇傭的直接影響的計量

英國這樣一個國家的產業史，對於這個事件的一般決定的判斷，不能供給充分的材料。十九世紀前半期在紡織業的某某部門內機械的應用引起的莫大的生產擴張無疑地使直接或間接關繫着紡織物生產的產業內英國勞力的需要增大起來。但第一，這不能視為因紡織機械發生出的價格低落的通常結果，但這是大半因消費領域的擴大——莫大的新市場的獲得——在這個擴大中運輸的更大的能率和低廉會執行最重要的任務。第二，假設機械生產的紡織物，業已滿足最大多數消費者的迫切需要，那麼，我們不能隨便猜測，因改良的機械發生出的貨物的任何更甚的低廉對於消費和勞力的需要會有相應的影響。如果英國是一個自足的國家，僅為牠自己的市場而製造；那麼，對於人口的增殖和國內消費的增大酌量後，機械應用到紡織業的結果會無疑地是紡織業內勞力的相當的純替換。十九世紀在機械的迅速發展下英國生產的膨脹所以不能被利用來正確地計量機械應用的通常結果。改良的機械的純結果就是維持或增大特定產業內的雇傭量甚或從事生產或供給一類商品的相互倚賴的產業集團內雇傭量，這樣一種信念，從經濟學的理論或產業上的實施說都沒有任何正當的根據。這個信念如適用到特殊地方或國家領域

的產業方面，那就更少正當的根據。在一方面排字和印刷業內新節省勞力機械的採用會使營業非常擴大，雇用的工人數目增加；在別方面最多數不列顛紡織廠、棉織物廠、毛織物廠、苧麻廠，及其他等等內最近的改良會使雇傭量絕對地減少。

下表指明從一八五四到一八九一年大不列顛生棉消費的相對增加和木棉製造業內雇傭的人數的，一般地表示出改良的機械和生產方法對於雇傭數量的影響：

年 份	生 棉 消 費 (以一百萬擔起算)	木棉業和帶線業內雇傭的人數 (包含小商人在內)
一八五四年	六、九	六二七、八一九
一八六一年	九、〇	六六〇、二三一
一八七一年	一〇、八	六四七、六三三
一八八一年	一二、九	六六四、二七九
一八九一年	一四、九	六八二、〇七五

英吉利聯合國鐵消費的相對發展和鋼鐵業內雇工數的相對增加兩者的統計證明出勞力的同一經濟儘管這個經濟的程度較差。

年 份	銑鐵消費的估計 (以百萬噸起算)	鋼鐵業內雇用的人數
一八五四年	二、八	一一〇、四〇八(一八五〇年國勢調查)
一八六一年	三、三	一四九、三六六
一八七一年	五、六	二二三、四四八
一八八一年	六、七	二四一、三四六
一八九一年	六、六	二四五、八四七

即使我們考究到附屬於這些特殊製造業的產業及處理大量低廉貨物的運輸和分配業內雇傭量，我們也不能斷言某某改良的機械的純結果不會是雇傭量的減少。

本書第十六章上雇傭統計指示出，一國關於應用節省勞力的機械到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的貨物的生產方面進步愈大，從事這些生產歷程的雇工階級總數的比率愈小。在各國內最好的

可利用的統計也表明出：重要產業全體供備的雇傭量的比率在近代機械方法好好地設置後減小了，這個趨勢在從事供給國內市場上所需要普通紡織品、金屬物和其他貨物的那些製造業內最爲強有力。

第三節 分離論者的雇傭測量的錯誤

爲判斷節省勞力的機械對於雇傭量的純影響，我們應採取一個更廣大的觀察。如果最初的影響是使貨物低廉，那麼，我們無須考究到對這類貨物需要的擴大來吸收因機械的採用替換的勞力。我們應考究到對別類貨物需要的擴大，這個擴大是因從最初一類貨物價格的跌落節省下來的收入部份的應用引起出來的。如果棉織物因改良的生產方法低廉了，那麼，首要的結果可以是一般收入的較小部份使用到綿織物方面引起的對食物、其他衣服料、家具、等等需要的增加。如果我們因收入所由被耗用來獲得消費貨物的最大的總效用的公例明確地理解各市場的相互倚賴性，那麼，我們可指示出以分離論者的方法謀證明機械對雇傭量的一般影響的錯誤。

這個更廣大的觀察足使我們斷言：儘管機械的效果常可以是減少特殊的產業或產業集團

內雇傭量，却一般的結果當是維持着如從前樣的雇傭總量，如果從特殊的需要「解放」的收入（因需要的特殊物品的價格以機械的使用低落對這個物品耗去的收入減少了一部份，這一部份就是解放的收入——譯者）使用到對其他商品的需要方面。如果一個不列顛消費者階級會耗用牠的收入百分之十在飲食或衣服的物品上，如果改良的生產方法或運輸方法減少這些物品的價格一半，那麼，使用在別類商品上的這種收入的節省量百分之五將供備出與在飲食業和衣服業內所節省的一樣多的勞力雇傭量。

設使，如人們所可以駁斥，因機械的生產和運輸方法的應用日常消費的最多數貨物的價格都同時時趨於減低；那麼，通常結果會是激勵起新欲望並以此創生出對被替換的勞力給與雇傭的新生產途徑。事實上這是產業世界內經濟勢力的通常作用，這個通常作用是不被儲蓄過剩妨害着的：這個理論是沒有人能嚴重地懷疑的。

如果機械方法的改良在各種產業內是規則的、漸進的、繼續的，那麼，關於減少雇傭量不會發生重大的影響：年青的勞動者發達到進入勞動市場的時代的，會流入正增大雇傭量的產業內，其

他產業內從事工作的工人通常死亡率或向別的相關聯的產業慢慢移徙兩者，將應付其他產業內雇傭量的減少。

但若產業的改良是突然的，不規則的和不可計算的，那麼，這個自然的調整就是不能有的。機械發達的這個不規則的作用會證明爲對這些多數勞動者團體是有妨害的，這些團體的雇傭是易遭受突然的和巨大的收縮。時時刻刻大多數的熟練勞動者發見他們個人的熟練技能的價值被消毀了，並迫而獲得新熟練技能或在不熟練的勞動市場上競求較低的生活。

在一個產業因嚴厲保護制度實質上被限制到國內市場方面的場合，這些轉置比在商業的自由供備出更大的國外貿易伸縮性的場合是更大、更頻繁、更有害。這大率可說明爲什麼在近代一般產業疲滯的風浪掃遍產業世界的期間失業的數量在高度關稅的國家如法、德、美三國內比在大不列顛爲大。〔參考 Memorandum on British and Foreign Trade, Cd. 2337. (Second Series, Board of Trade)〕

機械發達中這個不規則性包含在某某時候勞力的一時的大替換在內的，固然不是失業間

題中不重大的要素，儘管是如第十一章所述對主要原因的從屬原因。

如果在一個產業社會內收入的分配狀態使因改良的機械或其他經濟實現的在特殊商品上一般支出的每種節省自動地刺激起在別種商品上增大的支出；那麼，這樣產生出的一般產業的興旺情況會迅速地、容易地、吸收那個製造特殊商品的個別產業內被替換的勞力。所以不列顛產業設使通常地留存着在一九〇〇年的狀態下（倘若牠可以這樣，如果當時暫有作用的人為刺激被通常的自然刺激替換着），那麼，對減少雇傭量的機械影響的訴苦聲將不會聽見了。

第四節 機械的採用對於雇傭規則性的影響

但在實際的產業狀況下機械生產對於與雇傭量有區別的雇傭規則性的攪亂影響是極為重大。我們祇有非常少的方法來計量產業革命前雇傭的不規則性，致使我們不能判斷從前的缺陷與近代的缺陷是否同一巨大；因新生產方法突然採用引起的浪費確然較小，但市場的制限和障礙可招致出對產業十分一樣有害的純浪費量。

農業這個產業部門在從前遠比在現時為重要而且製造業也比現在為更仰靠原料的地方

供給時，氣候和其他自然的障害當必惹起雇傭的大不規則性。

但我們應注意尼柯爾孫 (J. S. Nicholson) 教授所提示的兩點。他發見兩個公例或趨勢有減少機械的攪亂影響的作用。他主張 (1) 生產方法中作成的急激變化將逐漸地、繼續地、被採用着；(2) 這些急激的變化——這些不連續的突變——因發明的小增積者的進展趨於減少牠們的相對重要性。(J. S. Nicholson, "Effects of Machinery on Wages," p. 33.)

歷史確然表示出大發明的較充分的應用是緩慢的，儘管尼柯爾孫教授幾許過於重視勞力的可移動性和勞力對防備迫近的變化的能力。力織機的採用故事顯明出某某區域的手織業者所遭受的可駭怕的禍難，儘管這個變化是逐漸地實現出來的。多數手織機的使用與力織機的發展巨長時間相並地繼續着，這個事實，證明手織業者的不可移動性，這些手織業者因愚昧和無能使自己適應變化的環境保持着不規則的、報酬低下的工作。(Babbage, "Economy of Manu-factures," p. 230.) 在大悲慘會被惹起的大多數場合，有直接作用的影響不是機械的採用，但祇是時式(時髦式樣——譯者)的突然變化。這說到約克州的硬布製·婦女圍裙寬緊箍的製造業

者，及柏德佛德州 (Bedfordshire) 霸克斯 (Bucks) 赫爾峙 (Herts) 和 愛舍克斯 (Essex) 的麥稈編組物製造業者就是這樣的事例。(參考 Thorold Rogers, "Political Economy," (1860), pp. 78, 79.) 突然實施的保護關稅的反常性似乎大半可是一種有效的攪亂根原。在因新機械的適用發生的替換的範圍內，人們說充分的警告是被給與工人使他們能制止勞力再流入這樣的產業內並能把勞力轉向導入隨順新生產方法而發達的其他產業內，儘管有許多災難加在業已在較舊的產業方法內專門化的勞力上：這無疑地大概是正確無誤的。

再者，某某機械產業內發生出來的變化助長勞力的適應性。許多機械歷程或是共通於許多產業，或是祇有極微的區別使相當聰明的習於一種歷程的工人轉瞬就能學知另一種歷程。如果『從一種產業容易轉移到另一種產業的一般能力，每年真比在產業的一個部門內專門化的手工上技巧和技術上知識益增重要。』(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607)；參考 Cunningham, "Uses and Abuses of Money," p. 59.) 但還參看本書第十三章，那麼，我們將察見一種進步的勢力趨於減少從特殊機械的新適用發生出的失業數目到最小限度。

但尼柯爾孫教授的第二個公例從牠的作用說是富於思考，鮮可信賴。這個公例像似包含對多數大發明的一種絕對限界的意味在裏面。急激的變化無疑地一般被發明的較小增積者跟隨着；但我們不能保證十分與舊急激變化一樣重要的新急激變化在將來不會發生出來。關於機械發明的進步或這個進步可被成就的率度沒有何種限界存在着。如果在當作動力的電氣的一般適用方面某某開始的困難能被排除；那麼，有種種理由足使我們相信因我們所有迅速地傳達消息的改良方法我們的工廠制度可遠比在蒸汽的場合更迅速地被改組，勞力可更迅速地被替換並在可大大超過勞力能使自身適應新產業狀況以上的率度被替換着。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任意假定勞力的可移動性必常應與新的、攪亂勞力的、發明的應用步伐上相一致。既然我們不能假定市場的擴大與生產方法的改善同一地進展，那麼，機械的改良應顯然視為雇傭的不穩定的二種通常原因。雇傭的喪失可僅是短暫的，但因勞工的生命也是「短暫」的，可視作勞動生活內攪亂要素的這樣喪失實有相當的重要性。

第五節 無組織的機械產業對於雇傭規則性的影響

機械，除開因牠的採用引起的變化外，助長雇傭的規則性或不規則性，是人們能頗確切地答覆的一個問題。個人的工廠的結構和牠的時時增大的昂貴機械數量，似乎初看起來對於雇傭的規則性給與一種奠基在資本家的自利心上的直接保證。雇主沒使用昂貴的生產設備或機械而且能夠敏活地增加或減少他們的雇工數目使步伐上與「季節」產業如柔毛或造花的需要相一致的，他們所能成就的經濟據說維持着倫敦「血汗」產業當中有些雇主置備非常大量的固定資本的，他們的個人利益就是在強有力地愛護勞力的充分的和規則的雇傭。所以機械似乎助長雇傭的規則性。在別一方面尼柯爾孫教授有很多的證據來辯護他的說明，即「在生產上需要大量的固定資本的商品裏面」出現了價格的大變動。這些價格的變動有工資和雇傭的不規則性的相應變動伴隨着牠們。』(“Effects of Machinery on Wages,” p. 66.) 總括說來，在一方面機械製造品的每個生產人的利益在供備規則的雇傭，別一方面一種更廣大的產業上勢力又強迫他促進雇傭的不規則性。這個勢力是什麼呢？是未被統制的機械。在機械生產的各種單位，個人的工廠或製造所裏面我們看見各部份間可讚賞的秩序和精確的調整，在機械生產的總體裏

面我們沒看見任何組織，但祇看見不可捉摸的投機的混亂。「產業尙未使自己適應機械所產生的環境的變遷。」這就是一句命脈話。

在商業的貨幣制度下，儘管商品還是交換商品，却這個交換的根本條件是那些握有購買力的人們將願意使用購買力的夠多的部份來需求消費的貨物。如若不然，那麼，生產物的生產就不是適當地被刺激着，同時消費品的需求也被抑制着——這個情形，企業家正當地視爲物質的資本形式的供給過剩。生產愈緩慢，市場「但市場的空間領域的增大，在有些場合，特別是在易受地方的時式和其他變動影響的奢侈品場合，可使一個產業更形穩定。英國絲織品市場的狹小有雇傭變動和技能低下的意味。一個廣漠的市場助長技能的改善和雇傭的穩定，所以製絲業儘管仍是紡織業中最不穩定的部門，却牠現時遠比在十八世紀少變動。」（參考 Porter, p. 225）愈狹小，信用愈不發達，那麼，這個巨大的計算錯誤的危險愈微末，產業的調整力愈堅定地有效能。但近代機械會莫大地擴張市場的領域，競爭的規模，需要的複雜性；而且生產也決不是爲小的、地方的、現在的需要，是祇爲大的、世界的、將來的需要，而生產。所以機械是這些大變動的直接的物質原因，這

些大變動引致出工資和雇傭的不規則性，這個不規則性就是這些大變動的最不好的結果。

這個不調整的情形趨於在如何廣大的程度內調整自己？尼柯爾孫教授相信時間將迫使機械與牠的環境間一種更良好的調整關係生產出來。

『蒸汽交通的巨大進展和全球上電報的廣遍設置會使近代產業從一個巨大的星魚發達成這樣一個巨大的動物 (Star Fish)。星魚的構成部份當中任何部份可被殘毀而不影響其餘的部份，這個大動物因一部份受極微的傷害全部都感覺痛楚。在美國，甚至在我們的殖民地現時與在英國一樣敏銳地感受着產業的疲滯。再者，時間的推移中，因組織的增盛和不健全的投機的減少，市場的擴張必使價格更形穩定化；但現在攪亂的勢力常全然勝過推測的主要要素。』(Op. Cit., p. 117.)

在這些勢力的壓迫下資本的組織無疑地正向前進展，而且這樣的組織在已有很遠大的進展時無疑地要使不健全的機械減少。但組織中這些步驟，恰正在使用大量固定資本的產業內會被採行過；而且在這些產業內仍然發生出重大的變動，這個公認的事實，證明這樣組織的穩定化

的勢力尙沒有時機表現出自己。愈益巨大的有組織的資本的競爭似乎誘發日更遽烈的投機和日更巨大的變動。迨至各種資本全體組織成一種「聯合」形式或某種程度的「聯合」後組織的穩定化的勢力纔能有宰制力。

第六節 近代產業招致失業的各種形態

但在英國無論如何還有另一種勢力，在機械的增大的適用下，與說促進投機生產的減少，勿寧說助長投機生產的加增。我們會察見從事生產享樂品和奢侈品的工人的比率日形增大，從事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工人的比率日形減小。報酬漸減公例的作用將容許這個趨勢進展到如何廣大的程度，我們在此處不能討論。但統計指明這是美國和英國的現在趨勢。享樂品和奢侈品的需要根本上比必需品的需要更不規則，而且商業上更不易被計算。我們在需要最大、最穩定、最可計算的產業內發見機械生產的最大經濟。所以機械的效果就是迫使日益夥多的工人從比較上穩定的雇傭方面轉而走向比較上不穩定的雇傭方面去。再者，奢侈品的需要顯然趨於變成更不規則，更難被計算；一種相應的不規則性也被放置在從事生產牠們的產業裏面。二十年前考文特烈

絲帶織工能在冬天幾個月間『存積製造品』，因為絲帶縱可常被分類爲奢侈品，却某某樣式年年有相當穩定的售賣。現在時式的變動遠爲銳利並愈益頻繁，絲帶消費者中越巨大的部份都感受時式變遷的影響。所以豫測市場愈日困難，爲存積而製造的貨物愈少，爲有人訂定而後製造的愈多，訂定做就的時間越短。所以織機和織工在一年的大部份期間閒空着的，被驅使來在不規則的短期間實行猛烈的生產活動。這一樣適用到許多其他季節產業和時式產業。需要的不規則性阻止這些產業收穫機械經濟的完全利益，儘管機械和動力的部份的適用幫助完成迅速做就的訂貨契約。所以社會收入的增大的部份耗用在奢侈品上的，需要社會勞力的增大的部份被使用來生產牠們。這指明出勞力從較穩定的雇傭形式流動到較不穩定且又不穩定程度時常增高的雇傭形式方面。城市工人當中越大的部份不斷地流入與備辦並保存動物和植物的生活資料有關聯的產業，男女帽子、糖菓和釘書的產業，受氣候影響的產業，休假日和季節的產業，或嗜尚和時式的變遷甚有作用的產業。

這樣歷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惹起的一時失業的形態顯有三種。(1)繼續增積的節省

勞力的機械替換多數工人，逼迫他們全部地或部份地失業（即完全沒有工做或有一部份工作做——譯者）直到他們自己已『適應』新經濟狀況時。（2）有廣大不安定市場的機械產業特別趨於引起的錯誤計算和一時生產過剩造成定期的深沉的『產業』疲滯，一時使大羣熟練和不熟練的勞動者沒有工作做。（3）重要商品的產業內機械生產的經濟驅迫勞動者的增大的部份投入這些產業內，這些產業就是從事供給需要上較不規則的商品，以此這些產業內對勞力的需要的變動必是較巨大的。

最多數經濟學家仍深深地染濡着『經濟勢力』的活動可造成堪讚嘆的秩序和經濟這個信念的，顯然把不可歸屬於個人的缺點和無能力的一切失業視為產業進步所由完成的調整歷程的自然和必然結果，全然忽視上所述三種失業當中後二種的緣故。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通常的年間任何一定的時候勞動家因他們從事的產業的暫時疲滯而失業的遠比因產業的經濟結構中有機械遷造成的變動而『失業』的為多。

原來因產業疲滯引起的『失業』的大小和重要性是極不透澈地被理解着的。下面的統計

(Statistical Tables, Cd. 2337, 1904.) 列示前二十年間的變動：a 一般的熟練產業內的變動；b 比較上不穩定的產業內的變動——

年 份	一切職工組合的百分率	造引擎業造船業和金屬業的百分率
一八八四年	七、一五	一〇、八
一八八五年	八、五五	一二、九
一八八六年	九、五五	一三、五
一八八七年	七、一五	一〇、四
一八八八年	四、一五	六、〇
一八八九年	二、〇五	二、三
一八九〇年	二、一〇	二、二
一八九一年	三、四〇	四、一

一九〇二年	四、六〇	五、五
一九〇一年	三、八〇	三、八
一九〇〇年	二、八五	二、六
一八九九年	二、四〇	二、四
一八九八年	三、一五	四、〇
一八九七年	三、六五	四、八
一八九六年	三、五〇	四、二
一八九五年	六、〇五	八、二
一八九四年	七、七〇	一一、二
一八九三年	七、七〇	一一、四
一八九二年	六、二〇	七、七

如果我們記憶着這些數字僅適用到有良好組織的職工組合方面，這些職工組合通常包含比一般工人或較不易於在『產業的消沉時期』失業的各種產業內最高度熟練的工人，並記憶着建築和季節產業不包括在這個計算內，及顯然比男子產業為不規則的婦人產業也完全被忽視；那麼，我們知道這些統計顯然極不適當地表示出在這些期間勞工階級總數中失業的比率。一主要和小規模紡織業的報告』從通常工資減去百分之十來表示失業，儘管這些數字所關係的一八八五這年被說是『適切地具有一個通常年的特色』(page 12)

然而這些數字指示巨一個長時期『失業』的平均數的，極不適當地表明出不規則的雇傭對於勞工階級的工資、工作能率和特性所施加的損害。第一在這樣一種推算中沒參酌到『在數月的短期間』多數職工團體常一起工作。第二關於計量『失業』的患害，應視察到最大限度的狀況，不應僅注視平均的狀況。如果一個人往往在一個時候一月沒得到食物的供給，那麼，表示他

平均一年每月都有過多的食料和飲料的數字不能適當地指明出他所遭蒙的危險。如果在每十年間各有一次我們發見熟練的工人百分之十和很大部份不熟練的工人一起失業幾個月，那麼，這些數字所計量『失業』的經濟上痛苦從任何意義說決不能因產業興旺時期的充分或過多的工作得到報償。

第七節 一般結論的概要

我們從機械生產的確實趨勢推究出的結論指明：如果人們考察到雇用的工人數目和雇傭的不規則性，這兩個對勞力的需要的主要成分，那麼，便知道在現時的狀況下機械沒一般地助長對勞力的增大的穩定需要。機械趨於迫使勞力的增大的部份跑到下述三種方向去。

(1) 到發明、設置和維持機械來製造機械的方向去；並因製造機械的勞力繼續地被機械替換，到製造與直接從事生產消費品的機械更遠隔的機械方向去。這樣被使用的勞力量與一定的消費量比較起來必是時常減少。除開消費量的大增加和新種類的消費創興外，任何物事都不能維持或增加這些機械製造產業內對勞力的需要。

(2) 到分配技術上的專門化，再分工和精練這些方向去。商人、代理人、零賣商人的倍增是前四十年間英國產業內非常顯著的一種形態，儘管有許多勞力助長分配事業內的集中化，這個倍增是機械影響的自然結果，因機械把勢力的增大的部份從「製造」歷程解放下來。（就是「製造」歷程方面使用的勞力比例上減少了——譯者）

(3) 到供給新財富形式的方向去，這些形式 a 或完全是非物質的——即智識的、技藝的、或其他個人的、勞務；b 或一部份是非物質的——例如技術或熟練的工作，牠的價值構成於個人的欣賞或自發的精力的體現；c 或在需要方面太不規則或未充分地擴張使機械的應用可被容許。須學習的專門職業、技術、科學、文學以及從事生產奢侈品和奢侈役務的那些勞力部門，供備出時增大的雇傭量，儘管在一切這樣的職業內勢力的供給非常超過需要，使大部份的失業成爲慢性的。

所以社會的份子增殖時，個人想更充分地滿足他們現在的慾望並繼發展新慾望來形成更高、更豐富的消費標準時，沒有證據來合理地斷言機械有引起勞力需要的純減少的效果，儘管機

械趨於減少『製造』業內雇傭的比率；但有堅強的理由來相信機械趨於使雇傭愈不穩定，使所有權更不牢靠並使市場價值越更變動。

039166



2121.6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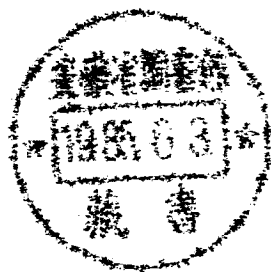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五)

霍 布 孫 著

傅 子 東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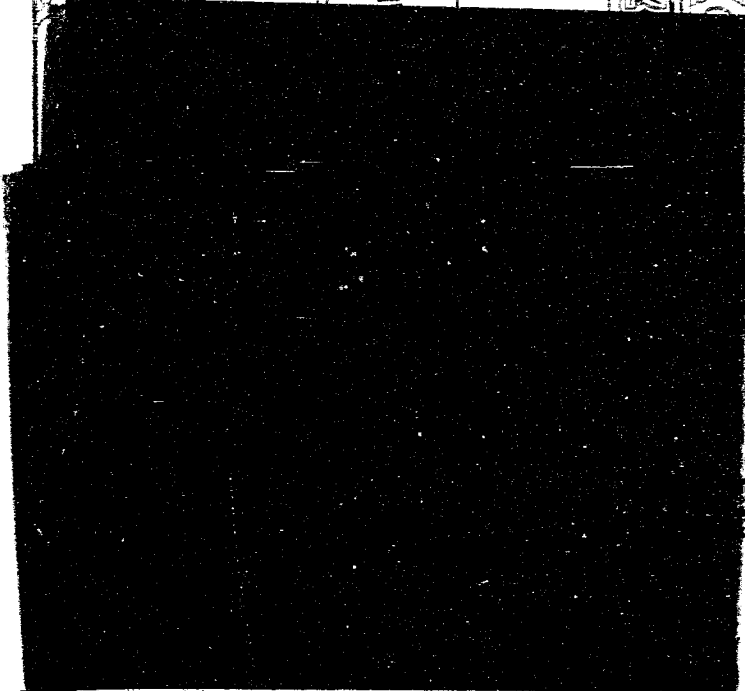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039168

近代實本主義進化論

(五)

著 孫 布 霍
譯 東 子 傅

商務印書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十三章 機械和勞力的性質

第一節 機械替代的勞力種類

關於考究機械對勞力性質——熟練、繼續、緊張、理智等等——的影響，我們必首先覲面着兩個問題——即機械凌駕人類勞力的性質是什麼呢？機械替代人類的工作種類是什麼呢？產業上工作全部既然是運轉物體，機械的利便那就應存在動力的生產和處理方面。有人發見機械的一般經濟有兩種（參考本書第四章第二節），即（1）機械能應用到產業上的大量動力；（2）在動力的規則的應用方面高度正確性——（a）時間的正確性，即在有秩序的間隔時間同一動作的正確反復或繼續上高度平均性；和（b）空間的正確性，即空間上同一運動的正確反復。（馬克斯

類別機械的主要經濟爲兩個項目——(1)機械替代器具工作的人們的熟練。「機械是產業革命的出發點，以運用多數同一的器具的機械替代運用一個單獨的器具的工人，一個單獨的動力使這個機構運轉着，不管這個動力的形式可以是任何什麼。(2)機械替代人的氣力。」機械的增大和牠的工作器具數目的加多，需要更巨大的機構來運轉牠；這個機構，爲制服牠的抵抗，需要比人的氣力更爲威強的動力。| (“Capital,” Vol. II, pp. 370, 371) 在人類時間的經濟、廢物的利用、集中力的發揮、或操作的巧妙四者方面，一切歸屬於機械的利益，本源上都是從這兩類的一般經濟得到的。所以在勞動力的能率大要決定於動力中筋肉力的排出量或筋肉力調整的正確的場合，機械會趨於替代人的勞力。假設被替換的勞力尋求別的使用途徑，那麼，牠將被移轉到機械沒同樣地勝過人類勞力的地方去工作——這就是說，到筋肉力的緊張較小或運動的規則性的需要較少的地方去工作。這樣麼，初看起來，似乎機械對勞力的替換會升高勞力的性質，即會增大這些職業中勞力的比率，這些職業使筋力的負擔較輕並使工作上單調性較少。這大體就是馬夏耳教授所欲下的斷論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nd. edit., pp. 314, 322)。

在關涉着有幾種產業當中每種產業的範圍內，人們曾表，明機械的採用指示出雇傭量的純減少；如果因生產費的減低引起的價格跌落，沒大大促進產業的發達。事實上人們不能推想，因印刷業中自動折疊機的採用被替換的勞力，會被使用到與印刷業相關聯的自動性較遜的工作上面。這個勞力可從印刷業中筋力的單調工的移轉到單調性較少的製造某新種類奢侈品的的工作方向去，這個奢侈品的需要尚不是十分巨大的或規則的，足使節省勞力的機械合理地被應用着。但即使替換的勞力全部或一部份從事以這個事實證明出筋力的使用較少或單調性較微的工作，——這個事實就是機械尚未從事執行這個工作；消耗的肉體力全部，或勞力的「單調性」全體，也不必然有一種減少。

勞動力增大地應用到筋力的使用較少和自動性較弱的工作種類上，這件事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在這些職業中將有更細的分工和更甚的專門化的趨勢發生出來。惟增大的專門化的經濟利益僅能以自動的工作的增加獲得着。這樣麼，構成工作——在這個工作方面機械替換勞力——的單調的常規性和自動性，現在將被傳入他們所從事的較高級的勞動裏面，這些高級勞動

又將向使牠們易遭受機械的新侵入的階段方面進展着。

既然在機械的支配下生產歷程的數目這樣繼續地增大，那麼，我們將察見我們不應推想機械對勞力的替換將增大從事較輕巧、較有趣味的、非機械勞力形式的勞力比率。

第二節 機械進化對肉體勞動的緊張的影響

我們也不能述說機械生產的發達趨於減少工人的肉體緊張總量，儘管牠大大節省了純筋肉活動的支出量。說到從通常的手工勞動移轉到運用機械的勞動方面的工人，我們有許多證據來表明在標準的機械工業上牠們的新工作十分如舊工作一樣嚴酷地「徵課」他們肉體的精^力。尼柯爾孫教授從「木棉工廠時報」(Cotton Factory Times)引下一段可驚的敘述：——

「人們很常聽見盛壯的三十歲的青年宣稱：他們用長式的精紡機工作，織粗紗，在高速下做工，使用粗惡的材料，已把精力耗盡，所以他們一到夜晚不適宜於做任何物事，只有跑到床上去在環境所容許的條件下多多休息而已。這個陳述，只很少幾個人會相信牠；然而牠是真實的，任何時在紡織區域內大多數工場中都能把牠證明。」

舒耳泗·革維尼時說：特別是在英國，近代紡紗業和織布業的趨勢會是增加職工被要求來運轉的紡錘和織機的數目，並又增加紡績的速度。「今日一個工人運轉的機械數目比從前他的父親運轉的多兩倍以上或約多三倍，從他的父親那個時期以後使用的機械數目增加到五倍以上，但工人祇增加兩倍而已」（“Der Grossbetrieb,” p. 120）說到速度，「從一八六一到七〇這一個十年期間的開始以後單單紡績機的速度約增加百分之十五」（Ibid., p. 117）。

然而我們不能據舒耳泗·革維尼時關於一個職工所運轉紡錘和織機數目的增加之說明，任便地推斷與機械增加相應的勞動緊張化會發生出來，也不能把每個職工的增大的生產量大率認為是因職工們的熟練和精力的增進獲得着的。最近種種改善中，特別是梳棉、紡棉、間紡（intermediate）各歷程中，衆多節省勞力的性質會使從前徵課職工精力的工作化爲自動的狀態，以此職工不純然增加勞動精力就能運轉較多的機械並加快機械運轉的速度。

從梳棉機、粗紡機、間紡機、撚紡機（roving）和紡績機說在每一場合運轉的機械數目都有增加。但梳棉機在過去幾年間會革命化；撚條機（drawing frame）會被改造過來在有錯誤時自動

地停止着，以此輕減職工的監察勞力；粗紡機、間紡機和撚紡機也有某某微細的改善，精紡機和膠糊機 (sizing) 亦然。

在一種程度內紡錘和其他數目的增加，及速力的加快，可視為足與因那些改善引起的勞力的輕減相對比。再者，儘管無疑地一般速力有增加，卻任何準確的計量是很不可能的，因為每個歷程被使用來執行的工作數量很是屢屢節制着機械的速力；例如在一個撚紡機製造一架粗紗時，紡錘的速度不須與在一架紗是精細時所必須的一樣大；例如撚紡若是粗劣的，那麼，精紡機就在較大的範圍內抽出條棉，若是精細的，那麼，就在較小的範圍內抽出條棉，或換些話說來，在一種場合（前者的場合——譯者）精紡機在某種程度內執行撚紡機的工作。

一般的意見似乎是：約略地說來，紡績工場內增大的每個職工生產量有百分之七十五可說是因改良的機械獲得着的，有百分之二十五因關於紡錘數目或「加大的速度」勞力緊張的增甚獲得着的。

在織的歷程方面，儘管勞力的緊張大部份決定於使用的棉紗的品質，卻更明確的計量是可

能的。在織的場合工作日的減短引起速度的增高，其間並沒有任何節省勞力的改善存在着。在一八七八年工廠法令制定前，織機的速度在十小時工作日的期間每分鐘大概是從一百七十次乃至一百九十次投擲（pick）工作時減短（百分之六）後約兩年的期間一般的速度增高到一百九十次乃至二百次投擲，其間機械和原料並沒有變更，這樣一種進步當必比例地增加了織布工作的緊張性。人們通常地指明出為生產棉布所使用原料的品質的低劣，使織工方面注意力加強並使因以牠的緣故流行的重大的膠糊和蒸發所引起工作上的危險和不愉快增甚。但人們不易多辯說，照管的織機平均數的加多引起勞力緊張的增強；因為，如最近在勞動委員會所明白地承認，一切都決定於織機的種類和牠們製造的貨物種類。「某某種類的織機，運轉五部，與運轉別的一種類兩部是十分一樣容易」〔卑爾特威斯耳〔T. Birtwistle〕提出的證據〕但據在照看者的監督下織機的產物對照看者所由給予獎勵金的，這個「運轉」制（driving system），牠的流行，會明確地誘起勞力緊張的加甚，這個誘起是顯然被計畫着的。

我們把一切證據總括攏來，自能斷言工作時的減短和機械的改善會使勞動時間每個單位

的努力加強。照專門家的言詞講來，這個變化（工作時減短和機械改善——譯者）對於現刻從事實際工作的那些人是減少一種劇烈手工勞動的數量，是加重他們的責任，因為他們被使用來監管更多的機械和更昂貴的機械；但甚不熟練的勞動者的工作，因生產增加和用劣等原料生產，將緊張化。我以為職工從機械的改善得到的利益曾被使用的惡劣原料抵消了，我並以為我們當然可推斷他們的工作會緊張化，至少恰如紡錘和其他等等會有增加似的。

我們從這個發達最高的機械產業採取的直接實例似乎證明尼柯爾孫教授所發表這個概括的意見是合理的，這個意見就是「機械的使用，儘管外表上可使勞力節省，卻顯然常常不特在消極方面因不使勞動者的精神能以發達引起「勞動量」的增加，且又在積極方面因對勞動者傷害他們的身體引起「勞動量」的增加。」（*op. cit.*, p. 82. 巴拍著重機械的利益當中一種時，機敏地承認這個機械的「強制」力。「這個強制力就是我們從機械得到的最獨特利益當中之」，就是機械能防止人的不注意、懶惰、或欺騙。」[“*Economy of Machinery*,” p. 39; 並參考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301]

第三節 機械和工作日之長

在任何筋力或肉體的努力被需要時，時時、或持續過久、的輕微努力大半顯然可十分如不甚頻頻或繼續使用的多大的體力樣嚴酷地加痛楚到身體上。在一個競爭的產業社會裏面，對於因機械的引入完成的劇烈筋力或其他肉體努力的任何節省有一種報償的趨勢，在這樣兩個情勢下存在着；這兩個情勢中一個就是「強制速度加高」，即強迫工人照管更多的機械或更迅速地操作，以此如不增大筋力上緊張亦必增大神經上的緊張，另一個就是延長勞動時間：這是惟一重大的問題。較輕巧的勞動巨長的時間實行着，或同一時間內多數鬆和的筋肉勞作替代少數劇烈的勞作，兩者固然都對勞動者加重他們活力的負擔。工廠制度的一般結果會是增長勞動日的平均時間，這是不會有爭辯的，如果人們考察到近代產業社會內機械生產的全部領域。這僅一部份因工人會被引誘來出售同從前一樣多的筋力的每日支出量，但在許多場合為支出這樣多的筋力須有較長的工作時間。另一種同等重要的勢力就是因長時間的工作實現的機械經濟。這兩種勢力（工廠制度和機械經濟——譯者）的共同作用增長了平均的工作日。但某某從屬的

勢力，特別是低廉燈火的引入，也應得注意。在煤氣廉價供給前，工作時是一般地被白晝限制着。迄至本世紀初期十年後煤氣始在木綿廠裏面被使用，在牠一般地被使用到製造廠和零售店方面前另一世代又過去（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 590）而今自然休息時（夜晚——譯者）的一部份又附加到工作日的上面了。固然，有促成工作日減短的強大的社會勢力存在着，並且在許多產業內機械強有力地——縱然間接地——幫助着這些社會勢力。或者我們應說，關於工作日的長短，機械使相反的兩種趨勢發展着。機械的最直接的經濟勢力促進工作時間的延長，因為不疲倦的、以勞動者的怠惰浪費動力的、機械助長連續的勞動。但如果高度組織的機械的速度和複雜性增大，使人的精力負擔愈重，並使人的努力凝聚在一定的時間內；那麼，在限制個人的工作日方面某種純利益開始顯現出來，並且在短時間運轉機械或在可能的場合適用勞工的「更代」（shifts），兩者都日益有利（參考 Schulze-Gaevernitz, p. 115）。

但在機械發達的現時階段中短工作日的經濟僅能在少數幾種產業內和少數幾國內獲得着；一般趨勢還是向增長工作日的方面前進（看下一章，關於這個問題有更充分的論究）。這個

增長的全部意義，不是限制到「工人時間的增大的部份消耗在生產上加甚的單調中」這個事實方面。他們的消費時間的縮短和因此他們消費物的主觀價值的減少，應與他們從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所可得到的實際工資或購買力的增高相對比。短工作日的價值不僅包括在牠所引致的勞役負擔的減少裏面，而且還包括在增多的消費時使工人能更充分地使用自己購買的消費物並享受在長工作日下午所不能享受的各種「自由財富」（參考 Patten, "The Theory of Dynamic Economics," Chap. XI.）在機械把製造技術方面的手工人轉變為機械照看人的範圍內，機械是否會寬緩他們精力的緊張，這是我們所極端懷疑的，縱然我們遲徊於明白地贊同彌勒的多少文飾的斷論。這個斷論就是「迄至現時所已完成的一切機械上發明是否會寬緩人類每日的勞役，這是一個疑問。」但在不熟練或熟練程度極低的勞動的粗陋形式被機械承受時，這對勞動者的便益是決無爭論的。蒸汽採掘機、伐煤機、穀物和石油昇降機，以及大抵農業上使用的機械，確然「輕減了每日的勞役。」一個美國的專家（J. R. Dodge, "American Farm Labour," in Dept. of Ind. Com. (1901), Vol. X. p. 111. quoted Quintance, p. 74）說，「關於機械對農業

勞動的影響，一切明智的專門考察者都宣言牠是有益的。牠會使勞動者減免許多苦役；牠會使他們的工作輕易，他們的勞動時間縮短；牠會刺激他們的心靈；牠會使他們成爲更富有能力的工人，成爲心胸開闊的人，成爲良好的公民。」

但在一方面這個議論在機械被使用來做勞動者的僕役的場合，是真實可信的；別一方面在就最多數工廠工業說機械尙未變成勞動者的僕役的場合，這個議論就難使人們相信。無論如何迄至現時我們沒有保證來斷言：個人所有的機械，個人自己不運轉的，將不使用來增大運轉機械的工人的肉體緊張。如鑿寧漢所說，「人們往往被誘引來視機械爲生產的主要要素，來用機械計量人所應做的，不把人當爲主體，不把機械當爲幫助人的工具；機械可最被重視，人可當作運轉機械的奴隸來待遇他」（"Use and Abuse of Money," p. 111）。

第四節 機械對勞動者的啓發

現在我們研究這個「單調」的問題。機械的純傾向是增大勞動的單調或是減少呢？是教育勞動者或「野蠻化」勞動者呢？勞動者在機械的勢力下是否變成更明智的呢？馬夏耳教授曾精

密地研討這個問題，傾向於左袒機械。機械奪去手工的熟練，但代換以較高、較智的熟練形式（“Principles,” p. 315）。「機械力愈精緻，需要照管人的判斷力和注意力愈大」（Ibid., p. 316）。既然機械日益變成更精緻的，那麼，機械的運轉需要的智識愈大。泰洛（Coolke Taylor）的名著「近代工廠制度（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的結論有同一的斷定。」如人單單是一個智的動物，甚或僅是一個智的、道德的、動物，那麼，我似乎難否認工廠制度的結果在現時的程度內是啓發的」（Page 435）。事實上泰洛承認「勞工在藝術上會墮落了；但藝術與說是一個智慧的問題，勿寧說是一個能力、感悟、材性的問題。」藝術與智慧和道德的這個奇異的區別論，特在我們記憶着人生是最美好、最有價值、的藝術時，難得到深深地研究過經濟運動的學子的贊許。那個承認的更充分的意義，在我們最後一章討論這個問題的最廣大的形態時，將顯現出來。

機械的純智效果的問題不是一個可肯定地答辯的問題。我們可與泰洛一致承認，職工益漸智慧，職工對機械的接觸使他們感受某某教育的影響；但我們否認，機械，與種種較自由、和專門化較遜、的手工勞動形式比較起來，對於工人的直接影響是促進智力的廣大發達。都市職工的理智

化（假定這種理智化的進程發生出來），除開間接地在近代產業中心自身是機械的創造物的範圍內而外，與說是因機械的勢力，勿寧說是因衆多其他城市生活的勢力，誘啓出來。（亞里哲 [Arlidge] 調查職業病時，覲面着分辨城市勢力與特殊產業勢力的類似的困難。「特在產業城市的人口の場合，所發見的病在好大的程度內是城市製造的，在好大的程度內是職業製造的，這個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但城市造病的勢力差不多是優越的。」[“Diseases of Occupation,” p. 33]。我以為現在不能下任何明白的或確定的判斷。但下述的差別論，似乎我們在決定意見時應多少重視牠。

機械的發達有莫大地刺激起人們研究自然公例的作用。人類努力的愈大的部份被吸收在發明的種種進程中，在規模增大、和複雜益甚的商業的經營中，在機械和工人的這樣管理中，這樣的管理需要並啓發高度睿智的觀察、判斷、和推測的想像三種能力。就在某某限度內可說是支配機械的那部份工人說來，機械的總效果是極啓發的，這是沒有疑問的。

增大的機械規模、機械力、機械速度、和機械複雜性使這類工人的工作「更理智化。」在勞動

者適當地執行工作時必須了解他們的勞力直接並絕對適用到的歷程外其他歷程的範圍內，那些啓發的勢力甚至在一種程度內伸張到運轉機械的細緻部份之「手」的方面。

我們還應同樣地考察製造和修理機械的熟練勞力。造引擎工場和其他機械作場就工廠或製造所的設備說每年日更變成愈益重要的原素。但儘管「破損」本質上是無定的，破損的修理當常使勞動者的才能有活動的餘地；卻甚至造引擎的工場內機械趨於同一地從事執行一切能放置在常規下的修理工作。所以製造和修理機械的熟練勞動正繼續減到最小限度，並不能，如尼柯爾孫教授所欲，把牠當作關聯機械生產的漸增重要的原素。使用的機械愈多，似乎需要的製造和修理的熟練勞動也將愈多。但無論如何在關涉機械製造的範圍內，因機械迅疾地侵略這些機能（修理和製造——譯者），這些方面的勞動沒比例地增多。關於從事製造機械和器具的工人數目的統計指明他們對全體勞動人口的比例是增大了；但這個增大的率度決不能與機械的使用方面增大的率度相並比。再者，機械生產的比率是為輸出貿易增大的，結果麼，在那些產業內使用的大量勞力不被需要來維持英國工場內使用的機械的供給。在機械修理方面，因機械的部份

的互換法所完成的經濟日漸增大，並同樣地趨於減少修理機械的熟練勞動（參考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 I. p. 315）。

最後，我們應記憶着在機械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幾個大產業中大多數勞動者不直接被機械支配着。這個事實，在關繫鐵道工人的方面，業被人們注意到。機械的特性確然在各殊的程度內把自己印刻在這些工人上，但在最多數的場合有多量瑣細的行動自由，及個人熟練和活動的廣大的發展地步。

儘管應用到機械的發明、實用、和管理方面的知識和熟練之材性不斷地增進，實際的專家差不多一致承認這個熟練勞動對機械產業內勞動總量的比率是不斷地減小。現在，我們把這一小部份智識的勞動權放在一邊，那麼，這些人在機械所強行的細密分工下必得在運轉單獨一個機械的一小部份方面消耗他們的勞動生活，他們的工作結果全部是繼續把單獨一種商品沿從原料到消費品的歷程推進單獨一步罷了，關於他們的勞動我們將述說些什麼？

工廠是用軍隊式的紀律組織起來的，個人的工作是明確地為個人規定着的；關於他的工作

的計畫或牠的最後完成或牠的最終用途，他不能有所主張。「在一雙靴子的六十四分之一的部份方面繼續的工作不特使精神活動得不到任何的刺激，並且因牠的單調呆鈍化雇工的頭腦，致使他們的思考力和推理力差不多都喪失掉了。」(D. A. Wells, "Contemporary Review," 1889, p. 392)

機械運轉人的工作，有人說，需要「判斷和注意。」他們的手工勞動在機械承擔牠前，也需要「判斷和注意。」但他們的「判斷和注意」現在比從前限制到更狹隘的範圍裏面。工人的責任愈大，恰因他們的工作範圍被狹隘着，致使他們關聯並仰靠在他們沒與有任何直接個人關涉的同一機械的其他部份方面多數別的職工。這樣現實化的責任是一種道德教育和理智教育的要素。但這個收益物是細分工的直接結果，所以應視為以興味被減少和工作單調性增加的代價購買到手的。儘管「工廠內所發揮的熟練的顯耀和所實行的活動的弘大不能沒有一種教育的影響，」——這個辯論，可以含有若干價值；卻從最大多數機械工人所與共同工作的機械代表累千靈敏人們的精妙、熟練、和發明的巨大體現物這個事實，這般機械工人是否獲得任何多大的教育，實是

有疑義的。Taylor, "Modern Factory System," p. 436. 近代工廠中沒有任何真正見習制，這甚至阻止做瑣細工作的工人理解密切地與他們所執行歷程相聯絡着的那些歷程的方法和關係。普通的機械工，除開在極少幾個場合例如鐘表製造業等等外，對於一個部門的全體沒有任何概括的了解。現在的狀況不能使「機械工」從機械感受他可感受的教育影響。尼柯爾孫教授關於機械的教育價值猶疑地表示自己的見解。「機械沒如山和水樣趨於啓發人的心靈，但牠也不必然招致一般精神能力的墮落」(參考亞當斯密「原富」第一卷第七章第二部上城市和鄉村勞動狀況的比較)。亞里哲教授表示一種較決定的見解。「大概說來，關於機械我們可主張牠很少或全沒需要那些與牠的活動相關聯的人們運用他們的腦筋；牠沒喚起任何興味，沒促進或發揚智識，儘管牠可在一種限定的方向使視力銳敏並激起筋力的活動」("Diseases of Occupation," pp. 25, 26)。

機械運轉的工作固然決不是絕對自動的或決沒有任何自發性或熟練性。在一種限定的範圍內「機械工」支配並服侍機械；既然機械內他的部份是在精確地適應其餘的部份，那麼，注意，

判斷、責任，三種材性都被闡發出來。因為習慣的眼睛、手快、的技巧迅速地固結成一種性能的，常替代一序列的調整力，這些調整力需要精確的數量上測定和對正確標準的意識的參證。在像鐘表製造業那般產業中工廠工人，儘管他們的工作平均不如舊式的手工人樣需要多大的手工上精巧，卻在他們工作的進程中可得到更多的理智上練習的機會。但縱然經濟學家很注意這個鐘表製造業，卻關於推究機械運轉勞動的性質牠不是一個比較機械勞動與手工勞動的標準例子；因為鐘表製造廠內甚至在機械下許多作業的極端精緻，附著使用昂貴材料上的責任，衆多小部份的細微調整，三者使鐘表工人比普通紡織工人和鋼鐵工人從工作上能得到更多的興味，更大的精神訓練。如果材料具有極細緻的性質，各種歷程必須工人多少嚴密地研察每片材料的個別品質，例如在價值較高的金屬、某某形式的陶磁、絲或編織物的場合皆是；那麼，思考和熟練的要素殘存着，並甚至可在機械產業下被啓發着。然而近代發明力大部份，都為免除瑣細的人類熟練並減少機械運轉的自發或思考要素到最少限度，專一地從事創作制動機和指示器。這個最少限度達到時，工資高昂的熟練勞動者「讓位」給低度熟練的婦女或幼童，終竟這個歷程全然轉移到機械

的掌握中。但人類繼續與機械協作時，思考和自發的某某要素附固着在機械上。關於測定機械的純教育影響，這些要素應計算到。但儘管這些精神的材性不應忽視，卻也不可過度地看重牠們。一般人往往容易過於重視熟練的專門家工作的性質。最近關於運轉引擎的材性的問題有人詢問一個鐵道的機關車監督。「他鄭重地宣稱他的二十年的經驗真正最好的引擎運轉者就是在工作方面最機械最魯鈍並極少注意引擎的內部機構的人們。」（「The Social Horizon」, p. 22）然而引擎運轉遠不如普通的機械運轉那樣機械，那樣單調。在人隨順機械，人的工作有機械的「必要」為他決定的範圍內，機械力的教育影響應是非常強大。機械，像每種別的物事樣，僅能夠教示牠所實習的秩序，正確，堅持，不變公例的遵循，四者，是必從機械產生出的教訓。牠們，如是拿來當作形成智力和德性的要素，那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說到牠們自身，牠們祇有一偏和極不完全的教育影響。機械能够正確地再生產，所以牠能教授正確的再生產的功課，即數量上測算的功課。（參考 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308-309）機械的缺陷，從教育的觀點說，就是牠的絕對保守主義。機械的公例就是靜的秩序的公例，即一切物事都符合於一個原型，現在的

活動恰正類似過去和未來的活動。但人類生活的公例是動的公例；牠需要秩序，不是把秩序自身當作有價值的，祇是當作進步的條件。人類生活的公例是：任何經驗、任何思考、任何情感、不是任何其他經驗、思考、情感的、正確的副本。所以你若限定一個人在試行正確地符合於機械的運動方面消耗他的精力，那麼，你就是教示他廢棄人生的根本原理。變化是人生的本質，機械是變化的仇敵。這個理論不是反駁機械的教育上效用，祇是非難這些效用的張大過實。如果一個工人在隨順機械的運動方面消耗他的精力中適合的部份，那麼，他可以獲得相當的教育上價值，但他還應留下時間和精力來開發自發的進步的人生技術。

第五節 機械的平等化的趨勢——個人能力在工作中的地位是從屬的

常有人主張機械的趨勢不僅是使個個勞工的活動成爲單調，並且化除勞工中個人的差異。這個批評，「機械前一切個人皆平等」這句話把牠解釋得明白。在機械實際上把在別種情形下會徵課筋肉能力的工作轉嫁到自然力方面的範圍內，機械無疑地趨於把筋肉能力各殊的工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再者，因機械承擔需要極正確的運動的工作，從一種意義說機械真趨於把

工人降落到熟練甚或不熟練的共同水準上。

「如果一種歷程需要手的特殊靈巧和穩定，那麼，這種歷程不轉瞬就會從工作上易陷於多種不規則的機敏勞工被奪取去，放置，在這種自我調節的特殊機構的處置下，一個童工就能管理着這個機構」(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Chap. I. p. 19)。

人們應承認這個理論就最高度熟練或品質的工作說不是真實的，但牠是很有力地適用到最大多數低度熟練的勞動。因機械的助力，即因發明者的技巧的凝結體現物，笨拙或軟弱勞工被弄得能與較熟練的勞工站立在密近的均等地位上參與最精巧的機械運轉。固然件工，例如在紡織業和鐵器工業內被實行着的，表示出最完善的機械尚未使一個勞工與另一個勞工間個人的差別完全消滅。但假設在記錄上計件工資的差別精確地代表工作的熟練或能力的差別——這不十分是那個事例；那麼，似乎顯然在機械工人間的能力方面比在從事工作上使用筋力較多的職業或用較簡單的器具以人的熟練處理的職業的工人間能力方面差別為少。英國河工與印度河工間生產能力的差別遠比蘭加州製棉廠內職工與同等地有組織，並設備完善的孟買製棉廠

內職工間爲大。

但這決不是「機械前各工人皆平等」這個理論所指示的一切。或者最重要的原素就是機械對筋力較弱和智能較遜的婦孺的適應性，機械的發達趨於使大多數勞工的筋力和高度的個人的熟練愈無所展布，使這樣的某某身心材性日增重要，這樣的材性不僅就各殊的成年男子說差別不大，並且從婦孺與男子兩方的比較看來也幾是相等的。固然個人熟練和努力的相當差別真實地在標準的機械產業內殘存着。「例如機械織布，儘管牠像是簡單的，卻分爲高級和低級，低級方面操作的人們當中最多數沒有爲織種種顏色的布需要的材料在他們手中」(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265)但機械的一般影響，與說是增加個人的能率上差別，勿寧說是減少這個差別。英國職業統計確切地指示出機械產業中女工替代男工的趨勢，這個統計表明從一八六一年後在機械最充分地被應用到的製造業中最多數部門裏面女工對男工的比率規則地頗大地增高了。(參考 "General Report of Census for 1901," p. 86)但法律的制限和文明的社會中衛生上輿論的發達，在關涉幼童的範圍內，阻止那個經濟勢力發生同一程度的

作用（即使童工對男工的比率與女工對男工的比率有同一的增高——譯者）。

狹窄地被限制的謹細、和判斷、瑣細的注意、規則性和忍耐性，我們看見是機械工作的特徵的，這幾種材性，從這樣的意義說來是人類共通的材性，這樣的意義就是牠們是在一切人的能力範圍內（即一切人都具有這幾種材性——譯者），就是即在牠們的發展和實施的程度內高度訓練的成年機械工與無訓練的童工（half-timer）間的差別比在機械所替代的各動力的發展和實施內爲少。人們應當承認機械因對於與個人才能相對立的種族（一般——譯者）才能界予日高的相對的重要地位，實在地運用着一種平等化的勢力。（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hap. X.）「一般的能力」比特殊化的能力正在產業內執行更重要的任務（參考 Marshall, p. 265），而且多大的差別縱然可在各個人的「一般才能」方面存在着，卻這些差別比在特殊化的才能方面存在着的要小些（參考 Marshall, p. 265）。

於是乎我們發見，機械對勞動的材性的純影響據工人與機械間存在着的關係有廣大的差異。那些人與機械工業的發明、管理和指導有關係的，及一切人工作上關繫着機械而又不是瑣細

的機械工的，機械對他們的理智上，和道德上，教育影響是判然有向上的性質。但在因工作日的延長或肉體努力的緊張機械耗竭工人的生產精力的場合，機械對機械工的影響就是壓抑他們的活力並降低他們的人性，因機械使他們過度地習於隨順非人發動機的自動運動。這種人類的損害，機械所授與的常規和規則方面的教育，或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獲得的關於機械工業的大協作目的和方法的輕微了解，兩者，沒充分地補償牠。

第十四章 高率工資的經濟

第一節 低率工資的經濟

首在奎斯勒 (Quesnay) 和所謂「重農學派」(physiocratic school) 的著作中明白地論述的在生存維持點被決定的「自然」工資率，這個學說，大要不過是法國勞動事實的粗略的概說而已。但這些事實，總括在「勞動者僅獲得他們的生活費」(Il ne gagne que sa vie) 這句話裏面並擡高到一個自然公例的地位的，包含這個一般的信念，即，高度工資率不會引起勞動生

產物的相應的增加，及雇主給付工資超過再生和生存維持點以上不會得到利益。這個低廉勞力的經濟的獨斷論，十九世紀上半期許多主要英國經濟學家在輕微改變的形式下也曾教示過的，支配企業界的思想並間接影響企業界的行動。真實地，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原富」的一節上堅強地表述出工作與工資間關係的差別見解：——「勞力的寬弘報價促進一般人民的勤勉，恰如牠促進人口繁殖似的。勞動者的工資是勤勉的獎勵物，勤勉像其他每種人類材性樣據牠收受的獎勵物而改善。」（原富）第一卷第八六頁。但里哈朵（Ricardo）的教訓和關於他的產業制度的見解最貼緊地追隨着他的經濟學作家，很傾向於辯護低率工資，以為是產業進步的堅實基礎。

英國低率工資的經濟學說不須科學的經濟學家的形式上擁護。這個學說已穩固地植入在十八世紀「企業家」的心裏面，這些企業家很像用現時企業家的腔調表示他們的道德見解，說高率工資引起勞動者的放縱。下述的語句，人們殆難以滑稽口吻摹擬出來：

「製造業各州內窮人一般操作的時間，決不會超過剛剛夠生活並支持他們每週浪蕩的必要

的工作時間以上。總而言之，我們可公道地主張羊毛製造業內工資的減少會是國家的福祥和利益，對於窮人不會有真正的損害。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保持着我們的工業，維護我們的地租，且又可改良我們的人民」(Smith's "Memoirs on Wool," Vol. II. p. 308)。

拿這個來比較亞德爾·揚屢屢發表的暗示，即為改善農耕地租應增高(參考 "Northern Tour, Vol. II. p. 86)。半世紀後伍爾博士，縱然他的主幹的議論是據這兩種理由唱導「高率工資的經濟」——這兩種理由就是高率工資誘起最良的工作上材性並使工人滿足；卻未能使自己避免明白的矛盾，譬如他說：——

「高率工資，在很好多場合沒誘起感謝的情和改良的心，發育了驕傲並供給基金來助長這些罷工中頑強的精神，這些罷工暴亂地被施加在遍蘭加州各區域內一組一組的工場主上來把他們降落到奴隸的地位」("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366)。

他又說(p. 298)——「事實上勞動者的高率工資使勞動者自己能造成有給委員(勞動者的代表——譯者)的富厚，並能放縱地食飲過豐富的，和刺激他們的屋內職業的，物品，致羅神

經病。」

渥溫 (Robert Owen) 在他的新蘭拉克紡紗廠 (New Lanark Mill) 內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的實驗，完全不能使他的同行的製造業者相信工人間高的享樂標準會引起勞動能率的相應的增大。

在初期工廠制度下，童工和低度熟練男工就許多事例說被給付遠在真正「生存工資」下的工資率的，他們過度的勞役迅速地造成暴富者；這個工廠制度的歷史使有商業心理者確信地主張「低廉勞力」並使經濟學巨半世紀與新興的人道情操作戰。（徹底的工場辯護者反對初期工場立法，有時大膽地斷言「高率工資的經濟」並辯說這個經濟支配初期工場主的行動：這是真實的。伍爾也說，「工資所以這樣高的主要原由就是：工資形成製造品的價值的一小部份，所以一個吝嗇的主人如把工資減少得過低，那麼，他的職工會因此對工作不大注意，由是損害他們的工作的品質超過他的工資上節省所能補償以外。工資對貨物價值的比率愈小，大概說來，勞力的報酬愈大。一個良好紡紗廠的聰察的主人最不願意干涉他的紡工的進項，並決不肯減少這些進項，

除非因設置在他的企業內的資本和使用在他的企業內的技能未得報酬迫而出此」(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 330)。但是這個議論不能使伍爾稍後不指明出職工組合對於提高工資的努力把易受「歐洲大陸和美國較儉約和較遜順的勞動者」的競爭的一種產業陷入重大的危險中(p. 363)。製棉廠內給付的高率工資伍爾以為三倍於農業工資，他關於這個高率工資的記述，也沒與他自己的書的附錄內列的統計相符合(參考 p. 515)。他說，惟男紡工收受「高率工資」，但男紡工還須以這個工資的一部份報償他們雇用來幫助自己的助手的勞力。甚至現時關於「低廉勞力的競爭」新世界(美洲大陸——譯者)屢屢表示的恐懼證明這個學說的頑固的殘存，這個學說以為給付可能的最低工資是「良好營業」的第一原則。

第二節 初期學說的修正——博拉塞爵士從笨重的手工勞動搜集的證據

較晚近的思想趨勢是向進步地修正「低率工資的經濟說」方面前行。「如果你欲一件物事做得好，那麼，你應預計報償牠」這個普通格言，包含工資與工作相應合的一般信念在裏面。這個觀念的較明白的論述大部份，是從事精密地研究比較統計的經濟思想家的工作。大鐵道工程

契約人博拉塞先生從事的工作使他有一個機會來精確地比較各國勞動者的工作和工資，他的兒子博拉塞爵士搜集並公布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事實，這些事實就某某種工作說確立工作與工資間的一種新關係。他發見：加拿大大幹線鐵道上雇用的英國路工每日收受五先令乃至六先令的工資，他們爲這個金錢做的工作量比每日收受三先令六辨士工資的法蘭西、加拿大人好些；關於修造愛爾蘭鐵道雇用三先令乃至三先令六辨士工資的英國人比雇用一先令六辨士乃至一先令八辨士工資的愛爾蘭人要有利益些；「在印度，儘管黑人勞動者的工資每日祇四辨士半，乃至六辨士，卻鐵道工事每英哩的原費與在英國大抵相同；」在採石業，「法蘭西人、愛爾蘭人、吉利人一起被雇用，法蘭西人每日收受三個佛郎的工資，愛爾蘭人四個佛郎，英吉利人六個佛郎。但把這三種差別的工資率與他們三種人的各殊的工作成績比較起來，那就發見英國人是三種工人當中最可有利地被雇用的工人。把他的研究伸展到建築業、採礦業和許多製造業的種種部門方面，發見雇主和其他有實際經驗的人們間有大體相同的意見，都贊可一種類似的結論。在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工資和生活標準遠比在英國低下，卻在牠們三國內一定生產物的生產成本

不比在英國爲小，反要高些。在美國和在荷蘭幾種產業內享樂標準與在同一的英國產業內一樣高或較高些，所以更多或更好的工作被執行着。總之，勞動能率按照享樂標準或實際工資有相當正確的變化。

博拉塞爵士在他的著作「外國勞動和英國工資」(Foreign Work and English Wages)的緒論上擁護這個工資學說，這個學說的成立是屢屢歸功於彼，並有時被承認爲工資與工作的關係的一種最後說明——即「工作費(工作價格——譯者)與勞動者的每日工資有區別的，在各國內是幾近地同一的。」換些話來說，他主張，對於一定種類的工作從各殊的土地和各殊的人種說工資與勞動能率間有一種一定不變的關係存在着。

不過我們承認這個視作比較工資說的基礎的斷論時，應注意到某某顯明的駁難。第一，在引用來辯護這個理論的最多數事例的記述方面所參證的絕對限於貨幣工資，沒計算到各個國家內購買力的差別。爲設定任何合理的基礎，那個關係應是存在在實際工資或生活標準與勞動能率間。儘管，在工資與工作間或換些話說在消費標準與生產標準間當有一種確定的關係存在着，

這個事件，應承認爲本來可能有的；却沒有「自明的」理由來豫期在英國與印度這樣兩個國家間那個關係應是同一的，以此工資低和能率比較小的印度勞動者或工資高和能率大的英吉利勞動者做一件工作是經濟上沒有關係的問題。這樣的推論僅能在下述兩種假定之一的上面站立得住。

第一種假定將是工資與工作有這樣昭明的等差級數關係的假定，這個關係會使勞動者所消費食物、等等數量的每種差別反映在正確地相應的生產力支出的差別上——這樣一個假定不須駁難，因爲無人會主張工資供備的享樂標準是能率的惟一決定要素，而種族、氣候、和社會環境在經濟生產中沒執行任何職務。第二種假定將是資本和勞力的絕對流動性的假定，這個流動性遍全世界使純產業利益降下到劃一的水準，以此任何地方在工作與工資間、生產與消費間、都存在着一種正確的數量關係。儘管人們可以承認有所謂這樣劃一的「趨勢」，卻沒一個審知事實的將如此鹵莽，主張這個劃一是近似地達到了。

第三節 機械產業內工資時間和生產物

所以即使把勞動量和勞動質考慮到，也沒有理由來推想名目上或實際上的工資對有效勞動力的支出有任何正確的關係，甚或一種殆近正確的關係。但事實上博拉塞爵士提供的證據沒有辯明那個工作與工資無關係，或有等價關係的理論，如果把牠深刻地研察起來。因為就他所引述最大多數的事例說報酬最高的勞力顯然是使用上最有利益的勞力。他的例證所暗示出的理論事實上是「高率工資經濟」的一般理論。

這個理論，近年來有迅速的進步，現時多數精細地收集到的證據都擁護牠，但是須得更深刻地考究。博拉塞爵士的證據大率——縱然非全部——從肌肉力是重大要素的產業部門例如修路、鐵道敷設、和採礦業方面收集來的，或從機械關於指導生產力的速度和性質沒執行主要任務的建築業方面收集來的。人們不會沒有理由來豫期：工作與工資間的數量上關係在自由消耗的筋肉勞力執行較重大任務的各產業裏面，可比在機械是支配原素及最大部份工作是在運轉機械的各產業裏面更為密切。這個事例很可以是：對路工供備一種高的物質消費標準會有益，但對工廠職工甚或對不在劇烈筋肉勞動的壓迫的支配下其他種類的工人給與高率工資不會

有同等程度的利益。

在近代生產的趨勢是對人日更減免那種粗重的筋肉勞動的範圍內，真正的經濟僅在將來產業內趨於佔有從屬地位的各种勞動方面扶助高率工資。初期的事實把紡織廠和鐵工場方面高率工資與高度生產力及低率工資與低度生產力結合在一起的，是祇具有片斷的性質；如把牠們視爲高率工資與高度生產力間因果關係的例證，那麼，在所比較的各种場合機械和產業方法的發達方面廣大的差別就會毀壞牠們的效力。近年間因許多練達的經濟學家——他們中有些對於工業上技術具有實際的精深知識——的勤苦，關於這個問題有非常多的例證被收集，被表列。很多美國經濟學家，他們當中有瓦爾克爾將軍 (General F. A. Walker)、耿頓 (Guntton)、盛和佛 (Schoenhof)、古耳德、亞金孫，會精密地調查過英國和歐洲主要產業國內工作與工資間的關係。關稅改正或對工作日縮短的太過顯著的辯護在有些場合使收集的統計沒充分地被注意，但沒有任何理由來懷疑那個調查的實質的正確。

最精細地被實行的調查就是舒耳泗·革維尼特教授的調查，他把他的論證放置在製棉業

的嚴密地研究的基礎上，使他的結論最密切地關聯着近代機械生產的進化。初期的例證僅僅確定高率工資與良好工作間或低率工資與惡劣工作間一種並存的事實，沒試行在科學方面說明牠們兩者間的關係。舒耳泗·革維尼峙，因分析紡紗業和織布業，有成功地系統化工資與生產物間實測的關係。他不僅比較英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內製棉業的現在狀況，且還比較過去七十年間種種時期內英國製棉業的工資與工作的狀況，因此訂正國民生活的任何個人的平均上差誤，這個差誤在一種程度內可毀損祇奠基於國際的比較上的結論。這個兩重比較法產生出某某確定的結果，舒耳泗·革維尼峙把這些結果總括地敘述如下：——「在勞動費（計件工資）最低的地方，勞動狀況最好，工作日最短，職工的每週工資最高」（p. 133）。在英國改良的紡織和織機的進化，被發見有每個工人生產物的繼續增加，反映在食物價格上的計件工資跌落，勞動時間的縮短，及每週工資的高漲四者伴隨着牠。舒耳泗·革維尼峙纂輯的下表，將英國紡織業全部總攏來，正確地說明各種運動的關係：——

紡績業

一八一九—二一	紗生產額單位一千磅	紡紗廠內工人數	每個工人生產額單位	每磅的勞動費	每年平均工資
一八二九—三一	一〇六·五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	九六八	六四	二六一三〇
一八四四—四六	二二六·五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一五四六	四二	二七六〇
一八五九—六一	五二三·三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	二七五四	二三	二八一二〇
一八八〇—八二	九一〇·〇〇〇	二四八·〇〇〇	三六七	一一	三二一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	五五二〇	一九	四四三四〇 註一

織布業

一八一九—二一	生產額單位一千磅	工人數	每個工人生產額單位	每磅的勞動費	每年平均收入
	八〇·六二〇	二五〇·〇〇〇	三二二	一五五	二〇一八〇

一八二九十三一	一四三·二〇〇	二七五·〇〇〇	五二一	九〇一九一八〇	註二
一八四四一四六	三四八·一一〇	二一〇·〇〇〇	一六五八	三五二四一〇〇	
一八五九一六一	六五〇·八七〇	二〇三·〇〇〇	三二〇六	二九三〇一五〇	
一八八〇一八二	九九三·五四〇	二四六·〇〇〇	四〇三九	二三三九〇〇	

註一 “Der Grossbetrieb,” p. 132。關於最近平均工資的增高我們應注意較後的年間成年職工的比率增大這個事實。關於論究每年純工資應對失業從表中所列數目核減一部份。

註二 迄至那時尚未消滅的手機織工的衰落狀況應計算到。

這個同一的說明，說到美國棉紗織布工業，也是真實的，如下表所指明：

一八三〇年	每個工人每年生產額	每碼的勞動費	每個工人每年的收入
四·三二一	一·九	一六四	

一八五〇年	一二·一六四	一·五五	一九〇
一八七〇年	一九·二九三	一·二四	二四〇
一八八四年	二八·〇三二	一·〇七	二九〇

這個同一的說明，說到德國和瑞士還是真實的。每種機械改良都增加每個工人能運轉的紡機或織機數目或增高機械的速度並以此擴大每個工人的生產額，這個事件，有較高的每週工資和一般的勞動時間的縮短伴隨着牠。

就木棉業的現在狀況說，同一的一般結果也從英國、美國和歐洲大陸的詳細比較產生出來。英國與美國間的比較指明：在織布業，美國工資遠比英國為高，勞動能率也遠比英國為大，結果麼生產成本比英國低下得多；在紡紗業，英國工資約有美國那樣高，生產成本比美國小（p. 156）。就織布業說瑞士和德國、英國與美國間的比較產生出下列的結果（p. 151）。

	每個工人每週 生產額	每碼的成本	勞動時間	每週工資
瑞士和德國	四六六	〇·三〇三	一二一	八
英國	七〇六	〇·二七五	九一六	三
美國	一一〇〇	〇·二二	一〇二〇	三

英國或美國工資高，能率大的勞動者容易制勝意大利工廠中工資低，工時長的勞動者。麻爾荷盛 (Mulhausen) 與渥斯哲 (Vosges) 山谷工廠的比較也表明前者的工資較高的勞動效果上比後者優良些。

說到俄羅斯，近彼得堡 (Petersburg) 和在愛斯蘭 (Esthland) 的工廠中高率工資的勞動者能够制勝佛拉德米爾 (Vladmir) 和莫斯科中央政府的低率工資的勞動者。

舒耳泗·革維尼時更進而主張：工資低和工時長的現存狀況下印度的工廠不能制勝牠們的蘭加州競爭者，為印度要求的嚴厲的工廠法律或會損害蘭加州，不致使蘭加州獲得利便。（在

此點舒耳泗·革維尼時顯然過度地使用他的辯論力。儘管官廳報告關於孟買工場的興盛重視銀本位制問題爲主要的原素，却除開這個似乎孟買的低廉勞力無疑地能在亞細亞市場的粗綿紗方面制勝英國的勞力。博倫達諾在他的「工時和工資對生產的關係」(Hours and Wages in Relation to Production)著作上擁護舒耳泗·革維尼時。這個問題的最主要各點，在精密地比較英國紡績業與使用英國機械的德國各地方的紡績業後，這樣地概述如下：——

英國工人約運轉兩倍德國工人運轉的機械數目；在英國機械較迅速地運轉；與理論上生產額相比較的損失（即時間和材料的浪費）也較小。最後，應考察到在英國從鈎錘取下和放上佔的時間較短；線的斷折較少，斷折線的接合耗的時間較少。結果麼，在英國每磅紗的勞動原費——特在監視的勞力算入時——決然比在德國爲小。所以英國紡工工資約兩倍德國那樣高，工作日祇九小時多一點，德國爲十一時乃至十一時半」（p. 136）。

對不列顛勞動能率與歐洲大陸勞動能率間的比較實行的最近調查也確切地證明舒耳泗·革維尼時的結論。德國工人在製棉業方面仍比英國工人爲劣下，儘管在過去十年間他們的能

率曾有增進，這個增進是與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生活標準直接相關聯的。這個同一的情事，說到法國、瑞士和荷蘭，也一般地是真確的。

關於印度勞動原費，我們聽說「爲運轉一定數量的機械需要的職工數目從前在印度是比在英國多五倍或八倍，現時最少也多三倍。獨這個地位的利益能使英國本土工業，除開極少數外國棉紗——牠們中大部份都是着色的——而外，驅逐一切外國棉紗。」(Brassey and Chapman, p. 152)

較後美國與英國織工的相對能率的比較，因在美國自動織機和其他機械改良被採用的範圍日漸增大，不能有效用了。麻色鳩賽辭的織工每週進款四十五先令，或五十先令，運轉最良的八部織機，最優的蘭加州職工運轉的織機較少接受的工資較低，他們兩者的能率間任何數量上的測定是不可能的。在紡紗業和織布業方面，棉織物的品質的差別更複雜化這種比較。然而在美國北部各州對棉業職工給付的較高的平均工資，據最近一個專門調查家(Mr. Young)的判斷，沒有相應的優越能率報償牠。說到南部各州工場的勞動能率，似乎存在着一時的低率工資經濟的

狀況；儘管現在有人主張「在許多場合南部的勞動原費實際上要高些，縱然南部的工資遠爲低下」(Brasseay and Chapman, p. 181)。

從德國得到的一些有趣味的證據直接擁護劇烈的筋肉職業方面高率工資的經濟說。一八九八年外交部關於倫尼昔·威斯特費尼亞煤炭業的報告說：「甚至在這個區域（倫尼昔·威斯特費尼亞——譯者）內，工資比在德國的任何其他地方爲高，縱然仍是無疑地較英國爲低下；却我以爲人們還將發見平均每個採炭工和每組換班工的勞動效果僅約在英國的二分之一，因英國炭坑夫生活較優，以較好的判斷和較多的熟練操作，在一度決定他的條件時較寬弘地支出他的較大的勞動力，並最後無論如何他是一個有訓練的採炭工、材木工或搬運工——這個事例可以是如此的。」

這個事件，曾在諾深薄爾蘭作工一些時候的一個德國礦工的實例證明是眞確的。「英國礦工爲什麼比德國礦工強健，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英國礦工有適當的休養時間，他吃的肉比吃的蕃芋多些。大概地說來，德國礦工，因操作過度和營養不足，不能與英國礦工相競爭。」(“How the

English Workman Lives," Ernst Dührerhoff (1899); quoted Brasseay and Chapman, p. 48)

關於辯護美國勞工所享受的高度享樂標準對於勞力支出的有利效果，有實業家和經濟學家提出的多數憑據存在着。歐洲工人曾到美國去作工的，一般都承認他們在美國支出的勞動力的數量比較上大得多。這在好大的程度內容許生理學上的說明，即較優美的食物轉換為較多的勞動力，或者是有疑義的。心理的原素或也無論如何執行一樣重要的任務。對有能者開放的事業途徑的認識，或最少享樂標準的顯著改善的公道機會的認識，曾對美國各類工人是一種有刺激作用的物事，儘管最近低度熟練勞動的市場的狀況減少這個刺激物的效力。黑人和外國移民，形成因熟練勞動的需要對供給的減少比率保持自己地位的一種不熟練勞動階級的，他們的增加或似乎把美國人工作上精力降低到歐洲人的水準。如果除此而外不熟練勞動者的實際工資跌落了——從一八九七年以來事實上曾跌落，那麼，美國產業進步的一大源泉是顯然衰減了。

第四節 高工資和短工時經濟的一般適用是難被承認的

近代產業進步，在關涉着牠對勞動的影響的範圍內，從舒耳泗·革維尼時引用的證據看來，可在七種結果方面說明：(a)勞動時間的縮短，(b)每週工資的增高，(c)件工工資的低下，(d)生產物的低廉，(e)每個工人生產額的增加，(f)機械速度的增進，(g)對勞動者機械數目的和型式的增大。

一切這些原素，在我們能十分判斷機械對工人的純結果前，都應考慮到，上述的實例，縱然就高生活標準與高勞動生產力間一種因果關係的存在說是斷然確定的，却不必然證明這個結論是適當的，這個結論就是一個企業或一個雇主聯盟倡首地「任意」增加工資並減短工作時間來確然、決然、期待純勞動生產力的相應的增大。

在這樣的結論被證明為正當前，我們應明白地把握住高生活標準與勞動能率間因果關係的性質。我們在如何樣的程度內得視高率工資和其他良好的雇傭條件為勞動能率的原因，又在如何樣的程度內得視牠們為勞動能率的結果呢？引用的實例僅僅證明：關繫勞動能率——例如生產物的數量、工作的速度和運轉的機械數目——的某某現象 a b c，與關繫工資、工作時和其

他僱傭條件的某某其他現象 a e d 有正比例的變化。在這樣的實例有效用的範圍內，我們祇能斷言兩組現象因果上相關繫着，不能確切地決定 a b c 方面的變化是相伴的 d c f 方面變化的原因或是結果，或兩組現象是否被一種第三組現象支配着，這第三組現象的變化同時地並比例地影響其餘兩組現象。

著作家如耿頓 (Guntton) 和盛和佛所求謀抽取的，和不少的「勞動運動」的領導者所承認的，斷論就是：工資的騰貴和工時的減短將必然有勞動能率的同等增高或同等以上的增高伴隨着。關於確立這個辯論的基礎，他們特別著重紡織業方面比較統計的實例。但第一，我們應指出這個被引用的實例沒辯護任何那樣網羅一切的概括說。譬如古耳德和盛和佛的統計表明這樣的許多事例，從這些事例說美國職工的高率貨幣工資和高率實際工資沒有相應的增大的生產力伴隨着。在這樣的場合英國的「低賤」勞力真實地是低廉的。

再者，在別的場合，美國工人的高率工資有生產量的同等增加或同等以上的增加伴隨着，這個增加的生產量不全然或大率因增大的勞動能率或強度作成的，但因使用更高等精緻的節省

勞力機械作成的。如果我們比較各別的國家內或同一國家的各殊的產業發達階段內純勞動費對生產物的關係，那麼，我們應明白地加入製造和維持這個改良機械的勞動費與製造和維持這個改良機械所替代的劣下機械的勞動費間的相差數。因遺漏這點，舒耳泗·革維尼時、博倫達諾、而雷 (Ray) 和其他「高工資經濟說」的預言者的推論當中許多都喪失效用。在美國各種商品的直接勞動費可和在英國一樣少甚或比在英國爲少，但生產成本的總計（古耳德從他的美國和歐洲生產的比較得到的一般結論就是「美國的每日高率工資」沒含有對製造業者一種相應的增大的勞動費意義）「Contemporary Review」Jan, 1893。這個情事，他以爲一部份因優越的機械力，這些機械力由高率工資得到牠們的存在，一部份因工人方面優越的體力。但此處所述古耳德的證據和結論，拿來做證明「高率工資經濟說」那是不充分的，因爲牠們僅指明高率工資有增大的勞力支出量伴隨着，沒有對這個高率工資「相應的」增大的勞力支出量伴隨着。）和售賣價格可是較高些。最後，英國與美國間這種比較在許多點都最爲有效用，因牠們兩國的產業方法的發達和勞動者的性格都極爲近似；但從這種比較說貨幣工資和實際工資的差別普通

沒有勞動時間的差別伴隨着。

我們所有的證據不能辯明高工資經濟說的普遍或一般適用是可被承認的。如果每個勞工的每日生產額因工資的增加和工時的減短大概真能增高或真能維持如舊，那麼，社會問題，在牠關繫低等勞工貧困和悲慘的輕減的範圍內，可容易被解決。但人們縱然一般地承認，很多勞動階級的工資或普通享樂標準的升高將有勞動能率的增大伴隨着，及工時的縮短不會有相應的生產額減少伴隨着；却無限地增加工資並縮減工時是決不會有利益的。享樂標準的一定升高的結果在每種產業內是不會相同似的。在有些場合高率工資和減短的工作時是有利益的，在別の場合低賤勞力和長的工作時是有利益的，從許多最高度發達的產業說我們不能以詳論高率工資與良好工作是相伴的，低率工資與劣下工作是相伴的，訴於雇主的開明利慾使採行工資的一般增加和工時的一般減短的辦法。儘管最有利的企業可常是在包含用高度進化的機械執行短時的劇烈工作而獲得高工資這個情事的制度下被經營着，却其他企業決不會不可以因雇用以簡單機械做長時工作的低廉

勞動者更有利地被經營着。我們不好隨便斷說初期蘭加州廠主從以飢餓工資雇用童工和虛弱的成年工看來採行了一種淺見的政策。

特以舒耳泗·革維尼時的例證確然指明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經濟密切地關聯着機械的發達，並確然表示在機械是複雜且能以高壓力被運轉時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純經濟就發現出來。從這種見解看來近代機械是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直接原因。因為採用機械的目的儘管是在以低工資的機械工替代熟練的手藝工，不困倦的機械儘管能有利地繼續被使用着；卻在人類性質相當地被顧慮到的時候就發見以高壓力在短時期工作並以較高的價格購買這樣劇烈的勞動（高壓力的勞動——譯者）是更有利益些。固然，我們應記憶着高工資常是採用改良機械的直接原因，並是對新的機械發明一種無時不存在的刺激力。這個情事半世紀前伍爾會清楚地認明，伍爾說長型的精紡機、自動精紡機的發明、洋布印花術的若干初期改良都直接歸屬着這種原因。（他的“*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pp. 357-369. 伍爾認機械上的發明為資本所以降服努力的手段。他敘述「自動精紡機」怎樣被使用時再昂然說道：「這個發明包含所已提示的偉大學說，

即在資本把科學拿來供牠的驅使時頑梗的勞動手將常被教訓來屈意馴順。] p. 308)

但是我們縱承認某機械產業方面那些趨勢，卻不當確信因勞動組織或其他方法所獲得增高的工資能促成產業方法的這樣改善，這樣的改善將能使高率工資被給付而不損害產業或減低贏利到為保持私營產業在社會方面所需要的最小限度以下。

我們的例證引出這樣的結論，即在工資升高常有勞動能率和生產額的增大伴隨着的時候，增大的生產力對工資升高的比例就每種職業說是不相同的。所以我們不能夠一般地宣言來辯護高率工資的政策或低率工資的政策。

第五節 雇傭條件與生產力的相互決定

經濟上有利的工資和勞動時間將按照許多條件而有變化，最重要的條件中有機械的發達，工作所需索筋肉和神經的緊張，工作的屋內的、久坐的性質，伴隨工作的種種衛生狀況，工人的年齡、性別、種族和階級。

從綿布業說在美國以高工資雇用婦女來在短工時運轉六部、七部甚或八部織機比在德國、

瑞士甚或蘭加州以低工資雇用劣等工人較爲有利。但從採煤業說美國工資顯然在經濟上過高——這就是說，美國工資與英國工資的差數沒有均等的生產量的差數補償着。美國煤工每人每年收受工資三百二十六塊金元，採掘的煤炭總噸數爲三百七十七，每噸勞動費爲八十六分（一百分爲一塊金元——譯者）半；北斯達佛特州煤工每人每年收受工資二百五十三塊金元，採掘的煤炭總噸數爲三百二十二，每噸勞動費爲七十九分。（“No. 64. Consular Report,” quoted Schoenhof, p. 209）同樣地，美國一噸柏塞麥爾銑鐵的勞動費約比英國高五十分，因美國工資約比英國大百分之四十。（Schoenhof, p. 216）

事實上從全體例證看來說到任何單獨一類商品在勞動費與工資間沒有任何決定的關係存在着。

增大的勞動能率是高工資的原因，這個對立的理論，也是很難一般地被承認。這個理論通常就是一部份實業家和經濟學家的見解，他們從這個假定出發，這個假定就是：有一種競爭公例存在着，據這公例的作用每個工人必然收受他所應得的他的勞動生產物的全部價值。他們這等人

辯說，工資惟能因增大的勞動能率而升高；工資若高，勞動能率必高，反過來說亦同；所以勞動能率決定工資。一些高工資經濟論辯護者主張勞動者的技術教育及道德性和勤勉性的增進應在工資的任何增加或工時的任何減短前存在着，並應以增高勞動能率證明這個增加或減短是正當的；恰如別一些高工資經濟論辯護者以職工組合主義、立法和輿論的手段謀求抬高工資並縮減工時，相信繼隨其後的增大的勞動能率將正當化這樣的行動似的。這個議論，其中所包含的假定，即勞動者在資本和勞力的聯合生產物中應得的部份是一定而不可改易的比率，且放置在一邊，牠（這個議論——譯者）所依據的就是僅僅否定人們所說高率工資和享樂標準的向上有增進勞動能率的效果。

在一方面工資和其他雇傭條件，別一方面勞動能率和生產額大小，這兩者間的關係顯明地是一種相互決定的關係。工資的增高、閒暇的加多和一般享樂標準的向上將增大勞動能率；增大的勞動能率，或直接因這原因或因其他原因，都將使高率工資能被給付，工作時間能被減短。

第六節 勞力的凝聚性和努力的強烈化

尙有一點從關係勞動能率和高率工資的例證顯現出來。據舒耳泗·革維尼時的公式計件工資的跌落有每週工資的增高伴隨着。但我們應記憶着時間工資的增高不必然謂以努力的名詞測量的勞動價格曾被增高。在較短的時間負擔的較緊張的勞動每一時間單位可以獲得較高的貨幣工資，但每一努力單位的價格可以是較低下。人們會承認晚近機械進化的一般趨勢是凝聚化並強烈化勞動。從某某種類的紡織業勞動說現時一天支出的筋肉勞動量或手工勞動量比從前要大些。這樣的實際事例就是被使用來做接線工的幼童勞動。在伍爾的時代（一八三〇年）伍爾能够主張童工在工廠中所耗費時間的四分之三都沒有事情做。增多的紡錘數量和增高的速度使他們的勞動愈爲連續。這同一的情事，說到精紡機工人也是真實的，這些工人的勞動甚至在過去幾年內曾因精紡機的體積增大強烈化。儘管原則上機械趨於承擔較粗重的筋肉勞動形式，却也趨於倍加對筋肉力的細小要求直到筋肉力緊張全體比從前無甚差別時。在筋肉努力方面所得到的緩和和被增大的神經和注意的緊張抵消了。再者，因機械越更複雜，越更夥多，越更昂貴，機械工的責任加重了。在一種相當的程度內機械對勞動者所需索的新努力性質上比牠替代的

粗重的筋肉勞動要精練些。並且牠對肉體所加的負擔是日更加重的負擔。「一個手織機工人一天能做十三小時的工作，但要一個六架織機工人做十三小時的工作，那就是肉體上不可能的事。」（“Der Groszbetrieb,” p. 167）。近代機械的複雜和牠運轉上具有的超人的速度繼續地暗示出人類勞力的凝聚增進，即每一時間單位努力的支出量加多。這個增加，因繼續較高的生活標準的熟練和體格改進，致成爲可能。但如生活標準的增高和工作日的減短顯有在較短的工作日時間筋肉上、神經上、或精神力的更劇烈的緊張伴隨着，那麼，我們不應得視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爲工人的確實利益。這是很明白的。惟這個工作努力的凝聚性必然有若干限制加在牠之上。勞動者一小時的勞動能率，以對工作日衆多迅速的減短和對工資衆多迅速的增高，強制牠增大到一定限界以外，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人的天性必在勞動凝聚上加種種制限。儘管一個織工在英國工廠的工作日（九小時——譯者）時間運轉四部織機，收受適中的工資每週十六先令可比在德國十二小時的工作日運轉兩部織機，收受十一先令八辨士佳善些；却牠在美國十小時的工作日運轉六部、七部甚或八部織機，收受二十先令三辨士，（參考本書第三六〇頁。但這些工資還是

一切雇用在織布廠的勞動者的平均工資，不單獨是「織工」的平均工資，不比在英國的工廠日運轉四部織機，收受十六先令要佳善些，却美國人的境況不會有改進，如果八小時的工作日是以對每個勞動者再加上一個織機的犧牲購買來的。

從高工資和較多的閒暇——因較多的閒暇較善的消費得以實現——所產生的利益，可以多過在較短的工作日神經上或筋肉上不當的緊張所抵消的利益。但這個困難（過當的緊張——譯者），我們會論述過，沒因愈漸要交較粗重的筋肉勞動給機械充分地被應付着（被抵消了——譯者），如果這個同一機械的可能的活動力被利用來強制落在機械工肩頭上的工作的速度增高。

儘管決不能從一切種類的勞動說，却可從許多種類的勞動說，在一小時內盛滿的勞動量的增加能够以工作日的減短被獲得着；但關於決定在這個方向的前進運動，兩種事情當有作用：第一，在工作日的順次減短與每小時內支出的勞動量的增加間數量關係的客觀上經濟問題；第二，較凝聚的勞動對於視作工人和消費人的勞動者的影響的主觀上經濟問題。

我們有不少的證據來指明出增多的閒暇和較高的工資會以太貴的代價購買到手。

然而我們注意這個事情時，不應以為在進步的產業內追尋到的實際工資的加多和勞動時間的減短必然有相應的勞動凝聚的增大伴隨着。例如從紡織業和鐵工業說（如馬克斯所認可）顯然曾在工資的增高的情形下獲得改良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當中一部份。即使在較多的機械被運轉着的場合，我們也不應以為在工人方面感觸的努力或緊張有相應的增加。熟練或能率的真實增進將能使增多的機械數目用這些主觀的努力被運轉着，這些主觀努力不比從前較少的機械數目所需要的為多。但在一方面這個情事固應參酌到；別一方面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工廠制度史明白地指示出工廠勞動，或者不在機械對職工筋力所加的負擔方面，只在對神經組織上所需索增甚的緊張方面，比從前更為劇烈化。

這一點的重要性，短工時的辯護者和那些主張勞工的主要目的應在使他們的勞力有較豐盛的生產的人們都常常忽視牠。在較高的能率單謂較高的熟練並不包含增大的努力的範圍內，這個較高的能率是純粹的利益，但在增大的努力被需要的場合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需要嚴密的

和詳細的研討的問題。

第七節 有效消費決定於工人的蓄積精力

過度凝聚的勞動的另一結果也應得講一下。

較高的工資與較短的工時間密切的關係是一般地被承認着。貨幣工資的增加，因引入爲充分發揮牠們（增加的工資——譯者）的恩惠或滿足所需要消費時間的增多之消費上的變化，影響生活標準的，僅能因生產時間或勞動時間的減短而有效能。例如在新慾望，牠們的滿足會從生活標準的提高自然地被尋求到，牠在性質上是理智的，不僅包含書籍等等的購買，並還包含誦讀這些書的閒暇的時候；這個恩惠需要勞動時間的減短補充較高的工資，如果勞動時間過長。然而每日較凝聚的八小時勞動，顯然可比每日不甚劇烈的十小時勞動性質上損耗更甚並使勞動者所享受對他們開放的教育機會的利益不能比做不甚劇烈的、時間較長的、工作的勞動者所享受更多。削減的價值附著於每一閒暇小時的，可以超過加上的兩個閒暇小時的利益。換些話說來過度的劇烈勞動就牠的結果說可比過度延長的勞動更爲有害。這個可能性在好些人的議論中常

被忽略，這些人以主張勞動時間每個單位將更有豐盛的生產擁護短工作日的運動。在這個議論僅關涉辯說較高的工資對勞動能率的影響，不關涉較短的工時對勞動能率的影響時；對劇烈勞動情事的這樣忽略帶着更緊急的重要性。麻色鳩賽辭的職工在比英國工廠日更長的時間運轉那樣多的織機所消耗的增大的努力價值上是否不重過較高的工資的利益，可以是有重大疑問的。這樣勞動的損耗性質能以減少名目上較高的生活標準的真實效用或滿足，這個較高的生活標準因高率工資致成可能。如果增大的勞動生產力大半因高率工資刺激起的改良的機械或生產方法而勞力自身沒相應地緊張化，那麼，勞動者的利益是昭著的。但短工時和高工資可刺激起支出的生產努力的有害凝聚，這個可能性，是在論究新產業方法對勞動的影響時不當被忽略的一個事件。

第八節 機械發達與享樂標準的關係

我們試行推算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勢時，應把勞動的繼續時間、勞動的強度和工資三者在他們的相互關係方面一起研究。我們不能豫期牠們的關係在任何兩種產業間是同一的。如果勞動

巨一個異常長的工作日稀薄地展布着，例如在印度工場內是；那麼，組織的改善，可減短勞動時間到英國普通工作日的時間並可劇烈化勞動的，或會是一種恩惠，因此引起的工資的增高或會使勞動者獲得兩重利益。但更進地減短並劇烈化工作日的任何努力可傷害勞動家，即使他們的生產額增大了。這樣一個例子可十分利用來證實在一切這樣問題裏面包含的相對性。從勞動時間緊張與工資間特殊的數量關係得來的純利益對英國紡織業勞工和印度紡織業勞工或會是很不同的。人們預期使他們兩者獲得最大的純利益的工作日會是同長的，這是「自明地」不合理。所以美國職工奮勵的神經質的賦稟可使他或她比蘭加州的職工能適宜地做更減短和更緊張的勞動日的工作。總之最要點就是勞動的繼續時間緊張、和報酬三個原素的不可分離的關係。但在論究報酬時我們不僅應明瞭貨幣工資還應理解因消費所購買的能被獲得的純利益，如果我們要從科學方面觀察這個問題。

我們應明白地認知：在考究影響勞動狀況的一切實際改良時不能把「工資」問題從「工時」問題分離開來，也不能把「工資」和「工時」兩個問題從「勞動強度」的問題分離開來；

並以對每個問題求獨立的解決簡單化這個討論或利便「勞動運動」的任何努力都是無效用的，因這是非科學的。如果人們籌謀任何產業上的變化，那麼，從「勞動」的觀點說應觀察到這個變化對勞動者的純福利，應適當地考究牠對工資、工時和勞動強度的影響及在每個產業內、每個國家內和每個產業發達階段內存於牠們三者間的複雜的和變化的關係。

但儘管在我們記憶着，在使勞動劇烈化和單調化方面，在增加從事久坐的屋內職業的工人數目方面，和在強迫日漸增多的勞動人口生活在稠密和不衛生的城市內方面機械的影響時，機械對勞動階級的純利是可以有疑問；却機械的發達彰明地有機械勞工間增進的物質上享樂標準伴隨着，如果客觀地計量他們的享樂。

不問關於增大的勞動強度的影響和機械的間接影響應實行如何的核算，最多數的證據却明白地表示出：機械運轉工比他們所替代的手工勞動者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住得好些；及機械能率和複雜性的增進有實際工資的提高伴隨着。最良的機械為牠們經濟的利用必須使與牠協作的工人享有適當的生活標準，並且我們可以豫想每個產業內機械的更進的發達含有這個享樂

標準的更進的增高隨伴着；儘管我們不應推斷：工人間這個享樂標的自然和必然進步沒有一定的界限，及這個進步是平等地適用到一切產業和一切國家方面。

所以一種一種的產業既然相繼地服屬機械生產的支配，機械發達的趨勢顯應可以必然地促進勞工階級間享樂標準的一般向上。這樣實際的事例極可以是，機械的純影響是在向這個方面進展。但我們不應忘懷機械生產的增大的展布顯然沒使益多的勞動人口從事機械運轉。事實上，如果我們以發達最高的紡織業的最近歷史判斷起來，那麼，我們應能預期：機械牢固地把握着一切容易利用常規生產法的產業時，直接從事機械運轉的勞動人口全體的比率將繼續減少，在不容易利用機械的運輸和分配產業的部份方面和個人的業務方面勞動人口全體的比率將日更加大。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不能把需求更緊張和更有效能的勞動的機械的進化視為勞動階級全體的享樂標準方面必要的改善的充分保證。簡單地說來，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來表明，店員、書記、教師、公共汽車夫、代理業者、堆棧夫、船塢工、巡警、夾肉麵包工和其他種種在產業社會內比例上日更增多的勞動者這幾等人的物質上享樂標準方面一種提高，將有他們的勞動能率方面一種

大的增進伴隨着，這種增進足以刺激起連續的這樣增進。舒耳泗·革維尼時和別的人們在標準的機械產業內探求到的自動運動沒被證明爲適用到產業全體；並且機械發達的趨勢如果是吸收增多的勞動，益少的勞動者，那麼，勞動階級的將來大希望便不能夠奠基在機械產業內獲取高工資的運動上。

第九節 高工資的經濟決定於消費

儘管人們不能信賴生產者的個人利己心，除在某某產業外並到某一點，會助長工資的增高；卻消費者的集合的利害比個人的利害更堅強地扶持「高工資的經濟」。我們會察見：有些階級因自己日常的健全欲望業已充分地滿足不肯行使多餘的「消費力」並主張貯藏在不必要的資本形式裏面的，所有過多的「消費力」直接地造成資本和勞力的緩慢使用。如果產業勢力的作用把「消費力」的增加部分投入勞動階級的掌握中，勞動階級不在延遲消費的狀況下使用牠，祇使用來提高牠們的物質和精神享樂標準；那麼，勞力和資本的更充分、更正規的使用必發生出來。如果更強固的勞動組織能夠增高工資，更高的工資被使用來需求更多、更好的消費品，那麼，

對資本和勞動的能率一種直接刺激力是那樣地被適用着。然而真實的論點，我們不應回避。如果富裕階級現時「儲蓄」的購買力以較高的貨幣工資方式移轉到勞動者的手中，勞動者又沒使用牠來增高他們的享樂標準，但把牠「投置」在種種資本形式裏面，那麼，任何對產業的刺激力都會沒被供備出；一個階級的「儲蓄」會移轉到另一階級的手中，過剩的儲蓄會有限制產業的作用恰如牠現在有這樣作用似的。儘管我們會欣慶地觀看勞動階級握有社會方面有用的資本形式的增加部份，卻這個單單的移轉行為，即使被完成着，也不會對產業全體供備任何刺激力。從社會的觀點說除現行消費的平均標準方面一種增高外沒有別的事物能夠刺激產業。如果我們明白地認知對商品的需要是對資本和勢力的使用的惟一需要，而這個需要又不僅決定在什麼特殊的方面生產的這些必要物（資本和勞力——譯者）將被適用着；那麼，我們察見我們產業的將來希望大半仰靠這個確實的信念，即勞動階級將不使用牠們較高的工資來從投資收取利息（這是一個自殺的政策），但祇使用來以當時地滿足潛伏在「低率工資經濟」下的一切健全的肉體和精神欲求提高牠們的生活標準。新的良好欲求的滿足，因以更多的希望和利益賦予

人生，將使一切聰智勞動者的努力更有效能，因分配需要在更多的種種商品上將更充分地利用自然和人爲的富源，因糾正從購買力的不平等發生的生產和消費的不均衡，將以勞動的充實性和規則性「正當化」高率工資。但我們應明白地認知「儲蓄」當作勞動階級的道德性看來，縱然可像是堪慶幸的，卻儲蓄的任何廣大的實行將必然毀滅剛纔述說的經濟利益，如果牠（這個廣大的實行——譯者）是在現行消費的增高前並工人寧願牠而不願這個增高。慧智的勞動階級在他們努力於「投置」增加的工資的任何相當部份在產業裏面前將主張利用初期加多的工資來增進他們自己和他們家族的肉體上和理智上效能，恰如慧智的個人將察見他不能夠「儲蓄」直到他關於供養家族使具有充足的肉體效能已十分準備妥善時似的。古耳德極明晰地、極確實地論述這點：經濟上收益小時，儲蓄謂相對地低下的社會生存程度。吝嗇人民決不會進步的，原則們在生產方面也不是有效能的。人有夥多欲望——不是奢侈的狂妄欲望，是真正適當上他的欲望——的，會勤奮地操作來滿足他的意願，他是有雇用價值的人。令經濟學者仍教示儲蓄的效用和必要，但也令社會學者一樣固執地主張實行經濟致使在十九世紀妨害勞動階級的文明與其

他階級的文明一致地增進，這是道德上不公的政策，產業上惡劣的政策。我不掉嘆美國勞動者不儲蓄更多。我且還確信如果我在大陸訪問的許多勞動階級團體在社會方面是更野心的（儲蓄更多的——譯者），那麼，從急進學說發生的危險不會更少。幾年前我曾遇見的很多聰明製造業者之一告訴我，他是很願意對他的勞工給付更高的工資，如果他們將要正當地花費過多的金錢，不把牠貯藏起來。他知道既然惟新欲望的滿足能誘起別的欲望，結局他將因給付更高的工資獲得利益。（E. R. L. Gould, "Contemporary Review," January, 1893）如果有空論的經濟學者仍主張「商品的需要不是勞動的需要」那麼，可以叫他記憶着一個曲論不必然是真實的事。實上這個特殊的曲論，我們察見有杜撰的推理和道德的偏見的一種結合扶持着牠。經濟學者間日益有力的意見是轉而在經濟理論方面參合實業界決未與乖離的確實的經驗上判斷，即高消費率是進步的產業的最穩妥保證。高工資將由增進的消費對產業有刺激的作用，這個信念，就是「高工資經濟論的」最確實的擁護者。勞動階級，特別是在美國和英國的，表示他們愈益趨於把他們更高的工資花費在進步的消費方面。這個趨勢的穩定的作用大半決定勞動階級和一般產

業的將來經濟運命。

第十五章 近代產業對於消費者的勞工的影響

第一節 各別的勞動階級從物價的跌落得到好大的利益

我們考察機械生產對從事一種特殊產業的一羣勞動者的影響時，不限定到探尋單獨這一種生產部門的方法和技術、改善的影響。別種產業內採行的改善反映在零售價格的跌落上面的，他們以消費者的地位能夠均沾着。既然所有英國工人都消費麵包，那麼，他們因使麵包價格低減的新工廠機械的發明或新美國鐵道的修建都蒙受恩惠；既然一切都消費靴子，那麼，不僅在製靴工廠內收受較高工資的一些職工，並且一切能購買較廉靴子的工人，都因製靴機械的採行獲得利益。

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趨於在好大的程度內，使勞工以消費者的地位蒙受恩惠？
經濟理論，關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頗貼近地與經驗一致。每一部份的勞動階級在消費者的

地位，比照他們的收入超過不熟練勞動者的生存維持工資的數目，從改善的生產方法獲得利益。工資高的機械工獲得最大的利益，被剝削的勞動者獲得最小的利益。每週收受四十先令的勞工從生產成本的一般低廉獲得的利益遠比每週收受二十先令的勞工所獲得的兩倍為多。為什麼是這樣，是有種種理由的。

(1) 在有一種時常供給過剩的勞動競爭所視為在任何特定的時候一定雇傭數量的場合，工資的決定與勞工階級的最低生活標準頗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定或習慣的貨幣工資沒決定牠（他們的工資——譯者）。這特別是大城市的「血汗」產業內實際事例。在這樣的場合機械和產業方法的改善使這個勞動階級「生活標準」的範圍內物品價格低下的，是容易迅速地反映在對這樣低度熟練的勞動給付的貨幣工資的跌落上面。換些話說來，「生存維持工資」不因屬於這個勞動階級享樂標準內的物品的價格低落獲得利益。

甚至在最下級勞動方面也無疑地有一種趨勢固執地保持從前的貨幣工資，因此幾許提高實際工資的標準；但這個惰力（從前工資的保持——譯者）往往被壓倒，貨幣工資也隨物價減

低而下降，如果這種勞動者的競爭是最激烈。我們進而研究熟練工資和組織較高的勞動者時，察見他們比較上不易遭受直接不間斷的競爭壓迫，因沒有現在一種慢性的供給過剩的勞動在那裏。從這樣的情事說零售價格的跌落不必然或迅速地被貨幣工資的任何相應的低下伴隨着；而且一個時期所享受較高的實際工資的結果以較高的習慣的享樂標準方式深印在他們的心坎上，並強固對削減貨幣工資的任何企圖表示出的抵抗力，即使這個企圖是在一種供給過剩的勞動存在時被實行的。一個勞工階級能比照牠所得高率工資所受高等教育和所有高級組織，獲取改良的機械對消費者給與的恩惠，因牠是更能抵抗獨立於貨幣情事外的享樂標準決定工資的經濟趨勢。在工資最低和彼此間競爭最烈的勞動者因價格的跌落曾蒙受恩惠的範圍內，這是因較良善的雇主階級和反對減低貨幣工資的公衆方面同情心的壓力，即使在較少的貨幣量將購買到較大的貨幣量從前所購買的那樣多物品時。

(2) 收入愈小，花費在這些商品上的收入比率愈大，這些商品的成本和價格受機械的影響比較爲少。機械生產以牠所造成的物價下落直接比照民衆的收入使民衆蒙受恩惠。價格跌落最

速的商品就是機械生產最廣大度侵入的奢侈品和享樂品。勞動階級中的貴族，因他們的享樂標準包括鐘表、鋼琴、書籍和自行車，物價的跌落會使他們遠比那些必須花費一切工資在生活必需品的購買上的人們獲得更多的利益。前一種人的利益是多樣的、廣大的，後一種人的利益是限定到麵包和其他食品的低廉方面——這樣的利益在以改良的生計的情況被衡量時無疑地是多大的，但在比較近代生產對蘭加州工廠的家族所賜與增大的購買力，即每週每家約三鎊或四鎊時便是微小的，且因收入的增大的部份在城市職工的場合花費在房租、菜蔬費、牛乳費和其他價格增高的商品上面牠（後一種人的利益——譯者）的大部份被抵消了。

(3) 高工資的職工一般地工作最短的期間，低工資的工作最長的期間。短時間的利益，在工作短時間的勞動者說牠沒被增大的勞動強度抵消的範圍內，含有愈能從他們的工資獲得最大利益的意義。愈長的閒暇能使勞動者從他們的消費獲得最大利益；他們能愈慎重地花費他們的工資，愈不易直接因過度勞動的反動作用被誘引來濫用他們的工資，並能從他所購買消費品的使用獲得更充分的享受和恩惠。增多的最低廉的、本質上最有價值的商品，即具有理智、技術和

精神性質的商品，僅能被這等工人有利地消費着，這等工人比我們城市內多數低度熟練勞動者有更多的閒暇供他們的消磨。

第二節 增多的分配工作抵消一部份機械生產的經濟

如果我們比較工資的統計，我們將發見，貨幣工資的比例上最大的增高是在有高度組織的產業方面，並勞動者以消費人的地位從機械接受的恩惠大率落在同一種類的勞動者頭上。

但我們不應推斷改善的生產方法由競爭對消費的公衆給與牠們的恩惠全部。反之，機械生產的經濟當中許多不能在零售價格方面行使全部的勢力。這是有兩種主要的原由。這兩原由之一，我們業已充分地注意到，牠就是的資本家的有定獨占形式的發達，這些獨占形式在商品生產內的一點方面（在商品生產歷程當中一種歷程方面——譯者）取得在自由競爭下會由較低廉的零售價格移轉到消費人手中的利益做牠們較高的贏利。第二原由就是分配階級的異常發達，這些分配階級的增加因機械的經濟施加制限在抽取（農業——譯者）和製造歷程方面能有利地被使用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之上。日更增多的產業工人以分配工作的細分獲得生活，這個

細分被實行到遠過社會效用的限界以外。因爲一方面在製造業者和運輸業者的競爭日更限定到少數的大企業方面，這些大企業因牠們聯合的生產力大大超過有利價格下的消費致更激烈地相競爭時；越多的勞力繼續地被使用到每個商店企圖以損害別個商店爲自己取得營業的最大部份方面。在別一面，增大的資本和勞力，因擠斥在製造業內有效或有利競爭以外，謀求被使用到分配產業的這些部門方面，這些部門內新加入者有較好的機會並以地方的位置或其他方法有分得現行的分配營業量的機會。所以躉賣價格的跌落不常常反映在零售價格的相應的跌落上面，因爲零售業的競爭，如彌勒(J. S. Mill)所明白地認知，屢屢祇是把高價格的利益配分在益多的販賣者間，並沒使價格低減。(“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k. II., Chap. IV. §3)

第三節 最低的勞動階級從機械生產獲得最小的利益

熟練機械工與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地位間廣大的差別指明經濟學的文章中所常發見機械對各勞動階級狀況的影響的議論是如何錯誤的。過去五十年間勞動階級進步的比較敘述，以爲勞動階級的貨幣工資，如把各種職業內多數的工資增加平均起來，顯有一種增加，並又把這個增

加化爲實際工資而沒多少考慮到各別階級對工資的各別使用；這樣敘述的提示就是以非科學和有損害的方法研究最重要的經濟問題之一。機械生產對視作生產人和消費人的熟練機械工與普通勞動者的影響是顯有廣大差別的，且又趨於在這兩種階級間享樂標準方面有廣大的差別。這個差別還更擴大，因機械和大規模產業授與間接的助力給熟練勞動者來團結並來屢屢以此獲得比經濟上所需要來購買他們的有效勞動的工資還更增高的工資。在別方面日增的社會公眾間益盛的人道情感和雖暗昧而卻真實的社會正義情感，能使低度熟練勞動者獲得比僅經濟競爭的作用所能使他們達到的生活標準還要高的生活標準。但對這個情事適當地參酌後，我們不得不斷言，機械生產的利益在關涉着實際工資的增加的範圍內大率被熟練程度高和工資收入大的勞動者取得到手，及勞動和工資的性質下落（勞動的熟練程度愈低和工資的收入愈小——譯者）時，從生產力的無限增大產生出的比例上利益迅速地減少，最低的勞動階級不過獲得極微小的一份利益而已。

第十六章 人民的職業

第一節 英國國勢調查指明的職業的推移

職業比較統計的研究就是關於近代產業主義影響的最有價值的報告資料。這個研究，像其他每種統計的研究樣，是充滿着缺陷，各欄數字和百分率所暗示外表的正確在將收集和分類的方法詳細分析時便消滅了。但這些錯誤縱然使許多關於變動的性質和大小，的特殊結論，喪失效用，卻牠們沒在同一的程度內影響奠基在多數累積的統計例證上的一般判斷。

有昭著的一致的數字例證顯示在近代產業力的壓迫下職業的擴大或縮小方面某某重要的趨勢。

過去五次英格蘭和威爾斯國勢調查內總括職業表把被雇用的人口分列在下記的一般項
目下：——

英格蘭和威爾斯——總括職業表

	一八六一年	一八七一年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年
1 專門職業	四八·九五七	六八四·〇二二	六四七·〇七五	九六·一三二	九七三·六八五
2 家事	一·三六七·七八二	一·六三三·五四	一·八〇三·八一〇	一·九〇〇·三三八	一·九九四·九一七
3 商業	六三三·七二〇	八五·四四四	九八〇·二二八	一·三九九·七三五	一·八五八·四五四
4 農業和漁業	二·〇〇·四五四	一·六五七·一三六	一·三六三·一八四	一·三三六·〇四五	一·一五二·四九五
5 工業	四·八六·三九九	五·一三七·七五五	六·三七三·三六七	七·三三六·三四四	八·三五〇·一七六
有業者總數	九·三三·三〇二	九·九七·九〇三	一一·一八七·五六四	一二·八九九·四八四	一四·三三六·七七
人口總數	一〇·〇六·三四	一一·七三·二六六	一二·五·九四·四三九	一三·〇二·三三五	一三·五七·八四三
從前次國勢調查後 人口增加率	二·九〇	一三·三二	一四·三六	一一·六五	一二·一七

在這些總括的數目中顯現出的主要趨勢——即農業方面職業的相對和絕對減少，家事職業的相對減少，工業方面職業的中庸的增加，商業方面職業的極大的增加和專門職業的極大的

增加——可更有益地研究着，如果更完全地分析一九〇一年的國勢調查（看 *Qd. 2174 p. 132*）明述過去三次國勢調查內主要小項目下使用的每百萬人的比率，並區別所表示出增加趨勢的與所表示出減少趨勢的。

農業方面有業人口的相對減少，不是穀物法律廢止的結果。英格蘭和威爾斯一八五一年國勢調查的報告呈示出下記的百分率的比較表——

一八一—	農業三五
一八二—	三三
一八三一	二八
一八四—	二二

此外我們可附加上從隨後幾次國勢調查得到的最近概算，這些概算，儘管是據多少不同的標準計量的，卻表示出同樣的一般趨勢——

一八五一

一三·五

一八六一	一一·二
一八七一	一六·八
一八八一	一三·八
一八九一	一一·六
一九〇一	九·五

我們現轉而研究自由職業階級，首先須注意從事中央或地方公職的人口的增加，這個增加的百分率在過去十年間爲三十七又小數三，或比人口增加率大三倍有零。從民間「自由職業」說，教會和法律方面職業（除開較低級的部類外）不能與有業人口有同一速度的增加；醫藥方面增加比有業人口爲速，但牠的最大增加是看護婦和醫藥業的附隨職業者的增加。教師和工程方面職業有中庸的增加，略比有業人口總數的增加爲速，比例上有極大增加的職業是在「技術、音樂和戲劇及「展覽」和「競技」的項目下，所應叫做「文學」和「科學」方面少數的職業人口比例上也有極大的增加。換些話說來，附屬於自由職業的階級和從事供給奢侈品和娛樂品

的階級在「自由職業」者中增加最速。

家事方面職業比例上減少了，這大率因從事產業上職業的機會對婦女開放了，也一部份因「就學年齡」的增高。在一八八一到一九〇一的二十年間家用女工僅增加百分之八又小數二，但全人口的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十五又小數二。

最顯明、最昭著的趨勢之一就是商業方面每一部類職業的迅速發達。英國國勢調查內商業階級差不多完全組成於書記、會計員、經紀、代理業者、行商、拍賣業者，及從事銀行和保險業的人們。主幹的大商人、販賣者和購買者，最多數的零賣商都是被擺在關係他們所交易貨物的「工業」的各部門裏面。這個分類法防止國勢調查提供出商業方面職業增加的正確的或完全的計量。但在最近數十年間這個階級的增加率遠超過「工業」階級的增加率，在一八八一到一八九一年的期間牠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二又小數八，在一八九一到一九〇一年的期間爲百分之四十四又小數六。過去十年間在日常商業方面商業事務員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七又小數一，行商人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六，他們兩者的增加率或約四倍有業人口的增加率。在同一的期間銀行

業、經紀業、和金融機關業方面職業人口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十三又小數，保險業方面爲百分之七十九又小數四。

儘管把販賣人與製造人分開就不能忠實地敘述零賣業內雇傭狀況，卻有够多的數字可利用來確示零賣業方面職業人口增加率比工業的「製造」部份方面爲速。

沙爾·布德 (Charles Booth) 分析一八四一到一八八一的四十年間的國勢調查，指明出版業方面職業人口比例上愈益大增重要——

一八四一	五·三%
一八五一	六·五%
一八六一	七·一%
一八七一	七·八%
一八八一	七·八%

最近國勢調查慎重地計量零賣業方面職業人口，以爲這個數字是百分之九又小數五，店商

階級總數爲一百三十五萬八千五百人。

一八九一年的國勢調查，把販賣人從製造人分別開的多數零賣業方面職業人口拿來比較，指明出牠的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十七又小數九，而全部有業人口的增加率祇百分之十五又小數一。

我們從過去二次國勢調查(Cd. 2174, Table 34)上職業比較表擇取在幾個工業上小分類下顯明地被區別出的零賣商的數字，就能據這個表所包含幾種樣的零賣事業得到下記的結果，這個結果可當作很爲標準的結果：

有業人口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
------	-------	-------	------

六〇九·一〇〇	七九四·三〇〇	九二二·七五〇
---------	---------	---------

我們從國勢調查的觀點考究工業和商業階級，就察見商業階級的增加率是比工業階級的增加率顯著地、堅定地大些。如果從工業階級把零賣商拿出來，放進商業階級裏面，那麼，「販賣人」或「分配人」的日快的增加率，與「製造人」或「生產人」比較起來，還會更爲彰明。

我們現在轉而研究包括製造業、採礦業、和建築業的工業集團方面職業人口，就發見儘管工業全體方面雇傭比率有顯著地、繼續地增大，卻這個增大大率屬於採礦業和建築業方面。我們如果把製造業這個名詞從普通意義講來，那麼，我們沒發見牠在最近幾十年間牠所提供雇傭的比率方面有所進展。沙爾·布德的最近調查（“Occupation of the People”）表明這個雇傭比率迄至一六八一年有增加，從那時到一八八一年就減少了。

他明述製造業內使用的人口百分率如下：——

一八四一	二七·一%
一八五一	三二·七%
一八六一	三三·〇%
一八七一	三一·六%
一八八一	三〇·七%

儘管最近國勢調查的報告沒在使我們能繼續沙爾·布德的表解形態下呈示出統計表；

一個表比較一八八一、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的國勢調查的，因擇取判然的製造業集團，使我們能够察見製造業（建築業或除外或包在內）沒使用有業人口的任何顯然增大的部份。

製造業方面雇用人員對於滿十歲以上的人口全部的比率，如下所列：——

	一八八一	一八九一	一九〇一
製造業（建築業除外）	二一·五四	二一·八九	二一·七三
製造業（建築業在內）	二五·五〇	二五·四九	二六·一八

如果把包含在這裏面的販賣階級除開，那麼，沙爾·布德所表示的發生在一八六一與一八八一年間那個減少似乎或會被證明是繼續的。

第二節 興隆的製造業與衰落的製造業

我們如果更精細地幾個製造業集團方面雇傭狀態的變遷，那麼，我們將察見製造業全體在牠們所提供雇傭的比率方面幾是沒有變動的，但有些種類的製造業是增進的，別一些是減退的。紡織業和衣服業是減退得最爲厲害的製造業部門。但金屬、船舶、盜器、木材、食料，等等有中庸

的增進，貴金屬和樂器、車輛、化學製品、印刷有巨大的增進。我們如果還更精細地研究國勢調查統計表上小分類項目，那麼，我們將察見製造業的基礎和粗製歷程方面重要性沒變動或有減少，但製造業的完成歷程方面，特別是那些關係着製造高度專門化的商品的歷程方面有增高。從金屬業說，一方面歸入「鐵和鋼」的項目下的更基礎、更一般的部門在一八九一到一九〇一年的期間提供的雇傭的比率僅增高百分之十又小數三，小分類項目下的引擎業和機械製造業所提供的增高百分之六十七又小數四，（但這個增加中一部份當是因國勢調查統計表方面更充分的正確。）別一方面那些關係着黃銅、鎳和電鍍金版三者製品的產業所提供的有巨大的增加。電氣用具、各種科學、醫療和音樂方面器具，及一般歸入寶石業項目下的產業，也表示出在較為精巧和較為後期的歷程方面吸收比較的大部份有業人口的金屬業內同一的趨勢。

「紙、印刷、書籍」的這個部類也表示出同一的趨勢。這個部類中增加最速的是在印刷、石版、裝訂、等等歷程方面；增加最慢的是在製紙工業方面。

在紡紗業和織布業的粗製部份方面有業人口一般減少中，紡織工業內獨能保持自己地位

的商品種類方面有業人口就是使用在「苧麻、黃麻、繭絲、繩、蓆、篷布、帆布」次要的製品方面的。「衣服」這一部類方面在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間使用的人員會有積極的減少，如果牠沒因種種「販賣業」和小雜種製造業包括在裏面維持着自己地位。這個部類中各粗製業方面有業人口增加率也顯著地減小。又在「食物」這一部類中有業人口增加最速的，是在糖果、果醬、醃漬物、香料、鑛水方面，是在販賣人包括到「製造人」裏面的其他工業方面。至於「火酒、食所和宿舍，製造歷程所提供雇傭的比率不能與人口有同一的增進；惟在分配的商業和零售的歷程方面有業人口曾真實地加多。製造品方面雇傭人口增加最速的例子是在寶石、印刷、果醬和醃漬物、汽車、電氣用具、油布、薑汁皮酒、印度樹膠、藥物、爆炸物、家具和裝飾品方面。

兩個重要的「製造業」集團在牠們所提供雇傭的比率方面表示出最顯著的增進的，我們須各別地考察一下。

第一就是關係住屋，即住屋的建築和家具的工業集團。在一方面人口的更大的流動性，大城市的增多，對較多、較良的住屋的需要，為教育和其他公共目的使用的公共建築物的發達，四者會

使對建築勞動的需要增大；別一方面機械的使用比較上不充分，機製材料對手製材料的代用也比較不廣大，兩者使這種需要的應付不得不仰靠增大的勞動供給。

儘管前兩次國勢調查的數字，因第一回調查把包含在第二回的多數「一般勞動者」除外，不能正確地被比較；卻在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間已建築的或建築中的住屋數目增加百分之十五又小數五，這個事實，足夠證明這個工業的進步。在建築業的一般項目下還包括在廣大的範圍內附屬於轉運業的「土木業」。

第二就是關係水陸運輸用的舟車製造的大進步的工業集團。陸上輸送用的車製造業固然包含新自行車和汽車工業在內，牠們的發達甚至凌駕造船工業的發達。下列的數字表示前兩世紀間（滿十歲的）每一百萬人口中這兩種工業方面有業人口的增加數：——

	一八八一	一九〇一
車輛	三·二八〇	四·六七九
船舶	二·八〇一	三·四二一

這個船舶和車輛工業的大進展引起最重要的職業推移當中一種推移，即運輸業部類方面有業人口的莫大增加。如果我們把從事或贊助鐵道業務的某某勞工集團附加到國勢調查內運輸項目上，那麼，我們發見前三十年間運輸業內有業人口的百分率是如下所列——

一八八一	一八九一	一九〇一
四·四	四·九	五·五
一八五一	四·四	四·一%
一八六一	四·四	四·六%
一八七一	四·四	四·九%
一八八一	四·四	五·六%

（沙爾·布德解剖的一八五一到一八八一年運輸業的殊別分類包含這裏略去的各要素）。

運輸業中，除開互二十年間絕對的雇傭量略微減少的「海上、河川、運河」三小部類外，每一小部類方面雇傭的數量都有重大的增進。但這個不列顛雇傭量（三小部類的雇傭量——譯者）

的減少，有不列顛船舶內雇傭的外國人的多大增加伴隨着，這個增加總數從一八八七到一九〇二年遠比船舶噸數的增加爲速。(Statistical Abstract, Cd. 1727 p. 193)

第三節 在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典五國方面職業的類似推移

美國職業統計顯示出許多與大不列顛相同的一般趨勢，即農業方面雇傭比率低減，專門職業階級、商業和「高級職業」（教師、醫師、律師三種職業——譯者）方面大增高，採鑛業方面大進展，以及前十年間製造工業和機械工業階級的初期比率的上升停止。

下表指明最一般的變動趨勢：——

有業人口總數的百分率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農業	四四·三	三七·七	三五·七
高級職業	三·五	四·一	四·三
家務和個人的業務	一九·七	一八·六	一九·二

商業和運輸業

一〇・七

一四・六

一六・四

製造工業和機械工業

二一・八

二五・〇

二四・四

小部類變動當中許多也類似那些在英國發生的變動。

高級職業內教師、醫師和律師階級也有同一的非常增進。商業階級的加多，特別在關係銀行和保險業的職業方面並因事務員、簿記員、會計員和行商數目的巨大增添，顯明出來。最大部份的人們從事客貨和消息的轉運的，特別是那些關聯着市街交通事業及電報和電話業務的人們，表示出異常的增加。但貿易者、躉賣者和零賣者，沒如在英國那樣迅速的增加。

製造業和其他生產業中晚近最速的增加就是在鐵、鋼、和機械業中，在綿業、襪業、絲業中，在紙和印刷、玻璃、油、化學品、和少數次要的製品中。在提供的雇傭比率方面減少的製造業中有許多建築業和食物業，釀酒業和蒸溜業，表和鐘製造業，貴金屬業，及多種紡織業。一八九一與一九〇一年間雇傭量的絕對減少是在製靴業和一般皮革業中，在羊毛和氈毯製造業中，及在最多數的木材、磚、瓦、和麵粉工業中，顯現出來。採礦業中雇傭量有莫大的增加，十年間從三八七，〇〇〇高漲到五

六四,〇〇〇人。

一八六六和一八九六年法國國勢調查所提供職業推移的惟一可利用的比較,明示出同樣的一般趨勢——

職業 (註一)	有	業	人	數	百	分	率
農業	一	八	六	六一	一八	六六	一八九六
工業	六·一九五·三二九 (註二)	(七·二〇〇·〇〇〇)	八·四二一·三一九	五二			四七
商業	四·七一五·八〇五		六·三七三·二九九	三四			三五
(各種)高級職業和運輸業	五七二·八一六		九一六·五三二	四			五
自由職業	四八八·六三〇		九七一·四三三	三			五
自由職業	九一四·〇三四		一·四〇五·三八二	七			八

註一 這個表從法國一九〇一年的“Résultats Statistiques de Recensement” Tome

IV, 纂輯來的。

註二 爲比較一八六六與一八九六年應對一八六六年加上的一百萬的家事方面雇工。我們如果更細密地分析這些概括數字，那麼，就發見自由的或工業的「專門職業」階級，商業和運輸階級，製造業中金屬和食物工業階級都有迅速的進展。

我們把德國一八八二年與一八九五年的兩大產業上國勢調查的結果比較一下，就可看清德國職業的變遷（“Statistische Jahrbücher,” 一八八五和一九〇四年）：——

職業	業 有		人 數		百 分 率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一八八二	一八九五
農業和漁業	八·二三六·四九六	八·二九二·六九二	四六·七	三九·九		
工業和礦業	六·三九六·四六五	八·二八一·二二〇	三六·二	三九·九		
商業和運輸業	一·五七〇·三一八	二·三三八·五一一	八·九	一一·二		

家事職業	三九七·五八二	四三二·四九一	二·二	二〇·七
文官和武官	一〇三一·一四七	一·四二五·九六一	五·八	六·八
	一七·六三二·〇〇八	二〇·七七〇·八七五		
無業人數	一·三五四·四八六	二·一四二·六八三		

小部類的數字顯示出職業的變遷，有與我們對英國國勢調查的分析所指明的較大的變遷非常相類似的趨勢，即一方面職業數量在採礦業、金屬業、建築業中，在運輸業和販賣等中，在化學製品、印刷和美術業中，在保險業中，有同一的大增加，別一方面在紡織業和衣服業中有相對的減少，農業中所提供的絕對雇傭數量實質上沒有變動，但比例數量迅疾地低落。

我們欲拿發達較遜的國家比較上述四個最大、最進步的產業國，可採用下列的奧地利和瑞典公家統計表指明牠們的職業趨勢的：

奧地利

百分率

農業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六二・五 五八・二

製造業

二一・二 二二・三

貿易和商業

六・二 七・三

官吏和專門職業

一〇〇・〇	一〇・一	一〇〇・〇	一二・二
-------	------	-------	------

瑞典

百分率

農業和漁業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七一・八七 六〇・九二 五五・三二

工業

一四・七一 二二・七二 二七・〇八

貿易和運輸業

五・〇六 八・九二 一〇・四七

公職等等(包含專門職業在內)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一三
八・三六	七・四四	七・四四	七・一三

第四節 職業推移的一般公例

一切這些國家的職業統計都表示出幾種共通的趨勢：

(1) 農業的重要性相對地減少，在有資本主義產業的早時發達和人口稠密的自由貿易的英國內農業方面使用人迅速地積極減少，在每個別的國家內農業方面使用人也重大地相對減少，不管牠們有關稅政策、稠密人口、借地法、或製造業的發達。農業的保護與小地主的多大保存——例如在法國和德國是——相結聯的，農產品的大輸出貿易的握有，例如在美國是，使那個趨勢的活動遲緩，但沒有抵消這個活動。

(2) 運輸業和（躉賣、零賣）分配業方面及附隨的建築業、車輛製造業、電氣工業和其他製造工業方面雇傭量都有異常迅疾的增進。

(3) 在煤鐵的大礦床存在的任何地方礦業的雇傭量都有大增進。

(4) 在雇傭的數量方面粗製工業或基礎的製造業，特別是紡織業和衣服業，與消費的精製品的製造業比較起來，有相對的衰減。但奢侈品業，或附隨美術業和專門職業的產業呈現出增大

的雇傭比率。

(5) 在差不多每一場合從事公職、專門職業、和非物質生產的其他部門、的有業人口的比率迅速地增大。

(6) 退休和無業階級的比率增大。

現在這些變動，顯然一部份是因機械的改善的經濟和伴隨的勞動組織，完成的資本主義進化的表現。在機械最完善地、最一般地被應用的地方，例如在紡織業和其他基本製造業——如製麵粉業——的主要部門是，我們到處都看見職業數量有相對的減少，在幾個場合還有積極的減少，儘管存在着關於這些物品的大輸出貿易。次要的工業，特別是那些關係奢侈品和其他貨物的供給的，吸收製造工業階級當中日益增大的部份；這些物品的需要隨時式、季節、或嗜好而變動，或這些物品的生產的方法方面迅速的變遷妨阻昂貴機械的多大的使用。但製造工業全部沒有進展，或無論如何沒有像運輸業和商業那樣迅疾地進展。這個情事顯然一部份因機械和近代資本主義的常規的經濟比較上鮮適用到運輸業和商業方面。躉賣或零賣的商業使用的固定資本數

量遠比製造工業使用的爲少；儘管機械形式方面固定資本的比率在運輸業的主要部門中是極大的，卻這些產業內僅僅比較上小部份雇工直接從事於運轉機械，最大部份從事於機械經濟祇略微適用到的附屬作業。在大多數國家內採礦和建築職業的比例上大增加還是一部份因這些作業中機械的使用比較微小；儘管採礦業內碎煤機和其他掘鑿機及坑內運搬機的使用，及建築業中調製鋼、木、林和其他機製材料，可使這些產業內直接使用人的增加衰減下去。

專門職業和從事生產業務或非物質財富的其他階級當中最多數階級，兩者的迅速增大顯然是大部份因這些生產方式的本來的個人的經濟。

家事業務對有業階級全體的比率的減小，在英國和美國表現出來的，初看起來像似與資本家經濟的很重要的因果關係相矛盾。但我們熟察時，將明曉在這裏有些減少是因從工業和商業方面職業中婦女的增大的使用所發生家事業務的供給的減少，同時這個減少的更直接的根源就是機械工業從家庭移徙開早前在家內操作的洗衣、煮飯、打掃、縫紉等等歷程中許多歷程並執行這許多歷程。這是我們人口的日益增大的部份所過城市生活的最昭著的經濟之一。

第五節 職業一般推移的說明

然而機械和科學方法的發達不能充分地說明農業方面職業的積極或相對減少。這個減少大體也不因食物供給仰靠外國；因為美國這個大食物輸出者和法國、德國、瑞典，牠們在農產物方面，縱然都差不多是自給自足的，却也表示農業方面比例雇傭量的迅速減少。再者為應付消費者的日增的需要有利用肥沃較差的土地的必要，這是與機械和科學的農耕法的經濟相對立的。

我們如要打算說明農業雇傭量的減少，應大注意消費的變遷，不應大注意生產的變遷。每個階級或每個國家的消費標準每度增高，都有食物和其他土地生產物對消費全部的比例上減低伴隨着。縱然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幾十年間食物幾吞沒勞動階級中較貧困部份的全部收入，並在上等勞動階級和較低的中等階級的支出內是非常重大的原素；却食物現在在這些階級的享樂標準裏面佔有的地位遠比從前輕微，儘管還是重要的。如果全英國的任何正確的比較消費統計可得到手，那麼，我們將察見全國人民在農業生產的食物和其他原料品上所花費一般收入的比率在過去八十年間是斷然迅速地減小。這關於食物是真實的，也必關於許多種的製造品是真

實的，因國民中各大階級的享樂標準有更甚的進步，儘管就勞動階級說，初期從單單的生存經濟升高的實際工資幾會全使用來需求更好和更繁多的食物及增多的家具衣服和其他製品，卻實際工資的更甚的增高表示出在娛樂、旅行、教育和專門業務方面益大的支出；且又中等階級和富裕階級，把他們日增的收入中愈加大的部份，花費在非物質的消費上面，和在愈高度精製的或美術的物質財富形式上面，這些形式的價值，祇較小的部份，是從抽取（農業——譯者）和機械的歷程得來的。紙張業和印刷業，當作物質商品與理智商品中間物的，儘管在牠們兩者方面有機械經濟的大利用，卻在每一國內，牠們提供的雇傭量，都遠比有業人口增加得快些：這可以引用來做一個確實的消費變遷例子。如果改善的教育，在任何時，以品質的消費，替代數量的消費，產生出更良的讀書經濟；那麼，紙張和印刷職業的數量，會因而減少，這個減少，有文學和科學上解釋之較高的非物質的技術方面職業的增加，甚或非經濟的思惟技術的代用伴隨着牠。

專門職業階級和商業階級的迅速發展，一部份因日多的人們，有更多的金錢，來花費在這些機械性質較少的職業所提供的業務上面。但這些階級的發展一部份也可視為人爲的膨漲，這個

澎漲因各種社會和經濟情事的結合發生出來。社會對專門職業經歷的尊崇，或反之增大的中等階級間對製造業或商業方面手工或精神的常規生活的嫌惡，以及專門職業教育工具的大擴張，三者招致許多專門職業者的充斥，並引起所常叫做「智識的無產階級」的發達，這個階級包含多數艱苦的報酬少的、不規則地被雇用的有資格的教師、醫生、工程師、新聞業者和其他著作家在內。

儘管增多的躉賣商、零賣商、代理業者、行商和其他商業階級，被需要來對日增的低廉物質產品數量改良牠們的分配，卻許多這些階級的實際增加，似乎大大超過這個需要以上。一個人，如一個農夫，或其他獨立生產者樣，自己以若干成功的希望，創辦一種製造企業，所經驗增大的困難，驅使愈益夥多的人們，擠入貿易的事業內，在這些事業內，他們以較少和較遜的專門化的訓練，能够因參加任何一種分配歷程內，做商人、經紀人、零賣業者，或一種貿易業或保險業的代理人，奮勉地謀得生活。一個人參加分配競爭，來從別個商店奪取若干營業的機會，比參加一種「生產的」事業容易些，所以在我們許多製造業內，縱然無疑地真真存在着一種過剩的生產力，卻這個浪費，遠

比因分配人的慢不經心的增加，在商事和零售歷程方面所引起的爲小。

第六節 職業進化的基本公例

亘近世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國職業的經常發達，似乎是如下所述——這個發達在這一點開始，在這個點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很少數絕對從事製造業或商業；牠進一步提供出採礦業和重要製造業方面，特別是主要紡織業和金屬業方面，日更增多的職業。牠更進一步成就基本製造業的大經濟，或使這個國家變成粗製工業品的大輸入者，並更廣大地從事消費者商品的製造的最後階段，及關繫特殊嗜好和奢侈的新產業。於是運輸業和商業方面的活動，將佔有愈重要的地位，企業生活的財政形態將吸收增多的精力。關於所提供的職業「販賣業」比「製造業」相對地更重要些，同時與物質商品相對比的非物質商品的生產和分配，也以同一的速度進展——這就是說，技術和專門職業（包含政治技術在內）吸收人口的增大的部份。如果大多數人民的一般消費標準，已達到較緊迫的衣食住，需要都滿足了的這一點，那麼，這個標準的一切向上升高，都表示出娛樂、教育、專門業務和其他非物質財富形式的需要日益增大。國民經濟將怎樣迅速地向着這

個進步的途徑前行。這大半決定於特殊的情事。這些情事中，最重要的，就是勞動階級關於獲得資本主義方法所會生產出增多的物質財富一份的相對力量，及外國市場的自由和擴張力。如果全國人民主要部份方面，增高的有效需要，對農產品和製造品提供出大擴充的國內市場，如果同時對國外市場又獲得更大的支配，那麼，生產技術方面雇傭的比率，可以巨相當的時期仍是多大的。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三分之二的時間，迅速擴大的不列顛製造品市場，足保持極大部份的人口從事生產的職業，儘管機械成就了勞力的大經濟。在極烈的保護政策盛行的地方，例如在美國、法國和德國，商務和專門職業對農事和製造職業的替代率相當地較低。這三國進入製造業的機械經濟時代，比大不列顛後半世紀，牠們一部份因國內產品替代前從大不列顛輸入的產品，一部份因供應日多的人口的物質享樂標準方面初期增加物，能夠對於人口的日增的部份，供給關於製造技術的職業。

如果一國，大多數人民的物質享樂標準低下，人口益增多並採行保護制度的，進入近世資本主義經濟的時代；那麼，牠可以巨長期間延緩農業和製造業方面職業數量的減少，這個減少是進

步經濟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第七節 職業對國際貿易的關係

這個情事對國際貿易的關係是昭著的。儘管多數共通於各國人民的慾望不斷地增加，這樣設定的國際享樂標準，又供備出國際分工和交易的一個時常增大的基礎；卻在任何時候對真正關於國際貿易可利用的國富種類，都有極確定的制限存在着。儘管改良的、低廉的、運輸和貯藏方法繼續地增加可利用在廣汎的國際分配方面的食物、原料和製造品數量；却為消費者製造的這些物質財富形式的最後歷程，和分配歷程必然限定到國內產業方面的，在牠們（這兩類歷程——譯者）裏面放入的國民精力的比率，日益增大。再者，運輸業的發達，及技術專門職業和其他非物質生產的部門方面，比例上重要性的增大，更甚地限制應用到國際交易上的國富的比率。如果這些職業內，投入一國人民精力的增大的部份，那麼，本質上從自國以外的源泉供給的，牠的需要總量的比率將要減小。這決不引起牠的輸入品的數量和價值絕對地或比照牠的消費總額減少。這樣一個國家，無論如何，在一個時期可在增大的範圍內，仰靠外國人供給牠食物、原料和粗製品。

在牠能自由出入進步較遜的國家的市場時，牠可因這些輸入的貨物，排棄牠自己的農業，及甚至牠的製造業，這些貨物是消費在增高人民物質享樂標準上面的，是在增大的程度內以高等製造業及各種商業上和金融上業務支付價格的。

儘管理論上不能把任何限制這樣加在可愈益排除原始國內產業的一種輸入貿易的發達上面，卻人們可豫想着：在粗製商品方面既發現國民消費比率的減少，那麼，遲早輸入貿易總額的增進必會被阻止着，因國民收入當中，祇減少的部份，花費在購買外國貨物上面。這個國外貿易的相對重要性的低落，非特沒隱含國家繁榮凋零的意義，且將暗示國家繁榮的增進，指明出——如牠會這般樣——這個國家已很富饒，能把牠的收入的增长的部份，花費在較高的財富形式上面。

大不列顛是在這個進化中發展到最高點的一個國家。在十九世紀的期間，牠的國外貿易史表示：在這世紀的前半期，牠的輸入和輸出貿易價值的增加，遠比牠的「所得」總額的增加非常急速得多，而牠的國外貿易取得日增重要的地位。約在一八六〇年，牠的國外貿易發展的速度，開始遲緩，僅略微超過全國所得總額的增加速率。一八八五年後，國外貿易增加率，與全國所得增加

率比較起來，牠的慢慢低落是可辨識出的。或者似乎大不列顛業已經過國外貿易發達的轉換期，又在將來縱然牠的輸入品的數量甚至和輸入品的價值（及因此牠的輸出品的數量和價值）將表示出繼續的增加，卻這些輸入品將祇構成全國每年所消費商品和業務總數的慢慢減小的部份。

其他先進的產業國中職業統計指明：儘管牠們較後的發達，可使牠們巨若干較長的期間停滯在外國貿易迅速發展的時代，卻同一的公例將支配着牠們的時候是快到了，即牠們國內產業全部，比國外貿易更迅速地發達。

第十七章 文明和產業的發達

第一節 產業結構對牠的環境不完善地適應

迄至現時，近代產業社會，在極不充分的程度內，獲得近代機械和生產方法所能提供的勞役。物質財富的實際增漲，縱然是多大的，卻決沒能與近代科學的發見所給予生產物質商品的無限

增大的力量相配稱，這些發見中一部份的利用，又有從一般智識的數量和自然的支配力的增加所發生利益的極不平等分配伴隨着。再者，機械關於造成毀傷近代產業社會健康的某某物質或道德弊害是直接的動因，這對物質財富的增漲是一種抵消力。

新方法的發見和採用的無比迅速和不規則，使產業社會的結構，不能立即適應新環境的各種條件。在近代產業社會內我們察知的患害和缺陷，不過是現時不調整（不適應——譯者）的計量器。

在無意識界和低意識界方面，產業結構對環境的漸進的適應必是遲慢的。但人們當作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看來，他們自覺的意志，如果能利用來做一種適應力，那麼，進步的速度可無限地增高。人的根蒂深固的習慣，極遲緩地屈服於使牠無用而有害的變遷的環境的壓力下，如果人不同意識地認知這個習慣的無益並鏟除牠，另培植一種新習慣來替代牠。所以這個產業適應作用的遲緩，大部份因近代社會的構成員，沒確切地證明這個適應的必要和重要性。一個社會願導引牠的自覺的意志，來為適應新經濟的條件與建設新社會和產業形式的工作發生關係的，可以造成

這樣的進步，這個進步，縱然迅速，卻可是安全的，因牠不是一種空論的進步，祇是居前的環境變遷所指引到進展的方向的一種進步。

於是乎把這個意識的有組織的努力，因較充分地理解產業勢力，對人類生活的關係所開發並激勵起來的，視作將來產業進化方面增大的價值的決定者；那麼，謀求發見意識的改良的勢力，關於在作用方面，業已研究過的經濟勢力，能够怎樣合理地發生作用，這當是對於近代產業的一種科學的研究法。

換些話說來，爲完成近代生產方法與社會福利間的再調整必要的經濟變革之主要方向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答覆需要我們以延長過去同一方向的發展到將來，來擴大我們對前世紀產業進化的解釋，結果麼，這些方向可以與一種合理的社會自相一致的形態證明爲適當的。對應付這個需要最便當的，或者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以十分豫測的中庸態度指明出似乎「橫伏」在可利用來完成偉大人類社會目的的產業進步的道路上主要改革當中有些改革。

第二節 私人企業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改良

如果從經濟的不適應發生的浪費，存在個人創始和支配的現行基礎上種種生產力在產業的各點過度地或不足地應用這個事實裏面，那麼，可願望的改革應視為對產業方面「自由」競爭的更完全的建立有貢獻的。

一切阻害商業自由運行、及資本和勞力移動的障礙的完全破毀，產業上消息的最充分、最廣大的傳播，兩者關於完成自由貿易的個人主義理想都是必要的。產業作用的完全透明性，勞力和財富的完全流動性，會成就商業財富的生產方面不可計量的大經濟。自由貿易者，集中他的注意力，來實現這個財富生產的經濟，沒能充分承認這個透明性和流動性的重要。事實上在一種有限的程度內，他曾認知正確的和擴大的產業上情報的價值，這樣的情報，是自由貿易的理智基礎。但他同最多數經濟學者一樣，未曾充分地實行這個事件（情報的發表——譯者。從合股企業的擴大所發生股本評價和計算書的增多的刊布，夥多產業新聞紙的發達，政府機關和民間統計家對產業事實的蒐集和傳播，三者，在許多方面都有補益：這是一般地被認可的。但國家關於努力擴張獲得情報的強制力所覲面着極端的嫌惡，私人情報（產業消息——譯者）上的權利所由保持

的極端猜忌，表現出近代產業的真實性質是怎樣不充分地被把握着。在近代商業的複雜情形下，人們應認知沒有「自我顧慮」或祕密行動這樣物事存在着。任何事件關繫物價、贏利、工資、生產方法、等等的，不會祇涉及單獨一個公司或一個工人團體。每個產業行爲，縱然性質上是瑣細的，是祕密地處理着的，都有一種公共的意義，並必然影響不可數計的人們的行爲和利害。事實上公共利害，大率常常恰正地存於視作最私人的、最週到地祕密着的、事件的知識中。然而產業的個人主義觀念非常深固地栽植在實業家的心坎裏面，使公司的信用所依據的重要私事的公開方面任何理想都會像似破壞商業組織的真正基礎。但儘管商業的角逐場中單獨一個公司，在牠公開地經營事業而別的公司很祕密地經營時，會遭遇着失敗，卻這個角逐場中有關涉的社會全體十分顯然將獲取莫大的利益，如果一切公司都是公開地經營着牠們的事業。近代商業社會內許多——如不是最多數——大悲慘事變的發生，確切地因非常顯然應認爲公共利害事件的大企業公司的信用在崩壞前被視作純粹私人利害的事件。產業的複雜性既愈益增大，在每個產業行動方面，公衆和日益廣大的公衆的利害也一樣增大；這個公衆利益的相應地增大的認識和對牠保

證的準備將發見是必要的。私人企業方面產業結構的自然變化，如果牠們的必須的公布沒有提出，那麼，應當對牠們強制地行使直接公開的檢查。雇主和工人關於宣露重要事實都一樣表示出嫌惡，大部份因他們關於產業行動的性質所懷挾謬誤的觀念，這個觀念的排除教育能有若干力量，但如未排除，那為公眾的利益應行滅絕。

第三節 產業的自由和透明性無能醫治深沉的產業疾病

然而人們不應推想產業的最澈底的透明性，會比妨害自由貿易的政治障礙的排除更為趨於完成健全的社會有機體與機械生產的環境間可願望的調整。完全的自由貿易會補足、助長並利便我們所研究在活動中的這些大經濟勢力的作用，這些勢力就是：資本趨於積聚為愈大和愈少的集團，集中在勞力能在最經濟的條下維持着的地方；勞力相應地但較緩慢地、較不完全地組織為大集團；勞動人口流入城市內，及婦女（在被許可的處所）和幼童益大地被利用來做產業上的工作；企業單位的集團愈大，競爭也愈激烈，耗費在攻擊的商戰上面的生產力也愈增多；從自然、社會、或經濟的源泉所發生的獨占，對個人或階級授與祇消費而不生產的勢力和因他們的消

費指揮大多數勞動量和勞動品質的勢力的，愈益發展。

在一切方面完全自由貿易的徹底實現，沒有任何力量來減少這些勢力的活動，祇足以使牠們的作用更爲非常可驚怖的著明。

產業疲滯中所顯現循環的生產過剩的浪費；物價方面時常增大的變動及勞力和資本的使用方面多大的不規則性所引起的苦痛長時間和過度緊張的勞動，危險和不衛生的雇傭狀況，婦女和幼童的增大的使用，大城市生活的發達四者方面特殊的弊害——這些不是自由貿易和企業活動的公開所能醫治的。

我們曾察見對個人和個人集團及由他們對社會的這些患害，從個人和個人集團的開明自利心的無阻礙的活動自然地，必然地發生出來，這些個人和個人集團因最自由地使用可利用的產業工具爲自己獲取大量的金錢。

這些患害，在形式或大小方面是前兩世紀的特殊產物的範圍內，是大部份可追溯到機械支配的生產方法和使機械握有這個支配力的社會對機械生產物的評價上面去。

設使是如此的，那麼，這個進步要滅除那些患害，並爲人類保證機械的效用，而不致引起弊病的，將存在這兩方面內，這兩方面都是應該研究的：（1）社會對機械生產的充分統制；（2）對機械生產的領域可加適當制限的消費技術上的教育。

第四節 機械生產的公共統制的開始

機械服從一個個人或階級的商业利害方面無約束的指揮的，不能安全地使用來增進一般公衆的福利，這個事實，是已被這般人認可的；這般人承認工廠條例、礦山監督條例的制限立法，及爲防備從近代產業生活的狀態發生的經濟、健康和其他方面災害所實施公共規條的大發達是必要的，是人們所願望的。

這些規條，或意在直接保障一個雇工階級的利益，例如工廠條例，或意在維護消費的公衆，例如攙假品處罰條例，牠們都應視爲含有承認昭明的個人利害與社會應防衛的顯著的社會全體利害間存在着一種真正衝突的意義在裏面。

一切這些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法制正當地被解釋爲對近代生產方法下個人產業上自由

的一種制限。無約束的機械生產，在有些場合，會強制六齡或八齡兒童每天在不衛生的工廠中工作十小時，會突然雇用一羣中國人或其他「低廉」勞工，把習於較高的生活標準的自國勞動家驅逐開去，會容許巧黠的製造家以他們的有害擾假品損害消費者，會強制地以雇主所開設或支配的商店的「購貨單」（工人在這些商店所賒買物品的單據——譯者）給付工資，會強迫工人聚處在極不衛生的巢窟內，並釀起損害國家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疾病。在每一方面，人們都承認，在近代機械生產大體任聽個人企業的指揮的場合，社會必須愈嚴厲地統制這個生產，儘管這個統制的發展會是不均平，並寧可說是因現實悲慘的壓力決定的，不是因接受公共責任的任何鮮明理論而決定的。

其他對產業上個人自由的制限，包含放任論 (*laissez faire*) 的謬誤的明白認知。國家或地方自治體或社會生活的其他單位經營產業的各種部門，例如鐵道、電報、郵政，這就是明確地表示在這些產業對公共勞務的供給方面不能信賴私利的競爭會促進公共的福利。

第五節 產業轉化到公營的無競爭狀態

國家爲一羣勞工或消費公衆限制或支配的產業，可視爲從私營的競爭狀態，轉化到公營的無競爭狀態。所以我們設使願意確知，社會對近代生產的統制將在好大的範圍內並在什麼樣的方向進展着；那麼，我們須考究業已表現集產主義性質的各產業。我們發見這些產業是有兩類——（1）這些產業，牠們裏面「企業」的規模和結構，使競爭對消費公衆和勞動階級提供的保護或已消滅，或常在停止中；（2）這些產業，牠們裏面過度競爭的浪費和損害，遠勝個人得利的動機的排除或制限所引起企業的損失。我們在「托辣斯」的分析中業已察知，獨占和浪費的競爭這兩特性常常是密切地相關聯着的，浪費的競爭指的是激烈地爭生存的進程，牠的目的和最後結果是在達到獨占這個靜謐的「避難所」。概括地說來，社會的統制，在過度競爭的產業場合，限於雇傭條件和貨物品質方面各種法令的制定。惟獨這些產業，牠們裏面的獨占是對一般和必須消費品的獨占，以此價格的增高遠在競爭率以上也不致惹起有力競爭；牠們是趨於轉而隸屬於公共統制下。既然產業的一般趨勢，在產業屬於機械和方法的近代經濟下的範圍內，或是向浪費的競爭方面進展，或是向獨占方面進展；那麼，我們可預國家的干涉和經營將繼續地擴張。產業的

這樣增大的社會化，應視為社會對機械生產的新狀態的自然適應。既然在機械生產經濟下的企業單位，即形成單獨一個「公司」或「企業」的資本和勞力的集團，牠的規模愈益增大，牠的作用愈益強有力；那麼，牠的私自活動所能引起的社會擾亂，牠的競爭的壓迫所能產生遠被的重大結果，在牠的市場領域全部或一部內「反社會地」行使獨占勢力的可能性，三者將必然地增多。例如在像英、美兩國的國家內鐵道業和海運業，業已達到這樣一個產業發達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從一個路線或幾個路線的同盟對運費率的專橫的決定，或從碼頭夫、鐵道工人的罷工或雇主的罷業所發生的社會危險，年復一年地愈被人們痛切地感覺着。特在煤鐵和機械製造的基本產業方面，在機械運輸業和進化最高的製造廠方面，資本和勞力的迅速增大的組織對雇主團體、雇工團體或他們兩者的聯合授予一種勢力，使在任何時候關於謀求純然的私利或圖報純然的私恨，或關於奪取足使他們強固的競爭力或獲得獨占的一種險要地位能以「痲痺」一國產業全部或一大部份。儘管多數資本和勞力的組織，如有人所常說，可以使產業上爭執比較上不頻頻發生，卻大多數公衆沒有票決戰爭或和平的機會的，這樣爭執，對他們的影響是愈益重大的。再者，因資

本和勞力的這些私自運動向前進展，在特定產業內以犧牲公衆爲自己取得若干利益的雇主與雇工間聯合行動的可能性，將是產業進化中日增重要的一個原素。

職工組合運動，產業「組合」(partnership，雇主與雇工同做股東——譯者)的種種發達，縱然從許多觀點看來都是有價值的，卻不能救治經濟獨占和經濟浪費的主要形式；牠們祇能移易個人，祇能擴大獨占者的數目，祇能改換經濟浪費的性質，而沒更變經濟浪費的數量。社會在運輸機關的經濟管理方面，有日益深厚和日更重要的利益；這個利益不會比牠在現時情勢下還有更多一點保障，如果鐵道和船塢的實際支配放置在碼頭夫組合或鐵道職工協會的掌握中，或在董事和職工組合辦事員的聯席會議的掌握中。反之，產業內資本和勞動的有力組織比現時更或者會追求一種反對廣大公衆利益的政策，因這樣一種政策或會遠比現時更易成功。

第六節 進步的集產主義的根據

近代產業的性質，根本上愈益變成集產主義的，所以近代產業需要集產主義的支配，這個辯說的意義就是：在近代產業的發達下，產業社會全體每個所謂私營企業中和消費公衆的利益是

比牠在從前任何時都要大些，並需要一種保障，即這種利益不應被蔑視。如果這個產業的性質，和牠的發達階段使無不正當浪費的激烈競爭存在着，那麼，這個公衆利益通常能因限制法令的制定被保障着。如果這樣部份的支配不能充分保障社會利益來反抗獨占或浪費，那麼，企業國營、市營或其他經濟上便當的經營，應替代對社會有危險的私營企業。這個「必要」變成顯明的；設若企業的概念視作在性質上純粹是「私的」或「自我顧慮的」，人們對牠因理解着每種商業行為的複雜社會性質直接否認。社會的產業有機體的觀念把握住時，國家干涉或掌管產業的問題變成社會的權宜方策的問題——這就是說，關於特定的場合，對各種事實正當解釋的問題。這個社會統制，大部份不要視作對個人的獨占勢力是一種必要的防衛，祇可認為對於在社會福利所指定的範圍內保障個人的財產是必要的。近代機械進化，如我們所察見，容許並鼓勵在反社會的情況下所使用的新儲蓄的競爭暴亂地進攻並破壞各資本形式。這個進化，也一樣趨於常常毀滅，形成勞動集團的惟一財產的勞動力的價值。「每個人在他自己的勞力中所有的財產是原始的基礎（財產的原始基礎——譯者），所以是最神聖的，最不可侵犯的。」（原富，p. 110）

第七節 集產主義跟隨獨占的途徑

●集產主義支配的擴大在怎樣的範圍和速度進展，這個問題的可能有的確切答覆，僅僅就是：益多的產業，轉入今日進化最高的機械產業的狀態，並同相應的經濟、相應的危險和浪費一致前進；牠們裏面益大的部份，也將要隸屬於制限的立法或國家的管理下。

資本家企業的結構的進化，一方面繁殖並劇烈化產業疲滯、血汗制度、等等的疾病，別一方面也開闢社會統制的道路，並利便社會統制的工作。幾個大工廠的檢查比許多小工廠的檢查容易些，在資本和勞力組織成大集團的地方實行仲裁更容易些，煤氣、水或運輸方面大合股企業的市營更容易些。檢查或細微支配方式的立法上干涉促進產業的進化，並提早牠取得獨占地位的時期——這個獨占需要更充分的支配，最後並轉而列入公營產業的部類裏面。

結果麼，設使與這個進化以同一步伐前進的其他產業，易服從大機械生產並以此易陷於這個生產的危險和浪費的，發生出來或澎漲開去；那麼，集產主義，將吸收產業努力的時時增大的部份。

第八節 「阻滯發展」的事例血汗產業

現在顯似有幾種生產的勞動不服屬於機械經濟的。有許多勞動，儘管在關涉技術性質的範圍內能被機械執行，卻在大量極低廉的手工勞動能得到時經濟上不能在工廠中從事着。這類勞動包括通常叫做「血汗」產業內大部份勞動，最大部份都是在工人的家中或小作場內執行的。最大多數這些產業，從牠們因大率關於低廉勞力供給的某某特殊情勢被排除在產業進化的主要途徑以外這個意義說來，是正當地被視爲「阻滯發展」的產業的例子。產業組織甚至在牠的最有秩序的部份方面浪費地運用，新機械所由排除多數熟練勞動的不規則和不可計量的變化，勞動者不良地被指導着從國內或外國移住城市，家庭中婦女家事工作的減少，——這四種變動和其他別的變動用多數不熟練或無訓練的勞動營養大產業中心地方；這些勞動能夠非常低廉地購買到，所以在許多最低級的產業內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擔負設置昂貴機械的創業費和運用這個機械的危險的，不會獲得相當報酬。

不僅在製造工業內，並且在其他職業內，長時存在的多數熟練低、能率低的勞動者重大地阻

礎產業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秩序。大多數「雜役」或臨時勞動者，碼頭夫，低級商業事務員，商店助手等等，因他們出現於勞動市場，對於他們所附著的職業的較善組織施加一種不可排除的障礙。這幾種勞動者的經濟上才幹的劣下，他們的熟練和教育的缺乏，他們消費標準的低下，三者使小的、不規則的、散亂地經營的、企業得存續着，防害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正常進化，並扶持最浪費、最墮落的競爭。

經濟和社會的進步，需要這些「阻滯發展」的撲滅；衛生和其他人道主義的法制，應掃蕩這些血汗的巢窟；技術的、和一般的教育，應培養更多的熟練，並喚起更多的慾望；職工組織應促進工資的增高，及其他勞動雇傭條件的改善，如是可實行的「勞動殖民」（勞動者團集在一個城市內有如移民居住在殖民地似的——譯者）和更光明的救貧法行政應幫助着乾涸這些瘡癘的沼澤。血汗產業的被阻礙和被排擠的發達，必須社會的治療術剷除牠們；這個治療術包含的政府「干涉」與存在將正常發達的私營獨占轉變為公營企業裏面的社會主義，應正確地區辨開來。

第九節 小規模產業的真正殘存

但除開這樣墜落地殘存着的資本主義前的企業而外，尚有其他種種勞動，仍留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範圍外，因從牠們的性質或執行牠們的必要條件說，牠們是不適宜於成爲機械產業。在附屬大規模常規的產業的部門中，我們曾察見：最後生產和修理的許多勞動留存在多數小規模企業裏面，真正和健全殘留着的手工勞動可以存在，因過甚地仰靠變動的需要而不易擺在工廠規律的支配下的產業內，及在如大部份的農業樣材料和勞動狀態防止常規方法的充分使用的場合，小規模生產的經濟殘存着。

機械發達的最近趨勢扶助，甚至可以擴大，這樣型式的小規模產業。小動力機械的擴張和在公共所有或支配下更低廉的電力配給，可使小經營者在我們製造業當中有些製造業方面取得新獨立的地位；同時，運輸的更大的利便和低廉，可使小農民的協作替代甚至在集中歷程現時最有勢力的場合，這個集中歷程。

農業和製造業方面，也如商業的某某部門方面，小規模企業的那樣真正殘存，我們已論述過，是因個人的注意、熟練和興味各原素，這些原素因形成成功的重要條件，是被發見爲超越大規模

生產的經濟事實。上牠們是區別小規模企業與機械產業的原素，並在小規模企業上印刻着技術的特性。

在這樣勞動者個人的精神活動執行重大任務的場合，技術經濟替代機械經濟。這樣的技術或技藝，就牠們的目的說，可與關繫生產效用存在「美」上的物品的美術，屢屢是隔離得很遠；有時牠們可是使用來僅僅從不規則的，或在別種情況下不易處治的，材料造成「標準化」的物品的共通形態，或巧妙地使用氣候、土壤和其他自然條件；別些時候，勞動的個性，是被指揮來迎合消費者的一種特殊需要或嗜尚，屬於祇有狹小效用的部類的。但在一個產業內這些特徵得到重要地位的場合，向大資本主義和機械經濟進展的趨勢的直流就被阻塞着，或被弄得變為逆流。

儘管，如上所指明，資本主義制度對小手工業、農耕、零售分配業的殘存形式的間接支配，甚至對專門職業和美術的間接支配，時常是極顯著的；卻產業中大的，甚至日增的，部門，殘存在工作技藝上個人的材性所賦予活力的小企業形式裏面，這個情形，是非常有意義的現象。

所以這個見解，以為機械方法佔有優勢的大常規企業趨於向着競爭消滅和公共支配，最後

公共經營成爲必要的一種狀況進展的，如果我們暫時承認牠；那麼，我們應明白地認知還存在着甚至更大的產業活動領域，不遵循這種經濟，留存在競爭和個人企業的狀態中的。

設使我們承認這種解釋方法；那麼，大常規企業，牠們方面公共支配益增嚴密，並日復一日努力於更有成功地排除競爭及設立產業協定或聯合的形式，我們將欲視牠們爲終竟要轉變成公共產業形式的。

第十節 集產主義的自然限界

我們研究較進步的產業國方面趨勢時，就能够稍稍明白地察知這個「社會主義的」運動的一般輪廓。土地——視作物料的主要源泉和產業的動力，及家庭的基礎的——公有的明確的再主張，在種種形式內，侵入近世政府的職務裏面。農業和城市土地方面，現在的運動，大率是被指引來以租稅爲公家徵收地價的增大的部份，同時，城市生活需要之益廣的認識使每處地方都有更多的限制加在土地的私用上和有特殊公共目的實行的增大的土地公有上。在近代民主主義的國家內，小住民方面土地的增大的利用，體現平等享有土地的天然富源的原則的，迅速地擴展

爲一種公共政策。法令對大地產或對土地的使用所加制限，是政府行動的主要方針。但人口稠密的國家內城市生活的發展使城市地域的嚴密統制的要求益爲迫切，這個統制促進城市土地的公有，以爲這是對公共衛生、利便、審美和財政的最後保障。公家由土地裁判所的設置和爲使佃戶變成地主關於公共信用的利用，實行干涉私人的契約，這個辦法，在怎樣的程度內會證明爲農地——這些農地被佃戶佔有，他們關於土地所支付的，或是租稅，或是地租，可視爲沒有差別的——公有進程的一個準備階段：這是須留待最近的將來答覆的一個問題。

關於土地的原來使用，實踐的社會主義，可把自己限定到爲國家收取能安全地獲得的土地逐年價值的大部份，並限定到一方面施加更嚴厲的條件在土地的使用上，別一面對公有和公營制止任何多大的施行。近代產業在有限的礦物富源方面使公衆分有的較大的利害，及加特爾、托辣斯和爲「資本家地」支配礦業所組成的其他聯合之出現，兩者使這些企業形式（加特爾、托辣斯和其他聯合——譯者）列入似終竟要轉變爲公營企業的產業的範疇內；在某國家內牠們有、公營的，這個事實，擁護對那個趨勢的這種解釋。

如果我們追隨上文的分析所指明的一般發展系統；那麼，我們會將陸上或者水上運輸的主要形式的經營，即國內和國際幹路的主要系統的經營，也歸屬於集產主義。世界上鐵道之益大的部份，已經是公營產業，大不列顛和美國這兩個重要的例外，也絕對不會長久地反對鐵道國有的要求。

地方運輸業，特別是在城市區域內的，正與其他地方的常規業務「以同一的步伐」從私營企業走到公營企業那裏，這件事情，業已是十分顯著的。儘管民間資本家公司的精力現時在最多數美國城市，和許多大不列顛城市內為有利私營企業保持着這個公營領域；卻這個地位以文明世界擴大的眼光觀察起來是一個可恥的不合理的，牠們不能長久握有着。

製造工業的國營或將前進到好遠的地方，我們現時尚沒充分的材料來豫測牠。如果關稅的一般實施鼓勵強大的產業托辣斯在國家的領域內發展；那麼，對獨占的公共防衛的本能或必要，可強迫文明的國家以公共獨占替代私人獨占，並強迫牠們經營在國家的產業和消費中是樞要原素的基礎的金屬和其他製造工業。然而這樣一個步驟，會由影響物價和雇傭條件的限制立法

以租稅和統制方面，連續的實驗開端。但是儘管近代產業國家（除開爲收入或公共治安的特殊目的外）不會即行從事經營製造工業，卻對製造工業由工業動力的公有所行使有力的、新的、直接的公共統制不久將會發生出來。電力愈益成爲製造工業和運輸業方面產業動力的源泉，這個動力的所有和分配也將愈益認知爲市自治體或其他更大的公共政治體應承擔的機能（職務——譯者）。不管這個新產業動力繼續要從煤或以其他一種方法發生出來，卻在地方的領域內安全而經濟的生產和分配不能長久委交給私營公司去執行。這個工業動力的社會主義化，或會在具體的製造工業歷程有任何多大的社會主義化前老早就實現了，並會可能地變成爲一種非常有力的公共統制工具，使對特殊製造工業的公有和公營都是不必要的。

市營或其他公營企業，會在怎樣的程度內侵入分配業，這一部份決定於轉運業一般地轉變爲公營產業的速度，一部份決定於現時視爲足以保護許多產業內公共利益的檢查方面衆多實驗的成功或失敗。但如有地方的買占同盟對物價的強大支配力存在着，或如檢查證明爲不足以對有害的或攙假的商品保衛公共健康，那麼，私營企業領域內的新侵入會發現出來。

公設屠宰場在歐洲許多城市內業已存在着，這可終竟成爲肉品公營的第一步；市營搾乳所和製麵食所，可替代商營麵包業和牛乳業；煤商買占同盟的現時橫暴行動，殆難在鐵道公有和公營後還存續着。縱然一般信用機關和保險機關大部份還是留存在私營事業的狀態中，卻國辦保險和公營儲蓄銀行型式內多大的侵略業已發生出來。在這個產業部門方面，如在許多其他部門方面樣，許多國家內前進的運動與說是採取國營主義的形態，勿寧說是採取市營主義的形態；市營保險計畫，市營銀行，市營典當店，正在公共城市生活的發展中，佔有日增重要的地位。

在我們命名爲專門職業的生產部門裏面正發現出的公營企業對私營企業的壓迫，這個事情的認識，對於我們現在的概述是有極密切關係的。國家把教育的經營視作牠的主要機能，固然就是這種趨勢的最顯著的一例。在最多數歐洲國家內，醫業和一般衛生事業的社會化，正以迅疾的步伐進展着。甚至在大不列顛大多數我們的醫院和療養院也是由公家支持並管理着，公共施藥所在全國的衛生機關中執行日益增大的任務。儘管法律的社會化，從自由享有公共的訴訟辯護和司法審判（公家雇用律師爲私人打官司，私人打官司不繳納訟費——譯者）的意義說，距

達到完全的境還極遙遠；卻大多數國家內某某顯著的進步，在最近的時期業已完成。說到大不列顛法律擴張來含蓋新爭議領域，破產和公司條例的實施方面訴訟程序的改正，官吏之無報酬的法律上商議，公家對刑事辯護費用的支付和種種其他運動——這些解明向更澈底的司法國有化之緩慢的、不平均的、但是繼續的、進步。

常規的產業或專門職業從事普通娛樂的，也正變為社會化，這些是一部份當作公共教育或公共衛生的附屬物。美術館、免費圖書館、公園和公設花園，不過祇是幾種市民生活的粉飾物，形成公營產業和專門職業的重要基礎的。

第十一節 消費上品質的改善是社會進步的條件

我們現在觀面着這個主要反對論，即常常提出來駁斥以擴張公共統制醫治產業病和社會病的一切努力的。有人說，競爭和個人利益的熱中對企業和發見提供出一種最有力的刺激。假定社會結構上是適宜於官營產業，產業上秩序的創立也將會對產業進步是一種致命的打擊。產業競爭的爭鬪、危險、浪費，對產業的生命力是必要的條件。

從我們的產業進化的研究所提供出的知識觀察起來這些反對論有怎樣大的勢力呢？我們首先須認明經濟的個人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防護已定的秩序並指明伴隨所謀畫革新的危險的。我們分析近代產業結構時，察見某某產業的漸進的社會化是事變的順序中一個階段，這個階段與機械產業所由排除手工業並結晶成有相互變化關係的日益增大的集團的初期階段是同一自然的、必然的。據「自然」曾走上進步的邪道這個理論，對社會支配產業的抗議就是對事變的自然順序的抗議。惟獨以排斥「自然」到議會法律內表現出的社會勢力外，即以一種顯然非科學的推理方式，始能視公共對產業的支配所由確定的立法行為爲「非自然的」或「人爲的」。但儘管社會支配的增大的運用不能認爲是「對事物的本性作反對」(Spencer, "Contemporary Review," March, 1884) 却人們主張我們對人類將來的發達沒有任何保證的，可視牠(社會支配——譯者)爲人類增益的軟弱所由表現自己出來的行動方向之一；商業中個人鬭爭的廢止可看做活刀漸減的表象，這個活力不願對比較上變故大、困苦、多的生涯冒險並感憤，祇謀求不努力而享有平安的物質快樂。秩序將以進步的價格(以犧牲進步的代價——譯者)購買到產

業中個人企業心的擯棄就是人類墮落的一部份。這個理論是皮爾孫在他的著作「國民的生活和性質」(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裏面對於現代社會主義化的趨勢所提出的解釋。撲滅競爭的產業來救濟貧困、物質的悲慘和社會的不公道，將製造出一個「逸樂的、仁慈的、無骨力的社會」。這樣斷論的真實性仰仗兩種假定：第一，社會對產業的支配必然毀壞個人企業的精神並阻止產業的進步；第二，國家的支配擴張到資本家的產業上必然使個人支配財富生產的範圍縮小。

第一假定遭受多數的批評，——這些批評足使牠的力量大受限制，可總括地說明如下：

(1) 產業中許多個人的企業及助長產業的進步。產業競爭中所支出精力的日更增大的部份消費在產業上競爭者間猛烈的戰鬥方面，沒出現在產業技術的進步或物質財富的增加方面。

(2) 人類歷史沒表示貪慾是產業進步中大階段的動力。科學的愛好，機械發明的純真喜悅，勞動中輕微的個人利便的獲得，單單的機會，四者都在產業改善史上佔有最高的地位。這些動力在國家支配下與在私營企業下都同等地發生作用。

(3) 個人的引誘物可對發明的能力供給有效用的刺激的，如名聲和榮譽，如有用的物質上

報酬，是能在社會所支配的產業中授與的。

產業史表示近代競爭的產業中個人貪利的動力是最為濫用的。一方面，大多數聰明的勞動者，關於在機械的發明或產業技術的其他改善方面特別地應用他們的智識，沒有獲得充分報償的機會。近代祇幾個大發明家從他們的發明獲得利益。別一方面，企業家，因具有剛够多的事業上，狡智足以認知一種改善的市場價值，收獲莫大的物質報酬，常常是極遙遠地超過經濟上所需要來引誘他應用他的事業上才幹到這個企業以上。

(4) 薄弱的個人利害，伸縮性和企業心的缺乏，習常的魯鈍，這些同一的責難，是多少可加在與小企業相比照的每個大企業上。亞當·斯密以為這些弊害對於一種狹隘地限定的範圍外合股企業的發達是致命的障礙物。但大企業的經濟是被發見為勝過這些弊害。所以一個有良好組織的國營產業可以是最經濟的，儘管伸縮性和企業心減少了。

但上述這些情事，縱然對於國家支配使產業沒有進步的機會這個理論，限制了牠的勢力，却決沒駁斥牠。國家執行軍事，司法，產業種種機能（職務——譯者），這件事情的正當根據就是這

些事務的處理方面一種安全的、有秩序的、常規化是「正當地」以伸縮性的損失和進步速度的減小購買來的。戰爭和司法的技術在私營企業下比在公共管理下或者會有更大的進步，並且也沒有任何理由來否認政郵和鐵道業務轉而受政府的支配時是較慢地探行改善。

人們一般地承認：大近代產業從大私營獨占的狀態轉變為公營的產業部門時，牠們裏面常規化的性質將要增大，牠們也將要成為更機械的並愈益是非實驗的。機械的性質是機械的；機械的完善，如單獨的機械的完善樣，是常規化的完善。恰如機械樹立牠的權威在種種產業上似的，產業的規模將要增大，產業的柔軟性將要減少，並且這些產業如常規的企業樣將日發展而列入國營產業部類。如果社會的主要目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保持着繼續的進步，是在極端地培養軍事的技能；那麼，在戰爭業內不確立國家的獨占，把戰爭委交私營企業去處理，會良好的辦法。社會犧牲這種競爭（私營企業對於戰爭業的競爭——譯者）及這種競爭所誘起的進步和所演進的個人適應性，為使社會中份子的個人企業心可以運用在產業技術的競爭方面，誘起產業的進步並演進產業的適應性。但是產業主義對戰爭的替代，人們不以為減少了個人的企業心，祇不

過是牠的應用方面有一種更變罷了。

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出發，視人類生活爲包含無限多的各種各樣活動，在許多殊異的競爭平面上發生作用並培養許多殊異的人類「適應性」的；那麼，我們將理解我們所論究產業進化的特殊形態是怎樣關繫着更廣大的哲學上人生觀。一切進步，從原始野蠻時代到近代文明的，所以顯似存於較低機能的累進的社會化中，即存於較低競爭形式的停止和較野蠻技能的教育廢除中；這樣的社會化爲的是個人活動的日更增大的部份可利用來行使較高的機能，在較高的平面上實習競爭，及培養適宜性的較高形式。

如果歷史把這個情事表示給我們，那麼，個人企業心的壓抑和國家支配的擴張方面每一更進的階段非謂個人活動的純減少或自我表現方面努力的任何懈弛，僅謂競爭平面和使用的人類材性的升高；這個推論，是自明的，不須再辯證的事實上，這就是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哲學上辯論，即人類進步需要物質的低級動物機能將逐一歸約爲常規的，使增多的個人努力可專用來行使較高的機能並以爭鬪培植較高的材性。

一切機械產業歸約爲常規的公共業務，在牠們能夠這般樣時，這將包含個人自我表現的範圍有一種純縮減的意義；這樣的推斷根據着對個人興味和活動劃與某某一定而有限的範圍這個昭明的誤謬；個人興味和活動的範圍設使是一定而有限的，那麼，從常規方面發生的任何侵略自然將縮減人類興味和自發性的絕對範圍。如果人類的欲望和從事滿足這些欲望的活動是無有限界的（這是有理由可使人們相信的），那麼，國家支配或常規勞動的絕對數量方面一種增加含有個人企業範圍的縮減意義，這個推論，是沒有根據的。基礎的動機，獨能解說並辯明進步的社會主義方面每一階段的，就是個人努力的純經濟的完成；這個個人的努力，從在較低的競爭平面上行使方面得到解放時，可專用來在較高的平面上行使。如果社會擴大地支配產業的結果僅不過造成普通的物質享樂水準，這個水準又有精神的理智的癱瘓和滿足（不欲再往上進——譯者）伴隨着；那麼，這個運動可以是自然的、必然的，但斷難叫做進步的。

然而這樣一種見解奠基在這個真理的否定上，這個真理就是一種欲望的滿足使另一種又產生出來。經驗（欲望滿足的經驗——譯者）沒教導個性的崩壞，祇個性的變形而已。在社會化

的產業下產業技術的進步是會較遲慢並吸收個人興味的減少的部份，使較善的理智和道德技術方面進步可以是更迅疾些並吸收個人生活的增大的部份。在後代進化更高的人類看來，我們現代特異的野蠻狀況將存於這個事實中，這個事實就是現代人的慧智、企業心、天才大部份專用來由機械的方法完成物質生產的技術。如果現代個人的精力當中較多的部份應從事於以在較高的平面上競爭生產較高的物質形式，這件事情，是甚堪願望的；那麼，這僅能以歸約較低的機能到常規方面的歷程作成功。較高進步僅能以較低進步的工作的經濟購買到，較高個性的自由和意識的表現僅能以較低個性的常規的服屬購買到。產業的進步在國家支配下無疑地是要較為遲慢些，因這樣支配的惟一目的是在把人類天才和努力的增大的部份從那樣較低的職業方面轉離開去，使牠們應用到較高財富形式的生產上。然而人們不應當推想在國家支配下產業技術的進步便會停止；這樣的進步會是較遲慢些，並自身含帶常規的性質——生產和分配的機關對社會中緩緩變化的需要遲慢地、繼續地適應。

第十二節 機械與技術間最高的分工

一切體現在物質內的財富的生產趨於轉而隸屬在機械的管轄下，將來增多的勞工會變成機械運轉者，國家對機械產業的支配會使大多數的勞工成爲官式的機械勞工，——從這樣的信念發生出對產業發達方向的最重要的誤解。但這個信念決非合理的豫測。就競爭的機械產業說，儘管個人企業的利益是在盡力地「節省」多量勞動，却競爭的作用使製造的、運用的機械數量遠遠超過所足夠維持現行消費率以上，並以此在製造業的部類中保持着的勞動數量遠遠超過社會方面所必要的以上。現時就在像英國這樣一個模範的機械製造工業國內的統計，表示從事製造工業的勞動人口比例上沒有增加。所以，設使機械勞動量因機械產業內競爭的逐漸排除下降到社會的消費在社會方面所必要的數量地步，那麼，機械勞工的比率會比現時爲小，如果對機製貨物的需要繼續是一樣的。

但是人們可以問，機械所不需要的增多的勞動者結局如何？他們會走向分配業，使分配業者階級無限地增大呢？即衆多商人、證券經紀、投機者、零賣商、代理人和各種樣的中間人將無限地加多呢？假使分配工作是委交到競爭的企業，消費的品質和數量還是與現在一樣；那麼，這樣的結果

似乎必然要產生出來。製造業內節省的勞力，如現時樣，會轉而激烈化分配業的競爭，並把必要而有限的分配工作量再分割為不必要的小片斷。但這樣的推想不是必然正確無誤。如果加劇的競爭，逼使強固的獨占在分配業的某某部門方面發展起來（這像是大半可能有的），那麼，這樣授與個人的反社會的勢力也一樣會使社會對牠們的支配必然地擴張。分配業會因此轉變為公眾為公共利益所經營常規化的產業。這樣麼，社會化的產業領域會繼續擴大，直到牠逐一吸收一切具有機械性質和能常規地經營着的產業時。這樣麼，顯似最後個人主義的豫測會證實，人生的勞動會歸約為呆板的單調機械工作，這個工作在官僚主義的支配下為沉淪在有秩序行動的「滿足」中的社會生產出日益增多的物質享樂品。

這個歸宿點像似不可避免的，假設社會消費的數量和品質方面沒有變化發生，假設個人消費者儲蓄或試行儲蓄收入數量中與他們現在所儲蓄相同的比率並使用他們消費的部份來購買增多的日賤的機製貨物。

但消費的數量和性質必然地或「蓋然地」會沒有變化，這個推論，我們能證明為合理呢？

均「儲蓄」人的安全和有利投資領域，按照大產業轉變到私人或公共支配下獨占狀態將愈被限制着。這樣麼，有些無效用的儲蓄，形成過剩設備、機械和其他資本形式的，將被制止着。但增多的消費設使僅僅取得同前的物質商品消費方面數量增加的形式，那麼，所產生的利益將限到貧窮階級物質享樂的增進方面，並且這個利益會被富裕階級方面使血液淤積和感覺失靈的奢侈抵消了。單單消費數量的增加無能防止產業不陷入官僚的組織中。

第十三節 品質上消費制勝報酬漸減的公例

關於社會進步的保證我們僅能指望消費的品質上和性質上改善。上文已提示過機械不能承擔藝術上和理智上的工作種類。我們不應忘壞藝術是機械的真正反對物。從這個廣汎的意義說藝術的本質就是自發的個人努力的適用。每個藝術產物都是個人思想情感和努力的儲藏所，機械的生產品反是。機械工作中「藝術」在機械設計的惟一最高努力方面使用罄盡；機械愈完美，體現在機製品中的個人熟練和技術比例上愈微小。機械的精神，即牠關於倍增同一式樣的物質商品的數量所具有無限大的速力，非常地威壓着產業的世界，使數量上消費的狂熱擒捉着許

多人，這許多人的好尚和教育足使他們反抗這種消費。這樣麼，不僅我們的麵包和靴子，並且我們誤叫做「藝術品」的許多物事，都是機械製造出來的。不過對機械的這樣過度的侵略所提示的正當抗議，不是根據着機械不能製造出本身上如藝術那樣適合或美麗的物品這個信念，這樣的信念或是的當，又或是錯誤。機械生產物彼此間是恰正地同一的，但消費者不是這樣的，從這個事實發生出機械生產物對人類目的的真正不適宜性。消費者應承埋沒他們的個性，消費恰正一樣型式、大小、色彩、材料的物品，相互地同化他們的消費時，機械將供給他們。但既然任何兩個人在肉體上、智識上、道德上的性質方面不會是恰正相類似的，所以任何兩個人的真實需要甚至就通常物質欲望的滿足說也不會是同一的。機械對勞動者的宰制趨於破壞勞動方面的個性，強迫各殊的勞動者以附有單單「反復」迅速的能力上一種補償的同一方法執行同一的勞動；機械也一樣地趨於因對消費者的消費投入共同的性質撲滅他們的個性。機械的增多的利用決定於這樣無差別消費的繼續，並決定於消費者關於使用增加的收入到需求益多的同式樣和同性質的貨物上一種意願。假設消費者不肯隨順共同的標準，愈益強要消費適應他們個人的需求和嗜尚，且一

樣地力謀遵守並滿足他們個人嗜尚的變化狀態；那麼，消費中這樣的個性當必使相應的個性投入生產中，機械也將要從產業方面喪失宰制的地位。我們現且拿成衣業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情事。如果穿衣的公衆應穿着依照某某共通式樣和型式的衣服，祇近似地「合身」的，那麼，機械能利用來製造這些衣服；但若每個人要他自己的「口味」被顧慮到，且堅執對他自己的特殊享樂觀念要恰正地適合並遵依，那麼，這個工作便不能由機械去做，就會需要一個「藝術家」的技巧。機械與手工勞動的衝突仍恰正在這個問題方面堅持到底。成衣業和製靴業內最上的精製品還是手工製造的；最好的高爾夫球棒 (golf clubs)、釣竿、擊球棍 (cricket bats) 體現大量高等手工技巧，儘管中等的這些物品大率是由機械大量地製造的。這些手工製品是為小部份消費公衆生產出來的，這一部份人的教育和嗜尚的優美勸誘他們甘願花費他們的金錢在性質上適合他們需要的較少的物品上，不肯花費在較多的共通物品上。

假設產業的進化使增多的消費公衆確實地取得原始的肉體生活上必需品，那麼，他們也確然會進而比較上愈不甚重視消費的數量上增加，並進而啓發惟獨「個人的」生產所能滿足的

嗜尚的個性。按照這種情事發現出來的狀況，手工勞動或藝術當必在這樣的產業中執行更爲重要的職務，並能以擊退機械的更進的侵略，甚或能從牠所已吞併的有些產業領域把牠驅逐開去。但儘管現時成衣業狀況的說明可利用來指示通常物質消費的領域內機械與藝術間鬭爭的性質，却這沒暗示社會的進步將要或應當從機械支配的最多數產業方面把機械驅逐開去，或妨止牠應用到尙未支配的產業上。小部份「時髦的」消費公衆方面奢侈和豪華的優美，不自然地解除健全的必要勞動的，不能拿來指明，在社會進步奠基在機會的均等上及消費力與能力和功勞有一種正當關係的社會內，消費上品質或個性可以或將要表現自己的方法。我們似乎可合理地預期，大體說來機械將保持，甚至鞏固並擴張牠對從事供給原始的生活必要品——衣、食、住和其他動物的享樂品——的產業的支配。真正進步的社會內目的是在好好地整理生活，使確保最大量的個人自由或自我表現和最高的品質。如果不當的多量個性專用在食物、衣服、等等的生產和消費上面，那麼，工作和生活中個人表現的較高形式將被忽視。所以個性的正當經濟是在委交某某生產部門給機械，使這樣的常規勞動所節省的精神力可被解放來從事個人生活的較高形式。原始

的動物欲望——飢、餓、冷、等等——的滿足對一切人都是共通的；在這些純然肉體上的欲望方面從各殊的個人說品質上的差別比較爲少；需要既是同一的，消費也將是同一的。嗜尚之廣大的個人差別不存在，這標識着常規生產或機械生產的商品。個人的原始的肉體上需要是如何最近似他們的個性化，因他們漸漸發育他們較高的物質欲望和——在這些欲望滿足後——審美、理智、道德的欲望，也是如何愈益彰著。所以在有最高度發達的人類欲望中或在所常叫做愈「人爲的」人類欲望中，殊異的個人性質最強地表示自己出來，並要求惟獨藝術能給與的特別一己的滿足。在高度進化的社會內許多肉體上的需要，甚至若干理智上的需要，或將對一切人都是共通的，或將祇吸收微少的個人注意。這些需要可類別爲常規化的欲望，可用機械製造品滿足牠們的。如果一個社會，在通常肉體上享樂品的供給方面安全地整理的，繼續發展；那麼，在牠的物質文明的通常形態方面表示出的殊異會愈益減少，因在那方面一次獲得表現的個性被升高到較高的活動平面。這樣一個社會內人類生活的豐富和擴大會無疑地在較低的生活形態方面各個份子間愈大的類似性中表現自己出來，但在較高的生活形態方面個人差異的範圍會日更廣廓。在較低的

生活進程方面均等化的目的會是較高的個人差異可有表現自己的機會。在這樣推想的一個進步的社會內，既然社會化和個人化發展得不可分離地相關繫着並互相影響着；顯然對機械的進步沒有任何固定的限界存在着。因每個較高的欲望被培植着，有些較低的欲望將降落到常規欲望的地位並將轉入適當的機械領域內。但儘管大部份物質商品無疑地會由機械製造，却這非謂藝術將從普通所叫做產業技術的方面驅逐開去。反之，藝術可在許多方面是機械的朋友，是機械的協作者，機械也為消費者方面個人嗜尚和個人滿足的誇示置備常規的基礎。過去幾年間最有希望的徵象之一就是藝術日益侵入機械產業裏面——即雇用熟練的設計家和實行家，將以形式的美麗和色彩的調和誘導並啟發公眾的目的的。在陶瓷、紡織物、鐵器、家具和其他許多產業內公眾嗜尚開始在變化和華美的需求方面發生作用。這樣的開始不可以是這樣個人嗜尚方面一種啟發的開始呢？這樣個人的嗜尚將連接美術在機械產業上面，把煩難、呆板、危險、單調、和非教育的勞動分派給機械，把愉快、有價值、有趣味和有啟發作用的勞動為人們保留着。

第十四節 藝術解脫物質的制限

在社會統制下機械是這樣自然地適應生活方面常規欲望的滿足。如上文所表明，機械生產的性質根本上是集合的。現在機械產業的弊害是因這個集合性沒充分地被認知；機械，如委交個人企業和競爭，那便壓迫人類並惹起浪費和商業上不安定。拿一句話總括說來，最高的分工把生活方面常規需要的集合供給分派給機械去擔任，把個人需要的個人供給分派給藝術去擔任的，迄至現時尚未完成。獨用這樣的方法社會纔能夠充分地利用機械的「節省勞力」的性質，把從事運轉機械的勞動量減少到最低現度，把從事自由和有興趣的職業的勞動量增大到最高限度。機械，在社會統制下從事滿足社會方面穩定和固常的需要的，決不會受需要方面這些可怕變動的支配，這些變動往往不能預知，把全體勞動者沉沒在失業和貧困裏面並浪費無限多的「儲蓄」。如果消費的變動限於個人嗜尚的領域，那麼，嗜尚的移易和消費方面增大的變化將啓發美術家，美術家將因追隨並指導消費者變化的嗜尚獲得技巧和伸縮性。

從這樣一種推測說，我們固然無庸努力於豫言藝術將在好大的範圍內從事產業的工作，或在好大的範圍內機械解放的藝術將吸收在較美好的理智上，精神上生產品的創造中，或在現時

所叫做的美術中，這當必決定於在個人自由的狀況下人類努力和享用的才能方面調和發展的性質，及在一個建築在物質生活手段的平等上的社會內個人自由的發達。近代社會中消費的品質上發展的研究剛纔開始被認為經濟科學的真正出發點，因為儘管許多舊派經濟學家口頭上尊崇這個研究部門的重要性，却這個研究是保留給晚近思想家來擔任的。（哲望斯教授關於經濟學的這個部門的工作，因企圖以純粹數理的方法論究那個問題，即因把品質上的差別化為數量上的差別（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件），損壞了牠的價值。晚近經濟學家中有彭雪凡尼亞大學教授柏登〔Patten〕關於系統地研討消費經濟學有最為非常重要的貢獻。）

第十五節 理智上財富的生產中機械和藝術

社會進步全體決定於品質上消費方法對數量上消費方法的替代，這個說話不是太過。如果個人為需求他們從前所消費同一物品的增大數量應用他們日高的能力到消費上，或炫耀決不適合個人需要或嗜尚的種種時髦物品，那麼，他們擴大機械的領域。如果他們寧願發展個人的嗜尚優美，不願發展數量上的滿足，那麼，他們授與更擴大的範圍領域給這樣的勞動體，現人類意識

的技巧並應獲得藝術的名稱的。

但關於這點還有另一種同等重要的方面。經濟學家有一個悽慘的公式叫做報酬漸減公例的，這個公例在產業進步上張布一個黑暗的影子（這是所通常推想的）。我們需要愈多的衣服、食物、燃料和其他物質品，必須求得愈多的原料，但是愈難獲得材料：我們必要耕種較劣的土地生產較少的穀物的，我們必要為用煤和鐵挖入更深的堅坑中。既然我們的人口愈益增多，而且這個增多的人口需要愈加多的土地來營養他們的機械並生產增多的貨物，那麼，自然富源的枯竭是繼續地增甚了。物質界是有限的；終竟自然要消耗盡淨，並且在這個事件發現前許久時，人類勞動量需要來反抗報酬漸減公例獲取增多的原料供給的，將遠超過伴隨着大規模機械生產的經濟。

這樣的憂慮，我們也將發見是全從數量上測定人類財富和人類生活引起出來的。

即使我們現時把我們的觀察限到從事供給食物的生產部門，報酬漸減的公例據說是特別嚴酷地應用到的，我們也毫不困難就能知曉我們怎樣能以消費方面漸漸的差別化緩和甚或完全征服這個公例的作用。如果一國的居民執拗地保持着單獨一種狹隘的飲食標準，使用他們的

土地全部來種小麥和養羊子；那麼，他們不特浪費一切其他良美的生產性質屬於某某部份已耕種或未耕種的土壤的，且於他們狹隘的消費方面每一增加逼迫他們去耕種更劣的土地，投放更多的勞力在一夸特爾(quarter，八個鎊)小麥或一個羊子內，並增大歸入地租的生產全數的比率。(Paten's "Premi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hap. IV.) 反之，如果一個社會開發各種樣的消費，並求謀利用每一部份的土壤來生產牠，能最好地生產的食物種類，不絕對地照牠的種麥或牧羊能力類別牠；那麼，「自然的吝嗇，」在社會堅執地繼續擴大同樣的需要時表現出自己的力量的，可被社會征服。因為土地極不適宜於種麥或牧畜，甚至對這兩種使用的目的是「在耕種的邊際以下」(所生產的不足對使用的勞力和資本給予通常的報酬——譯者)的，可很適宜於生產別的商品。多種樣的更迭使用將能使我們從「自然」獲得大量的純效用；一個社會不擴張對同一商品的需要，在新需要的啟發和享樂標準內益大的複雜性方面表現牠的文明的，可從土地取出無限增加的財富而不支出更多的勞力或給付更高的地租。這不過僅是由分工和機能的專門化所可完成的經濟之其他一例。

第十六節 改善的消費滅除反社會的競爭

所適用到食物方面的，也將同樣地適用到有供給一切其他物質財富形式的原料對土地的使用方面。一國人民，消費種類日益增多的，關於被輕視或被忽視的自然力時時發見新的、更有利的使用。各國人民的社會進步應大率由他們明智的消費伸縮性的大小來決定的。單單消費本身的變化不足以保證進步。在每部份土地最能經濟地生產的物品與在一定的物質環境中謀使自己的能力有充分調和的發展的人類方面健全的需要間真正的關係，應愈益透澈地認明。各種強烈飲料的嗜尚方面益大的啓發，縱然可以對於土地供給增多的更迭使用法，可以抬高生產的財富的市場價值總量，卻一般地說來不會促進社會的進步。一國人民，如果明智地達到較高的生活標準時能完全地融化並調和土壤和氣候最適宜地生產的最為多種多樣的物品，那麼，在產業的進步和從牠發生的其他文明藝術方面他們將是最為卓絕。

這個問題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僅僅物質消費變化的增進足以緩和有限的物質世界對人類加上的壓迫，因這樣的變化使他們能夠利用物質總量中增大的部份。但是我們如果把對我們所

叫做藝術，和由人類熟練而發生的物質上適應一種更高的評價附加到單單的變化上，那麼，我們便越過物質的界限，不復是露得 (rood, 一英畝四分之一——譯者) 和英畝及報酬漸減公例的奴隸。設使我們繼續生育更多的人，這些人又需要更多的衣、食、住，那麼，我們就要屈服在物質世界的限制下，我們在任何場合所獲得的都犧牲我們較多，加惠我們較少。但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商品，並開始需要更好、更美、極精緻、極調和的商品時，我們就能夠增進我們的享樂而不添多費用或消耗貯藏。藝術家的藝術材料，即顏料、粘土、大理石或其他工作上所使用的物品會盡絕，他的藝術會完了，這個言談，藝術家對牠不失笑嗎？我們處理品質上或藝術上貨物時，立刻察見怎樣對最貧乏的物質和空間可以支出無限的勞力，怎樣從最貧乏的物質和空間可以取得無限的滿足。一個社會能以品質上生活標準替代數量上生活標準時，就能避開物質對人類加上的制限。藝術不受空間或大小的支配，我們完成生活的藝術時，我們將同樣地自由。

第十七節 理智上生產的經濟

上面所述品質上消費改善的事件祇限到物質商品方面。但一國人民，沿進步的方向走向前

去，時時謀求一種更高的理智上生活的，將需要他們的精力中增大的部份支出到理智上貨物的生產和消費方面。

現在這個理智生活的世界一樣地大半在機械和報酬漸減公例的統制下。我們把單單知識的堆積，卽事實重事實，書籍重書籍，科學重科學的堆積，當作我們的理智生活，努力於儘可能地包羅一切理智領域，結果不過是數量的崇拜者罷了。我們的商業生活自然要培植這樣一種理智的消費；特別是英美兩國人民，機械生產和商業上數量的天才方面發展超越其他各國人民的，關於他們求得知識自然要表示出同一的嗜尚。速度、大小、數目、費用等等名詞時時掛在他們的口上。游覽每一歐洲都城兩週，觀看夥多的繪畫、寺院、古城，從書籍或旅行蒐集極多未分類和未消化的知識，這是這樣一部份商業生活的目的，這部份商業生活是從「一捆一捆地堆積棉製品和一餐一餐地吃同樣不調和的排列嚴整的食物」這個較重大的生活事務中能夠割愛下來的一部份商業生活。

我們的學校每年專心從事製造無限多凡庸的理智貨物。我們的雜誌、書籍、講義大半都是適

合一般讀者或聽者的機械生產品，而且牠們是被視爲有成功的，如果牠們能夠騙策大多數個人表示同一的性感和意見，加入同一的政黨或信仰同一的主義，使他們因此能够消費多量同一的理智商品，被理智的機械製造出而沒經過思索和情感上努力的。這種危險，與印刷品的迅速廣布聯結起來，是一個重大的危險。微幸地，在這方面也有相殺的勢力發現出來，這個勢力趨於「個性化」理智消費，並以此鼓勵理智生產方面更高的藝術。在一個進步的社會內人們將要更充分地認知誘引人民對理智的消費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注意，尙不能是十分適當的，他們應當需要根本上適合他們個人欲求的理智貨物。

第十八節 生活本身應成爲品質的

同樣地，生活方面品質的增大的重視，可使從競爭發生的道德上弊害滅除。反社會的競爭的原因是什麼呢？是數量的限定。兩條狗爭一塊骨頭。兩個人欲在同一時間消費一件商品。即使就物質的貨物說，消費愈益成爲品質的，每一個人又愈堅持他的特殊嗜尙的滿足；那麼，兩個人在欲望方面要衝突的可能性，同一商品的佔有的爭執，都將愈少。即使就仍被物質束縛着的藝術品說，藝

術的真正愛好者間每人的個性在競爭敵對性的緩和方面顯現着，因為任何兩人不會有恰正地同一的嗜好或評價，或以同等的熱心求同一的藝術體現物。我們升高到純粹理智的或道德的享樂時，競爭便「讓位」給協作的大度的競爭。從求知識或美德說，競爭決非敵對——一人所獲得的不是別一人所損失的。一個人的成功不是另一個人的失敗。反之，一人的豐富就是一切人的豐富。從最高科學、藝術、道德物品的生產和消費說，社會的動機是主要刺激物，反社會的動機不是主要刺激物。在最高的消費形式方面，即在最偉大的生活藝術的實踐方面，最精美的理智和精神貨物的享受方面，沒有任何純粹自私的消費存在着。因為那時最高的個性縱然是完成着，卻一個個人的享樂需要別一些人的享樂。這個個人得不到別一些人的心靈和激勵的「時代精神」方面時常的增加的助力，便不能夠達到最高的智識領域，這樣的智識上享樂是存在時時擴大的共同享受中。善美藝術的實踐和享用是必然地社會的，因惟在善美的社會內始能過善美的生活。斯賓諾塞（Spinoza）概論這個真理，說道——「最高的善美是共通於一切人的，一切人可平等地享用這個善美。」所以最高的善美本質上似乎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再又一次指明較高綜合的完

成在這個綜合內競爭上努力和享受的較低平面中表現自己的「個」（一個人——譯者）與「全」（全體人——譯者）的敵對消滅了。

第十九節 進步的基礎是個性化

這個進步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不能夠被忽視。人類生活，不僅在機能的活動方面，且還在物理的基礎方面，自身應愈益成爲品質的。一個社會的偉大和價值應更明白地認知不存在數目中，祇是存在牠的份子的性質中。如果社會內個人的數目繼續增加，那麼，肉體生活方面原始的物質必需品是，並且縱然有一切處理自然的改良方法將仍是，終竟地屈服於報酬漸減公例的，在牠們的生產內應投入的人類精力比例上時時的增加是消費方法的任何改善所不能制止的。這樣麼，祇益少的精力能餘存着使用到多樣的和精美的消費、崇高的個性、及理智和道德的發展上面。齊德斯（Godde）教授透澈地解釋這個真理的重要性，說道：「救治法存在益高的個性化中——就是，如果我們要遏抑過度的繁殖，那麼，我們應當遍社會內發展平均的個人標準。人口不僅趨於超過生存方法，且又趨於降落到生存水準以下，結果麼，因堅定地不把愈多的我們產業從僅僅維持

生活的財富形式的生產方面引導到啓發生活的財富形式的生產方面，即從動物生活的根本必要品的增加方面引導到人類文化的最高設備的增加方面，退化當必向前進展。」（Professor Patrick Geddes, "Claims of Labour," 參考 "The Evolution of Sex," Quap. XX. Contemporary Science Series: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第二十節 生產與消費間有機的關係

現還留下一個最後的論述。近代大規模產業會擴大了生產技術與消費技術間有害的、自然的分離，並會使這個分離愈益昭明。勞動與享樂愈益隔別，且又是在兩重方式下。近代機械產業首先將勞動階級與享樂階級間差別「鮮明化」，勞動階級的名稱指示出牠們主要的機能是在做工作，不在過生活，享樂階級的主要機能是在過生活，不在做工作，這一個機能因機械產業下私營企業會大大擴展。這些大階級的極端表點現勞動（工作——譯者）與生活間可驚地昭著的隔離。但既然工作與享受都是人類的機能，那麼，牠們兩者在健全的社會內每一個人的生活中應有機地相關聯着。在消費者生產是必要的，在生產者消費是必要的，這應當認清楚。一個個人或一

個階級企圖逃避這個物理和道德法則要求個人勞力的支出作為健全消費的條件的，這個企圖決不會有成功。亞里哲，關於肉體健康的平面上，在他的著作「職業的疾病」(“The Diseases of Occupations”) 中指示出「非職業階級」在他們的生活期間疾病和死亡的高率方面必然的教訓，在這個階級的生活期間這個階級會消滅自發的勞動方面興味並取得因他們的經濟力造的懶惰生活。「有足供享樂生活的資力」的人們平均不能活到半饑餓和住居陋劣的農業勞動者那樣長的壽數，他們從這些勞動者收取地租來維持懶惰的生活。這同一的法則也適用到理智界。藝術賞鑑者，努力於從書籍、圖繪、或旅行摘取理智或審美享樂方面無窮的增積物，而沒有支出堅實的孜孜不倦的、理智上努力的，不能獲得着一種理智生活；因為，蒐集別人智識供自己的消費而不努力於擴大社會內智識的貯藏，這個單單自動的進程，充塞並衰弱心靈，且又妨阻健康的消化和同化作用。

同一必然的弊害從勞工的個人生活中消費和生產進程的昭著的分離發生出來。勤勞純然是單調、煩難、乾燥和非啓發的，在本身內沒包含任何享樂的要素的，不能由更迭的消費期間或休

養期間獲得充分的報償。在一切勞動或工作中包含的勤苦的努力應與相關的興味和快樂的某某支持要素結合一起。從人生的觀點說這個結合的缺乏就是機械運轉的罪過，這個結合的存在就顯明每種藝術的特質。所以，在一個進步的社會內我們不當指望看見機械的消滅，但應指望看見機械工作的減少伴隨着機械的增進的完成的，這爲的是藝術可以能够吸收人類勞力的益大的部份。

生產和消費的藝術，在健全的產業社會的進化中，將發見是不可分離的：即不僅將察知是有械地相關聯着的，但較切適地說來將顯現出若同一事實的兩個方面樣，即生活的凸凹兩面樣。因爲有正當秩序的生活引致生活的同一性，即健全精力的繼續有秩序的收入和支出。這個論斷不是情操主義者的，是科學的，一個大近代思想家有力地十分精確地解釋牠，說道：「生活而不勤勞就是罪惡，藝術而無勤勞就是兇殘。」如果人們認知後一句話的真理，那麼，使「無勞動而生活」這個事情成爲可能的條件將要消滅。人類進步方面每一物事將發見是決定於良美「消費」性質的逐漸現實化。如果我們的嗜好變成非常品質的，使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的自發性，我們美善

和調和的感覺，及我們的活力投入我們做的任何工作中，並一樣必須把個性和自發性的同一要素投入我們所享用的一切物事中；那麼，一個完美社會的經濟條件將要成就着。

第二十一節 疑結的產業有機體的進步概要

社會和產業的這種豫測，似乎由近代產業中所顯現各趨勢的審慎說明辯證為合理的。這個進步可以怎樣迅速地向這樣一個鵠的前行，或這樣的進步可因新反對勢力的出現或舊反對勢力的鞏固敗壞或損傷到怎樣程度，這兩問題是我們所不能合理地推測的。我們努力以參照人類生活方面更廣大的運動證明產業進化時，將察見有這樣兩大顯著的趨勢，這兩大趨勢的作用，如近代歷史所清楚地證明，是與社會和個人生活的發展方面一般趨勢及社會與個人生活間存在着的關係密切地相一致。

近代產業向前發展時，顯露出某某物質欲望共通於社會內一切人或最多數份子，並在需要的數量和品質方面比別的欲望不易有變動的。這些常規的欲望，既然代表共通於一切人的消費部份，是能有高度組織的機械或高度集中的生產方法最經濟地供給着的。但若滿足共通欲望

的機械不在共同支配下，是助長社會內彼此間利害相衝突並與一般利害也相衝突之一部份構成員的利益時；莫大的浪費和危險就從機械的活動發生出來，重大地社會弊害也因此釀成。這些弊害在最有秩序和最為明智的社會內惹起公共統制的增大的壓迫。這個公共統制會要強固並擴展，如果高度進化的產業結構能使牠的經營人關於對待雇工或關於牠對公衆供給的商品的價格或品質運用獨占勢力的。各種產業，發展這些經濟的獨占勢力到最高度並關於供給共同生活的必需品或享樂品的擴張這樣的獨占勢力的，逐漸轉變到為公共福利組織的公共產業的狀況。一切重要產業從事滿足共同常規欲望的，似乎或將逐漸發展那些附加到大生產的獨占特質，並將經過公共支配的各種形態直到最後吸收在公共產業裏面。

這個所謂產業中社會主義的運動表示出近代社會的益增的凝結性。在一切時候都有一種以共同努力供給共同欲望的強同的自然趨勢存在着。共同欲望從牠們更廣大的意義說僅伸展到個人或個人的某某財產形式的保護上面時，國家職務是被限在這些保護的範圍內，生產共同財富的職務，在牠存在着的範圍內，是留給村落團體或社會組織的其他小單位去執行。堅定的共

同消費的要素日益增多時，在供給牠們的活動方面共同組織將要發達起來；這個供給首先委交給私營企業時，勢力的濫用和競爭方面日增的不便利將驅策牠們到公共產業裏面去。但既然這個增大的社會凝結性的真正根據是在經濟並豐富個人生產，是在使個人精力的活動能取得更多的個人滿足所由可以增加的更高形式；那麼，在將留交給個人的創作和支配的產業內，即在個人自發性的自由將在肉體的或道德美善的和調和的表現及智識上真理的獲得方面尋求到活動範圍的藝術內，益多的人類努力將顯露自己出來。這些藝術的表現形式可以取得的無限的變化，包藏着藝術家的個性的，將阻止牠們（這些形式——譯者）在任何時候轉變為「常規的」或「共通的」產業；儘管甚至就美術說也將存在着某某要素，因變成「共有」的部份，將相對地缺乏個人的興味，以此將轉變到常規活動的狀態的。人類進步中連續性的觀念需求這樣的承認。但既然常規工作對美術的每一侵略是因消費者的興味「在先地」轉移到更高的精美形式上面被誘引出來的，那麼，在藝術工作中個人活動的能力方面將有純利益，不會有純損失。在每種人類活動形式方面常規產業的進步將是個人表現自由的擴張的必要條件。但是因社會的道德約束更充

分地被認知，每一較高產業形式的選擇和支配將仍留存爲個人主義時候，藝術家的勞動也將愈益奉獻給他的同胞去享用。這樣麼，一方面社會與個人勞動的均衡在人類欲望的滿足中將被保存着，別一面，這些欲望的數目隨社會和個人生活的進步而有增加，並又取得各殊的價值。

039168



Z121.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六)

霍布孫著

傅子東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冊

總編 蔡元培

編輯 王雲五

039170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六)

霍布孫著
傅東譯

漢譯世界名著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第十八章 二十世紀的產業

補論第一部

第一節 大合股企業的發達

近來政府和民間經濟學家日更注意生產和職業的統計，這使我們能更精確地探究各產業發達的國家內出現的企業結構的變遷。美國、德國、日本工業、商業和金融中資本主義的方法的進步足使我們證明並改正太絕對依據大不列顛的例子所造成的概論，這些後進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顯示出經濟結構中一些新的發達。

一切這些國家的統計證實資本主義的進化的中心公例——即從事製造、貿易、運輸、採礦、金

融業之定式的歷程的企業轉化為大合股公司，牠們雇用更爲夥多的工人，生產出日更增多的物品，並以各種樣式的規約、協動和聯合限制自由競爭。

大不列顛合股企業的繼續發達，從登錄公司數目的增加和投入這種形式的企業結構內資本總額的增加可確實證明出來。

大不列顛登錄公司

年	分數	目	(資本以總計百萬鎊起算)	(平均以千鎊起算)
一九〇〇	二九·七三〇		一·六二三	五六·三
一九〇五	三九·六一六		一·九五四	四九·一
一九一〇	五〇·一三七		二·一三三	四二·六
一九一三	五八·八八二		二·三七七	四〇·四
一九二〇	七七·〇二一		三·四三八	四二·六

(一九〇五年後愛爾蘭的數字省略)

『生產調查最後報告』(第三六頁)上製造、採鑛、運輸、分配業使用的資本在一九〇七年約共爲四十二萬萬鎊乃至五十萬萬鎊，我們如果承認這個粗略的概數，那麼，我們的結論將是國內的企業半數弱在那時已變化成合股的形式。從一九一三年後金鎊價值低落，我們如適當地把牠核減，那麼，我們將承認公司數目的增加比已交付的資本總額的增加頗爲速些，這指明出中等規模的家庭企業日更變化成公司的形式。

或者合股企業的發達，因此個人企業和個人商店的改廢，這兩者的最顯著的證據從比較美國最近國勢調查對於製造業考究出的結果可以得到(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A.)。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年的期間法人(註冊公司——譯者)所經營製造工業的總數的比率從百分之二十三又小數六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又小數五。法人所雇用食工資者的比率從百分之

七十又小數六增加到八十六又小數六〇。法人所生產製造品的價值的比率從七十三又小數七增加到八十七又小數七。製造歷程所附加的價值（即純生產物）從七十又小數一增加到八十七。

同上的報告（最近美國國勢調查——譯者）內還有一個足引起興味的表，更密切地證明製造業中資本的集中，（1）明示工人數目的增加比率；（2）生產物總量的增加比率；（3）純生產物量的增加比率，這些純生產物是在有美金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掌握中。

	工人的百分率	生產物的百分率	純生產物的百分率
一九〇四	二五·六	三八·〇	二九·九
一九二一	四八·四	五九·〇	六二·二

第二節 「標準企業」的規模和結構

我們曾察見，從企業大規模化和限制競爭的傾向的意義說，資本集中不是企業界內普遍適

用的公例。農、鑛、商、製造、貿易業中，甚至金融業中，一些企業歷程有利於小企業的維持。小或中等規模企業的這種經濟不限於貴重機械和其他資本主義的方法不能應用到的各種歷程方面。甚至在大的基本工業中我們發見在任何一定的時候一些對於大企業，至少對於製造業的純收入的制限存在着。各國紡織、金屬及其他基本工業中資本和勞力趨於流入具有多少劃一的規模和組織的生產單位，造成一種標準的或優越的模式。

在蘭加州紡織業中曾表現出從紡錘和織機的數目看來有產業傾向於遵依的一種標準形式。那個數目（紡錘和織機的數目——譯者）在一九二五年比在一八八九年一般使用的爲多，但是有定限地多些，不是無定限地多些。現在在蘭加州關於工作的各部門都有一種規模或型式，與辦一種企業超過那個規模或型式（標準——譯者），如沒一些非常的情勢使較大的規模特爲利便，那麼，顯然不能有利。夏蒲曼 (S. J. Chapman) 和亞謝頓 (T. S. Ashton) 以極有價值的統計方法研究『大率在紡織工業中企業的規模』(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 April, 1914)，對於讀者供給許多關於各國紡織業的精選的例證。

標準企業的規模的問題與企業結構的問題是相關繫着的，我們察見不僅企業形式的發達並且企業形式的專門化皆各有種種限制。實際上一種產業內最大能率的企業形式不止一個。但企業的規模，縱如何大，常有或種限度，恰如固定資本對流通資本的比率或資本全部對使用的勞力的比率常有或種公例似的。這些結論，在認知企業爲一有機的組織的學子看來，是推測上合理的。但累積的證據使牠們有真確的歸納基礎。此處我們用一般的術語陳述夏蒲曼和亞謝頓對於自己的研究所附加的摘要中最近調查的結果，也就够了——

「大概說來，在一定的條件下似乎具有相當規模的產業或產業的各部門中存在着企業趨於發達到的典型的或標準的大小，存在着牠們（企業——譯者）的部份間標準的比率，並存在着標準的構造。紡績專門工場所有的紡錘數目，聯合工場中紡機對織機的比率，甚至牠們（紡機和織機——譯者）的絕對數目以及統制的形式原始上是寡頭的、專制的、或公選的董事的——一切這些都多少遵守類似自然公例的公例。事實上，一個企業的成長及牠終竟所取得的體積和形態顯然是多少在這個式樣下被決定着，在這個式樣下動植物界有機體的發達同一地被決定。

人有通常的大小和形式，企業也有通常的大小和形式，不過這種情形就企業說不如人的顯著。據祖先環境和便宜上叫做「偶然」的不明的原因這三者的變化，我們可尋求到許多關於人的變種。但一種型式從我們天性的根本事實發生出來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顯現着。大概說來，據我們對於事實的分析所明示，類似的變型在產業界也可期待着，儘管就個人說將發見出較多、較大的變化』(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c. p. 513)。

企業規模的決定原素一部份是客觀的。各條件關係機械力的置備的，可利用的地方供給物，引擎的最大有效量，動力傳達的經濟和耗費，——都是重大的要因。這些客觀條件決定機械的最大能率限度，並限定單一的生產經營體的規模。但近代組織可把幾個或許多經營體放在同一的管理和經營下。企業為財政上、經營上的單位，牠的規模的限界是很為有伸縮性的；因為，「例如創作、組織、指導的才幹缺乏縱然確實在或種地點使企業進款減少，」卻經驗上不易發見那些限界。近代企業金融繼續注重發見從前「獨立的」企業間協動或聯盟的新形式，這些形式能增大「最大能率的主觀單位」的體積到這樣的水準，這樣的水準使牠（企業金融——譯者）能有

效地支配售賣市場。

第三節 在保持競爭方面最大能率界的效果

集中資本的生產能率有被承認的制限，這件事，自然阻礙經濟的獨占，但阻礙的程度若何還是一個爭辯的問題。就或種企業說，實質的獨占被獲得後，最大能率的限界纔可達到。生產能率的制限可逼使紡織和金屬業中許多企業殘存着，紡織和金屬業以世界爲牠們的可能有的市場；但就鐵道的經營說最大限度的經濟在單一的國營鐵道制度採行後纔可達到，就銀行業或其他金融業的各部門說最大能率的企業單位是很巨大，使許多界域內有效的競爭不可能。在大不列顛、美國和在鐵道爲私營企業的任何地方，弱小的公司被強大的繼續地兼併了，各競爭線間轉運和運費協定也更爲常見並更嚴地遵守着。甚至戰前大不列顛鐵道公司規定競爭地點間運費率，這件事，會使各個別的公司爲更經濟的經營商立各協定；各競爭鐵道併合成四大系統，每個系統保有牠的單一的經營和財政，這件事，是集中資本主義的顯著的成績。

銀行業因規模大獲得巨大而有利的某某活動的獨占，牠的集中歷程最近非常迅速地進展。

一八九〇年英格蘭和威爾斯合股銀行是一百〇四個；一九〇〇年減少到七十七，一九一四年到三十八。戰中，戰後兼併和併合的歷程繼續進展着，一九二四年合股銀行祇有十八。在同一的期間——即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二四年——支行的數目從二千二百〇三增多到八千二百六十四。這些繼續增加的支行屬於「五大銀行」的日更加多，國內日盛的銀行企業被五大銀行吸收的也日更加多。一九二四年，五大銀行握有定期、活期存款總額百分之八十四。這個集中運動的經濟，「英國合股銀行的已付資本在一九〇〇年為六千一百萬鎊，在一九二四年增多到七千三百三十萬鎊，公積金在一九〇〇年為三千五百五十萬鎊，在一九二四年約增多到五千八百七十五萬鎊。」這個事實把牠解釋得明白（The Economic Banking Supplement, May 9th. 1925）。

第四節 企業聯合加特爾和托辣斯的新發展

併合這個名詞嚴格地說來不是限制競爭，實現管理的經濟和支配市場的惟一形式。人們過於注意沿橫的和直的運動方向成立的少數顯明的併合實例，太少注意次於併合的同盟組合或其他組合的衆多實驗，這些組合的實驗構成近代資本家的聯合的主要趨勢。據馬克洛斯特

(Macrosty) 的有用的分析 (The Trust Movement in British Industry, Longmans & Co.) 最低或最弱的企業組合就是『爲決定營業進行的各條件成立的聯合』這些條件關涉貼現率、貸借條件、運費給付等等，但不關涉售賣價格。次於這種聯合的就是價格協定組合。這些組合大半是地方的製造業家、或貿易家的組合，他們聚集攏來協定售賣價格和價格的變動。這些組合通常不涉及出產制限問題。但產業上的聯合不僅常注重價格表，並常注重出產的調整，出產的調整對於價格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加特爾或公司團在戰前德國的資本主義中特爲顯著，牠們的根本形態就是關於放置在市場上的供給物的數量和比率的協定。這些加特爾的一般性質上文已敘述過（第九章）。但有興趣的最近德國經驗的發展就是販賣組合的創設，因這個組合公司團的加盟員成立一個合股公司，這個合股公司以協定的價格從加盟員收買牠們（加盟員——譯者）的協約的製品或出產物，以執行員據貿易和外部競爭的狀況決定的價格出售這些製品或出產物。

大戰的一般影響就是促進並增強各交戰國工業、商業、金融業的組織內併合、聯合、托辣斯的

運動。在大不列顛，諮議委員會和同業組合在一切重要的產業中都成立起來控制價格並調整產業條件。這些集團（實質上包含一種產業內一切公司）當中許多集團在戰後保持着組合的形式和組合的許多機能。再者，政府對新資本投放的禁止和資本輸出的制限防遏着可能有的新競爭者，同時戰時巨額贏利使工場的擴充和強大公司對弱小公司的吞併有亟急的進展。統制解除（政府對產業的統制——譯者）時，合併的時代隨卽到來，特別在工程、造船、採礦和其他軍需品產業中合併最爲發達。戰時的經濟所需要的技術和會計標準化的歷程在後來使聯合容易成立。

第五節 戰後不列顛的企業聯合

大戰使不列顛企業家和金融家比從前更明白地了解這個教訓——如果國民要在世界商業和製造業的新形勢中保持着自己現時的地位，那麼，應當把同化及併合的經濟發展到極高度。大戰還使聰明的消費者認知必須籌劃或擴張公共的調整來保護購買者，防止因那樣的情形（同化及併合——譯者）充分活躍的獨占力之可能的各種濫用。托辣斯調查委員會報告書（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rusts 一九一九年刊行）記載在不列顛金屬和機器製

造業的許多部門中及化學品製造、紡織和建築業中有價格制定協會或其他聯合的形式，並發表下列的判斷：——『同業組合和聯合在本國內迅速地增加，並在不遠的時期對於不列顛產業的一切重要部門可握有最大的控制力，這件事，我們覺得滿足』(Report, p. 11)。赫爾頓(Hilton)爲那個委員會準備的調查錄這樣摘要地敘述那個運動的範圍：——『我們可以說現時在英吉利和聯合國存在的組合遠在五百個以上，牠們實質上影響產業和物價的推移。』關於建築業他說：——『迄今對於不列顛產業的任何部份中的聯合會實行的最精細的研究就是關於建築材料的，從這個研究得到的結論就是普通房屋的建築所使用的材料有百分之二五是完全被控制着的，百分之三三三幾許被控制着的』(Report, p. 26)。

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強烈化，和牠(經濟的國家主義——譯者)對保護關稅的加多，加高(特別在歐洲大陸是這般的)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對國內產業的補助，——明白地獎進國際的產業聯合。在每一地方，國家統制物價的意識的政策正達到成熟的時期，這個政策是在保護消費者，防禦有物價制定力的產業的擄取。

大不列顛的新保護政策確定了地變更了赫爾曼·萊維(Herman Levy)在戰前所察見的情勢，他的著作上說「保護關稅沒有，運費比較上是不重要的事件，或可形成國內或國際的獨占的緩慢地再生產的鑛業出產物稀少——這三種事實限制了英國產業內統制和托辣斯的發達」(Monopolies and Competition, p. 304 Macmillan)。

馬克洛斯特在戰前寫的那個著作上說：——鐵軌、鐵管、釘、螺釘、縫針、漂白粉、礮砂、硝酸鹽、煙葉等世界產業無論如何是多少放置在國際的統制下，迄至最近至少爆炸物也這樣被統制着，並且同一地屢屢企圖把全部鋼鐵業「公司團化」。聯合中有些暫時破裂或衰弱了，但聯合的經濟幾到處有實效，就某某產業（特別是金屬和工程工業）說規定出產和分割市場的利益比從前要大些。在肉品和某某其他食料產業中外國的聯合，如美國肉品托辣斯，比從前更有力量些。

國際產業聯合具有價格制定力的，現既日益發展，這終必使各國政府據協約實行保護策畫。從國際聯盟和與牠相關聯的機關國際勞工局的職責說經濟的國際政策的端緒已被承認，這應再進一步，以日更明白的意願從事據公正的條件控制國際資本主義所支配的物品及役務的價

格和分配。

在這個期間各大產業國最近經歷的金融和貿易的危險狀況正使聯合的歷程強烈化。特別在德國，其次在不列顛和美國，加特爾中較鬆弛的企業組合限於推銷歷程的，正變化為實際的合併。

第六節 不列顛和美國職業的分布

我們曾察見近代資本主義使各產業發達的國家內職業上比例的重要性有某某確定的變動。農業，因牠的生產力直接從資本主義的經濟所得到的利益不如從其他歷程為多，普遍地衰減了；從外國輸入的食品和原料的比率日更增大。基本製造業，除開從事供給日益發達的國外市場的外，擴張到最大限度，不久如據牠們的雇用能力所測定，積極地或相對地沒落了。別一方面，運輸業和其他分配業從事移轉和售賣貨物的，有彰著的進步。各種職業供備專門職業、金融、官吏和其他役務的，也有顯明的發展。

一九一一年的不列顛國勢調查（不幸地，一九二一年國勢調查的結果不能與早時的「一

九一一年的」數字相比較，因所採用的分類法完全不同）指明那些歷程是繼續着未停頓的。農業使用人的增加遠不如人口全體的增加，一九〇一年農業使用人爲一，一二八，六〇四，一九一一年爲一，二三五，二三七。別一方面鑛業使用人的增加卻比人口全體的增加幾快三倍——即十年間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又小數二。轉運業使用人增加百分之十三又小數一，鐵道業使用人增加百分之十六又小數七，但比從前任何國勢調查報告上增加率要小得多。製造工業內金屬和機器製造業雇用的男工增加頗多，有百分之二十又小數五。但這個部類包括造船和車輛製造業，摩托機製造也在裏面。『貴金屬』等等工業使用人增加更多，有百分之二十三又小數七，這大半因『科學器具、音樂器具、運動競技用具的製造添雇了許多工人。』『木工物、傢具、裝飾品工業使用人。』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又小數七，這大概因住屋、店鋪的裝飾工人和美術品、傢具商人增多了。這種情形與建築業的情形是奇妙地相反的，建築業使用人在這十年間減少百分之九又小數三，刷子、水門汀、陶器、玻璃工業使用人也伴隨着減少了，減少的比率卻要小些。

製造工業內其他部門的使用人比率上大爲增加的就是『化學製品、油、』等等工業的使用

人，『紙、印刷、書籍、文具』等等工業的使用人，前一種人增加百分之三十八又小數二，後一種人二十四又小數八。

前十年間紡織業使用人相對地減少後，重行增加，增加的速度比人口略大些，這大概因棉業雇用的男工數目恢復到從前的情況了。羊毛和服飾業衰落不振，服飾業使用的男工減少百分之一又小數五。女工僅增加百分之三又小數八。

零售業——在與製造工業的歷程顯有區別的地方——和批發業所收容雇工的比率繼續地大形增高。我們察見『商業者』全體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又小數三。行商增加百分之三十一；銀行業者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又小數三；保險代辦業者增加百分之五十六又小數九。男子販賣人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又小數八，女子，五十四又小數二。製靴業者呈現出足資教訓的比較。因為在一方面製造人減少百分之七又小數九，別一方面販賣人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又小數九。家事和與家事相聯的役人比例上繼續減少了，特別是家內傭工，家內傭工僅增加百分之一又小數三。專門職業者繼續增多，但新的補助部門內增加數難確切地測定。同一的論斷可適用到中央和地方官員的

數目，這個數目包含那個期間從民間職業「轉就」官廳職業的人數。公共職業者實際上，比例上都增多了，這是值得注目的事實。公共職業中的男子從一七一，六八七增加到二四四，三七九，或增加百分之四十二又小數三；女子從二六，五〇〇到四四，八八二，或百分之六十九又小數四。

下表指明在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一年的十年間一般男子職業種類的相對重要性的增進和減退。

男子有業者的數目

(英格蘭和威爾斯每一萬男子任職者在十年間的增減數)

				一九〇一	一九一一
一中央或地方			七農業者——	一九〇一	一九一一
官吏	一四一	一七九	農民	一六七	一五三
二軍人	一三九	一五一	農工	五九四	五五八

三專門職業者	二五七	二六九	其他	一一二	一二四
四家事役人——			八採鑛業者——		
屋外	一四八	一六六	煤業者	五二八	六四七
家事役人——			其他	一一〇	九二
屋內等等	一〇二	一一八	九金屬業者——		
五商業者——			機械業者	八一四	八四六
(a)商人代辦			船舶業者	七一	七六
業者銀行業者等等	一八四	二二二	車輛業者	九五	一二八
(b)事務員	二五四	二六四	一〇建築業者	八五九	六九三
六轉運業者			一一木工業者	一六九	一五八
(a)鐵道	二九〇	二九一	一二報紙印刷業者	一二三	一三一

別一方面，主要紡織業的製造部門——迄至最近這些部門中女工獨多——內一種確定的反對現象（女工減少，男工增多的現象——譯者）可察見出。這種現象，棉業的統計指示得明白。

		一九〇一	一九一一	增加的百分率
任職人		五二九·一三一	六〇五·一七七	一四·四
男子	子	一九六·八九八	二三三·三八〇	一八·五
女子	子	三三二·二三三	三七一·七八九	一一·九

羊毛業的數字也指明出同一的現象，羊毛業雇用人的增加總數為百分之六又小數二，其中男工的增加率為百分之九，女工僅百分之四又小數二。衣服製造業中女工增加率大於男工，但這些工業自身表示出的發展率遠在有業人口全體的增加率之下。

某某職業中每一千任職者內的女工數自

職業者種類	一八六一	一八七一	一八八一	一八九一	一九〇一	一九一一
教師	七二五	七四一	七二七	七四〇	七四五	七二七
照相者	六六	一四七	一九七	二三四	二五七	二九七
洗漿業者	九九〇	九八七	九八一	九六四	九五七	九三一
商業事務員	五	一六	三三	七二	一五三	二四五
電報電話工人	八二	七六	二三六	二九一	四〇六	五二二
土器業者等等	三一	三五四	三八四	三八五	三九二	四二一
印度樹膠工人	二〇六	二〇〇	二七五	三九一	三九八	三七〇
毛刷業者等等	三二一	三四六	三八二	三八九	四三一	四四〇
製紙業者	四一七	三九五	四四四	四〇一	三六六	三一二
文具業者等等	三四五	三八〇	五三一	六〇〇	六四三	六五三

棉業者	五六七	五九八	六二〇	六〇九	六二八	六一四
羊毛業者	四六一	五二三	五六一	五五七	五八二	五七一
絲業者	六四二	六七六	六九一	六六七	七〇二	六九三
苧麻和其他紡織業者	二六五	三〇四	五七四	三九三	四九二	五三〇
機業者	四六八	四六八	五三三	六二九	七二三	七七五
帶業者	八二九	八二六	七四三	六二五	六五三	六三〇
毡氈業者	一八三	三一二	三六二	四四〇	五一七	五四四
絨布業者	二〇八	二五七	三四九	四三三	五〇四	五六〇
麥蒿製造者	九二一	九二六	九〇三	八一四	七三七	六六六
手套製造者	八六四	八八二	八五四	七六九	七六一	七三一
長短靴製造者和販賣人	一五四	一一五	一六〇	一八五	二一〇	二二六

煙草業者

二二二

二九六

四三五

五四八

六〇一

五九六

上表列記的職業沒有家事役務，在這些職業中婦女日佔優勢，這指明出婦女進入日更增多的產業內。在土器、文具、照相、襪、毡、靴、刷、化學製品等等職業中婦女最為增加。不僅家事役務中的婦女數目比工商業中的相對地大形減少，並且婦女在教師中佔有的超絕的地位顯然已達到最高點，現正開始降低。這無疑地因受教育的婦女可進入的職業日更加多了。

如下表所能指明，美國經濟制度關於職業的相對重要性的變遷表現出同一趨勢當中許多趨勢，——即農業和家事役務中的使用人比例上減少，事務員大增，貿易業、轉運業、專門職業、公務的人員也有增加。

美國有業人口的分布（百分率）

農業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林業		
業性畜業	二六·三	三三·一

探掘業鑛業	二·六	二七·五
製造工業	三〇·八	六·八
轉運業	七·四	九·九
貿易業	一〇·二	一·五
公務	一·九	四·二
專門職業	五·二	九·四
家事和個人的役務	八·二	二·九
事務員	七·五	四·六

下表據性別列記有利職業中有業者總數的比率：——

男人（百分率）	婦女（百分率）
---------	---------

一八八〇	五七·八	一四·七
一八九〇	六〇·二	一七·四
一九〇〇	六一·二	一八·八
一九一〇	八一·三	二三·四
一九二〇	七八·二	二一·七

美國婦人和少女的職業的變遷遵循着不列顛的變遷經歷的一般的途徑。事務員的職業比例上有最大的進展。次爲專門職業、貿易公務。製造業和轉運業表現出相當的增加。農業和家事的役務有頗大的減少。

第八節 各國資本主義的基礎產業的相對進展

大戰對全世界，特對歐洲各交戰國產業的發達所加的障礙，從鋼鐵生產和國外貿易的減少情況可最確切地證明出來。下列的世界銑鐵和鋼的生產表指明出一九二三年牠們兩者的出產

頗不能及一九一三年的戰前水準。這兩個表還顯著地證明美國對於這些基礎產業所握有的霸權，及德國這些產業的崩壞和恢復的遲慢。

世界銑鐵生產額（以千噸起算）

國別	一九一三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世界總產額	七二·八二	五〇·八四三	五九·八五四	三四·七〇〇	五九·九三六	六四·五八〇
美國	三〇·六五五	三〇·五七九	三六·四〇一	一六·五六六	二六·八五一	三九·五〇〇
不列顛	一〇·二六〇	七·三九八	八·〇三五	二·六一六	四·九〇二	七·八六〇
法國	五·二二六	二·三七四	三·三八〇	三·三三八	五·一四七	五·〇〇〇
比利時	二·四二六	二四七	一·〇九九	八六二	一·五七八	二·二一八
德國	一九·〇〇〇	六·一九二	五·五六八	六·〇九六	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
意大利	四二〇	二五二	一〇七	七五	九一	一〇〇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 S. A., 1923, p. 270)

世界鋼的生產額（以千噸起算）

國 別	一九一三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世界總產額	七五·〇一九	七五·二二	六七·二四五	四二·四八七	六三·〇九六	七二·五七三
美國	三一·〇〇一	三四·六七一	四二·一三三	一九·七四四	三五·六〇三	四四·四〇〇
不列顛	七·六六四	七·八九四	九·〇六七	三·七〇三	五·八八一	八·四八〇
法國	四·六二四	二·二五	三·〇〇二	三·〇一〇	四·四六四	四·七五〇
比利時	二·四二六	三·九	一·二三三	七六〇	一·五三九	二·一八五
德國	一八·六三二	七·六四八	六·六二四	八·五〇〇	九·〇〇〇	五·〇〇〇
意大利	九一八	七六三	五六一	六七三	六〇〇	八〇〇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 S. A., 1923, p. 279)

第九節 國際貿易的發達

經濟的國際主義的發達鞏固了世界各國間通商的紐帶，促進了各國人民間關於爲一般利益開發世界財源的更密切、更有效的協作，並標準化了有這樣的經濟接觸的一切國家內生產和消費的技術。現世紀的初期這種運動在各地方顯有外擴和內充的進展。

戰前首要的歐洲各國輸出入貿易的絕對的和比例的增加，如下表所指明。

我們將察知每一國的輸入和輸出價值表現出非常顯著的增加。除俄羅斯外，在每一國內輸入價值超過輸出價值許多，並在最多數國內輸出價值的超過數日更增大。例如在德國輸入的超過額從一九〇一年的五千萬鎊增加到一九一二年約九千二百萬鎊，在法國，從一千六百萬增加到五千九百萬。在奧地利·匈牙利一九〇一年輸出超過額爲一千萬，但一九一二年輸入超過額有三千四百萬。

這種國外貿易情況固然證明出在船舶運輸、金融和其他業務方面有看不見的輸出物的大發達，及德國、法國和比利時從國外投資獲得的利子總額日有增加。就意大利和奧·匈說，因最近

牠們的移民從美國送金回本國，輸出入差額一部份被維持着。

各國輸出入的價值（以鎊計算）

	一九〇一	一九〇四	一九〇七	一九一〇	一九一二
大不列顛					
輸入	五二・九九〇・一九六	五五・〇三六・六二六	六四五・八〇七・九四二	六七六・二五七・〇三四	七四四・六四〇・六三三
輸出	三四七・八六四・二六八	三七一・〇二五・三三二	五二七・九七七・一六七	五三四・一四五・八七	五九八・九六一・一三〇
俄羅斯					
輸入（特別）	六二・六三九・〇〇〇	六六・七五九・〇〇〇	八四・四四四・〇〇〇	一一四・四六九・〇〇〇	一二三・六六七・〇〇〇
輸出	八〇・三六九・〇〇〇	一〇六・三三九・〇〇〇	一一一・一五二・〇〇〇	一五二・九五九・〇〇〇	一六〇・三三八・〇〇〇
德國					
輸入（通常）	二六二・五七六・〇〇〇	三三〇・四四〇・〇〇〇	四七〇・五五〇・〇〇〇	四六八・八〇九・〇〇〇	五二八・九二二・〇〇〇

輸出(通常)	三三三・二四七・〇〇〇	二七三・六三三・〇〇〇	三六五・九二三・〇〇〇	三九七・二五一・〇〇〇	四七六・一四〇・〇〇〇
比利時					
輸入	一四一・六六六・〇〇〇	一七七・〇五八・〇〇〇	二四一・九五二・〇〇〇	二六一・〇六六・〇〇〇	—
輸出	一二九・五八八・〇〇〇	一五三・九六四・〇〇〇	二〇七・六四六・〇〇〇	三二七・七八六・〇〇〇	—
法國					
輸入	三三四・二四八・〇〇〇	三三六・八六〇・〇〇〇	三四一・九八四・〇〇〇	三六四・一〇四・〇〇〇	四一一・七四四・〇〇〇
輸出	二〇八・七六八・〇〇〇	三三九・七六〇・〇〇〇	二九〇・二四一・〇〇〇	三三四・一九六・〇〇〇	三五一・九五六・〇〇〇
意大利					
輸入	六九・七五九・〇〇〇	七六・五三四・〇〇〇	一一九・九九四・〇〇〇	一三七・八六六・〇〇〇	一五五・六四六・〇〇〇
輸出	五五・九九七・〇〇〇	六五・八三三・〇〇〇	八一・五九〇・〇〇〇	八七・五五三・〇〇〇	一〇〇・五九四・〇〇〇
奧・匈					

輸入(特別)	六六·八六〇·〇〇〇	八五·三三九·〇〇〇	一〇四·二四九·〇〇〇	一一八·八六九·〇〇〇	一二四·八二〇·〇〇〇
輸出(特別)	七六·五六一·〇〇〇	八七·〇二六·〇〇〇	一〇三·三六七·〇〇〇	一〇〇·七七五·〇〇〇	一一三·九一一·〇〇〇

但重要的事實就是國際貿易的迅速發達。近年來一般物價的上升如相當地核減後，那麼，國際貿易的發達遠比推算上被承認的各國產業全體的發達爲速。國外貿易在何任國家都比國內貿易發展得快些。再者，我們嚴密地調查後，將察知國際貿易，就商品的種類和所與通商的國家說，都有益多的變遷。文明國家內各個人已日更仰靠日多的外國人的生產來供給他們日常所服用日增的必需品。

歐洲大戰和戰後的情勢對於國際貿易所加的損害是重大而夥多的。紊亂的幣制使產業的恢復遲慢，並使貿易上的安定和信用攪亂了。新關稅的制定，貿易路線的變動，購買力的薄弱，輸出禁止和同盟拒用 (boycotts)，戰時的仇恨心，俄羅斯被排擠在國際團體外，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變亂——一切這些都阻礙各國間通商的發展。儘管在一九二三年從戰中貿易關係的破裂所造成

的國際貿易的衰落已有相當的改善，卻下列的一九一三和一九二三年世界貿易的一般的比較表指明出國際貿易量有實際的減少，這貿易量與膨漲（通貨的膨漲——譯者）的貿易價值是顯有區別的。這表還指明出美國和不列顛帝國（特別是不列顛的屬國）在世界貿易中佔有日漸增多的部份。

（一九二五年）產業貿易委員會（常設機關）刊布的『海外市場的測量』（Survey of Oversea Markets）第六六七頁上的表。

一九一三和一九二三年的世界貿易（不列顛、美國和法國的部份）

商品輸入額（特別）

商品輸出額（特別）

世界總額		總額的百分率		世界總額		總額的百分率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三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三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三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三
以百萬 鎊算	以百萬 鎊算			以百萬 鎊算	以百萬 鎊算		

世界總額 (一五七國)	四三五·三五七〇·〇	100·0	100·0	世界總額 (一五七國)	四〇四·八五二九·〇	100·0	100·0
不列顛帝國				不列顛帝國			
英 國	六五九·二九五六·四	一五·一〇	一六·八二英	英 國	五二五·三七四三·五	一三·〇二	一四·〇三
英 屬 國	五八〇·七六八·四	一·八七	一三·八五英	英 屬 國	四九四·七八三·五	一二·二六	一六·一一
不列顛帝國 總額	二七·二七四六·八	二六·九七	三〇·六六	不列顛帝國 總額	一〇〇〇·一五九七·〇	二五·二八	三〇·一四
美 國	三六一·〇八九·〇	八·二七	一四·四美	美 國	五〇三·一八九四·三	一二·四七	一六·八八
法 國	三三三·九四三〇·五	七·五五	七·五五法	法 國	二七二·八四〇一·八	六·七六	七·五八
一切其他各 國	二四九三·二六九三·七	五七·一一	四七·二五	一切其他各 國	三三六·九二四〇·九	五五·四九	四五·四〇

(表註一) 上列商品輸入和輸出(特別)表內外國通貨據市價率的平均數換算爲金鎊。一九二三年的數字對於輸入額約百分之九十一和輸出額約百分之八十九是準確的, 輸出入差額是從一九二二年記錄推算出來的。爲更確地與一九一三年的數字比較, 一九二三年英吉利聯合國

貿易的數字被整理（被變易）來適用到不列顛羣島全體，不僅適用到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而已。

第十節 資本的輸出

但近代經濟的國際主義的最顯著的形態不是越政治疆界的普通商業的發達，是投放在國外的資本日益增多。這種輸出資本的增多情勢（包含從事國際貿易的各國的一般輸出入貿易差額的非常複雜性）在所有歐洲先進的工業國內都看得見。英吉利聯合國在這個方面，就投放在國外的資金總額和這個總額對國內投資額的比率說，有最大的進展。英吉利聯合國的投資比其他資本輸出國的國外投資更廣遠地分布在非·歐洲各國。儘管我們得不到國外投資和國內投資的極確實可信的統計；卻可得到的指數已能表明出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一四年英吉利聯合國的國外投資，比較牠的國內投資，絕對地、相對地，都大為增多。初年（一九〇三年——譯者）的記錄上為海外投資在倫敦吸收的資本總額，比較為國內投資應募的資本總額，已非常佔優勢（前者的總額巨大地超過後者的總額——譯者）嗣後幾年迄至一九一四年那些數字更強烈地顯

明出這種優勢。我們如果核減『大陸上一部份應募的』資本，祇算入全由倫敦應募的；那麼，比較的數字，從這世紀的起頭纂輯的，如下所列：——

單位一千鎊

年	份英國國內投資額	英國國外投資額
一九〇〇	一〇〇·一二一	二六·〇六九
一九〇一	一〇六·五八五	二六·九七八
一九〇二	七五·一二四	六二·二一四
一九〇三	四四·八六八	六〇·〇一三
一九〇四	五〇·〇八三	六四·六一六
一九〇五	四八·四二六	一一〇·六一七
一九〇六	三九·三一四	七二·九九五

一九〇七	三二·九八八	七九·三三四
一九〇八	五〇·〇五二	一一七·八七一
一九〇九	一八·六八一	一五〇·四六八
一九一〇	六〇·二九六	一七九·八三二
一九一一	二六·一四六	一四二·七四〇
一九一二	四五·三三五	一四四·五六〇
一九一三	三五·九五二	一四九·七三五

儘管應募資本對幾種投資範圍的實際比率未嚴密地符合放資的數字，同時儲蓄的巨額資本由個人的投資歷程又轉變為國內的放資，卻那樣的統計指明出的一般趨勢是沒有錯誤的。

英國資本的流出既多，資本的使用途徑也擴大了，接受資本的國家也更加多了。英國資本流出到加拿大、美國和阿根廷的最為夥多，流出到其他南美各國的也很不少；流出到南非洲，其他英

國的非洲殖民地和埃及的雖然還是不少；卻不及上述各國的多，並還有一部份流出到印度和澳大利亞。最近數年內俄國也借入不列顛的儲金。

「這些巨額資金的主要用途仍是在差不多世界各地方內鐵道的修造、船塢、水道、瓦斯、電燈、電報、電車是常需要新資本的另一類重要企業。一切這些企業上的活動，是由政府當局——中央的或地方的——和合股公司實行。此外，有採礦、植林、土地抵押公司，銀行，信託保險和貿易公司，在國外投資的初期也是最需要巨額資金的。但過去數年間國外投資的途徑中顯有一種新的特別形態——即投資在製造和工業公司的趨勢。」(The Export of Capital by C. K. Hobson, p. 159 [Constable]) 這個著作對於迄至一九一四年的這個題目（資本輸出的用途——譯者）有最爲完全歷史的統計的論述。

法國證券交易所的放資統計關於國外投資日更增多並分布益廣表示出同一的（與英國相同的——譯者）趨勢；德國國外放資的比率遠不如英法兩國，但牠的絕對數目，包括政府的借款在內，也頗爲巨大。戰前的時候大不列顛每年投放在殖民地和外國的資金總計爲一萬萬乃至

二萬萬鎊，法國每年流出到外國的總計爲八千萬乃至一億萬，德國爲四千萬乃至六千萬，荷蘭和比利時也是貸款給世界借債國的西歐國家，每年約放出三萬萬鎊。

不列顛資本投放在國外的實際數目在一九一四年估計爲約四十萬萬鎊，法國爲十八萬萬，德國爲十二萬萬。

大戰的財政運用實際上影響資本的輸出和牠的所有權。德國售出牠的外國擔保品的大部份；大不列顛減少牠的國外債權約十萬萬鎊上下。法國在歐洲的國外投資喪失了大部份。戰後這些國家中沒一國有多大的剩餘資金來用在國外投資方面，儘管不列顛會幾許恢復牠的戰爭的損失。

第十一節 美國變成世界的大債權國

大戰的最重要影響之一就是從金融上、商業上各國的相對地位說美國從債務國的地位又迅速轉變而取得債權國的地位。迄至二十世紀的起頭美國還從西歐大半從倫敦，借入資本，儘管戰前這種趨勢已開始轉變。戰中大半由供給物的信用售賣美國貸給歐洲的款項極巨，除開對外

國政府的借款不計，據貸借的差額計算美國貸出的約有六萬萬鎊。從大戰以來美國公家和民間曾貸出巨額新資本。

在一九二四年的開頭，美國國外投資的數目和地域上分布的情勢，美國商務部發表如下。

地 方	政 府 債 務 (以一千金元起算)	產 業 債 務 (以一千金元起算)	總 計 (以一千金元起算)
加 拿 大	七五〇・〇〇〇	一・七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古 巴	一一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〇
墨 西 哥	二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二二・〇〇〇
中美和 西印度諸島	四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四八・〇〇〇
南 美	四三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二三〇・〇〇〇
歐 洲	九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亞 洲	一九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	-----------	-----------

這個八十萬萬金元的數目沒計入大戰以來外國政府欠負的債務，總計約一百八十五萬萬金元在內。在一九二四年的起頭美國內的外國住民投資額計算起來約三十萬萬金元，這是可與美國對外投資額八十萬萬金元對比的。

我們如考察近年輸出入貿易差額，將明白：除開新應募資本繼續投放外，美國在外國的債權自動地增加，這件事，必是因牠採行這樣一種關稅政策發生出來，這種政策使牠的債務者不能償還應給付的年利。近年美國每年平均剩餘金額可供對外投資用的，道威斯穩健地推算有一萬萬三千萬鎊，這包含『如國際債務完全解決，在最順利的情形下可償付給我們（美國——譯者的）的數目』在內。這個數目如以複利滾算（如在現在限制輸入的關稅下），過二十年的時候每年將約三萬萬二千五百萬鎊，即使美國對外貿易沒有任何擴大。但輸出對輸入的大超過，即國外投資的新澎漲的煤介物，不會停止的，如美國政府不翻變牠的關稅政策；美國鋼鐵和其他標準製造工業的大量生產既使生產力不斷地擴張，輸出對輸入的大超過或將更甚。我們可期待美國的投

資現在在歐洲和美洲大陸上將有迅速的增加，較後爲開發亞洲、非洲後進各國內石油、樹膠和其他原料品將更有非常巨大而且迅速的發展。

美國對外投資進展時，不列顛的國外投資者的地位降低了。因爲不列顛縱然從大戰以來把牠戰時對美國和其他外國投資的損耗補償了一大部份，卻牠的平均的每年剩餘金額頗形減少，並甚至世界貿易的相當恢復也不能使牠再取得戰前牠在世界投資市場上握有的霸權。這種情事在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其他大投資國更加是這般樣的。假使這兩國對於牠們對外的借款和賠款的債務償還任何相當的部份，那麼，牠們可供對外投資用的剩餘金額在若干時間或者很小，或者沒有。事實上，牠們的任何對外投資，將因向美國新借入和向不列顛較少地新借入，抵消了：這似乎是十分或然的，因美國和不列顛從牠們自己供給的債權中收受過去放款和分期賠款的利息。

第十二節 大戰對於各國經濟力量的影響

爲有成功地經營如此衆多工商業的部門須日更仰靠巨額資本，遙遠和複雜的商業上歷程——爲完成這些歷程必須長久的時間——佔有事業界的主要地位，——這兩者使銀行和金融

機構非常重要。近代投資制度，因合股企業，不僅擴大了，並且「非人格化」了，近代事業；近代投資制度對於大金融中心地方內小羣控制並調整資本流動和信用制度的人們，予事業界中優越和裁定的地位，因這個資本流動和信用制度近代企業中日更增大的部份被經營着。從各種源泉收集必需的資本來創設新企業，把個人企業改變為公共合股企業，對於工業上、商業上各具體的活動以放款、貼現和其他金融上的助力供給資金，肩負危險並供備擔保，對於股票經紀人和其他「證券」賣買人供備實行他們的活動的方法，——一切這些業務會使掌握那種財力的人們和店家取得近代資本主義中的樞要地位。在最多數國家內大合股銀行就是那種勢力的中心。那些活動（一切上述的業務——譯者）的最多數是由牠們大銀行處理的，或至少被牠們供給資金。

銀行與產業間的直接關係在各別的國家內是各不相同的。德國和美國大製造業和其他企業的公司遠比大不列顛的在財政上更密近地直接依靠各銀行。但在每個先進國銀行和保險業的內充的，外擴的發展都是現時彰著的形態。每個城市，每個稍大的村落都有某大公司的支店或代辦處。各種儲蓄都被誘入寬闊的投資途徑內，支票在每個地方都在付款方法中佔有日更重要

的地位。

適用到國內貿易的也適用到國外貿易。大資本主義的國家如大不列顛、德國和荷蘭擴充牠們的銀行制度到全世界，扶助貿易金融及新產業國和後進產業國財源的開。發大不列顛關於運輸業和外國貿易具有強大的優勢，是國際金融運動的領導者。但在二十世紀的起頭較冒險的德國銀行實行衆多開創的活動。迄至那時美國銀行大率對牠們自己大發達的產業會專一地供給資金，也開始進入國際的領域，國民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是在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古巴設立國外支行的先驅者。約翰孫（Emery R. Johnson）教授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美國經濟協會開會時誦讀的一篇論文說道，據一個有名的紐約銀行專家所述，一百個以上的歐洲銀行會在外國設立支行，支行數目已超過兩千。『在南美有一百多個，在亞洲約三百個，在非洲約四百個，在澳大利亞、新錫蘭和太平洋羣島有七百多個。』

國外貿易和國外投資的發達與這種國際金融運動有密切的關係。牠是經濟的國際主義的最流動的形式。

第十三節 新電氣時代

大戰在歷史上或將被用來做一條適合的境界線，指明幾個產業國及這幾國內各階級或各職業的相對經濟力量 and 進步的某某重要變遷的。換些話說來在世界各國間和在各國的各階級或各職業間財富的分配上已發生了重大的變遷——這些變遷，一部份是大戰自身的一種結果，但較大部份是許多勢力的一種結果，這許多勢力在戰前已活動着，但因大戰和戰後的各情況取得更重大的要素（要素即決定那些變遷的根據——譯者）。

下表是斯坦蒲 (Sir Josiah Stamp) 在一九一九年纂輯成的——

一九一四年大戰暴發時各國財富和每年收入的概數並各概數的近似的準確程度

各國資本

各國收入

英吉利 聯合國	Stamp	I	一四·五〇〇	三一八	Bowley, Stamp	I	一一·一五〇	五〇
國別調查者	近似的準確程度	總額每一人的	以一百萬鎊起算	以一百萬鎊起算	調查者	近似的準確程度	總額每一人的	以一百萬鎊起算

美國	Official, King	II	四二・〇〇〇	四二四	Official, King	II	七・二五〇	七二
德國	Hefferich etc.	II	一六・五五〇	二四四	Hefferich	I	二・一五〇	三〇
法國	Pupin, Thery	II	一二・〇〇〇	三〇三	Pupin	II	一・五〇〇	三八
意大利	Gini	III	四・四八〇	一二八	—	IV	八〇〇	二三
奧地利	Fellner	III	六・二〇〇	一二一	—	IV	一・一〇〇	二一
匈牙利	Barthe	IV	二・九四〇	一四四	Barthe	IV	二二〇	一一
比利時	Official	III	一・二〇〇	一五七	—	—	—	—
荷蘭	Stuart	III	一・〇五〇	一六七	—	—	—	—
俄國	Neymarck	IV	一二・〇〇〇	八五	—	—	—	—
瑞典	Flodstrom, Fochlbeck,	III	九四〇	一六八	—	—	—	—
挪威	Gini	IV	二二〇	九〇	—	—	—	—

丹麥	Gini	IV	五〇〇	一七六	—	—	—	—
瑞士	Gini	IV	八〇〇	二〇五	—	—	—	—
澳大利亞	Knibbs	I	一·五三〇	三一八	Official, Knibbs	I	二五八	五四
加拿大	Banker's Association	II	二·二八五	三〇〇	Giffen	IV	三〇〇	四〇
日本	Stamp	IV	二·四〇〇	四四	Stamp	III	三二五	六
阿根廷	Bunge	III	二·四〇〇	三四〇	—	—	—	—

- I. 的概數的準確程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 II. 的概數的準確程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 III. 的概數的準確程度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 IV. 的概數的準確程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儘管我們不能得到資料來推算較後十年間的財富和每年收入，卻可以多少概括地明述經

濟上地位的相對的得失。美國因牠的財富大部份投入迄至現時尙未開發的天然富源內，每人的資本額不會大大增加，但牠的收入據貨幣額和商品量計算都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收入必然增加得快些。事實上，各交戰國中獨有美國就現時（一九二五年）生產力說不在戰前水準之下。美國在最大、最富、最爲聯絡的市場內握有最大多數的天然富源，牠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遭受的攪擾又比任何歐洲國家遭受的要少得多。戰中牠從一種人爲的興盛的世界貿易——據高價的水準實行的——收獲莫大的利益，戰後大量的標準化的生產力（如鋼、鐵和動力統計所指明）又有非常大的進展。不列顛和法國仍正運用着較戰前水準稍低的生產力，儘管不列顛的生產力就資本和勞力說是十分能有戰前那樣高，如果有可利用的市場。法國因公家財政的紊亂和企業創辦慾的缺乏被阻礙着，不能大大地利用牠的增大的炭和鐵的天然富源。德國充分地具備工場、勞力和企業能力，但因缺乏運用的資本和夥多的市場，不能振起。滅亡的奧·匈帝國的版圖內獨捷克、斯拉夫是會能恢復生產力的惟一部份。奧地利雖恢復了牠的從前貨幣制度，卻因牠的從前自由市場的地方建築了關稅堡壘，僅能與生存苦鬮。意大利，儘管財政的困難和政治上的不安定防害

牠的完全恢復，卻牠與瑞士和斯侃第拉維亞 (Scandinavia) 因新有可利用的產業力的富源，將在資本主義的產業中取得較高的地位。比利時和荷蘭就財富生產說顯有進展。西班牙和俄羅斯經濟上衰弱了，但俄羅斯的各種大天然富源和牠的改善的土地守業法可使牠迅速地發達牠的經濟，如果世界對牠的財政的信用復舊，如果握持經濟激勵物的一種適合的組織被應用來喚起產業能率。

各國資本家的生產的相對力量和發展，固必被牠們的煤、石油、水力的相對所有量和利用能力及電力發生和分配的技術的改進深深地影響着。電力從大發電所分配到廣遠的區域，牠握有的支配力不僅可改變各產業國在財富、生產和商業上的相對地位，並還可重大地影響各產業國內工作和生活狀況。

電力的發達可有四種主要的各別用途：即產業上、運輸上、農業上和家事上的用途。在這四部門的每一部門內牠能够被利用來大大地減少用費並增加生產力。如果牠充分地被利用，那麼，使技術上有適當的進步，牠必能大大地增多財富的生產，把現有的各產業國人口的物質享樂和開

暇水準提高到遠在現在所能得到的水準以上。如果既有的出產率制限仍然有實效——這像似是可能有的，那麼，貧窮，從這個名詞的舊日意義說，將被滅絕，經濟的鬭爭也可不再支配政治了。資本與勞力間、雇主與工人間適宜的協定可以造成生活及工作的安定和舒服，這個安定和舒服將使文明的社會和道德結構改變形質。

這些莫大的利益可得到怎樣多，係乎這新動力爲一切種類的人事和工作及一切人事和工作的情況容易地、平等地利用到怎樣程度。無約束的個人資本主義不能對國民全體充分地保證新動力經濟的完全利益一定得到：這件事是自明的。如果電力市場的區域交與各競爭的公司，那麼，這樣的私營企業有牠們的各別的役務，牠們所引起的濫費、不安定和擾亂將必甚大。在別一方面，以獨握大市場並自由掠奪消費者的方法造成動力的個人獨占，這件事，還更不可容許。我們如果認明這種情形，那麼，我們的第二條路就是實行公家經營或公家統制。如果採行公家經營或統制的政策——這事無論如何在不列顛和美國是可實現的，那麼，這事無論如何在發達的初期大半將決定於國家統制的原理和能率。如果產業的作用是通常事業和金融的作用（以私企業的

激勵物「求利的動機——譯者」經營產業的資本和運用，僅因為保護消費者設定的價格限制被約束着，或以過度贏利稅把若干獨占價值轉變為公家收入，那麼，社會的經濟效果可與伴隨着公企業的那些效果全然不同。因為就電力的供給說公用業採行的一種時間和空間經濟將與純粹營利公司採行的大相殊異。例如公用業，無論如何為某某重要的用途，遍供給的區域全部，可以採行供給價格均等的政策，如郵政事業樣；別一方面，公用業，為發展某某業務，可費去的時間比私企業據營利的標準可費去的要長久些。例如國家能够把眼光放大，看見廉價的電力使用可使農業振興，農鄉的產業強固，但這樣的眼光是以迅速獲利為營業標準的私家公司所難有的。因為人間的福利在營利計畫外的，在經濟領域外的，國家決不輕視。

動力政策可使，並可促進、密集的人口工作上，生活上佔有較為寬廣的空間，這件事，顯然是新電力時代可能有的一件事。國家關於這種人間的經濟能够實行的遠比私企業為多，因國家為距發電中心地較遠隔的作業，或最少為這樣低廉的交通足誘引工人住居在與工作場遠隔的地方的，自易把電力費率規定得低下。即使最初嚴格的企業動機很有勢力，動力傳達取費適中必做得

到，這將足以減低蒸汽時代人口密集的程度，儘管在煤為動力源泉的國家內主要產業仍須放置在與大煤田鄰近的地方。

電力低廉地、容易地被利用到最多數工業上、農業上，甚至家庭的定式的作業上，這樣一個時代，不僅可以增高人口全體的享樂標準，可以使他們住居在比較上不很雜選的環境內，並還可以改變工作的方法和工人階級全體的性質。農業勞工、交通工人、靴工、主婦把他們定式的手工轉交給電氣機械去執行時，他們日更變成熟練的工作者。他們的工作性質既有變化，他們對工作的心理自有變化。機械力的控制和機械力的熟練指導，在牠（機械力——譯者）的應用未曾不適當地被狹隘着的地方，使工作上發生新的興趣和尊重心。農村的生活因新動力顯有變化；電氣，如與打破鄉野生活的孤獨的那些其他交通、教育和娛樂事務合攏一起，可以解放政治和其他各行動的範圍內農業者的昭著的反動精神。

補論第二部

第一節 戰時儲備生產力的顯露

這種將來的電氣時代的推測對於大戰的兩個主要經濟教訓可作爲一種適合的序言。

戰中不列顛產業的經驗嚴正地告知我們牠對於突如其來的新需要具有數量上、品質上的適應能力。在差不多三年的作戰期間四百餘萬人（或約強壯的成年男子人口的三分之一）被抽調去服兵役，同時尚有約百餘萬人爲軍需品業的特別需要進入這些業中去工作；這樣的三年後國內普通工商業仍能够被經營來對於存留的一般平民供給這個水準的生活上所需的物質的必要品，這個水準是顯然不比戰前的水準低下的。

實在地，那時不列顛爲補助國內的生產輸入的供給物比平常要多些。但運費和其他特別費用算入時，平民使用並消費的輸入食物和原料的實際數量不比平時大許多。顯然，不列顛人能够提取的生產力的儲備量遠比迄至現時人們相信有的多些。物質財富的生產全部（包括軍需品和其他物質的作戰必要品）不因抽調了四百萬人有顯著的減少。

這事是怎樣能有的？第一，雇用在物質財貨的直接生產中的勞工被徵調去服兵役的，不過祇

有四百萬兵士的半數。或者閑暇階級、學生、雇主階級、專門職業者、分配業者、轉運業者。家事業者和
其他個人的侍役被徵發的也祇約四百萬兵士的半數。戰中中止的海外移民約五十萬人也被徵
發了。有些奢侈品業和娛樂業，特別是那些迎合富裕男子的需求的營業，停歇了。但基礎的物質產
業從各種源泉得到人手的補充，所以牠們的出產總額並沒多大減少。產業中剩餘勞力被吸取了，
退休的工人復工了，讀書的兒童和少年不讀書，轉入產業內工作了，衆多的婦女被雇用在製造業、
商業和農業中了，每週的工作時間增長了，作了許多額外時間的工作，甚至星期日也作工了，更多
的節省勞力機器被使用了，一切機械的運轉增速了，『糝合』（不熟練的與熟練的工人配合一
起工作——譯者）產生了更有效的分工，職工組合規程的暫時廢止使勞動家更富有伸縮力和
生產力。所以分配和其他業務甚為衰落，『生產的』業務卻充分地維持着。胡佛（Hoover）從時
間較短的美國戰爭經驗也得到同一的教訓，他說：『我們的人力百分之二十被徵發到軍隊中去，
我們生產的商品仍能比我們今日生產的多百分之二十，這多少證明我們平時的生產有欠缺。』
(Industrial Waste, New York, 1921)

歐洲和不列顛的戰後經驗使增大國民生產的意識的慾求熱烈化。勞動者要求較高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新資本要求較高的利率，因此關於減低生產費使足維持萎縮的世界市場上戰前分得的部份是不容易的，——這些事件迫使每個產業國為維持充分經常的生產改良技術、金融和企業組織。

第二節 生產和分配歷程中的浪費

浪費的意義就是不特數種企業，並且各種產業——各別地說來並當作國民經濟的必須要素——不能利用最有效的方法。我們從經濟富源的錯誤處置方面可以看出最大的浪費當中有些浪費。這件事的第一個例子就是過多的精力被注入在分配歷程中。這個過份的注入或者在食料品的售賣場合達到牠的最高度。費龍鼎 (Sir Charles Fielding) 分析一九二三年英國小麥牛乳和肉品的零售價值，指明這些國產物的價格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六十被吸收在分配和食物轉變的歷程中。就菜蔬、花卉、魚類各業說這個百分率或者還要大些，分配業中雇用的人口的比率時常增大，這證明了販賣費的損耗，這個損耗是一部份因過度的競爭，一部份因躉賣和零

賣營業的不必要的重複。

但就製造業的技術說不列顛也不是不浪費的。『如果牠的一切鋼鐵工場採用最有效的方法，那麼，牠們能够平均地增進牠們的出產約百分之五十乃至一百；這件事似乎是可能的』(Industrial Fatigue Research Board Report 5, p. 95)煤就差不多一切牠的用途說，牠的巨大浪費是人人知曉，不須特別證明的。浪費，就牠包含在不能應用最好的機械和方法中的範圍說，可以說是一部份因心理的怠惰，一部份因缺乏冒險的企業心，一部份因缺乏必需的資本來設置費錢多的新工場，把舊工場廢棄。戰前不列顛的實業家已覺着德國的優越『科學』和美國的大量生產凌駕不列顛某某製造工業的部門。許多美國工場內機械和機械力的使用日更增多，德國實業界日更敏速地利用化學和物理實驗室；這兩件事，正開始刺激不列顛的企業界。儘管有夥多例證指明在紡織、金屬和其他各業的許多部門內不列顛的能率最高，生產物的品質最優；卻就英國和美國許多基本產業內每個雇工的出產說，統計的比較表示美國關於人力或方法的經濟實勝過英國。(看一九二四年十月號“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陶塞革(Taussig)

教授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內有若干彰著的例子。）

（但不列顛經濟學研究者習聞美國勞力和機械的生產力很高的言論，所以他們如知曉 美國實業家和經濟學家關於美國企業的浪費的運用提示出的重大證據，他們將要驚奇。乞斯 [Stuart Chase] 在他的 “The Tragedy of Waste”，著作第三章上）類別這種浪費為四個範疇：

- (1) 生產、分配技術的浪費；
- (2) 天然富源的浪費；
- (3) 怠惰的人力，或虛耗勞動時間；
- (4) 消費的浪費，或可叫做有害生產的浪費。

（這些浪費中某某浪費在美國比在最多數歐洲國家還要大些，並甚至抵消了美國標準化和機械經濟的優越性。天然富源的浪費或者是美國最重大的損失。煤油、材木、煤炭、水力、土壤和動物在一種慢不經心地使用無度的狀況下被經營着。廣告業，據說營業總額達十二萬萬金元，牠及種種方式的投機、賭博、和衛生、藥品的欺騙術，也大增高了浪費額。在美國經濟組織的現在運用中

經濟上的浪費，乞斯概括地估計起來，以爲約有效勞動力總量百分之五十——他的著作第二七〇頁。）

我們明悉這種情事後，就可更進一步認識不列顛經濟制度的一般運用中的一種缺陷，這種缺陷大半是造成生產制限的原因，生產制限是許多不列顛生產的產業內雇主和工人所願欲的。在產業疲滯的期間記錄上失業的總額就是計算上極不適當的浪費，因雇主和工人認知他們的生產能力通常超過他們的市場所需要。這裏我們並不開始論究循環的產業疲滯的根本原因，並平時超過有效需要的一種供給能力之存在的根本原因。我們要論究的就是：市場的制限，常在最多數產業中發生作用的，使經濟組織的生產力發揮牠的機能遠在牠的完全能力下。工人常怕失業，這件事嚴重地影響他們的生產。這件事大半可說明在許多職工組合中創立的或習用的『喀呢喀呢』（ga'canny，主張徐行、迂緩、遲慢等等的戰術，卽制限生產的戰術——譯者），並還可說明企業聯合或組合中雇主的類似戰術。產業制度通常在緩慢的狀況下運用着，恐怕高度生產力要促成產業恐慌，要使生產過剩發現，要推進產業疲滯。長期的產業疲滯，在一九二〇到二一年

開始的，遍產業界在各殊的強烈程度下都感受着的，使人們比以前任何時更集中注意力到不列顛產業制度的中心缺陷。貧窮瀰漫着歐洲，使政客和經濟學家堅謂購買力的不足爲這個問題的根原，這不過是市場有制限這個話的另一種說法。但這會惹起對於經濟制度的貨幣機構的無數討論，並曾引出許多空想的政策來以公開地或隱祕地通貨膨漲方法吸收更多的購買力。人們對於這個困難問題集中注意力到牠的貨幣形態，實離遠了這個問題的核心——即爲什麼平時存在的資本和勞動力比需求的要多些。因所得（財富——譯者）的分配趨於創造的資本數量超過能投置在關於幫助生產可售賣的貨物的適宜用途以外，生產多過消費的固常趨勢就是現存的經濟機會不平等之不可避免的結局，這個不平等在一方面使社會中大多數人不能藉商品的有_效需要表現他們的欲求和願望，在別一面使，並引誘，少數富人以他們不規則和浪費的消耗方法紊亂經濟組織，同時餘留的巨額剩餘資本又自動地流入新投資中來設置更多的工場並創造在能充分被使用以上的資本。

第三節 企業的改革問題

除開改善財富的分配和經濟的機會外沒有方法救治經濟組織的齒輪的運轉遲緩病。甚至在像美國那樣比較上興旺的國家內大產業的生產力固然也繼續真正被「價格制度」抑制着。產業，如聽牠的生產力「擴大到最高度」是不會得到利益的。所以人們祇說必須提高生產力，沒見到分配制度根本改革後這種說法纔能合乎正理的，真是愚笨。

這些問題戰前實已發生。不列顛生產調查的詳細例證，和較後鮑勒 (Bowley) 教授，斯坦蒲 先生的統計的分析，顯明：不列顛財富的生產額，即使平等分配給人口全體，也不能使他們充分地享有一種滿足的生活標準。但據此就說這個困難問題的根原是生產不足，不是分配不公，那麼，論理上實在錯誤了。因為分配不改善，必不能得到較多的生產，這是一部份因市場是「被制限」着的，市場的制限不會在那樣的情況（生產力的提高——譯者）下被鏟除掉，一部份因使雇主和雇工增多生產的刺激不充足。社會改良家的頭腦徐徐轉變，逐漸明白地認知生產增多，分配更平等，財富消費改善三個問題是密切地互相關係着的。牠們不是生產、分配、消費三種問題，但祇是一種問題。牠們的相互關係可用下面的術語解釋明白。所得的分配更平等（並更公道），因此工人得

到更大的一份，同時所有主和雇主的那一份，（因削減了極少或不會激勵生產增加的地租、高贏利和其他報酬這些剩餘要素）被減少了；這種情形將重大地影響生產及消費的財富的數量和品質。有人說所得的不平等實促進儲蓄，因從多額的所得儲蓄的數量比例上較從少額的所得儲蓄的要大些，所以平等化的最初效果就是減少儲蓄的所得總額的比率，增加花費的所得總額的比率。但這不須，並且不會，絕對地減少儲蓄量和新資本的供給數。因為花費的比率增大將首先使資本和勞力的現有供給量能更充分、更規則地使用。資本的需要增大，資本的現存額十八九必被索求得新的補充，因儲蓄率甚至會比以前有過的還要高些。換些話說來，藉所得的分配改善被應用到消費的刺激使生產力能以增大，因生產力這樣增大花費率和儲蓄率將同時提高起來。但花費率的提高要比儲蓄率加甚。增加的消費既有提高最大多數工人的生活標準的作用，既有削減巨額不勞所得對於奢侈品的支出的作用，產業組織的一般運用中將必存在着較大的規則性和安定性——即把資本和勞力的使用從實質上無益、動搖、卑劣的企業和業務轉到有益、規則、健全的企業和業務方面。這包含着人間消費效用有一般的增高的意義。這樣麼，因分配的改善，結果

得到兩重利益。這個改善激勵生產力的增高，並使每項生產物得到較大的消費價值。

如果上文所說是生產、分配、消費的真正的相互關係，那麼，我們所理想的生產增加和消費改進實係乎良好的分配。許多實業家，縱然不承認或不了解這種相互作用，必將輕易地接受這個理論，即現存的事業配置如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想得到的增大的生產力顯然是得不到手的，因工人在時間、精力和熟練上都不肯使用增加的生產力來擴大出產並減少勞動費。

第四節 資本與勞力的關係

所以就公營和私營企業說在許多方面發現了一種新意願來考究並試行從所未有的那樣果敢的實驗。為實現增高的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必須把資本與勞力間、雇主與雇工間、的關係改變得更為和平。產業中從未有過的失業和低度工資成為主要的形態，這個事情的危險，迫使比較上頭腦活動的雇主從舊日資本家的專制方面實行相當的讓步。這個問題，從雇主的觀點說，在籌畫充分和確實的刺激來使工人用他們生產的精力生產出更多、更規則的產品，來使工人更大大地願意採行和應用機械上、企業上的新方法，並概括說來來使工人與其他生產要因更有效地協動。

但爲使勞動家這樣地認明勞力與資本利害的共同性，那個共同性自身應設置在更穩固的基脚上。企業和企業的經營，在直接影響勞動家的事件被包含着的範圍內，牠們兩者的更確定的『利害』應交把勞動家承擔。迄至現時，企業是『屬於』資本所有人的企業？他們絕對的財產。企業內任何工人的『利害』以一週或不及一週的解雇通知就可完了。除開在職工組合的壓迫所造成雇主不甘服的讓步的範圍以外，工人關於調節工廠、鑛山、製造所或農田中勞動條件沒有任何發言權。企業內工人應確實取得若干更穩固的財產權和支配權。這個財產權和支配權，與雇主關於企業的普通經營、企業的組織即一種技術的手段、生產方向和方法的決定，以及購買和售賣的歷程維持最高權力——牠們兩者怎樣纔能一致不相衝突，這是企業界改造的最大問題。但與這個問題密切地關係着的就是對於工人保證企業全體成功時可獲得確實的金錢利益的問題。工資制度勿須排棄。資本所有人肩負的危險和可能的損失，不能要求工人來完全分擔。因爲贏利——縱然很大——分享的機會不能保證工人免除『營業虧本』時期的危險。但利益的參與方法，可應用來激勵創造利益的勞動家的增大的能率，這足以補助並強固工資制度。昭著的缺陷致

最多數贏利共分的計畫失敗的，現正被研究，對於牠們的救濟方法也正在尋求中。因為資本和勞力如要在企業內保持意識的和諧關係，那麼，牠們必得證明牠們祇能以有效的協動得到利益。如果勞動家，因他們信賴的代表，多少更充分地了解企业的性質、方法和招致成功或失敗的各種要因，並對於勞動條件有多少支配權和關於生產出最多、最好的產品——這決相當地顧慮到他們的健康和安全——有若干確定的『利害』，那麼，產業的生產無疑地要大大增高，生產的分配從社會觀點說要更為有益些。

但就企業結構的一切改良說還有第三個要因，這個要因的利害應使與資本和勞力兩個要因的利害相和諧——這個要因即是市場，即是消費者。從自由競爭的產業說，敵對企業的競爭使消費者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證。但遍工商業的極大部份領域，在涉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的範圍，聯合排除了競爭。從最上層到最下層說來，即從銀行、保險、運輸費到牛乳、麵包的零售價格說來，消費者的利益，因同業者間多少堅實、廣遍、繼續的協定，蒙受危險。大戰的經驗顯示消費者遭受這樣有組織的壓迫的許多著名的實例。

我們考究市場時，將發見這兩類工商業間的利害和政策大相懸殊，第一類工商業因實質上獨占牠們的貨物或業務所支配的國內市場被保護着，第二類大半從事輸出貿易或容易遭遇輸入各國的外國商品的競爭。第二類包括許多有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產業，特別包括金屬和紡織業在內，牠阻礙全國最低工資和最短工作時間的普遍的實行，這種實行是開明的社會思想家多少公認的原理。高工資和短工時的經濟有牠的限度，國際職工組合主義尙未前進來把各競爭的產業國的勞動條件標準化。結果麼，在差不多每個歐洲國家內某某被保護的工商業因戰爭中和戰爭後的非常時所能夠維持住一份的人爲的澎漲報酬率比其他工商業維持住的要大些，前者更因牠們的被保護的狀況能够使牠們維持的高率價格加重地暴露後者的弱點。未被保護的工商業內那些有組織的勞動家的大團體中不滿足和不安定的情勢，對於牠們的顯明的救濟法，是尋求不出的。保護關稅和公家補助金都不能夠救濟在外國市場不能維持自己地位的工商業。

在這些狀況下許多企業公司都傾向於根本地改變企業組織，打算諸和資本與勞力的利益

並建立良好的關係。這就是說滅除通常資本主義的兩種特著的形態——即經營的獨裁主義和營利動機的絕對支配。勞動者關於一切這樣的事件應得參議，應得有發言權，這樣的事件就是與他們的利害相關繫着的，他們對於這樣事件的經驗和判斷不僅從協定工資率和其他勞動「條件」與從解決「爭議」說，並且從改善工作的組織和方法說，都是有補益的。在這個地方我們看見產業代議制的發端。因遵循着有名的輝特勒（Whitley）委員會的報告，在英國工商業界有若干產業參議會設立了，這些產業參議會統轄無數地方參議會和工場委員會。在其他基本產業內如在主要的紡織業和造引擎業內——在這些產業內久已有協議及調和機關——許多公司會努力以額外工資、贏利共分或所有權參與的方法使牠們的雇工對於與企業經營者的有效協動感覺與會。有些人，特別是一些英國人和美國人，說共同經營及所有權和投資的普及是產業不安定和「喀呢喀呢」的真正救治法。這個議論以為，如果任何公司或產業內最大多數工人都是股東，即使佔的股份不多，他們將被指引來在他們自身內認定資本和勞力的利害是同一的。他們既取得股東地位，必多少支配企業的經營，必多少洞察管理工作的困難和微妙。他們既實際共分贏利，

必不很堅持地圖謀增高工資來犧牲紅利。在產業的有些部門——特別是不列顛和美國的——內收入很多的熟練勞動家能夠儲存巨額資金，這必趨於在上述的情況下影響勞動階級，必多少增進產業活動的調和。但從美國援引的例證（Robert S. Brookings, "Industrial Ownership," Macmillan & Co.）表明夥多的工人雖是某大公司的小股東，却並不能趨於建立新經濟的和諧。雇工佔有相當數量的股份的企業是很鮮少的，至說到佔有足取得支配地位的股份的，那就非常少了。最多數工人都不把他們積存的資金投放在他們作工的企業的股份內，除開在這個企業內贏利共分的實驗或其他特殊的引誘發生了作用。他們的儲蓄的極大部份不用在永久的投資方面，僅祇用在延遲的消費方面。無疑地，他們的儲蓄如用在投資方面並收取利息，那麼，這個儲蓄關於削弱「無產階級」的情感不無一些教育的勢力。在有些地方如像在美國，富裕的職工組合和牠們的會員試行創辦勞動銀行，這可使一種小勞動資本主義產生出來，這個資本主義或者統制自己的鑛山、農場、工廠和分配代辦者。但這在現在極鮮進展，不能對於資本與勞動間的關係有任何一般的改善。工人因一二節儉會社或信託公司可從投置在未知企業的資本收取他們

「所得」的一小小的百分率，這不會使他們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在不列顛勞動階級者所佔有的資本總額的比率極為微末。甚至在美國，當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興旺時期，勞動部在九十二個產業中心地方搜集的資料也表明有三分之二的家庭預算上有剩餘，每家每年儲蓄不過一百五十五金元，但約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每家每年預算上短缺一百二十七金元，這是應在有剩餘的預算中減除的。城市勞動者的每家平均所得，如勞動部的調查所指明，共為一千五百十三金元，這個數目無論如何抽不出許多來儲蓄，使儲蓄率實際上足以影響美國財產的分配。一九一九年在不列顛「財富的三分之二恰恰為四十萬人所有，最富的三萬六千人却有三分之一」（Sir J. Stamp, "Wealth and Taxable Capacity", p. 102）最近不列顛工資總數或平均數沒有公布的統計，但鮑勒在一九一三年估計一千五百二十萬的食工資者的進項為七萬萬七千萬磅，每個工人每年平均的進項五十二鎊零。假設這個五十二鎊的數目增高到八十鎊——這是可能有的，可供儲蓄的餘款仍然極少，因新貨幣情勢須得計量一下。我們不能相信因資本所有權大變革資本與勞力的關係會有顯著的改善。我們應另尋救治產業不安定和低率生產力的方法。有些人主張產

業的私有權和私人管理實爲必要的，在各種計策中尋求產業的和平及能率，這些計策容許工人取得生產物的較大一一份，並使他們更明白地了解企业的有效活動，更明白地對於這種活動感覺與會。這一派的『出路』（辦法——譯者）就是標準工資，賬目公開，公司債券替換股份資本（股份資本的紅利的制限），在有些場合當標準工資和贏利支付後再加上在一種有利於勞動家的狀況下任何『剩餘』所得的分配。說到調和資本與勞力兩方的利害，實有許多不同的計劃。最急進的就是這樣的計畫，這個計畫在使企業內工人藉或不藉，從前管理人的幫助應承對於資本所有人給付一定的利息並自己肩負經營企業的危險；換些話說來，工人接收企業，對於企業所有主給付年利並或權利償還基金。但若干集團的工人會沒傾向於自己負責來創辦企業，借入必要的資本並爲自己贏利管理公司。最近英國建築基爾特曾試行這樣的計畫，但祇得到微末的成功。生產協作運動，從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說，牠的歷史並不能引起遠大的成功的希望。

前一世代間無論如何在不列顛，有秩序的集合工約的發達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是改善勞動條件和避免悲慘衝突的最好的有效方法。但集合工約機關的利用縱沒減少，却從社會觀點說牠

的限度和弊病日更彰明。集合工約在這一世紀關於提高實際的勞動工資，關於防止同盟罷工和同盟罷業會不能表現牠的一般效用，罷工和罷業從有關涉的各組織的實在力量說日更損害其他工商業和社會全體。集合工約如沒有任何強制仲裁裁判或其他司法上的解決伴隨其後，在牠不能作成兩方的協約時，產業和平仍沒有若何保證。這樣麼，在一方面工人欲利用他們的有組織的政治勢力來增強職工組合主義；別一方面，社會公衆據他們消費者的地位仰望國家保障他們消費者的利益，來防止必要供給物和業務的缺乏在雇主與雇工的爭執使事業停歇時，或來防止掠奪的高率物價在競爭消滅與被保護的工商業內部的產業和平以高率贏利和高率工資的損失被購買到手時。

第五節 基礎產業的社會主義化

這既不僅是不列顛和牠的屬地的情勢，並還是最多數產業國的情勢，所以在每個地方國家皆迫而對於經濟事件實行更敏活的、更殊異的參預。戰時忽遽實施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和平恢復時最大部份都放棄了，僅在最多數國家內留存下一種奇妙的錯綜的心境。因戰時國家對產業的

統制所顯明政府機關的無能，政府的干涉遭受明白的侮蔑，但爲緊急事變或爲一般保護的策畫，國家對產業的干涉又被默認，又日甚地被期望着。在一方面實業家，雖嚴厲地反對國家的干涉和職工組合的特權，却爲發展貿易從事於謀求關稅保護、或補助金、或外交和金融上的援助；在別一方面工人日更仰望政府的幫助來確保工資和工時的標準條件，來充分地防備失業及外國血汗業物品的競爭，等等。近來在各種壓迫下對於鐵道業、鑛業、農業和輸出貿易給予的公家補助金，就牠們自身說所含有的意味，不如對於視爲經濟防衛和進步工具之政府之一種普及的新態度所表現的意味深長些。這個新態度的發生是無疑地大半因各種混亂和危險，這些混亂和危險就是大戰的餘病。不列顛生存上仰賴外國貿易，牠從政府求政府和公共政策的援助來恢復外國貿易，這些援助牠認爲是全然彌縫的計策。但事實上在不列顛，因覲面着外國的政治、經濟壓迫，所發生的就是：一種有組織的體系的國民經濟和——在較低的程度內——帝國經濟日更意識地被實現，國民和帝國富原的保存和發展也日更意識地被實現。這種事實的明證就是各政黨都注意復興農業，減少對海外輸入物的倚賴，不獎勵海外的投資，公家肩負發展電力費用的提議，改善運輸和

一切運輸支線的保險。這些計畫當中許多計畫都是不健全的，且甚至是發狂熱的，但牠們廣大的流行證明一種對國家的倚賴和信任的新精神發生了。在不列顛，如除美國外在每個產業先進國，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正式信奉社會主義，却上述的不列顛人民的態度不容這樣具體地解釋。他們的態度距謀求推倒個人資本主義，以一般的社會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或其他社會主義，來替代牠還極遙遠。他們的態度多半是機會主義的，試行的，經驗的和調和的。但他們的態度在很多種的情形下把國家的行動引入實業界。因嫌惡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和那個集權制度的根本缺陷，任何西歐國家不會普遍地利用產業的公有和公營來解決產業上一般的困難。然而有一種堅定的，或者不甚急進的，運動，向着以某某樞要產業和業務的公有替代私有的方面進展開來。土地的公有，或無論如何市街地和鑛產區的公有，形式上存在着為國家土地收用權的，將在一人口很稠密的國家內實現着。生產工具和工業、運輸、農業、家庭使用的「動力」的分配工具，在私營企業內費巨和必要的實驗顯明出技術上最優的經濟後，趨於變成公共業務。鑛山和鐵道的國有，在新舊世界的許多國家中已一部份實現了的，將變成一般的事件。銀行和保險部

門的公有的趨勢也是一樣昭著的。金融作用的最近各實驗使一切人都相信貨幣力的無上重要性。無疑地，人們要說，經濟部門內最大的罪人就是政府。並且實在地，通貨的膨漲，結果至為悲慘的，是政府所做出的事件。但主要強制力使政府膨漲通貨的，就是大實業階級對於增加公家收入的公正的直接稅課方法與那種不公正的膨漲通貨方法兩者選擇了前者，就是使投機交易有成功的各種機會被給與貨幣市場上的賭徒。經濟學家和遠識的政論家的見解皆愈以為貨幣的發行和支配必須統一地管理，不能任聽私營公司處置，因牠們的私自利益是與公共需要不相合的。

保險業的許多部門，特別是預防勞動階級的緊急事變的，在許多國家內都變成公營企業或受公共的取締。在產業制度的範圍外教育、衛生、醫術和法律日更從個人技藝或神祕的地位轉變到公務的地位。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丟開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一切學說不計，在文明國家內看得見一種普遍的趨勢，主張土地、動力、運輸、貨幣、保險、教育、衛生和裁判的公有、公營和公共支配的，這些事件是被視為自由和機會均等的必要前提。這些業務的任何一種，或因設定過當的高率價格或手

續費來爲工商業或專門職業謀取高率贏利，或因雇主與雇工間的衝突，停止了或供給缺乏，這實對於社會施加不能忍受的損害，國家是應得干涉牠們的。但緊急事變的偶然干涉決不是充分保護公眾利益的方法。以上種種各別的事實的混成物指導一切近代國家急速地或遲緩地所遵奉的實踐的或部份的社會主義。

第六節 國家關於工資和失業的設施

但人們可以說，爲保護公共利益，公有和公營或不必要；公共支配或就够了。甚至在強固的托辣斯或其他企業聯合操縱必需品的供給，或支配根本的公用業如鐵道、電話、電力供給，或銀行的地方，除開完全社會化外尚有數種別的策畫被提出，被實行。國家租出企業給營利公司，公共利益因物價和其他供給條件的調節、贏利的公共參與，以及對雇主的標準條件的規定可被保護着，這樣麼，公有性可與私企業的經營結合攏來。如果預期最好的公共經營能夠達到良好個人企業的性能率常是，並且在一切場合都是，不合理的；那麼，假設國家能夠有效地行使保留着的支配權，對於這方面的議論將必有一個顯著的事例存在着。（這就是說國家對於良好私營企業能夠實行有

效的支配，這個私營企業的能量是會很高的，這樣高度的能量是最好的公營企業所得不到的。這件事是有例子可證明的——譯者。——其他的提議會屢屢討論過的，就是公有制與產業工人組成的產業代議政府結合着，再加上政治的政府多少保護着公共秩序和消費者利益。這個提議近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那些執行生產的機能——物質的和精神的——的，在消費者的保護的條件下調整產業。在現在和將來產業資本的公有確立的地方，體力和腦力工人所獲得的自治權應被政府握有的最後權力限制着，或確切地說來應被常設的專門委員會握有的最後權力限制着。但在限制的範圍內，自由的自治的廣大領域可交與產業中活動的要素。這些方面的實驗或可在大不列顛煤鑛業和鐵道業內發生出來，但就這兩個事例說或者管理、技術、和筋肉工人的代表選舉法大相懸殊。其他各產業會受強烈的公共利害的影響的，即使組成爲托辣斯或價格協定組合，除開通常工廠、作場條例和若干工資、工時的標準規格外，可放任牠們使免除公共取締，因國家可以過度贏利稅徵收任何剩餘利益。任何這樣的協定都包含充分有秩序的會計公開。會計的標準化，對於任何有效的公共支配形式，不問是由政府的行動或由輿論的勢力發生的，

都是至爲重要的。

國家支配，如果充分確保工人的利益和消費者的利益，並適當地注意公家收入的需要，必然包含着官吏的許多取締和檢查。那些主張公共支配，反對公有和公營的，應準備明示這樣的支配能以充分的熟練和公正被行使來完成公共目的，沒對於個人事業的經營有任何煩擾和危害的干涉。種種議論反駁國家社會主義的，其中許多也可拏來反駁有力的國家支配，最多數的私營企業辯護者顯然敵視任何這樣的國家支配，這樣的支配嚴重、精刻足以發生效力。但不列顛現在一般的傾向是護持着公共支配的各種實驗；把早時工場立法的政策實行到各種新方向，其中似乎在舊派經濟學家看來有與『經濟公例』抵觸的地方。這樣的政策就是法定最低工資和失業保險基金的政策，失業保險基金是向雇主、工人和財政部強制地籌集來的。或者近來這些方面的最急進的實驗就是職工局，職工局原來在一九〇九年設置來處理幾個明確的『血汗』職業中的工資和其他條件，現在（一九三五年）擴張來應用到約有一百五十萬雇工的各別的四十五種職業。這些職業中最多數關涉不甚重要的紡織和製布歷程，但若干大產業——例如砂糖和糖菓

業、洗漿業、煙草製造業、雜貨和食物店——在過去幾年中被放置在那個條例（職工局條例——譯者）的支配下。這個政策的理論是從這些職業的結構和情況說任聽牠們由通常工約的方法支配着是有危險的。所以必須設置職工局，職工局中有雇主和雇工選定的同數的代表，和政府委派的少數人員，職工局法律上握有決定工資的權力在雙方彼此不能同意訂立協定時。

在煤產和農業這兩個重要產業中工資的調處方法，儘管未嚴正地與職工局的程序完全一致，却指明出輿論和公共慣習是與放任主義的態度離開得怎樣遠。

第七節 國民經濟和樞要產業

大戰使英國經濟政策暫時或永久趨於實現國民經濟的嚴密形式。最普通的形式就是保護關稅的擴張輸出（包含現金）的調整和禁止，為發展天然富源和新產業實行的補助金政策，一切這些都是打算來開發自足的經濟。戰時的緊急狀況使我們熟知『主要產業』的這個模糊概念，我們為國防的目的應犧牲一切來保存並獎進這些主要產業。外國奢侈品，一部份因增加國庫的收入，一部份因實現運輸的經濟會課稅的，牠們和少數工業製品（最多數是德國製造的）在

緊急狀況已過去後仍繼續受同一的制限。一部份因零碎的保護主義，一部份因補助金，一部份因適用到輸入和輸出的帝國優惠關稅，不列顛圖謀減少牠對外國貿易的倚賴。儘管主要產業的國家自足和農業的補助金與廣大的帝國經濟間有昭著的矛盾，却這樣的矛盾在所謂「高等政策」中至為常見，公衆的頭腦中因此並沒詫異的感觸。

為經濟自給的目的從事保持並發展國內和帝國富源的運動，牠的距離和速度是不能測定的。但這個運動，在牠的進行的範圍內，是違反貿易和金融的國際主義的，這個國際主義在前一世紀的大部份時間是我們經濟生活的一般形態。遍全世界我們自由貿易和投資的縮少，不獨使我們商業贏利削減，並且我們對海運、金融的世界支配權和我們從這個支配權增積的巨額直接間接利益都要跟隨着衰落了。國內和帝國經濟招致這些犧牲的，除開亞當·斯密在他的有名的宣言「國防遠比國富重要」中所建立的根據外，再沒有任何其他可拏來做辯護用的根據了。國內或帝國經濟的制限無疑地在國內和帝國財富的減少的數量中表現出來。但從這個減少的數量中為國防的緣故現在被索求、被取去的一部份的數量要比從前大些。因為在我們所推想的危險世

界內我們除海軍的霸權（此時，可把美國的新興海軍力計入，霸權纔能確立）外還應據大陸的規模維持着一種陸軍和一種空軍。但國富的這樣一種犧牲實不能保證安全；不過可輕減目前的不安，並幫助着保持均勢來免除未來的戰爭。

這種情勢固然對於經濟的進步非常不利。工業和商業到處意識地屈從政治和軍事的動機，現時所有的這樣科學上、技術上的發達將繼續被軍事的效用指導着，比被經濟的效用指導着爲甚。這樣一個世界內思想和評價的傾向將敵視人類協動的自由歷程。還有比這個更加甚的。國家行使的獨裁和保護的機能必然會被有組織的企業利用來確立獨立，並確保牠們從公共財庫攫取利益。經濟自足的吶喊的意義常是地租的增高，被保護企業的高率贏利，和因此招致來的實際工資的低落。

第八節 建設的經濟國際主義和牠的問題

惟一避免經濟的國家主義的犧牲和災難的辦法就是實現較完全的經濟的國際主義，這個經濟的國際主義是可因改善列強間政治協約來得到的。人種、民族、感情的仇恨曾在歷史舞台上

爭先恐後地演唱戰爭的悲劇，但在牠們的背後尚有各集團貿易家、製造家、金融家的鬭爭，他們利用各自的政府的『對外政策』來推進他們的私自利益；這是容易辯識的。看一看近來一切危險地帶——埃及、波斯、特蘭斯瓦（Transvaal）、特里坡里（Tripoli）、摩洛哥（Morocco）、墨西哥、中國和巴爾幹（Balkans）——內的外交背面，燃燒着的真忿怒；形成外交政策的真願望和要求都莫不大率含有經濟的性質：即出入貿易路和港灣的欲望，爭奪市場的猛勇，尤要者，在有低廉勞力的供給和政府微弱或腐敗的各大後進國的未開發富源之上確立資本主義的支配權。如果要求得永久的和平，那麼，這僅能因這樣的國際協定獲得着，這樣的國際協定就牠們的主要目的說是趨於停止先進的工商業國間為爭奪市場和厚利的投資所發生企業上利害的衝突和隨着這個衝突的政治紛爭。人們如果期望一切先進國容易地或恬靜地拋棄他們國家的保護關稅，許可彼此間的貨物自由輸入，那麼，這是無道理的。但這些先進國是否可以承認一種協約來維持或創設牠們的殖民地、屬國和勢力範圍內一切市場的出入的平等權，及各國國民對於這些屬土富源的有利開發的參與的均等機會呢？這樣的協約，假設能够成立，將滅除帝國主義的競爭政策所根據

的猜疑、嫉妬、怨恨情感的大部份。水、陸貿易路的自由出入、貿易者入國、購買、售賣的平等權、在平等條件下分享後進屬國供給的商業和開發機會的國際協定——這三者都是那樣一種國際協約的基礎條件。

上面所述從一部份說就是「放任主義」或「任聽自然」的學說更完全地應用到外國貿易方面。但我們所需要這個學說的應用不單是消極的，實是積極的應用。國家不能單單任聽牠的貿易者和投資者往他們所喜歡的地方走去，不能單單任聽他們自冒危險把貨物輸送到他們所喜歡的地方去。幾個國家的政府應約定對於牠們各自的政治統制的區域內一切國家的國民權利給予平等的保護。牠們還應約定不得採取單獨的行動為牠們各自的國民獲得市場。富源開發權或其他經濟特權。牠們還應約定在與這樣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交涉時須採取協同的行動來公平地分配經濟的機會，這樣的國家，如中國樣，正須利用外國資本和企業來開發牠的富源。

純粹放任的國際主義，任聽每一國內各個人或集團的實業家自由從事他們所選擇的任何外國貿易或自冒危險把他們的資本投入任何外國企業的，曾沒實行過，且是不可實行的。實際上

所實施的就是各國實業家獲得他們政府的援助，在他們從國外爭求市場、投資和富源開發權時，在他們與一樣受政府援助的其他各國實業家競爭時，在——他們的貿易或其他經濟的利益在
任何弱小國家如被威脅——他們把外交或公共的壓迫施加在這個國家上時。因私人企業的利益
害關係把外交政策這樣變法地、卑劣地利用着，致經濟的國際主義這樣地被盜竊，使這個主義自
己表現出來為這般樣的危險物。各國政府既然對於外國領土內牠們的國民的企業活動不會抱
持漠不關心的態度，那麼，惟一的替代策畫就是各國政府應更確定地負責支配這些活動。並且這
個配支如要避免過去的危險，應由列強的協同行動來行使牠。換些話說來，國際經濟應由國際政
治扶持着，維護着。這種政治、經濟國際主義的前進運動就是惟一避免倒轉地走向反動的國家主
義的道路，反動的國家主義的實施必使各國的『繁盛』立刻衰敗並又不能保固牠的『國防』。

在國際聯盟的盟約下創立的委任統治權的制度，儘管就牠的起源和牠的部份的應用說是
不能使人滿足，却是後進諸國內的機會的國際化的端緒，這種國際化就是世界經濟的一個基礎
條件。因這個制度擴張到非洲和亞洲的若干部份的殖民地和屬國，關於調整熱帶和其他地方的

富源的競爭應採行大進一步的辦法，這個競爭迄至現時是各國間的和平的主要障礙，是爲人類福利開發世界富源的主要障礙。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化進義主本資代近

冊 六

著 孫 布 霍

譯 東 子 傅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By
J. A. F. OBSON,
Translated by
FU TZU TU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039170



Z121.6

6册

11/2